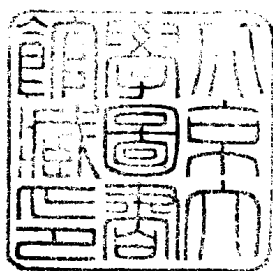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〇四冊目次

張文愨公遺集十卷

〔明〕張邦紀撰
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一

遯園漫稿四卷

〔明〕顧起元撰
明刻本

一〇五

越鐫二十一卷

〔明〕王在晉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

二五七

炳燭齋稿一卷

〔明〕顧大韶撰
清道光二十年鈔本

五〇三

青藜齋集二卷

〔明〕朱朝暄撰
明萬曆刻本

六一七

張文愨公遺集十卷

〔明〕張邦紀撰

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張文愨公遺集序

文章之道升降有時荆高輩以俠烈成燕人之風而文教稍詘我

國家徙都燕治天下以詩書六藝故燕中人文一朝丕變

神廟享國最久壽考作人修辭之士起

輦轂下于斯爲盛燕中俊士以余所交若張完璞宗伯劉恩徵憲副米仲詔太僕皆磊落倜儻

卷二 集序

士負奔軼不羈之才而讀中秘書爲著作侍從之臣唯是完璞先生先生成進士卽與余定交方二十有六歲余年長先生十有二讀其南宮試牘灑然異之及再讀翰苑編纂卓然如老作家而深婉犬馬齒之徒長也且抱大志以天下國家爲己任與之談經濟鑿鑿可採已未枚卜已上先生名而忽得半體不暘之疾與余力疾交歡者復得十載余南還而先生遂乘箕尾每一

以下原缺

名世也先生著述甚富病久不問遺失于典記之手故併館中課

經筵講語及一切辭命之文與應

制詩辭皆無一存者此特吉友旁蒐博覓得什一于千百中者可謂孝矣而先生千秋不朽大業亦足見于一轡一斑矣悲人凋喪邦國之災言者心之聲儻先生不以病廢而當國秉鈞必有可觀何至令

卷二 集序

朝廷無人賊臣接踵養寇樂亡天下事潰敗決裂遂至若斯之慘也故讀先生集而不能不爲先生慟更不能不爲

國家慟也

崇禎甲申菊月通家老友八十四翁薛岡拜手

撰



張文愨公遺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擬結交行

授贈周藩伯榮宗侯

箕山懷古

苗君穎招飲湖齋

贈見可上人

張文愨公遺集目錄

雨中何太史衣冠見過遽別去悵然有賦

潘母述

七言古詩

喜雨謠

僧寮與友人對酒作

世德篇爲兩魏太翁述

冬日遊香山來青軒時同游諸君子皆有

作

喜雪吟

苦雨行

吊杜劉二大將軍

李仲貞贈言

海淀歌爲李侯賦

題還青園

閔貞篇爲劉太夫人母子賦

五言律詩

張文愨公遺集目錄

雨後登嵩山

謁初祖

竹居宗侯席上作

趙紉蘭招飲城南湖亭偶雨二首

永炤寺月下書懷

固始道中晚晴

返炤

再登大觀樓

滁州雨小舟述苦

微陰望月

米仲詔計部為國偕薛千仞分得爭字五

首

偶筆

春夜月下獨立

贈劉茂才厚家

飲苗君賴巖戲作

張文忠公集

目錄

三

陰明府送酒賦此用酬蓋緣阻風而駐榮

澤

晚包翁二首

愁雨

送客歸越

賀劉大將軍嗣子

五言排律

贈節翁老公祖開府檀州十韻

飲淨業寺前湖上呈李漱玉方伯十二韻

卷之二

七言律詩

晚宿亢村次壁上龔侍御韻

范舍初餞予沁水賦此言別

鄭玄嶽年丈招飲大悲閣二首

金隄道中微雨

謁光武廟

張文忠公集

目錄

四

觀白松水蓬二首

登嵩嶽寄呈大中丞曾公

遊少林寺贈無言上人

夏日侍晏唐藩四景園應教四首

南湖餞別和蘇太守

次池河驛范方伯韻

登大觀樓二首

病中書懷四首

偶題

李戚畹分惠蓮房詩以謝之

秋日王侍御邀飲杜園感賦二首

賈年伯母壽筵作

奉寄王侍御

莊居秋夜二首

賦得米家園是米家燈

賦得米家燈是米家園

張文忠公集目錄

五

季春日送青州周太守二首

曉謁春官祠喜雪晴二首

康文宇年丈惠莫先慈復招愚兄弟話于

小莊賦謝

莊居偶筆二首

何武莪給諫言事 欽除浙臬送以二詩

送曹積雪之任汾州

賦得竹夫人

同社諸兄荒園小集得濃字二首

徐戶部太夫人祝詞

喜見可畜髮來京賦此贈之

齊常侍惠牡丹

戊午紀事二首

阻風書懷

閨中望月

題天柱閣

張文忠公集目錄

六

揅破湖

薛烈婦詩

祝秦太公七袞二首

過李侯海淀莊二首

九日與千仞丈飲寺閣

席上贈薛千仞社丈

送戶部閻公督漕

贈梁翁

送同年邵唐叔太史使齊魯

送張總戎泊河

送黃柱史關中巡茶

長洲劉氏父母雙壽詩

送吳景雲之滇

吳景雲四十詩

送魯侍御代符宣大

賀劉大將軍繼子詩

張丈慈公集

目錄

七

輓陳太夫人

壽房山令張玄著尊公

永康侯母徐太夫人六十詩

壽劉思徵觀察母夫人八十

壽李侍御母夫人八十

陳明宇別駕八十壽祝之

和戴大圓虞部元日作

六言絕句

口號八首

七言絕句

登首山三絕

博望懷古

畱別四絕

偶筆四首

客散燈下復酌口號三首

道院偶題二絕

張丈慈公集

目錄

八

與客同賦魚字戲贈青衣四首

偶筆二絕

題烟江圖

江上

途中口號

題王巢父似巢居

卷之三

序

沈文恭公集序

敬事草序

榮哀錄序

西臺疏草序

書一房同門錄序

甲辰科

書一房同門稿序

庚戌科

書二房同門稿序

丙辰科

陸進士四書稿序

張文恭公集目錄

九

清嘯軒詩序

呂給諫米家園燈詩序

中川集序

潘母苦節詩序

符司奏草序

卷之四

序

恭賀元輔中翁方公榮滿進階官保序

賀少司馬振翁崔公三載榮滿序

賀振華王公晉宣大督儲郎中序

賀門人周心濂計部督儲昌平晉秩副郎

序

賀周心濂計部榮轉正郎序

觀察南亭邊公 予告歸里序

卷之五

序

張文恭公集目錄

十

賀麟野孟公晉觀察序

賀方夔曹公晉右轄整飭昌平兵備序

賀松軒于君晉戶侯序

光祿署正王君陞大理別駕序

賀澄南呂君授太醫院吏目南歸序

送督儲周計部還 朝序

賀涵理文姻丈遊太學序

卷之六

序

賀洵翁曹年伯八袞存問序

賀鳴南呂公八袞序

壽大中丞用吾趙公七十序

賀陝西大叅同野楊公六袞序

鎮撫仰峰來君六十壽序

卷之七

碑記

張文憲公集

目錄

士

霸州重修儒學記

重修泰山靈應宮記

卷之八

墓誌

明詒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棘亭王公暨

配都趙兩夫人合墓誌銘

勅封太安人周母許氏墓誌銘

鄉進士堯山周公墓誌銘

明文林郎河南開封府尉氏縣知縣鏡玉

李公墓誌銘

卷之九

墓誌

明鄉進士麗明張公墓誌銘

明文林郎蒲臺令育泉張公暨配蕭孺人

合墓墓誌銘

明文林郎山西陽曲縣令近陽苑公墓誌

張文憲公集

目錄

士

銘

卷之十

祭文

祭宗兄邳州倅文

祭劉太夫人文

祭張年伯母文

祭梁太君文

祭黃年嫂文

祭田太親翁文

祭同館趙太夫人文

祭楊守翁文

祭年伯母曹太夫人文

再祭年伯母曹太夫人文

祭來太夫人文

張文憲公集

目錄

三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一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五言古詩

擬結交行

人生天壤間異體而同心所信在肝膽豈必論黃
金詩人咏伐木易訓昭盍簪慷慨追古昔交誼良
所欽把臂期久要傾蓋已披襟百年有翻覆此志
無商參致身青雲上彈冠慶爲霖銷聲栖嵒巖唱
張文愨公集卷之一
和梁甫吟哀非慕篋塤所慚空浮沉一時子期賞
千載伯牙琴域外信獨行始稱相知深三復古人
言躊躇以望今

投贈周藩伯榮宗侯

采輶涉脩途飛旆入大梁祇役睦親禮夙夜凜未
遑願言晤王孫疇曩欽清光翩翩饒佳致譚吐蔚
縹緗飲我瓊玉漿贈我瑤華章把臂傾肝膽矢志
期勿忘景物和風艷星河良夜長雲繞燕山迥花

開兔苑香如何思未掇意氣融笙簧

箕山懷古

神堯馭八荒萬古文明啟雲龍析景從堂簾洽一
體幽谷有高士錐形甘衆詆際時自合出耽寂類
測蠡心既無係戀耳亦應不洗矯矯遠羣姿孤標
映穎濟予欽希聖徒千載嘉設醴

苗君穎招飲湖齋

醒來湖上遊醉覺湖上好一杯長得滿萬事盡驅

張文愨公集卷之一

二

掃脾昵問主翁似不憐予老去年曾見招促膝竟
傾倒

贈見可上人

浮雲歛聚散山川悵修阻寂寥栖城闔延佇期所
與傾蓋得佳朋盡脫形骸囿藻句惠休詩禪機遠
公侶高韻超塵氛玄言滌煩暑嘉木映清輝時流
欽白苧逃禪時一叅樹拂無刺語慚予抱空質薄
技類鼯鼠誦君沆瀣詞朗朗秉慧炬詎意冥蒙資

而得旂檀許感茲心所鍾永懷接居處

雨中何太史衣冠見過遽別去悵然有賦

偃臥方聽雨遙傳車馬來簪佩何陸離初從故里
回簷溜斷復續濃雲黯未開相見霽眉宇登堂履
碧苔促坐話疇昔握手意徘徊仰視溟濛色款君
酌金罍乃以衝泥苦遂阻故人杯望望掩荆扉斗
室絕氛埃榴花借相晤竹葉斲爲陪數盞竟陶然
眼中遮莫催

張文慈公集

卷之一

三

潘母述

瞻彼巢中鳥啾啾哺其雛毛翮既翮飛環繞鳴吁
灼朝攜踏高枝暮返依巢踈反哺盡須臾聊以展
區區溫焉失怙恃顧影憐羽翎况復凌青雲足給
所食舖風木悲所遭蕭蕭增慘怛仰視嘆白日俯
瞻痛黃墟安得續命膏使子萱闈蘇奮飛揚徽音
罔極子焉需永言誌不隲竊忝以搢觚

七言古詩

喜雨謠

牧野之野雲蒼茫黃塵漠漠飛胡霜田家荷鋤事
農桑望雨未雨何倉皇倏忽濃雲起峯頂蕭蕭瑟
瑟生微涼一雨一宵仍未歇簷花濺濺侵燭光煙
柳霏微饒嫩綠含桃的皪賸新妝麥浪茸茸大道
左晨風催苗數倍長畝畝翹首歌比比忻言有秋
盈倉箱中有老者獨嘆息得此猶然苦未央連年
匱乏用桑孔積穀仍被徵權忙予聞斯言淚盈睫

張文慈公集

卷之一

四

僧寮與友人對酒作

九閭崔巍澤未張 聖明之世歌擊壤何爲豐歉
兩無當吁嗟乎何爲豐歉兩無當
把酒琳宮興未已諧笑燈前客腸喜清夜尤堪暑
氣收碧天皎月淨於洗花叢密處點疎螢蒲葉微
風綠盈水擘筑高歌吾與子一生常願醉如此

世德篇爲兩魏太翁述

吾聞龐德公隱居鹿門清譽崇又聞老萊子白髮

躡蹻羨橋梓栖真錐跡天已全倏然萬古推名賢
未覩蘭桂森庭砌祇留高躅芬瑤編今代忻傳兩
魏翁積仁累義豐且隆鬱如溪崖邃岫測苞葉恢
如滄溟澗渤窺龐洪干霄古栢蔭千頃合抱虬松
接九鴻大父濬源舒寶葉嗣翁纂緒開瑤宮執硯
提撕成桂樹趨庭詩禮發蘭蓀蘭蓀桂樹森相映
高文大冊聲華競三鳳聯翩葢代驚勳名獨綰中
丞柄身府爭傳白簡文保釐更述甘棠詠 當宁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一

五

方期霖雨功箕裘遽衍傳家慶令器乘風上苑遊
木天芸署冠時流明霞曉映青箱筆皎月晴臨綠
水洲詩入雲霄應五色秩親顧問爲三留翹然譽
滿都人士鼎呂之望隆隆起一朝草疏感 宸衷
馳封三代膺褒璽荷歟桂子復蘭孫祖功宗德培
其根一經奕葉報已厚九原華袞德彌尊君不見
大華高截嶠群峰矯若兒孫列又不見黃河天上
來分流九派澤埏垓厚積弘施有如此今代兩翁

無乃是

冬日遊香山來青軒時同遊諸君子皆有作
香山名勝地亭榭敞清幽客以登臨至時多詞翰
畱品題但逐春光早嚴冬寂歷香山道穠桃豔李
歇芳菲獨有松栢層巖老子因臥病慕山居寒風
正厲木葉疎扶筇頓忘石磴嶮選勝遠扣山僧廬
扶筇選勝心神悅頻頻凌虛羨超軼來青徒倚鬱
蕭森湖水滌洞半明滅歛然朔吹生微襟肌骨凜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一

六

冽清人心攀藤捫葛隨所適丘壑便欲投吾簪吟
岬山勢列軒翥行當高處將風御蹕蹕病態一朝
輕持杯引滿笑相語此時山色更蒼蒼此際吟情
亦太狂設道芳春車馬驟應知愴恍與爾長同遊
况復皆時彥點綴韶華曲中見細披燦爛郢人詞
吾如策蹇奔而殿

喜雪吟

朔吹蕭蕭悲晚笳疎林漠漠綴瓊花沕寥天氣蒼

煙台喜動長安千萬家鳳城此夜青山老梅藥蘭
芽鬪瑩皓綠樹碧簷寒豈知僻徑閑庭堆不掃亭
臺白玉鸛鷖裘縞帶隨車紫陌遊朝披並蒂芙蓉
帳夜醉威蕤明月樓七貴華筵開永日紅爐獸炭
氤氲密投轄情傾金巨羅刻燭詩酣銀不律酒深
高燭吐輕煙四視溟濛丙夜天搏來手濕猶疑汗
消盡塔墀落似前中有臥雪袁先生蕭然蓬戶四
壁清一壺村釀聊自酌擁火不廢吟哦聲

張文獻公集

卷之一

七

春日楊大叅招遊潞水與家弟同賦短歌

盈盈堤畔柳風柔同泛城東舴艋舟冰泮喜乘新
漲急日晴況值暮煙收簫鼓一聲棹輕舉堤上遊
人喧笑語片帆宛宛鏡中行鷗鷺聯蹕狎洲渚高
情君自絕風塵聚首誰憐意氣真但媿連枝樗櫟
質何當瑤席羽觴陳座中酒酣者諸子尋芳選勝
春光裏昔人每誇采石遊今之豪雄無乃是清歌
妙舞醉溪邊底事爭名總百年竹葉相拚情未已

月明還買子猷船

苦雨行

連宵不斷千山雨使我茅屋無寢所庭院波濤勢
欲浮園囿繁花紛若沮已聞鼃底曾產蛙今見穴
中如灌鼠苦樹低枝壓水滑濕簾餘滴浸柱礎稚
子衝泥意自閑老妻看雲悵獨語泯泯寒色澹青
尊汨汨愁聲盈白黍塊然兀坐斗室下悶極欲問
補天女遙望風催岸柳隤依依廬舍如遵渚况復

張文獻公集

卷之一

八

呼叫接比隣緝書把爵愈楚楚自嗟炊爨需稻粱
何用驚鴨恣容與天平憐此陸沉生晴虹飛來歌
玉俎

吊杜劉二大將軍

遼陽二月風折旗傳道元戎大整師銜枚宵進行
如織捲甲朝乘迅若馳朝乘宵進氣軒昂斬將奪
旗不可當努力共期搗虜穴奮身同願執賢王先
驅忽報夷兵近戰車簇擁如雷殷殺盡胡兒報

主恩奏凱豈言消宿憤大將麾旄河水邊沕沕泪
泪急潺湲黑夜前茅陰霧蔽狂飈後勁暗山旋後
勁前茅紛若雨短刀接處無人語高牙大纛失中
軍銀甲金戈離隊伍霹靂橫空震海雲挽槍借勢
亂氤氲天驕自恃不應死戰敗中原兩大軍將軍
仰天呼天王臣力已竭臣志剛精氣不散復遼土
願隨甲士平鴟張 天子驚聞兩軍報泫然拊髀
增哀悼圖形麟閣會有時崇祀軍職須美號臣工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一 九
競賦吊忠臣無定河邊骨尚新丈夫以死酬知遇
烈氣千秋總不陳

李仲貞心厭簪紱志樂林泉搆室闢池居然
勝地予聞其名神交彌篤丙午入楚往朝
玄嶽過門閱扁欣然願謁詢之輿人知爲
仲貞一見把臂頓忘形骸觴于芳園薄暮
命駕餘情未已復餞江臯依依分袂黯然
消魂賦此奉酌用攄懷抱

有美結屋山之阿佩服蘭菊環松蘿避世林麓甘
蹉跎浮名习景如君何朝遊咸池暮耕荆條然濯
足凌滄波家醞百石盈巨羅碧筠日日朱顏酡客
來尊酒襟吟哦經綸往往閑消磨予時命駕一經
過葯房芝室蹙婆娑琳瑯相觸如鳴珂石砌紆曲
高差峩岵杯對君發嘯歌旅懷頓爲舒青蛾人生
適志安樂窩臨鏡任教雙鬢皤世路何事嗟坎軻
調高應解奏雲和箕踞但堪持紫螺百事所得亦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一 十
已多

海淀歌爲李侯賦

帝城風景麗點綴入名園登覽心何極雲林鬱以
繁侯家臺榭傍城堙十里歲粧襯綠茵芳沼波分
太液水倚雲樹借上林春瓊砌環飛閣瑤窓映畫
欄翻疑鳥語靜但覺檜陰寒何時景物不堪賞繇
來覽眺推吾黨西園公子盛尊罍京國高人多個
儻座上譚傾玉屑飛筵前歌嬾行雲響避暑寧辭

河朔杯清風似濯仙人掌
突兀飛亭構樹巔恍忽
便涉蓬萊想紫巖朱履
蔚芬芳桂岫筠叢恣偃仰
投轄情深道義中分題景錯新詩上浮雲變態自
縱橫身世渾忘付蒼莽余亦蹉跎遂此遊長庚天
姥徒怏怏笙歌散處重躊躇東去猶堪挹蕭爽

題還青園

吾聞峴巖幽壑鬱奇氣磅礴萬古涵精英挺生松
栢凌倒景蒼煙翠色開崢嶸山深洞邃遠塵瑱中

張丈慈公集

卷之一

十一

有高士心無營園居猶存太古意抗志不豔圭組
榮手植喬木蔭清晝拾來瑤草挹金莖豈無名花
馥郁倚軒檻蕭然但覺松檜清豈無瑯函珍筍麗
華屋悠然獨抱圖史情浮丘洪厓游物外紫芝白
鶴忻簷楹撰奇歌嘯時拈韵對景流連日舉觥寄
傲此中自足老寧須屑屑遺金籬潛光舊美鹿門
隱曠達爭高彭澤行詩書傳來餘慶澤孫枝繡斧
振英聲栽培松栢今梁棟雙龍五鳳需扶擎君不

見班心疏草朝陽鳴還青已畱千載名

閔貞篇爲劉太夫人母子賦

蜀山矗矗巴江傾西南獨儲天地精不直俊士揚
芳聲閨閤之秀饒奇貞劉君席珍蚤歲呈晚得滇
雲斗大城攜家萬里事南征武昌官舫維驛程綠
林少年誤虛盈夜半示君手中兵是時夫人方抱
嬰膝有愛女喚作瓊如霜白刃知莫撓自裁唯有
命可輕萬仞寒潭似鏡明將身跳入無難情母心

張丈慈公集

卷之一

三

既得女志成一雙香骨完香名九泉之下色如生
化作雙龍金甲更風雨時聞水底鳴是母是女同
水清鬚眉聞之罔不驚劉君絃絕不復賡義氣將
與妻女爭三丈夫子人代英龍駒一群駟玉京母
氏膺表女弟旌對客言之淚滿纓君家節義重鄉
評庭樹應見連理榮况有孝子感田荆被寒永結
姜肱盟無怪公門復產卿始信難弟宜難兄已
可竭蜀山平譽流天地千秋宏

五言律詩

雨後登嵩山

攀雲凌宵眇芳樹綠參差春盡花猶發雨餘山更
奇青童空碧艸丹竈隱靈芝揆勝懷高士煙霞洞
口披

謁初祖

大乘開正始寶刹整栖依飛錫心應切浮蘆願已
違壁間畱寂照言外寓禪機叅悟時延竚塵心自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一

三

覺微

竹居宗侯席上作

梁園贖詞賦公子冠名藩德重東平樂筵開北海
尊烏啼花接幔風細竹當軒邂逅投肝膽千年古
道存

趙紉蘭招飲城南湖亭偶雨二首

何地偏宜雨閑亭對酌時花香侵綺席竹韻送瓊
危心賞停征蓋芳遊駐水湄情深便傾倒錦障已

霑泥

其二

何地偏宜雨孤舟動晚涼波紋迴翠荇山色逼牙
檣歌逋流鶯細帆牽碧柳長不妨畱丙夜逸興更
飛揚

永照寺月下書懷

淮城一尊酒對月慙披襟犬吠荒邨靜蛙鳴古甃
溪山僧送新茗鄰笛度清音倚檻重延佇天涯起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一

丙

客心

固始道中晚晴

驅車固陵道晴色淨娟娟山遠濶平野邨孤起炊
煙塵清連雨後暑卻茂林邊極目動鄉思淒其欲
暮天

返照

澹澹遠煙遮林端日已斜山光颺輕練波影蕩明
霞飛蓋迎風麗征途入晚嘉停驂一回首客興自

天涯

再登大觀樓

極目江樓上風煙萬里開
窓中千嶂合天外片帆來
塔影浮簾幙嵐光落酒杯
披襟凭巖處衣袂絕纖埃

滁州雨小舟述苦

獨傷征路苦其奈雨連綿
飛蓋霧中出輕帆雲外懸
多愁應自遣強酌便成眠
落莫故人少蕭條悵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一

五

遠天

微陰望月

積寒巖谷鏤宿霧氣凝歎
風角吹星白霜鐘呌月昏
晚嵐搖凍色煙樹墮枝繁
興極耽清籟適然脫雉樊

米仲詔計部海淀勺園之勝久慕未至偶偕

薛千仞往遂徧遊覽盡歡而散分得爭字

五首

紅塵銷客思聯憶訪青城
寒鬱松筠古水涵池館

清庭惟名跡到境與野雲
爭初至貪杯酌匆匆記未明

其二

欲愜幽栖意何妨遠帝城
置于丘壑裏始羨薜蘿清
沙漠蒼煙合參差野鶴爭
撰奇時問字古篆獨分明

其三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一

六

名園賸佳麗隱隱映高城
一派煙霞色千林竹樹清
樓虛仙可接地勝酒仍爭
登覽有餘興歸途月更明

其四

癖性愛奇蹟尋幽出鳳城
松花饒蒼色竹影助尊清水
釣堪乘興雲畔自不爭閑
來教西牖日日看

山明

其五

一帶紫煙橫莊居傍化城始知海淀勝獨有勺園
清祇覺山林近還看花鳥爭留連不能去漁火樹
邊明

偶筆

山園小樓成凭欄秋思清荒煙迷極浦暝色隱層
城艸逐胡沙捲風催旅雁驚不堪愁寂寂村釀遣
閒情

春夜月下獨立

張文慈公集

卷之一

七

昔人賞春月融淡勝秋時藹藹臨芳樹溶溶映曲
池庭虛天籟靜漢迥露華滋散步徐延佇蒼茫動
遠思

贈劉茂才厚寰

憶昔論交日憐君冠玉時名場先樹幟勝地每留
詩上策數不遇垂勳心所期聞鷄應起舞旋看報
金泥

飲苗君頴園戲作

兩岸夾垂楊臨流起洞房湖光開曉鏡蓮色鬪新
粧波撼蒼山動舟牽翠荇長主人偏愛客日日醉
中忙

陰明府送酒賦此用訓蓋緣阻風而駐榮澤

嚴景肅冬初寒飈盪大虛尊前成寂寞客裏嘆居
諸折節勞賢宰遲留畏簡書慚無司馬賦何以報
瓊琚

輓包翁二首

張文慈公集

卷之一

六

醉罷嗟久散君抱獨謙和素几惟圖史幽亭半薜
蘿淒風吹素桃慘日動悲歌歛爾高人逝霑襟柰
若何

其二

憶君饒逸興耽奕思多奇今向芸軒訪惟應石局
遺松筠總昔日瞻晤自堪悲堂構憐佳嗣心交猶
故知

愁雨

西疇問農事步屨苦慙慙心急絲絲雨愁多鬱鬱
雲風光侵坐榻荷色惹衣裙倚杖時延佇應知日
已曛

送客歸越

膏雨潤春郊依依簇柳條舟從吳苑過帆映越山
高月白吟三竺花明醉六橋蘭孫還禁近鳩杖傍
雲霄

賀劉大將軍嗣子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一

无

蘭桂丁年事箕裘晚歲心不勞熊入夢卻與鶴鳴
陰善積家應遠恩霑國尚深知君傳胤子斗印
鑄黃金

五言排律

贈節翁老公祖開府檀州十韻

楓陛賜綸書鳴騶建隼旗名因栢府重官自棘卿
除白簡凌霜勁丹衷向日舒仁溪平反後頌滿激
揚初薊北支天柱檀州拱帝居烽煙從此息墩

戍不成墟芳艸寧堪擗新苗漸可鋤行邊夷語雜
出塞柳陰疎淡蕩春光到雲霓望不虛佇看鐘鼎
業續述媿魚魚

飲淨業寺前湖上呈李漱玉方伯十二韻

地接蓬瀛迥祠規市術偏蔥籠亭倚栢爛爍藏爲
蓮花窟羅三葦香城聚八禪已叅金粟佛還禮玉
華仙獅座臨空界龍驂駐洞天方壺藻井接河漢
翠疏縣靜習詮雲笈精修種福田梵心通日宇庚
夢動星躔靈貺駢曠旭榮光炤後先歲隳影綬綠
粲綵佩山玄朝野瞻殊寵乾坤仗大賢金甌應
有卜銀樹信無邊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一

辛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二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七言律詩

晚宿亢村次壁上龔侍御韻

春日乘輶渡沁河暮投邸舍幾村過征驂柳外風
塵色返炤溪邊淡蕩波窗白樹稍新月上宵溪心
繫故園多幸同諸弟燈前酌遮莫新詩漫和歌

范舍初餞于沁水賦此言別

張文愨公集卷之二

和風煙柳送行舟把臂登高悵遠遊萍跡此生輕
聚散驪歌今日變淹留峰攢樹色雲嘗迥橋帶灘
聲客助愁鄉國歸來秋桂好會君應在鳳池頭

鄭玄嶽年丈招飲大悲閣二首

岩堯樓閣鬱蒼蒼高處平臨俯大荒井湧金身留
卓錫經翻貝葉證慈航諸天雲布空中景九品蓮
生勝地香氤氳不妨叅佛理願從塵劫渡津梁

其二

征騎蕭蕭風色柔
蹇從蘭若借佳遊
法堂境僻饒

松檜香剎池開任
鸞鷟檻外滄沱芳
藪繞望中碣

石白雲浮使君遲
我應拚醉幾度言
旋興未休

金隄道中微雨

春日春隄柳色妍
更逢微雨逗輕煙
桃花似引愁
心遠鳥語翻將別
興牽古驛斷碑苔
印蝕荒村小
浦鈎舟連解鞍不
盡登臨興山色濛
濛欲暮天

謁光武祠

張文愨公集卷之二

光武龍飛白水村
咸陽妖孽已驚魂
炎精蹙暗當年劍
斃首原思大漢恩
斷石路傍遺恨在
荒祠松下舊碑存
英風千古猶生氣
仁義應知廟食尊

觀白松水達二首

古木蕭蕭鎖畫陰
參天皓質蔚嶽岑
桑田滄海應難問
碧水丹山始識心
雲暗蒼巖封素帶
水流清澗瀉鳴琴
蹇來祠下搜遺跡
香燭爐香寶篆凝

其二

突兀飛流出碧山遙看曲曲酒千灣溪春石畔藤
花老涼夜松陰鶴羽閒亭榭遠侵饒秀麗罇疊甃
注聽潺湲願從二室探金檢先濯塵纓訪大還

登嵩嶽寄呈大中丞曾公

躡屐攜筇上翠微崑崙山勢借丹梯窗中林麓滌
青靄洞裏雲霞護紫泥暫憇嵩陰看舞鶴遠尋石
磴聽仙鷄東瞻開府聲華茂啟戟光浮嵩嶽齊

遊少林寺贈無言上人

張文懸全集 卷之二

三

琳宮翠嶺據高峰禮佛遙聞對杪鐘古殿拂雲巢
燕雀蒼松蟠蓋偃虬龍談經法座天花密入定幽
巖霧靄封願待向平婚嫁畢遠公蓮社合相容

夏日侍宴唐藩四景園應教四首

名花芳菲簇秀叢一簾香影逗春風晴光花砌閑
鸚鵡雨色筠亭映蟬蛩平樂尊罍攜藻客蒐園座
滿揆天雄微材幸侍蓬瀛宴授簡慚非北海融

其二

芳沼盈盈漾碧波雕欄憑處踏青莎蓮房浥露珠
光瀉蘭谷迎風香韻多松外翠巒滌秀色簷前古
木挺瑤柯園中有白松二株披襟玩易渾忘暑上苑清幽
未易過

其三

芳園灑灑絕纖埃凝碧迎芳酌露杯桂藥香侵朱
幌細桐花陰傍翠軒開月明画閣龍笙度雨霽雕
楹鳳輦回詞客幸陪遊樂日楓林秋色楚徘徊

張文懸全集 卷之二

四

其四

朱樓旭日不侵寒梅萼松標秀可餐雪裏捲簾收
皓素月中攜酒近瑯玕陽和偏入嚮輪席客子惟
供詞賦歡高調自成瓊玖句喜隨清宴一盤桓

南湖饒別和蘇太守

南湖秀色擬西湖太守風流似大蘇興到偏提湖
上有公餘佳句幾時無當窗麗景開芳對夾岸香
風起碧蒲月色窺簾使几席對君疑是坐冰壺

次池河驛范方伯韻

展親恩下未央宮奉使乘輅逐曉鴻浪跡愁看天
際鳥征途喜得晚來風北瞻庭闕雲林迥南去山
川秀色同甍憇不妨裁短句浮生且自付飄蓬

登大觀樓二首

凌雲高閣枕江流遠浪排空勢欲浮兩岸輕煙迷
四野千峰飛雨湧孤舟風聲天際開晴色虹影波
心結蜃樓瀟灑一樽堪紀勝登臨日暮尚遲留

張文忠公集

卷之二

五

其二

滿江雪浪撼長空一帶青山煙霧中蛟陳拖雲成
海市雨師趁霧隱飛蓬舟人擊楫驚神捷遊子停
橈望彩虹何處棹聲清韻遠且收綠蟻醉薰風

病中書懷四首

蓬門寥落擣衣時叢菊盈盈恰滿籬病骨寧堪浮
白飲幽懷尚寄擬騷詩因憐短髮年年改却訝韶
華忽忽移感慨乾坤宜適志書空底事自成癡

其二

僻坐攤書獨爽然壯心隱隱酒杯前登樓漫賦千
秋句抱甕寧須一世憐荒徑艸萊饒塾與衰容杖
屨伴清閑浩歌但覺身名小翻愛綸竿得趣偏

其三

幽栖自是避塵囂竹几蒲團慰寂寥五技寧堪殫
鼯鼠一枝聊復托鷦鷯性同玄晏書應癖酒近淵
明味自超願學古人耽靜者便堪江畔老漁樵

張文忠公集

卷之二

六

其四

豈爲艸玄常閉戶祗緣抱病懶逢迎日需藥餌扶
衰朽時把丹經鍊性情餘俸尚禁原憲病微醺便
薄季鷹名自慚鹿鹿蹉跎甚願逐安期訪太清

偶題

每圖傾倒便篝燈况復宵來寒氣升酒到飛觥聲
格詰詩絲刻燭勢凌矜譚天總集春星客入夕全
收玉井水謾道詞人多與致翩翩麗句博紅綾

李咸曉分惠蓮房詩以謝之

西山芳艸贖蓮房翠帶相將綠柄長歷歷清波堪
拄笏盈盈綺席助飛觴擎來尚裏金莖色剖後猶
涵太液香雪藕水桃相間種可容一醉習池傍

秋日王侍御邀飲杜園感賦二首

遙看秋色滿楓林佳館芳池把臂尋遠岫當窗晴
歷歷歸雲度鳥晚岑岑醞饒瀛海家山味客總高
陽磊落襟襟聚首何妨頻嘯傲同遊自是百年心

張東隱全集卷之二

七

其二

園亭勝集共留連籬下秋英色更妍座上宛然排
鴈字尊前寧數醉花鈿登臨盡敞南樓興詞賦爭
誇北海筵今日與君同酩酊牛山千古泪依然

賈年伯母壽筵作

婺星輝燭錦堂中晝荻含飴此日功喬梓肩隨承
帝寵詩書世衍說家風酒分湛露光涵碧袍映
明霞色倍紅猶子繫匏遙上壽萬年常駐藥珠宮

奉寄王侍御

摩詰才名叱馭情翩翩麗藻重群英栢臺節挺凌
霜簡楓陞葵傾向日誠淮海風清留劒佩隋堤春
賞憶竿竿寄來題詠頻頻玩老眼燈前倍覺明

莊居秋夜二首

蒼蒼秋色淨遙岑無那心驚薄暮陰風響疎林寒
韻厲霜侵芳砌綠痕深三杯不厭燈前句一枕誰
堪月裏砧却笑衰年耽寂寞倚窗中夜尚長吟

張東隱全集卷之二

八

其二

悲秋秋盡却登樓極目煙光淡欲浮遠岫蒼茫疎
樹影斜陽映帶旅鴻愁燒茶樵子供殘葉欹枕奚
童熨小簪自是山家風味別蹉跎時節任悠悠

賦得米家園是米家燈

疊穀裁綃製作新平鋪突起鬱嶙峋凌雲舞鶴紛
難墜遠岫長松迥自春忽訝仙源來綺席還驚佛
火映華茵逶迤別墅曾遊遍始信人工妙入神

賸得米家燈是米家園

碧紗燈簇曉霞生
晚眺疑來不夜城
繖寫噴吟峰近遠
景橫濃淡月陰晴
班荆杯落千林秀
屈指窗涵萬壑清
細看畫圖佳麗處
還須命屐認分明

季春日送青州周太守二首

高第握蘭周計部
新銜剖竹看青州
隼旗曉裊雲門色
琴鶴清符渤海流
到郡春深花滿徑
下車雨沛麥盈疇
瑯琊舊績君誰似
對客稱詩第一儔

張文忠公集卷之二

九

其二

粉署爲郎蔚盛名
金章新佩領專城
蕙蘭每聚春星晚
旌節今爲海岱行
雨潤石膏青歷歷
晴涵涵水綠盈盈
懸知竹馬歌來暮
治行應齊二李聲

曉謁真官祠喜雪晴二首

珠宮署色尚氤氲
煥煥霞衣五色分
檐影晴浮松頂雪
爐煙曉接殿頭雲
瓊蕭清響迢迢下
芝檢玄言次第開
禮拜日斜心更切
願將金液乞茅君

其二

雲和光裏影婆娑
禮謁心勤爲蹙過
香母不消丹闕迴
乳花常傍紫巖多
早春暖挹瑤壇節
晴雪光涵古殿蘿
綠髮老生應得遇
飡霞吸露意如何

康文宇年丈惠莫先慈復招愚兄弟話于小

莊賦謝

苦楸荒墅課農桑
葢忻承使者光
絮酒感同鳥鳥重
綺筵情共鶴鵲長
盪胸清響來天末
縱目祥

張文忠公集卷之二

十

光出日傍孤悶蹙
開何敢醉高風
千古色飛揚

莊居偶筆二首

青林映帶是山村
村落遙通曲徑斜
扉掩苔痕無到客
庭餘隙地便栽花
愁心時寄金盤露
鄉味新來陽羨芽
豈爲避葛甘自放
但知蕭散卽煙霞

其二

長日楠遲意淡如
消閑尚賴古今書
壺觴喜客詆諧衆
故老憐予禮法疎
檻外青山堪眺望
庭中綠

樹助清虛剡溪不發王猷興問字誰過楊子居

何武裁給諫言事 欽除浙臬送以二詩

抗疏丹心 聖主知紛拏不動杜危疑壺關空抱
千年恨商嶺全扶一代基補袞聲華高北斗憂時
籌策賦南箕封疆任事勞 天語內召俄看下赤
墀

其二

梧垣鳴鳳自仙儔坐鎮西湖領勝遊驛路風清多

張文忠公集卷之二

七

過客官衙事了泛輕舟雨露重臨全浙潤旌旗靜
壓大江流莫忘幹 國經綸手特達知君是 膚
謀

送曹積雪之任汾州

握蘭秋署佐玄功剖竹汾陽曉日紅表裏山河歸
晉問巡行阡陌見唐風雨滋綠滿千家郭月映清
涵萬對叢杯酒慙慙說不盡村村畊織待春工

騷得竹夫人

湘浦簫簫細細裁時同小簾晚涼開無心不解孤
衾恨有節還誇泛栢才明月科頭簾半下微風沉
醉夢初迴此時但覺冰壺映紙帳梅花未許陪

同社諸兄荒園小集得濃字二首

天涯聚散嘆萍蹤纔有青錢便過從境僻豈堪車
馬駐情深偏覺酒杯濃谿流激澗晴相映岸柳霏
微晚更重對酌共憐俱半白陸沉誰復笑龍鐘

其二

張文忠公集卷之二

三

十年猶續舊遊蹤蕭散惟堪衲子從世態黃金徒
自貴交情醇酒若爲濃蘭亭詞賦當時豔蓮社風
流此會重曲徑移尊懽更劇悠悠遙聽隔林鐘

徐戶部太夫人祝詞

握蘭清署借賢才榮遂潘輿上壽杯送臘酒從瀛
海至早春梅近上林開綺疏晴日祥煙煥芳對和
風瑞靄回退食委蛇親七箸瑯琊瓊藻繼南陔

喜見可菑髮來京賦此贈之

細客詩名繼浪仙佛民雅調故翩翩月明燕市攜
筇別雲暗吳峰戴笠還數載萍踪悲結夏六時蓬
漏惜餘年須知我相原非相儒服何妨蒲褐禪

齊常侍惠牡丹

名花嬌豔不尋常猶衰珠宮百蘊香霞寫絳羅西
子態露融環玉太真妝分來芸閣涵芳遠把對松
醪引興長聞道佳園開爛熳忘憂何日醉壺觴

戊午紀事二首

張文忠全集卷之二

三

遼陽烽火暮煙飛道是胡兒夜合圍刁斗纔驚東
海汛機槍忽墮北關旂貳師髮失中原利八老終
伸大漢威自媿書生難退虜願言努力固王畿

其二

漠漠風沙海上來呼天東顧首重回貌貅色自煙
中慘金鼓聲從雨後哀大將霓旌沉塞艸雄關雲
霧暗中臺九重宵旰思名宿籌畫還需帷幄才

阻風書懷

黃沙渺渺隔層波朔吹蕭蕭振古柯客况豈堪黃
葉盡鄉心惟見白雲多青山祇向愁中過玄髮無
端鏡裏蟠燈下一尊聊自慰呼童風色問如何

閨中望月

庭寂雲空散燭花春宵獨坐思無涯漏聲頻入絳
帷永月影巧隨樓角斜光滿玉輪垂湛露清浮金
液映明霞襲人香露盈衣袖應有驪珠出大家

題天柱閣

張文忠全集卷之二

四

峻嶒杰閣倚晴空俯檻峰巒映帶竦秀色遙分三
島外奎光高射五雲中綺疏迥接諸天近詞賦爭
傳一代雄登覽遂畱千古勝使君芳韻繼文翁

捏破湖

一泓湖水鏡虛明疑是初分渾沌成川逝乾坤通
晝夜波搖今古自陰晴滌洄夾岸松筠色閱歷前
溪蕭鼓聲大士西來畱勝跡山僧指點說佳名

薛烈婦詩

河東鳳去泣孤鳳不向人間學未亡纔到期年分
比目誓求一死見剛腸玉銷美質憐峴火花折芳
英惜早霜生色那曾隨骨冷千秋女史姓名香

祝秦太公七袞二首

鶴髮童顏迥出塵婆娑林壑見天真傳經共羨箕
裘業抱璞爭誇德壽身杯竿行時拚丙夜笑譚接
處藹陽春忻看蘭省勲名盛賜得宮袍分外新

其二

張文忠公集卷之二

五

七十老翁饒豐鑠丰神豪態更翩翩芳尊未數鹿
門隱義訓還高角里賢到處名山陪杖屨吟來好
景見詩篇華筵醉看星如鬢蘭桂森森得已全

過李侯海淀莊二首

侯家巖洞鬱松篁出水紅蓮十里香聞說新成高
閣勝爭誇遙接白雲鄉賞心有句來詞客寓目何
時擷衆芳夏草秋蒲饒滴翠枕流應自颺滄浪

其二

艸茅僻性愛山居欲借漁磯學釣魚人世共傳仙
嶠近日來歌恐此生虛峻嶒秀色晴堪挹靉靄煙
光曉自如繼美逍遙稱勝槩韋莊今已貯瓊琚

九日與千仞丈飲寺閣

九日每多風雨妬招提聊復共登臺籬邊野菊涵
秋色檻外輕陰促酒杯碣石雄譚元有合延津靈
物豈因媒自憐鬢髮年年改且把茱萸醉莫推

席上贈薛千仞社丈

張文忠公集卷之二

六

長安尊酒數爲歡憶昔譚心興未闌肝膽自盟堪
借客文章同調喜彈冠函關紫氣隨車度燕市黃
金買駿看雪色映杯消旅况茶爐丙夜尚盤桓

送戶部閻公督漕

論交京國見情真王事難羈報主身官拜明時搜
粟使門迎暮夜却金人漕儲萬艘還稱少邊餉三
軍又待新聞道驛程車馬急天涯顏色竟誰親

贈梁翁

翁秦人也賈於淮今年六十兩子俱
領鄉薦

千里邦江滯老翁白雲芳艸隔秋空秦人大賈宗
陽翟淮客長生授八公不禁煙波侵鬢綠嘗斟琥
珀炤顏紅經綸豈必身親展已見扶搖伯仲風

送同年邵唐叔太史使齊魯

王程千里谷風溫列辟元推齊魯尊命被黃離來
北極恩將蒼震入東藩山花春映詞臣筆海氣晴
邀使者軒欲覽九州益益裏好攀日觀躡天門

送張總戎治河

長安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七

幾載樓船擁重兵戰袍一解卽書生將疏馬頰三
春水定使龍門九曲平蹶爾此身同砥柱有誰今
日作長城莫誇茅土真殊錫譚笑應分如帶盟

送黃柱史關中巡茶

翩翩驄馬作西遊秦地山川百二收威似清霜飛
郡國身同明月炤邈州千霄華嶽雙蓮出入塞黃
河九曲流使者聽烏坐臺上手持繡斧見諸侯

長洲劉氏父母雙壽詩

高門積慶世寥寥比翼齊眉豈易徵壽母論年過
兩歲老翁計日長三朝母年五十有二父年五十
母生九月十日父生九月
七菊花迎客黃應早竹葉娛人綠更嬌况有青雲
諸美器後先彩翼起煙霄

送吳景雲之滇

谷風淡蕩走天涯文彩翩翩起世家迢遞莫勞嗟
客路光輝何必減皇華竹鷄石鼠啼春雨沙鷺簪
嵐變晚霞遙望琴書南指處滇雲一線有孤槎

長安集卷之三

卷之三

八

吳景雲四十詩

四十年來大將壇赫然譽聞表儀鑾功名唾手乘
時壯氣節持身託歲寒陽羨田餘五畝在薊門居
借一枝安人間萬局棋枰事爛卻樵柯付爾看

送魯侍御代狩宣大

朝臨上谷暮雲中使者霜威處處同出塞繡衣尊
若袞巡邊驄馬疾於風手操北鄙重門鎖身擬南
荒一柱銅爲報鳴笳撾鼓士請銷金甲事春農

賀劉大將軍繼子詩

老蚌明珠終有胎龍駒千里兆先來靈芝附却蒼
松發小桂移從細柳裁白晳可兒承大業黃金老
將築高臺誰家父子兼文武會有邊疆廊廟才

輓陳太夫人

壽母劬勞曷忍稱西歸覺路直于繩若非金粟身
重化會向蓮花座復登七卷書中占至教一群士
裏讓知典只憐扶襯烏烏夕泪眼千行血不凝

張文忠公集

卷之二

光

壽房山令張玄著尊公

三秋綠養萬家絃得梓高名闕下傳令子循良真
令尹老翁矍鑠本神仙不將綠髮隨霜改長得朱
顏對酒妍何用別思求大藥丹砂勾漏可延年

永康侯母徐太夫人六十詩

侯家雨露鳳樓東堂北金萱色不同欲與籬花爭
晚茂肯隨堤柳變秋風年登南岳夫人上名列西
池阿母中寄語承歡舞衣客觴前日月本無窮

壽劉恩徵觀察母夫人八十

八十年來珠履頻起居方岳太恭人生朝雖屬清
和節正氣偏鍾冰雪身佞佛堂中安壽母致君塞
外課勞臣忘憂一種庭階艸常映雲鬟寶鏡新

壽李侍御母夫人八十

纍纍仙李士林稀壽母慈名四海飛人貌正如秋
圃菊主恩偏到暮年幃不將雲髻同霜鬢豈有
斑衣勝繡衣桃熟西王應可獻瑤臺原與栢臺依

張文忠公集

卷之二

三

陳明宇別駕八十壽祝之

曾向河陽縣裏栽百年空老棟梁材湖山戀越冠
先挂薜荔辭燕服早裁酒社賦詩叔夜往棋枰下
子夾秋來鄉人只畏陳君短不但師名滿帝臺

和戴大圓虞部元日作

王正風日曉堪憐紀事初書大有年方將劒佩來
雙闕遂覺珠璣散九天竊祿金臺欣載筆買田陽
羨苦無錢老梅豈是爭春物一任陽和到獸偏

六言絕句

口號八首

宿性原不曾悟此生更覺多迷惛惛懂懂過去心
外了無所知

說解人人都解說迷各各皆迷迷解通歸無用此
時那見真知

我亦平生善解解來解去還迷口中不能道破惟
憑心內默知

張文慈全集

卷之二

三

心在何方安頓知從何處生來渾渾一箇世界那
須若等安排

若要闊浮無事除非各各無心心且明而不用平
川一任高岑

問我心為何物恍然轉覺成迷以手捫心嘆息何
期竟爾忘知

此心原是有主活活潑潑生來昔人比之丹府畢
竟亦非鏡臺

愧作便基事業循省大是功夫明白夢夢田地陰
晴一任胡盧

七言絕句

登首山二絕

古蹟茫茫大道遶斜楊煙柳覆清泉振衣極目愁
無那鳥影連雲去遠天

其二

雲林蒼栢已千年上有幽禽色自妍應是山溪塵
不到泉聲飛下綠濺濺

張文慈全集

卷之二

圭

博望懷古

乘槎何事得支機驚遠輕貽千載譏大宛祇能馳
玉輅君王應有馬如飛

畱別四絕

季鷹南下駕孤舟沈約多情爲整畱此別不知重
會日祇將清夢共衾稠

其二

雲山杳靄樹蒼蒼一曲驪歌欲斷腸要識淮城凝
眺處江南魂夢定飛揚

其三

芳塵浥露午風輕濕盡青衫別汨傾甍駐蘭橈一
回首滿林煙靄夾江聲

其四

江聲一派助人愁強放情懷覓勝遊乘醉登高頻
悵望白蘋紅蓼滿汀洲

張文忠公集

卷之二

七

偶筆四首

豈爲懷人勤跋涉却緣選勝埶荆榛幽棲欲到無
人處恐有漁郎來問津

其二

時看古剎風霜色愛聽清鐘朝暮聲世局不恒心
自定悠然真趣此中生

其三

穰侯擅事驚車馬安石何緣亦浪猜我欲山居絕

塵想幾多京洛尺書來

其四

茶燒殘葉煙仍碧酒對新知眼倍青風響林中寒
韻厲霜侵庭畔綠痕深

客散燈下復酌口號三首

清尊燈下興蕭然檢點殘書得一篇却是陶潛五
柳傳與渠酬唱醉花前

其二

張文忠公集

卷之二

七

年方四十髮成秋丙夜重斟興未休始信酒魔驅
不得燭花流泪爲誰愁

其三

交情千古機先合稽阮還知調不殊共說豈應常
醉臥人間曾見有醒無

道院偶題二絕

丹竈雲封晴未啟碁圖酒溼醉仍開科頭甍解塵
纓縛便覺清虛次第來

其二

飽飧青餠當軒坐醉把松醪對竹吟
芸署官閑無箇事偏提騎馬日相尋

與客同賦魚字戲贈青衣四首

荷葉隨風任捲舒穠華嬈嬈曳輕裾
在傍已擅青衣龍謾道宮中有貫魚

其二

當年意氣酒中舒况復佳人喜接裾
若負貞心同比目龍陽底是泣前魚

其三

綠盈芳艸芰荷舒聚首深歡洽翠裾
筵上已叅龍象語詩僧機心何事驚窺魚

其四

一曲清歌客意舒辟疆園裏聚華裾
百年會合應拚醉獸媿才名跨玉魚

偶筆二絕

座中幾許能開口生事尋常半腐心
莫怪衰年憂涉世熱腸強欲作知音

其二

寥落掩扉常兀坐每逢知己便陶然
平生不解談時事醉裏悲歌祇自憐

題煙江圖

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
扁舟繫岸不歸去西風斜日鱸魚香

江上

滄江渺渺四十里白蘋香散東風起
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

途中口號

一陣風來一陣沙有人行處沒人家
黃河九曲水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

題王巢父似巢居

一枝筇向浙江濱飛倦堪棲萬里身
不慕烏官居

峻地只應喚作有巢民

張文忠公集

卷之二

三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三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序

沈文恭公集序

修辭與經世不同途而同軌六經多三代之文語語經世而辭修其中無意于文而文生焉故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也人無之而非文文無之而非法也世降而有文人有文人則有文法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一

然左馬班之徒猶能以其文載理亂故其文亦羽翼六經垂萬世弗朽紀執此以証吾師沈文恭公而確然信之紀方髫髻讀師戊辰南宮試牘已出師之門而遊木天喜讀館閣諸課以爲博洽典則皆盛世之音鑒鑒可施諸政迨師沒十餘年集始盡行伏而誦之驚怖其言洵河漢而無極而向之試牘館閣諸課皆師井中天何眇之乎窺師也夫師以三十年文學侍從之臣十年執政事乾綱猷

攬之 主此十年間所稱三公三孤唯師一身如

晨星獨朗得 君專矣而又若不易得行乎國政

久矣而又若不易行師之心方且朝乾夕惕無一

息不在天下國家則其口之所宣亦無一語不屬

天下國家庸詎知所謂辭而修之師之所謂文亦

誠無意而生故其思所抽如雲霞蒸湧格所布如

河嶽莫列辭所摘如萬木百卉之呈敷獻榮皆天

地間自然之文章故其序事暢而委其論議辯而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二

大其紀載該而覈其上下數千百年以至我國朝之典故靡不周知而悉舉通今博古今代無雙總之以經國學術措爲華國詞章蓋庶幾三代之文人而符合六經之文法其于左馬班之徒曷嘗如修辭者之屑屑焉規而模之而求以自肖而自畫也憶昔立師門時聞之師曰 國家之文凡三變 明典之樸雅成弘以來之高華慶曆間日求奇麗而日就浮靡惟輪化爲大輅大輅化爲雕車

古道略盡不可爲法今讀其文乃知師力起文章之衰風卽如力挽世運而反古吾師伐在吾世何可磨滅宰相尊行其道師之若不易行者在政不在道道行卽政行文者載道之器固將歷萬世而師不朽而何止行其道於今日之政文章可以觀事業故曰不同途而同軌後之讀師文者無徒作他人紙上空言觀雖謂吾師操兩科而遊孔氏之門可矧師立德又進乎文章政事而上之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三

敬事草序

敬事草者吾師沈文恭公疏草也勤勤懇懇洵有達宣公風當使千百世下讀而想見其人夫國朝賢相不止文恭然其所爲極難無出文恭上文恭秉鈞當國十有餘載政府無第二人時九列大臣及臺省言責之司亦僅數人而諸司如之神祖神聖卓越百代深宮端拱百官不得瞻望而萬機默裁章疏停閣十而七八故九列臺省與諸

司責秉鈞者之回天何啻十目十手當是時國家急務內而儲宮未建外而採權中使騷動四方言者皆得罪紀方游公之門每見悄悄憂心形諸眉睫而時時以婉衷微語匡正于人所不知之間公意以爲明諍之而萬一卽報可不忍以美歸已以過歸君辛丑秋公密請建儲及罷鑛稅中使益力竟得旨冊儲宮併封諸王朝野方知公力而中使之罷上尋悔欲收成命公曰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四

陛下渙此汗如久旱甘雨海內望匪一日臣奉詔業已沛然發不復可追于是悉罷去中使之開採征權者天下晏然公之相業一斑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使人心公道不泯當謂公何如人迨公乞骸骨歸黨人勢寢盛而浙人蒙難獨重又公之先爲蘭谿公之後爲山陰一時執政皆浙相故天下公道從此滅絕而公炳蔚之文羣起而與他人之疵癥並目則公之爲公不極難乎君子小人

相攻於漢小人相攻於唐君子相攻於宋而禍流
宗社况以小人攻君子而止眩是非于相臣此公
之所笑而甘焉者也紀聞之考大臣者以大政公
大政若此今者事久論定豈非陳善責難務引當
道古之所謂大臣與况公載在疏草者其言纍纍
其事種種其勳勞燦燦在人目耶章奏莫多于六
曹六曹章奏唯詞臣得而編纂之以備正史近代
奏疏情愷切而辭可悅譯者無如臨胸馮大宗伯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五

公馮公詞臣也顧其職掌唯言春官宗伯事至於
坐而論道謬謬侃侃齒大綱而該萬目高議足以
回聰格心眇論足以障瀾轉石俯仰我明唯公
一人而已矣草名敬事公之心不可想見乎哉

榮哀錄序

榮哀錄者蓋取生榮死哀之義而余友孟晉純氏
所爲不朽其親者也戊戌之役晉純與余同第已
而同讀中秘書人如處子言必稱其尊公玉峰先

生之教余生不辰家君早背每聽晉純言還必以
告先慈相向出涕晉純官翰編封尊公如其官具
冠服捧觴稱慶余亦以一命逮先君而不得見與
先慈又相向出涕人子之遇晉純比之不孝紀何
幸也晉純晉官坊久之而封公始捐賓客生被

恩寵十數年可謂榮矣死而鄉之人哀于鄉私淑
封公如余小子輩哀於四國則孟氏之有封公是
豈夫人之所可較生死哉狀者志者傳而誅者皆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六

當代鉅公名筆晉純輯爲錄首寄示余余伏而誦
之卽昔時晉純所稱說封公之左券懿行在目無
竢余言迺余亦無竢今日始知之余聞之有開必
先龍駒鳳雛托于龍鳳而始呈其瑞不有是父安
得是子不有是子安見是父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父子之相需相成也如此書云若作室家旣勤垣
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余徵之晉純父子矣人子之于親也生而榮之死

而哀之又從而圖所以不朽之自以爲孝人無不以爲孝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夫以晉純之忠于事君敬于蒞官信于朋友何孝如是是錄也可以寄晉純無窮之思而未足以盡晉純無濕之孝也

西臺疏草序

古今言事之臣不可屈指其言曲而中繁而不瀆則有陸氏宜公勤勤懇懇之衷可質鬼神而指白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七

日其後眉山封事經濟鑿鑿嘔肝膽于紙上兩君子誠不欲學痛哭流涕之激而忠憤並於賈生蓋其心務以舒徐諷諫成天下之事而不居吾名至今讀兩君子之書想見其人千載而下猶鼓人敢言之氣故言洵難矣內有所畏則當者不必其言外有所要則言者不必其當求其如兩君子者幾人哉吾師高公官居西臺有言責之任素負直聲人稱其敢諫而人不知其善諫觀風中外所陳章

疏班班在也試取而誦之有不言言無不稱上旨夫言非難也苟不關天下國家之大計嘗試而漫言之卽關天下國家大計而徒以意氣恐赫于人主之前無論其濟不濟下言津津上聽默默下言娓娓上聽轟轟如是而安取于言哉是吾師所不慕也有人于此不得其本鼓舞意氣誰不能按劍相視至律以禮義之勇使一怒而人服未必皆然故逆鱗之批難之自昔然無有如今日者主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八

上英明獨斷莫測恩威每一疏入多闕不下卽下矣或不卽聽及師之言進無不嘉予而採納天下大計往往藉之吾師一言四海蒙澤不亦善乎其敢諫者也不肖遊師門時見師群我弟子而示之教語語典刑如準繩矩矱不縱毫厘大都發之和辭平氣若春風披物受之則榮無所逆于化工乃今睹其諫亦然也嗟嗟兩垣之不築誠有盜子言之鄰人之子言之疑信自異今之進言者欲不爲

鄰人之子則盡法師言矣

書一房同門錄序 甲辰科

嘗論有意爲文者文有餘而情不足無意爲文者情之所洽而機趣流機趣之所注而波瀾生焉行乎其所以當行止乎其所以當止斯邇不靳文而自文乎今天下蓋人握隋珠矣鉛槧之刻樊然四出各篇大作固樹爲宇宙光華而間有字比句櫛劫截古人一二字而遂標之爲扼要爭奇一讀已竟大張文愨公集卷之三

九

旨涵咏無復餘味彼所謂情之不足而有意爲之也義畫墳典以至經曲筆削皆出自玄宗大聖邈哉尚矣卽詩三百篇往往有閨閣之秀田畯之夫駕旅牢騷之士感目前之光景抒衷懷之委婉豈必入發二酉之藏家韞五車之富而性靈動盪韻語瀾翻比擬至邇含蘊至遠真有愈咀嚼愈覺雋永愈攬擷愈有膏潤老師宿儒終日吟咏而未窮底裏才人俊士運篇累牘而不能闡其指歸則以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十

彼一本於情耳夫何獨至於時稅而疑之夫時稅遵時也遵時者能限人以尺幅而不能限人以情如曰拘尺幅之爲案彼三百篇一字一咏嘆一句一情景何嘗娓娓讀不能竟紬繹不能省也故以本乎情者爲文而大言可也小言可也潏決浩淼令人洞心駭目而或峯巒叢鬱插青雲而逼象緯高深罔測細大不捐夫孰不知爲溟渤之奇觀泰華之雄峙乎幽澗流泉泠泠可聽瓊瑛雕鏤亦時置之几案間卽揮霍未闕而淡簡自遠夫孰不知爲貞士之芳韻雅儒之清致乎自然而然無假外飾情觸於此而文生焉是故不情者雖文無益也情不真而強爲真情不足而強爲足細心研究曾夷鑑錄否則今之所謂浩瀚長篇曾足當古人一乎一句否卽以時稅論歷科墨卷汗牛充棟矣而士子所爲法者獨王唐瞿薛諸君子近日登壇建赤幟者又更歷歷可數嬰皆根乎情之所溢而誰

復着一刻畫以適觀美夫既已契文之情矣且得
以古今論乎哉說者曰衡文以法而子以情任情
者將不隨手長短乎又不信心險譎乎是不然夫
文猶化工然不可假也彼從性靈中活活潑潑流
出詞不必鈞玄調不必聘異而一種自得之機趣
尺幅限之而尺幅不能盡者自在則棘闥七稊庸
詎不足以窺心術而履焉者又烏得以燕石淆也
則文能徵情情能徵人雖有不符論其大者同門
張文愨公集卷之三

士

稿言人人殊一皆本乎情之所自得而絕無勦襲
足以挽澆靡而追先輩因付剞劂氏遂漫作數言
斬合志者証焉

書一房同門稿序

庚戌科

文以時言遵時製也夫曰時則一代有一代之時
三代而後寢失隆古之意漢之遜夫秦也唐宋之
遜夫漢也時使然哉是故時當經綸舛昧之初其
爲文也意收斂而不浮氣鬱勃而未散莊雅沉毅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士

之致典實平正之摹令人有深思焉時至守文號
稱熙明之代其氣象光華無復有結轡不甞之處
發而爲文黼黻皇猷鋪張巨麗構思則淵渟嶽峙
抒藻則雲烝霞爛時所爲也承平日久人心浸入
于巧詞不洞心駭目不以動穎句不結崛鉤輒不
以染素一意而深之又深一調而轉之又轉銜官
史漢驅馳乾竺語若不經人道者而細細紬繹其
氣斷續其詞複奏其意愔愔而無着斯乃今日之
時文也乎則安得不諄諄言還淳而復古也非以
思夫古之人也所以思夫古之心也夫千古上下
人有同心何遠古今相隔亦以風會日流勢不得
不然爾覩被靡而斬砥柱惟在學士大夫之身卽
如時稅必欲言言摹成弘規製爲之不幾優孟故
智乎須不泥其式而志不離其式乃可以爲文于
蹊徑而窺古人之神得其神卽式不必古人而謂
與古人齊驅並駕可也夫文也者本乾坤粹精之

氣而運盪于儒士之靈心不浮不沉非清非濁還以彌漫六合磅礴堪輿宰世經務富有日新濟乎大哉超于無垠穹乎小哉入于無倫孰知夫雕龍繡虎抽黃對白含毫吐穎飛緜繪素而所關若此鉅也吾安得不爲文以證心由今而證古也是所謂求古之心非求古之士也有慨于古今之際者清淨夷易以恬其脉撝挹稊曠以養其神沉痛拂亂以堅其體淹該搜放以需其氣而又用志不分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主

弗移于境弗淆于物將必有光明俊偉之文出焉何古今不相及也嗟夫學者守筆研若仕之守職分而弗敢諉任也守職分若學之守筆研而弗敢諉則學與仕兩無負矣諸君皆海內英流相知于一日方將藉以爲還雅資而房必有刻以式海內安得無一言題之夫亦曰世道升降關乎人心文章體裁斬于復古諸君進而有世道之責矣以鏡古者鏡心以範身者範世務相與切磋砥礪而無

負先資是余所倦倦于諸君者

書二房同門稿序 丙辰科

余聞先儒譚文章關世道而隨氣運爲轉移信哉國初時敦龐未散人心未甚瑣琢其文渾渾灝灝居然純雅所謂以春容博大鳴一時之盛也迄于今態多虛華情成纖巧所稱絢爛之極非耶卽欲釋此而談樸無論衆不屑爲寧渠能乎豈非時使然哉余生輦轂下凡海內操觚染翰之士每一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主

篇出輒得縱觀提今邇遑文寧僅僅三變然總之因時以爲趨爾乃其窮情極態各臻妙境時稅至今信度以加夫窮極不已後將何歸安得於波靡之日寓軒輊之機以爲衆士標何也盛者衰之倚也而發洩太盡者其所餘無幾矣故文章貴渾涵典雅脫然蹊徑平淡中自有一段精光人不可及便足千古便是真奇所最忌者掇拾而餽飣之顧托湮晦稱奇與焉非其質矣余分校禮闈得士十

六人不敢徇奇之見不敢徇平之見卽有意求超越詞驚新奇彼其體裁固自不乏敢曰以已意遺乎比卒業諸君所爲時稅又靡不肖題以傳意因機以溢景而彬彬乎質有文也余于其間逞逞爲超越新奇擊節儻時之說乎因時而時者文也因時而重者文耶因付之剞劂氏而僭爲之序

陸進士四書稿序

余嘗謂由人而知其文也易由文而知其人也難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三

五

何者文者心也而非所以心譬之履者跡也而非所以跡況以一日之長尺幅之上而欲得其人易乎可然則文不足憑乎非也文有襲之口耳有寫之注霧有風行水上自然而然而文有層巒疊嶂不覺其然之文有溟渤迴瀾大而奇者有寸雲尺霧小而奇者世間萬物皆可假獨文不可假彼其洞洞朗朗洋洋纒纒一段精光不可磨滅此安得假又何可假 國朝以時稅取士而名公巨卿事

業彪炳無不由此途出而人人自具規摹自抒靈竅彼惟心有獨得是以筆有天機機動而性真流露鋒利自隨驅馳今古擷攬載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庸詎不可以得其人乎吾友陸宇粒氏三吳名下士闡中得其卷甚奇之無篇不溢自心髓無句不候經鍛煉而機神活潑意調渾融饒有天趣把玩不忍釋手比撤闈復卒業所爲窓稅刊之丁巳冬月以假滿謁選天官曹得江右貴溪復手舊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三

六

稿若干篇將付剞劂氏求一言弁諸首夫宇粒今有百里之寄矣問職掌不問文稅問才守不問華藻尚爲先資計乎余知其故矣人之一生精力無不殫竭于先資嘔心下帷未足言苦而一登仕路安得遽敝帚棄之卽終身掀揭事業要不出此試觀毗陵震澤其時稅不儼然在乎尺尺寸寸摹范昭垂人望而知爲名公巨卿所製也卽名公巨卿其學學大者固自有在而講求 皇明之功令指

點前輩之典型則三不朽可輕軒輊哉字粒文具在安能追于見見聞聞也者洗去格詰鈎輅之習矣而又非一覽而無遺也不作堅深刻削語矣而又委婉跌宕而有致也時而巨麗時而淵邃體裁不一一本於機自至意自符乃其所以合作也今且剖竹行矣江右故稱文獻於暇日進諸生于庭相與發明聖學羽儀青衿是又以身為文者則謂余以文而知字粒也可謂余以字粒而徵文也可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二

清嘯軒詩序

余不能詩而獨好縱觀古今作者然卒不敢譚古今譚詩者言人人殊矣而卒不敢輕以己意進退乎作者即有所進必其衆共瞻矣而有所退必其彈駁之已加也間亦有割以己意爲進退又必其執于法之外而非執于法之內也故提法以衡詩即作者無敢輕爲變化而談詩者始有所趨矣孫吳用兵循環無端出奇無窮而法自在乃其神乎

法之用正以用乎法之神若尺尺寸寸膠常而守故斯之謂拘成迹而可謂之法乎法者有方有圓方如經圓如權經者一定而不可移權者萬變而未始有極故造千萬變而未始有極者其于詩也不幾于承蜩弄丸乎詩三百篇無論已漢魏自是漢魏唐自是唐風會使然也藉令輕有進退則漢魏之天然渾成無藻繪意無斧鑿痕性靈流動不湊而合豈唐所易擬第風會日流唐不得不唐如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文

今之不得不今也今之作者摹漢魏之古而欲兼唐之全政恐安排處多自然處少愈不可幾先達云不爲古乃能爲古余以爲能古乃不爲古即三百篇詎不儼然聖經哉字字而摹之句句而比之刻畫逼真祇稱粉本此其中有神焉用法而不用于法如善用兵者多多益善使孫吳當日昭昭然鯁鯁然揭法以示人計成筭而喻衆將無窮之妙汗牛充棟不能傳矣君子隱而不發躍如也惟

自得乃能逢源古人云元聲又曰元韻惟抱元德而負絕才者能之氤氲磅礴瀾淪浩淼究之可以幹旋元化詩之義大矣哉順義葉令以昌平道曹公清嘯軒詩草見示云公素知令將付剞劂傳之命余爲序余愛而卒業體不一也而格則古樂不一也而調自高有長篇有近體有漢魏之古雅有唐人之風致諷諷乎作者之鉅麗乎傳河疑焉夫工部之詩一本于忠君愛國沈鬱雄渾絕無流連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九

光景吟風弄月之意故千古頌之今觀公稿無非寓目感懷維風厲世如居庸諸什隱然有萬里金湯之想焉白帝守志青城諸詠發所未發寄意言外以雲沙煙水之景寫憂時濟世之心借清尊長嘯之高抒淺俗超塵之慮讀其詩知其人直其然乎公耿操亮節余神交已久一旦瓊琚玉佩得以霑浥此余所以欲附青雲而圖不朽也第以不嫻詩掄揚未盡有虛葉令之意雖然于將莫邪精光

迥別贊者卽百言無加于本質此詩可傳自有知者余何以加于公哉

呂給諫米家園燈詩序

客有向予譚勺園者語娓娓不絕予時耳而未目猶未心信其勝也甲寅孟冬月約友人薛千仞聯鑣出城訪仲詔于海淀始縱觀園景處處會心夫豈品題能盡乎旣而仲詔以園景製爲燈于是都下噴噴稱米家燈云尺幅所束巖壑崢嶸未之見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辛

也呂九如者詞壇巨麗稅圃翹楚以魏科讀中秘書翱翔省垣矯矯有伉直聲出督中州學學者仰之若昌黎廬陵迨讀禮家居杜門染翰遊情詩賦肆力著作每語出輒驚人無不辟易遜謝乃按休文四韵各賦一章爲米家園燈詩平聲俱近體上去入則長歌短詠諸體咸備法不必古人有而不離乎法語不經古人道而皆自鑄古中來瑰琦奧衍洞心駭目決決乎大觀也哉譬之盆盎所貯

皆可言水既而之河之江之海而觀止矣平陸之區岡巒映帶皆可言山既而登太華陟崑崙躋峨嵋之巔顧瞰塵寰疑于無地觀止矣詩之窮工極態于斯而至而燈之點綴渺茫于斯而盡突兀奇崛洵美且都故不觀乎燈莫知園景之疊獻也不觀乎園莫知客語之未備也惟按詩而讀則此園此燈疑是閨風之境瓊樓之宇虛明敞豁黼黻陸離恍恍晶瑩峻整脩麗不雕鏤而工不粉飾而澤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三 圭

不靚粧妍媚而態不蘭薰桂襲而馨園不得詩無以着搜擢爬梳之力燈不得詩無以窮變幻霽醒之妙園乎燈乎其詩之流溢所止卽九如亦不得而知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余幼事佔俾常恨不韵每喜讀古人詩歌苦無入門處而竟無奈九如何九如卽未嘗驕人以多人亦不必自媿其少善乎千仞之言曰天下奇事不必有兩如有步一而和者斯則陋矣余亦以爲然

中川集序

不佞甲辰校士春闈得務滋甫卷僅以文知耳嗣接其爲人斤斤矩則終始不渝意必有世德醞釀庭訓漸摩致然者迨讀贈公述略則懽懿藻修居然先程遺範而義方啟後展矣寶桂遺馨里之縉紳髦俊相與歌咏贊揚倡公議而聞徽音良有以也曩閱王給諫先生評序不佞業追贊如左復警校里中詩集更爲擊節久之茲刻也揆藻揚葩固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三 圭

以昭內水文人之盛而操符合軌實以徵贈公感孚之同藉令端標亮節不足以陶世淑人卽其子完孝欲起九原而闡揚之其誰與我夫王給諫精忠讜論卓越千古其許可必無虛稱而里閭人士與贈公生平相習耳目最真各以同然之契摠爲聲歌縹緗盈帙種種公論曷可泯也贈君不朽事業雖得務滋表彰實贈君之砥礪自爲昭宣務滋豈能如毫末縱欲以顯揚歸之令子亦可以風世

之爲人父之教子者况併務茲之所以得顯揚悉歸本於庭趨之緒不知其父視其子徵應又若左券矣異日觀風者自當採爲實錄更何埃贅第緣緇衣之好不啻自口聊筆數言弁諸篇首

潘母苦節詩序

余丙辰分校禮闈得碧潭卷沉摯淵邃明潔婉細謂是必苦心下帷士也比撤闈來見輒疑其有愀然不樂之容乃謬語之曰君家素清白其遑遑于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三

重

廣文也無以資升斗爲祿養計耶碧潭泣數行下霑襟袖余再三問之始知其母夫人幼而守節焚焚一身兼仰事俯育之任十年中窮困拂鬱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乃竟不獲享一日之奉霑一命之榮嗚呼痛哉爲人子者其何能爲情余聞之而戚愈甚焉余父早逝余母撫不肖兄弟者二十年寒而衣飢而食周旋于會文之資竭蹶于筆研之費皆陰爲之庀毫不令不肖知其區畫也余居恒

日念母苦而母若忘其苦甘之如飴不憚胼胝以至子于成若將終身迨余幸叨一第濫竽詞垣仰籍恩綸以酬撫養之勞母乃怡然受之是不肖所以報嚴慈之恩者秋毫皆主上所賜也今碧潭已成進士行有民社之寄矣考成奏績浮膺

褒重其所以光泉壤而酬劬勞者未有涯涘也且不遺其親未有後其君者古之忠亮端耿之臣內境純粹定是視其君若天性之不可解一段惻惻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三

重

欸欸若不可分其責于人而後視國事若家事進而陳謨抒赤因事効忠祇計國之利害而一身之升沉得失與天下之是非毀譽總不繫念而後謂爲不二心之臣而是不二心之臣必由于一本人皆一本此心最真浸假而逐于境勢于物將日挫奪于情欲之場沈溺于勢分之內寧復有最初一念哉今碧潭南宮得意不以爲喜而日思母之苦節嗟恐報之遲遲此念詎有可解者耶吾知異日

躋榮履顯必能不憚驅馳以効力于 朝廷所稱國之名臣家之孝子詎不美焉碧潭給假省墓其同年友各爲詩歌以闡揚慈淑嘉述芳踪將刻里以伸依依之慨余聞而慕之乃爲之序夫亦曰重吾親當自重身始而重其身愈以成其孝也此余所爲異日厚望者哉

符司秦草序

沈文恭公在 神祖朝孤身當國凡十年旂常駿業稍見章奏竊嘗窺其一斑歛衽而嘆服焉蓋章

張文忠公集

卷之三

七

奏不盡入之才品而才品可徵季子公宣爲符卿所上疏揭余又得取而讀之一何肖公之甚也國家之張官也局莫清于符司然卽古典瑞之官故其署在右掖門內與閣相望號 主上近臣誠綦重也寶璽丹符金牌之屬一切出入皆司職掌而司臣非經奏請不得出入是物余觀公宣每奏中不第在事言事而微辭與義婉寓諷規必有必

動 皇聰而闕廟算者大有文恭之風故有不奏秦必報可蓋文恭立倦勤之 朝故其從言不易而公宣事勵精之 主則其稱 旨猶難韓非子曰凡說之難非其說之難也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旨哉言乎公宣奏艸具在不失之徑省又不失之汎濫夫如是則安得有不知而屈與多而久如韓氏所稱說也乎哉公宣之子文恭彼喁此于大者屬小者冷其揆一也令甲符卿滿九年

張文忠公集

卷之三

美

考率加奉常空銜今 上用才不泥成格公宣勞績著聞上不負 國恩下不負家學當必有不次擢拜致身通顯異日者大吐胸臆之奇奏所欲奏奚啻寥寥斯艸而已也張安世以父任爲郎精勤職事有詔問亡書人莫能對唯安世悉識之及購書讐訂句字罔遺遂得擢尚書令以今公宣當進于是夫周公之前魯公之後千秋侈爲盛事不意當吾世而見之余與公宣有世誼誼喜可知也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四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序

恭賀元輔中翁方公榮滿晉階宮保序

上卽位四十有四年元輔方公三年滿吏部以聞
上曰惟朕元輔贊襄密勿懋著勳猷其議加恩
乃進公太子太保賜 誥蔭子煌煌 天語燁燁
龍章洵異數哉桑梓之士無不舉手加額忻忻

張文愨公集卷之四

十

相慶謀所以賀公者而屬文于小子紀紀于公爲
後進士願頌休美者其心也夫 國家定鼎燕京
二百餘載菁莪樸槧化洽膠庠仁義道德風同海
寓歷選賢相可臚列也至我 皇上嘉惠儒碩培
養彌深畿輔之內賢哲輩出四十四年中而得公
今且晉位首揆平章大政 朝廷倚爲柱石簪笏
瞻其丰采此非可易逢之數也天之所以默佑明
聖扶翼綦隆叶泰交之美成悠久之治者必鍾祥

萃祉于 君與相之身使一人恭修玄默于上而

弘化無資其能偶而乘乎茲惟承休纂慶天開萬
年有道之長而際會乘時人應五百名世之運於
都哉天所以誕公正爲 主上久治資而公所以
受德于天又未可以涯涘窺焉公之德蓋端凝明
粹之質也端則弗畸疑則弗移明則弗淆粹則弗
滓此公初終素履如一致者公起家庶常優游詞
署迨晉位成均幾又廿載其掄才造才咸稱譽髦

張文愨公集卷之四

七

而清標雅望日峻一日旣而家居數年起拜少宰
擢貳政府旋晉元相而此德此操人望之無稍異
焉今時事方殷公蚤夜拮据不遺餘力用以上綜
主德而下通諸司之章奏若操鼎足維持不敢
愛髮膚者以故辭 恩之疏凡再上 上一則曰
匡襄國政輔贊忠誠再則曰殫忠輔政懋著勳勞
此公所以杼丹効白而翼翼自如也書嘗言平格
矣平者坦然無私之謂格者通徹三極之謂公坦

衷自信喜愠不外形而又本虛公以鑑物故承意
察聲者無所窺其端倪而囂競日遠方將以此格
三極而諧不足以信天下天所以厚公真有意乎
皇上久道化成地霧嶽秀闢發于首善之地宣
麻于鼎盛之年豈偶然哉紀於是而知相臣之道
與功一官見一長者迥異矣彼其精神所注僉在
啟沃乃心弼成儲德以衍曆祚無疆之慶今天下
災異頻仍而邊陲猶復晏然 朝堂之上雖結轡

張文忠公集

卷之四

主

興嗟而政事井如舊章無壞斯其調劑疏通之功
恐區區救時未足比擬萬一也藉令時和年豐四
海率禪人情有鼓舞而無隱憂有舒暢而無疑滯
公雖不居其功心猶未獨苦爾推公之心真有可
以回天而溥利者不難苦心感格之也斯不必遠
求 祖宗劫法之初唯是諸司庶務一如萬曆初
年 上無政而不行下無請而不得捷若桴鼓較
若畫一公之心宜何如祈向而庸詎爲考計乎紀

每從詞臣後謁見公輒見鰓鰓然有任重之憂其
意念深矣是公一身上以輔治化之熙明下以養
蒼生之命脉近以成環海之寧謐遠以貽萬禩之
昌隆斟酌元氣主持國成厥功偉矣夫固天下后
世所仰賴者彼燕山易水之靈又安得而私公夫
畿輔得公爲重又孰知公之德被天下功在社稷
而不尤爲畿輔重乎乃桑梓之士則津津若私公
以張吾燕蓋亦謂相道得而萬國理其所關也大

張文忠公集

卷之四

四

故其相慶也切斯固諸縉紳之意而余小子又何
敢以不文辭也

賀少司馬振翁崔公三載榮滿序

余嘗謂古名卿碩輔生而鍾扶輿間氣要必有沉
凝之品望博大之胸襟晶爽之才情淵邃之識見
而又斟以冲挹酌以紆徐不激不隨無絀無競而
後能仔肩艱鉅鎮定囂勢衷彌翼翼而身愈磊磊
而后光明雋偉之業輝映前床慶流後裔斯豈非

社稷重臣簪紱極軌哉求斯人于今代余得之少
司馬振翁崔公云公起家癸未進士初授平陽司
理巡行六條卓有神明之譽所平反全活甚衆擢
四川道監察御史清標亮節業蒙 主上鑒知一
時臣工咸以鼎衡期焉由是而晉岡卿推開府勳
庸懋著聲望赫然拜兵部右侍郎尋以敘平虜功
陞左侍郎公之事業駸駸乎未艾也今以三年滿
上嘉悅甚賜以應得 誥命貤封三代輝輝乎

張文愨公集

卷之四

五

煌煌乎洵臣子效忠之極榮海內快覩之盛典也
維桑之士鳴佩而立同朝者共圖舉賀而委文於
余小子余小子粉榆後學卽能仰窺公萬分一而
敢以書生管見鋪張巨麗而冠鄉邦諸先達上乎
辭之不獲乃拜手颺言曰夫人臣之道綦繁也其
責任綦艱也而惟大臣爲最難有驅馳於萬里之
外拮据於疆場之間不避霜露爲 朝廷伸敵愾
而張國威戢胡馬之驕氛建華夷之屏障俾文武

將吏無不戮力同心共襄王事斯其功業烜赫聲
聞海內是宜力之臣 朝廷所恃爲鎖鑰而福此
一方者也有抒畫於筦樞之地相度於窺繫之宜
從中調嚴而使綆短者不至於汲長捉襟者不至
於露肘規務者無左右畫之虞陳謀者無前後顧
之慮建置若形影之隨取捷若桴鼓之應其發也
若機其運也如環其收効也若指諸掌是忠謀之
臣 朝廷所倚爲腹心而直以社稷寄焉者也夫

張文愨公集

卷之四

六

人也不有宣力四方者乎未必晉管中樞帷幄而
寄邊陲也不有居中贊畫者乎未必銓序得宜委
任不二而坐臻安內攘外之勳庸也公以功著西
陲晉佐樞府兼理京營戎政外壯金湯內重根本
威名烜赫旣稱塞上夔龍譽望崇隆復作禁中頗
牧公真古所稱社稷臣矣斯可以覩公之品望而
掌樞久虛席公以一身總理於用人練武之際殫
心於棼紜雜遝之煩真所謂髮爲憂邊半白也者

而公無遽巡無疑慮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不辭斯
可以覘公之胸襟海內承平日久兵益就于玩而
京營更甚公簡閱勤渠曾不爲晏然無事而遂優
游鈴閣凡指陳九邊之要害清核中外之積蠹種
種皆萬年長策有更僕未易數者斯可以覘公之
才情識見今且屢推少宰矣署樞府而由大帥以
及千夫長無不爲地擇才因才畀任此居然之成
效海內之所見也由是佐銓鏡以程群品將推任

張文憲公集

卷之四

七

所加咸畢其彥聖甄檢之下各獻其有技人當若
持左券矣是公一身蓋 中朝之鼎柱蒼生之霖
雨縉紳之羽儀係焉而其柄用所建樹則又運元
樞而調六符澄官方而又寰寓 國家之精神命
脉係焉今者躬膺 褒璽榮逮三世固社稷之所
嘉予中外之所共羨又寧第一身一家之烜耀輝
煌已哉余每進而謁公退卽心服不已亦惟是重
臣之度望之儼然卽之也溫其議論閭閻侃侃持

正不阿而獎借後進之意復殷懷無已斯其意念
暖矣 主上眷注方篤台衡是膺維桑之賀寧有
既乎

賀振華王公晉宣大督儲郎中序

我 國家承平日久海寓晏然雖時有弄兵者而
旋就底定故一時鉛槧家高議風騷薄言軍旅其
流弊致使司計之臣避積蓄之名而耻贏餘之實
一切調停挪借以迄于無所措手則始亟言儲備

張文憲公集

卷之四

八

矣夫 祖宗設法最周密兵餉未嘗簡重兵以振
威餉以實幹相維相濟之術誠若斯之慎也顧居
重馭輕則輦轂爲根本安內攘外則畿輔有扼塞
若昌平宣大者均重地哉故夫朝夕之整飭終歲
之防禦寔神京動靜攸關若軍需餉以飽餉需人
以足則督儲之任重而宣大之間控北塞以成保
障俾聯絡牽制若手足相倚指臂相使屹然成金
湯之勢則視昌平更重此非精敏練達之才未易

勝任今以振華王公往可謂得人矣不佞紀幸在公枌榆之末戊戌叨第後輒聞公宰祥符大著賢聲爲治尚平易而清勵自持絕不避權貴人以故得罪去居無何復由應城令調定襄所至以慈惠勝而精敏博大人不敢欺迄今大梁三晉棠蔭足思也不佞心竊向往之旣而公擢戶部主政相與聚晤于都門見公魁岸磊落議論必據事切理而無少依違風度宏遠而未易窺其津涯真海內偉

張文忠公集

卷之四

九

人也私衷忻服以公其人而寄以疆場重任俾獲壹意整飭專任而毋或撓久任而竟其施韓范之業夫豈多讓今在昌平甫月餘耳卽亟請太倉餉銀二萬給軍士一時枵腹之衆歡然有起色意念深哉旋卽晉位郎闈督儲宣大余乃知當事者之急于試公之才寢假于儲以見其重又寢假于邊以需其委而余鄉者徵經濟于議論今且實議論于經濟矣夫才者材也此急則先此彼急則先彼

人臣束身事主東西南北惟命之從而程材委任不無衡量于軒輊之間以厚其望而期之効今宣大何時也虜中情形以無專主而機未合夫無專主則中國幸可少安而機未合又恐其勢寢至千瓜分夫勢分而虜不能制虜矣虜不能制虜而中國愈失制虜之權矣中國制虜之權豈其恃款市以羈縻遂可坦然無事而惟是因款市之久邊備陵夷人無鬪志戎馬闌入于內地戈甲塵朽于

張文忠公集

卷之四

十

苦痕拘無動以爲大視苟安以爲長策誰剏爲戰守之說者而不知中國無永款之術夷虜無不生之心藉令陽食其款陰蓄其謀猝起驕氛犯我邊鄙宣大可不寒心乎不佞竊謂宣大督儲之拜誠躊躇于人地之宜而銷患於百年之後也不佞嘗覽觀輿地圖籍雲谷之間邊與腹錯地軍與民錯居土著可成勁卒而何必召募屯田可實倉囤而獨倚京餉則當年議款之始宜必計及于此而後

惟因循玩愒遂至不可支持是儲任更重于兵戎轉輸更勞于練飭矣公具文武才多籌策確然足爲世資天下有事有才皆可以自見其緒餘已見于昌平今且大展于雲谷俾巍然長城之地內食積粟外制驕虜時運夫奇謀善計以弘濟艱難將上以紓聖主北顧之憂下以給軍需而惠百姓久任之而程其効卽建牙于斯實重鎮之鼎柱也不佞不嫻于文猶能侈爲饒歌鼓吹以鳴其盛美

張文憲公集

卷之四

七

門人葉令受公知乞余文爲贈余特陳其地之重與公之才而惓惓于經濟者若此

賀門人周心濂計部督儲昌平晉秩副郎序
心濂先輩督昌平儲久之以主政晉副郎于時共事二三大夫以余與心濂有一日之長知心濂者莫若余乞文爲賀余意同舟者其事同其功同以其心亦同也知心濂者宜莫若二三大夫余言其無當矣無何郡丞常亦以贈言徵蓋常公受知心

濂溪殊德心濂余前言無當請得申其辭可乎夫國家所重者兵而兵首食故養兵者如養獸不敢以生物與之懼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懼其決之之怒也而況與之者或不給也今之兵與不給之猛獸幾希而北邊爲甚餉一告匱恒至脫巾相向嗟嗟是可戲邪司徒大夫奉璽書臨邊皆養兵者也苟通于養猛獸之說時其飢飽調其喜怒虎豹犀象皆聽命于我時爲我制而况

張文憲公集

卷之四

七

于人乎心濂之督餉昌平遵是道也昌平爲都城北門北門鎖鑰臬臣司兵部臣司餉交相爲重而心濂司餉之略勝于司兵蓋食足而後兵足也其心公故籌籍不淆其識朗故鼠蠹罔肆其守廉故權量必謹餉出諸心濂者獨羨于諸塞而絕不令其待而舉火無論虞乏也貔貅之士無生物全物之怒而安得復有逞飢之衆哉昌平之衆視心濂若畏壘之于庚桑計圖尸而祝社而稷今之晉副

郎秩漸隆人方爲心濂喜而衆聞之而憂恐自
此舍我而華撫也得民心易得士卒之心難士卒
之心得心濂可司餉亦可司兵而土地人民何問
也蓋文章非虛具可以觀人可以考政余從庚戌
春闈中得心濂文初讀之錦繡珠璣璀璨目睫謂
必絕奇文人也既而爲之三復如布帛如菽粟有
用之物悅目快心竊意其人淡蕩爲春風其政溥
博爲時雨而今試之無不然以是知文者入心之

張文愨公集

卷之四

三

精華經濟之根本也百不一爽者也梅聖俞得蘇
長公僅知其他日文章當出老夫一頭地而不知
長公人品經綸千載卓越不佞自視濂鑑人物與
梅公何如馬之一目而千里人知其驂驪而一舉
足汗血自殊心濂天下馬萬里不足以限之從今
日始矣頃者酋封甫頒虜爵未正雲中上客之間
眷眷思備而遼左近事亦不得遂號安土故事邊
郎非邊才者不輕授心濂出其武庫足寧邊土福

邊民金城湯池在君掌上誰謂祝不可以庖邪心
濂九遷而制府 國家之厚幸也某君之于心濂
亦猶前二三大夫共事之誼知心濂久矣余之言
終無當哉

賀周心濂計部榮轉正郎序

人臣奮跡霄漢策名王家非受事之難而擔當之
難非不負任使之難而能克濟所任之難非仔肩
千力所得爲之難而調劑于勢所易窮之難非保

張文愨公集

卷四

四

全聲譽之難而不避勞怨之難又非筮仕之難而
宦成之難此非真心酬主而國爾忘家公爾忘私
極力拮据而無稍遜避必無效矣是人臣之義無
大于濟公家之急而若今日目前所急有大于軍
儲者乎太倉若掃每有度支輒憂不足考成之令
日嚴徵逐之使四出而民無蓋藏官無腴貯奚以
應之且也欸虜之資出而不復入矣內帑之積入
而不復出矣猾胥窟穴又浸淫盤據于中而莫可

究詰矣九邊之餉多者欠一歲少亦不下數月枵腹可念脫巾可虞斯固大較然哉顧衡九邊而論而營平又稱鑠鑰之鎮內固陵京外杜窺伺所關更切今心濂督儲營平三載告竣文武共事之臣傾心而服其謀交口而頌其德而一切弊靡不滌利無不講若燃犀懸鏡而無遁情若痼瘵切已亟亟圖畫而無遺策而又廉潔自持儉約馭下若冰壺玉鑑之相映茹茶飧藥之同甘蓋三年如一

張文愨公集

卷之四

主

日也斯其彰彰著者諸如裒益盈虛率多苦心而卒能迄有成效者則無他曰力量全曰才諳練曰計畫周而又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捐成心以圖事期于濟公家之急而止故能三年如一日也余同年友養初喻公以憲副備兵昌鎮適當心濂差滿拜正郎乃同總戎劉公走一札于都門索余文賀之余不嫻于詞惟是恃一日之長而竊附君子贈言之義操觚者數數矣即欲更端其說而不能也

夫心濂督儲而久而至于三年而同舟共濟者無不嘆服當其擢也則忻忻相率以賀若籌邊之勤仰達宸衷歲再遷職而酬之者當其還朝也又依依不忍舍去願爲河內之借而不可得夫二公共事未甚久迺相與推重若此匪其平日粹履善政淪洽軍民感之深而頌之切欲冀上下之交孚也得乎夫營平何以難于他鎮也蓋其地軍民錯處如繡陵軍又倚貂璫爲勢而交詬易飛中

張文愨公集

卷之四

末

傷之口太倉之解時時苦于不給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文武兩途則岐見易生稍有參差輒成掣肘一意調停又難兩全此非可家諭而戶曉也勞怨備嘗則因循滋弊案牘勞形旣階退諉之心囂凌休目遂萌釋担之念又非可朝令而夕罷也意專于延納則必不專于攄籌精用于粉飾則必不用于實政苟可塗耳目而釣聲譽者不惜竭蹶爲之則凡可勞筋骨而利百姓者又安肯畢智力營

之卽淬志于一朝之迅激而旋且又悶之灰心縱
畱神于百孔之根源而久必虞敝之易缺此非力
量與才僭並茂謀猷與虛朗同澄安能隨試輒効
動叶機宜士卒飽騰邊烽斂戢而屹然稱長城哉
夫心濂舉人所難者而易之由此而批竅導欸遊
刃而辦也進而藩臬進而建牙都榮躋撫鉅展竣
樹當如鴻毛之御順風八駿之騁康莊尚有爲心
濂難者哉余家京師去營平百里者半心濂諸善

張文懿公集

卷之四

七

政寔所稔聞故言不厭于再三而意固浚于忠告
也然余猶有說焉登高者不能一蹴至也捧盈者
不可一念弛也古人處大事應大變必從靜定凝
重得之安步徐行無不到之程老成持重無不辦
之事卽古所稱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
太山之安者亦不外此則心濂今日之績獨僅僅
福營平已哉行將樹無前之偉伐垂令名于無窮
如古克國韓范之儔爛焉史冊磊落奇瑋彪炳烜

赫可企踵而媲美也古人云德業觀前面人夫肯
觀前面人自能爲後人法程至明矣心濂倘有契
于心乎喻公委文之意大抵爲知心濂者莫余若
況執三年以劬他日之德業執他日之德業以劬
余言心濂自饒爲之區區溢美之詞固不足爲心
濂道也

觀察南亭邊公 予告歸里序

張文懿公集

卷之四

大

嘗謂人臣之心穠淡不能兩操而爲身爲國之名
不能兩得乃奉公憂國之臣往往自寧靜淡泊中
來何也蓋寧靜則守不搖于紛囂淡泊則見不逐
于醞醑是故一切世味舉不能入其胸次其精蘊
矣夫顯其精以展布何職弗舉也其操固矣夫固
其操以閱歷何度弗貞也其識卓而淵矣夫以淵
卓之識而籌畫何窾弗中也其不佞嘗覽觀往昔揚
屹千古經濟之儒功名之士代不乏人未有心沈
于世味而猶能超然于世外以垂勛著伐彪炳寰

區者故必心事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而其識見
玄遠又直勘破勢利關頭諸如世情夢綸閃灼世
事反覆遞更無纖毫入我霧臺斯其人者豈非豪
杰而丈夫哉出而鴻漸處則龍蟠顯晦之跡疇能
羈之以今觀南亭公不佞欽欽有執鞭之思焉蓋
公爲河南封丘人以名進士起家敷歷南北畿三
十餘載所至輒留棠蔭縉紳先生類能言之傾備
兵密雲業數年矣深謀遠慮靡纖委弗固寔屹然

張文憲公集

卷之四

七

爲京東保障而其清操碩望久重輿評建牙開府
之業可旦晚表見于海內也乃以請告歸里斯豈
與濡染功名之途遲徊顧慮而難于勇決者同日
語哉密雲督儲使者爲芋田張公余同年友也與
公共事疆場最久服公甚走一力索余文以贈蓋
自稱不能挽公高尚之志而分袂之際何能忘情
所臚列公籌邊報國諸異績甚悉余讀之而津津
艷美焉然余所景仰高山者非朝夕矣公曾兩任

毗陵寔余父母之邦也深仁厚澤淪洽士民士民
感而頌者如出一口頌而不忘者數十年如一日
前掩往愆后無媿美匪啻常郡尸而祝之迄今三
吳士民譚循異之治歌琴鶴之風者猶與南陽渤
海輝映後先非公寔心寔政足動黎庶而烏能得
此哉今以憲副備兵密雲積勛系伐加升按察使
咸自毗陵始夫密雲爲京東名鎮寔當咽喉之地
薊北諸邊少有烽燧都城輒戒嚴公自整飭以來

張文憲公集

卷之四

辛

內培養百姓而外張軍威安土者有帖然之福而
擐甲者鼓奮勇之思上以據 聖天子左顧憂而
下以贊襄制府共著安攘之績此豈偶然所致哉
不佞竊有以窺公之深矣公之器識凝遠絕不爲
世味所染是故鼎精畢慮以爲地方籌畫而靡不
一一合宜參差之議折之于中冰炭之情歸之于
刃利害之衝斷之于勢惟知公家之事足爲我重
而必欲此身足爲公家重是故數年以來謀國之

苦衷濟時之善策自制府以迄縣佐無不服其才以耿介持身以寬仁恤下自將士以迄編氓無不懷其德若公者真可爲奉公愛國之臣也獨美威望方崇令名日茂而飄然有林臯之志情不櫻于軒冕而念不繫于勛猷舉向者苦心酌主之業毫無習戀若固有之而已不與焉此豈近代所多邇見者哉則海內又當重其品夫功名之事無意于功名者得之公既自表于始以爵祿還朝

張文愨公集

卷之四

三

廷以聲名還造化公又自完于終今且歸矣一丘一壑聊寄徜徉精神以怡養彌厚形體因葆攝愈堅觀化于太虛而遊情于圖史可以知幾可以窮理開物成務取之裕如異日者簡羣望于幕府慎推轂于保釐檀州之勛名儼然如新也公能安枕青山否嗟嗟熙明日久而民不知兵災殄頻仍而賑救無策內憂匱竭外虞萑苻畿輔之地在在荒蕪惟恃上之人加意拊循始能安堵而無攜志今

經濟如公復志高尚而賦歸歟不佞竊有根本憂矣惟是芳規具在後事者可無庸更張也奉而行之以爲地方計長久其造福豈淺鮮哉不佞株守史局日鹿鹿飽大官粟爲媿顧獨忻慕當世賢豪長者如芋田公雅抱經濟余欽服之不啻若自口出今芋田公獨推重公知其相與以有成也余幸以操觚之役得附二君子而不可朽斯不亦史氏之榮哉

張文愨公集

卷之四

三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五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序

賀麟野孟公晉觀察序

麟野孟公以名都諫晉河南大叅奉 敕備兵益
津三載奏績 主上下璽書褒嘉之贈其祖若父
皆如公官而陞公河南按察使夫益津爲郊圻重
地比因水旱頻仍禾稼不收民日楚於飢寒且崔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三 一

符之間揭竿耒而禦人于途者踵相告也則所轄
州邑幾無寧宇賴公區畫調劑曲中窾會靡利弗
興靡蠹弗滌討民之疾苦而嘉與惠澤守令之賢
能有治行者輒亟與獎薦之其否者則懲創之警
覺之無不洗心濯慮象上指而底于潔白咸足婉
美漢代之循良而民無佩犢野有歸鴻向者困瘡
痍而菜色者今且歌五袴頌豐裕焉間有不逞之
徒椎埋爲奸亦無不聞威嚴而革心視耕耘爲本

業不寧惟是諸如作養才備崇祀名流敦廉靜之
節而抑躁競之風更僕未易數也夫畿甸安則京
師安此其建樹詎不稱保釐之茂伐鏤鑰之詎望
哉升任之日所轄守若令無不皇皇然謀所以畱
公其所部父老子弟相聚而告曰公之所以卵翼
我覆露我者三年于斯今茲之擢于中州則得矣
其柰畿輔之仰望何又相率謀所以畱公則走軍
門走關屯諸臺使泣畱語刺刺不休真若嬰兒之

張文愨公集 卷之五

二

不可離襁褓病困者之不可離醫藥也軍門暨諸
臺使稔知公賢不欲公遵 新命則具疏而請者
再 上曰可乃晉廉憲仍駐節霸州于是所轄州
邑諸長吏無不忻忻相告曰今果邀天之幸迺得
長侍教于大君子之側矣其所部父老子弟亦無
不忻忻相告曰今果邀天之幸迺獲長囿于春風
膏雨之中矣霸州守趙君爲州邑首倡賀公委文
於余以余與公同立交戰之下披光霽而承教旨

者甚久且益津去都門咫尺公之實心任事師表人倫俾文武將吏無不汲濯自奮以期無負任使者皆余所目擊則公之榮膺新命仍福臨我畿輔以無失父老子弟之望其爲喜譚樂道宜何如然趙君知主上畱公緣諸臺使之請矣而諸臺使之具疏緣州邑守令暨所部父老子弟之請矣而主上之知公賢則自公爲諫議時也公爲諫議時正直忠厚卓然有古大臣之風國家有大利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三

病大機宜無不明目張瞻言人所不敢言而又不苛刻以傷渾厚矯激以爲名高故每一疏出簪紳嘆服藩臬之擢上實睠茲重地特畀英碩若曰以爾向所條列者舉而見之行事予將召爾矣是公丹忠粹度實久注宸衷錄夕郎而拜叅藩由叅藩而晉觀察總之爲郊圻重地計也頃者三事九列落落如晨星異日念我耳目舊臣璽書召還掌銓秉憲公眞其人行將霖雨蒼生幹旋元氣

事業彪炳當與古名公齊驅並駕其可賀不更鉅耶余濫竽詞林海內有大賢重望咸願執鞭矧公造福優渥霑溉最切余遂直述守令諸君之意而申以公獲上之繇與上大用公者意固若此詞之鄙蕪非所計也

賀方夔曹公晉右轄整飭昌平兵備序

嘗論豪傑之名實相應也必有所以自信而後能獲上治民轉有以信人之深蓋其直方完故隨措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四

咸宜本源湛故所居流愷非徒取給於慷慨便捷自媮快爲者夫慷慨便捷今所稱豪傑哉然逞逞以意見之執堅矯矯飾聲爭以已而不于國功名之念重卽間標以市惠而伏怨微也否者桔槔之潤一畦耳又不然久之恣睢露本色矣夫安能剛直足千古而春煦秋肅無地不被無時不運也子輿氏謂豪傑之士無待而興夫無待者自信之學也蓋鍾山之金鑪以三日夜而質自若故鑄而鼎

則動星文礪而干將靡不呖斷也龍門之源澄湛
無涯一遇砥柱雖百折必濬引之灌溉則均霑焉
卽納以垢濁又孰能溷之以是知吾人苟於心性
微亦厲金潦汙耳予不佞習公於斯之能信也蓋
聞在天部時新建開孽於璫稅衆思以媚悅縣官
之不足公獨論列切責凡所私欲幽陟咸持正拒
之蔣令公意得行今日豈有翼虎悲鴻之慘哉當
是時 廷已大重公矣卒以忤權南轉識者未嘗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五

不憤忠正之不容而公且怡然安焉其司馬南都
也實心憂國一如其居銓時根本用壯焉迨觀察
三晉則卻殺之敦詩書說禮樂尹鐸之爲保障不
爲繭絲由是公益重於 廷擢整飭昌平兵備夫
昌平于畿內爲三輔於邊關則四肢之腹裏也今
者天不逞于虜酋時時竊發計滅此而後朝食然
必腹裏無恙卽四肢之痿可起而公固以茹葉之
燕窩拔薤之威用鞭蒲之仁壯折衝之愾如韋家

伏裁門稅清郵傳蠲帑羨以充餉除米權以通商
使中貴斂於問豺皂輿肅於戟鴉貧士暄寒谷之
暉愍節揚幽蘭之馥而公所部良家子又無不投
石超距餘勇可賈隱然長城一方卽今虜不敢南
牧固神靈威武所化殆公之力居多哉公名愈重
中外佇公旦晚秉鈞軸遂拜中州右方伯乃中丞
臺御史臺以爲時事孔亟莫如虜卽河南固股肱
郡而公去昌平孰從枕席上度虜也竟從父老子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六

弟請具疏保畱 上可其奏公何以隨試輒效而
獲上治民相信若是也公筮仕由東鄉令調黃岡
其驅鷄之理馴雉之仁迄今懿美稱述楚人士若
出一口蓋已有其質矣夫旬宣于外不如斟酌元
氣之爲大行且擬內擢未知昌平果能終畱公否
予不佞覆露公之宇下固願公終惠我畿輔然中
州亦吾一體若斟酌元氣則環海內外咸屬帡幪
上抒 聖主之憂下禔蒼生之福其駿惠覃敷可

勝道哉紀又有慨焉公當天部時稍委蛇躋九卿
猶掇之耳而公不以此易彼浮沉南北隨試輒效
直聲炳炳偉績日新自信之真可知乃稱真豪傑
哉公所部順義令葉曾爲紀門人譚公經濟甚悉
以常郡丞之意徵言不佞不佞方讀禮何有於子
墨而自信之學弗以苦塊廢正欲與公商之遂槩
其所以治昌平者如此蓋以子民譜公祖卽有憂
焉未之恤也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七

賀松軒于君晉戶侯序

愚嘗逖稽遠覽閱夫世之遷徙無涯其間有夙然
不朽金可融石可泐而此物常炳炳者其唯名乎
名非漫然無實據者可襲取也一曰德二曰才試
觀夫粹稟醇凝衷閑標暢徵于身洩于業裕于雲
仍者非德也耶試觀夫奇偉倣儼慧識靈心施運
行之巧著承蜩之能卽錐形銷聲而其勳名卒魁
壘頎峻不可掩抑者非才也耶以予觀兩者洵不

朽之具矣若夫建豎于身又使後之人庇而承之
則非才德兼者不與也予蓋得之松軒君松軒君
恂恂謹飭人也立身介特絕不慕華嘗曰石華則
飛木華則凋人華則耗吾徵之古也不佞側聞君
緒言蓋衷實羨之夫言何難哉如君遂一切依言
而行則真難耳接友朋懽然無昵齊大夫不以久
衰敬今僅見君君卽折節無適非敬又何嘗不涇
渭在衷幼嗜學好譚古今盛衰不喜學究語第取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八

大義了了便自爽然愚嘗慕君蓋古所稱通人也
以祖勳視掾大司隸時緹騎諸君深器重之纍纍
建奇績遂晉錦衣衛百戶夫錦衣卽漢大金吾其
署中諸郎皆鮮衣怒馬飛丸鬪麗作豪華態而君
獨恬澹母稍侈自策欸段一簪頭負奚囊隨之敝
衣蕭然可不謂善自韜晦乎亦天性然也仲嗣瀛
滙爲府庠生才高一世而守之以謙文冠諸生而
持之以退豪曠特達之士遂遂謂瀛滙過拘攣者

愚竊非之嗟嗟此松軒義方之訓也松軒君以此而成名瀛滙卽以此而掇巍科如賢喬梓之德之才尚有不謂難及者乎不佞於趙於于皆骨肉之親也述谿君往賀于君而欲不佞以言弁諸首然言者心之聲也愚之欽松軒君之才之德蓋數年于茲矣今者適當晉秩之期方幸其磊砢梗概適符不佞疇曩之言則釋之二者奚以措吾辭乃因趙君請書以爲贈尚相與勉成不朽也哉

張文愨公集

卷之五

九

光祿署正王君陞大理別駕序

今之爲吏者率難近僚而易遠宦庸詎知吏無近遠要之惟其人人惟其心耳苟其心孳孳在官念念爲國職安所不稱地安所不宜未有難于內而獨外易者內僚之難者曰臺省曰六曹而不及大官諸吏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民窮無告使之各有常愾弗問也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廼五十張六十肉七十膳八十常珍

各得其齒弗問也若然洵無難矣則曷不覩掌醢

王君之爲署正乎王君與吾友劉君同官不佞聞

之劉君者甚備有肅然起敬焉君生名家少好讀

書有大志而以數奇不售爲今官是時天子方

菲飲食致孝鬼神宗廟百神禋祀咸秩鏞簋萬舞

紛陳備奏佩玉簪組鏘鳴翳列駿奔載路史祝在

庭執鬯奉璋袞袞濟濟君與劉君等竊珍而進必

戰戰栗栗肅牲豆登魚腊致九州之美味導四時

張文愨公集

卷之五

十

之和氣使明德之馨同升偕暢以祈永命錫純嘏而且也聘以萬國譯以四夷燕饗以君子嘉賓脯賜以群工黎庶君恒惕然念無以自盡其職而思其職之所以克盡視彼漫無建豎而苟安其位君之所深耻也又署關金錢人鮮不以此敗而君冰壺之操微塵不染而爲清查額羨百千餘兩公之官帑君能操是心以往其何官不宜哉蓋人之英雄豪傑不必起家賢科取位通顯卽一命之寄得

以行其志而盡其心君子嘉之况君繇今而官郡倅分民社之憂進乎大官吏矣君能以在署之心在郡以家居敬兄之心敬其長吏以同署睦僚友之心睦其郡賓而又以訓愛郎君之心訓愛其赤子君將從此而九遷未可限量何有于別駕哉吾固知君之易于署而未有難于郡者也且吾聞之郡邑之吏惠在一方去之日無恠民之攀留遮道詠永貞珉而今王君去署之日猶然署役相率請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七

之主爵願得借恂不可而又相率號呼曲爲遺愛計君入人之深此可識矣滇雲去聖人之庭萬里澤不易被有君往以匡直二千石吾甚爲大理一郡士民幸之代君掌署者卽劉君守而弗失君又未始不在署也

賀澄南呂君授太醫院吏目南歸序

不佞垂髫時輒耳澄南名無論大江之南卽長安諸薦紳靡不欲澄南北其轅意其人必個儻負奇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七

節與世之較量施報者不倅則已心注之矣迨不佞濫竽詞署時時從里中諸長者遊則時時從諸長者間聞澄南品格嶢然超于世俗而又寬然歸于曠達初亦不知澄南已客遊燕也居無何澄南偕崑池張子過余邸舍一見歡然如故相與縱譚千古謾謾足人聽聞不佞謂崑池曰而不數稱說呂先生乎予不數聞呂先生乎亦第繇醫以知其入耳今者一餉之頃窺其全矣一日予方沐髮澄南復偕崑池過予則又冠冕鮮麗騶從甚盛予不勝大喜澄南乃前致詞曰余家三世肄岐黃業矣遷天之幸得起家里中爲里中諸薦紳所推重今予以老而倦遊將旋舊里復叨朝廷冠裳之榮里中諸宦京師者咸忻忻色喜欲藉一言以爲行李重敢以諸長者意布之下執事其毋我拒也不佞起立曰微諸長者意敢無辭以贈澄南精于醫者也不佞請以醫爲澄南告失醫何昉乎益大造

能敷太和正氣于人而不能使人人不失其正聖
人者起而憫之乃親嘗百艸一日歷七十餘毒而
不以爲懼後之名家接踵而起真可以手經綸而
柄造化豈曰小補况夫時不古而今也其需于醫
更甚古之時太和未散元氣未鑿人皆含哺鼓腹
遊于淳熙故卽災稔頻仍天札疊見然病在枝葉
而不在根本病在氣候而不在世道今者人心漸
漓漸薄思所不能極斯已矣苟可思得卽雕塵鏤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五

冰不難也力所不能爲斯已矣苟可力致卽衝濤
冒霧不計也內之真精元氣盡發洩于外外之司
景虛華畏途險狀紛焉交戕其內真精不固元氣
不充已抱虧損之症而又益以外來之感安得不
病其病又安得不深于古故論病之由起不過寒
暑之弗調也溫涼之乖攝也飲食之失宜也今惟
人心之病多有關於世道故當事者欲起而拯拯
之非崇實黜浮清源端表不可以挽紛華儼薄之

風歸之太古而病終無已時醫乎譚何容易澄南
已立錦標于醫圃復樹赤幟于詞壇長安賦詩往
往膾炙人口座滿譚天客門多接憶車一時豪舉
之至豈醫而俠者乎君今南旋矣舊所疾病痾痺
賴君安痊者無不歡忻以迎畫舫謂君奈何棄我
輕遊燕乎喜君來里閭恃無憂也不佞又私念君
卽昵厚舊里而我輩家京師者調攝未周亦時時
倚公爲參朮則又奈何輕去燕也不佞夙志期于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五

陽羨山中買田數畝以爲他日之長林豐艸計至之
日當訪君于江之滸以竟譚長安所未盡之譚然
君今健又善飯當享期頤之壽歲歲可遨遊吳燕
間也予亦可時晤君矣

送督儲周計部還 朝序

門人計部周君奉 璽書督儲營平還 朝大將
軍劉君輩乞余言布之祖道先是君滿考時營平
文武共事之吏乞余贈言且至再三矣復有今茲

之役得非以余于君有一日之長知君者莫余若
乎君儲政前言盡之不復贅然古人言善政如挾
縉續飲醇酒續與醇豈人所願去諸其身與口者
今君去是去吾續與醇安得舍諸而政睹矣初君
政聞于 朝天子曰之臣也久于外淹錢穀乎于
是使人代召君還君之還豈以其積勞將逸之邪
抑將重有任邪 主上湛精政理不以樞要輕畀
人所司據故事以請輒寢不報蓋久于此意可揣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五

而知也有周大夫于此儲政效矣以其表覘其衷
以其往覘其來是故其志悠以遠者其措注也必
偉其慮縝以密者其綜度也必審其體恬以淡者
其操履也必廉其氣雅以馴者其吐布也必婉天
下事可旦夕遇而又非可以鹵莽獲者也劉將軍
之言曰君之眎下恬蘇煦育若與之胞類若與之
肺附君之遇齊輩有垢可匿匿之有癥可滅滅之
是豈物情之所易致者哉余聞之不信乎朋友不

獲乎上余又聞之天道遠人事邇格天易格人難
以君之信友若此則其獲上必矣夫周旋于 輦
轂使得當 上意無庸攀檻碎玉階引落御裾以
默臻綦隆之業人臣之至願也顧其盟之幽獨酌
之淵微察之轉會滌腸而出之鞠躬而將之所謂
遵循循之理而竭髦髦之忱非君素淵且懿其誰
能之不日哉冠大紳歲綈綬頓首闕門之外使天
顏悅喜一歲而九遷者必吾周君可賀也君將行
自任竊欲附于魏無知之義云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六

賀涵理文姻丈遊太學序

文爲京師巨族昔者南溪翁仕於嘉隆間家聲愈
熾子孫振振翩翩號稱多才昭字君以文學起冲
宇君以武功起涵理文廼醫院幕和字君之子也

生而穎異韶秀工博士家業聲華鵲起學士先生見其文輒嘉許之今年遊太學予聞之竊爲之喜曷以故蓋進取之途貞養則裕失養則窘裕則非虛窘則鮮實涵理今日之遊裕而非窘也實而非虛也蓋於涵理之義有得焉者彼涵舍也蘊蓄於衷之謂也淵邃而莫窮其奧汪洋而莫究其涯洞洞屬屬玄玄嘿嘿而莫測其朕故易曰含章可貞理者禮也嘉其所會之謂也生生而莫可遏勃勃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七

而無容已炳焉煥焉燁燁輝輝而莫掩其緒故易曰以時發也是知涵以植理之基理以出涵之積二者相須而後擅天下之美是美也徵諸身則爲謙恭爲辭讓爲雍容揖遜見諸用則爲肩鉅爲荷重爲圭璋廊廟故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而揆其根求其源咸歸於貞所養養之時義詎不大哉今夫豹之爲物當霧則藏而不出惜其文也藏之密養之固所以彰之著之

也在物且然矧曰人乎故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涵理犬顧斯義以往而並敦所養遊太學日與四方文人英杰相與所見者廣所聞者博志愈玄文愈邃而鍊愈熟鵬駕霜空鯨翻雷穴一出而驚人矣昔毛遂客趙韜光於晦歛辯於默人蓋未之奇也平原君有事於楚遂請行乃以囊錐脫穎自況得從於十九人之後人復笑之至從約譚終日未定遂仗劍升階一言而決夫囊非徒也養之夙

張文憲公集

卷之五

六

也脫非徒也夙之洩也維夙斯涵維洩斯理考之聖經驗之人事其義昭明彰著如此涵理今日之事政處囊之時也其當藏鋒歛銳求穎之脫乎遂蓋遊說之士非君子所樂道者藉以方今日之事亦貞養之一驗也因敘之爲涵理贈同贈諸君母以予言爲迂譚億說而謂之予之望涵理文者甚殷殷焉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六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序

賀洵翁曹年伯八袞 存問序

洵翁曹老年伯繇丙辰進士起家郎署中外敏歷
幾四十載晉位左轄可謂榮且膺矣萬曆辛卯遂
賦歸田優游林下者迄今又十餘載卽香山高致
洛下耆英未足多焉都人士靡不艷談而樂頌之
張文愨公集 卷之六 一

乙巳之冬 聖母六袞適值 元孫初誕之慶遂
覃恩海內耆碩咸命存問而都人士德望兼隆壽
高稱最者無出翁右維時少京兆河南李公遂具
禮造門用申 聖天子優隆儒碩至意而時正值
翁春秋八袞期也海內簪紱愈無不榮之諸門生
故吏暨南北桑梓縉紳先生咸忻稱賀都人士
誼處葭莩之列朝夕所艷談而樂頌者乃以文屬
余余後學小子從垂髫時輒景仰高山稔聞令德

張文愨公集 卷之六 二

迨戊戌偕翁長君純原同登進士益時時襲清芬
而聆緒論仰窺盛德者數年于茲矣矧夫宣懿述
徽固史氏職乎則余小子何敢逡巡謝不文焉然
不佞第從淵微敦厚處少窺梗槩而知翁業所繇
闕名所繇立壽所繇崇福所繇遠也蓋古豪杰偉
人磊磊落落樹顯懿彰燦之業者必其備天下之
全福也身都福澤譽重士林俾聲望嶽嶽與日月
爭光者必其備天下之完德也乃其亘歷升沉齊
觀顯晦人曾不得摘纖瑕攻寸隙如飲醇醪直令
心醉焉此非德融邪衷養純久蹙曷克臻此乎有
如翁者虛其心以遊世世無能難我厚其衷以接
物物無能薄我平其氣以交人人無能激我益不
佞躬侍左右而測淵涵者十年一日也聞諸長老
所交口而頌德者八十年一日也歷官中外幾四
十載何勞不解何劇不理何難處事而不可見功
而卒無有忌其長諄其短扼齟而危之者于以知

我翁惻惻款款之衷稟之丹臺乎之萬姓自能令人悅服而又奚必以才技自表見以凌駕爲得意哉故知翁一點惻惻款款之衷卽尼父躬自厚而薄責人老子上德不德之意蓋韜毓者駿業之基也祇勵者修名之本也長厚者壽考之徵也仁恕者福慶之源也翁有今日豈偶然哉翁今臻上壽矣而雙眸炯炯步履更自矯捷遠望之玄髮婆娑丰神秀整如蓬島中人每遇故知輒語刺刺不倦

張文憲公集

卷之六

三

鄉人有慶筵必躬往稱賀擊曲跽拜不殊少年謂翁有異術乎而余未聞也謂翁無異術乎何以矍鑠若此而夏異乎曳杖扶筇輩也故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世自有其術而真正豪杰受天之全稟氣之厚有不假資養而自合大道者實天縱之以享完福則如翁者近代可多遯見哉余小子不憚以鄙俚之詞鋪張盛美蓋亦自附青雲之意翁倘有所得卽指示以固蒲柳之姿實竊有厚幸焉至

于翁之福澤駢臻則紀與都門縉紳方駿駸稱祝未艾矣

賀鳴南呂公八袞序

余以同年呂玄韜得侍其大父呂翁翁偉人也少倜儻自喜中年棄其官歸闕牆東蒔菊菊百餘本客至則呼酒賞之嗽芳擷英客無不酣暢去者都人之稱菊者最勝矣今年翁八袞是月二十爲初度之辰又菊月也諸年家子欲稱觴而屬不佞紀

張文憲公集

卷之六

四

一言不佞無以置對客曰夫養生者襟內而籍於外上賓以服菊而仙康風以服菊而壽朱孺以服菊而乘雲皆籍也夫菊鞠也爲日之精服之延年佩之黃耆古人餐秋菊之英酌甘谷之泉豈其壽耶或曰未也物銳者摧事競者蹶生成榮悴若寒暑晝夜焉而躁者不能需也翁以簪筆爲近侍操乘雲遊霧之勢以疾馳而爭上豈不甚捷而翁固循牆避也曰吾異于人而償于天嗇于前而豐于

後夫菊不爭百草之芳而樹三秋之節蚤殖而晚榮歷久而不渝有君子之德善藏亦善用是翁所以壽也或曰未也雜芷之馨也桃李之艷也芍藥之富貴也皆處濃而自見者也彼其長養于煦和而不能獨冒于凄寒秋露翁雖歸隱居里閭固五陵人也彈金鳴玉奢華相高翁以澹泊禦之四壁蕭然與子孫課青白之業所謂冒霜吐穎而挺于蒼青不履苦而更節不在同而表淑者也夫菊也

張文忠公集

卷之六

五

幽而香甘潔而不烈夫非以濃者易渝而澹者能久耶華靡者易零而靜妍者能持耶是翁所以壽也或曰未也造化之命物也一而物或岐之百物之華實相續成毀相乘是自爲替也而值而不落抱一而不離綢繆而不解唯菊獨焉翁少之貌不衰而老不失其恭庶幾衛公之威儀而無籍于伯玉之知非其視浮靡波蕩操二三之德爲月旦之更何徑庭也夫物無紛波離析之患其爲質必堅

而其性不虧是翁所以壽也客曰先後者節也華澹者德也紛結者性也猶局方而有待者也至人之遊于物也神有所寄而意有所忘翁之於菊有待耶無待耶其寄耶適耶抱天地之契吸草木之精借菊以見志而聊以徜徉于宇宙逍遙之圃苟簡之田奚不適焉豈以是爲拘拘也不然則偃佺之食松涓子之餌木桂父之服葵谿文之鍊桂皆足以不老又豈以菊爲拘拘哉志遠則托事顯則

張文忠公集

卷之六

六

寄神遊則忘故超于先後之期一於濃澹之境解脫于紛結之姿而歸于無何有之鄉翁之適于菊至矣以爲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猶得翁之彷彿者也吾觀陶靖節最愛菊其名歸然其身世不甚暢呂大公爲周名世八列仙乃不服菊而服澤芝夫養生者亦任其所寄矣雖然離磻溪而起鷹揚翁之年也翁歛而不盡用于世君子且以占後必有名世之佐以應非熊者則翁之所寄寧一菊也乎

哉余輟然曰客之言是也遂次其語佐翁一觴

壽大中丞用吾趙公七十序

蓋六月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而繼美之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自古大臣德被蒼生功施社稷天不拜其仁壽之賜而不躬食其報者未之嘗有公自成進士令諸城入爲御史而天子之長城已默寄于柱後惠文之內不佞紀幸附世講久仰風猷時家食未獲晤公迨戊戌叨第後時公又整

張文憲公集

卷之六

七

飭甘涼兵務下壓羗上壓悍帥以邊鎮之寄隱然重于中朝公爲直指則直指重居外則外重駁歷于齊蜀西陲之間周旋于文事武備之用慮無不當若承蜩焉最後以大司馬領中丞節撫遼過都門不佞乃始晤公郊關見公議論侃侃私衷服之公撫遼凡八年拂衣歸主上急東則東公急西則西公籌畫優于樽俎之上功名垂于竹帛之間英聲碩望中外倚重第一時不能分公而兩之控

虜也以十萬之鳴鏑逡巡惕息于公尺一之檄而莫敢披猖威重可知矣公撫遼稅使孺視百職營視百姓獨于公則踧踖次且債帥多藉居間一無售然終不敢抑天下之公議而紬公主上與稅使精神相流通獨于公則若有所格而不盡信其構蓋自遼撫七年五易公獨以精勞晉總憲兼大司馬服緋橫犀從容引年而後公之精誠徹于黼袞可知也易不云乎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而象

張文憲公集

卷之六

八

係之曰懷萬邦也人主有懷萬邦之仁至三錫命于師中可謂烜赫異眷矣而公方且急流勇退不難以日月旣際之身一朝歌考槃賦松菊若風馬雲車之不可待倘所稱明哲非耶然公終不以去遼而忘遼事錦衣王君語不佞曰公雖老竊窺其飲酒吟弄之際或聞遼奪一監陷一陣今日置某裨明日易某將必感額低徊者久之利害安危不啻身疾豈香山洛社遂足以老司馬耶夫公春秋

財七十而歷中外四十年中間驅馳兵事者半其
能使一方不中虜是公爲一方命也其能使四方
不中虜是公爲四方命也則今日遼以西陝以東
少者獲壯壯獲老而老獲安者誰非公所予哉
主上將修几杖安車之故事祖割問道綿國祚于
永永無窮實公壽之矣其在崧高曰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唯申及甫爲周之翰固大臣與國祚有開
必先之理也舍公其誰當文武者敢因金吾公之

張文忠公集

卷之六

九

請而始終以吉甫之詩捧觴而進

賀陝西大叅同野楊公六袞序

今上登極四十五載寰海乂安不啻太山四維
人無不稱主上壽考作人之化薰蒸翔洽於宇
宙猗歟盛哉乃始諸縉紳先生相與勸勉者謳之
歌頌亦靡不競言壽維時則有若大冢宰大司徒
大司空大司寇咸以皤皤黃髮翼贊熙明而耆英
碩德踰伏田間者更未易縷舉可謂一時之盛矣

是惟主上德握乾符乃純佑命誕生元老同寄
平格之任豈偶然哉有如同野楊公者春秋六袞
正鼎盛時爾余舉與二三元老同年而語者何也
蓋公以積德之家三鳳聯翩起於潞水厥源旣以
深厚迨戊子舉於鄉壬辰成進士試花封而奏績
擢雲司以蜚英旣而敷歷中外茂著勲猷又已廿
六載於茲中間所平反全活者若而人所興利滌
弊造福地方者幾何事其植根遽用物宏矣且又

張文忠公集

卷之六

十

性安於恬退志篤于農桑自關中拂袖歸戀戀林
丘依依泉石若有終焉之志人勸之出輒閉目搖
頭其矇光養晦得天之全調氣息機守純之固蓋
以有用隱於不用者政可爲大用地也然公方灑
然於炎熱之境遑然於菟裘之計開池城南隙地
造亭館臺榭于上暇日則與二三知契泛舟容與
呼盧浮白興到作一二韻語卽不求工而天機自
得天籟自鳴雅有抒寫性靈之趣脩楹盤而玉山

頽不妨君且去曙景解而群木蔭何嫌有意來公之致趣大率若此卽余實不能窺其淺深夫夫也識見直超萬物俗情不入胸次覽浮雲變態而可以定世局觀造化盈虛而可以酌裒益閱往以叅來歷時以審勢而遂可以剖天下之大機括鎮天下之大禁紘肩鉅任了繁劇而無微纏柴柵之窒此衷澄若止水朗若懸鏡不用則不用而所以用者已該備無遺矣或曰子譚不用之用固已有味

張文憲公集

卷之六

士

其言恐非勸解之說也殊不知余之說業已脂車寧徒勸駕蓋公猶有遊戲心在故依栖蓮渚徜徉詩酒似不能遽舍去倘此樂稍闌豈能一日忘情天下哉以余所舉二三元老行將接袵而起同朝而立吾非斯人其孰與歸仲秋月某日爲公六袞初度之辰諸親友謀於予曰衆意庀尊壘爲公壽以子是說介紹之可乎余曰余直謂公以大用之身不宜輕示人以不用於壽身壽國之義未之樂

張文憲公集

卷之六

士

明也何敢輕以壽公雖然公之身天下所待霖雨者也藉第令優游自適以天下置之度外則天所厚注公堅強矯健之體瑰琦磊砢之才淵邃沉凝之識將幹旋元樞調燮時序是藉寧令自逸已乎則當公六十而以此言進其期望殷切知非親若友不可也夫崑岑璞玉瑩然燭乎日月迨琢之磨之其色澤彌溫潤而栗然干將鑢鄒新淬之而鋒穎射於斗極匣而藏之其光弗曜也此余所稱同野公不用爲大用也諸公唯唯乃撫其言而爲之序

鎮撫仰峰來君六十壽序

自越以霸國雄海上而越人遂以謀略成風京師五方雜處越人幾半見有好謀而成者問之必越人而無如仰峰來君之人之深似越也方越封會稽以奉禹祀源至綿邈矣猶未盟于中國而卒能吞吳以光大前列君身貌不殊中人生於簪纓之

家麟鳳之與同挺然起而遊上國與賢豪爭列其英槩同也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田野闢府藏充居有三年之食而後舉事君久栖都門握母取子持籌操策筭無遺術起其家與素封絜贍貲足自雄其蓄貯同也越早朝晏罷臥薪嘗膽其趨時若救火追亡蹶而赴之惟恐不及君虛其心實其腹飲其氣和其顏晝夜忘寢食寒暑忘爐扇圖所以成其名而行其志孽孽汲汲無時少休其刻厲同

張文忠公集

卷之六

三

也越將有事于吳三徙舍五布令斬有罪以徇汰其筋力不勝甲兵志行不足行命者而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故衡行江表莫敢與抗君遍遊九塞歷覽要害扼塞不計年所有才智出衆果敢絕人者不憚虛左倒屣周乏扶顛而縉紳先生奇人名士務求通名納交期得一當其教誨而先佐花縣後司柳營能聲赫然無過其右其愉快同也君誠越人哉何其行之

似越也君從子道坤余友生也奮而曰不然昔吾越目中所無心中所有者僅一吳兒無遠大志吾叔氏少時雖不親帖括而注意經濟國家典故最所究心給事薊遼制府轅門建首情撻伐方略熟諳熟籌辦可指掌思以長纓縛黠虜俘九廟而奠中原志不勝大今之越人或非昔之越人所可同日而道也余聞而驚曰今之越人以文章政事雄長天下無武久矣方昔之越人余猶恐其

張文忠公集

卷之六

四

無當有如君其人乎大哉越也如爾滄海所生奇珍異寶無所不有卽君可以收東方之效何必別求頗牧迺稱將哉頃者杜劉兩帥不可謂非雄將忠將而功不副事正以其不習古人謀國萬全料敵必勝如越人之舉事沼吳卒至于身敗名損而無濟大事國家亦安賴彼將哉敢告當事曷不法鄼侯之薦淮陰使一軍皆驚之人則東方事一舉定矣道坤又曰雖然叔氏年登六十有少壯之

心而或非少壯之力公奈何以待百老人爲嘗試
之物哉余笑曰不見伏波之矍鑠乎君如以余言
爲知己之言請據鞍顧盼以示可用道坤乞余言
頌君之年而余且以言爲君勸駕君得毋踴躍乎
曰徒曰今之越人善謀而不善戰也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七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碑記

霸州重修儒學記

益津爲郊圻重郡 祖宗二百餘年來菁莪樸棧
作人之化甚隆且久蔚然稱文獻之里焉而又爲
廉訪使駐節之所是以儒學時時脩飾各有記載
燦然可鏡也至 今上初漸就圯壞時督學使者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七

一

爲傅公孟春憲副爲錢公藻相顧太息各蠲鍰金
若干檄州守郝公汝松脩之整其已頽而擴其未
備遂煥然一新郡人大司馬王公遴紀其事是役
也寔係傳錢二公雅有育賢至意而郡以司馬重
故一時好義相助者無問簪笏章縫有同心也已
至萬曆四十有三年水潦頻仍復底圯壞廉憲孟
公慨然太息曰今 天子久道化成海宇又安人
心駸駸有三代之想亦惟是聖道大明昭昭乎揭

日月而炳中天顧可令廟貌日頽學舍日傾乎豈
所以重師儒而作士氣乃蠲鍰金百命州守孫公
再葺之孫公復益以俸金五十而命學博王君董
其事郡之縉紳大夫以及博士弟子無人不所
有以共襄盛美鳩工庀材卜日興役滌其腐朽務
堅固也易其剝落斬完密也崇其堂廡昭森肅也
塗其丹堊著文彩也而又新其周垣嚴其譏防以
至碑石木植之價一準諸市群工歡然聿成子來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七

二

乙卯六月工興而丙辰五月告竣猗歟盛哉可謂
美而捷矣州守率學博諸生相與瞻拜於廟講學
於堂見其簷宇軒廠制度精麗無不忻忻有喜色
謂必若是斯足以壯益津之觀乎必若是斯足以
彰人文之盛乎往者圯矣而未脩脩矣而未美今
茲之美可無記歟乃走尺一於都門問記於余余
郡人也往從司馬公遊執經問難者最久公時時
向余譚脩學所關之重也將闢道敦性於是乎在

而維風範俗於是乎始譬之築九層之臺者必先
築其基濤不竭之流者必先濤其源試觀古今之
變千萬襍之間治亂興亡數數見矣然天地所以
嘗清寧而人心不至盡澌滅者豈非以吾夫子之
道在耶是道也行於唐虞三代之世而明於夫子
之身其明也乃其所以行也惟是世道江河扼腕
風會人情灑灑瀕浩嘆嶮崎卽如三尺童子孰不知
列弟子而稱榮遇師儒而折節此卽虛靈不昧介

張文慈公集

卷之七

三

然有覺者之知也亦孰不知慕青紫之軒昂耻緼
袍之鄙陋此卽道心漸入於人心人性漸入于
惟危也又孰不知貪墨貽羞乞憐抱愧而往往墮
於趨羶附炎依門倚戶而不覺者則物欲錮蔽其
心俾靈明之竅盡沉溺於聲色貨利之場而吾且
言聖人之道以發其覆如以水沃石將焉入之是
聖道不絕如綫僅存於不死之人心心何可不養
也放心何可不求也卽所謂臺之基水之源者是

安得不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乎余昔所
聞於司馬公者大意若此夫今之學無人而不依
以闢道據以敦性倡以維風振以範俗其關繫蓋
若斯之重而可坐視頽垣敗壁不一措念乎善乎
夫子之言鬼神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今有人焉謁其殿宇升其
堂輿嚴肅整潔令人欽欽增抑畏之念且低徊留連
不忍去此非改觀何以若是而是抑畏一念卽是

張文慈公集

卷之七

四

道心卽可以繼如綫之脉今天下無郡邑而無學
也無人而不知學也斯世之所以久安長治而學
士大夫亦不至潰防裂檢大壞名教爲人所不爲
者實繇於此是重學宮者重世道也重人心也卽
以明夫子之道之尊而因以重夫子之道之寄諸
生無謂此老儒嘗譚蓋旋轉乾坤泰贊化育舍是
無繇焉余不及司馬公萬一獨慕公以三朝名
臣而殷殷留意於學豈非大臣者惟計家國之大

利害而媿礫者不與乎夫世道人心總關學校此其犖犖大者何如廉憲公嘉惠來學盛心與州守贊翼之力學博督稽之勤均宜勒之瑱珉以垂不朽而後之繇義路出入禮門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廉憲孟公諱成已山東人壬辰進士州守孫公諱日嚴某處人鄉進士教諭王公諱紹翰陝西人貢士

重脩泰山靈應宮碑記

張文愨公集

卷之七

五

嘗聞玄祉之萃基於默翼感契之符司於自然聖人神道設教非神之自爲朕兆也人心原具一神明惺然而不昧者其卽赫然而不可欺者乎愀然而不安者其卽森然而顯爲報者乎快然而心口相孚坦然而衾影無媿者其卽景星慶雲之光昭和風甘雨之滂澍者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備蒸嘗之禮第禮制於貴而時或溢于賤豈其事神之心有篤於貴也蓋心之所以無已惟思得當

而報神明此禮之所以逾涯遂至無當而違典制嗟夫此猶其炯炯之良心可以誘掖獎勸而偕之大道者乎世之儒者持拘攣之見眇域外之觀見有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者輒曰何其僻也見有頂禮金仙虔脩祀典者輒曰何其媚也夫尼父不云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洋洋者氤氲動盪而不可方物者也如在其左而無乎不在者也張文愨公集

卷之七

六

斯足以盡神明之蘊矣余嘗攷古帝王功成道洽乃知泰山自炎帝以迄周成無不然者鄙上之黍北里之禾一茅三藉亶其盛矣迨漢武太初乙酉栢梁災乃禮高里其山在泰山下今易其名而爲高里疑卽此山其下又有辭香嶺因四方朝山庶士無不至此辭香者山舊有天仙聖母祠慈仁普遍法力森嚴慧炤神光自然洞徹人拜其下輪心控訴我無用威無往不威蓋山勢若增其崔嵬地

靈若資其繁蔭者其殿宇剏造年久脩葺未易非
惟狹小亦底傾頽 聖母聞之請于 皇上乃捐
內帑金錢脩之于是廣大其規摹壯麗其制度大
殿遵其舊址而配殿山門神庫道房之類井然咸
具煥然一新甫興工而衆悅再閱歲而告成乃賜
額曰勅建護國靈應宮此一役也始于萬曆三十
一年三月朔竣于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嗟乎惟
我 聖天子欽承 聖母邀默佑以享遐齡而又
張文憲公集 卷之七 七
軫念環海蒼生咸願躋之仁壽乃能竣茲勝事豈
崇山之有年寔愷澤之無涯淵乎厚哉其疇能亘
之哉設壇望幸漢難顯美于前廣瑞承符今且駢
臻于後熙熙乎昇平之景象足以隻千古而媲美
帝也余以文爲役既鋪張其事而又爲之頌曰於
惟泰岱乃鎮東方天齊峙望日觀標芳金泥玉檢
代有熾昌青氣鬱瑞黃鶴呈祥帝猷廣運玄範遙
將淵淵濺澤霑漑未央惟我 明主德齊三皇脩

祀五嶽禮隆東方圖開龜馬瑞呈鳳凰聲飛地維
化騰乾綱惟慈惟孝太稯灋灋聖哲薰炙俗臻善
良靈應肇脩神貺聿張於赫明威四表洋洋法力
護持既壽且康 聖母 聖主咸抵無疆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八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墓誌銘

明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棘亭王公暨配
都趙兩夫人合墓墓誌銘

往歲懷棘王公代狩兩浙彈壓一方丰采嶽峙其所展布規畫不佞習聞而欽服焉然每聞公登車攬轡輒疑白雲之望迺知太夫人在堂依依之情

張文愨公集

卷之人

一

自公天性及公敷歷中外勲名日峻遂拜少司馬協理京營戎政旋以奏績晉大司馬甲辰冬太夫人訃音至公躡踊欲絕者數四久之哀毀稍定乃始持驗封郎董君所爲狀請予銘其墓若曰孤自先嚴見背母子相依者幾五十年今母訃至孤曾不得躬親含歛抱恨何能自解今將啓先嚴之窆而合墓惟是藉如椽以光泉壤先嚴慈均且不朽矣按狀翁諱允武字德毅別號棘亭先世山右人

五世祖貴始徙居廣平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舉二子翁其次也翁生而穎慧十九補博士弟子員屢試不第以明經入太學是時元配都夫人從翁遊太學卒於京邸乃繼娶趙夫人卽今封太夫人而生懷棘公者翁繇太學謁選是時太宰夏公邦謨閱卷奇之特除南康督儲通判南康故號薄瘠前督儲者以染指故賦逋至七八年翁至則苞苴請託一切謝絕第條列規例以示賦及

張文愨公集

卷之人

三

期纖毫無逋清之感人至是哉會東南倭警起詔徵粵西狼兵往勦狼兵故獷悍又以急徵所過抄掠無忌賞犒稍後輒囂然鼓譟次南康百姓惴惴震厲公時攝郡符乃先移檄讓帥謂徵爾兵勦倭豈俾爾自爲倭請與公約賞犒弗時罪在我賞犒時矣而爾兵弗輯罪在爾帥聞凜然乃嚴勅其下毋輕軼約束而翁復預戒屬邑爲治具比至人入醉飽竟南康境無敢譁此其應猝之才非尋常

守尺寸者比矣萬年令以浚削兵糧爲衆所訟讞者受令囑陰右令衆怒遂歎血稱亂直指徐公方行部倉卒莫爲備而翁適以查盤至乃委翁任其事翁爲分析曲直坐令以法而重繩一二戎首而郡城遂解嚴因委翁署萬年篆才半歲爾迄今猶儼然尸祝夫豈偶然哉旣而陞兩淮鹺司副使人有勸翁爲子孫地者翁曰吾幼而羞粉澤也晚而飾倚門教乎其淡泊自持蓋出之稟賦然也夫於

東坡全集

卷之八

三

世無染故於世難合遂左遷慶府右長史竟以劾去撫臺劉景韶公爲之嘆惋久之特以有子爲翁慰翁歸而蕭然數椽以身親耕作者半以身享耕作者半意若有所留也蓋翁之生平倜儻躬接物咸醇粹無瑕玼其見於官蹟著於鄉評者業殫陳於余馮二宗伯墓表及神道碑中予不具論論其彰彰大者以爲世儀型然翁之壹意居官而無徘徊却顧之慮則太夫人贊襄力居多也太夫人趙

姓丘縣鄉耆趙公奇女歸翁時翁猶在太學時苦羞澀而太夫人悉脫簪珥給之無恡意事姑張夫人和婉盡禮至親操井臼而不以爲勞務奉張夫人歡爲愉快初棘亭翁謁選得南康是時懷棘公尚幼太夫人携之官昕夕教誨居然嚴師雅有九熊畫荻之風棘亭翁性樸茂終歲衣止服布太夫人則日事紡織以佐其儉南康督儲遑遑實橐而歸翁獨水蘂自守太夫人怡然得也翁每有所平

東坡全集

卷之八

四

反有所擔當直毅然起而爲之絕無纖毫遜縮彼其不以家爲念而誰爲之家也有太夫人在爾子以恒情論當翁殫精竭力於居官任職之時孰是勤勤而終落莫乎乃太夫人卒苦心以成翁之志其度越尋嘗豈直逕庭已哉棘亭翁沒家益落太夫人則呼懷棘公命之曰吾聞廉吏之後必昌兒父廉吏也所與紹前人之程而毋負爾父於地下實維兒責兒其勉旃後懷棘公以丁丑成進士授

大行卽述翁冰蘖之操相勸勉曰子處閭閻中何知居官事第知貪酷爲居官第一戒爾父任南康任鹺司凡兩署府縣篆而所至皆以清白稱平生尤未嘗輕責人不然爾何以有今日顧性不喜逸樂卽暮年猶時時率寧夫人綜家政勤女紅待臧獲輩恩浮于威然中外整肅也每值子若孫侍立則諄諄以勤儉爲訓嘗云驕奢淫佚非所以保家也斯蓋幾于知道者迺懷棘公拜監察御史出按

張文忠公集

卷之八

五

兩浙按河南例不能將母而太夫人必慰曰毋以我爲念爾第專志澄清俾簪紳間稱爲名御史以光爾先人吾願畢矣懷棘公忠讜自効海內想望丰采當是定省時提命俾然旣而任督撫任少司馬間歲迎養京師至庚子冬太夫人忽中風不能動履懷棘公疏請養親不允頃復迎養至京以病急遂與歸甲辰十一月抵廣平不數日而卒嗟嗟若太夫人者相夫子以成清耿之名誨大司馬而

建不朽之業婦若母之道洵無媿寰中而可以見棘亭翁于九原矣懷棘公爲請 卹典遂蒙 諭祭褒賚輝煌丘壠之間若夫若婦可謂生榮死哀矣公生于弘治 年 月 日卒于隆慶 年 月 日壽五十有九太夫人趙氏生于嘉靖 年 月 日卒于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壽七十有八子二長對揚都夫人出娶胡氏次世揚卽大司馬懷棘公也趙夫人出娶寧氏女一趙夫

張文忠公集

卷之八

太

人出適肥鄉縣武生龐熙敬孫男四三省三樂對揚出三槐三聘大司馬出三省大名訓娶 氏三樂府庠生娶 氏三槐以選貢授昌邑令娶 氏三聘官生任戶部炤磨娶 氏孫女二一適邑人楊三省一適肥鄉生員李典曾孫男五受人受言受善知命知德司馬守制還里將擇日啓棘亭翁之封暨都夫人趙夫人合塋焉銘曰維天厚人寔乘積索維人得天自慶善始翁成初志中立弗倚

母標壹儀承肩弗委緣茲憑藉廼誕令子基崇源
邃所獲已侈頌述弗諉榮在梓里遺澤綿邈俾勤
餘籽煌煌 綸褒宸區遜美胡據不朽子司馬氏

勅封太安人周母許氏墓誌銘

余庚戌承乏分校得周生心濂卷神完氣足體裁
典雅甚奇之然知以文耳比撤闈來謁則楚楚清
標欽然有以自下而厚重不浮有公輔器余甚重
之則又知其人焉時心濂年方壯已冠進賢冠稱

廣文先生余疑而詢其故則泫然泣下曰初意欲

七

借一官爲菽水計不意甫授職大父母棄世父相
繼見背今幸母在堂然士昌所以有今日秋毫皆
母訓也余亦爲之愴然有感尋以廷掄授戶部主
事督營平餉歷官凡四載有水蘄聲遂擢真定太
守蒞任未久頌神明者如出一口將以朱旛皂蓋
五馬威儀迎太安人於恒山官署而丙辰九月計
音忽至躡蹠歸丁巳冬月遣使數千里外持侍

廣文先生集卷之八

八

御聶君所爲狀乞余銘墓中之石余旣與心濂深
相知又聞母賢甚稔惡得以不文辭按狀太安人
姓許氏父爲邑掾有直聲母田孺人臨晚時有異
徵姻黨奇之長而閑于範雅知書史及笄歸贈公
時贈公大父母父母俱存大父雖耄猶操家政旣
而贈公諸兄漸長中有圖析爨者贈公遂亦有宰
家之務米鹽瑣屑皆經區置猶恐無以贍也母謂
贈公曰吾家固無有以儒術顯者卽有以儒術顯
吾當紡績而裹于成今家累漸增恐誦讀無當于
菽水也于是贈公棄去舉子業從事耒耜母亦躬
操井臼無少怠上事慈嚴下以佐夫君之急無不
當者居無何公大父母老病即世父母春秋亦漸
高家督欲以遺產別售而兄弟意相左遂爲官有
力者得焉時贈公父母固健勝而太守方在舞象
之年纔就傅乃卜居江潯奉兩尊人歡買地一區
爲晨夕饔飧計母所贊翼贈公者可謂勤渠矣而

終以棄遺產爲耻時思恢復至爲扼腕太守輒從
傍勸解母乃喟然嘆曰孺子能奮志還故業乎成
而之名愜吾之懷瞑大父母九京之目在此一舉
太守乃躍然謂必能復母益器重太守督之學愈
力延良師益友相切磋親爲置酒炙不憚勞而公
父酷好碁枰座上客常滿促尊浮白至畱連竟日
不去而母共事惟謹獨不令太守往觀謂舉業工
最純若以技藝禱其念何以有成乃躬自任機杼

東坡全集

卷之八

九

篝燈丙夜日以爲恒必令太守居傍讀書機聲軋
軋與伊吾之聲若相答然弱冠遊縣庠每試輒居
高等甲午舉于鄉時大父母年漸邁而父母亦俱
半百思藉五斗爲甘旨計遂謁天官曹求署青菴
未幾而大父母訃聞官舍又未幾贈公訃至太守
乃奔喪歸歸而內篤哀慕外慰萱闈惘然有無已
之思焉服闋入都母撫太守背而勸曰兒無以我
爲慮哉我尚健勉掇一第以光前人是兒第一事

也太守謹受教庚戌果得雋捷音聞梓里乃忻忻
有喜色謂是洵足慰而父于冥漠者尋奉潘輿迎
養京邸既而心濂選戶部主事復有督餉之命迎
養營平者又幾二載以考成錫綸命封母爲太
安人是時太倉若掃邊餉缺乏心濂憂形于色母
必寬之曰朝事難易惟其所遭爾殫心力以籌
邊嚴綜核以滌蠹庶有瘳乎而盡而心吾且爲而
益七箸也心濂乃一意在公公暇則命饌持醪佐

東坡全集

卷之八

十

太安人燕樂融融藹藹也時因仲子來營平修定
省禮母遂幡然動歸興歸而姻黨子婦日相稱賀
太安人神勃勃乎逾王也心濂適擢眞定太守方
圖迎養而遽以訃聞嗚呼痛哉太安人天性溫靜
畸於慈善者多每事必細心綜理務斬于妥初于
歸正重慶之日一切修澆皆身任之朝暮視膳必
敬必恪心有獨苦于他人者而卒克襄夫于孝翼
子于顯其勞悴艱難備嘗之矣其御臧獲則恩威

並用人有急來告即竭力濟之內外肅如真有巷語不聞于堂閭言不待于屏者而待太守夫婦則慈而有禮誨太守動以忠孝大節相期勉嘆咲語默無不可爲閭媛摹范者今太守勲庸茂發屢書未已而母也 褒璽方新三命未艾遽溘然長逝也豈不痛哉母生于 年 月卒于 年 月享年若干子幾人孫幾人女幾人孫女幾人史氏紀曰余嘗觀天下環奇峻聳之材可以樑雙龍棟五鳳者必投足隴蜀之墟跋涉巖嶮之險而後合抱干霄蔚狀停毓於中有不處處則壯巖巒之巨麗有不出出則作廊廟之柱礎世未有舍厚濕曼衍而甘心登頓嶮阻也者而卒不以此易彼則深山大澤固材所自出也余嘗操是說以徵壹德百不失一若母者乃其所以有心濂哉積厚者流光尚崇隆厚醞而無涯也可以風已銘曰繫巨跡之神異兮寔開有周覽璿源之繇來兮亘綿邈而千秋

坤輿代終兮世繼姁脩英嗣崛起兮寔母貽謀岷山之峻兮錦水之流惟母遺澤兮埒山水而同悠悠

鄉進士堯山周公墓誌銘

鄉進士堯山周公以萬曆甲辰閏九月四日卒于子舍其伯子于義奉叔父錦衣君命衝寒徒步手知新安縣事敬字辛君所爲狀造余跽而泣曰孤不孝所邀惠于先生而不朽吾父者惟是墓中之

石惟先生哀而許之當余叔父命不孝孤之來也心惓惓如懸旌淚淫淫承睫若不能躬謁庭而以恙爲憾先生尚亦以孤叔父爲念乎嗟乎周君居輦轂下時時從賢豪長者遊慮無不片語而光泉壤者惡乎必以余言重余言又惡乎足爲周君重然不忍拂錦衣君意也則取辛君所爲狀讀之而誌其大者公諱道隆字孟幽號堯山先世山東諸城人以錦衣籍遂家京師大父聲遠公有潛德篤

行內脩而譽不耀於閭里卽蚤世乎都人士靡不
持左券期君後之日昌也聲遠公子爲桐軒公桐
軒公起家文思院副使給事內庭積勤積勩家遂
衰然不振公卽桐軒公伯子也生而穎秀稍長卽
嶄嶄露頭角性精敏記誦日數百言屬文間出奇
語屈其儕偶束髮補京庠博士弟子員時桐軒公
業漸豐裕交遊日益廣門車接轡而公獨捷戶嘔
心發憤力學絕不艷心于華侈入奉鯉趨出擅駿

張本齋公集

卷之八

七

譽桐軒公輒然喜可知也每就有司試輒在甲等
更虛心求益時時持課業就正于宗工哲匠靡不
賞歎期以大物旣而桐軒公卽世公愈謙恭自下
廣交偉人杰士以延聲譽處世不立城府卽時露
英雄本色而非骯髒以玩世也以故終身締交之
士無不醉心冲挹之度投契蘭茝之味緩急輕乎
麥舟然諾重于千金意洽道腴傾心篤久要之盟
見剖世禁掉臂凜不顧之節倘亦慕古豪杰而有

張本齋公集

卷之八

七

其質乎至于待季弟錦衣君歡然兩無猜疑而嘖
笑必軌于正桐軒公所遺產業衡析而無稍舛于
贏者每飛觴命酌則金昆玉季愉愉怡怡不啻觸
目琳琅而錦衣君更能婉承無斁時人兩賢之公
幼侍桐軒公膝下惟是丘索獨嗜涉獵爲忻故家
人生產計若漠然不關心焉者而出入有式卒近
于約待臧獲恩浮于嚴蓋雅有明道之風焉是故
終身無缺望者以公之才之德都人士咸欽欽心
折以爲如公者當是天挺英姿爲國楨幹掇菁
紫直拾芥易爾夫何難一第哉迺至戊子始登鄉
書又誰不謂公車之牘無煩再上南省之捷如應
枹鼓而屢上竟不第也不第而竟奄然逝也母寧
生乎學問未得少見于規恢而牢騷不平之氣遂
足以傷其天和乎抑弗然耶公心境爽朗無纖毫
芥蒂一接譚間便可洞見肺腑此其視得失之遇
拂若之感不啻浮漚幻影其不以碍靈衷而增抑

鬱也明矣顧余觀公而益悽然感也何者世道交
喪而不古也非且慕矣久敬不忘余于晏大夫願
執鞭焉公能知人于聲音笑貌之外曾不新于傾
蓋而倦于白首則衡之晏大夫庸詎有忤色耶乃
其澡聲于潔白之途直以古節士自期則與夫世
之脂韋依附漫無可否而托名長厚者又可同日
語哉卒之日交遊悼惜至有哭而失聲者則公平
日所以厚人及人所以不負公其梗概可知也嗟

墓志銘

墓志銘

墓志銘

乎此余觀公而益悽然感也每念人驅易盡而名
不朽名依于行行彰于友若公者可以不朽矣然
天之報施善人嘗不干身而于後人注焉酌焉毛
髮無爽則公後之振世業而大其門寧有量哉公
生于嘉靖己未九月初八日卒于萬曆甲辰閏九
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六子二長卽于義聘禮科
右給事中吳公文燦女次于禮未聘女二俱未字
于義等卜十月二十六日塋公于都城東南大武

基祖塋側銘曰蘊維厚兮俾酬自天切弗匿兮德
爲之先遺經弗墜兮以啓後賢爰有諸彥兮篤茲
忘年子奚慰親兮殖學而紹前子奚慰子兮藏山
以斯言

明文林郎河南開封府尉氏縣知縣鏡玉李
公墓誌銘

余與鏡玉李公生同里遊同庠公先余舉鄉書數
年然而唯相慕也迨余聯姻公季弟觀察公則相
慕者而相知深矣余獨私服公益沉靜冲雅君子
也時公敷歷魯周間治行籍甚及公以入覲拜臨
洮別駕不赴未幾遂溘然長逝觀察聞訃卽欲解
組以襄窀穸而不得請乃從郵筒述公生平大節
索索數百言命余銘其墓余讀未竟而涕霑襟袖
矣公諱本縉字君寫鏡玉其別號也先世晉之曲
沃人占籍京師遂家焉公未誕時母淑人夢三白
蛇飛繞庭樹言於封公封公大奇謂是必大吾門

墓志銘

墓志銘

墓志銘

封公生三丈夫子而公居長生而穎悟書史寓目
悉成誦舉動不類常兒時公有季父雅好詩書乃
延師教公昆季顧獨奇公舞象之年輒摘吐鳳之
藻未冠補弟子員蔚有時名衆競辟易辛卯與觀
察公同舉于鄉且同師門士林美之壬辰觀察公
卽成進士授鞏昌司李忻然欲與偕往嘗謂觀察
公爾才敏捷司郡之理有如遊刃吾旦晚相依上
下古今而揚扆之鵲鴒之樂孰加焉乃偕之任獨
栖一閣翻閱吟哦寒暑弗輟也沉篤而好學蓋天
性然哉年四十尚未育子觀察公恐其勞費心神
諷以稍就燕樂又諷以置側室公嘆而不答意若
匪其急者迨觀察公以治行高薦擢兵部主政尋
管山海關未幾陞正郎譽望愈隆隆起公手足誼
更殷懷曾無間垂髫時都人士每燕會輒羨公昆
季觸目琳琅人篤于愛天作之合耶甲辰公以屢
上公車不第謁選天官授嶧縣令嶧故瘠土民饑

甚通賦至六百餘金公揭三歲俸代解謂吾猶有
家而可令邑無民乎時脩泃河工費不貲公極慮
籌畫以濟緩急治河使者嘉其能俸甫及半載便
列首薦然妒之者遂思以中之矣銓部覆疏議調
乃得開封之尉氏尉氏眎嶧里甲十倍而繁累百
倍也乘輅之使戴星而履其境者趾相錯厨傳稍
不如意則怒移於令且簿書山積往往設庭燎辦
之公以清苦自勵以平易臨民邑馬分給於驛所
尉煩費預給于平時無苦孔道以此先是 周宗
多肆暴者有司恒以不敢問而民遭魚肉公直牒
其情長史司治以三尺乃卒歛跡去洧川爲接壤
時以惠揚侯築堤爭執其議爲是公婉言調劑務
底于成卒無忤也尉稅糧歲不滿萬而歲有漂沒
之虞公躬閱收貯與民同甘苦加派火耗等弊滌
之若洗斯其實心實政有一不足乎百姓信上官
者哉以考成授階文林郎元配王氏贈孺人繼室

劉氏封孺人兩尊人以觀察公貴得先封無加焉
時觀察公以大叅分巡海上聞公奏最喜甚且念
公宰邑勞悴問遺絡繹不絕贈重裘爲禦寒計公
得之輒然大悅賦詩謝之情怡頃篋之和而心厭
圭組之榮情見乎詞焉其年冬復值計吏期公方
具文乞休而臨洮別駕之報至竟不起束裝北上
飄飄然如冥鴻之翔九霄也方公脂車啓行父老
子弟擁道扳留尚謂公計事竣可還治爾追聞乞
張文憲公集卷之八

九

休事始知公歸決矣邑父老子弟乃謀建公生祠
不五日而祠成茲固子來者力哉要亦感激使然
也公歸脩兩尊人墓展拜泣下復整其廬舍暇日
邀里中友徜徉雲沙烟水暢所素期聲利之場泊
如也無何遘疾篤乃命子姪環榻受遺訓然不
能搦管矣第目視之曰兒輩須苦心攻讀要作好
人舉手東望而逝蓋觀察公新膺簡命分鎮青
徐公之東望恫乎其有餘痛乎說者曰以公才而

假以年即天性高尚其著述當必有可觀者然余
以爲公粹行高於鄉黨甘棠蔭于兩邑詞章標于
執苑業已不朽矣尚何憾哉公生于嘉靖年

月 日 時卒于萬曆 年 月 日 時享年

五十有九子一汝標劉孺人出未娶女四葛氏出
長適唐進士仲寅孫太學生嗣隆次適高錦衣攀
桂男鴻臚寺序班文炯三適蕭鴻臚春男武庠生
德潤四許苗孝廉自成男有猷將以八月二十一
張文憲公集卷之八

辛

日附墓祖塋銘曰吁惟喆人之振兮晉陽伊始世
閱隱德兮帝都來華齊芳韋曲兮三鳳作瑞公惟
長兮提撕仲季吁惟崇茲名閥兮公願已遂慕浮
丘而長逝兮跂蓬壺而攬轡奕奕松原兮千秋不
置樹茲瑱岷兮爰著其勤

張文愨公遺集卷之九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墓誌銘

明鄉進士麗明張公墓誌銘

同年友張相平氏卒于京師讀書之道院時萬曆甲寅七月廿一日也余以居止相近且在苦塊披麻往吊哀慟倍常訊其後人則有子一年方九歲女一尚幼守柩者止二三僮僕總帳孤燈煢煢無依一時見者無不墮淚既而仲兄至京與其柩還里將以乙卯二月十三日葬于城南雲峰寺東之新阡其幼子痛父志之未伸也思生平大節湮沒而無聞也乃托王君璣狀其行走使京師乞余銘墓嗟乎何忍言哉相平年僅四十餘貌魁梧端整宜有大受且神完氣足迥出蒲柳之姿而與人謙和坦易絕無町畦此皆宜壽而卒不壽嗟乎何忍言哉按狀公張姓諱國衡字相平別號麗明其

張文愨公集卷之九

一

先晉蔚州人國初諱真者始徙開州之展丘里

家焉再傳而某而鳳而山咸隱跡弗彰山生著舉

明經不仕精易學更熟綱目著生慎卽公大父也

爲郡庠生以子貴贈奉政大夫慎生指南是爲公

父以易經中賢科歷官順天府治中所至有廉明

聲居鄉更醇厚有典型士林宗之娶穆宜人繼娶

陳宜人生丈夫子四皆穆出公其季也公生而穎

慧矯矯不群稍長輒期軒翥博學強記目數行下

張文愨公集卷之九

二

更下帷苦心治舉子業妙得精髓十五歲穆宜人

逝公哀毀骨立日杜門持齋戒葷酒者三年篤孝

之性鄉黨稱焉庚寅試于有司得其卷亟賞之旣

閱其人又亟稱曰英發老成當是國器補府庠生

甲午督學爲雍野李公李公擅藻鏡之譽所取咸

一時名士而獨喜公置之高等儕輩咸欽羨之公

先世皆習易而公獨嗜春秋筆削之義稍有窺焉

迨丁酉以春秋薦鄉書畿輔之地才藪也且四方

豪杰之士無不憑軾結紉遊于賢關公乃擇時英結社刻苦砥礪不以家人生產計稍稍介意數年讀書之所幾遍名勝然名以是成而家亦以是落每從書社歸省奉京兆公暨陳宜人歡甘旨必供婉顏而承樂可掬也陳宜人止一女公撫愛之特異又以田宅夷者讓諸兄而自取瘠者至于人有緩急求之即應若少涉非義即正色拒之生平不事請託惟從諸大夫後一謁公府脩予民之常儀而已以故郡守咸禮重之屢上公車不第常咄咄語所知曰一第何足繫念但父迫桑榆母督養有年未有一命之報今時不可待矣乃謁選天官曹其意甚矣京兆公以手書促歸明年京兆公卒公哀毀一如穆宜人卒時服甫闋益發憤肄業都門嘗言捧檄而喜者急在祿養先大夫溘然逝矣繼母固無恙也破釜沉舟會須有濟獲一第以酬繼母庸詎非孝乎居無何竟以疾逝初入都僦居道

院然時時有內顧憂嘗致書于所知王君曰吾以數口累卿嗟乎今果然矣公生平磊落慷慨有大節與人言肝膽畢露人有過輒面折之然不藏匿人苟能悛復與交好蓋心事和粹履行端方其天性然也居恒涉獵子史無不擔撫菁華探討微義而又工古文詞時拈韻語卓有唐風縉紳長者靡不期以公輔大器而今風志未酬脩文地下善種者不必善收天之報施善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

公生萬曆癸酉三月二十日卒甲寅七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二配孫氏憲副夷菴公冢孫述女也子一近垣聘庠生梁從龍女女一許尚書王端溪公曾孫元 銘曰彼材棟樑胡以爲桷鳳翥龍驤胡隘而踔羗賁志今京邸之學弗瞑目今藿冠嶽嶽新阡之擇詭其有託千秋之名宛其在璞

明文林郎蒲臺令育泉張公暨配蕭孺人合墓誌

不佞與中柱進士同舉於鄉遊甚善蓋通敏雋爽
士且斷斷壹稟繩尺知其素遵義方者余以駕駘
先駕幾廿年中柱乃捷南宮把臂邸中驩可知也
居無何以投刺例往謁中柱旅寓則重門下捷庭
寂無人訊之則育泉病篤星夜馳去躬湯藥數日
後而育泉公訃音至矣中柱掇俊成名既以全孝
之大而親侍易簣視含殮又無間焉不盡之情置
其難哉今介揚同野大叅持尊公行狀求銘墓石

張太夫人墓志

五

夫不佞碌碌何足掄揚萬一顧於中柱分誼不薄
且聞述令德以表示後禩固史氏責也何敢辭按
狀公諱汝濟字仁父別號育泉先世爲浙江鄞縣
人諱普昭者應 詔護衛 藩府生子英因撤諸
王府護衛乃占籍潞河遂家焉是爲公始祖傳五
世而生警菴公是爲公父娶李氏生子三伯汝清
仲汝濂公其季也公生而穎慧好書史不屑屑奇
贏數每篝燈讀至漏下五鼓警菴公勸止之不止

讀益力太夫人則從史之曰此兒志苦力堅曷令
卒業乃屏去家務壹意攻讀從府庠生武純一先
生授尚書以食艱辭歸歸則閉門下帷勉自淬勵
書自先秦史漢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擷其芳潤探
其間奧爲文又出以匠心絕無蹈襲時桐城阮公
視畿輔學政有藻鑑頗稱得人見公卷輒大驚詫
曰此國寶也行當飛黃騰踏去矣亟收之嗣後每
試輒居高等諸生亦無不人人推公者中隆慶丁

張太夫人墓志

六

卯鄉試戊辰遊太學時司城潁陽許公極重其才
力爲游揚癸酉丁外艱哀毀異常而襄事如禮時
人稱之屢不第丙申謁選天官曹授山東蒲臺縣
令時正亢旱虔禱于神輒雨邑得甦縣有夜巡者
皆派編戶殊稱善公愀然歎曰彼日因饑餒夜能
任鈴鐸乎乃責役民壯邑人稱便蒲屬孔道乘輅
使者踵相接公于程外別無餽遺嘗曰此誰非百
姓脂膏何忍竭之御史薦牘至有婦阿耻同俗吏

方正卓有古風之語縣城外有大清河爲鹽運咽喉夙弊種種公力爪剔而所過鹽浮于舊額者數倍賢聲蔚然冠齊魯一時譚吏治者輒稱張蒲臺云奏最之日復丁母憂公徒跣奔喪歸家僅足襄大事縣人嘆頌不已先是邑篆未有署丞與學博爭尋俱轉王官擬公之有所持也遂欲甘心焉主銓者廉知公賢然不能不奪于萋菲之口迨服闋量調某府經歷尋陞山西陵川縣令直指方公最知公稱其逸足已懲前車長才無難遠駕斯其才品可知也邑舊有被劫者經一府二州十二縣問鞠延三年未決公悉心緝訪果得其人蓋此人每值解審輒至縣問成獄否公疑之曰夫夫果不關心胡爲乎問哉一訊立得其情釋在獄者若而人競繪公像尸而祝之公欣然有喜色謂司民社之寄者期以保善類賊奸徒此一役也啓覆盆之冤禡狡賊之魄顧不快歟無何治化大行上下交口

而頌而公復幡然動鱸膾之想若曰昔被含沙今還初服知足不辱吾嘗三復斯言乃謝政歸士民攀轅遮留泣數行下向脫網者遠送數百里外若嬰兒之去乳保也比歸則嘯傲山水絕不預公事州大夫深相禮重請爲大賓強而後可尤留心玄功頗窺其秘密壽七十餘而丰神不減少年蓋得之靜養云中柱君以丁酉鄉薦至丙辰始成進士捷音至公輟然大喜曰余生平苦志得兒償之吾願足矣吾庸冀汝報主于異日不意偶爾中暑遂不起夫公磊犖大節爲粉榆所稱述者未易枚舉如與伯仲折箸則多寡惟其所取毫無競意伯爲諸生仲一布衣耳而門戶徃役咸引爲己責族屢有貧不能自贍者必曲爲計姻友中有緩急告者必以應婚喪無不舉者通灣有稅各地基錢公偕族兄孝廉汝源力請免之州舊有水部車驟之累每一簽派閭閻驚擾公與鄉士夫條議請于州守

迄今居民稱便公天性孝友而出之以仁慈以故
居鄉則有彥方之譽而居官則垂召杜之聲若其
耿介自持侃侃不囿于俗卽古清脩雅重之士何
以加焉今季君鴻漸鵲起羽儀熙明功業崇隆尚
未有艾公之遺澤浩乎莫測津涯矣若公者蓋宇
宙完人哉公配蕭氏父湖爲廬陵漢陽世家孺人
生而貞靜不輕言笑孝聞于族屬而仁徵于僕婢
與妯娌處油油然無一間言公治蒲治陵川皆自
蘇文忠公集卷之九 九

甘粗糲以佐清操督三子以勤學探名流與之遊
處聞其所交者賢則必治具款之脫簪珥不辭焉
見伯季相繼入泮輒喜動睂宇迨季君舉于鄉則
又惓惓勉以忠義大節大率季君之有今日則孺
人督誨之力居多倘九原可作而其含笑可知也
公生于嘉靖辛丑二月初三日卒于萬曆丙辰四
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孺人生于嘉靖乙巳十
月二十五日卒于萬曆壬寅十月十一日享年五

十有八男六人^某女八人^某孫九人^某孫
女五人^某曾孫二人^某合塋于張家灣西門
外羊河之原

明文林郎山西陽曲縣令近陽死公墓誌銘
余垂髫時輒聞寶坻有苑近陽公云公先世有隱
德曾大父禮占籍于縣遂家焉迨至伯父園中嘉
靖癸丑進士官至比部郎而族遂大嗣是揆藻蜚
英之士聯翩不絕公父諱固官至光祿署正海內
蘇文忠公集卷之九 十

苑姓者不數數見而寶坻之系實稱繁衍公之譜
籍不佞亦未知其詳而公之生平則余所聞于同
野楊公者甚悉且今劉君之狀復犁然可據也乃
因同野公之請而誌之公諱時葵字向卿近陽蓋
其別號云生有異質隆準方面雙眸炯炯游泮之
時年僅十九爾時督學使者爲福建陳公得公卷
輒大奇異曰此畿輔之雋也指日當空冀北群矣
寧第雄一邑已耶蓋公年乃舞象而業擅雕龍見

於諸生推服者已籍籍癸酉中順天鄉試愈苦攻
下帷不少輟時馮具區楊復所兩先生執中原牛
耳殘膏剩馥沾丐作者絕不輕許可人而獨嘉與
公共相切劘所著時執書若經不下千篇皆繇兩
先生手裁其玄賞深契殆超然形骸矣至庚辰成
進士出孫柏潭先生門下蓋公一表冠場時總裁
申文定公嘆賞不已稱為名家而同門第一為魏
昆溟先生次為顧涇陽先生公居兩先生後都人

張文忠公集

卷之九

士

士嘖嘖艷羨一舉收三名士即孫公實稱知人能
得士云是年授山西陽曲縣令縣屬省會至煩劇
公下車首問民疾苦而噢咻之崇重學校賞識不
輕里選止拔優薦五人而捷者四諸生無不心服
至于抑豪強革積役除火耗極力搜剔胥吏畏之
如神明有疑獄片言立折每公事諸郡邑咸集省
城館驛人人稱善而公皆措辦于俄頃其日用米
鹽瑣屑價一準諸市不以口腹累人也歲壬午大

張文忠公集

卷之九

主

司農奏覈各省糧晉尤峻公則倡言于藩臬曰是
不可過增以病吾民尋皆減之公調停得宜兩院
檄以為式編審之法百姓亦無不心服大中丞辛
公薦循良第一秋闈分校所取皆名下士聲譽卓
然三晉人皆謂公鵲起而膺耳目之寄躋銓衡之
司是無難者適二守以求薦不果有所甚于公百
計以傾公而辛大中丞乃委二守訪各郡邑賢否
至計得行矣乃捏公至親訐害薦語以動中丞中
丞遂怒公竟被劾歸歸之時年纔三十二爾人方
謂公長才不獲大用扼腕惜之且薦墨未乾彈章
隨至一人之身蒼素忽更無論灰清廉任事之心
而亦豈所以風有位公絕無悻悻意足不履城市
日手一編寒暑不輟六經而外諸子百家以至稗
官小說星曆子平圭測遁甲亦無不曉暢人無有
難之者談典故時事則洋洋纚纚四座傾聽時而
習靜則閉戶晏如焚香煮茗若無意乎世者間嘗

爲文賦則纂千秋而若繡組百代以爲工詩則五言晉魏近體盛唐抒寫性靈含吐天籟往往近于自然又或寄興于詩餘舒懷于小令規製卽種種不一人皆謂其登古作者之堂備明一代之體所著有近陽漫稿永思薦賦樂府諸小刻行世公治小圃于宅傍蒔卉木其中時集親族小飲輒至丙夜不少倦事伯叔甚恭同爨幾廿載絕無怠意待女弟篤厚必問其有無顧恤之大率公天性孝友

張東隱公集

卷之九

主

而又自負耿介不諧於俗故居官實心爲百姓雖忤上意不辭居鄉則磊磊然不比不流而未始不油油然易親也表了凡先生意不可一世獨折節公稱爲燕東卧龍李太岩公事無細大必造廬請教公亦無不殫心言之蓬汀張二守署邑篆每至公門必憑式而過其見禮重如此此公生平大節皎皎著者至若倡義脩葺施博濟衆瘼白骨而賑貧乏又未易縷舉若公者詎不稱燕薊偉人哉乃

竟位不足抒其才壽不足符其德天之報施何如雖然公卽大榮貴享耄耄其著述未必若此之富卽功烈溥于當年而其懿行粹渠津津頌述又未必若此之久是公之不朽已概古人之二矣况陽曲之善政纍纍其立功又可勝道哉不佞聯姻同野於公亦忝葭莩之誼香名可挹微德足徵乃撮其梗概若此元配李氏貞靜賢淑載在誌先公卒茲不具述公生于嘉靖辛亥四月初六日卒于萬曆癸丑五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三子二長弘祖

張東隱公集

卷之九

古

娶訓導陳公女弱冠卒婦誓柏舟次弘憲聘廉憲楊公同野女將月莖于地銘曰猗與文圃聘足先登霞蔚雲蒸士林翹楚弱冠名成藻蒼寒騰花封作宰循良是稱折腰安能蚤謀拂衣怡茲田塍風月爲朋洋纒大篇壹稟渠繩旁逮三乘歸然阡壟鬱然岡陵輞川右丞

張文愬公遺集卷之十

金臺張邦紀完璞甫著

祭文

祭宗兄邳州倅文

於戲慕位之夫侈三旌而薄一命貪生之士天殤
子而壽彭年安知脩短雖殊總成遽廬之宿崇卑
何異皆是勞生之機釋家平等之觀本無爾我莊
生齊物之論盡化低昂人所以獨申夫衆人之巔
張文愬公集 卷之十

而獨延于衆人之後者惟是不朽之名故有萬乘
不如匹夫百齡不若一瞬者此惟可與達者道也
吾兄吾家白眉士林紫電少稟敏才長增奇氣書
無不讀指雲霄唾手而登生無不攝謂耄耄跂足
而到而况謹厚寬仁心無驕志鄉黨宗族口無間
言莫不期兄垂天之雲一日九萬而竟以數奇彩
翮累鍛生乎耿耿僅署大官宦况蕭蕭再倅下邳
謂此官非兄屑爲直等兒戲而兄署大官儼然家

督庖厨薪水樽節無遺歲報羨浮 朝舉廉幹其

倅下邳亦無不然當官更矢三尺折獄惟以片言
得民之情不入一罪蒲鞭之下民化俗良長吏恒
遜不如兩臺交置薦牘而兄則尊鱸念起泉石情
催陶潛之腰不能再折潘岳之髻幸而未斑陳三
雅于酒人課一經于令子弟輩方意兄位不整才
年將副德百年春艸和藻句于謝家五朶桂枝襲
餘芬于寶氏而兄遂溘焉先露捐館一朝戀音容

張文愬公集 卷之十

之莫從感鵲鴻而增悵於戲吾兄骨掩泉臺名留
人代百千禩後骨與名香何勞高位安事大年同
庸衆人之陋見哉且也龍駒先騰已露頭角鳳雛
後起亦刷羽毛他日繳 綸褒而慰兄者未可限
量兄瞑矣陳辭酌酒惟兄格之

祭劉太夫人文

於戲得壽得名人倫希有丈夫難遭何况人母坤
輿精氣磅礴瀛南是生太母使索奇男太母之生

德門慶裔太母之歸亢宗名系同胞三傑珠玉呈
前人視太母合浦藍田三傑飛鳴青霄三鳳六德
九苞慈名初動子階漸峻母教漸揚巖廊業大闡
閣名香長公鉅卿巍然九列澤在八埏功先兩浙
仲公元老儼然三公將以大拜擎此皇穹次公偉
人屹然一柱以佐王民以奠王土子之能仕母教
之忠不數臣力而數母功太母之功藏諸不睹太
母之慈驗諸靡鹽福同德茂名與年高人謂太母
張文忠公集卷之十

三

三見偷桃錫爾遐齡綬爾百福三錫褒 恩萬鍾
養祿以覽子姓小鳳群飛壯者宮錦老者斑衣若
廕中丞堂名世彩太母怡然容髻不改九十曰毫
業已踰之云胡不待百歲期願瑤墀茫茫倏還僊
駕青鳥高翔白日西下於戲哀哉某以孺子遊我
師門我師國老太母家尊師爲我言太母盡德聞
其淑慈儼見顏色太母曉月門士晨星獨其拜訃
活霑涕零蕪辭遙陳魯酒遙酌千里洋洋雲天可

對

祭張年伯母文

嗚呼維楚有材其稱奕奕智鳳仁麟我聞在昔以
啓以佑模楷會極亦有士行德音罔斁媿媿太母
婉嫕性成璇閨挺秀玉澈金貞儼千古哲肅離和
鳴竭懼魚菽適劭厥聲矯矯贈君哀然長者太母
相之誼稱滿野集慶凝和門高駟馬奕奕太史含
董軼賈年垂挽髮稅圃颺芬智發谿弩氣皦星文
張文忠公集卷之十

四

綽厲今古苞孕典墳金閨翹跡濫翼龍雲名世鴻
才母寧天授比孟方陶內德維茂顯顯太母釐祉
承佑闡政攸宜以昌其後子成其名母和之熊子
行其志母教之忠夔龍筵羽勉亮天工西渠東觀
橐筆盟衷宜軒翟弗太母既貴麟麟賓客煌煌朱
紫八袞稱觴亦既樂只金馬承明侈爲盛事西瑤
之席厥懼未央胡厭塵踪而就玄鄉老終罔疾謨
姜北堂玉魄長夜總帳風涼嗚呼哀哉人亦有言

不亡者壽懿德榮名乃稱不朽青州之雋河東之柳亦曰聖善苾芬永懋煌煌太史影纓綠綬舟楫鹽梅行光宇宙譽命自天賁於狐首得全全昌榮哀罕右某等玉堂講業令子同盟豈伊異人維弟與兄喪淑實庇恒焉內驚仰止壹儀薦以芳蘅撰德陳詞以寫我誠

祭梁太君文

於戲同明相炤同病相憐曰余罔極方悲昊天南張文憲公集卷之十

五

岳夫人西池阿母降作太君宜其得壽梁鴻之配孟光之身化行鄉曲爰產麒麟子維何馳廊驛廟小子何修亦隨虎嘯太君不老髮綠顏紅小子有母容髣俱同或將而官或奉而室萬鍾五十養總不失小子不德痛割慈幃云何令子衰經而歸哀哀兩生相向而哭黃土熱墳白雲結屋令子釋褐譽滿長安太君之教荻筆熊丸經營四方高山大海太君之教恩無不在吾母先逝母視太君太

君之教曰儉曰仁司命何心慣酷我輩胡奪太君不得百歲令子泣血呼天天高若喪厥妣民士同號某也奚爲感額稽首哭我太君有如其母生芻一束玄酒一尊大君來假淚盡聲吞

祭黃年嫂文

嗚呼四海兄弟世固有之孰似詞林惇惇怡怡長既惟兄配自稱嫂內德是徵蘋蘩瀹藻於惟孺人實相伯兄伯兄爲言有涕其盈解奩嬪姑滄羞代張文憲公集卷之十

太

養九載共衰再世歸壙是時伯兄家食孔艱孺人佐之率先承顏人生有懷實惟貧賤賴彼糟糠能無永歎兄且貴矣北扉猶寒孺人來思素米是安言念先人時爲隕泣迫彼諸兒無勞不習中年蔬食不爲西方伯鸞多病恐及膏肓三泔者衣嫁時猶在誓共清白勿爲君免以此伯兄相敬如賓靡事弗議何言弗箴和鳴雍雍庶幾偕老胡覩于門遽見素縞哀矣孺人總帷遂空疾僅彌旬日始逾

中閭海燕山芳魂何往庶其歸來勿適蒼莽數雖
弗極有子有孫翟冠霞帔曾拜殊恩所可傷者
重泉永隔如彼林鳥雙棲朝隻逝者已矣伯兄奈
何牀委清塵壁珪短椽煢煢諸哀何時南下酸感
比隣輟春罷社凡我昆季豈伊異人生芻一束諒
彼德音菲辭不文斷金之響孺人聆之或當成饗

祭田太親翁文

光岳鍾靈詰人挺生王家倚庇斯道主盟生榮死

張文忠公集卷之十

七

哀攸係匪輕貞元間氣北極儲精篤降太翁爲國
幹楨質淳養厚識遠器閎學窺墳典胸藏甲兵登
龍題雁赤幟青萍小試小效大用大呈筮仕巖邑
刃發于硯甘雨和風欽仰神明繼操繡斧攬轡澄
清隼擊鷹摩朝陽鳳鳴秉憲中州執法持平吳楚
秦晉歷著賢聲 睿簡耆碩共推老成擁旄專制
倚以長城指揮譚笑逆虜創懲晉秩司馬兼爵台
衡文經武緯奏凱 明庭中外敝歷功高頌騰教

寧邇鄙旂常勒名期恭密勿媿美中令幾先勇退
山水怡情葆合天和不與物撓東山養望洛社遜
英德完節全昌祉修齡箕裘克紹玉樹亭亭詩禮
組綬後先縱橫崗陵昌熾如日方升曠世罕儔逢
辰元亨東夷蠢動元老是憑側席舊德 皇眷將
膺梁木泰山未可頽傾胡天不吊歟殞大星八十
六禩生順歿寧勲名壽考曾莫與京某忝姻婭窺
翁之精景行先哲夙奉爲程一朝聞訃涕泗交零

張文忠公集卷之十

八

摘詞遺真遠達微誠靈爽如在昭格冥冥

祭同館趙太夫人文

惟太夫人足當保母傳父伴功譽流士口連城趙
璧雖產藍田繄誰磨琢夜光燭天又如豫章惟喬
產木繄誰經營克支厦屋廼助詩禮訓成義方太
史有母慈教孔揚慈教之揚匪直鄉曲鼓鐘于宮
聲播王國稟訓養正黃卷青燈成以母慈夜窳風
興稟訓窮經九丘八索成以母慈極深探賾稟訓

視躬深臨薄踐成以母慈祭承賓見射策蘭宮庶
常中秘成以母慈國華人瑞四秉文衡英髦蔚起
成以母慈兩桃露李起居簪筆紀事紀言成以母
慈忠寓直存望隆甲觀秩崇坊局成以母慈朝啓
夕沃人望太史黑髮廟廊因祝母氏百齡未央三
錫隆 恩五鼎列味奈何溘焉厭棄榮貴雲軒霧
駕倏返瑤池菱花命服色褪塵迷孝子不置唯太
史公母氏身後福澤無窮某等幸附太史委質同
張文獻公集 卷之十 九

祭楊守翁文

嗚呼翁以坦衷夷度號稱長者于閭閻間群鄉之
人無不推重取質若古仲弓有道者流翁伯子操
岐黃之術沛德于吾土翁因而遊都門都人士有
呻吟疾病者咸需伯子以起縉紳先生引袂願交

恐當吾世而失之則以伯子術精投劑立効諸治
岐黃家言者無與儔匹伯子自視歆如也豈非受
翁庭訓故翁居都下伯子日脩甘旨入而供事
內庭出而承顏膝下萃億兆感頌以奉翁歡心伯
子衷殊融融也居無何翁勃然動秋風之想甲辰
買舟南還于茲五年所時有鄉人來則述翁專丘
壑而據名勝杖屨逍遙興復不淺伯子每對余言
輒喜動睂宇蓋余弟受術伯子誼在通家故知翁
張文獻公集 卷之十 十

起居又甚悉方期北上倏報南徂孰意雲樹之思
忽作風水之感嗚呼痛哉伯子哀毀不能禁余爲
慰勉以完大孝顧余復淚淫淫不能已也翁享年
七十壽矣足跡窮南北形勝所交游咸海內士大
夫以伯子貴封如其官可謂榮且膺矣然則翁目
可瞑哉嗚呼翁神游于南而吾莫于北無太遠邈
顧夫愴痒惻隱曾不后于里人翁能翩然彷彿來
聽吾言言否耶

祭年伯母曹太夫人文

維太夫人寶鏡錦茵窈窕之身出自鼎族歸于華
屋敬諧比目易簪改觀永矢弗罔以從伯鸞母念
公藝食指不計爰及九世太母在堂豈直姑嫜銳
意勸勦不難新嬭難在衆口執我箕帚幹旋其間
以和衆顏以葺衣斑上下以睦安我家塾一意誦
讀左圖右書日居月諸以琢璠璣遂令早歲經劬
史勩衰狀取第維母是匡華省仙郎動無不臧是
素文公集 卷之十 士

匡維母名邦太守疑無不剖維母是資臬署藩司
吏畏民思是資維母中丞名吼以威九有盤中有
鹽所在稱廉母節于潛瓶中無粟所在稱足母生
于督母炳事機揣摩隱微裁決是非釵荆裙布內
助不忤羽翼仕路君子升遐母用桑麻以創有家
母思君子益黃袍紫綬叔伯氏報方伯公承輕食
豐禮與舅同青雲有客雖愛弗惜爲後方伯乃以
熊丸起子泥蟠賓于 朝端難兄偉士試諸罔寺

母稱養志難弟殊才試諸外臺母爲顏開母以慈
教不寧使孝 國賴報效報 國以忠命承父風
白面丹衷母有大戒曰耿與介二難再拜祿進大
官意若不安祭而始餐帛進鮮潔意若不屑久而
未裂母膚 重封還以壽從天之所鍾考母大略
纖無媿怍報亦不薄母逝若存福澤在門以遺子
孫鸞驂幢導西池可到凡情空悼某等叨附青雲
以交次君母名獲聞今母不起懿範芳軌從此已
素文公集 卷之十 主

矣母魂如翔我有椒漿薄薦寢堂母魄如坐我有
楚些薄陳靈座於戲哀哉尚饗

再祭年伯母曹太夫人文

於戲德全福全天所獨厚孝廉是生中丞是偶臬
使罔卿胎珠雙剖既榮厥 恩復崇厥壽視履之
終考祥不苟福顯易徵德潛難叩母舉六年考背
陽九思通詩書急于箕帚塔快中丞室以擇受母
永素封炳身耀首甘從伯鸞被褐飯糗若廖中丞

家太母世彩名堂娣姒紛走母身煩姑亦代姑

煩不難多尊而難多口高下在心調劑在手力我

蒸嘗何況井臼典墳陳左機杼布右以相中丞名

起山斗蘭臺臬藩省郎郡守所過聞廉宮僅一畝

賴母彌縫不至見肘有視若無無能使有變化張

弛御事不狃母性高明灼知可否忝疑決難慧淵

智藪中丞之興方伯兄友母念友兄教深功久以

禮事之儼同吾舅不惜鳳雛爲方伯後中丞遐升

益肩重負晚乘亢家如持盈企業兢兢以綏岡

阜子姓承歡裁衣翦韭俯地仰天咲言喁喁戒子

檢身執瓊捧玖戒子服官湔瘴剔咎跡老朱門意

唯竇爨母德無慚母名不朽桃實可餐棄人蒲柳

鶴翅可乘厭人四牡西王迎驂麻姑獻酒知母欣

然却塵離垢某等辱在子行穀中附莠孝勸班衣

忠勉紫綬肝膈通家慶母黃耆孰謂裙釵遂封培

塋空播母賢鐘聞宮培溪毛在蓮椒漿在卣敬致

几筵哭聲交吼於戲尚饗

祭來太夫人文

越數巨室維來寔先藐周八士薄孟三遷母也毓

黃中德玉蘊仰孝類慈不直以順配鬻連理欣樹

合歡母如德曜宜爾伯鸞顏志所先滌滌所後悅

其異姑不減我舅恪贊君子孝行首完賴母在室

寧親于官君子寧親生產弗問母非巴清家起倚

頓君子好學勸史劄經母以燈火易其雪螢君子

恤貧好施不倦母擴仁慈還金燒券君子敦睦收

孤寡遺母佐簪珥婚鰥火饑君子輦喪躡萬里

母不寧悲塋之以禮哀毀骨立絕而復甦母詠栢

舟善事迺姑婦之事姑所見無再口吮其疽身請

爲代人視三子鳳舉河東母志不屑寶桂荀龍蓋

母所期先知先覺荻筆熊丸母不願學母曰母保

傅父遂兼汲塚禹穴兄博弟淹母曰母慈嚴父所

讓聲色不煩弟宗兄匠母曰母死生父不如貽爾

集 104—102

兄弟忠孝詩書跡母生平宜食厚報俾爾松年以
膺 花誥奈何白露一夜爲霜倏令護草凋落北
堂於戲哀哉某等仲氏石交母名耳熟期仲飛甍
養母以祿母不少待聳身瑤池越鳥豈仲歸啼南
枝於戲哀哉七十二齡人生匪易鳳雛龍孫矧皆
器母雖云逝其名猶生冠帔霞翟豈必身膺選
母氏將之爲我薦母

遜園漫稿四卷

〔明〕顧起元撰

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遊園漫稿

戊午

目錄

詹紹山北郊朝正之京

詹角山尚書七子詩卷

談中約吏部參藩襄陽

諸葛山人

邢生雙瞽而善姑布子卿術試之百不失

一奇士也賦以予之

訓沈相如北郊見贈

東風

山中

述志五體

賦玄平體

筮赤如燕臺敝帚序

盤谷徐公六十序

大方居士四絕句

東漢藝文合傳類編序

張孟孺像贊

贈張孟孺

周吉甫迷藏圖四首

江孺人墓志銘

齊宗室虹漪公行狀

泉府流行歌爲大京兆羅浮姚公賦

送溧陽尹思侗王公入覲序

吳景伯靈壁石

提督應天等處學校監察御史題名記

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古愚

申公暨元配誥贈一品夫人王氏繼

配誥封一品太夫人黃氏奉勅合

葬墓志銘

賀南大司馬鍾梅黃公七十序

冒伯鏐金陵近體詩序

明陝西漢中府通判儼吾王公墓志銘

王太古金陵篇序

再賀大司馬鍾梅黃公七十序

漫興四首

遯園漫稿

戊午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詹絲山比部朝正之京

承家簪組世焉蟬賀正行看尺五天視草舊趨
華省直焚香新奉紫宸筵蒼龍闕轉依三仗白
虎樽開祝萬年題柱盛名人共羨不妨重和早
朝篇

詹角山尚書七子詩卷

報國心原赤論交膽盡傾窮通明宿好生死見
真情綰帶風猶古彈冠意不輕素懷何繾綣綵
筆更縱橫膠漆敦澆俗芝蘭叶舊盟流連同夙
昔忼慨異平生河內當盧思山陽聽笛聲誰爲
絕交論千載樹高名

談中約吏部參藩襄陽

人倫水鏡想襟期薇省蕃宣帝寵私緩帶遂
開羊令府接驪仍向習家池六條詔許臨黃綬
五絨詩堪比素絲共說山濤公望重鶴書行擬
下彤墀

諸葛山人

高談一日動朝紳雙眼如空鑒有神自得天機
非牝牡何妨物色是埃塵書藏石室憑誰授賦
就蘭陵祗共嗔多病逢君深自省了知金粟是
前身

邢生雙瞽而善姑布子卿術試之百不失一

奇士也賦以予之

自從指掌辨微茫何用雙眸似電光纔試揣摩
知骨法偶同消息見垣方聲音別許徵脩短青
白空言定否臧誰是大言房次律也因和璞見
行藏

訓沈相如比部見贈

每憶停雲賦無因共一言忽看龍劒動驚睹鳳
毛寒麗句嬋媛美新圖玉雪溫自慙衰朽質綉
珮有蘭蓀
拓落吾何有翻飛爾不羣承家聞素節華國見
高文春盎延紅雨晴窓檢白雲未酬青玉案偃
仰思續紛

東風

東風獵獵吹未休紅顛翠倒花皆愁插花美女
綰鏡笑瞥見離披雙淚流十八姨爾何妬金鈴
綰片搖曳飛不放繁英滿高樹安得天公憐衆
芳輕雲澹日千林香桃嬌李豔熙青陽寄言陌
上繁華子莫厭看花春晝長

山中

山中兀坐如甕中終日但校雨與風有時欣然
把一盞庭前花發畝危紅客來語我長安事
天子明堂方計吏百司戰身向冢宰黜陟森然
守成例何人捫腹游行一事無坐傍花枝傾玉
壺得失升沈了不問醉後耳熱歌烏烏

述志五體

自咤歷落可笑客邂逅誤點紫禁籍一病浹歲
不得息兩踝勃率頓咫尺齒未六十欲撰策兀
坐詎問幾量屐所望予告在旦夕勿俾鶴版更
見迫好駕款段引下澤散髮翠岫漱玉液澹漠
葆素百慮釋臥看鳥度紺宇碧七十便作百四

十

賦玄平體

雙眸含光空如天冥心玄通生身前神珠炎炎
潛溪淵誰其知之無爲先靈根生生芽丹田微
風嘘之存綿綿須臾三關局熒然真人飛昇崑
崙巔瓊漿涓涓如流泉黃庭朱嬰成胎元神霄
僊輶何飄翩靈飈蓬蓬滄溟乾蟠桃花開三千
年

值赤如燕臺敝帚序

赤如居逢掖時以才名著海內雲陽惟張賓王
與之相上下余皆幸得班荆納履定交于筆研
之間余椎魯于文取直致馳易快其所欲言已
耳其據勝通微沈酣理窟吾不如赤如其犀利
芒穎標舉才致吾又不如賓王至經術之深醇
行誼之修潔卽賓王與余皆不敢與赤如絜長
而齒兄弟也余嘗私謂赤如使一旦得當

明主用其所學進爲于時必有所以明儒效著
民功爲 朝廷之羽儀人倫之模楷者乃旣上

公車久而不售道大莫容事固有不可必者哉
赤如今且受推擇尹鉛山矣以經術潤飾吏治
士民戴之如慈母如神君嘗取邑之掌故緒而
爲書究極夫天地人物之統紀因革治亂之幾
空風土謠俗之變態讀者謂自有邑乘以來其
弘博鉅麗未有踰勝此者也邑之博士弟子經
赤如指授彬彬興起于六藝多爾雅之文將有
繼文定文通二公而奮跡者于是幸得赤如爲
之師爭欲奉其所爲制舉文以爲式費生無學
乃請而授諸木焉旣成函以示余余一再讀之
其達見河決而峽潰其精語玉琢而金相其異
采賸馥星霞流而蘭茝合也眎余嚮之所自謂
不如更有進焉者如此文自可長縣諸日月以
爲矜式豈獨使鉛之士一變至道已哉余以是
益推遜赤如以爲非余之直致馳易者所可幾
及而更因以幸賓王古人有言一栖不兩雄赤
如去爲令賓王可以獨長于雲陽氏之都矣

盤谷徐公六十序

余生平好頌說當世賢人君子之行事又有激于風習之日靡也遇有可以樹惇勸睦風厲未俗者輒娓娓爲人言之莫一慙寘于耳而不知倦至若一事之燉足重于軒鼎一言之善足榮于黻黻者尤溪嘉而樂道之不惜大書特書使名天下而垂後世乃所聞有以不離塵市名不挂冕笏業不出負販而其道爲通人高士之所賞人風士行之所歸如盤谷徐公則又心儀而亟爲頌者也公歛之隱君子也守真而抱一舍素而表璞不占占焉與世之揆藻蜚英者競一時之譽而獨率其天性所至以致于宗族鄉黨耳目聽睹之間故生未嘗語令伯之表陳情安仁之賦閒居也事大母母二孀嫠色養備焉而人稱其孝未嘗語兵曹之輟饌英公之執爨也奉寡姊育其嗣子且有其嗣子之子筐笥倉箱身經紀之而無私焉而人稱其弟未嘗語宣子之食翳桑陰侯之飲執爵也中道而捐貲之半拯所不知者何人于驚波駭浪中而人稱其

仁未嘗語季札之唾遺金麟士之笑還屐也歸百金于失籍之大駟使受者愕然不知其所從來而人稱其義若此者使世之瑰儒鉅公幸而有之猶亟思揭揭焉以暴于人夸于世而況其得之巖巖韋布之士哉昔蔚宗之傳獨行也標舉其片言單行以示奇故曰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今以徐公觀之行修于家庭而聲茂于桑梓事貞于巖穴而道重于公卿人之立身自有本末亦何必驚跡于人倫之外以獵名離蹤于名教之中而吊詭爲也余是以深有慕于公樂爲之誦說而不倦今年季秋某日公年開六袞矣子婿吳生公治有雋才余南雍所褒進之士也謀所以祝公者謁余而請其辭余乃叙公之所爲樹惇勸睦風厲末俗者使奉之以爲壽蓋賈生有曰日行可久之德者天必售之以壽而久且余又聞公之二子克紹其業次者將以經術起家公之門待此而大夫公之壽愷保艾蓋不可勝窮余生平未習公乃今之頌

公若有操其不爽之符一不爲虛恢溢美者蓋信吳生因以信公可手是而爲公責報于司契者也

大方居士四絕句

石鼎松濤發幽香上碧寥睡蛇何所結法界自今超

自結松蘿宇烹雲好試茶冷然得真契何事乞黃芽

未到大方居時採大方若却笑山公癡接羅歌

酩酊

妙得冰絲理慵聽石鼎聲憑誰矜水晶不問石頭城

東漢藝文合傳類編序

自先秦西京而下文章之美毋險勝于東漢者而多載于范氏之書蓋建武而後建安而前隆替致殊道因世降廼其詔令之所班布章奏之所披陳與詞賦書論之所揚攬往往根極六經網羅百氏雖雕鏤篆刻漸已下開魏晉綺靡佚

麗之端而典刑具在不詭不浮固非當塗典午以後所能及矣竇儼東漢文類三十卷今軼不傳世之學士往往摘其工者鈔而行之顧多亟于采文緩于徵事于是讀之者第能賞其辭之所詣而不能覈其意之所出掩卷而注思抽書而欲目亦好古者之一憾也吾友張君孟孺風擅詞名博通史學沈酣范氏之書幾三十年矣迺錄其藝文之分載者各以類聚而疏其傳中之事附見于前俾讀其文者一披卷而作者之指如在掌上不煩檢括情事瞭然豈不快哉昔東坡先生授人讀史之法如欲攷禮樂制度之類須每事一番次第求之庶得具知原委無鹵莽滅裂之病有如孟孺此編事與文傳兼而稽之雖其眊趙世逢之類要周護之菁英不知何如要以提要鉤玄遠軼楊侃博聞之上其有功于藝林大矣今世學多苟簡于諸史尤號濶疏政自苦其浩瀚錯綜無徑以入耳能一一以孟孺之法求之匪但採擷精華卽史之崖略已具

有無俟舉其全而得失之林可攷鏡者又何至
詆晉爲稗官唐爲廢本宋爲爛朝報遂卷舌而
不譚傾耳而恐臥哉余是以私挹其撰次之勤
樂爲之弁至范之全書如所自負體大思精不
減過秦論又謂視班書博瞻可不及之整理不
愧讀者又當自得于藝文之外可勿贅也

張孟孺像贊

材通而守約世不能縻之以爵志貞而道博人
又豈能傲之以學值時之清以夷也徒然索弓
矢而戢干戈負才之雄以超也詎止敦詩書而
說禮樂五言而長城可寄一字而千金可薄道
已挂于風人聲更適于雲閣固宜其以據梧寢
處法漆園之消搖而以據鞍顧眄咲伏波之矍
鑠也

贈張孟孺

門前檠戟代稱雄破浪應乘萬里風造次自爲
儒者服嫖姚寧數冠軍功寶刀照日開蒼兕綵
筆垂天卷白虹遼海卽今推轂重蓴鱸休戀五

湖東

周吉甫迷藏圖四首

娶妃羣翽自天真花底迷藏捷有神癡弄共蚩
徒捉搦較來誰是不迷人

尺幅那能翳眼光現前行徑豈茫茫暗中摸索
分明見一任擲揄滿路傍

童心垂老詎相撩底爲迷藏滯彩毫閱盡空華
多少變憑將青眼笑兒曹

迷藏枉自說惺惺祇爲微塵礙未醒色陰一空
天眼碧不知何物可潛形

江孺人墓志銘

孺人者雲杜翼軒先生之副室而太學營易之
所生母也先生以名德文章冠冕一代歟歷中
外宦轍幾半天下而孺人能毗贊內政以適其
志使先生宴然無中饋憂太學續家學而日夜
思敬承之而孺人實鞠之誨之克相先生以就
其子之志故以先生在上內有王淑人若諸姊
姒而不足以掩孺人之淑問先生自王淑人棄

柘捲卽以家揀昇孺人所以禮之者幾與敵體
埒不獨以有子故也人謂孺人之賢幸得偕老
可以娛侍先生而待太學之顯以子貴乃孺人
無祿卽世矣先生意黯然傷之而太學捨地號
天以不及奉飯哈爲罔極恨乃手自綴其行事
請於先生屬余爲之志其墓余出自先生之門
而太學又有一日之知誼不忍辭也遂掇其大
者書之孺人姓江氏浙之虎林人也父曰庠生
孔殷母錢氏當孺人之生而未及笄則旣以稱
孤矣母以其韶秀嫺姆教且習女紅也慎所字
媒寒修以求之者多不應而會先生之南游也
聞其賢謀委禽焉母禱諸夢吉簪又吉遂以歸
先生時孺人之生十有七年矣先生上奉其嫡
母陳夫人所生母匡淑人庶母梁孺人居堂上
而下與王淑人及如夫人者數人居室中孺人
之爲婦也新而齒又穉乃孺人賦性婉婉所以
事三姑事先生與王淑人者孝謹與順人人得
其驩心匡淑人御家嚴諸子婦稟稟救過虞不

貲顧獨爲孺人霽威王淑人時苦病恹邑而以
女弟安孺人諸娣姒亦亡不悅孺人之賢忘其
入宮之妬也先生回翔省臬于梁于浙于陳于
壽于蜀于晉于陝川塗以萬里計比解紱止于
維揚已僑寓金陵往還幾三十年矣所至必挾
孺人與俱時海內以先生爲龍門客之造請者
常滿坐先生恆折節下之每卜夜以罄客驩孺
人篝鐙治具饌饌亡休時至浹月不一就枕臥
不言勸矣舉太學拊摩顧復損眠食以爲常會
乳母嘗絕乳肌瘦如腊孺人憂之比及就外傳
猶在懷抱間然對之必正色不令狃下長其
驕且媚也姒劉卒遺一子孺人育之與太學等
及其以痘殤也孺人拊膺號曰天乎吾何賴存
此兒慰吾姒于地下其能均愛而忘非已出又
如此爲太學取婦啣育愛之愉色婉容終身不
替已復亟抱孫爲太學取小婦而亦以禮婦者
禮之迨再舉孫孺人代先生分甘含飴置已榻
旁不輕以任傅婢也御臧獲以恩勝婢之老者

謂是吾先姑之所服役以嫂呼之產子小兒女
入謁輒賦果餌或給衫履至左右有過當笞曰
姑以待爾主未嘗有所譙呵也生平念母錢在
遠不得數晨夕見必相持而泣然以先生在官
下忍不通問者久之間迎其兄來視邸中庭見
外不以入私室也不累月聽其歸矣身偶貴人
至長子弄孫而服御無纖豔巾幘之鮮明者往
往藏諸笥中家在武林里中婦女競修首翹髻
采之飾畫舫香車恆絡繹西湖天竺間而孺人
在家跡未踰閭外間以冶游譙賞不知也居恆
猶兮若畏聞鼠齧蟲聲竦然厲意迅霆烈風瞑
目危坐肅之奉內外神明儼然有如其上者
昔人之論婦德也射洪謂淑謹之德窈窕之賢
珠玉翡翠職是其儀而澣濯整頓不改其素
州謂正順常服于身體疑忌不萌于心術忿懣
不兆于容貌以孺人視之夫何愧哉徽音方穆
秉命不融乃以幼孫之殤惻然悼之遂感病已
瘳而再作彌歷三時浸尋及于大故時太學方

以事歸楚孺人戒左右勿使兒知恐重其驚怖
也太學聞而冒冰雪重趼索舍適行以東則已
不及見矣時萬曆丁巳之嘉平二十有三日也
距其生隆慶戊辰之正月六日得年財五十嗚
呼痛哉孺人之德空有恆享而數止于斯天道
之予善也獨奈何雖然孺人上獲承事先生而
下撫有太學爲名公婦爲名士母旣往之寵貴
已贏將來之顯揚未艾卽李夫人之婦周安東
湛夫人之母陶荊州何以加此矧彼二夫人者
或以門戶殄公烹羊具膳代親之勞或以家世
單寒剝薦截髻延子之譽以方孺人所邁顧孰
爲多卽年不躋上壽又何所遺憾爲矣孺人舉
丈夫子者三而存者惟太學營易以附學生入
成均娶潛江周公應斗女孫二垓聘別駕孫公
鳳翥女圻聘孝廉熊君臨渭女女二一字廣文
王君制子偶置一字吏部郎周公士顯子某墓
在某山之阡余旣論次孺人之行事以復于先
生乃系之以銘

松之謾謾訖爾止兮蘭之苔苔託爾體兮奉此
二者象服綦煒兮翠於翩翩胡逝此兮有德不
酬食報詎已兮宅此玄宮介丕祉兮繩繩螽斯
以燕爾子兮

齊宗室虹漪公行狀

齊宗虹漪公 高皇帝之八世孫也其先王
博錫社于青州以事奪璽轂景泰中子賢燦始
奉 勅居南京 賜第于虹橋之西北四傳而
爲碧泉公可泮五傳而爲乾塲公慶寨則公之
祖禍也乾塲公配陳夫人舉丈夫子者四二索
而得公公幼名遵譽後得請 賜名睿煒冠而
以仲弢字曰虹漪者從其所居里以自號也公
生而穎異岐嶷碧泉公心絕愛之家政嚴諸孫
子自問安外不恆在左右獨抱公膝上不置每
飯必侍側否則不飽長而孝友敦睦習與性成
悛悛挹慎恥以族姓驕人而好義秉禮奉宗正
條不敢踰尺寸尤爲士大夫所重方十歲時碧
泉公喪終日苦次號泣充然有求見聞者爲之

流涕陰五載乾塲公無祿卽世公痛絕至再四
膚瘦如腊旣壯有室以迄彊艾慕未嘗改也公
旣蚤失父奉母陳夫人益謹左右就養曲得其
驩心病而操藥進餌非口嘗手選不以御蓋不
解衣就枕者幾累月比喪哀毀過禮尤以孝著
邸中奉二兄如大親出告返面罔徑情者門內
之事必咨而後行至撫其弟响响友于終身不
見乖異之色後兄若弟病且革後事壹以屬公
公之所以宜手足可知也居室與陳夫人相莊
如賓旁無媵侍旣舉二子延師教之拳拳以恪
守 祖制相訓勅歲時伏臘進而庭諭之曰
昔我先王失國越在草莽生不獲保其社稷物
不獲有其封樹至今念之有餘恫焉荷 國大
恩托處輦轂衣租食稅長子育孫安享恬熙伊
誰之賜欽念哉母念爾祖聿修厥德爲我世嫡
子孫允宜夙夜兢兢矢勿諉矣二子頓首受命
謹守其家法毋敢或佚墜以詒公憂公性狷介
生不能俛仰人意然勇于赴義好振人之急族

有喪母若妻者粹不能具舍敘公聞赴立匍匐
伏助之遇諸士大夫雍容有禮多樂從之游若
納言徐公有母之喪侍御關公之喪公代爲營
治終事不以勞費爲解人尤以義槩高公後徐
公撫南畿詒書邀公將圖所以報公者而公以
國憲謝不往人愈益服公之緩急人非有所
利也結客之聲滿白下士之慕公名跡來者相
踵公一一倒屣迎之置馬投轄終已無怠而又
以馭下家人子有唐突青衿者痛箠之遣詣
官正其辜且令子躬負荆請于犯者之門其守
法畏事又如此公故與其兄弟同居虹橋里比
二子長且有孫乃舉其宅讓兄而改卜于豐府
之新第宏麗爽塏除其舊居衆艷公綜理肯搆
之才比譬攸爲崇燼于一夕公夷然處之徐而
重爲鼎建亡何輪奐煥然復還舊觀矣以公之
長才遠度益以砥行立名所施于家庭族黨者
章章如是人謂公宜享有胤祚永爲齊宗之羽
儀也豈意年不及中壽而遽溘然以逝哉先是

歲之旦公夢奠于兩楹之間覺而詔二子曰夜
夢不祥吾殆不食新矣爲區定後事比病臥牀
第會有宗人毆部郎之變蹶然興曰禍不旋踵
矣疆起思所以挽之而不可得憤恚久之疾浸
劇遂及于大故嗚呼事與病鄰妖夢是踐豈非
命哉公之卒以今萬曆戊午仲夏之二十日距
其生嘉靖辛酉仲秋之二十有六日得年五十
有八配陳氏散官靜山公瑩女舅子二知城娶
丁氏雲南按察僉事霽懷公遂女知壻娶陸氏
應天府學生敬齋君仕進女女子一適太學生
我涵蔣君一葦子之機孫男三光胤光國光世
俱壻出孫女三皆壻出城等將以今年某月某
日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將請名世之鴻筆以
銘其墓手公遺事詣余搏穎拜屬爲布狀余竝
在梓里辭不獲命廼掇其大者論次之以備采
擇因復念自余耳目所聞見以來齊宗固多文
雅博達之彥不啻如昔人所稱好學趣賢勤著
述事聲譽者若虹漪公循禮好義旣烏爽有薦

紳間聲而且能裒其祿入拓世守之業而大之上以敬承其先王先公下以燕詒其孫子又天潢中之翹然獨秀者今國家篤厚本支特詔當事申明宗制勉其篤于仁義奉法循禮保有厥家如虹漪公者不忝爲齊之宗英矣余之狀公匪獨爲逝者陵谷地蓋亦將有所風焉

泉府流行歌爲大京兆羅浮姚公賦

阜民裕國稱泉府刀幣由來重今古貫朽從知準可平金穰會見人能聚鼓鑄之權自上操磨鎔往往繁兒曹經綬已自多怪薄剪鑿况復叢逋逃莠民私鑄紛盈市禁緝徒聞嚴貿易少府空言半兩文上林漫記三官事留都何幸得姚公勤恤民隱勞丹衷風棱威憺都亭外露冕春生輦路中毋論枹鼓煙塵息坐見閭閻私鑄戢誰將驚眼溷青蚨但睹龍文標赤仄九府圖輸若水流黃童白叟紛遨遊當千直百何煩計飛莢浮波總不憂卽今處處皆歌舞甘棠蔽芾恩如許安得千春比我民黃金會使輕如土

送溧陽尹思侗王公入覲序

國家制三載方內郡邑守令各以其職事入計覲闕下天子御正殿受之因差次功實舉其循良卓異者賜宴賜鈔或賜璽書令吏部紀錄其政績褒顯之而是時士之歌鹿鳴舉于鄉者亦得偕計吏上公車試于南宮擢對大廷蓋仿古諸侯述職貢士之意砥漢唐宋之制爲加詳吏治蒸蒸號稱邁古繇此其選也今年戊午南京兆當比士溧陽尹思侗王公以治行異等推擇入棘同考試事公以楚之名家用毛詩成進士經術之美具有師承人倫之方別有真鑒比撤棘而所舉士若而人皆英敏博雋士推之以爲鋒者也一時得人之譽滿都輦中而會迫冬公且以覲事將佐大京兆受計北闕矣以溧陽之爲巖邑也其地浩其戶穰其入負氣決而不耻爲雀鼠之牙角在赤縣中獨此爲難而自公之下車曾不踰年廣厲功令爲博士弟子風青青子衿咸幸其氣之得伸而欣

然嚮往母有自跳于繩墨外者修救荒之政則蝗不爲蓄它一切以寬大行之而民困且立蘇矣催科不擾勒爲常法民各以其式聽令以輸而閭右且爭先赴義以爲之倡兩造在庭訊必得情三褫而修訟于邑之外者無有也公處劇地何以不煩而化洽如此哉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古百里之國所以行天子之令致諸民其道胡以加此彼中牟桐鄉之事因其易治而殉育之又曷足譽欤于公之前矧周禮秩諸侯之慶典以薦士之適爲上賓漢世韋彪語循吏惟以貢舉得人歸諸賢二千石以眡公之爲今身抱其民功以進于上而所舉士且彬彬質有其文爲國家馮翼之用視荆揚之金三品所貢孰多然則是役也 上所以褒顯公豈第如前所稱宴賜紀錄之恆典而已哉其亟耳日之司超拜公掖垣臺治以爲 朝廷重固惟命其再爲百姓借公俾公還所治使終其撫字之功而峻陟以酬公亦惟命公之所受知一人在此行

矣于是公所舉士王生芝瑞等謀所以贈公之行而未有稱也屬余一言以奏于驪駒之駕王生于余爲中表親而余耳目公之治行與得人之盛尤有樂稱之以先輿頌者乃不辭而書之以贈不知其足以當公家葉縣之雙鳧否也
吳景伯靈壁石

延陵季子才且賢手弄米石非米顛突兀一片聚海墨鼻顏四尺流江煙玄光如鑒貌更古嫺皇煉出天堪補飲水真如渴驥奔拏雲似見妖蛟舞摩挲何自琢雲根香凝素幙春霞溫解醒幸可澆磊塊礪齒遂欲升崑崙我對此圖爲下拜解帶脫巾神已快但使壺中日月長何煩坐閱三千界

提督應天等處學校監察御史題名記

南畿之有督學御史也昉于正統之丙辰至天順之癸未而始定 今上萬曆之戊寅 詔江北四府三州之學校以巡按御史兼之癸未復歸于督學御史其分置兩憲臣以應安徽寧

池太廣德爲四履而以江北之廬鳳二府滁和二州附之制蓋創于乙卯豐城侍御徐公適受簡命奉 璽書蒞其地應安之有督學御史也自徐公始也徐公之始受事也適歲當大比士鱗集叩流以待興公貞度章軌一切以部議奏 准申飭之科條從事士之在宇下者曠然一新其耳目罔不務束修砥淬思以焜耀于光明而公擴其德之儲與函扈者以羅人材持其法之鎮靜嚴肅者以端士習蓋蒞事三年以科試兼歲試者一歲試者一所甄拔澄汰毋失人所彈壓糾舉無遺法文辭之渥法度佻達之在城闕者悉汰而更之而江左之人文翕然爲之一變矣于是 上嘉公造士之功所爲仰佐菁莪棫樸之化博且厚也亟晉公爲太僕少卿以褒寵之公且夙夜趣裝赴 召而北矣顧念使院舊有題名今之分隸自余始不可不更爲記以明職掌乃詔執事樹貞珉志之而以書屬余記其事夫應天爲 國家豐鎬 高皇帝

之九鼎在焉中都則 列祖之粉榆社也宣歙潛皖竝以馮翊扶風依日月之光際衡天下故 國家元精之所鬱勃玄德之所揭披常爲海內先二百五十年來家絃誦而戶詩書名儒魁士崛起其間以投天隙者不可勝記而御史奉宣 璽書廣厲功令徃徃首加意于茲以稱朝廷篤厚王國之意乃今且以是數郡顧董于一人此其故蓋可知已宦人材輻輳之時卽頓八紘以掩之恢六幕以覆之常虞其有不勝收而風會之流樸化爲雕醇變爲醕寧詎無躍冶之金罌駕之馬以憂司教者故甄叙之典不得不詳以待席珍抱璞之儒而課試之法不得不密以馭遷物敗羣之士蓋 國家爲根本之人文計所以任憲臣者至是愈益專而所以望憲臣者至是亦愈益重矣 今天子方享萬年之祚壽考作人同符徃古業已特 詔宗伯增廣制額而復采庭議分設憲臣以董之誠謂濟濟多士生此王國毋慮皆待教而興者非勤

其校比厚其禴結日有程月有物歲有成使跳
蕩于規繩者毋得濫吹于其間思無以隆國
家秦士之典得人爲異日用耳不然何事空取
前之制度紛更之爲而徒爲是備官云爾哉書
曰敬敷五教在寬記又曰師嚴然後道尊夫師
必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教行故嚴所以成其
寬而威所以廣厥愛是又國家所以增立憲
臣風厲學官之大指而徐公所願與後之君子
譽髦斯士于無斁者也斯記也寧獨爲使院錄
姓名存掌故矣夫

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古愚申公
暨元配 誥贈一品夫人王氏繼配 誥
封一品太夫人黃氏奉 勅合葬墓志銘
贈少師古愚申公與元配王夫人之逝也始以
子太師文定公時行貴九被 恩命贈今官配
爲夫人躋一品而繼配黃太夫人者乃獨身見
文定公首廷對官詞林至踐 綸扉相 今

上皇帝而夫人遂亦受一品封饗三公養迨文
定公歸里又二十有四年年八十且騎箕尾上
升矣而太夫人始厭栢棬捲謝人間世于是公之
孫罔卿用懋奉文定公治命援 閣臣父母卹
典例具疏 請 天子曰然戲是予故鼎臣
時行之母也時行忠貞端亮至今簡在朕心其
令所司亟議卹典如故事于是宗伯引例 奏
予祭者二加祭者一旦令贈公與王夫人列名
並祭司空營治兆域啓前寢祔而合焉皆 特
恩也罔卿乃拔涕拜手稽首颺言曰嗚呼我大
父母所受 國家榮哀之典備矣昔先公居恆
語不肖傷哉余父若母之蚤世也余身備台鼎
弗克以一日養卽幸微 綸綍焜耀黃壤矣而
螭首之石未麗桓楹馬鬣之封尙慳秘錫其何
以慰地下余昔在政府以有所避不敢援例上
聞至今闕然以爲恨流涕汎瀾者久之故臨
終遺表力辭身後卹典冀以之移卹父母不肖
心識之不敢忘乃不意得緣繼大母之喪荷

上恩伸先公未竟之志而大父母得同被
愍渥于封樹六十年之後益日月之光燭于
宰木雨露之澤霑于宿草不有以紀之悲無以
揚袞翟煜陵谷也于是乃以奉勅合葬之志
銘屬起元且哀家傳誌銘詒之俾有所藉手以
從事起元實不文而問卿有女爲余子婦諒不
得辭也按狀贈公諱士章字俊民別號古愚世
居蘇之吳縣大父娶于徐以舅氏爲姓後文定
公貴始以復姓得請于朝贈公幼聰警授之
章句不煩訓督而解嘗以父命賈雲間見諸賈
人搢搢競刀錐心弗善也手一編吾伊不輟已
遂謝去賈人子從師授尚書操觚爲文立就同
舍生咸辟易遜之它所治馬班二史韓歐諸太
家之文皆入其府與聲益大著塾中督學聞人
公校士于吳公以所試策中竊得拔置爲弟子
員矣公自是益發憤讀書中夜不就枕以爲常
久之以勞飢嘔血幾殆比小間輒出囊中牘研
味之如故當是時公既負雋才每試輒高等所

習業日益精冀幸唾手取高第去而顧三試于
棘闈不售意不能無翰墨疑慨然廢書而歎時
文定公則已總丱能讀父書顯敏軼羣人競占
其爲鼎鉉器矣公撫之以自慰而會王夫人卒
公哭之神傷生平不耐問家人產至是始屑瑟
然有井臼之憂然公情寄高邈時從友人觴咏
爲驪旣室黃夫人家揀一切委之不以櫻其志
也士之從游者衆羔鴈常闐門公立教以器識
爲先不顧文藝士經公指授者彬彬然稱其家
學矣文定公業已特起黌校間人咸謂公未售
之志于此發之是且身以子貴而食其報豈意
不及待而遂坳哉公生平開朗和易與人交務
見肝膽一洗里中佻薄之習人皆稱其長者雖
以剛腸疾惡至面折人之過人亦不爲忤也生
至孝父東城公嘗中雀鼠對簿南都感疫而臥
公日夜立榻前操藥以進籲天願以身代時同
舍多枕藉死公竟無恙人以爲孝感焉性恬退
省事然好赴義振人之急族有被劇役者公力

請于有司蠲之讀書蕭寺中鄰女有睨而欲奔者正色嚴拒之乃已蓋公之多隱德如此王夫人婉孌貞順嫺內則既笄而歸公事舅與繼姑得其驩閨門之內睦如也時公方苦家落而又以覃思書史弗暇爲支柱伏臘計夫人拮据佐之滌醢箴紉成于手中機杼輒輒聲與公之夜讀相和也舉文定公愛之篤而必引于義方嘖笑不少假文定公左右鄰下內常凜凜如嚴師亡何再舉子而殤夫人大慟之感疾而卒而黃太夫人爲之繼太夫人者吳之甲族也贈公既失王夫人聞其端靚遂委禽焉既至而舅姑稱其賢以亡婦爲不亡與贈公舉案相莊室中亡謫語文定公以哭母目且病太夫人手治湯藥療之念其下帷攻苦日必數使人偵眠食以加餐安枕報則喜且時時慰藉贈公有兒如此何憂富貴既爲文定公迎吳夫人撫視有加忘其非已出也贈公無祿卽世太夫人欲以身殉者數矣父母黃翁媼力譬解之文定公夫婦泣而

仰慰至再四太夫人乃彊起拭涕日夕與吳夫人庀內政以佐文定公迨取大魁官翰苑十有六年受軒策至首相皆奉太夫人居邸中旣膺封秩長孫曾大門之內衮玉圭組焉蟬相繼已又奉而歸里御輿獻觴行園禊汜如是者又幾三十年其榮養于世無兩遽而太夫人內行純備被服進止有恆度一絲半縉亡屑越者一室靜處聲跡屏絕外家子姪歲時伏謁必攝衽馮几見之至待姻鄭字臧獲溫言眸容藹然可親也通曉事理筴可否成敗往往出入意表至默贊文定公定宗社大計且終以知止知足勗其歸白首劬劬不厭摺拾纖作若忘其鼎貴者豫飭含殮之具率以布練爲之時啓櫝以示罔卿曰屬纊後便可將去不煩而輩料理此其識度尤非笄禕所能及已太夫人春秋旣高尙鮮霜露之恙比文定公與吳夫人相繼謝子舍而太夫人始卒蓋贈公以嘉靖己未仲春七日卒距其生正德丙子孟秋二日享年僅四十有四王

夫人以正德丁丑季秋十一日生先贈公卒者
十有三年爲嘉靖丁未季冬二十日得年僅三
十有一而黃太夫人以嘉靖壬辰孟秋二十有
三日生後贈公卒者五十有六年後文定公卒
者二年爲萬曆丙辰孟夏二十有一日享年乃
八十有五夫人不及逮子之成贈公不及逮子
之貴而太夫人乃享子之養且送子之終蓋贈
公夫婦之間蓼莪境蔗境榮瘁之感遞代而居
前觀之若偏有所觴後觀之若偏有所合文
定公以盛德大業翊贊 明主異恩徽數
加踵至生既領 非常之眷以慰九地之思逝
復伸罔極之誠以迴 九重之聽蓋人子所願
致于親者鼎鼎百年中愧邑未已而 天子
一旦悼念元臣推恩所自遂使飯珠啗玉聯彩
松楸 天藻奎文垂光埏隧文定公卽上賓于
帝翱翔紫庭下而眠其萬家之邑七尺之靈快
然亡復遺恨也 聖主之至德豈不誠天遠
春盎哉贈公如虹在璞射斗發精而以天球河

河圖之重山龍粉斧之文濬發其子兩夫人鞠
育而覆翼之以贊其成文定公之相業彌久彌
光贈公與兩夫人所以啓綠盤于三台瑩玄糴
于七葉者殆黼黻不勝書琬琰不能泐矣罔卿
身嗣玄成之業心嚴令伯之愛寅奉遺命劬襄
大典戚易竝至哀動里閭所以大藏孫謀奉揚
祖德質諸文定公可謂是父是子而其弟孝廉
與諸子姪七業竝興百口無間雲霄繼軌榮戟
盈門所以馳榮于贈公兩夫人又有未艾者五
嶽崢嶸肇基天柱四溟浩蕩溯本星淵贈公與
兩夫人所以燕翼貽厥者豈可量哉贈公兩夫
人之逝既皆有銘余茲所論次爲奉 勅合葬
也故首舉 愍渥以明 國恩掇其行事大者
附書之推所以受 恩之自其它氏系履歷之
詳有家傳誌銘在贈公舉丈夫子一王夫人出
卽文定公時行娶吳氏封一品夫人女子一黃
太夫人出適某孫二人一爲罔卿用懋官太僕
少卿娶顧氏封某人曾孫某某曾孫女某某玄

孫某某婚嫁皆名族系之以銘銘曰

天眷 聖明賚以元臣爰異所生以赫降神猗與贈公懷寶弗試韞而藏諸逖遺爾嗣懿厥元配克孕其靈感合中台迴馭大庭徽音載續後先一德允裕是馮以標浚則胡天不弔躡雲而升琬符既合以大其閔煌煌大猷慶流 宗廟

帝簡元功因心廣孝功者鶴版存者魚軒袞衣玉帶有美嬋媛列星戢耀乘化而返歸報而翁代終無忝有儀有式翼彼文孫爰奉遺言

仰扣

帝閣

帝眷首臣九京可作弘深

卹恩以綏冥漠載房載組若斧若坊丸丸華表翼翼玄堂生榮死哀在古鮮儷曷云夜泉天高日麗懿茲盛典休有烈光三公四世陋彼哀楊爰志所繇以詔無極歲演貞符百千萬億

賀南大司馬鍾梅黃公七十序

天欲祚人國而躋一世于仁壽也必以日升月恆之慶厚集于人主而又必以如岡如陵之慶厚集于人主所倚毗之大臣俾相與引翼而導

迎之譬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而三能六匡之麗天八柱四溟之附地者實爲之斟酌元氣經緯方輿夫是以六符永調百昌咸遂求舊作朋詩書所載其揆一也 今天子方登千歲之統高五帝之壽而一時八座大臣所爲佐

上典樞機司喉舌者實多厖眉鶴髮之老說者謂保童氏以秋分候南極于弧南光明朗潤占爲人主壽考大臣髦髦之瑞天符人事相待而或登偶然哉鍾梅黃公 上所倚毗之一人

也公自起家郎署敷歷藩臬至授節鉞鎮撫東土鎖鑰所寄 上常視之爲什二焉其純忠

勁節宏議訐謨天下跂而望之不啻若文昌之長三垣岱宗之首五嶽滄溟之尊四海者矣其以大司馬參機務于 南都也豐鎬重地

上蓋特任公以拱衛 園陵彈壓輦轂內護郊廓之鼎外輯螭虎之師而公以高識洞沉幾以獨斷臨大事凡可以徹桑土慈牖戶者無不爲凡可以佐安攘庇 社稷者無不告若決計城

浦口決策禦遼陽公所爲并患于百年制勝于千里其尤著者也

上溪居法宮慮未嘗不

周四海頃赤白之羽中夜刺閨至數四墜宵

盱求統均平治孜孜如不及而獨以東南半壁

之天下久畀公豈非以留都于國家如漢

關中如唐東都非得公爲之蕭何裴度誰可與

居守者不欲以忤忤一隅之警易萬世根本之

計哉公今年且七十矣而龍馬海鶴之精神朱

絃玉壺之符采燭天射斗之文章卽彊壯弗能

及也方今乾象示儆人心念亂而留都晏然

有泰山之安獨恃有公在耳上誠一旦顧

念樞筦以追鋒之車召公而北釋宮籥闔旄

之寄而階秩三公訓長九扈調陰陽通寒暑與

諸元老同爲岡陵以日月之恆升上翊明

主所以仁壽斯世者不自今日始哉守備司禮

高公懷遠常公平江陳公以共任留後謀所以

祝公者而誡其辭于不佞不佞微觀天人之際

私臆公爲帝所賚其享有上壽不待言獨念上

有天保孔固之

主下有天錫難老之臣明

良相值千載一時而釜鬲尚壅荃宰未合今誠

亟進公于左右與共圖有道之長毋使求舊作

朋專美前世此誠導迎天眷之大機而爲人臣

爲人友所願歌南山歌洛矣因祝公以祝

陛下于萬年者也遂書之以爲公壽

冒伯麐金陵近體詩序

伯麐之稱詩也自漢魏以迄于宋齊梁陳之間

無不字比而句勘之論詩一編說者謂其精于

裁而審于鑒有鍾參軍不能更其品徐廸功不

能易其錄者矣余蓋嘗三復讀之深有味乎其

言也剖摭害利鉤摘是非微若太師之審音嚴

如老吏之斷獄卽近體必推盛唐盛唐必推王

岑而所操三尺以隨其後者亦曾不少貸焉豈

若昔人所云淄澠竝泛朱紫相攸喧議競起準

的無依者哉其居金陵而爲近體也境非芻涉

理必直尋雕飾得于天然興象歸諸縣解然又

抽其芬芳振其金石樞機通而物無隱貌關鍵

合而神靡遜心眊彼唐人之詩匪獨擅追風躡景之奇實則有超乘先驅之勇矣滄浪論詩獨以江文通爲善擬至劉玄休鮑明遠之徒謂仍是其自體耳如伯廖近體之于唐規摹其意而形容之步趨其法而追琢之新藻獨妍舊章未泯嘉隆以來善學唐人者衆矣惟有惟似舍伯廖誰以哉且文人相輕自古有之于今爲甚北地信陽尚餘後勁琅瑯下雉已拔前旌伯廖獨以壇坫之盟願從先進溫柔敦厚之教于斯樹焉周吉甫謂其論嚴于取古恕于取今毋亦知其有微指在乎嗟乎鑒人易工鑒已易拙迴鑒人之心以鑒已詞何不修誠何不立伯廖之集行也彼所爲言尚易了文憎過意輕屑利吻濁中曾懷如蕭子顯之所譏者抑可以聞正始之音幡然改其故步矣

明陝西漢中府通判倣吾王公墓志銘

漢中別駕倣吾王公海虞之孝友忠信博達敏練君子也續其父參嶽公之緒不墮其家聲身

績學致用業已效于當官稱郡國循吏矣而又以青箱之業開其子博士君前昝後昧甲第相踵以華腴世其族即公所爲顯承佑啓者雖位未稱其才年不副其德要其名爲不朽者不啻贏矣公何憾哉公之卒以萬曆乙巳之八月二十有九日距今戊午且十有四年矣博士君乃奉公遺訓以明年己未之八月某日奉公葬于山陰報慈里之新阡阡公癸卯所自卜以葬其元配趙夫人者也期亦公所豫卜博士君乃手狀公行概屬余文公墓門之石余于博士君有世訖且忝葭莩之好遂不敢辭掇其行之大者差次而論之公諱維城字宗甫倣吾其別號也海虞山塘之王自學錄公裕始學錄公五傳而爲贈僉事公魯實貳晉州僉事公生二子仲爲浙江布政司參議嘉言即公之大父父也參嶽公娶龔宜入繼以范宜入舉丈夫子者五公與其三弟皆范出公少負奇氣骯髒激昂自謂青雲可唾手致唯參嶽公亦絕愛之謂是子吾門

中龍鳳也幼苦多病險舞象勺始得併日夜讀其所授書十八遂以誦通補博士弟子矣而顧屢試不售丙子入成均待比所薦牘爲主司某公所賞識幾得雋而失之公意不能亡佗僚舊疾以感憤作幾不起公廼喟然歎曰疇蹋吾翼而使不飛者非天也邪時參嶽公已捐賓客而博士君且駸駸乎讀父書有聲黌校間矣公于是謝公車業隨牒選人得蜀之閬幕單車赴官始至則供棘闈事以治辦得上官心其檄署新津也邑故多奸民攬編戶之輸而牟其利公嚴禁之俾民得自納胥史代耕之祿徃得私徵發于民民苦其抑勒加耗至亡筭公著令所應給祿官以時賦之而民不擾帑有羨推以貸士之赤貧者不以脂其橐邑人以是服公之廉時播州之役起公日夕與曹參將策所以保障地方者督永寧稅距女土官奢世續之謁不爲通曰我鬚眉男子也與女酋周旋何爲乎一時賢聲大著爲守道俞公所重而直指李公王公安劉

薦之于是有漢中通判之推矣所司督賊曹掾刺察非違郡亡警歲出鎮漁渡壩練兵以捍盜之利礦者四境晏然嘗修棧道八百餘里兩漢月而汜工行人頌焉曰吾從枕席上度七盤也署興安而審編六縣之丁糧民亡不帖然心服者署寧羌而民愛之且曰何不遂以公爲真守芘我民乎至署紫陽逮督撫重臣之豪僕請于督撫如法決遣之而邑之豪股弁毋敢有復橫者矣嘗爲督學沈公檄校遺才卷拔童生王彥葵爲第一明年彥葵遂上公車公之能知人又如此時公旣以才氣卓鑠守相間守葉公承胡公李宋公皆倚公爲重而以范宜人春秋高亟投紱歸當道力繫之不可得也愛公者曰惜哉如此人材而不得竟展其志資格之限如是不知公抗志高邈且邾下有繼公志者在公詎肯以一官騫其素哉公天性孝友始參嶽公爲公治室未就而病公給侍左右目不交睫比塲公慟實欲絕恨不能以身從地下治終事臧易

備至不以一身拮据爲解奉范夫人盡色養之誠宦游數千里外得一味甘必減以致之范夫人嘗臥病公與其兄率弟與子姓環侍之必得瘥而後退比公之病也念不得終事夫人屬博士君吾爲宐人長子異日百歲後吾兄其代而父終三年喪以報吾母易簀之際奉奉念母至欲伸至情于禮之外公之事親何如哉奉參獄公式好之訓與兄弟處以友特聞有所行必稟命于兄惟謹不知其異母也生平非遠游不出

三日必見問衣問餐終日怡然趙夫人有志操能佐公以學父少宰公物有所分授諸女夫人獨不受以是公稱之爲閨中友比夫人先公卒公爲之神傷時年五十餘耳室中遂不復有所御少師侍御錢先生晚猶暱侍如執羔雉時歸里之日郡邑之庭不能得公半刺字一履墓也尤龍池者貧交也別十五年而遇之吳閬遂攜歸食之死葬于隴側歲時拜掃必以一杯羹灑其墓夫以公之才旣足以自奮于時而腰重

手板未騁其志氣以公之內行純摯篤厚人倫法宐有恆享以食其子之報而壽又不究于高年天之于公似猶若有不可知者然公旣以道上承其禰下開其嗣亡毫髮憾而其遠見出塵壻之表有不獨見于所草芭蕉之一賦王不留行之一傳者卽以癸卯卜葬趙夫人而豫爲已之逝期識其不諱死亡有達人之識博士君後公卒之五年始連掇第以顯而公已未窆窆之卜若縣燭于十五年之後而待子貴者彼人之所以爲公稱公何有哉公之生以嘉靖庚戌之十二月十有四日距其卒享年五十有六配趙夫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定宇公女也男子五長卽博士君長臣萬曆庚戌進士娶湖廣按察副使西虞范公子贛州府通判吾岡公女次重臣娶太學成虞徐君女次慶臣娶文學又玄徐君女俱卒次傳臣郡學生娶重慶府知府愛鶴陳公子肇慶府通判九臯公女次名臣殤女子二長適封永嘉縣知縣養質陸公

子戊戌進士平陽縣知縣崇禮次適光祿署丞
全吾譚公子太學伯翔孫八人運昌乙卯舉人
娶贈工部主事吳山陸公子深源君女應昌娶
贈廣平府知府慕節蔣公子山西都司徹菴君
女齡昌聘太常寺卿襟宇顧公子國子監博士
塵客公女俱良臣出榮昌未聘重臣出豫昌聘
文學陳君汝常女履昌嗣慶臣臨昌益昌俱幼
未聘傅臣出孫女七人良臣出者一適福建都
司源虹徐公子錫策一字吳縣太僕寺少卿玄
渚申公子騰芳一字崑山御史青陽周公子公
績一字崑山某官欽所陸公子文學某出女于
譚氏一未字重臣出者某傅臣出者某俱未字
銘曰
原祚之所始上有名父而公爲之子究胤之所
裕下有名子而公爲之父父待公以百世之不
忘子待公以七葉之重光居家則人目之曰貞
士居官則人命之曰循吏是公之所以或出或
處而俯仰無忤以承以佑而創守靡替者邪

王太古金陵篇序

自孫吳建鼎足之業金陵苞符之氣霽然而開
與千渡江以後宋齊梁陳繼之中原文獻畢萃
江左顏謝徐庾之風煽矣兼以玄釋之道方演
嘯咏之致轉適事牛油檀語多粉黛始自宮禁
下迨閭里靡然同風公及南唐尚存餘韻故其
遺文軼事往往令人心慕形追色飛肉奮雖樂
令申其名教之論李生格以亡國之音吊古者
猶監稱之不置良有以也 國家開天于此隆
平之祚除勝豐鎬固已一洗六朝淫靡之陋而
學士大夫沐浴膏澤歌咏勤苦迺多有訪其舊
事而形諸詩篇者豈非以侈曼相高傾軋接踵
聞之者足以戒不徒惟是風華之代扇已哉自
唐以後金陵懷古之詩作者衆矣第多短章斷
句或取其一地一事而咏之曾未有上下六帝
汜濫五史綜其故實擷其菁華者乃今于太古
之金陵篇見之太古夙負洽聞殫見之學好爲
沈博絕麗之文生平著作藏在名山傳諸通邑

者不啻富矣旅寓金陵習聞舊事登高眺遠既
鬱勝情述往思來兼多與指撥爲斯咏遂舉六
朝二百五十餘年山川城郭之美宮掖府寺之
盛以至名人韵士之風流妖姬明童之纖麗靡
不總而載之有周子隱之所未書山謙之之所
未志者矣或以盛而刺其衰或以失而徵其得
法戒具在比興斯彰又豈第如盧生之長安駱
丞之帝京徒侈貴游傷其困厄者哉友人鍾伯
敬氏見而愛之爰畀諸梓昔謝監詩成都邑傳

寫紙爲之貴以今觀其游覽行役之句財寥寥
數語耳太古斯篇兼總條貫當與太冲吳都爭
雄競爽赫蹠踊貴曾何足言鍾山之英草堂之
靈且其屬太古以鳴熙朝之盛有不願其但以
邁文麗藻被諸蔓草寒烟者夫太古之紫電青
霜具矣尙其摩厲以須之

再賀大司馬鍾梅黃公七十序

今交戟之內大僚之待特簡言官之待彙征者
甚衆進計者未嘗不鯁鯁焉虞仁賢之以朝

廷輕乃觀于六卿之長多名德耆艾之臣上足
以起 人主尊賢敬大臣之心而下足以鎮
羣鷺警異議爲百僚之表率蓋又未嘗不訢訢
然慶 朝廷之以仁賢重昔弇州官 留都以
其時太宰司馬宗伯皆年七十以上亟稱述爲
盛事然孰有如今日之尤盛者哉絀指計之南
北之冢宰北之大司馬南之大司空北之御史
大夫皆年踰七十或踰八十碩德峻望爲世偉
人積功累勞爲 國元老今南大司馬鍾梅黃
公文進而開七袞矣三壽作朋詎惟魯頌五星
降昴將演虞圖此天下士大夫所以尤爲 國
家慶也當黃公之奉 璽書撫東土也適歛訛
爲政議論涵育之時正氣幾受其恫惴湛掩而
不能振公獨毅然以是非與之爭而不少借力
破其懷私植黨之謀惟時士大夫眡公屹然若
飈輪之持九天鰲足之奠四極也君子乃有所
恃而不恐迨公之被 命長畱樞也覲見而雪
消氛澄而空霽于是大距斯脫泰茅盡拔庶正

以序服其官而大賢以漸登于位迄今 國論
無煩 皇路常夷伏莽不興睽車不載揆厥所
繇則公主持倡率之力也當冰霜凝沍之時衆
既望公爲碩果迨風雲感應之會衆又倚公爲
前旌今公總戎律攝銓務統文武之任分鎖鑰
之權 國家萬年根本地其所維繫厚矣晉而
典掌樞機幹旋元氣綜叙六典表正百官與諸
大老保泰之孚室否之就固 皇天所以爲
社稷計也人之拱手相慶詎以稀齡爲公一身
贊哉昔詩人在崢嶸掘閱朝賡薈歲之中獨以
爲爲之頌益以邪正之消長安危之倚伏欲長
得君子鎮之故頌禱之情不能自己如此者
後世長孺在禁闥則淮南寢其謀君實相中國
則契丹戒邊人母生事公志在匪躬義形于色
不啻如二公而又幸事壽考作人之 主贊
綱紀四方之治赤帝之孿已清陰雨之膏旣洽
詩人所詠有同然已然則公宜享有上壽如名

公畢公百歲而上長在周廷又豈待占而決哉
起元文質無所底常跂望公之神采文章如松
喬之在霄漢北斗之在星辰乃不揣以文部諸
大夫之咨操筆以頌公壽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公之所以體玄德介丕祉者誠未易窺要以
天眷 聖明厚綏良弼壽公以翊 天子
無疆之祚開 國家有道之長小往大來階符
籙若則不斐之言或亦可附弇州之紀盛事從
諸大夫而爲公進一觴也

漫興四首

倦游歸問碧山居雲臥相將十載餘三國舊讐
魚篆略六經新校馬融書吸殘竹葉春醪冷吹
落梅花夜遂虛道是玉皇香案吏可堪多病似
相如
神山何處是僊居東海蒼茫萬里餘人向靈威
探玉葉天從宛委祕金書虹腰冉冉垂青野鶴
背飄飄上紫虛擬搆層樓聽松去挂冠神武事
何如

鳳臺西畔結幽居
滿目風煙六代餘
雌霓帶坻猶有賦
橐駝種樹已無書
苔因却掃青常積
尊爲忘憂綠未虛
閱盡世間多少變
翻從泡影見真如

環堵蕭然木石居
但求容膝敢求餘
衣冠性與嵇中散
山水情鍾謝祕書
蒼苔雲牙堪破夢
晚菰霜甲解充虛
閉門病蹇同玄晏
欲序三都愧不如

遜園漫稿

己未

目錄

賀南大司成存菴周公晉官詹學士序

澹志齋集序

花園新阡表

詒穀揚名卷題爲計部阿公

李芹川先生浮丘逸草序

肇邵讀拙集以七言二律見投勉和其一

答謝

芹川先生傳

征播盡瘁錄序

楊鹺幕之虎林

贈葉肇禧舍人四首

柯玄陽明府之皖城

倪元道參軍六十次金赤松送乃祖侍讀

還朝韻祝之君新受 勅命自賀長至

歸

汪肇邵六十

王郎資生樓

亞中大夫資治尹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右參政顯齋劉公神道碑

賀南大司馬鍾梅黃公奉 召協理京營

戎政序

後漢書批評序

宋羅務光子有擬答呂洞賓詩十六世孫

良策官南錦衣幕見示起元次韻二首

大司空敬松周公園居詩四首

米仲詔工部家有四奇一曰園二曰燈三

曰石四曰童客爭咏之同用一韵函書

屬和勉爲效顰殊覺形穢也四首

書梁端肅公與何侍御公書後

張時泉家有桃樹產芝之瑞已而舉子賀

之

獻縣令向公忠節錄公慈谿人 靖難師

起死事者也九世孫萼輝官南比部列

公遺事以示起元敬賦二首

渭川吳隱君墓表

少洲汪公墓誌銘

永濟橋爲會澤卿侍御題二首

讀拔劍集

春秋正意序

家僮采木芙蓉插餅并摘得杏花一枝霜

後盛開亦異事也四首

行園二首

無題二首

大學士曙谷先生七十四首

太史澹園先生八十序

澹園先生八十四首

張母羅太夫人六十序

郊行

秋望

澹園先生輓詩二十八首

有序

持鉢院門歌

戚家山歌

中丞與參黃公輓章四首

病臥山中不聞外事久矣偶客過談二時

老成彫謝爲之泫然賦此以當天問

杏村

寒

孝友流芳卷爲禮部張君題

送友二首

市隱園二十二咏爲姚允初觀察賦

蛟門先生易學序

封侍御畢太公暨孫太孺人偕壽序

冬夜謝吉甫黃徵甫張韞甫王不驕太復

弟同集草堂

遜園漫稿

己未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賀南大司成存菴周公晉宮詹學士序

大司成存菴周公之涖南雍也歲當戊午大比賓興之日士之負笈而來者較徃歲可踰數倍東南半壁之天下扶輿清淑之氣所產翹雋穎達之材皆因鴻都之一塗以就風雲而邇年以來士多淫放于樗蒲杯鎗囊屐油檀之間甚者浮薄佻巧蓋衆自雄徃徃以弛銜縱轡望上之寬我而憚以其身自束于規矩以是司教者樂育之化與造就之法多不能兼予之于上而得士之心與變士之習亦多不能兼取之于下徃者不佞代置南雍蓋日廩廩然幾幸有以振之而模範不具經術淺薄卒未能有以勝其任也公之拜命而來也寔以代余而余寔幸得公有以補余之闕疏而覆其珎璽蓋公前是壬子之典試應天也其渾金璞玉之器光風朗月之儀紳珮之士望而知其爲仁人君子咸願奉

之以爲師而其與博典麗之才洞密精遠之識所爲見于程式之文與甄錄之卷者又有以樹斗南之杓而空冀北之駿故自公秉鐸以來士奉要束惟謹毋敢有軼于繩之外者城闕佻達之習一變而爲絃誦禮樂之風彬彬然踰于徃日公又爲之慎持憲章謹御左右搜引其俊乂而檢廸其奇表獎掖其雅馴而裁抑其躁競故涖任幾一年而賢關之內秉德嚮風者謐如也蓋士習丕變士心咸歸有不動聲色而使人默然式化者樂育之與造就人疇用之而偏得其方公合用之而兼收其效眡余之廩廩憂不甞者相去何翅徑廷哉于是上知公可大用不欲久公于南也特召公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管理清黃夫武臣之功次秩序雖所關甚鉅然一校閱查勘力耳非上所召公意也古稱中興之蹟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夫治內莫大于使卿大夫之各得其職治外莫大于使要荒之不失其理要之辨官論

材必先於興賢造士折衝禦侮尤始于覈績程功今交戟之內方孽孽爲旁招之求而疆圉之外又皇皇爲撻伐之役時事之大孰有亟于此者

上旣試公以賓門之明揚而又試公以樞庭之綜核枚卜之典旦夕將行公所爲引

上簡畀以銓叙流品毗贊安懷使百辟亮其天工四夷奉其戎索者將在是矣公懋圖之哉余故因南雍諸君子諏所以賀公者辭不獲命乃述

上所爲召公之意爲公勸駕異時公

之功烈著于廊廟公之德澤覃于海宇人之爲公叙盛德頌大業者寧獨一南雍所爲幸其補闕疏而覆瓿豐者又寧獨余一人已哉爾時而回眊夫今日之言余不佞殆猶存乎蓬艾之間也

澹志齋集序

昔人謂論治者貴識體其于文也亦然文章之用雖變化無方而其體則不可易張融所謂文無常體要以有體爲常誠篤論也爲文而不識

體將以禽人之管路人之竹權扶之玉目樓煩之星施錯列于天球河圖赤刀大訓弘璧琬琰之間哀牢之闢干冉駹之髦毳林邑之吉貝襍綴于冰紈霧縠方空吹綸阿錫升越之上雖竝號瑰奇其體固已垂反而無適矣又況乎以山林而飭廊廟以干戈而參俎豆者哉歐陽子之爲文也未嘗屑屑焉瑟瑟焉步趨古人而效其曠也而說者謂其爲詩傳則似毛鄭爲五代史則似馬班爲章奏則似賈陸爲序記銘志則似韓柳爲詩歌則似李杜彼豈必若今人之爲規撫于字句音響之中其體誠有所合之也得其體而後可以論于文譬若操規以造圓握萬以造方天輪地軸舉在吾擬議區畫中成變化而行鬼神有望而不失鍼芒度而不差累黍者矣吾友聖培之于文章也有控引一世之才有綜括百家之學有洞炤九幽之識極其所至固已薄廬陵而不居而獨其工于得文之體則有相似焉者試舉其集按而求之詮理之文之雅而

正也不以爲濂洛關閩之著錄乎哉論事之文之辨而哲也不以爲公孫鼂董之射策乎哉代言之文之典而重也不以爲蘇賈常楊之視草乎哉叙事之文之慎而裁也不以爲龍門蘭臺之載筆乎哉聲律之文之麗而則也不以爲高岑王孟之揆咏乎哉總其大較鴻深鉅麗磅礴昆侖鏗鯨縣龍簇之音自不與擊缶吹篴竝響攬鬱儀結璘之彩自不與繁星燭火爭光所謂高文典冊宜在廟廊郁乎盛世之文者矣聖培起家讀書中秘擢史官洊陟宮案晉典成均所扶美而讀者皆石渠天祿之編所染翰而書者皆日月山龍之袞所接衽而遊者皆紫清丹籙之彥所授簡而賦者皆卿雲帝日之章是以文靡有不當其體而體靡有不當其名讀之而可以垂法行遠知人論世非徒絺章繪句之爲工已者取廬陵以相方烏足以盡吾聖培哉聖培年事方剛今且羽翼儲闈步武揆路是將以其文潤色鴻業追琢聖典天下之文章孰大于是

文體之于治體異用同符余日夜爲聖培望之不但寶其名山之藏附爲不朽而已

花園新阡表

萬曆四十有三年歲在乙卯七月六日余妻勅封孺人王氏以疾卒時方拜南大司成之命且以長兄振昆臥病苦塊中甫再淡月繼其母而亡余悲悼之深幾不能自主未暇爲問窀穸事明年丁巳再拜宮詹之命始解南雍之印載歸私家將以漸謀卜一地安逝者而倉卒未可得嘗以人言閱數區比躬校之于形家言多不合輒復罷去又明年戊午夏日繁昌吳君邦亨以青囊之術來游余門因囑余姻王君履泰偕之徧歷郊圻間更十餘處始得之于安德鄉之花園村余時以足病不能撰策從其詆視而余姻興化李君思聰博通多才藝君子也妙解風水其識議高天下遂又囑其偕姻卜君鼎吉往視之李君見卽心賞已復數四與卜君王君精筭之謂必可用乃捐貲購焉冬

日李君再爲之定其穴向于是余始親往視之其地爽塏清夷森茂環合陽陰燥濕得其中似可以安體魄者乃治攻築之事惜其地脉愜不任祔僅以今年己未三月朔舉孺人之積窆焉虛其左以竢余異日同穴之誓嗚呼余少卽傷習堪輿之言每哂世之卜宅兆者多不詳計于化者之母侵膚而惟怵憚瘞志于芒芴中不可知之福蔭然而所謂四逆五不葬者雖可以術測之知其必然而亦有時出于智人千慮之外者諺謂天生一人地長一穴冥冥中固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夫安可以彊取而智索哉卽以此地論之業爲新都賈人子所有且將開壙以葬其母矣而夢寐間若有神焉呵而禁之以非其所據諭使速去者又其地在嘉靖中爲普寧佛刹大宗伯湛公爲鄉紳鄭公謀葬父母毀之而汔不果用去今將百年地在近郊人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而余與孺人之菟裘乃適在此遽遇之因緣豈偶然哉祿祥鬼神之說余所未敢論

要以始事之繇與四君之爲余卜者其功不可忘也遂紀之而泐諸石以識于墓門之左且以告吾之子孫于世世俾知所自也

詒穀揚名卷題爲計部阿公

詒穀高人頌芳名今于揚絲綸輝日月蘋藻動宮牆範俗尊前典傳家啓義方清徽常不沫素節久彌光東國巾仍整南州榻未忘社開樂氏里宅表鄭公鄉何策宗方大于門祔正長還期世珪組千載奉蒸嘗

李芹川先生浮丘逸草序

古之高人貞士懷璞不耀偃仰于山林皐壤之間世之所謂名寵貴富固已澹然無所櫻于心矣而志之所求與道之所會有不各自秘者往往泄之于聲歌以鳴其志彼考槃之在衡衡門之在陳其人豈有異于畊縣上之田考谷口之室者哉乃不能不託諸詩以自見蓋連城之珍雖薄視五都耻爲三刑而姤筠旁達如虹之氣必上達于天固其理之所不得不然者也以余

觀于芹川先生之隱浮丘也其情寄遠矣其名跡晦矣蕭然自保其川雲嶺月之居而快然自足于看竹灌花之樂方且如浮丘仙伯之御鶴以戾于九霄下眎人世若牛坻鼠壤之不足留一盼也乃獨卷卷焉勗其子以致身有不能一夕忘者此豈其于隱有殊趣哉天下惟石隱如焦先仲長子光者自知其于世無所庸始暗而逃焉以自覆其短君子將比之于社櫟無所材堅瓠無可用若高隱者隱居求志樂則行之要則達之其道之可知者天矯如見龍之在田翩翾如漸鴻之在陸彼豈肯泯泯仙仙甘與草木同腐而已哉故其志可則其羽可儀世主將乞其言顯其身以摩世範俗非徒以薏芟束帛爲丘園賁者此先生之詩所以獨出于山林臯壤之外非直一栖丘飲谷之爲適已也蓋自叔子文部君抱先生之書進爲于朝而先生之道不行于身乃行于子矣至今讀先生詩者知其戢玄圃之輝而以所產之天球弘璧揚光東序

其姓名且自閭閻以達于朝宁使士大夫景行其高風追想其素節有不啻自口出者此豈考槃衡門之堙薳坳世可同日語哉余故承叔子之詔忘其眊陋論而序之士之懷琬琰在煨塵者讀先生之詩可以興矣

肇邵讀拙集以七言二律見投勉和其一答

謝

無譏鄮下敢論風藏拙差堪比魏公每愧一期交臂失豈云千古寸心同羞迴舞袖貧逾短強學椎輪老未工莫訝效瞶矯自失凌波微步有驚鴻

芹川先生傳

芹川先生姓李氏諱文泮子化其字太平之繁昌東島人也其家姑孰也自唐當塗令陽冰之少子操始歷宋迄明代隱于蘓蓑間而或用什一筴以顯至島溪公黻始能不廢農賈而讀書又好義決嘗以百金貸其族已折閱竟焚券弗責償也里中高其義先生爲其仲子生而警

敏從博士受毛詩所治輒屈其等輩垂髫被選
爲青青子衿游黌序矣楚麻城周公負人倫鑒
來督學政手公牘大器重之自是試必先人而
婁赴都比輒報罷先生意脉脉不自得乃去爲
吳中游從魯菴徐先生而問業焉徐先生印可
之爲七叩以贈知先生非池中物也而會島溪
公病先生偕其配周孺人日夕執侍湯藥衣不
解帶者累浹月夜禱于天願損已年以益父
咤之景不可得而母朱夫人春秋亦已高矣先
生亦遂有丈夫子者四因撫之而歎曰吾學足
以自致于時而弗售命也囊遺書而讀之繫有
孺子在吾以吾不盡之心屬吾子而以吾不盡
之身奉吾母不亦可乎遂謝去博士不復試先
生故與其兄浩篤壘篋之好伯仲相師友至是
問安視膳暇時時從其兄登浮丘而嘯咏焉友
人惟從君任徐君士毅常撰策偕之遇林水佳
處輒命觴引滿行歌互答悠然忘返望之者以
爲僊僊乎馭風騎烝往來絳霄赤霞之上殆非

塵瑤中人也島溪公之將易簣也授先生以遺
藁先生泣而辭以讓其弟溥念兄爲家督析箸
日多取腴田歸之故博通形家言爲二人營菟
裘身任其事至購求費悉已捐之不以煩兄弟
也身常自卜藏于親壙之左比兄卒卽舉以瘞
之而辟處其右人尤以爲難念宗祠未舉亟告
于宗老立家廟置祀田以供之族舊有編伍西
安者倡義清膳軍田僉族子之廉幹者筦其入
以給歲額軍裝賴以毋僮憫子弟之讀書而膏
晷不繼者號衆置義館延師授之且躬督其程
課族之絃誦彬彬相望自先生仲子萬化舉進
士它嗣起甲第與負雋聲膠庠者趾相接也先
生之爲德于家多此類而周孺人實左右而依
助之故族鄴中奉先生爲宗老而奉孺人爲女
師仲子生而負異材有大志先生鍾愛甚而所
以訓飭之者不少借自其奉手辟呬之日與待
試公車隨所寓亡不有詩以示勸蓋先生日幾
幸以其所韞諸身者大顯于仲子乃甲辰仲子

登第之年而二人同以無祿卽世矣先生猶得睹其泥金之報與辟跣之奔而孺人之逝也乃適在其棘中射策日此仲子所以每語及之輒泫然流涕歔歔而不能禁也然先生與孺人身教子而見其成家老而傳于人間世所稀觀者旣已得之卽先生所以勉仲子者若渭水後車之讖李之世珪組蟬聯方未有艾先生又何憾哉仲子與余同舉丁酉鄉試官南吏部稽勲司郎中爲世所倚重諸子姓繼起異乎太丘家之公慙卿卿慙長者也

史元曰世眇修者手一言一行之善矜矜焉望福于天若責負然弗應而乃始疑天道之無常好修之或爽也跡先生生平所自持曷嘗有所祈嚮刻情矯性以就其願哉乃積之于身發之于子若桴鼓然抑又何也夫身幾顯而亟殁之身可取而亟予之翁則必張旣以予人已愈有道之所保常在于是矧福爲道之隨邪夫早服重積德君家猶龍氏言之有德司契如先生者

毋問天矣

征播盡瘁錄序

六山張大夫籍于閩之莆田舉順天之鄉試而家金陵自余爲諸生卽與大夫聲跡相慕嚮大夫器幹脩偉博通當世之務爲人孝友廉潔有剴治才蓋所稱緩急可寄一臂之人也屢上公車不得報隨牒推擇而守合州州蜀之巖郡也素名不易理大夫從容攬轡捫參歷井而上有夷其地之險而易其事之難者治比三年刑清訟簡政通人和自其邑之士大夫父老子弟與郡國守相藩臬大吏若御史大夫繡衣使者亡不人人以廉能異等目屬大夫謂大夫繇此當增秩 內召進爲于 朝而播州之事起矣公路進兵餽饌不繼文武將吏其以爲憂而所經地羣峭摩天深菁翳日卽數十鍾恆不能致一石僉議非大夫莫能辦此者廼晉大夫秩郡丞專督餉事大夫心計手畫建議運道從水部置催督具有成法大夫且身自牽輓與諸卒共艱

砥于蠻煙瘴霧之中于是舡艚鱗次粟米雲湊
軍皆宿飽深入亡虞是役也人以方諸蕭文終
之在關中寇威侯之在河內而大夫則旣以勞
劬而病矣播地底定議置郡縣總督李公乃版
大夫假守鎮撫之尋疏請以爲眞而大夫遂以
病及于大故嗚呼古稱以死勤事者非大夫之
謂哉久之當事者叙次播功大夫轉餉勞勩爲
最疏聞于 朝 詔贈大夫尚書兵部郎且別
議旌卹 國家所以酬大夫者不可謂不厚矣
乃議者猶惜大夫以長駕遠馭之才束于短策
不竟其用而旌卹之典有待而舉或非 國家
所以篤意死事之臣爲作忠者勸也大夫子太
學爾登乃屬友人哀次大夫所爲條上笑餉事
狀與一時諸公所爲委寄之公檄私牘合部覆
贈卹之疏與志傳類而爲書題曰征播盡瘁錄
以示永永謂余習知大夫者也請一言爲之弁
余反覆讀之爲之感慨歎歎而不能已蓋有激
于近日遼左之事徵兵轉餉海內騷然而芻糗

不充動虞庚癸令大夫而在今日必有所以借
前箸者且使人人能如大夫之以身殉國卽轢
山轉海不能爲木牛流馬之奇何至廩廩憂不
給致煩議者謂輦金如山不救枵腹之患哉因
微掇其事序之以爲後事之勸爾登美秀而文
善繼先志異日所爲繼大夫之業拓而大之于
茲編有足券者夫上有愍亡之 國恩下有敬
承之家祚大夫可亡憾于封寢丘歌負薪矣
楊嵯幕之虎林

芙蓉池上籍初通捧檄翩翩向浙東國計于今
鹽筴重官曹自古權司雄鄉心南澗朱桁外公
事西湖畫舫中誰謂脂膏堪自潤由來清白有
家風

贈葉肇禧舍人四首

瑤林璀璨憶風姿把酒春生白雪枝莫詫衣香
驚四座珮聲新下鳳凰池
橐筆承恩侍帝晨掖扉清切領朝紳如何倦引
西清直坐占金陵十斛春

朱簾畫棟碧闌干，運漚湖生五月寒。無數瑤簪檐外出，不妨人作石林看。

閒尋南部掇花煙，高論如雲下碧天。愛寫小詩相問答，坐中旋爨冷金箋。

柯玄陽明府之皖城

久憶平輿有臥龍，欣從鼓鐸振西雍。裁詩紙貴三都賦，綰綬花開百里封。揚子月明高鴈驚，皖公雲淨簇芙蓉。懷人更值鳴琴暇，夢裏雞山曉寺鐘。

倪元道參軍六十次金赤松，送乃祖侍讀還

朝韻祝之君新受，勅命自賀長至歸。

酒喻金莖露未乾，壽筵濟濟列仙班。家聲久冠簪纓上，帝寵長依日月間。闕近蒼龍河外轉，尊開白獸殿中還。紫髯玄髮身尤健，歲歲螭坳奉聖顏。

汪肇邵六十

名世文章出世心，高齋長日坐花陰。胸中玄解唯丘索，眼底青雲自古今。誰更論才稱八斗，真

堪挾字值千金。桃華潭水春醪綠，歲歲南山好共吟。

王郎資生樓

名家不忝號烏衣，瓊樹神姿世所稀。蚤向青箱探舊事，深從丹室領玄機。壺中大藥函金鼎，海上真方秘玉扉。多病得君良自快，每因刀匕霍然歸。

亞中大夫資治尹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參政顯齋劉公神道碑

參政睢州顯齋劉公之卒也，爲萬曆丁巳之正月三日。今三年矣，公孫諸生瓚將奉公柩卽城南胡家堂之阡窆焉。舉公元配杜繼配滑兩恭人爲之耐瓚乃奉公同年虞城給諫楊公狀身走金陵，謁余文其麗牲之石。余未及從公游而舊聞余友黃侍御晉甫言知公瓚又侍御之子婿也，余遂不忍辭瓚之請，掇狀之大者論次之。公諱煥，字文華，顯齋其別號也。先世蓋鳳陽姓楊氏，始祖曰儲元末，避讐隨母姓，始遷睢之

朝郭里家焉儲生子二次曰榮榮生子翺以子貴贈大理寺評事翺子三長曰平岡公淮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貴州參議次曰淵生子一曰陽爲郡庠生卽公父也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配柳氏贈恭人繼丁氏封太恭人柳恭人誕公時夢火燎其屋遂以名比三歲平岡公謂其啼聲舉止非凡以異日名位不在我下期之八歲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十二應州試牘輒有奇句弱冠乃推擇爲博士弟子至隆慶之丁卯以尚書舉河南之鄉試今上之八年庚辰登進士第筮仕尹大名之濬縣濬之西南淇衛二水經焉歲時苦汎濫則稼穡若洗民居且蕩析爲魚鼈宮公首下車知其狀乃相地形疏濬之又築堤兩岸漱之水得東過大伾入于河自是間殫爲河之患塞矣攝黎陽書院名諸生之貧者肄習其中絃誦之聲達乎四境濬之士興焉邑有官縣尹不孝其子欲殺之者聞于公公曰父子大倫也果不肖有義方之訓

在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猶不可奈何欲斃之乃召其子譙戒于堂其子卒感悟爲孝子內殿災將作采石于濬公與滑令董其事公召募工人躬視礮鑿不浹月石已畢湊矣事聞上于是有白金之賜且勅吏部優擢之公爲令四載治理流聞扶風間會又承上命當有以旌異公者而濬之貴人以開河大伾之南議與公忤每乘間以蜚語撼公部爲公調之乃以南刑部之山西司主事行矣大瑞保頌繫在獄數以賄干公所緩之公距不聽久之遷南戶部江西司之署郎中事主事典查糧廳廳爲計曹劇地弊孔百出名不易理公稽覈夙蠹嚴查兌而寬于收放者一切常例悉湔革之後公旣遷守湖州當大計司徒張公詒公書謂事方起議論紛沓獨不能以一字浹公可以觀公矣湖爲浙西名郡其地腴而俗侈士大夫歲時餽守相令丞者筐篚常闔門公始至悉謝絕之時郡值曠災後乃申飭所部除煩解饒以寬和

理之杜織奄之擾民者繩奸吏而驅之而獨以禮遇士大夫以義教博士弟子且飭祀典修祭器禁博奕輯窩訪化民訓俗之令日下于庭湖民始彬彬嚮風矣于是民以公方前守劉莊襄公曰前劉後劉謂寬平有大度相若也亡何而郡大姓之事起郡一尚書一祭酒以貴雄里中其奴客多恃勢爲奸利閭左之賄非一日矣直指使者與御史大夫計治之而烏程令刺上風旨首發其事于是讞計鋒起所以麟

嚴地僻于湖而適有採木採礦之役彫剋甚公至則一意拊循之裁里甲之供應禁市行之擢取罷行商之官米革絹解之包攬清園園之逮繫諸爲民所不便者次第條革之又修城垣以資扞禦葺湖堤以備畜洩手禮樂全書以教博士弟子建青雲橋于學宮以興士氣而又益勵米藥自公餉公謙而外亡不議裁當路薦公有曰心勞撫字禮絕逢迎蓋實錄也嘗一祈晴而麥刈一禱雨而未起郡人爲作富春頌歌之而公政暇登嚴子陵釣臺葺其祠堂爲文吊之又建祠范文正公于子陵之側公之所以崇獎風節者其意又弘遠矣晉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台州時倭出沒海島中公奉命捕得生夷四十人以獻乃益蒐乘簡卒日討軍實而訓之斥武弁之奢貪而獎其廉且勇者于是台之兵政日修終公任海不揚波矣嘗攝嘉湖事檣李盜發公出榜諭賊自首境內晏然寧紹苦饑朝廷發粟貸之公爲設方略以授有司而枵腹者

果時公之譽望日益起乃擢公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分守關西蓋將漸畀公以節鉞之寄而公則意已倦游矣顧念平岡公昔嘗官關中乃命駕一往至則禁秦俗之囂頌者使人得安其生藩封中有絃于有司者公懲其尤而它多縱舍且諭所司以時給其祿米俾得自贍宗室多頌之謂公實生我也亡何而公以禮年云至連上書乞歸時御史大夫顧公慰畱公至數四不可得乃趣裝東出關歸里中高臥矣入門睹童孺欣然輒咏賀季真兒童咲問之句以自快時與二三故人觴泳畱連命童子度曲躬自和之朱顏白髮望之者以爲神僊中人也公天性仁孝諸生時喪柳恭人自湖州歸始喪中憲公哀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已從青囊家卜善地大起冢舍躬廬墓側汔終喪始歸及解陝右紱日率諸弟奉繼母丁太恭人依依如孺慕每游宴歸卽夜必起居太恭人卽已臥必至榻前問寢其孝念純篤不以老而懈如此值中州大祲

上發帑金遣使賑貸公捐粟二百石銀百兩以佐之夫公在官下日孳孳民洎歸而不忘斥所贏以贍其枌榆之社公之好行其德可勝道哉公少時失杜恭人至是滑恭人又先公實公不勝悲悼病夜夢天大雷電以風火光熾而旋滅公索衣起坐曰吾其已夫蓋符其始生之兆俄又夢兩烏衣人導之北走自是不復有言易簀之日距其生嘉靖庚子之十一月十日享年蓋七十有八矣嗚呼世之刻核操切以取名者乞乞如不終日公薰然慈仁自少至老不見其凌厲矜奮之色而爲政得兢綵之中與人泯激隨之跡肝膽可示至進退取與軌之于道義醇如也死之日鄉人不忘公者私諡曰恭順先生而公年躋大載筭旣以永官階三品爵旣以高爲令爲守爲監司奉 璽書馳親及身與配者三榮旣以厚如公者又何所遺憾哉公生丈夫子一曰維明爲順天府教授先公卒而所生子瓚秀謹有文能繩其武以振家聲者也余居恒

有感于湖州之事以公爲長者乃撰次如右
因楊公而益信昔者吾友晉甫之言系之以銘
卯金之胤濬祥于睢再發者公有鬱其儀宰茂
旣徵郎潛旣起吳興之政綽有大體灌氏旣敗
其民則那拔薤植棠可頌可歌再守富春高風
逾邈桐江一絲莫茲五嶽浙斧旣授秦帷載瞻
形鞞蒼珮實允具瞻拂衣高轡轍不可輓人爵
旣屏天倫益展或出或處人無間言仁孝性成
質彼璵璠大哉不嗟乘化已矣遺愛在官遺風
在里蔚彼文孫克世其家未盡之報其在是邪
胡堂之阡其遼懸臚肘兩恭人以翼父母隧道
之陽桓楹歸然泐此銘辭于萬斯年

賀南大司馬鍾梅黃公奉 召協理京營戎

政序

大司馬鍾梅黃公之奉 上命贊留務也四
年矣內嚴宮籥外肅閭旄上護 園陵下鎮
輦轂使 國家益厚根本之安而東南半壁且
屹然增神臯天府之固也卽蕭公之在西京裴

公之在東都曷以加焉公義形于色知無不爲
其大者如復龍江之廠修浦口之城均運艘之
偏搜快丁之竄裁貢船之濫冒卹遼戍之敗亡
訂謨遠猷忠言至計秩秩乎著廟廊而泐鼎彝
矣建氛益熾烽火達于甘泉 上乃特召公
入 朝協理戎政且以追鋒車刻期趣公之任
士大夫拱手相告無不謂 上信公之專而
倚公之重也南叅贊北協理軍國事孰有大于
此者乃安危所寄 上注意惟公一人公之
受知于 上豈在廷諸臣所敢望哉于是樞
曹諸大夫毛君沈君等謀所以贈公行而咨不
佞主臣不佞何以爲公告也無已請以私臆質
之 高皇帝得天下于奇渥溫氏之手應昌
旣捷衆建諸王環九塞而爲之國意未嘗一日
不在穹廬區脫間也 文皇帝削平內難九
有晏然而戒心北討至不惜七萃之師六飛之
駕四馳驚于南望斗杓之地已乃舉郊鄔之鼎
與虜間一山而奠之豈不知臥榻之外卽旂裘

齋睡地哉明示以

天子自將待邊使

聖子神孫時時休外懼以救內憂非若古之宅中圖大守在四夷可忘張皇六師之戒也是以周廬微道之防不替于烽舉燧燔之警虎關豹尾之衛不逸于控弦鳴鏑之交揆其事勢豈可以一日而忘備者哉以宗廟之靈虜幸狎吾之疆索不至大逞上遂寢溺于莞簟之居下亦遂寢蒙于堂奧之論文恬武熙玩日愒月二祖之意荒矣京營之什伍聽其銷于隱占敘于冒充而莫之校欲求如漢之八屯可備乎霸上棘門宋之四廂可遣而戍邊駐鎮者猝不可得卽肅皇帝懲庚戌之變欲一大舉而更張之而河南南陽竟不可問僅僅更兩官廳之名汰中官之守易總兵之號而已沿至今則耗蠹愈甚簡覈愈難陸海旣深影射之姦貴門又多掣肘之患一旦起而振之豈易言哉革之道已日乃乎蠱之用壞則有事今以公之明以燭幾公以符衆虛以集議斷以決疑者

何廢不興何弊不飭且又當

主心嚮用之

時人心慮變之會出其壯猷宏略以振作于其間如于忠肅之創團操王襄毅之清冗耗趙文肅之議征討于以轉弱爲彊易竄爲理張九伐之天聲厲五兵之銳氣固在公一指撝間耳而公且以其忠言至計上格主心使旃屢之間竦然易慮深惟二祖控御夷狄之道亟圖自守不至待搶攘怔營而始爲臨渴掘井之計也將久安長治之策惟公實圖利之豈獨出其餘計足以扼建會之吭而咎其背哉然則議大夫之徵不佞言非獨賀公也宵雅所肄棘幹有盡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蓋賀公而因以爲天子之宗社賀也

後漢書批評序

余向讀諸史往往多丹鉛之以志所研味後漢書其一也因憶前賢好此書者上躋于史記漢書尊之爲三史顯門治之國志以下母敢望焉唐人至立科以求士若是而蔚宗遂可與馬班

埒乎哉范在獄中與人書謂此書方諸漢書博
贍可不及之整理差不愧也又謂體大思精不
減過秦論又謂四夷以下諸論筆勢縱放實天
下之奇作又謂贊辭殆無一字虛設其高自矜
詡如此似非爲目睫之論者然以余讀而評之
人巧已贏天機未快篇篇組紉字字鑪錘雖極
鏗訇終窘邊幅視孟堅之并包陸海滿地膏腴
子長之諠浪九天隨風珠玉者微獨廣狹之異
規亦且天人之殊界矣獨其華實相副頗號彬
彬洵汰羣言亦爲爾雅故去陳壽之拘而存其
質無沈約之靡而有其文馬班之後有能與之
聯鑣其轡者蓋寡進而尊爲三史意者有在焉
斯乎余批評時時及之每因諷詠以自娛快友
人沈不疑博雅士也見而絕好以爲能窺作者
之旨請板之以公炙者余秘之不得遂舉而授
焉因志其崖略如此若書多古字多借字多通
用字抑或多譌字闕字羨字劉攽刊誤中具載
之茲未遑一一注出在讀者意會之而已

宋羅務光子有擬答呂洞賓詩十六世孫良

策官南錦衣幕見示起元次韻二首

騎龍弄鳳總由吾雲際翔嬉豈畏途玉竈九還
藏大藥金箱五嶽祕真圖詎因罔象思離智常
向猶龍問若愚自得逍遙忘歲月嬾將瑤草記
榮枯

天地生吾有意吾高騎黃鶴上雲途浮槎海畔
非無事蘸鼎汾陽自有圖不信烟霞真好嬾何
妨谿谷盡名愚銜杯一笑滄桑變手把雲柯尙
未枯

大司空敬松周公園居詩四首

坐覺居心淨苔苔百尺餘真堪謝塵壒端可論
玄虛爽氣醒人眼高雲動客裾誰言地上事散
帙有圖書

地勝雄雲澤天遙俯石城危欄來月彩高枕送
江聲極眺心俱遠端居夢不營惟羸寸衷在辛
苦爲蒼生

右餘清閣

渺渺白雲外盈盈秋水生交衢自車馬溪谷道

簪纓萬頃陂堪挹千章樹已成還畫綠野句霜
髮爲論兵

水旣蟠三澨峰仍冠五華清幽異人境蕭爽卽
僊家臥起雲能共畱連月許賒何妨朝寄重眞
賞自煙霞 右采眞園

米仲詒工部家有四奇一曰園二曰燈三曰

石四曰童客爭咏之同用一韵田書屬和

勉爲效贖殊覺形穢也四首

西山爽氣北溟風韋曲春光在此中柳纖溪絲
分鴨綠花飛林纈聚鵲紅甡甡鹿子將求友泛
泛鳬兒已似翁總是消搖同海嶽不知天地有
終窮

熹微蘭燄灼朱光疑坐芳菲對舉觴淀色幻從
千影出巖姿奇向七支藏參差花木開蓮炬晷
畫樓臺絡杏梁勝事園林窟未足夜游仍帶鬱
金堂

瑤峰朶朶挾蜚僊自愛摩挲手一拳縮向壺中
何日月移來掌上幾山川凋鏤別許窟玄造鍛

鍊誰爲補碧天誤擬須彌逢滅却臞姿長與石
同堅

雙眸翦水淨無塵何處看來不可人丹萼兩枝
開笑靨明珠一串在歌唇應如晉叔憐周史詎
比韓嫣妬漢臣聽罷西園清夜曲却疑車子是
前身

書梁端肅公與何侍御書後

舊傳吾鄉侍御何公按浙時疏論方伯梁公至
有採而著于書者余嘗心疑梁公在當時獄獄
負直聲侍御故不應斷之兩賢豈相厄者且以
桑梓交何遽忍詆謀之若是意或有它故修卻
甚口所不可知今得侍御孫應咸出所藏梁公
手書相示始知斷梁公者別自有人世乃移而
歸諸何公可歎也余因復有感于紀事之難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自非知其人論
其世何可輕爲著錄古來俗士易割人之口角
文人輕搖已之筆端使正人良士蒙不白于後
代者多矣睹何公事爲之竦然遂題以歸之

張時泉家有桃樹產芝之瑞已而舉子賀之
託植常依玉洞春靈華曄曄五雲新種將璧作
塔前瑞產得珠爲掌上珍自喜紫庭來鸞鷟其
占蒼紱抱麒麟忠貞世有簪纓在次第隨君步
紫宸

獻縣令向公忠節錄公慈谿人 靖難師起

死事者也九世孫萼輝官南北部列公遺
事以示起元敬賦二首

獵獵玄旗拂漢飛嬰城無計寸心違投戈肯負
偷生恥懷印欣言視死歸正色豈須尸裹革英
魂無柰血霑衣 聖朝自有褒忠典廟貌常

瞻日月暉

孤城白羽日紛紛浩氣雄堪入九軍忍見乾坤
將再闢敢辭刀几遂橫分存孤賴有琴堂友書
事欣存寶座文奕葉青霄看武接可知玄感在
風雲

渭川吳隱君墓表

昔賢之致憾于名士者一則曰人不可以無勢

一則曰人不可以無年意謂附青雲而施後世
非此二者不能使其母泯泯也不知士顧所自
樹立謂何耳令其人行修于家德播于里卽未
縮半通之綸享百年之壽而瑤林永戢銀管常
新自有跡愈闕名愈彰筭彌促名彌久者又安
在其以無年無勢掩哉新都渭川居士吳隱君
之逝也在嘉靖辛酉之四月十有九日距其生
嘉靖丁亥之二月十有九日得年僅三十有五
耳塲之日伯子國遜方十三仲子國廷僅三歲
叔子國旦猶在孕中也繼配田孺人挈藐諸孤
而總家揀產且落矣比三子將有成孺人又以
死報公地下人謂天之所以賦公有挹抑而不
伸者乃未幾而伯子以克家聞仲子叔子相繼
起成均知名當世仲尤多賢豪長者之游凡公
卿大夫之工翰墨精賞鑒者亡不倒屣而折節
焉而公之隱德在家在里者且烏奕乎聲施于
都輦間矣公少英敏不羣讀書常數行俱下過
目輒不忘有人倫鑒好赴義緩急人務施予亡

勸游里塾饒有雋聲雖以數奇不售而邑中名
彥如吳公迪王公良鮑公尚伊靡不願分席納
交公者所善某有訟事吏削牘累千言而固局
之以爲市公爲某詞吏得一寓目焉卽取筆疾
書之僅遺二字吏大驚以爲神應奉之彊記陸
績之不忘無以喻也觀察凌公琯與公同研席
而未第家貧里人鮮知者公獨謂其必貴以女
妻其子始公許女時人姍笑之及凌公貴人乃
服公有遠識矣與諸父諸弟共生產無私藏自
處常泊然人以急告亟捐濟之至縣橐質衣以
應外父鎮撫田公以註誤削其祖秩公代爲辭
上御史臺事立解人謂公排難解紛有古節俠
之風焉夫以公之才行如此使其得在交戟之
內何渠不爲時名臣抑或使其幸長年不蚤死
卽浮湛韋布間所以揚幽芬而弘素德必有益
與陳太丘王義方相上下者乃旣已無位又復
無年此人所爲有玉樹埋土中之恨也然而遺
事在人耳目卽形委而音徽未徃三子之具有

父風諸孫之克繩祖武汔今且六十年矣而宰
木愈輝黃壚不冷異時孫子進爲于朝追惟
所自所以褒貶公者翹足可待然則卽使公身
爲顯官享高壽揆厥所終何以加此又何事以
兩者嗾嗾爲公恨哉余與仲子友善而仲子之
子蕃芬從游余門因請余揭公遺事之著者大
書于墓以垂世世且令今之搜隱逸後之傳耆
舊者有所考焉乃據狀論次書之如右公諱鈞
字和甫初娶朱汪汪氏繼爲田它子姓婚嫁之
詳在董太史志中不更載表之日爲萬曆己未
之八月也

少洲汪公墓誌銘

余讀余友汪肇邵氏狀其兄少洲公生平事
然而心折古昔所稱至性義俠概見傳記者公
實兼而有之肇邵文章妙天下有人倫鑒其是
非不謬于聖人感公友于之愛于其卒也手論
次之至使攬者感動淚潸潸如綆縻下卽此足
以瞑公矣而公之子人龍等乃紹介肇邵謁余

而請誌其墓夫余之知公而不朽公何能有加于肇郤以諛不可辭也姑據狀而掇其厓略書之公諱宗時字令伯少洲其別號也汪之族肇自潁川有文和者以龍驤將軍行會稽令而汪始大自茲歷十四世思和而遂歛又歷十三世淙而再遷醴泉而維嶽者當宋理宗朝以尚主貴帝表其閭曰叢睦其後支裔益繁衍而浩大入明幾二百五十年而叢睦之地望遂甲郡中矣公高祖曰榮芳公生子華智公孫松山公松山公娶海陽王孺人卽公之父母也公少有若穎之譽十四游太學爲博士弟子公以稱齒而擁高髻然其在諸生所師友暱侍皆一時魁士常慨慷自語丈夫生不乘駟馬高車入里門何用屈首受書爲然公之試棘闈屢不售而是時松山公賈廣陵未艾而蚤衰睹公之乞乞下帷不少挫也意若悲公之耽羔雉業以勞詒而翁者公爲心怵然亟橐所授書之廣陵手把筆子代松山公行事松山公乃大驪爲公加七箸

矣公家累世川鹽筴起而從父前川君爲職志及公以儒服事賈善持低昂高下貲愈益起諸賈人相詫謂汪有兩前川君然公雖舍儒而之賈而好行其德益甚甲申宗祠之役身任者什五丁已江南大疫公捐櫪瘞之者以百千計它貸人訾使衣食婚葬者不可勝數至心閔吳甲所貸萬金寘不問折運倅劉君數百金之券其卒也復經紀其喪事此尤在今人以爲難者也遇人無貴賤少長意常下之至事關大義若強宗某侵其先隴地公毅然爭之歛手歸所侵地乃已族有頌繫廣陵病疽而死者其子以虛辭連公幾幸可傾公訾至聞于闕下公走上疏自理事竟得白路越以鬻宅持公賂公堅勿與而越終引臯李郡丞用法苛兩造者多股栗弗能自直君有事抗辭於庭李爲公霽威而罷人謂公悛悛一儒者至勇于赴義壯夫雄入于九軍人人辟易之矣公孝友自天性而其愛肇郤尤篤擊手挈弟之餘訾歲倍息以給之至所入

有羸綃母損簪卻用是得以壹意漁弋圖史就其不朽之大業珍秘柔曼甘毳綺縞之奉母乏供而因以其餘締交海內賢豪長者義聲滿楮紳馮翼間皆拱手取于兄得之者也肇邵狀公引公六十時雲杜李先生之祝辭謂公訓子孫少而示以母誼長而屬諸名師爲教之飢婦鮑孺人貴家女而能使其相莊母違言爲家之正而于公所以待已者娓娓言之至數百十言不啻自其口出蓋以身質公之內行純備母溢詞也有味哉公旣以德行聞人謂公宜得恆享公亦且壯飲噉素鮮霜露恙而以卜地行感疾遂至大故凡生平受公恩亡不擗踊痛哭者卒之日爲萬曆戊午之五月十五日距其生嘉靖甲寅正月之某日得年六十有五方疾之大漸也諸子孫環侍左右泣不能仰視公手揮止之謂吾天年旣非夭復何所介介唯行營高敞地以安余二親簾一經傳家使吾門代以簪組顯斯二者余志所未逮在兒輩勉圖之耳言訖而瞑

余所爲據狀書者厓略如此其它則有肇邵之狀在夫公方棄陳觚以什一之筴自擅于計研陶朱間乃能使騶魯之儒遜其質行朱季之俠讓其高節自非仁心爲質慕義無窮而欲彈射戢其鋒鋞月旦馳其聲價難矣蓋質以肇邵之言而知公之微顯若一人不能窺其際也古論人者必曰亡間于父母昆弟之言嗚呼微肇邵言烏能使公瞑哉公元配鮑孺人尚書三峰公女先公三歲卒丈夫子四虞龍邑諸生娶庠生潘之屏女見龍娶秘書吳希元女人龍太學生娶太學方用仕女繼隱君吳文洎女猶龍娶庠生程家禎女虞龍博雅澹詞進未可量見龍能鞠躬修謹負鄉曲之誼俱先公卒人咸惜之人龍卓犖多大略猶龍孝友天植嘗刲股愈母疾而又急難其諸昆皆克繼公志以後顯者女子五人所適爲洪德明爲秘書吳養春爲鄭之相爲庠生方士造士造大司空孫任子之子也爲吳一敬孫二十有四人云云計公之族類至七

十有九人可謂極盛人龍等以今已未奉公厯
焉其阡曰黃羅時十月之廿有一日也余既據
狀載其繇廼系之以銘

銘曰公之年贏卦數者一而人猶惜其筭不爲
管幼安公之子姓踦玄數者二而人猶惜其筭
不爲何比于彫琢之器寧毋諱殘缺陷之界寧
毋忌完得全全昌既極且殫吾是以引公而質
諸古曰無受人損易無受天損難

永濟橋爲曾澤卿侍御題二首

東江形勝此稱雄忽起飛梁跨水中填羽似聞
驅異鵲垂天疑見躡宛虹鍾靈氣合千重鎖利
涉行堪萬里通誰勒貞銘成永賴君才原是濟
川功

江引龍川注博羅橋成鞭石鬱嵯峨褰裳直擁
千蛟立題柱平看駟馬過天插迴疑縣帶竦渦
盤真欲走龜鼉周官大有徒杠在利濟何如此
地多

讀拔劍集

自宋儒以理學之名易士習而古來帝王將相
之業多以不聞道見格矣遠度眼空千古志隘
四海毅然以天下爲已任而挾才未售徒爲隱
居之求乃尚論古來帝王將相而揚摧之蓋藉
以吐其蘊穢之奇圯上之書隆中之吟髣髴可
見非如李元忠之濁酒素箏自歌自賞傍若無
人徒豪舉爲也俗儒醉古人之糟粕甘老生之
唾涕乍聞此語耳聾三日頭碎七分又何惑哉
今海內多事 當宁左顧右盼動有乏才之

憂試舉此集進之知東南菰蘆中乃有如此人
翊襄天步經營王略何至廩廩借才于異代也
干將之劍衝星射斗其光燭天自非張茂先誰
能賞此遠度其摩厲以須之爲殷溪源房次律
一洗虛名無實大言亡當之詬是在茲集也夫
春秋正意序

學以通經爲難而通春秋爲尤難故博士家言
以經義爲難而以春秋義爲尤難蓋春秋爲聖
人史外傳心之要典其微辭奧指在文字語言

之表卽左氏而下公穀啖趙諸人鑽厲以求之猶有不至今世獨取胡氏言當是宋儒亟稱之耳博士爲經義其命題一出於經文亡他繆巧而春秋獨于經題外有所謂傳題者傳題又有所謂合題者比題者擬議以出之揣摩以中之上如藏闔下如射覆自非得傳之宗旨而究其指歸方且童而習之白首紛如求其至當免于臆決強傳之謂可易言哉余友曾澤卿氏以春秋起家取甲第讀中秘書官繡衣執法去爲博士家言幾二十年矣而敦說研味不少釋焉蓋自其髫年隨王父少峯公司訓閩庠業爲春秋顯門學迨稱弟子員屢試場屋間益得以沈吟專思批析要指傳必據經爲斷題必依傳立義以一言解諸家之惑而脩說毋敢執也以衆論酌獨見之疑而兩可毋敢參也蓋自是而于前所爲合題比題者始洞若觀火艱若畫塗微若庖丁之批卻導窾而無全牛精若法吏之斷案爰書而無失聽不特可以發胡氏之微于以探

聖人筆削之旨有易易者彼諸家牽合比擬之紛紛不其可廢乎哉書成命曰春秋正意藏之于家頃來南計部自公之暇時復有所訂正間出以示余余一再讀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如載司南而四方更無易向者因請澤卿梓行之以惠承學而澤卿固未之許也昔漢儒如廣川之流以名春秋顯于朝廷爲天子決大疑難其徒傳之至有引以斷獄者今澤卿名位已過廣川而此書慎持師說成一家言又有隄勝于廣川之繁露者傳諸其人匪直名胡氏之功臣且奉而張爲曾氏學矣雖欲秘胡可得哉而今而後讀春秋者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可以易昔賢之所難而人人如顯處視月澤卿之功于是爲大遂題此以歸之

家僮采木芙蓉插瓶并摘得杏花一枝霜後
盛開亦異事也四首

霜後何因杏有華天留春色在山家咲它桃李
翻飛盡羸與芙蓉鬪臉霞

秋容春杏總花妖雙美何妨在一朝莫訝右丞詩裏畫雪中真自有芭蕉

絳跗丹萼迴春姿爛熳渾疑二月時誰唱寺門零落句秋風還折最高枝

一枝濃艷曲江春歷遍風霜態轉新枉煞悲秋新賦在墻東原自有佳人

行園二首

半年不踏鳳臺路今日聊爲鹿柴行據樹就陰猶畏影沾花雖老尚多情謀身自咲朱顏改憂國空憐白髮生獨坐虛堂心境寂隔林風度梵鐘聲

草堂何事欲移文閒向中林弄夕曛洗竹漫教陰拂地芟松唯放榦捎雲欣從叔夜吟三秀嬾笑延年咏五君何處清幽心跡并滿庭蘿月夜續紛

無題二首

吹竹彈絲滿後堂春風錦帳絡河陽惟深不掩姬人笑纓絕從教客子狂援鏡玉窻鸞解舞鵲

衣金埒馬驚香惟憐白日飛難繫落遍高城子夜霜

自詫豪華勝一時從他人笑有情癡渡江別擁桃根女勸酒偏歌楊叛兒夜直花房紅鏡閃朝霞柳浪綠油歌猶嫌曦馭無多駐秉燭游行玉漏遲

大學士曙谷先生七十四首

曾魁蕊榜冠英流班領蓬萊最上頭東觀編摩皆大冊南宮秩叙總鴻猷絲綸自典歸三殿霖雨時看潤九州龍馬精神今更健佇看重上鳳池游

纔張天網得羣龍忽望丹山訪赤松載筆有綈皆綠字稱觴無醢不黃封占星共指三台位獻壽同看五老峰耿耿丹心縣魏闕夢回時警未央鐘

石函千載事堪憑自信儒才許代興身帶御烟歸印靴夢依宮月轉觚棱一斟元斗天喉舌再奉賡歌帝股肱此日稀齡方共祝願同山海

頌升恆

叨逢吐握事依然一臥滄江十五年三象近時
依北斗五雲多處憶南天宮墻迴傍青霄立絲
竹常看絳帳縣欲採山花供壽酌匡廬紫翠盡
爐煙

太史澹園先生八十序

南都自 聖祖開天以來二百五十年矣元
精之所勃鬱皇澤之所浸灌發爲人文名公鉅
儒繼踵天路獨澹園先生以命世大賢崛起而
用射策 大廷當 人主魁天下人謂 南

都自今以先生重非獨以鼎元重也鼎元得先
生以爲重而因以鼎元重 南都是乃先生之
所以爲 南都重者也自洪武設科迄先生大
魁凡幾十人矣中間若羅文毅之氣節羅文恭
之理學楊博南之文章皆所謂不愧科名而以
鼎元重者先生一人饒兼有之而先生所獨具
顧又有諸君子之所不能逮者先生官詞林侍
東宮講幄以守道不阿見忤權貴歸臥東山

文毅之見抑于南陽不是過也殆庶之資優入
聖域發明圖與繼往開來有文恭所未能臻其
方者若劉覽亡垠知通統類擘肌分理剖析豪
釐首尾貫穿無的不破卽丹鉛且讓精焉謂前
此諸君子先生不兼而有之有餘裕乎哉非獨
如此而已先生內行純備則孔門之淵騫吐納
風流則江左之王謝玄解名通則儒宗之楊許
實相深達則什氏之融休洞練政體則法家之
管蕭品題噓拂一代龍門則人倫之李郭詩筆
獎藉士流宗之則文苑之任沈彼諸君子而望
先生殆不啻赤鸚之守榆枋不足以料大鵬之
運河伯之矜涯涘不足以測大海之量者矣然
則卽以前諸君子足爲鼎元重者合之猶不能
爲先生重而 南都不愈以先生重乎哉先生
之里居二十餘年矣 朝廷有大政事 天
子卽未嘗遣使者就問疑難而卿大夫之造鄉
請教奉其言爲著蔡者無虛月也地方有大利
害士若民所不能得之于公廷與官府所不能

得之于里巷者先生罔不參上下而調劑興除之無虛歲也稷丘之會槐市之謀驚湖之辨一言求之靡不心折海內味道餐風者踴躍然鴈行夔立虛往實歸無虛日也九流之裔六執之支黃冠羽衣之徒白足赤髭之侶望門投止所至如歸覲其面以爲榮聆其言而自快者無虛時也說者以名位望先生謂先生有宰相之才而不居其位以是爲斯世憾不知先生所以裨補王化檢弛世風陶鑄人才咨求民瘼固有啓口卽爲鹽梅下筆卽爲霖雨者卽令商文毅謝文正李中兩文定繇狀元爲宰相其名業最烜赫矣以先生砥之裁成弼相夫何歉乎哉相位以先生輕而謂先生不愈以天下重乎哉一世而有先生則先生以一世重千古而有先生則先生以千古重以一世重則一世之一人也以千古重則千古之一人也天不可一日而無二曜五辰地不可一日而無五嶽四瀆其必係艾先生爲民浚則格隣上壽不占而可知矣于是

今年先生開八泰姻友莘野陳君謀所以祝先生者訊于起元起元實黠淺不足以窺先生而幸從詞林後則姑臆舊事以爲質昔朱恭靖與前所稱謝文正申文定皆登八十以上計鼎元之高壽無踰勝者今又得之先生矣然先生之神明茂而飲噉壯符采詞氣不減盛年其壽當未有艾而不佞私爲天下計顧猶願以商謝諸君子之相事爲先生望也陳君曰先生之游德栖真久矣子柰何欲以是勞之且朝家不有

我明之 宗社重何啻 南都若夫廣成

子之千二百年始下軒轅空同之拜此則大道之精後天地老先生將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小子固未敢以蠡測游其藩也于是陳君迢然曰吾子之言也信請藉而奉一觴爲先生奏之

澹園先生八十四首

青瑤館秘蕊珠宮坐傍鍾山紫氣中共睹精神
勝龍馬獨看聲望起鴛鴻 三朝文獻推先輩
一代絲綸屬鉅公此日 聖明求舊切璜谿年
已兆非熊

螭坳何意解朝簪聖域優游好自探天地侯王
常得一異同堅白已函三廣成欲下軒轅拜摩
詰唯空室利參漫說多岐迷大道可知人世有
司商

金華講幄受知深寤寐常縣捧日心羽翼久看
成 鶴駕姓名今欲重雞林天開秘府眞羣玉
人領清言似碎金共憶安危朝寄重偃波書
詔已相尋

龍門百尺迴難攀人自沾沾御李還莫訝尊疊

空北海何妨絲竹滿東山西清綸綹緹囊內南
路衣冠里巷間靈壽不扶無用錫蒲輪仍上紫
宸班

張母羅太夫人六十序

太夫人之子曰潼川張公以進士高第奉
命尹應天之溧水潔已如水藻而恢其仁恕爲
民父母再期治理流聞三輔間春雉馴秋螟散
虎而冠者躩踞蛾伏而不敢動鱗而陽者欲拔
輪吸餌投號以入之而不可得也人之最公積

是國之利

已未

三

者謂公之高祖太常公以忠謇名天下曾祖刺
史公祖觀察公叔祖黃門公累葉珥貂清方映
世公趾美家學游刃出之故空非單門素族之
士所敢望者而公嘗與邑之薦紳先生從容語
及家國事所葦葦服膺唯母羅太夫人之教在
人于是又知公之所以爲德于溧水得之母訓
者固多也太夫人之父桂東公族姓自貴比結
褊而張太公又孱然釋齒也不及事姑而先
後事祖姑金室人馬孺人調甘毳奉晨昏無不

得其驩者至後祖姑徐孺人年不逮太夫人而
事之益謹徐有遺腹子拊摩不啻若親弟已佐
太公舉歟田美宅推以予弟而已居其瘠且陋
者其賢明篤大義卽士君子難之矣太公以文
學首拔起黌校中而數奇蚤世時公戮筑鄴下
纔十四耳太夫人知其材志弘通真國器也日
嚴課以就之且時時以忠孝家聲相訓勅是以
公益感奮自厲繩武而升于 王庭每語及母
氏二十年茹荼餐蓼之苦辛挑鎗丸膽之懇摯
輒爲泣下太夫人之大有造于公何如哉太夫
人慈心御物生罕怒容暇依竺乾時有冥契是
以公服習其教秉而行之雖劓事如吳鉤之截
犀燭奸若秦鏡之徹膽而廉不劇物清且弘人
往往執丹筆而踟躕攬赭衣而歎息故邑人自
父老以迄婦孺弁冕以逮薨牧無不人人戴公
卽無不人人頌太夫人者且曰安得千萬年邑
長有公爲冬之日爲隨車之雨爲有脚之陽春
又安得千萬年公長有太夫人爲孟之卻坻鯉

爲李之坐屏後而聽斷爲直之間平反幾何得
多始爲加七箸以長覆露我也于是太夫人今
年開六袞矣邑之大夫士歌舞以頌者相屬於
庭而余同年孝廉武君與其弟太學君以其先
方伯之宦蜀也于公有世誼受公知尤篤厚乃
委余一言以佐觴夫余卽欲稱母德何能益于
公之所自言余卽欲祝母年又何能益于深水
人千萬口之頌且禱也然余攷昔楊戲述贊加
意于蜀之芬香陳壽作傳知名于益之耆舊而
常璩志華陽士女于閨秀獨豔稱焉蓋以井絡
之精岷峨之秀鍾爲人文徽音桐范其所佐于
盛德大業者非淺渺也今以公之筮仕著聲業
已揚光紫庭增輝日月行且游登臺省繼武樞
衡所爲上答泰階下允民照如璩之所論者何
止澤覃一邑母之懿德且潛施六羣陰被八紘
朝廷馳榮疏秩所爲賚魚軒而畀象服者亦
將不可勝數卽張丞相齊賢之母以高年榮養
特申朝賚猶未企其百一也超泰娛禮珪而上

之流光圖史今日之頌詎惟祝年已哉乃籍而復孝廉兄弟公驟然有味于斯言也進而奏于太夫人或且爲公加一爵矣

郊行

鱗鱗紅葉不停飛迢遞籃輿入翠微繞郭亂山爭突兀盤空孤塔自崔嵬月縣秦鏡寒人膽雲網吳綿膩客衣底事縱橫車馬跡欲從岩下掩荆扉

秋望

煙青嵐碧水蒼茫枝策凌風俯大荒雲淨月飛天鏡展雨銷虹見帝弓張杼空夜室悲黃鵠砧滿秋河憶白狼漫說玉京天尺五五城樓閣鬱相望

澹園先生輓詩二十八首

有序

先生與先大夫少同筆研莫逆之好久而益敦先後登朝襟期不爽余年未弱冠卽荷溪知常不惜齒牙餘論獎之比余謬踵詞林自愧碌碌慙負知己乃先生所以望

庭乎哉

年方開八泰神忽返三山詎逐浮雲散應乘浩氣還修文賓帝所辟穀棄人間百尺龍門峻千秋尚可攀

籍舊標僊籙階新侍帝晨山中無宰相天上有星辰文自雄雕虎編誰繼獲麟寥寥穹壤內幾許辨斯人

作述關斯道知天未喪文儒風自鄒嶧經術豈河汾見解縣如日談辭奮若雲一朝槐市散誰

不慟難羣

東觀編方就名山副已藏寸心羅象緯大手見
文章河馬開皇策山龍補帝裳云何稱盛事昭
代有三長

金蘭蠅頭字銀鉤蠶尾書羊欣裙上少梁鵲帳
中虛揮灑詒珍玩封題問索居勿勿數行在價
已重璠璣

道自函三氏名還蓋四洲山依五嶽鎮海納百
川流神共天輪廣心通聖域優真傳復誰繼家
幸有箕裘

欲盡環中理常教物論齊人皆辨同異吾自絕
町畦梵典紬青橐僊經秘綠綈方知六籍外別
自有筌筌

銀榜開儲幄銅樓展睿容功堪竝園綺步已接
夔龍道直身焉往知希世莫宗翻遺千載恨胡
廣號中唐

精舍茱萸塲名籃簾蜀林種成雍圃玉布滿給
園金蘿幌留青壁苔龕寄綠岑代看形勝在今

日罷登臨

名纔魁蕊榜望已峻逢山瓊樹風塵外金莖霄
漢間人驚螭陞失帝許鳳池還豈意風雲上天
門渺未攀

寤寐周情遠淵源孔思深一人關絕學千古託
知音密義誰能領微言會可尋優游無怛化七
十已從心

延閣圖書府承明著作庭劉歆傳秘牒荀勗校
中經蠹解篋三字鴟歸酒一形人亡看手澤
火夜冥冥

富可顏三閣雄堪面百城奚童知四部侍女解
雙聲裝褫非無法緹囊盡可名何當付王粲韋
孟有玄成

小道何崑瑣兼容容意未厭日官龜策傳風角易
情占醫學明金匱兵符秘玉鈴望門投止處總
已荷高瞻

分校南宮籍全收北苑材鳳麟盡郊藪桃李共
栽培羔鴈填千里薪樵徧九垓今看弟子傳梁

木益堪哀

博物名當世新都及弇州丹鉛仍月日宛委竟
陽秋曠引彌三極冥探徧九流何心彰軌轍坐
已屈前修

諸學人誰辨書成典不刊郡應徵九品朝已備
千官琬琰名堪貴奸諛膽自寒舍曹人物志俯
仰代間難

軼塵誰並駕交臂幾相知獨出羣皆靡并包衆
可資有言皆聖諦無事不人師絕代孤騫處芒
芒問兩儀

禮法追三代玄風扇六朝道非仁義失身是死
生超鳳豈潛丹穴龍應厲赤霄秣陵多王氣人
事日蕭條

北海交游廣東山樓墅多尊壘時欵接杖屨數
經過白苧巴渝舞青溪子夜歌翛然乘化去其
奈客愁何

落落疑難合休休寔有容芘終依大厦扣蚤應
洪鐘論許投劉勰名堪與蔡邕弔門諸客在誰

不念登龍

忽罷沈堂講長捐鄴架書陵將題下馬庭已識
投魚四海悲黃髮千人咽素車爲披文苑傳不
禁涕漣如

不愛長生訣寧爲大耋嗟舟原藏夜壑筏已度
恆沙始悟身無礙誰疑知有涯西歸何所至九
品妙蓮華

白下無真氣朱天有咎徵斗仍攜大角車遂失
奇肱正論憂蟬暗羣言恐蜩興東南稱禮樂誰
復向金陵

柱下糾前典中朝練舊儀人倫歸檢鏡國論稟
著龜世自工謠詠天胡靳憖遺羊曇千古淚詎
以謝公知

四學新文苑千人舊講堂山藏雷氏館路接謝
公坊星實三台象天傾數仞墻更誰分魯國吾
欲問巫陽

自得無生理拘拘造物私去來恆不異晝夜了
無疑豈學玄蟬蛻寧煩大鳥悲尚慙情未盡數

噉問何之

環賜紆黃纓綸褒遲紫宸易名徵博士負土詔
門人誅備旒旗古祠克俎豆新豐碑無愧色有
道表人倫

持鉢院門歌

火城朝簇沙堤馬堂食萬錢箸不下金魚玉帶
退朝歸持鉢敝衣行乞者娥娥紅粉正青春粧
成祇待畫眉人幻將舍衛城中法現作摩登室
裏身乞來香餌纔霑口此味閻浮曾未有獻棗
懸圖漫稿已未

戚家山歌

戚家山繞秦淮水學士歌樓碧烟裏銀室門外
馬初迴金谷園中鶯未起泥金雙帶題詩去桃
根桃葉依人住竊香蜂蝶恣翻飛夜宿花房不
知曙紅牙羯鼓院中過扶攜且共舒郎歌美人
拍手望天笑銀花不落飛金波宣麻不道君恩

薄羞見紅粧洗黃閣鷓鴣自愛江南啼凍作絕
干山上雀

中丞與參黃公輓章四首公先為南大京兆
今以閩撫服闋 廷推少司空候 旨

公除方是入 朝時啓事山公蚤見推豈謂金
莖消沆瀣頓令瓊樹失風姿茱萸雨白隨車洽
臺柏霜從列戟披奈可云亡悲殄瘁不知天意
欲何為

江東父老望恩光臥轍攀轅滿道傷蚤向粉榆
開廟貌歲因蘋藻薦馨香玄圭禹貢山川典華
衮虞廷日月章何意昊天曾不弔紛從祝史問
巫陽

一門才望總無雙世業青箱擬過江曳履新搖
蒼水珮建牙舊擁碧油幢支牀雞骨猶堪起調
鼎龍文自可扛誰謂千秋成永別驚聞風雨入
寒牕

鋒車千里望中還素旒紛飛可更攀少日驂鸞
向天上何年騎鶴到人間金書已注玄夷簡玉

版仍銓紫府班愁咏白門楊柳色烏啼蕭瑟水潺湲

病臥山中不聞外事久矣偶客過談一時老

成彫謝爲之法然賦此以當天問

安危共憶濟川材間闔天高扣不開彫虎未占
明主夢龍蛇偏兆詰人災賈生策罷餘雙涕杜
客詩成又八哀碩果僅存尤可念忍看瓜蔓抱
黃臺

杏村

杏村一曲抱滄江茆屋參差隱石杠吟後落花
窺研沼食殘飛鳥伺山窓風調竹韵聲游屐月
漏池痕影釣艘此外蕭然都未辦蚤看霜鬢入
眉龐

寒

玄冬南土燠常先栗烈翻疑朔氣偏蜩縮自知
非雒水鶴言共憶是堯年梅花有信存湯力竹
葉無功廢酒權誰謂東山高臥穩雪窓燈火未
成眠

孝友流芳卷爲禮部張君題

孝友垂芳躅流光奕葉輝昔稱姜氏被今見老
萊衣竹筍冬常出荆花晚尚依青門純德遠白
首壯圖非共惜蒼麟逝爭看紫鸞飛文章天北
斗禮樂 帝南畿芝檢恩方錫椿庭願不違
絲綸見華衮琬琰著清徽玉樹風逾皎金華露
未晞明光新起草歲與答春暉

送友二首

江天歲晚雪紛紛病起那堪又送君旅况十年
蕭寺月歸裝千里秣陵雲絃聲尚帶黃金縷錦
字猶牽白練裙更恨江淹才盡日銷魂仍欲賦
離羣

鬚髯如雪渥丹顏櫛果丰姿尚可攀老後風情
猶北里病來花月更東山竹枝聽罷渾忘臥桃
葉歌成好載還最妒青樓紅粉色一時彤管爲
君斑

市隱園二十二咏爲姚允初觀察賦

玉林

遙望碧鮮林琅琅憂青玉應如夷甫安非是風塵物

茶泉

爲欲品茶來銀床垂素綆小聽輓轡聲森然注雲冷

中林堂

窈窕林霏遠虛堂面竹開唯宜嵇阮輩時爲抱琴來

思玄室

一室祕青霞玄玄此中悟無事憶瑤谿不擬河間賦

春雨畦

霖霖滋膏雨雲根欲漏春誰爲抱甕汲羸作漢陰人

觀生處

茅屋臨畦結觀生此處深不尋吹萬理何許見天心

容與臺

小築頽平坻臺成自容與風吹鶴氅輕軒軒若霞舉

海月樓

金波搖海氣縹緲結飛樓坐抱銀蟾潔蒼涼浴素秋

鷺羣閣

臨池虛閣起日對白鷺羣曇礪村中客誰私內景文

鷗波

泛泛輕波綠春鷗白一雙主人知客意閒與共蓬窓

洗研磯

片石垂波立時來滌松研忽訝動潛虬玄雲起波面

柳浪堤

長堤蔭高柳綠浪拂天飛最愛春風怯絲絲綰客衣

秋影坪

廣坪深樾中秋陰晝長暝何用結茅居離離宿花影

浮玉橋

跨波起飛梁蜿蜒常浮玉經行手一藤宛虹隱雙足

芙蓉館

林北精廬啓芙蓉被沼開金飈動僊掌吹入露華來

鶴逕

曲逕行雙鶴吟嶺憶煉形何人共還往相引入青冥

萃止居

爲淹名士譚數止高軒過天末碧雲來牀頭綠尊破

借眠菴

宵來借榻眠梨雲最深處飄飄春夢飛似游天姥去

春草堂

西堂春草色唯許惠連看吟就池塘句羊何欲和難

石樹菴

拈得三珠樹瞿曇好破顏如何陸太守空載歸林還

移山

黛玉峙嵯峨烟姿坐堪掠自比謝幼與身宜在丘壑

適舫

小艇青絲竿行穿蓮葉過沙鷗閒共語此際少風波

蛟門先生易學序

吾師蛟門先生以易起家歷官詞林至踐給
扉參大政而讀易猶不休蓋韋編鐵摘未嘗
去手者數十年始以所得筆而爲書及予告
歸田且十年所摩研編削又不知凡幾更乃板
而行之而先生遂厭人間世矣仲子泰泳等奉
治命函書以序屬起元起元未嘗學易也安能

摹先生之易學雖然先生則既詔之矣請妄言之易之爲道有理有數人之刺心于易也求之理與數焉耳矣理在天則不已之命在人則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惠迪吉否則凶悔吝數則陰陽奇耦之畫時六位以乘之四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測夫吉凶悔吝者也依理覩數數顯則理不隱倚數覩理理存則數不亡久矣哉學者之鬼也不謂數之本乎理也而箭言之不謂理之主乎數也而配言之抑又不謂理之實而數乃不虛也理之生而數乃不死也而倒言之故或曰晰數矣昧其理又或曰晰理矣昧其數理不外數數不離理晰則同晰昧則同昧有晰有昧昧者非晰者亦非矣久矣哉學者之鬼也人之言曰宋以上學易者數學不少理學少宋以下學易者理學不少數學少我則曰千古以來六合之內學易者數學少理學尤少數學不絕也理學絕矣京房焦贛管輅關朗之流世不乏人采樵知禮負竿知樂樞桶

知易乃周孔孤行而易道晦三千餘年濂洛關閩之間斷斷如也若是者理難數邪數難理邪學者將安求哉先生之爲易學也求諸理之大通而正者而不言所利求諸理之可從不可從可求不可求可貞不可貞者衡之以正而大通於天下非必諄諄語象占也豈以理而絀數哉數非理不生猶月之光必受于日也理非數而亦未嘗無寄猶火之窮于薪而傳無盡也理統夫數而數不可以該理猶衆父父之能子衆父而衆父之不能子衆父父也體無以匠有宜卽有以歸無降本以流末空返末以會本吾得其同條共貫者參而伍之擬而議之易在是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悔吝如運璣以測天置槩以測地操鑑以測人無餘蘊矣又何俟拘滯于飛伏世應之文營爲干地人天鬼之變顛倒錯綜于擊制義寶專之紛紛而後決哉故我願學易者毋難言數而易言理又毋易言數而難言理數有窮而理無窮數有不可窮而

理無不可窮陽窮于九故乾至上而亢生焉陰窮于六故坤至上而戰生焉數之窮也理則見羣龍之無首貞牝馬之無疆矣何窮之有畫一而已三之而爲卦者八也六之而爲卦者六十有四也又六之而爲爻者三百八十有四也引而伸之巧歷可窮乎哉理則推一而爲三百八十有四而未始多也藏三百八十有四于一而未始減也蓋所謂一卽萬萬卽一也何不可窮之有故我又願學易者窮理以御數毋執數以囿理且夫數之推也元會運世天地有不移之切窮通脩短聖賢有莫度之限興亡治亂國家有必不可諱之時理則柱傾矣維折矣不悖者自若神徂矣聖伏矣不繆不惑者自若否泰尋矣剝復倚矣窮則變變則通者自若數不可易理尤不可易數未嘗以其不可易者制理之不可易理恒以其不可易者奪數之不可易故可以開物成務可以斷疑定業可以學問變氣質可以人事回造化其似也煉石可以補天揮戈

可以返日銜木可以填海彊弩可以射潮理之在天下者當如是夫且回天安諉天夫且牖人安諉人理大故能爾正故應爾何數之拘又非直如是而已澤上于天日入于地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數已極而理猶通數已不可逃而理猶不可廢故不以數言數以理言數不以理爲數用以數爲理用數用則禮樂刑政之權不制于我制于數理用則消息盈虛之道不在數在我如第使文君端著詹尹拂筌合則從之否則違之將聖智與百姓同能精義入神焉攸用故衆人數用君子用數衆人之數死君子之數活數死則理無用而理虛數活則理有用而理實如是始大始正始可與論易始可與言用易嗚呼此先生之學所以能建天地質鬼神繼聖人與民同患之志也毋論京房焦贛管輅關朗之流所未能喻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輔嗣以後諸儒有遺論矣聖人復起有能易先生言者哉蓋起元之妄言如此惜乎先生上賓于帝脬二年而

起元始得其書又險二年而起元始序其書無
繇面質先生裁其可否作者既難知者又自不
易千載而下有一人焉得其解者先生必且旦
暮遇之若曰使郗生聞此必當不至河漢起元
竊有志焉未之逮也有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矣

封侍御畢太公暨配孫太孺人偕壽序

蓋余嘗跡古人三管之事差次耆舊之懿行與
閨閣之徽音竊有慕于伉儷並美者之室家而
遽未易遇也人儷矣而以德儷者少人儷矣德
儷矣而以才儷者少抑人儷矣德儷矣才儷矣
而以壽儷者又少故梁鴻之儷孟光秦嘉之儷
徐淑遂以盛事表于人倫而夫婦同究于高年
至險大藪而上自非若劉綱之儷樊夫人未有
章于琬琰者也夫以之數者古人觴得之猶曠
若景星鳳凰之不常邁矧其兼而有之而且多
貴多富多男子門開棨戟身縹珪組外偃樓三
命之封內委蛇六珈之副如吾畢太公與孫太

孺人者豈非古今所稱第一希有者哉太公有
子曰京兆孟侯 國家之寶臣薦紳之魁士而
藝苑之宗工也自舉進士官秘書拜殿中執法
御史行部齊魯晉秩貳大京兆士大夫之高其
品峻其望覽其章奏與誦其文章者咸頰首遜
焉乃孟侯踰踰挹慎一啓口不敢自名曰繁惟
吾二人之教也蓋太公以儒起家質行比于騶
魯孝弟忠信赴義好施予粉榆間尸而祝之而
太孺人以孝敬勤儉逮下不妒忌佐其梱範德
則儷矣太公方富五車學窮二酉登高作賦騁
轡藝林而太孺人手校綠綈目披綳素宣成之
經可授道韞之談不窮三劉五宋彷彿見之與
之往復而唱和焉才則儷矣上以是宜其家下
以是成其子有子七人七業並興寧殊鄧氏六
龍下食疇比慈明孟侯崛起名世至結 主
知膺 慶典而太公太孺人乃得竝以子貴也
彼梁孟之德秦徐之才洵足儷矣然而布衣椎
髻之操作明鏡寶釵之酬倡又觴得之而未能

乘焉夫安能與太公太孺人媲美哉矧吳市之
賃春洛陽之上計車來空返案舉長勞顚顚別
離形諸噫嘆眊太公太孺人子孫之顯貴福履
之安休相去又何啻霄淵隔也太公今隤年而
躋八十矣太孺人先太公二年而躋八十矣豸
繡之服翟羽之冠擁鄰而歌含飴而舞者以數
十計而碧瞳綠髮皓齒朱顏僊僊乎一堂之上
人之望之若衣青裙登天門招木公迎金母相
與奏九鳳之清音鼓八琅之妙曲也卽劉樊之
事曾不足侈又何有于人間公嫗之剪翦哉故
余以爲古今所稱第一希有黃山白嶽之精英
斗牛須女之真氣鍾靈孕淑偏有所歸過此以
徃壽祺之介算數譬喻所不能知卽有三管安
能紀太公太孺人之伉儷並美者而使母弁哉
故因太公猶子懋謙之請姑卽耳目所及者厓
略言之使張之以爲壽若舉太公太孺人之懿
行徽音更僕數之繪人倫之粉斧緝內則之珩
璜則有孟侯之言在精和嗟嗟心體泰延年益

壽千萬歲太公與太孺人安坐聽之不佞不敢
更以華封人進矣

冬夜謝吉甫黃徵甫張韞甫王不驕太復弟
同集草堂

情親歲隔晤言稀寒夜開尊願不違聞見共驚
新事有嘯歌偏感舊游非坐披重幕金爐冷起
弄空庭玉樹飛華髮更憐心賞在不妨沉飲醉
無歸

遜園漫稿

庚申

目錄

焦山法系序

梅花

友人數言蘭嵎宗伯桃源之勝賦此志懷

二首

閻處士鶴洲七十

鄭同野參軍七十

談振玉居士七十

兩山先生宗白子四集詩稿序

謝太公暨莫安人並封偕壽七十序

待封少竹宋公墓志銘

考成圖錄序

陸斗南像贊

吳母汪孺人七十序

王母鄧太孺人九十

鵬社初鐫序

重刻困知記序

却寄

贈丁長公

金陵古金石攷目序

三聘亭記

荆凝宇封翁七十二首

秋夜

臺翁老師福廬山房奇秀甲海內元心切

嚮徃恨不能撰策以從敬賦四詩以志

遠想

白偏堂集序

大中丞蘓源陳公晉少司寇序

李母梁太孺人墓志銘

松石齋草序

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贈吏部尚書

恬菴蔣公墓志銘

霏雲居續集序

寄人

衷大可見訪

陞任請告疏

封翁凝宇荆公七十序

西極先生文公七十序

少司寇玄谷何公晉御史大夫總憲南臺

序

翰林院修撰澹園先生焦公墓表

漕運總督憲葵王公晉戶部尚書總督倉

場序

文太青先生像贊

遜園漫稿

庚申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焦山法系序

遜園居士讀憨山老人焦山法系序竊咨嗟三
嘆之焉有是哉彼法門中求法之親傳法之密
護法之嚴一至此也彼其于人間世祖父子孫
之嬪代以爲是恩愛之纏縛亡已時也捨而離
之至外其宗祊而不顧而其師弟子授受之際
有函蓋合而鍼芥投者生則委身事之物則手
辦香祀之法種流傳誓毋斷絕其世系宗派秩
然不紊可攷而知也天合者離之人合者覩之
此曷故哉蓋曰父子相傳之身四大假合之身
也聚如漂沫散若飛塵隔陰卽不相知委蛻憑
何相授師友所成之身金剛不壞之身也一真
默演萬劫不迷界已換而偈猶傳薪已窮而火
無盡此其所以去彼取此也是以衣鉢之傳自
迦葉以至曹溪三十六世如出一姓曹洞潯仰
臨濟法眼雲門五宗之派亦世世相續汨流涉

源其付囑承嗣卽國典之傳珪襲組支聯附
接未有險其密者彼豈徒以世代之久近算法
乘之短長兒孫之盛衰計門祚之厚薄云爾哉
人存則法存人亡則法亡愛其法不得不嚴其
存法之人人不可知法亡不可知也操其可知
者以待人之不可知者如執左券以俟合卽千
百其人千百其世何法所攝何宗所分如印印
塗了亡溺肴矣嚮使不思傳法第以門戶相矜
禪律之攻南北之諍此其作俑何事空取其派
系分而晰之如後世競門第誇地望飾譜牒之
紛紛爲哉道易禪人有見于此故憇山老人旣
爲續其法系又舉揚以示拳拳于毋滅正法眼
藏者然則世有亢宗之子繩祖之孫其必如馬
駒之踢獅子之吼始可參預法流續承宗印不
然卽源流脉絡一一分明與高門之家乘祠曹
之僧牒何異道易禪人無事更爲向上祖師續
鳧之脛居士與憇山老人亦無事更爲道易禪
人畫蛇之足矣

梅花

峭寒未敢試春衣自爲梅花扣竹扉天向衆香
城裏見人從羣玉府中歸素姿坐失千花豔朔
吹寧教一片飛誰咏愁霖方未已羅浮春色詎
應稀

友人數言蘭嵎宗伯桃源之勝賦此志懷二
首

山林城市此中分長日唯看鳥雀羣潭近有泉
皆挾兩地高無樹不生雲鍾陵遠岫牕中見蕭
寺疎鐘枕上聞共說山居新賦就肯因逋客更
移文

漫憶溪山向若耶平田曲曲帶春沙過橋雲網
新魚市隔岸風帘舊酒家掃徑不開唯竹影扣
門無路是桃花分明說與僊源事未許漁人到
水涯

閩處士鶴洲七十

大隱秦淮七十春素封家自遠風塵校書學久
通流略結客名方起縉紳子姓賢堪傳梓里衣

冠榮許選楓宸願君百歲爲君祝長作香山社裏人

鄭同野參軍七十

天瑞雲爲五色披華堂獻縷畫遲遲蓮開幕府池邊日花滿河陽縣裏時經術康成傳里閉聲名谷口動京師誰言樗散神偏王擁鄰欣看紫鳳嬉

談振玉居士七十

人才共許阿龍超老後風流尚六朝賦就百篇非酒肆縣來一榻是僧寮堦前玉樹風逾皎臺上金莖露未消年事古稀身更健莊椿何地不逍遙

兩山先生宗白子四集詩稿序

兩山李先生以文學崛起武功與先大夫同舉萬曆甲戌進士同出大學士于文定公之門意氣相符驪然莫逆也先生官尚書計部郎以廉直有聲薦紳間將拔寘天官而以失當塗意出守洛陽治郡三年晉憲副奉 璽書備兵岢嵐

先生所至不爲赫赫名然去後人輒思之郡人至爲生祠春秋鼓歌世世勿絕塞上之役蒐卒簡棄所以固扞圉而褫旃裘之鬼者在所皆石畫也時方最先生才品將以節鉞之寄重畀之乃亡何中忌者言解鞍歸矣公論大明 朝命方亟天不憖遺先生遂厭人間世及于大故豈不惜哉自先大夫之棄余兄弟也不佞起元幸備員交戟之內遇年家丈人行謹以事先大夫者事之然紬指二十年來所執贄而見辟呬而率者僅僅三四公而已落落甚于琴上之星每爲低回而太息則常欲從其子弟一講兄弟之好庶幾可以想像前輩之風流而其得於聞問者抑又希矣而先生有子文學君以弱冠之年能讀父書以高才嶽嶽逢掖中一旦走使三千里函書以世講詔余且以先生之四集詩見示曰子之知先君子不後于子之先君子願毋以玄晏自誘也余得之驚喜踰望外不啻明月之投而干將雌雄之合也因爲論次先生與先大

夫之交好而及余二姓兄弟之知者以弁之且以志余生平執鞭之慕焉詩稱四集始而部既而郡又既而塞又既而里凡若干首皆五七言近體大都取法于開元天寶之間而氣色高華興象典厚有弘正風武功自對山太史以騷雅主盟一代屹然與空同大復競爽爭雄先生淵源所自坐進斯道非偶然者然先生之才不盡于詩卽寄志于詩而又不盡于集意其畱有餘以貽後人文學其益拓而大之俾攷世胄者以斯集爲談彪之史可矣

謝太公暨莫安人並封偕壽七十序

天欲生博達雋茂之人爲國珪璋爲家弁冕則必鍾靈孕秀于所自生以爲之地其人卽素仕不升潛德不耀而夫負妻戴醇固惇龐必無喬詰踔厲之事以滑其和無浮夸巧誕之智以損其隲望而知其宐有後者也夫然後大闢厥祥而賢詰生焉闢上世所未踐之塗啓前人所未徧之業若人亦且身食其報膺鐘鼎之養享松

喬之壽備五福而頌萬年人孰不以爲善積者常大售而久然哉天意之篤生其默成固已遠矣樞曹謝大夫吾曩所稱博達雋茂之人也國眡之爲珪璋家眡之爲弁冕南卿曹中首推重焉而大夫夔夔然不以美自名一啓口必曰家二人未嘗頃刻忘也于是士大夫源璇源而探珠浦臚列謝太公莫安人之行事傳說之而潛德之幽光遂不啻若楚之蘭沅湘之琳瑯荆之梗枏杞梓不脛而走闕下會大夫以三年績

奏

聞

上舉褒貶典以寵異之推恩所

自生而太公安人乃並以子貴矣太公家楚之南郡世隱于力田而獨以純德著安人素封女也歸太公而布衣操作相敬如賓所謂鹿門之並耕吳市之偕隱者也太公少孤養母如蔡君仲而安人且躬奉甘毳搔抑以佐其驩太公友愛天至如姜伯淮而安人且肅雝交勉以合其和太公共財假貸如樊重而安人且好施賑周困急以廣其德太公清靜無競如伏湛而安人

且夷然于非意之千以弘其量此非天所鍾靈
孕秀爲篤生賢詰地胡以不縣典訓黽勉一德
若此哉迨其舉大夫兄弟也太公安人爲輟膳
以授餐篝燈以課讀伯仲遂以高才生名伯且
廩于庠矣大夫與李聯翩舉于鄉而大夫且先
成進士矣一門之內大者龍鳳次者虎豹昔之
封胡羯末未足相方子姓之貴甲南楚而太公
安人符采愈王步履未衰乃同以拜 命之
日而開七袞蓋備五福而頌萬年與龍章翟茀
寵適相值尤人間世所稀邁見者此士大夫所
以其詫爲盛事而益以知大夫之所自生濬祥
于天爲不易也不然挽車提甕不損少君之高
蓬髮歷齒無貶儒仲之節頰叩之際卽靡忤容
身懷琬琰將比于枯岸之莫論潤山之不薦矣
求如太公安人名播 天聽秩比封君相去
詎直顯晦間哉昔聞長老有言德盛者助多福
厚者緣備太公安人鐘鼎之養松喬之壽實自
有之如龍之能雲虎之能風不召而自集余故

不敢侈言頌禱之事而第推本天之鍾靈孕秀
者爲大夫以佐觴蓋論珪璋升冕于家國之間
乃真所謂善積宜大售而久者也

待封少竹宋公墓志銘

自國家以科貢之途馭士倜儻奇偉之人恆不
屑顧首受功令海內多事嘯咷嘆乏材不知魁
士異人堙沒而不升者固已多矣自非子姓材
而顯幾無以聞于世悲夫余是以于少竹宋公
有餘幸且有餘感焉宋公浙之樵李人也先世
籍洪都始祖允中繇僞漢歸 高皇帝以小
旗隸嘉興所三傳爲學正栗菴公四傳爲文學
竹西公父子始以儒行著公竹西公之長子也
生而有奇志九歲解屬文十二歲能工詩歌駸
駸乎趾家學進矣而獨膂力絕人常左右手各
提一石粟高舉疾馳若鳥之矯翼而蜚者自是
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會倭難起總制張公淞浙
視師而張公者栗菴公門下士也公廼因栗菴
公以于張公願得隸行間自效張公開幕府召

試之公戎服幘首雜進弓矢矛戟鮮不中。張公將署補軍吏而念其家世服儒因索所爲文讀之駭曰兜牟而襴襦豈而事邪謝遣之後張公詔逮入京師公徒步護行千里而後返人謂張公能用公者大夫且爲王修脂習矣公請纓之事雖抑不得伸而壯心未已邁諸路兵搏倭則時時陰挾弓矢往從之嘗隔河觀狼兵一人提刀擁敵獨挑戰倭之殲者七人矣最後倭出其驍者與兵角公度兵覩且不支也突發一矢中倭膝兵遂得乘間刃倭歸五里涇之戰我師潰而奔前阻于柵不得進公力拔柵以啓奔者而身自當倭憚公委而去又嘗與民共乘城中夜有黑蛇大數圍啖餅踰堦上公斫之不中城中大驚已偵之知倭酋徐海私入城詞虛實也蛇之祥蓋海云于是有訛言公死若母某夫人駭哭幾殞而公徐徐自外歸相持而泣自是不復出入兵革間會學使者試士公隨衆奏其牘被選補博士弟子員矣公雖衣逢

夜衣而顧念夙昔尋自悔居恆懷書太息或拔劍斫柱懸的百步外射之壯心無所耗耗則日召田間故人引濁酒取醉唱田家歌自娛也游黌校三十年未嘗一識邑令旣舉伯子羽皇知其材可遠到窮巖課就之羽皇隨取高第知名當世然公卒以生平忱邑多所感晚遂得心疾嘗忽忽不樂時獨行水邊道上問索古史讀之遇奸臣賊子輒憤詈捉書擲之寸寸裂乃已或復取讀終夜不寐以爲常迄于大故嗟乎公之意固有在矣以彼彊力抱絕技令得鳴劍持矛一當虜斬將舉旗易如拉朽萬戶侯豈足道哉始朱大將軍與公同起徒步中嘗手提六倭級示公公不顧後朱累功至大帥而公以一青衿捐肘後黃金之印此所爲獨壹鬱而無誰語不屑屑竟章句學也然公雖不得身副其志有子如羽皇竹帛鐘鼎之勲可翹足待何異于公自有之公眞非兜牟襴襦中人也張公可謂有人倫鑒矣又何所復介介爲哉余所爲按羽皇之

狀公淡爲公感且幸者以此狀又言公剛正好面折人過嘗力距奔女臨財廉卽絕炊未嘗有所稱貸遇窮乏解衣推食弗靳也喪竹西公母夫人與□夫人共負土以窆悲號動行路公負側儻奇偉之財侘傺于世有所激而名疇人而節行純一乃如此室有後矣公名如春伯初字少竹其別號也生嘉靖丁酉之九月九日卒萬曆癸丑之九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某氏某人女丈夫子二長卽羽皇名鳳翔舉順天壬子鄉試第一人娶姜氏貴縣縣丞應塤女次鳳儀娶沈氏某女早夭孫某某墓在嘉興鉗釧字圩之新阡葬以戊午之三月四日羽皇手布狀走金陵屬余志因論次其大者銘之

觚已陳矣而忤者樓蘭之功筆已投矣而慳者定遠之封致身者約詒子則豎身不竟爲熊羆而子實爲鸞龍有翁必盈天之道猶張弓大受者絀其暫重積者贏其終吁嗟乎宋公

考成圖錄序

秦郵之去秣陵雖數百里而遙然盈盈一衣帶水耳彼州人士往還者無虛日故風上謠俗之詳得于耳剽口譯者不啻若身履其地州長吏有異政瑋行亦得以九里之餘潤霑及之此中徃徃代爲之鼓歌以儺卽江之南北馬牛其風不爲限也海若王大夫之爲守三年矣其豈弟之澤浸灌于域中而神君仁父之聲粲粲然播于四境之外余之得于所聞者素矣友人僉羨長氏客于大夫一日過余出考成圖錄以相示曰此郵人爲大夫頌德之文因哀諸當事獎勵之語爲大夫報政助者也余一再閱之視余之所聞者顚若不爽而事尤加詳則益爲之肅襟斂容景行而不釋自吏道之多端也刑名錢穀之功日計之而不足其材者且矜語鉤距詬訕之事以速其名何武之建學宮文翁之立講堂嗤薄以爲迂疏置不問矣大夫摘發如神擊斷不避可以使舒緩養名者灑然爲之變而獨拳拳以絃誦學校爲先此豈刀筆筐篋不知大體

者所能及哉昔之論吏治者以更鼓分明而知其爲好官員以請不筭農器而定其當秉均軸如圖錄所稱大夫且繇此升矣秦郵之政可著廊廟上且大有以畀大夫豈獨如君家允規軍民歌咏之十奇已乎羨長氏聞而听然曰言大而當遠而知也真又圖錄之所未逮者請書之以爲弁異日大夫且以秦郵爲桐鄉有如茲錄之垂不朽也梁竦不得謂州郡之職徒勞人矣

陸斗南像贊

學通玄釋而被者馮翼之服胸羅象緯而託者廉肆之卜致長者車挫名而名不可逃爲日者傳忠告而告不可賡究極夫聖哲肅艾法箕子之演疇言依于孝弟忠信繼嚴公之隱蜀身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貌蒼然如貞松之拔灌木斯人也其真有類于魯望之文無忝於士衡之族善通乎季疵之癖妙得夫法和之術者耶

吳母汪孺人七十序

新都多鼎鐘之族而吳汪二氏尤錚錚以華腴著母論纓緹劍珮之君子蔚有令聞負賢豪耆舊之聲卽閨閣笄褱者流亦徃徃以婦德姆儀流譽彤管如今吳母汪孺人其一也孺人今年開七袞矣以仲秋之某日修懸輓之燕于是里中諸君子謀所以介孺人壽者欲徵辭于余謂孺人之叔氏用卿與余敦縉帶之好甚摯可以媒而得余言也則以其書來語前事余久從用卿游得中翰新宇公之爲人素封好禮喜賓客門多長者之車其人旣徃而子姓之多而且賢爲里閭中所企羨以爲中翰公善食爲善之報而孺人實以德助而成之當中翰公居室時所爲赴義待孺人而决息業待孺人而大者盖不可以僂指數故中翰公之存也孺人不以夫子爲政而戢其梱內之材中翰公之逝也孺人亦不以代夫子爲政而削其梱外之棟也生平奉繼姑則以孝聞處姊姒則以敬聞訓迪子孫不以丸膽含飴自解則以慈聞課女紅晝夜力作

而身服澣濯不好時世粧則以勤儉聞晨旦筐
筥相望以瞻里中之待舉火者而又時匍匐以
給棧賄興築以濟跋涉則又以樂施予聞故人
之與中翰公游無有不頌孺人之爲人婦者中
翰公逝而人與其子若孫游又無有不頌孺人
之爲人母者孺人何以孑然筭禕而得此于先
後間哉蓋其蘭心蕙性貞于淑稟固已獨爲晚
畝之芳閨房之秀而又習聞其父於潛令在田
公之訓其禮結爲益深追琢爲益至故爲太家
婦爲名士妻超然自異于綺羅金翠之中而寬
然自得于蘋蘩沼沚之外有如此也中翰公身
卽負盛德不能不藉孺人以代其終身不享上
壽不能不望孺人以昌其後然則孺人今年政
七十千古爲稀邁矣余以德壽相因之理衡之
天方大授吳氏而發祥于孺人孺人安貞之德
應地無疆進此而爲大耋爲期頗有賴若不爽
者諸君子欲以余言介孺人壽夫亦知松筠之
永年鸞鶴之遐筭其性行自然得之豈待余言

而信哉昔謝太傅每語其嫂王夫人輒歎曰假
不使朝賢見之意惜其爲女婦德不外彰也如
孺人足不踰壺而徽音乃赫然在薦紳先生筆
舌間政使朝賢見之何以加此用卿偕諸君子
進觴時當不以安石之語爲客稱矣

王母鄧太孺人九十

慈壽堂中敞玳筵翩翩九十地行僊松如綠髮
光尤鬢筠比清心節逾堅弋鴈詩成捐珮日丸
熊書就斷機年魚軒時爲行園啓鳳樓春因設
悅縣王氏一門皆虎鳳鄧家七葉有嬋娟綺窓
自演瑤池曲蓬戶寧傳漆室篇令子蘭從雲省
握文孫桂向月輪牽稱觴僊醞高三醴賜秩
恩綸下九天西望青禽來玉殿南招玄鶴戲珠
田從茲共紀無疆算象服山河歲十千

鵬社初鐫序

清門申公以進士高第自請司應天校事金陵
之垂纓戴縑而談詩書者亡不人人祓濯鼓舞
自以爲得師公家吳閫習此土之士風與其里

近若文章之用又所謂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故絳帳一啓剏立社規引羣材之有餘不足者繩墨加之夫士也耳目不勞而嚮化者衆蓋黽堂之席甫煖士已畢就其材蜚英奮藻爭出以應公求公一一激賞標目以獎飾之不數月而文之佳者已盈笥公于是板行之而鵬社初鑄之刻成余得受而卒業焉里士之雋余居恒多得其文品隲之至是益驚其才進有昔人異書異人之歎則又未嘗不忻然目喜吾黨之士雲蒸龍變濟濟彬彬不忝爲王國之楨有是哉公之善爲人師一排檄而美箭即可穿七札一追琢而良璧便可重五都一剪拂而華聊騷耳隨可追風籟雲而逝萬里也自古人才貞邪之品學術醇疵之辨世運衆隆之界往往于文章覘之今觀公所激賞標目愛才之心津津不容口幾于神厲色飛矣而師旦黜浮薄永叔斥軋茁之意時時露于丹鉛間有使諸高才生油然日囿于其中而毋敢軼于其外者公之大有造于諸

士而善羽翼 國家首善薪樞之化也豈淺淺哉余嘗有感于吾黨之士多負材而不殉名多負氣而不慕勢以故進取之心常澹邁往之韻常高憂世者遂以六朝之游冶三學之標榜慕之得公爲師空有爲之一洗者夫以公家世夔龍之業步武鳳池自其常事乃踈踈抑退自請一鴟蕭然如素士蓋贊皇之出羣高平之徒步有曼軼于世俗外者諸士以公爲矜式于國中非直得經師且得人師矣然則人之讀是編也邇園漫稿庚申 九

重刻困知記序

宋之理學以紫陽爲集大成後學闡其言而尸祝其人毋敢反脣相稽者至正嘉之際始有一二大儒推青田之說與紫陽並衍而行之或以爲異致或以爲同歸辨析調停之論頗不勝其繁蓋道術之岐又自此而始矣太宰整菴羅先生挺然特起自引于河汾之外閔學者不達

其意而師悖乃窮諸根本究心性之義所自分懼習矣不察或墮于佛氏之指也於是取三乘之津梁五燈之鈐鍵與吾道一一比勘而辨析之其幾判于毫釐其界區于杪忽其義嚴于斧鉞其語較若權衡記成自名之曰困知雖極深研幾經緯匪一旁稽博采含吐無方覈其要歸則具是矣嗟乎自竺乾之教南入中國學士大夫起而攻之如傅奕韓愈歐陽修之徒可謂衆矣然第謂漢譯胡書恣其假託緇衣薙髮棄爾人倫攻其瑕而遺其堅宜其徒以一呖眚之未肯帖然爲吾下也其黠者且標其勝義以劖吾之言思軼而踞其上自詡如日而小吾教爲嚆嚆之晨星于是伊維大儒以彌近理大亂真之說折之自謂可以窮其說而使之無所遯矣然究而言之所謂句句是事事合只是不同者卒亦未嘗條分縷析洞髓擢筋有以杜毘耶之口壁少林之面也如先生記中所引楞伽之辨大慧之語徃徃從幾微影響之際因是而剖其非

卽得以鏡其失涇渭之同流淄澠之異味真有顛若不爽者自孟氏闢楊墨而後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儒釋之辨如先生者可謂根柢盡披肺肝已露理極于斯幾無賸義矣先生心性之說明青田且借以發其蘊詎直爲紫陽之功臣已哉嗚呼當先生時談道術者雖有近禪之憂然或內引鉗鉢之機鋒而未敢外挫章逢之門面顯然推墨而附于儒無有也先生深懼而力辨之今去先生財百年耳天下之道舛馳益多以無忌憚爲天真或濡首谿渠之論以無師承爲奇特且藉口溫陵之書覆轍可虞濫觴宜慎知微君子何必睹披髮野祭始抱辛有腥羶河雒之憂夷甫諸人清言致患抑何得謂右軍冶城之語其識鑒不出謝太傳上也然則當世之天下能爲先生言者可易得哉可易得哉記舊多刻本歲久漫漶世罕覩見之先生之孫珽仕珏仕兄弟才美有文克繩祖武而尤志在紹明家學乃再授諸梓以廣其傳屬余爲序自愧末學

如牖中觀日安能測先生之微姑就臆見所及
著先生之所爲衛道者如此或謂克先生理一
分殊之義引而伸之華夷一統王會何私天地
同流聖真乃一涸固不精辨亦不廣宜分以明
吾道之正合以成吾道之尊此之然否蒙竊惑
焉惜乎不能起先生于九原順下風而請事斯
語也

却寄

滄溟萬里隔丹丘何意傳書到 帝州但使赤
龍遙可度底須青鳥更相求三年病骨真孤鶴
一片閒心似野鷗信是僊源人世裏問津身嬾
刺魚舟

贈丁長公

名門挺國秀敷藻揚翹英赤水光照乘玄圃價
連城公望正台垣繼體奮天庭鳳毛表虞瑞麟
趾萃周楨九德樹胄儀四知厲家聲夢松代有
作飲水世無營曳履上丹霄扶藪影朱纓將偕
鵬亮升詎侈袁楊名肅穆過庭步扶搖躡雲征

寧如紀羣輩慙長復慙卿

金陵古金石攷目序

金陵自勝國而上稱帝都者幾三百年其以形
勝爲英賢所躋名文章之藪澤六代以後六之
有改也意古人所以紀盛德頌成功詔亡窮垂
不朽勒諸金石者空不可勝數迺繇今攷之上
下千餘年間金石之文別見于傳記者曾不數
邁至碑碣之可摹者僅一二斷裂之餘而已其
故何哉夫以陵谷之變遷兵燹之掃蕩橋基柱
礎之摧剝固宜其湮滅而無餘抑或耕鋤之所
未及樵斧之所未磨蕤翳于苔蘚之中沈淪于
泉壤之下其尚多于人間世之所存未可知也
然而卽近者之所僅畱以推遠者之所罕值則
知世變之亡常有形之必壞雖金石有不能不
渝且盡者所爲詔亡窮而垂不朽又將安寄乎
哉醜石之名辱井之字政令不礪亦復何爲余
獨惜夫作者惻然謂縑素之壽不足以傳世而
行遠也屹屹焉託諸金石以永其文豈意夫百

年之後形銷影歇水涸山童銀鈎鐵畫之文蟬
首龜趺之制嚮所自謂日月常新天壤其敝者
亦與蔓草寒煙陰燐野火同變滅于三山二水
間也然則人之所爲亡窮不朽其可恃者竟安
在哉經國之業播諸金石曾不足恃而彼哭聲
妖浮齊音側麗青溪小姑之曲西州估客之歌
氣異風雲情多兒女廼得以悅衆心諧里耳亂
雅奏于九成沸蠅聲于千載方且以瓦缶之鳴
笑黃鐘之毀棄以巴人之和掩白雪之高華得
失之理本自不渝成毀之幾壹何相貿徒短文
人之氣長灰志士之心亦可累歎而太息矣余
是以睠言往事采撫遺文凡金石之在金陵見
于傳記者自三代以迄于元疏其題目凡若干
首詒諸好事爲考古之一助云文之存者累什
不獲一石之存者累百不獲一端以其名載之
曰金陵古金石攷目嗟乎彼固不足恃而此欲
其長存此又余之專愚妄爲達人所嘲笑也

三聘亭記

三聘亭者何爲大學士文肅王公作也亭者何
公有大功德在 宗社生民御史中丞諸臺
直指使者從其里官師父老子弟之請特祠祀
公而因建亭于中也亭稱三聘者何志 上
恩也公始以禮侍里居 先皇帝特以禮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參大政 召越七年 予
告省覲公七疏乞身而 先皇帝再以趣還
政府 召踰年移病特加公吏書進殿建極以
歸又越十有三年公年七十餘林臥病且勸矣
先皇帝思公不置也又特以少保再入長
中書 召蓋自 先皇帝時閣臣之受 知
蒙 眷如公無再覲者天下以爲榮此三聘所
繇名也公自田間承 命凡兩赴 召耳于其
末也且終辭之矣猶以三聘稱者何公雖堅臥
不出鼎鉉之業有所卷而不盡用然而士大夫
以公之繫安危者重 先皇帝之毗股肱者
深荃宰之交光絕前古此其所以尤豔稱乎三
聘也夫前乎此者張文忠不四從田間被 召

乎費文憲不兩從田間赴 召乎然說者猶謂其母得與公之三聘埒何也永嘉雖以議大禮重寵冠百僚而不能不以條去條來之身僂僂以伸 主令鉛山再入再歸晚以遺簪故劍班紫宸于 新主之朝所爲結知 黼黻者終出于張桂諸君子後也夫孰如公之見敬禮于 先皇帝內外始終而亡間者此公之三聘所以尤爲異邁也不寧惟是紬指 先皇帝朝踐綸屏而寄密勿者高文襄以下幾二十餘人矣其去而復 召者自公而外僅山陰一人然山陰卒以 冊儲忤 旨不合而去羽翼之功未效魚水之好不終天下至今惋惜之公則異是矣公于 春宮一事危言苦口痛哭流涕牀第之間骨肉之際批析指畫有言人之所不敢言與所不忍言者而公不以爲諱 先皇帝不以爲疑去國久之 手召起公孜孜懇懇至累辭而不厭迄公以大故 聞而上意猶若太息咨嗟以不竟用公爲憾者所爲

褒卹贈賡皆殊數也嗚呼 先皇帝獨以心膂專寄于公誠先後諸公所不敢望故謂三聘之尤爲異邁也亭可亡作乎哉抑余因公而重有感于君臣遇合之道也 先皇帝深居靜攝不與羣臣接者垂三十年 官府之釜鬲極矣一二柄臣卽近在日月之際往往呼之而不聞叩之而不應其甚者當羣疑衆難填胃沸臆之時求容不可求去不得搶地號天拊心飲泣而 九閭之窅然自若也逃觀者眊眊焉以納牖遇巷之說規瑱于青蒲赤墀之前夫固謂方之不可鑿也而園以求濟盍胡不以公觀之公明允篤誠清方正直其立朝不戀官爵不求恩澤不通問遺不避毀謗質行峻潔人以方司馬文正公議論懇款人以方陸忠宣公此誠有確乎其不可奪者乃公之自重也以此其爲上所重也亦以此至忌公者斷斷交戟間而眷知彌厚三聘勤拳如有獨契 先皇帝之神聖所以爲不可及也謂大人有他謬巧可

以格君九原可作公不唾斯言爲玷乎哉余故
因公孫符丞君之屬爲記也以管見論之願世
母第以三聘重公惟公實爲三聘重斯亭之歸
然不朽也匪亶以明 主恩且將以樹臣鵠
焉

荆凝宇封翁七十二首

凌雲綵筆自縱橫抱璞應酬十五城風秀東京
仍有道門高北海又康成授餐養備虞庠典題
柱 恩貺漢署名共美稀齡萊綵合一時廷會
總公卿

門墻桃李遍江天庭際尤看玉樹鮮芝草香堪
浮瑞檢梅華春欲動高筵鵬絃細鼓瑤池曲鶴
髮初占絳縣年子侍 帝晨身不老還丹何
用學神僊

秋夜

露冷天高鶴夢長虛齋獨坐夜渠央梧陰漸避
風簾影桂子初分月磴香老後丹心還北闕別
來春草又西堂誰家野笛聲淒斷添得霜華兩

臺翁

臺翁老師福廬山房奇秀甲海內元心切嚮
徃恨不能撰策以從敬賦四詩以志遠想
七閩南望海天長忽起神山峙鬱蒼翠壁幾回
青玉杖紅泉時瀉紫霞觴探幽已盡區中賞選
勝仍尋物外方同繫安危朝寄重福廬何似午
橋莊

紗籠身自領僊才祕館青瑤海上開洞口祗容
雲出入峰腰乍許日徘徊航奇轉愛虹梁隔海
勝偏從鳥道迴天關靈區供嘯咏任教無地起
樓臺

珮聲初放玉霄班歸臥瑤房紫翠間撰策一枝
唯獨引振衣千仞可誰攀玉泉白月開三素金
醴 天貯九還却笑謝公歸未得強將樓墅擬
東山

絲綸身典在黃扉自爲名山謝衮衣貝闕只疑
壺嶠是幔亭翻訝武夷非杯斟水碧歌初起烟
擁雲紅臥不飛漫記平泉多異石一拳纔向洞

庭歸

自偏堂集序

井絡之精降于汶峨伯仲昆侖森列天表三川
繩引于其中湫雲泄雨束以巴峽靈臺石書文
昌所契自漢以來遂代以文章甲海內矣常璩
氏何得謂先民之流無造次辯麗之氣哉長卿
淵雲之于漢拾遺供奉之唐眉山父子之于
宋博南太史之于明皆拔地倚天雄立一世
若蠶叢魚鳧獨闢宇宙首踣乎九州而以其支
委分注天下蓋玄黃之菁英有所總萃非偶然
也南溪惺麓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材器之淹
遠方且內貫朝揆外衡邦政龍驤雲躡上答泰
階而洞覽流略揆藻豪素詩筆之妙致兼任沈
奄有諸子之長而陶鑄出之其澹雅博麗似長
卿淵雲其清遠高華似拾遺供奉其雄渾流暢
似眉山父子其組紉陸離似博南至于皓然玄
踔遯舉青冥皎若明姿塵視紛黛竊雲霞而炳
蔚曄空水之澄鮮此則先生所以覓揖四流高

蹠九圉能爲諸子而又能不爲諸子以自成其
一家之言者也辟則峨眉積雪秀拔五嶽之中
錦水層波彩炫七襄之上此豈徒人力之所至
哉自嘉隆以後文章之道類以摹擬失真其高
者猶如桓溫之似劉司空無所不似無所不恨
其下者殆如王朗之學華歆徒在形骸去之所
以更遠矣不揣私謂今日此道欲興須如王藍
田之掇皮皆真又如裴令公之脫冠冕麤服亂
頭皆好而又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抽其芬
芳振其金石斯可以揖讓古人領袖作者先生
所作實獲我心遂請書之以爲自偏堂集序於
戲先生之集行今而後天下知子雲所謂雕蟲
篆刻壯夫不爲子瞻所譏黃茅白葦彌望而是
者百世而下有人焉以起其衰經昆侖而紀江
漢天下且交以支委而分注之余以此事終奉
先生矣

大中丞蠡源陳公晉少司寇序

國家所托重而恃力者在諸大臣以道佐明主

而所貴大臣之道則易書詩備之易鼎之上九
大臣任也爰曰玉鉉象曰剛柔節蓋正直忠厚
交修而互用之立臣鵠焉書言高明柔克沈潛
剛克詩言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此旨也可張
可弛靡隨靡激斯誠大臣哉 陪京一時九列
皆天下賢者乃無不人人儀中丞蠡源陳公
公敷歷中外者踰三十年自鈐部以登藩臬所
至以清節大猷著簡在 官守久矣比年特
自方獄之長 召爲南御史中丞典操江事

會時南大司馬赴

召而北公遂又攝叅贊

事 留都爲 國豐鎬宮籥闔旄安危之根本
繫焉公所專典所彙攝皆在戎兵大江上下環
數千里稱要害四履之內郡邑以數十計公以
尺一彈壓救寧之 郡城內外列營者十簡閱
蒐治其數不訾又遼左告亟執戈荷戈以赴徵
調者將卒凡若而人皆公所指擘也公劑其緩
急酌其操舍程量其輕重次第行焉飭江防討
軍實則壁壘生色水犀之師蔽江而荏蒲亡敢

竊發也豺狼狐鼠匿跡而竄探赤白丸者亡敢
措手也以春秋耀吾軍士蒐苗獮狩奉約束唯
謹亡敢奸旗鼓也材官蹶張三韓之役走死地
如驚亡敢譁于伍遁于途也綱紀所在公之董
治甚釐而辨然且從茲飭中以雍容博大之意
濟之故整而且暇事功輟而手足不煩蓋可張
可弛靡隨靡激古大臣所爲善佐明主以毗贊
萬幾經緯六合者其道若此于公之治兵觀其
大已頃 廟堂之上用人一新登進材賢泰茅

盡拔而公以碩德宿望膺

綸命晉少司寇

人口輦轂下數十年多滯獄今且待公而清余
謂公第以治兵于南者治刑于北正直忠厚舉
而措之夫何爲哉易言金矢詩言淑問書言簡
孚公實有焉平反欽恤佐 國家解網之化誠
有待公爲咎繇爲蘇公者而余猶以爲非
上所爲召公意也日者 國家再經 鼎成負
展之事 今天子以冲齡位大寶茂承
兩朝燕翼詒謀之寄左右匡弼實恃有老成人

公手大臣之善道侶師濟而效之 朝廷翊襄

主德提緯王鈇其用又有大焉者豈第借公之蒼珮彤韉爲爽鳩氏之守哉酌斗之功賁于喉舌補袞之頌煥于山龍無偏無黨蕩蕩平平共成會極歸極之化有盡合于洪範之所陳者皆公事也于是公之于旄駕矣樞曹諸君子思所以佐驪駒者而諏其辭于余余實芘公之宇下思攀公轅而不可得乃舉 國家之所以托重公者爲公賀而因以公之所爲善佐

明主者爲 國家賀於都哉公眞可爲 天子之大臣矣

李母梁太孺人墓志銘

余嘗論今天下閥閱之盛于楚未有先雲杜李氏者父子兄弟並以文章名位輩起一時冠冕海內然慶源所自克開厥祥又有三母焉三母者一爲陳夫人一爲匡淑人一爲梁太孺人皆方伯公之配也三母有五子一女子爲太史本寧先生維楨次爲明府公維極次爲郡丞公維

柱次爲進士公維標次爲中秘公維楫女則以妻陝州同知魏實秀者王陳以方伯公及子太史公貴匡以子太史公貴而梁乃以子中秘公貴先是方伯公元配王夫人蚤世矣陳夫人繼之先陳而副者爲淑人後陳而副者爲太孺人陳夫人舉子女數不育而太史明府郡丞生于淑人進士中秘及女生于太孺人陳夫人無子而愛諸子如其子愛諸子之母如其身淑人太孺人舉其子左提右挈以奉陳夫人相得歡甚

白首亡間言也閨門之內葆和孕祥歌樛木而咏螽斯豈偶然哉方伯公與陳夫人匡淑人先後逝太孺人獨享有高壽至萬曆乙卯正月之二十三日始卒距其生嘉靖壬辰四月之十七日得年八十有四矣賢淑萃于一室而太孺人尤巋然爲魯靈光天之以內德而佐李氏父子兄弟者又何其盛也溯太孺人所自生父爲壽官鎮母爲高孺人先世籍江西廬陵徙湖廣之景陵高感異夢而生太孺人幼敏慧婉孌父母

慙愛之不輕字方伯公聞其賢以母楊恭人命
求委禽焉既歸而從陳夫人匡淑人事舅姑悛
悛惟謹方伯公常以當調謁選行囑二尊人于
室太孺人旅進而周旋于側衣非鮮麗食非甘
脆勿以御操井臼問起居治酒漿供賓客亡不
愜其歡心者亡何楊恭人疾病且革旅相首而
泣何以亡詒行者憂侍湯匕不解帶者六閱月
迨不起相與擗踊哀號哈殮周至已而方伯公
抵舍慟幾實徐起問大事誠信不啻自己手乃
收淚而謝曰代我爲子者幸有而三人在也後
封公捐賔客復相方伯公三年哭無廢禮侍方
伯公彷彿有少君德曜風其從于汴晉之宦邸
也戒家人以闕爲限毋得闌出入賴是亡內顧
憂比方伯公以喪封公廬墓哀過而隕太孺人
欲以身殉者屢矣以諸子故乃強進一盪米左
右陳夫人匡淑人衣同橐食同几喜怒同嘖笑
或操舍緩急間有所調劑而人亡可窺其隙訓
諸子以姜肱繆彤之爲兄弟自燥髮至成人垂

二十年而著始稍析也太史公先登第三子者
年相若太孺人攜從官署中日夕必篝燈而聽
其伊吾聲爲快時引格言善行相訓勅俾亡墜
世緒嗣連翼鳴躍競爽而喜乃可知已居恆躬
拮据爲家人先一切女紅蠶事不以貴弛勞食
取疏糲衣取麻枲卽受 上命翟冠象服財一
御之輒緘諸笥不再御其勤儉每如此性宏人
能容督家無嗃嗃聲臧獲有犯小則宥之甚者
稍加箠笞亦不痛第諭令省改無事手一串珠
合掌禮觀音大士而已諸子婦少婦中外子孫
婦幾六十人咸交口讚之曰佛性樂施予不憚
煩里中歲屢禱烹糜食者具樽斂者荷鍾瘞者
以千計雖稔歲亦恆行之其他助工種德徧於
橋梁判院餽遺問勞周於姻黨比鄰矣進士公
以亢直忤時自甘林壑然太孺人無慍色顧以
歲時伏臘承歡鄰下所得多于鍾釜慰藉之進
士公以是益大治園林修御輿禊祀之樂以娛
太孺人間語人曰吾得以是奉吾母也五鼎不

爲榮而三公不以換蓋實語也於戲三母之賢
而同室也盛事也三母以二母之有子而同貴
也奇邁也若太孺人者良姊之袂而不以姒掩
豐子之鼎而不以祿奪秩 君之封而不以
嬖壓則尤盛之盛奇之奇也進士兄弟奉姆訓
而敬承之以益光大其祚胤太孺人之所助于
李氏者又豈可以數計哉太史公兄弟姻氏宦
蹟別有紀而其所出者太史公之子三營易太
學生娶太學周君應斗女營室太學生娶光祿
謝君懋功女營國聘魏卽州同君實秀女營易
出孫二垓聘吏部郎周公士顯女圻聘廣文熊
君臨渭女明府之子一咸熙娶□□□女出
孫二嘉慶聘廣文王君女次□□未聘孫女二
一適徐州守夏公崇謙子令一字文學徐君化
子□郡丞無子以營國爲之後女二一適侍御
孫公鳴治子光祿署丞鳳翔一字文學胡君樞
子其燦進士之子四方灼太學生娶文學廖君
潤瑜女繼娶□□□女奕灼邑諸生娶太學吳

君上達女庭灼聘太學郭君之福女玄灼聘戶
部張公垣女女三一適郡丞孫公鳴教子邑諸
生鳳韶一適封君胡公宗沆子邑諸生梧一適
兵部主事向公日升子郡諸生延履中秘之子
二營道娶夏卽州守公崇謙女營之娶萬戶尹
君女女四一適郡丞譚公完子廩生如綸一適
廣文王制一適方伯吳公文佳子諸生贊一適
給諫郝公敬子諸生千秋營道出孫四玉文廩
生娶巢令袁公樞女玉衡廩生聘王卽廣文制
女玉成玉佩未聘孫女三一字保安州守胡公
機子某一字譚卽文學如綸子某一字夏文學
肄子某營之出孫三堅聘文學王君應軫女基
聘文學張君星炳女服未聘孫女二一字廣文
吳君瓚子某一未字太孺人逝之後五年進士
公卜新阡于某山之原葬有期矣乃手自爲狀
函書屬其子方灼詣余以銘請余捧而讀之文
幾數千言揚機杼之徽音寫梧捲之隱痛已足
以不朽太孺人矣余實不斐安能爲役第以幸

登太史先生之門與進士公講通家誼甚摯義固不得辭也遂掇其崖略書爲志而系之以銘銘曰

滔滔江漢儲英靈澧蘭汀芷含芳馨高門汝南稱聚星宵窅桂樹干青冥展如三粲居中庭離離蕭蕭安且寧瓊琚玉珮聲瓏玲唱予和女何娉婷參差五鳳榆丹旄壘篋律呂開虞廷山河象服羅輜輶天漿手挹輸淥鄣番番白髮雙瞳青泰娛三世儀式刑孔蓋翩翩流翠旌易遷宮人班使令金箱綠綈函丹經五嶽一指圖真形新阡鬱鬱封玄扃聖善息此災害屏而子而孫千萬齡翺翔天路如此銘

蕭草序

玉吾方先生自解永康綬歸高臥秦淮之里第以所攜松化石置於齋前日夕撫之而哦其中不知天壤間何物可以易此者此集所錄名也先生自幼學卽爲醇儒含咀六藝抽引百家有獨得其解者所治博士家言最爲雋永學者至

今傳頌之間發而爲詩歌輒深入三唐之室而與之相上下比上公車及隨牒爲令雖有鉛槧之勞簿書之擾理咏曾不廢賦就歸來居多暇日撫春醪而懷友望高雲而寄志唱酬之什益繁而先生常自祕之人莫得而窺其際也迨年際八袞乘化而返伯子始哀筭中草板而行焉而謁余爲之序余卒業者三輒爲之仰止而太息於戲余豈敢徒以詩名先生哉蓋先生忠信樸愿耻爲標飾而文明內蘊章采外燁如玉之在璞其光自不可掩今讀其詩而先生之爲人髮髯可見也癯而實腴清而實綺澹泊優柔而實淵然有餘光蒼然有勁骨且語真而情摯音婉而節和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真先生之謂矣豈與夫世之詰曲亢厲矜激詞致無關性靈者同日語哉余常慨今世文章之變雲譎波詭殆不知其所終得先生之詩讀之含華表素彬彬麗爾真所謂不意代變之後復聞正始之音者遂不辭撰次而序之論世者想見先進之

典刑其視此爲魯之靈光可也

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贈吏部尚書恬

菴蔣公墓志銘

南少宰恬菴蔣公以萬曆己未仲冬之二十有八日卒于龍溪之里第閩中丞以計聞

天子念公侍從大臣惻然悼傷之 詔贈公

吏部尚書給祭葬海內士大夫素推公爲長者

又鼎鉉之業垂及大用而驟奪之亡不相嚮歎

歎而太息公子專乃奉公友孝廉紹和張君狀

函書走金陵屬余銘公墓嗚呼余何忍銘公哉

憶公初起家推擇入讀中秘書卽以終養請

林居者十有六年乃赴闕拜翰檢之命

詞林中皆遜避公爲前輩余時始幸識公竊睹

公俊俊挹慎與人處溫粹之容可弔也心儀公

爲古熏然慈仁之君子甲辰南宮之役余幸隨

公後供事闈中則時時被公引接比余以南司

業憂歸壬子公來爲祭酒余藉公以覆其短自

是所受公知與所服膺公教者益深于曩日及

公拜少宰 廷議以余代置繼公後余師公之

條教以臨長諸生幸毋佚墜已余叨陟宮詹公

手爲文貺余所以期余者過溢涯量而余感公

知常心愧其亡以酬也余病臥田間者數年公

以奏最入 朝蒙 恩過里余方日夜望公

復至再得侍公警歎而公遂不起矣余每念公

爲流涕萑蘭不能已而頃者 廷議又以余代

置南少宰十年來余再得踵公後塵而今也則

公已上賓于帝俯仰今昔死生以之嗚呼余何

忍銘公哉專之言曰先君子當易簀之際而遺

命藐諸孤也狀我者必以張子銘我者必以顧

子先君子實待公而瞑公必毋辭余把其書益

爲之慟哭失聲念舍此亡以酬公知于地下乃

勉掇其狀之大者志而銘之公諱孟育道力字

恬菴其別號也先世籍同安曰玉山者有隱德

是爲公大父曰相者以毛詩教授于漳邑子弟

彊半出其門徙居龍溪自此始是爲公父二世

皆以公考績 恩賜贈如公官大母某母陳生

母馬皆淑人馬淑人之誕公也有白龍入懷之祥襲于夢公生而具異稟既授書則旁覽百家言以廣學所治博士義精美如金玉尋補邑諸生受廩饒矣督學敬美王公試其文大器之拔以冠其耦戊子己丑遂連取高第 秘館闢改公庶吉士而公心念贈公與陳淑人老不忍去郝下遂 請終養歸公襁負時海盜鋒起公家在掠中馬淑人殲焉贈公且瘞幾齒賊刃公每言及輒泣下故補疏釋屨卽遄謀奉二人雖不爲鍾釜易菽水以此贈公與陳淑人先後過公哀毀骨立左右強之始進勺水溢米既終喪禫除久之戀戀松楸間不忍出也友人勸駕者相屬公始勉治裝入 朝授官檢討尋以冊立 東宮覃恩至是拜 勅命封二親則癸卯之春仲也明年 勅教習內書堂授中使書分校禮闈公以毛詩起家而至是受牘閱者乃周易所遴士一時稱得人乙巳奉使持節冊封 楚藩事竣取道歸里焚黃墓上丙午報

命還 朝其秋出典浙江試入覲者多名下士所爲程士文號爲典雅歸而有右贊善兼檢討之 命明年知 制誥簡重深厚得王言體已酉再晉右諭德兼侍講典順天鄉試近事以北闈爲畏途公放榜日士論朝議皆翕然明年再奉使持節冊封 益藩竣事歸里自念起家甫六年循詞林序資故事游履華貫懇中丞代以乞身 請不得及春乃趣裝北而是秋南大司成之 命下矣踰年自家抵 留都時雍士待選入棘者踰千人公試而次第升之雋彥畢登簡而所首拔者以需部咨未至主者疑而持之公力言再四至以身爲質已入棘而谷亦至其憐才愛士乃如此惟不喜以法繩人士有犯檢者第溫言訓勅之嘗以事檄鎖一人爲嚴然不怡者累日士念公待我厚爭技拭以母負公去後多思公差撥悉取成規兢兢不敢踰尺寸錢穀出納典簿司之修理刻印之事多衙役有因而冒蝕者公一切罷之以是歲入支

給外始稍贏余繼公而按籍覈之上元庫貯校舊數溢可四之一則公節省力也再踰年有畱銓之命公中具衡鑒而口不輕置黑白太宰蜀衛公越沈公皆倚重公丁巳內計佐澄汰惟允所扶植善類爲多時大僚乏人公兼攝戶禮篆戶諸胥有侵縮糧額者南曹未之覺也北曹駁至始羣諸曹郎庭覈之諸胥抵調如故遂再爲北所駁公乃取其牘手自檢校窮日夜稽之而侵耗得矣東宮講讀久廢公同諸大臣具疏請而草自公出婉而巽辨而哲懇惻而有餘忠人讀之爲感動以爲公善開悟人主異日揆地之啓沃可券也嗚呼孰意遂奄及于大故哉公筮仕卽以二親歸久而後出等輩已公卿矣而每晉一階輒逡巡不就拜數返田里蒔花選石攤書對之了不知其身鼎貴也焦太史爲公同年常語人曰蔣公清恬不愧其號舊故居要津無所干請在畱都門人爲鹽筴直指鄉人求公道地公曰由來書郵往還不及此

固卻之嘗出行車前僮衛不具公無所訶問輒卒有鬪者爲賦錢兩解之見人有善行吝嗟歎賞之不置牙頰間未嘗挂人短也太宰鄭公稱公待已極嚴待人極寬時以爲篤論身衣不重綺食不再肉庶常出山質所居室始克辦嚴及位丞郎家爲水蕩析公歸工業藉稱貸乃具再奉使大藩餽餉一亡所受生平故人有問遺者間勉受之必售過其直後已篋中至不能遺一縑而微時故人待公最厚者衆公之大德諸如此類不可備數而總持之以惕若之小心精潔之清節使公而進陟台鼎則溫室之樹不言屢車之馬必數綵輿可以寒賤扈之膳白屋可以蒙吐握之遇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公于書亡所不窺奇文秘牒恆手自鈔纂釋川之反覆皆備亡以過之嗜好泊然而有元章之癖每觀佳石輒購歸手一編摩挲撫之以爲快所爲文沈博精遠涵浸古今追琢之工不輕一字集凡若干卷藏于家紹和公之鍾期也序而傳之責在後

死者矣公卒之日距其生嘉靖戊午之八月十
有五日生年六十有二元配汪氏累封淑人先
公數月而卒副室陳氏蔡氏張氏丈夫子二長
卽勇以蔭入太學娶參戎陳公震女陳出次昇
聘觀察楊公鍾英女蔡出女子三長汪出適陳
子鏐次張出字觀察鄭公懷魁子麒禎又
次蔡出字侍御王公命璿子 孫二幼未聘
孫女五一字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蔡公應科孫
世階一字應天府治中李公堂孫某一字禮部
尚書林公士章曾孫某一字 州知州林公應
聚子某一未字墓在某山之原系之以銘
銘曰九龍連蜷江水潢漾潤此八埏勾萌茁壯
猗與蔣公盛德有盎如熙春臺如飲醇釀烟炯
文心巧侔天匠耻爲蓋人跋跋三讓蚤涉朝榮
亟引庭養祥琴再鼓行旌屢抗移孝爲忠幡然
西上峻領氷衡高燃藜杖 帝命潤色天工
寅亮取士必得明珠兼兩典胄 陪京士懲淫
放遂貳天官元斗之吭在滿彌謙韜世爲量上

答泰階下允民望奏最 北闕劒履亡恙歸里
何其遽聞屬續市肆盡空隣杵不相天步多難
老成淪喪愍渥自 天 皇情有愴赫赫
明綸賁此臨壙鬱彼新阡蕃釐所毗宜爾子
孫錫壽匪安公神游霄霓旌霜仗永侍帝晨恍
惚可狀
霏雲居續集序
紹和起自海天以文章妙天下所著霏雲居集
六十卷久已播諸藝林一時購求者不啻喧鴻
都之車而踊雒陽之槩果乃自壬子訖己未不
五年而續集成其篇帙之多與前集埒七閩文
事之盛毋隄勝于今時魁壘之儒宏達之彥所
以樹幟詞壇揚鏤文苑者先後相望而未有不
推紹和之奇且富者君負八斗之雄才擅五車
之絕學意之所匠材已先呈胸之所儲腕無滯
用多多益辦斯乃通明之絕境豈可以人力與
哉屢召公車游道益廣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
游其八一代奇偉之人千古英靈之氣亡不以

聲氣應求之肺腑領結之而又以其間精研當
世得失之林洞曉古來文章之變隨心而發總
是鴻篇矢口而成皆爲高唱其筆不停綴著書
滿家非偶然也昔君家平子心侔造化僅賦二
京茂先紙富陟釐財成十卷世徒謂古今人不
相及知恨我不見石崇不知恨石崇不見我寧
不爲蕭宏輩所竊笑耶近代弇州之主齊盟也
以天半峨眉標濟南之奇絕自命則曰大海迴
風生紫瀾耳所撰次四部之書古來名家得未
曾有今以君之既奇且富直欲都二氏之長而
兼據其勝又何亶溟滓然而弟之君行且射策
大廷當 人主取高第排金門上玉堂有
日矣 今天子將大啓天祿石渠之藏集東
觀諸儒綜 兩朝之秘典次第修泰時汾陰
之祀舉臨雍憲老之禮考白麟奇木之事君以
揆天才奉筆橐于屬車豹尾之間所爲潤色鴻
業副在 京師者將安世之三篋不足函方朔
之三千牘不勝乙也日新富有擬議變化吾又

安能測其所至哉抑尤有進于此者君于書
所不讀而非典墳丘索之語不輕以入毫端足
跡半天下而每對客劇談直將人人青雲中使
不敢論地上事身未柄任寄而所筴天下大計
洞若觀火不復憶鼂家令賈太中觀君集中所
爲評騭古今者君之自爲標置可以概見古稱
三不朽君有其一且兼其三以駿狼之長暉而
馳騖裏飛菟之逸足度玉門舞瑤池一瞬息事
耳余第欲以立言一事與天下共推君真并鄰
矣

寄人

忽漫分攜處長看各異天論心唯夢寐搔首只
風烟不那離情苦其如世態遷西窓何夜話細
數別來年

東大可見訪

河東新賦許誰傳唯待吹噓送上天就拜爾應
稱魯後論才余已愧盧前輕舸夜泊金陵雨短
杖春扶玉筇煙欲薦陸機慚未達祗因尊酒共

留連

陞任請告疏

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今陞南京吏部右侍郎
未任臣顧起元謹 奏爲微臣久病未痊再叨

恩命懇乞

聖慈俯容在籍調理以延

殘喘事先該臣待罪南雍于萬曆四十四年三
月間蒙 恩擢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正擬趨

召供職隨感末疾調治

弗瘳延至次年冬季具疏

請告未蒙

俞允臣仰遵

明旨多方醫療幾幸稍獲減

損懇勉赴官不意方藥雜投茫無寸効荏苒林
壑遂閱三年臣竊自分淪棄不堪復備驅策于

聖世矣乃今接邸報蒙

恩擢臣南京

吏部右侍郎臣聞

命自天感悚無地一介

糞土之臣何足以爲有無

皇祖不遽棄臣

于始病之初

皇考且特拔臣于久病之後

臣荷此

殊恩卽捐糜頂踵豈能報塞卽顛

踣道路豈敢逡巡矧恭逢

皇上嗣登寶位

一時在 廷在野之臣靡不祓濯鼓舞幸依

日月之末光願際雲風之景運臣蓬蒿之徑旣

有弓旌桑梓之鄉又無跋涉苟可劬劬從事敢

圖自逸以負

恩遇哉無奈臣病在肢體時

苦拘攣步履之間尤爲狼狽此南中士大夫所

共聞且見者留銓清署躋位丞郎如臣學不通

方鑒不周物卽使無病當之猶慚非據今奄奄

待盡如此其必不能強起而泣官必不敢高臥

而尸位審矣是用披瀝丹衷仰祈 天鑒伏望

皇上憐臣霜露之恙已在膏肓蒲柳之秋

匪堪策勵

特渙

明綸准臣以原官在

籍調理庶衰殘弱質猶得託命于

維新之

朝銜結微誠或可矢報于尚存之日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

顧科齋捧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封翁凝宇荆公七十序

丹陽曲阿爲古雲陽氏之囿神儒多窟宅其中

發爲人文則高門華冑魁壘之儒耆舊之長往

往輩起而林立若余所幸奉杖屨以從則封翁
荆疑宇先生其一也先生解經不窮有戴憑侍
中之譽潛德弗耀有管寧海北之風羔鴈闔門
絃歌滿座有鄭玄通德之教而以數奇未及待
詔于公車比需次貢闕下隨牒爲博士弟子
師歷建平婺源崑山三校所至興文學維士風
解勞排難却餽捐俸人爭尸而祝之而是時伯
子計部君則已讀先生所授之書服膺庭訓而
效之天子之庭起家進士官拜尚書郎以
直聲駿才名海內士大夫無不豔先生之有子
久之先生解綬歸伯子始以先所受恩賙請
于朝天子特詔補賜秩先生如子官而
先生年則已開七袞矣先生善育其子以竟已
未盡之志計部君善承其親以伸已無方之養
吉祥之善事昌熾之景福輻輳于一朝先生之
所得視身自有之者果孰爲多乎哉凡人之立
德也周身者其樹淺昌後者其樹深凡天之報
德也畀身者其酬近畀子孫者其酬遠以先生

之經明行修宜奉平津之對答廣川之策豈可
僅令其以青氍老宜報者一以先生之孝謹悖
睦宜開中涓之祚錫比干之策豈第直顯榮其
軀而已者宜報者二以先生之處後讓盈縣大
夫歲舉賓飲避勿肯就宜暴幼安之出還麟士
之履豈有耗于隲而損于受者宜報者三挾是
三者而司契天之委而畀之戢穀罄宜惟日不
足固其所也豈偶然之故哉矧先生齒逾宿而
秉德逾固天逾益曜而就之天人相引翼以適
于無疆卽家在雲陽金壇玉洞日月戶庭朱草
瓊芝穀覈槃玷不必更考楊許之僊蹤問桓陶
之眞誥而長生久視之方駐顏延景之道已秘
鴻寶于枕中玩龍精于掌上矣先生懸弧之辰
爲嘉平之朔日于是版曹諸大夫以計部君同
寮之義請于攝篆御史大夫何公偕同官以稱
壽而以祝辭誦于余余與先生季弟同舉于澤
宮有年家誼因是得游于先生父子間甚摯素
推服先生爲長者而又心儀計部君勁節璘珣

長材淹遠方且膺國家棟梁舟楫之寄所以
詔令名介丕祉于先生者固不可勝紀乃推本
質言之以爲頌甫捉筆而計部君有正郎之
命且向未有子而茲適舉鳳毛一時慶典並
集于庭當先生獻壽之日有此天之所以助順
何其巧相符叶若此也因備摺而述之然則余
之所以祝先生者何待異日卽今已應如桴鼓
矣先生可以爲余舉壽觴加爵無筭矣

西極先生文公七十序

自玄黃旣判之後域中之道術以三氏爲宗洙
泗之間何斷斷如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
以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所不道自後才人智
士馳騖其心力把翰擿鉛以自託于無窮之門
七略四庫所存夫亦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猶龍
氏乃欲以無鞅之說勝之其言自八角垂芒以
降天書雲篆浩渺無垠猶詭託于靈威之玉葉
玄夷之金簡以爲世人不得盡寄其耳目乃七
籤所記君房氏何以悉閱其大言不經見也瞿

瞿氏以是爲未足也漸爲之說曰無始劫來者
文道演龍宮海藏華嚴一偈至以恒河沙數計
之其指綦遙大矣以今觀于慶喜之所結集摩
騰以後諸人之所翻譯未見有灝茫昆侖之致
令人目瞪而不瞬舌橋而不下者也不敢謂
千古來六合以內文章之道遂窮于此我亦不
敢不謂千古來六合以內文章之道不遂窮于
此夫以其眇然一躬之心眊然方寸之目介然
盈丈之耳俄然百歲之身卽使殫肝腎以刺之
并日夜以摹之頭白可期丹青無日其必不能
驚意表所不關之境營軀外所不暨之功不廢
然而自返者幾希矣其又何能枳六龍之轡以
延難惜之陰髡萬鬣之豪以供易脫之腕苞宇
宙于胸中而物靡遷形走風霜于宇底而筆無
滯用哉未非無窮之不可窮也而人之所能窮
者至是而已窮非無極之不可極也而人之所
能極者至是而已極辟之善觀天者能步九天
之上而天之上復有天焉亡能步也善察地者

能測九地之下而地之下復有地焉亡能測也故有虞氏之璿璣玉衡僅可以定周天之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張衡之靈憲僅可以定周地之維爲里之二億三萬二千有三百九章之筭僅可以盡數之億兆垓之萬者五十有二皇極經世之曆僅可以定元會運世之年爲十二萬九千六百者之十二過此以往未之或知非不可知也不能知也人之知至是而無餘外莫爲之圉而神已內殫欲益之而無所容其益也其有超于此者吾不以爲人之人以爲人之天矣吾又不以爲人之天以爲天之人矣惟其人爲天之人始有異人之才有異人之才始有異人之學有異人之學始有異人之識有異人之識始有異人之言故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聞人之所不能聞憶人之所不能憶吐人之所不能吐拓萬古之心胸推一世之豪傑窮九流之津涉括六秋之鍵鈴咳吐丹砂隨風珠玉而未嘗論地上事也秋水時至百川灌之千里一

曲上應列星而未嘗有晝夜舍也赤蚪夭矯截雲擎空潛躍小大變化無常而未嘗與蝦蟇爭也此豈可以人力至哉當吾世而得一人焉曰西極先生余于先生爲年家子生未得負笈從先生游也而竊嘗私淑而讀先生之書比幸從先生伯子銓部太青氏游而益得以習聞先生之所以爲學與教者嘗私伏絕歎以爲先生真天之人也先生自其年十九領解關中遂以才名噪海內二十三舉進士高第大相基其才抑之不得首軒策且爲先生故輟中秘之選先生隨自請爲校官晉爲國子博士時則以所撰次諸詞賦聲大煽于公卿間矣已遷主客郎居曹無事作觀宇篇以明道而傳後而其指闕衍其語縱放間間者從旁妬之操繩墨以持其後先生以是出手版佐郡于淮楚間離使者與選部郎先後推轂先生甚至將以漸引先生陟中朝而先生以直道不能頹仰于謠詠之前遂拂衣歸矣旣歸而益得以其號日大肆其力于文章

于是攬天地之統紀析人物之本源攤玄空之異同抉鬼神之情狀規學術之流派總流略之精華筆而爲書益宏大而不可以域闕與衍而不可以綆汲恢奇變幻而不可以端尋鴻洞沈溶而不可以涯辨閱論一篇幾十萬言鉅賦一篇幾數萬言天經天典天雅天語天記諸書合之幾數百萬言自有宇宙以來文章之大母有喻先生者然而其學以尊天爲宗法孔爲主關佛老爲功圓者中規方者中萬直者中繩平者中衡澤之于仁義道德醇如也是以一時名士望風吐款稽首北面稱之曰持世大人而願奉以爲道統主卽太青氏服習庭聞羽翼家學因先生之自許爲諸葛武侯也而推以爲我明之康節猶若有所嗟而未能盡者而先生真非人間世之人矣余以竅啓寡聞之民嘗卽先生所論著而私臆之頌賦之文以爲似屈原司馬相如揚雄記述之文以爲似莊周淮南鴻烈解玄真子然以先生與諸子相提而論焉古文

奇字恠牒神經黃門齋油素一尺僅綴方言司空賚側理萬番未窮博物別有彫文炳閭繡采續焚枚臯之在軍旅散骸無功盛覽之起特猗纂組非易又則嶽形金箱河圖玉版封閱瑤壇之上理絕乎人區緘滕明靈之庭事超于繫表它如赤烏未啓白馬猶騫羅什雖編尚隱迦維之室龍樹已閱多遺娑竭之宮諸如此類卽使澤畔行吟于三年上林淫思于百日太玄雕篆于白首漆園曼衍以窮年淮王授簡于八公鈞叟枯髯于一葉曾未有能衝吻出之信手拈之旣建河縣風馳電掃如先生者先生惟不有世之所以有所以有世之所以有又善能有天之所以有以馭世之所以有但見諸子之局陣短而先生之幅幘長也諸子之囊橐儉而先生之府庫克也諸子之追琢難而先生之揮灑易也余向也未見先生之書不敢不謂千古來六合以內文章之道不遂窮于此今也旣見先生之書不敢謂千古來六合以內文章之道遂窮于

此矣信乎惟有異人斯有異書不然何以天壤間筆墨之性至先生稟賦而無餘文字之腴至先生含咀而靡騰若此哉篋而爲名山之藏播而爲通邑大都之市寶而爲天祿石渠之典秘而爲羣玉策府之函掩百代以孤鶩隻千禩而罕匹余不佞識愧桓譚亦灼知此書之必傳無疑矣四海之內百世而下讀先生之書者始知大地之表別有九州聖文之外別有六籍彼拘虛篤時者執蓬艾之見而河漢其言烏足以當先生之一快哉于是先生以今年仲春之四日開七泰矣太青氏不知余之黥淺以爲能庶幾游先生之藩也俾一言以爲頌夫壽命之說儒者極言之止于百千萬年而老氏謂其壽能先天地生後天地老佛氏又推而衍之至於無量數劫然要歸于知性知天而立命其理亡以異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其學亦亡以異也先生之道旣已致其大矣可以去可以來可以今可以古細之不論萬物之榮落巨之不論天地之終

始萬古如幾長在如昨人之入其壽可以數稽天之人其壽不可以算計先生方且握三才之理御六氣之辨往來于天根月窟顛倒于汞虎鉛龍八千歲爲春秋等諸晦朔五百年而聞見近若須臾太青氏其第歲歲奉觴以修先生若松喬偓佺之倫亦不過與蜉蝣蟪蛄爭雄長耳不佞不敢聲欬于有道大君子之側矣

少司寇玄谷何公晉御史大夫總憲南臺序

國家做漢官制建御史臺兩都各置御史大夫分左右統之提振綱紀貞憲肅度總領百官以職相參至貴倨也故常虛位以待其人 當

寧常手印弄之不輕予得其人而或以六曹之尚書改或以侍郎遷母徑授也南臺雖稍遠于日月之際而 國家根本重地在焉百司庶府基列星羅與 神都相韻頡諸御史以某職稟成于御史大夫所以刺察非違糾繩專恣者亡所不得問二百五十年來都輦肅清府寺瑟飭清議昭明官方澄汰繇此其選也日者兩

都之臺長官未備太宰以請

先帝深惟風

紀重寄一日而

簡大司寇張公俾總臺事于

北居無幾何又一日而

簡南少司寇何公俾

總臺事于南士大夫亡不彈冠相慶以爲得二

公而風紀之地重風紀之地重而泰茅盡拔伏

莽不興天下之太平可跼足而須也于是何公

以疏讓于朝

今天子亟下溫綸敦勸之

若曰大夫之猷望素著宜典此官大夫不爲誰

當爲者公乃起而承

命則比部諸大夫儼

然造余而謀以爲公賀焉夫公之所以重南臺

者有上之明詔在公自起家讀書中秘拜

侍御史繡衣持斧代

天子巡狩游歷罔寺

至大廷尉貳司寇于南都元老之猷與具瞻之

望所以爲憲百辟結知九重者非一朝夕

矣故

上一旦以南臺之長舉以畀公誠謂

國家根本重地風紀之任非公不可得公而

爲之提振綱紀貞憲肅度可以建威銷萌維

九鼎萬世之安所繫誠博且鉅也且公當此時

而居比任

上之委寄與下之仰承又有重

者往者南之大僚嘗乏人矣自

先帝登延

耆俊六曹之長貳幾無虛席而獨以臺事領于

公使疏濬于關籥結轡之間而提挈于精神聯

絡之際若六曹之政待公而益爲之修舉者其

重一矣往者臺員不具小大諸差恒苦于遣代

之難御史大夫常盱衡太息亡可以寄左右手

今考選下而柱後惠文之列班行者濟濟師師

如也公又爲之總綱領而臨長之風凌何所不

張彈壓何所不裕是南臺之官若有待公而增

爲之盛者其重二矣且也自頃征繕驛騷災異

頻疊民亡固志人有訛言半壁金湯實爲凜凜

然則上之以南臺畀公所繫于國家根

本重地者豈不誠博且鉅哉雖然余請更語諸

大夫以公之猷望簡在帝心若此而公且

益秉精白以承休德方今四門盡闢百揆

畢張耳目旣恢股肱尤備上且將以鋒車

召公俾公酌元斗司天之喉舌調元氣爲

帝之腹心南臺又安能久煥公之車茵者諸大夫今茲班而庭賀公尋且班而郊送公益公誠國家之雄俊寶臣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上者也夫使鈞衡樞綰之任以公而增九鼎焉則南臺益以公而重矣

翰林院修撰澹園先生焦公墓表

嗚呼是爲太史澹園先生焦公之墓于是先生之卒也踰年矣季子潤生將舉大事則手布狀以表墓屬余起元余泫然流涕葉拱左辟者久之夫先生安所待表爲者先生之宦蹟在金馬玉堂先生之道價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業在名山大都先生之風教在九州四海先生之遺思在稷丘槐市安所待表爲者卽余不量而伸其管蠡之言又安能貌先生于萬分一也亡已則請以先生之學嘗試妄言之蓋自道術之降本流末也世之君子各以其性之所近稟而學焉觴得之則恡以自封耦得之則疑以相擯江河殊派歸海皆鹹槐柳別材變火均熱有能得

于同異之外者鮮矣十二子之非六家之指參然自以爲眞其極也同一孔學而朱陸異又其極也同一程學而游揚異共轍大川之內上下爭途聯輶皇路之中南北競步有能冥于同異之內者又鮮矣先生崛起于千載之下乃獨剖其封畛而曠然睹天地之大全闢四門以納之頓八紘以掩之固三爲一類族歸宗如元氣之吏四時若王會之輯萬國于諸子之舛馳者未嘗諱其短也而用其長未始溷其流也而達其本隨材而使應扣而鳴玄空不相非孔墨可相用古今之道術誠未有兼容并包爲若此者且非獨如此也當世之君子以道師人各負其能不相爲下先生皆與其人參承而就正焉進而辨析莫逆于心退而研求各滿其志師天臺而友溫陵朝德清而夕歸善人有同異先生未始有其同異先生無同異人亦未始有其同異也甚而六秋之支餘九流之鬼瑣楂梨有味咀嚼無遺稊稗在場簞糝不棄微獨凡鐵頑金變質

于洪鑪之內抑且牛溲馬溲呈效于藥籠之中
矣然而先生廣立門牆而實蠢迪檢柙弘獎風
流而尤標舉名教是以攬劉安覽冥之訓不迂
裴頠崇有之論玩牟融歸釋之旨不訾傳奕排
佛之議敦季札博物之好不滅莊叟溺心之誠
要以隨流得源因百致一纔經陶冶何俗非真
暫入拈提有麤皆妙總歸于收視却聽以合神
明之始抱璞返本以游天地之根先生之學可
謂彌博而彌約彌大而彌精者矣先生悟超文
繁覽盡流略所著文章獨爲爾雅懲浮文之妨
要景先民以作程上追典謨雅頌之風下斥顏
謝徐庾之體居然正始可謂宗工至其考訂前
聞鉤校往事正譌糾謬微顯闡幽滌千古不白
之疑裁兩造未成之案並可以博古通今知人
論世兼復妙達六書精研八法峭勁有骨散朗
多姿有銀鈎鐵畫之形具鷹跱鸞驚之勢人思
寶玩家珍珍藏生平者愆泊然篤志圖史金題
玉璫得之若驚錦軸牙籤森若未觸把翰齋素

而訪賁金幣衣以求可以下兼戚氏南都之奇
上敵漢家東觀之富又且摩挲彝鼎品藻丹青
彥遠歷朝名畫之評原父先秦古器之記手搯
眞贋口析是非要是游藝所資匪徒玩物而已
蓋余所妄言先生之學其厓略如此彼暖昧姝
姝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者方類夏蟲之疑
冰象秋螢之爭月固不能闡先生之藩籬矧曰
川先生游卽屹然有志此學及爲博士弟子絳
交李維明儀部楊道南太學二先生遂共矢志
講明此學二十五舉于鄉身往寧國從近溪羅
先生于水西而天臺先生以先生爲弟子之淵
騫闢崇正書院主先生于中以其學授四方之
學者其後婁上公車不第退而聯同志諮訪討
論益以推廣此學時則先後與天臺近溪龍溪
五臺漸菴敬菴復所卓吾南臯諸先生若吾鄉
白野如眞諸先生相問證自是章甫馮翼之士
從游者日益衆不啻羔鴈闐康成之門車馬立

公超之市矣五十而成進士射策 大廷

天子擢爲第一人官翰林修撰與袁官庶陶司成黃官詹輩日夕游處益得以切磋倡明此學而它公卿大夫以學來質正者先生亡不傾心與究竟之人人志得意滿而去及 光宗皇

帝以元子開講幄先生執經供事所爲啓沃獻替者亡非以此學見諸敷陳而亡幾何以名高觸當塗者之忌乘先生與順天試喉言路以蜚語中之而先生拂衣歸歸而與舊游同志欣然

相對亡幾微見顏面唯曰吾今日得與諸君壹意了此大事因緣矣自是優游林下者垂二十餘年留都故多講社自先生歸以得主盟者其壇坫益盛每會請先生暨拂臨之群疑衆難得先生一言衷之輒定蓋天臺明德陽明三祠之會先生所答問尤多門弟子籍而錄之刊布海內其它式間之車問字 飯盈門羅巷滿座充庭莫不虛往實歸得未曾有至若并開蓮社樓啓香山蘭芬君子之居星聚眞人之席先生普

行接引勿替留連又不啻姑射神人神凝而年熟溫白雪子目擊而道存矣先生風儀峻整言辭清厲正襟危坐閤室而靡媚容捉麈高譚終日而無妄語乃至舖啜寢臥動爲桀獲嘻咲怒罵皆成文章以故見者改容聽者忘倦孝篤二親仁孚九族閨門肅若朝典手足愛極天倫弘慈義方蔚爲令器雕龍競爽何羨崔家蠟鳳見奇詎稱王氏况復親賢愛士不以款接爲勞赴義行仁每見饑溺由已雖剛腸嫉惡志臨秋霜而慈心御物譽流冬日待舉火者寧止七十家借名行者豈惟數千里尤且倡行義事助發善因置掩骼之園啓放生之社可謂澤及枯骨恩霑異類矣蓋隨時隨地無非以踐此學迨乎年躋大載銳意弗衰秉燭之光返暉之照隱囊可藉把卷不停嘯咏如常延接罔倦觀化之夕脩然委蛻如絀信臂無煩曳杖而歌似去來郵豈藉羸糧而往先生之于學眞所謂終身以之者語謂忘老將至書稱惟日不足徵先生疇

能當此者哉其以此學著書而傳世也明道本則有支談正續筆乘答問錄正續澹園集陰符解老莊翼理學名臣傳養正圖解述政體則有獻徵錄玉堂嘉話國史經籍志忠節錄京學志示博物則有焦氏類林金陵舊事它尚多箚藏者要皆羽翼聖真輝煌治理追琢士行檢鏡人風片語陽秋俟百世而不惑一言琬琰眊九鼎以猶輕讀之者如游玄圃所積無非夜光如探赤水所獲無非明月察來彰往作聖學之津梁

定業斷疑秉朝家之著蔡豈與夫古文奇字徒誇郢縣之自苦十年與術秘文漫耻穉川之不知一物者哉先生之交游滿海內其繫籍弟子名焦氏學者不可僂指牟長立學著錄萬言馬融通儒及門千數經指授者皆有師法聆警歎者如坐春風至右壬辰分校南宮丁酉典衡北棘潤山之珍畢簡絕塵之駿已空不特入彀而羅中原麟鳳之英抑且儲材而爲明堂梁棟之用彌生之虹蜺垂光何以尚茲楊公之杞梓集

門方斯篋矣其他擔簦蹕屨之客懷書仗劍之儒黃冠羽衣之徒赤髭白足之侶或挾刺以求通或望門而投止先生倒屣迎之折節下之片善可扣無微不錄窮途可閔弘貸無方靡不飲水知恩望風景德至有伏櫪之才珮觿之彥齒牙堪借已先白屋之求頭角可期蚤被丹青之譽自先生舉孝廉以至今所成就者不知凡幾東國人倫咸歸有道南朝士品半出彥昇丘遲感尚書之知孟嘉辱太傅之賞一經品題便佳

佳士稍蒙剪拂已脫泥塗士所以生執御而不辭沒負任而不忍去也桓榮之哀宋普徒步九江侯芭之哭揚雄心喪三載方且圖俎豆于膠庠杓尸祝于畏壘劉寬之豐碑有副都紀門生文翁之講堂不空全題弟子凡此皆先生以繼往開來之心弘成德達才之教是以道風秀世德感熏心此豈可以虛聲動大力負哉先生自丁酉歸田望先生之大用者謂其抱經國才具人倫鑒宜致位宰相丞弼

天子日以賜環

引領于 當寧乃啓事頻升竟未及 召而
江南御史中丞與直指以地方人材登薦剡者
亡不首推轂先生然而龍門之望逾高鳳池之
還無日士大夫未有不爲扼腕而太息者比
光宗皇帝御宇始 詔推東宮講讀舊恩升
叙錄用而先生已先一年逝矣 今上皇帝
善承 先志乃 特議予贈卹廕子一人于
是嚮之望先生者逾益痛悼齋咨恨天不憖遺
俾得及招延究其鼎鉉之業乃余則謂天之所
以不終予先生以位正天之有意于斯文也使
先生牽絲入 朝橐筆事 主將朝夕獻納
儼直承明著作之庭夙夜絲綸補綴斧扆山龍
之闕金鑾視草玉殿捧床卽欲刪集典訓模楷
譽髦使大經常貫而不刊絕學幾泯而不墜雖
道靡不周有日不暇給者矣夫惟稍損其黼黻
之用乃可大闡其傳法之功嘗試遠企河汾近
追濂雒或埋沈于霸代或掩抑于明時徒使萬
乘負其弓旌三公慙其圖綬而卒之道昭縣寓

書垂成憲守千聖之統爲百世之師天之所以
大寄斯文而爲後學耳目者所重誠在此不在
彼也又何以是爲先生芥蒂乎哉先生門胄之
華族姓之貴在朝居里之大立身行己之詳載
在狀銘余不具論伯子貢士尊生仲子孝廉周
皆無祿蚤世有美雋才門祚所憑實惟季子季
子文有鳳毛學成麟角韋籛不忝耳屬祖風鄴
架可披手裁家傳四海之間千載而下有聞先
生之風而想見其人者覽所撰次可以得其大
方矣談彪之史希倚筭棗鄉魯之門更標閥閱
他人之賢者何能贊焉余于先生忝廁通家辱
呼小友悲梁木之壞夔立宮墻慟長松之崩目
窮霄漢猥承季子之命勉綴斯文樹諸隧道傳
名繫世自諗濶疏論德著功更慙骯髒聊擬議
其小者冀彷彿以見之庶使過董相之冢下馬
而低回望王駿之碑攝衽而再拜者讀之或亦
可以得先生之萬一也且因以徵古今之道術
至先生而有所總萃焉

漕運總督憲葵王公晉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序

國家定鼎于北而財賦印給于東南故于南置漕運爲轉輸之官于北置倉場爲納受之府皆特設大臣領之而必以簡忠智敏練心洞大計手握成筭者使中外相倚出入相權天下之大命所繇寄也漕運不理則咽喉之路梗而神京有枵腹待哺之虞倉場不理則狐鼠之耗滋而大農有捉衿露肘之患兩者誠得人以昇之天子乃可以坐受萬方九賦之入以內贍百官有司而下飽七萃八屯之士臨軒負展四顧晏然而亡宿憂矣異日者漕運之以缺人請也 神宗皇帝詔 廷議舉堪任者衆共推以爲母諭憲葵王公時公方領節鉞開府于上谷 神宗皇帝特命公移鎮淮陽以董其事蓋公自爲儀曹郎卽以精忠勁節守正不阿嶽嶽薦紳間交戟之內人人知公可當大寄及歷卿寺以至御史中丞奉 璽書撫畿內公所

爲表率將吏以內安元元外謹戎索者尤有以副 天子股肱之寄所爲受 上知以此

公蒞任以三年滿最 聞特命晉秩加恩皆異數公所爲表率將吏以內安元元外飭海防者大指如在上谷時而加苾而歲所漕入 京師者飛輓之艘鱗次而北無後期縮額之憂而會遼左事起 天子大徵兵轉餉以禦之而淮陽首當其劇旣調兵赴天津矣又召兵赴遼左旣造舟以濟運矣又募船以供餉至改遮洋船以開海運則又已事之不易驟復者羽書爰午急如飄風公獨不動聲色籌其緩急而應之而至有宜爲 明主忠言爲士大夫忠告者不惜援据今古批析肯綮懇摯白之天下愈益以此知公任事之苦心占公經國之遠識僉望公亟宜高議雲臺之上爲 天子定大計決大疑奈何久以瑣鑰淹公淮陽爲也于是倉場以缺人請 光宗皇帝首允廷議以戶部尚書召公總督之矣公循例具疏以辭 今上

皇帝又特下璽書以公清望宏才 詔銓車趣公而北于是公于旄之駕有日矣總戎楊君受公知深且久攀公轅而不可得也走使而屬不佞曰自我公之李秋浦也我卽以安慶之守被公知今得執橐鞬以事公公之信我深而任我重 禁旅之遷特爲地方具疏留我我幾幸長芘公宇下奉令承教可以亡辜今公奉 召行矣我不敢以二天之芘私公願得執事一言以爲公贈不佞敬謝不敏願嘗有概於衷以爲漕運之干倉場一司其出一司其入如左右手洞酌者之挹彼而注茲也第不互任則痛癢恒有不相關之念不遞任則緩急又恆有過相望之情故內者常艱于入或不暇問外出者之苦欲如王文正之寬權利于張士遜也常難外者常難于出或不盡諒內入者之貧欲如韓宣武之應輸粟于李鄴侯也常不易事之所以觥論之所以格也有如 國家託重公者先以漕運寄之而後以倉場寄之斯內外相倚之勢通出

入相權之用合矣難難易易彼此共之內且代外憂竭澤之漁外且代內懷整餼之耻握筭從橫持籌反覆政自相須爲理耳彼旁觀者且知天下事原非一家之事政不煩以獨見參之又知天下事原是一家之事政不厭以衆見酌之余見公之爲 上定大計決大疑者皆此物此志也豈獨無廩廩憂度支哉遂因楊君之請以諭于公以見公爲 三朝所倚重爲四海所想望今之彈冠相慶乃 宗社生靈之太計非徒以私爲公賀也

文太青先生像贊

望之偉然如松喬之在霄漢卽之翛然如神僊之居樓觀其充然如有得也知其擷千古之菁英其穆然如有思也知其念四方之理亂謂此人空在 帝左右者以其有冰壺水鏡之才謂此人空爲世模楷者以其有經國傳家之撰固空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之高見之如景星卿雲之爛斯太青子所以立修名于不朽而介

景福于無筭者耶

景福

景福

景福

景福

景福

景福

遜園漫稿

辛酉

目錄

南大司寇桐陽衛公奉簡命改大司馬

叅贊機務序

何約齋四丈六十

綠萼梅

玉蝶梅

容自先生治篇序

陞任再乞休疏

武備志序

郎起部景愚守澱江

逸史序

京學清門申君擢南雍助教序

不愧錄序

奴酋陷遼陽監軍侍御張君銓罵賊而死

余聞而痛哭爲詩悼之且壯之侍御余

甲辰闈中所取士也

園居漫興六首

少師中翁老師予告歸第四首

光祿寺署正華嶽吳公墓志銘

巨源先生小傳

客至

瓦官真權上人六十

攝山千佛嶺

吳母程恭人六十序

門人鄭子厚憲副過訪賦贈

夏日乞涼用韻

翟爾騰光祿過訪賦贈兼悉近况二首

孫封公偕任安人六十

王母陳宜人七十

文川汪長公偕配巴孺人像贊

有序

施沛然像贊

臺山先生應召再入中書二首

元介宗伯和唐伯虎絕句戲次其韻四首

重修國憲家猷序

封宜人王母像贊

送沈長世北上

李氏伯姪同登稿序

大京兆玄仗徐公晉御史中丞奉勅

操江兼管巡江序

吳與京蓼莪齋合稿序

卓忠貞公遺集序

送鄧原少還昭武原少精三命之理故首

句中及之二首

王孺人六十孺人出馬氏爲王文學妻二

十而寡有子亦夭死

輓何靜之

有序

李大生鵲起軒制義序

余世奕職方 予告歸里

清河陳君過訪論道賦此謝之

門人曹安祖赴試

培我杜君像贊

沈不疑八十用祝其七十七言古詩韻祝之

勅封太孺人王母朱太夫人墓志銘

盛仲交先生城山堂集序

王太古以詩見問賦答

誥封恭人李母徐氏墓志銘

龍飛金陵七子同登錄序

姚公理八十

三辭陞任疏

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

仰峰許公墓志銘

廷評陳詔所先生八十二首

羽王入 觀太復入試言別二首

秀峰上人自京師來住棲霞贈之二首

遜園漫稿

辛酉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南大司寇桐陽衛公奉 簡命改大司馬叅

贊機務序

南都爲 國家根本地宮簪閭旄之寄以授內
外守備者而 特勅大司馬叅之一切機務

稟仰其成而其人必 廷簡名德元臣威望猷

略爲天下係安危者始受推轂當此寄自黃忠

宣喬莊簡王端毅而後項背相望二百五十餘

年 九鼎晏然七萃八校之師修國容而幹天

邑所毗倚甚重故語六卿之雄劇者必曰北吏

南兵蓋 天子所以託股肱而司喉舌誠無

有要于此者也頃南大司馬被 召而北

當宁憫然南顧嚮咨于廷求可以參畱務者會

以爲毋如南大司寇桐陽衛公矣 天

允羣議 勅公徃典厥事 命下

畱都諸薦紳先生以逮章縫之彥間鄴之

伍之士無不人人舉手加額者以爲 天子

能爲豐鎬得人蓋公自爲南京兆撫治鄖陽已
而晉貳司馬長司寇皆在南公之忠誠爲

上所倚信似忠宣其清正而直方士大夫以爲

師表似端毅其鎮靜可當大事而擘畫可揆大

幾又髣髴類莊簡而過之南之文武將吏兵民

得于耳聞目覩者非一朝夕矣其事公也久故

其知公也深其向公也誠故其戴公也至此豈

可以聲音笑貌動哉數年以來玄象示警 國

累有大憂訛言繁興人靡固志營軍挾賞而譁

幾踵振武之亂深慮根本者其懷慕燕相响之

虞而又怵于投鼠忌器之誠仰屋之歎避地之

想人人有之乃自公一下車而士大夫安其位

矣有公爲之主持可以坐而策安危計桑土矣

士若民安其居矣有公爲之彈壓可以臥而擁

室家嬉飽煖矣反側子在肘腋者且拊心呿舌

卽黠驚不敢瞋語涇原擲餞之師伏莽于江海

之上者且鼠竄蛾伏不敢哆口賀六渾散財結

客之事是 畱都得公而 九鼎之重屹然若

泰山而四維之也 高皇帝之神靈且實嘉
賴之豈獨芘公宇下者舉手加額人人有所恃
以亡恐乎哉于是南比部諸大夫謀所以賀公
者而諏其辭于不佞不佞爲公部內一人之數
荷公知爲深卽以大馬之病眊荒日久而未敢
以不文辭也第念 今天子方瑩精至理擴
帝紘而張之名德猷望如公簡在 上心且
思進公于 黼黻之側寄以寅亮天工恢弘王
略安能久藉公于南者今雖暫以豐鎬畀公而
倚閭闔而望之意申申其未已不佞敢遽持此
以爲公賀惟是 留都當號號不自保之時得
公而驟恬于衽席一時士大夫彈冠之情士民
賀酒食相慶之意乃不佞與諸大夫所共耳目
者卽忠宣諸公身係安危久于其位培 國根
本何以尚茲是 宗社生靈之大慶也又何
敢不持此以爲公賀遂次其語以授諸大夫若
夫追鋒之車旦夕且至諸大夫欲紀 明良
相遇之盛以投公之干旄當更諏諸鴻筆者不

佞陞伏田野願因諸大夫而竊觀其盛焉

何約齋四丈六十

倦游不住秣陵城驃騎何如第五名每以雌雄
占劒氣時因山水發琴聲八龍擁鄰真荀里駟
馬盈門且漢廷試取惠泉供壽酌咲它杯露乞
金莖

綠萼梅

自是僊人萼綠華暫攜條脫詣羊家避風應合
瑤臺璫障日偏空翠羽遮粧起黛螺烟乍拂夢
回翹鳳月初斜何人愛倚珊瑚樹獨倚琅玕臥
碧紗

玉蝶梅

誰琢瓊瑤綴玉條杖頭春色故相撩風回魏叟
驚初定雨浥滕王盡未銷落蕊乍交疑粉褪宿
枝纔穩畏香飄漫嘲栩栩莊生夢雪滿羅浮信
使遙

容自先生冶篇序

雲間陸文裕公有言漢魏以還每代文章皆有

一爲後人所不可及者獨 國朝不知後所不
可及者安在近世一長者言 國朝當以制義
爲不可及耳豪士或聞而非之以爲戲論余私
謂不然人之文章患其不能真爲不朽耳如其
言能發前古所未開俟後聖而不惑即使寄諸
塗歌巷畧瓌語卮言猶足以汰六稅之糝糠通
九經之津涉矧其以制義而羽翼聖真鼓吹儒
術者謂不可以傳世而行遠哉容自先生胸涵
八斗目下五行抒沈博絕麗之文拓廣大無垠
之旨毋論古今諸體每一篇出人競寶之探騁
龍而得珠解千牛而中肯綮咸以爲不似從人
間來今觀宦中所爲制義其卓然爲一代名作
後人不可及亡疑也探微索隱則賈鄭之所未
窺彰往察來或王何之所曾到而先生直從談
咲揮灑間得之有咳唾九天隨風珠玉毛端塵
裏轉現利輪之意制義如此眡它摹擬組綴之
詩文何啻千里而謂非後世所不可及者哉余
故妄謂真能翀舉之僊人卽戲點凡骨亡不可

以乘羽蓋駕雲車真能觀空之佛子卽偶拈俗
諦亡不可以證道場標上乘真能立言之君子
卽近沿時格亡不可以扶微學廣聖文先生之
所爲不可及者有在而此固其一斑也文裕而
與先生同時當必以余言爲不謬矣

陞任再乞休疏

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今陞南京吏部右侍郎
未任臣顧起元謹奏爲 主恩未報臣病益

深瀝懇 聖慈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於

去歲蒙 恩叨轉隨該臣以久病未痊具疏

請告奉 聖旨顧起元著遵新命到任

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不勝

惶悚伏念臣病苦危惊前疏已具 聖明在

上諒亦仰蒙 炤答矣乃猶 特示眷留

勉臣到任豈非以臣忝爲 三朝供奉之臣

不忍遽以病棄之田野哉臣糞土餘生遭遇若

此臣何敢堅臥不出且臣濫吹侍從益亦有年

未效涓埃祇慙瘵曠今值 聖明御宇正臣

勉圖補報之時臣又何忍堅臥不出顧臣之病
實有不能自力者矣蓋臣以踰五望六之年血
氣既衰向緣家難頻仍憂傷過度肝脾鬱火流
注四肢內成結轉之形外現拘攣之證再離寒
暑療治弗瘳望其霍然難以日計臣誠不敢以
犬馬之病螻蟻之情再塵 天聽惟是留銓
表率之地不可一日缺人日者屢奉 明旨
敦趣南中 新簡諸臣刻期抵任一時荷旌
車之招者計無不竭蹶以趨臣蒙 恩拔擢
已幾半載矣近在里門而疾勢沈綿不能拜
命偃臥私室坐占清銜上孤 聖明簡畀
之恩下虧臣子靖共之義捫心顧影何地自容
展轉憂惶前疾寢劇有旦夕莫必其命者乃敢
仰冒 嚴譴再以骸骨陳乞於 君父之前
伏望我 皇上憐臣篤疾委難遽痊
答臣朽材分宜速退 特賜 宸斷准臣
致仕臣儻幸不卽填溝壑猶願以崦嵫之末景
歌咏 皇風祝呼 萬壽而 國家爲留

銓汰一庸病無用之臣於以澄肅官方風示有
位固 聖朝新政之一端也臣無任激切所
懇哀控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顧
忠齋捧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武備志序
歸安茅君止生繼其大父鹿門先生父二岑先
生之業旣彬彬然以文學世其家矣挾策游兩
都所至與其賢士大夫議論相上下亡不人人
以通材投分與君友而君精練朝典飭洽治術
幾如古之王儉崔寔之流而又明于當世之務
抵掌而談天下大計卽久在交戟內者自視恒
不如嘗試與筴成敗程得失又亡不如燭炤數
計而簪卜也鹿門先生當嘉靖中感倭變究極
兵家之學其書多秘諸枕中君自少得而私習
之比長而志在四方蒿目時事所至訪其奇材
劍客與之討論而肄習故于兵家者言得以批
其肯綮而探其渾奧卽嘍啗宿將與君語又亡
不願奉鞬橐而北面君者自頃遼左之事起薦

紳先生思欲佐明主捷伐之威往往相首而畫兵事顧介冑所肄人視若老生之常談而其它奇經祕牒又多散見于蠹簡殘帙十名山未有能網羅而得其大全者君迺慨然出其篋中書以生平之所擘畫者門分戶列手自排績且與友人傅君遠度輩揚擢而論次之自兵訣至占度凡爲部者五爲目者一百二十有八爲卷者二百有四十爲言者二百餘萬而古今所載兵家者言亡不有以提其要而鉤其玄陳其道而列其器苞而舉之亡遺蘊矣旣成名之曰武備志乃函其目以示余而屬爲之弁余方負病臥林中從几上試一目之睥睨而未幾也金版珠鈴之秘君旣已不惜盡剖之余又何以酬君問乃姑叙君所爲著述之大指撮其厓略書之今天子方繼千歲之統維萬世之安而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以侵敗王略至廣當宁拊髀而太息今日御法宮召諸大臣計所以伸九伐訖天討者君之此書

令誠得備乙夜之覽真可以毗贊廟謨決勝千里之外諸薦紳先生得此書而研味之所資以運帷幄之籌借前鄰之箸者不啻如握寶符而祠黃石所謂虜在吾目中此之謂也君之有功於當世者何其偉哉雖然君方且跨騰風雲拓其祖父未竟之緒黼芾鴻業揚光紫微不刊之典垂諸日月將不可爲量數茲志其玄豹之一斑也遂欲執韜鈴以赤幟異君淺之乎知君者矣

郎起部景愚守澂江

雙旌五馬出江千萬里南雲天際看湖闢撫仙千頃碧山懸羅藏一峯寒褰帷其擬承恩近賣劍誰云化俗難獨有棠陰諸父老攀轅無計路漫漫

逸史序

都官大夫相如沈君以蓋衆才抗心師古八咏競爽其推雌蜺之篇七字擅長高步景龍之代其所著詩賦古文辭數十百卷薦紳先生傳而

頌之藏名山而播通都不朽之業富矣頃以曹
官清簡漁弋千古悠然會心泚筆以志而逸史
作焉或補前記之闕文或寄庾辭于往蹟或揆
貞魂之所未暴或挾諛舌之所未抽託志遠而
垂戒深含旨微而發言婉其衮鉞之用則南董
之所畢志以爭其追琢之工則又左馬以下之
所攬指而退也或曰史以傳信疑則闕焉朝曰
正史野曰稗史皆實錄也黃衣虞初之流始鑿
空別構其端以立于二史之外然得無與傳疑
之指異乎哉余謂不然史之用大矣以志善敗
則取其事以志勸懲則取其義按籍而稽之其
名皆陳人也其事皆陳跡也青簡有長汗之期
黃壤無再生之日夫亦誰能起九原而問之夫
苟以人心之所欲勸欲懲者借前事以抒焉揣
摩想像于千載之上而代爲之辭如目覩其微
情口傳其私語使讀之者凜然而氣生忸然而
頽泚憤然而皆裂泫然而涕流煥忠孝之心寒
奸諛之膽激頑懦之志此南史之簡董狐之筆

龍門蘭臺之紀傳所以嚼然與日月爭光炳然
與金石共貫者也又安在其不可傳信乎哉相
如之大父爲青霞先生父爲小霞先生代秉忠
孝君以大父任舉其青箱之學觀揚而光大之
故卽一泚筆而裨名教垂典訓如此其以詞賦
聲施稅苑間計從來蔭叙未有能踰盛君者彼
弁州徒志名位大于所由以爲門胄重得與君
同時當更審其月旦也

京學清門申君擢南雍助教序

古之君子能大有所受于天下其試之也恒不
輕而其進之也恒紆徐焉而不欲驟夫踐榮塗
據要津顯名厚實仕人之所迫欲得之以翹然
自樹于世者也乃豐也而約居之醲也而澹嘗
之速也而緩持之人方快其扶搖于萬里之間
而已乃不厭其迴翔于千仞之上此曷故哉注
焉而徐盈者鴻器也峙焉而徐發者厚藏也累
歲月焉而徐至者脩途也君子所以能爲大受
膺難鉅而不移者道固如此彼豈屑于翹然自

者追得焉以爲名哉清門申公之舉進士也
蓋在仲華拜袞之年兩魁其榜才名噪一時而
公之大父太師文定公以狀元爲名宰相世父
罔卿公父司李公接武而起公三葉重光其人
地之高華名德之龐厚文章政事之美大人世
所跂而望者皆其庭除唯諾間物人謂且一旦
踐榮塗據要津迫收夫顯名厚實之用而公顧
踐踈抑慎有不欲驟于出者莠而里居者垂三
年而始就版授授而又避中行之選而請司校
于應天公何以迴翔而遠跡若此哉豐而約居
之醴而澹嘗之速而緩持之余以此占公之志
矣余又以此占公之器矣古名臣當大寄者必
超然于身名之外而後能出力以營公家必夷
然于人已之交而後能入流以援天下彼之疾
視盛氣僥焉如不能終日者惡足以語于此哉
以無累之神處無競之地循易安之分存不宰
之功古之所謂可大受者道不踰此此余所以
占公之志知其不可以涯涘窺又占公之器知

其不可以升僦概也以故公爲京庠其樹模楷
則謐然如松栢其睦僚友則穆然如壘甍其弘
獎拔則慈然如渴饑其精題品則炳然如衡鑑
其却餽贄則冷然如冰蘖其恤單遠則油然如
雨露其伸冤抑則渙然如風霆它如黌宮之議
新其弛剝也學志之議廣其搜括也棘試之議
增其名額也屹屹孳孳圖遠猷而垂永利罔不
暨厥心焉一時目公之品者曰瓊樹瑤林程公
之材者曰鳳毛鷹角誦公之文者曰雕龍繡虎
紀公之德者曰景星卿雲挹公之望者曰聳壑
昂霄測公之器者曰金鏞玉鉉亟宜進公于雲
臺之上以弘續家聲光贊國論而公歆然其不
居粥粥乎其若一無所營也然則公之所以爲
大受者不于此始基之哉于是公以南雍助教
之擢行矣庠師黃君等率諸生某等儼然造余
而訊所以賀余不敏乃舉生平所爲重公者書
以質之夫以公之人地世掌絲綸代居禁筦傳
珪襲組不占有孚獨其澹泊寧靜可以爲國

家擔荷大事此則自昔張弘靖呂正獻諸公所不敢望者余敢自詡豫卜于紀羣之間請以是爲師弟子三魚之兆可也

不愧錄序

蓋余三復旭卿皮君所爲不愧錄竊咨咨而撫卷歎也曰大哉言乎天下莫真于心萬物莫能覆心亦莫能自覆馮生殉欲天門不開矣俄然而清夜捫焉有不赧焉愧者乎亡已而賴于面亡已而泚于頰亡已而汗于踵與背亡已而徘徊于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嘗試得其無愧者而後卽安則貪者廉淫者貞怯者勇躁者靜其甚也而鼎鑊飴矣刀鋸華袞矣匹夫婦溝瀆泰山矣獐狝奄奄九泉下千載有生氣矣彼夫臣之忠也子之孝也夫之義也婦之節也士之廉也兄弟師友之友且信也豈必其有迹可踐有名可徵始感槩以從之哉委蛇廟堂之上唯諾庭除之間唱和帷廡之中後先宗族里鄰之際少有愧焉人莫予疚也心已疚人愧可湔心愧

不可湔由是而之焉辭隆就宥舍生取義甚而七族可湛九死不悔聊以什吾愧耳何知其化而爲碧惜而爲旱鬱而爲厲結而爲霜噓而爲虹怒而爲奔濤駭浪之衆淑爲哉歲寒而不改柯易葉自樹根然矣臨難而不回而易志自宅心然矣比干不剖何遽非夔龍申生不雉何遽非蓼莪其姬不火何遽非樛木夷齊不餓何遽非棠棣羊角哀不凍何遽非壘篋暇豫之吾吾甘噤蹠大簞豆榮壟斷旨墻間一旦雲駭霧塞存亡呼嗚間求其能皦然信志無愧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我未之前聞也旭卿之名不愧也大矣哉君流覽亡垠曾富墳典尤篤于獎名教廸人風至臚忠孝節義之蹟以家教閨範終之俾世人知若者微獨凜大節且矜細行微獨貞逆境且謹亨途以此砥行聖域之津梁也以此論世人倫之衡鑑也其有功世道誠非淺渺者而要歸于不愧則拔本塞源之論余乃大其意申以弁之

奴酋陷遼陽監軍侍御張君銓罵賊而死余
聞而痛哭爲詩悼之且壯之侍御余甲辰
闈中所取士也

四星聚天街髮頭起邊徼鳴鏑浩縱橫吹篳沸
吽噉颼馳有畱籜席捲無遺噍巉巖遼陽城晝
聞妖鬼嘯厥栗乍嗚咽麗譙忽焚燎豺狼遞出
入神鬼互騰趯背直猶可管尾大遂不掉冥冥
西兵哭啞啞東夷笑烟銷幕府柝風偃牙門盡
謀敵雖未工殉國良可吊

桓桓驄馬使持節臨三軍白筆凌秋霜繡斧盪
妖氛箭頭肅慎怒殺鼻燕然文奈何殺氣纏千
雉摧輶輜敗卒鼓不起餘燼戢自焚笑結神羊
纓怒呼羯狗羣罵賊不絕口身首遂橫分氣衝
白日昏血染朱輪殷萬古義不沒一死何復云
猶懷昔人恨越甲鳴吾君

獵獵牙旗摧峨峨寶刀折飄飄命似絲炯炯心
如鐵皆裂怒蒸涌膺填憤彌結自露睢陽齟誰
咄常山舌生紆終軍組死禿蘇武節白刀甘若

飴丹心皎爲揭臣志無時酬國耻何日雪願哲
天鳥巢誓掃怒螳轍尺箠左賢王寸磔中行說
知當爲厲鬼坐使匈奴滅

夙昔澄清志共耳埋輪名纔攬西江繼遠監東
海兵密防制降虜固守乘堅城雄略曾未展凶
禍旋見嬰渺渺望黃塵焰焰臨青萍寧同袁粲
死不共李陵生大節旣以樹遺恨猶未平誰能
奮絕幕何當請長纓坐見谷蠡釘會看京觀成
忍令未央夜時警刺閨聲

園居漫興六首

舌含茗甲初成雀子孕櫻花乍作魚紅雨未銷
方隱几綠天微幕正拋書

枕上羲皇堪揖讓林中嵇阮足流連若非夜雨
梨花日卽是春風柳絮天

紅藥當階翻蝶影綠楊垂戶隔鶯聲因多校雨
暈晴事消盡閒悲浪喜情

鳥語真堪砭俗耳茶香大可沃枯腸今年縱比
去年老一日還如兩日長

門外槐陰秋漠漠檐前花影日紛紛誰殘鳥跡
蝸涎字自纂猿江鶴樹文

閒居祇愛逢迎少多病唯宜臥起遲北牖松風
慵岸幘南榮花雨倦彈棋

少師中翁老師予告歸第四首

紫宸昨日奉金輿綠綬今朝下玉除戀主敢
忘憑几命避賢聊作杜門居在家不改三公府
歸第仍乘四望車韋曲去天真咫尺平章再擬
入中書

獨掌絲綸紫禁中憂天耿耿抱丹衷鼎成再灑
攀髯淚展負重開定策功綠野堂高僊苑迴平
泉流合御溝通夢迴尚憶金鑾直五夜鐘聲出
漢宮

誰補山龍咏衮衣三朝寅亮在綸扉殿東乍
押僊班入肘後俄捐相印歸甲第近連丹鳳起
沙堤閒任白鷗飛從知憂國心尤赤時傍瑤
光入紫微

桃李公門雨露間別來霄漢遠難攀衣冠漫憶

金閨彥名姓虛聯玉筍班敢望餘光照東壁願
言春酒頌南山不知絲竹駢羅處可許彭宣更
往還

光祿寺署正華嶽吳公墓志銘

公姓吳氏諱士英字仲甫別稱曰華嶽歛之西
澄塘人也吳之系出于周秦伯至唐之御史少
微公始居于休寧之鳳凰山其徙而居歛自御
史之裔孫始宋之省元龍旂公則公之鼻祖也
入明而代有隱德大父曰傳父曰尚鵬皆服
賈母爲方孺人公生而資倜儻沈毅有綜理才
舞象之年且孳孳以經術進而兩尊人以公局
幹之用長可以大息業鵠夷計然之策兒饒爲
之而令其刺促以占畢園非筭也遂授以家牒
公繇是不竟爲儒而爲賈矣公雖游于賈而不
廢儒比其長也聲名乃日益著于搢紳逢掖間
于是父又以公之才宜有聞於世奈何徒爲隱
鱗戢羽使人莫跡其摩天縱壑之志也遂俾負
笈而游成均朝夕絃誦公自幸可以雍容服習

酬其夙志矣因得以其間與賢豪長者相結諸公亡不人人折節禮公者而後先兩游于太史焦公宗伯朱公之門兩先生亟標譽之公之名因是日益著人競稱之曰吳氏真代不乏季子矣公少有大志既入鴻都而意乃翛然自遠以訾爲郎非其好也已而奉兩尊人諱居恒有感于蓼莪之義心怵怵然以罔極劬乃喟然而歎曰傷哉吾親之逝也能逮吾之養而不能逮吾之顯也吾安可不出而圖吾親吾苟出而圖吾親則一命之榮除于五鼎之奉天章炳朗貴于宰木芒芒九原知其有含笑地下者矣于是隨牒選人授光祿寺署正幾幸加秩滿考得以已所秩貤贈兩尊人故起家而服官于都下者再至戊午秋而仲子家周以高才生獲雋于應天之鄉試矣伯子之子元珍亦被推擇爲博士弟子公則又喟然而歎曰嗟乎余之華其顛而柁栖郎署間也爲吾親一命計也今有吾兒與吾孫在所爲大吾門以顯吾親者厚矣且吾之

多男子而才多可仗也吾歸而日櫛括以就之使異日咸得備縣官一日之用于吾志豈不尤有足售者何事空以身糜大官月俸爲哉乃亟投紱而歸始公之業賈凡三徙少而隨父居銅梁長而徙歷陽已而又徙真州婁徙而業轉阜至是而睠懷故鄉與孝廉輩庭中絮語每飯未嘗不在中丘下也曰以吾之行游四方目睹夫人家之興衰聚散倏若烏集鳬泛一再世而不可校也其聚族而百世不忍遷貧困相收卹歲時伏臘會其家人講先世禮儀及嘉話言以誠勗行旅居市亡辱人賤行人人念長久不苟目前族盛不易衰衰亦易起若此者獨新都爲然耳速營菟裘吾將老焉子若孫其念水木之本原毋以門左之弧矢蕙余志也于是孝廉輩知公之意念深遠矣方佐公成之而公弗能待遽以病卒嗚呼惜哉公脩髯豐下體度凝肅生平慕萬石君之爲人亡華言枝行獨持禮義以質直聞事二親孝能友其兄析產時兄嘗有它費

而難于口公窺其意舉千金讓之兄卒諸猶子
稱公撫成之且飲其息業至險初者數倍睦姻
族以恩奉賓客以禮御褻近以義遇戚獲以慈
嘗再新和州之後江橋以利涉者好排人難而
不責報人之尸祝公者比比也居身懲忿窒慾
不欲多上人故不恒見怒色卽犯者恒不校自
少至老亡狎容博奕之具不蓄亦不解課諸子
或儒或賈務居實而不欲其擁浮名在家寢必
乙夜至丁夜而起思一日之事書于座以爲常
旦夕警語家人曰勤曰儉曰讓以是爲寶月朔
必有訓語使配鮑孺人坐內寢傳誨諸媵侍及
子舍而室中自鮑孺人以下弗得衣羅綺大小
各授以事皆兢兢奉約束惟謹諸子孫之多而
賢則公之義方可述也遇人終日罄折與人語
亡望而距務盡其情而徐以微言通其臧否故
人多以情輸公性警敏善決大疑洞隱物懸衡
而斷亡不中者往往事後令人咭舌驚歎莫測
其繇觀萬貨之情而高其高者下其下者劑緩

急擢肯窾卽老于奇贏者自視以爲弗如剗劇
析微必計長便倉卒部署久而人亡能易也其
精如此稅璫之螫新都也里有人焉爲之魁而
族某甲因構公以牟利人多爲公危者公挺身
詣魁所昌言規切之卒爲公絀出酒勞苦公與
定約而罷方公之往也左右爭挽公袂曰彼魑
魍者方血人于牙公何事以身投之公不爲動
及事解某甲爲中丞鞠其詐且得臯公又力爲
出之其人感公德卒改行嗟乎跡公之行事豈
非古所稱長才足智好修慕義不侵爲然諸君
子者哉精心計可以絀桑孔之籌負俠節可以
馳朱郭之譽而公踐踐質行訓子教家一引于
騶魯之仁義觀其所爲勅家人者樊條馬援不
是過也起家素封子孫世以經術顯公之所樹
其可睹矣卽年未濟中壽以是爲遺憾然德厚
信名在惇史仲子行且跨騰風雲大闡公志
諸子姓之翩翩繼起者尚未艾也天之所以畀
公者詎在年齒間哉公卒于天啓辛酉之二月

七日距生于嘉靖丙寅之閏十月十有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元配鮑氏鮑潭鮑公潔女側室劉氏張氏舉丈夫子十憲周國子生娶汪氏唐模汪君一麟女家周戊午舉人娶汪氏唐模汪君錠女宏周鴻臚寺譯字生早卒俱鮑出家周聘洪氏宋村太學洪大緯女賓周聘葉氏旌德葉君德麟女安周聘汪氏許村汪君德紹女寅周未聘劉出崇周宇周寧周俱未聘張出女子二一適富場汪太學良行鮑出一聘呈坎羅某劉出孫四元珍邑庠生娶姚村胡君登雲女元璠聘向杲汪太學睿思女元瓚元章未聘孫女三一聘岩鎮汪太學斯充子一聘姜中秘士望子一未聘俱憲周出諸子奉公樞歸窆于新都基里之新阡公志也仲子手自爲狀詣余而請銘余因掇其事志之其銘曰

東南之美惟延州俯仰顧眄洵英流矧發于刃雙吳鉤康莊萬里參驂騑西雖負笈清且修汪膺禮樂鳴鍾球斟雉事帝班螭頭坐見紫鸞摩

空游高門駟馬誰與儔翩然歸來營樂丘瞻戀故土心懷憂俄而返真不少留帝鄉信美何夷猶大夢一寤君且休百歲彈指如浮漚有德昌後天所酬令子蚤副臨軒求馳榮錫蓋華松楸我泐貞珉銘諸幽玄扉永固垂千秋

巨源先生小傳

巨源名可演高皇帝之六世孫也始祖齊王啓青社後以事上璽輶而其裔居南都巨源系出天潢它華腴膏粱之族若素門平進者毋敢與齒甲乙而巨源在宗牒中以道誼博聞著被服如儒者學者宛然左辟而遜之從游者趾相屬戶外之屨常滿稱之曰修吾先生不知其爲王子侯也巨源經術如河間樂善如東平詳練當世之務洞覽流略忠篤懇欵而嫺文辭如中壘父子而束于宗正條而不能通自試蕭然一室間幾如古之所稱大隱在朝市者而其賢聲滿天下士大夫語南都人物必紬指而稱巨源其官南都者至必首以得交巨源爲快卽騰

仕要津素以名教標幟天下不輕許可者而一
接巨源輒密若平生驩恨相見之晚講德論道
亡虛日慕義誦之以詩若文贈者常盈笥間有
不及見巨源者以爲入留都一大缺事幸而與
巨源好者旣去而思巨源不置錦字之書碧雲
之句郵筒中歲時未嘗絕也巨源生而恬雅溫
茂容止詳緩音吐和暢造次卽之亡遽色終日
伺之亡鄙言人人爲之意消心醉隱囊捉麈對
客清談靡靡可聽直將人入青雲中不忍復論
地上事有時而延廣客啓長筵絲竹駢羅觥籌
交錯纓絕襟解燭跋漏稀巨源在衆囂中澄穆
自如飄飄有游天地間意覺昔人之玉山積唐
未能及也巨源少孤奉母夫人以居母夫人絕
憐愛之巨源婉婉而侍膝下自幼至老如一日
與族鄰處油油然不色忤意通賓客亡貴賤皆
偃僂折節下之且眼不縣青白口不挂臧否被
其延接者四坐皆驩性夷遠不與人競卽生本
貴倨軒蓋絡繹于門而庭戶寂然童僕抑抑然

未嘗以聲色加間左間有非意相干者巨源以
揚朱之爭廣麟士之還屐付之理遣而已所居
屋宇整潔亡塵雜經笥薰鑪筆牀茶竈位置皆
有法而顏其堂曰好修齋曰晏坐處曰最樂閣
曰羣鷗以見志客游其中皆生希有想以爲坐
此聽巨源語卽維摩之丈室貞白之層樓亡以
勝之往往徘徊夷猶焉而弗能去而巨源晨夕
其中左圖右史趺坐內觀參三明八解之微洞
七返九還之祕不知天壤之間何物可以易此
樂也巨源賦質秀穎幼喜讀書博涉墳典而不
爲章句之學長而聞李如真先生講學于里輒
往從之朝夕參承自是周孔微言多所縣解所
學者日益進已又與澹園焦先生聯社究析太
天人性命之理探賸索隱極深研幾如是者二
十餘年而巨源所得遂益充然有溯流窮源根
心生色者矣自是碩學鉅儒亡不樂與巨源上
下其議論巨源在大衆中特寡酬對而一往破
的聽者服其要言不煩以多病耽味二氏之學

士之有道術者一聞其人不憚厚禮幣以致之
擇其真者行之輒有効今年且望六矣而神湛
然而氣盎然而膚瑩然而骨體錚錚然而須麋
鬱然而步履飄然望之若四十許人以故士大
夫語衛生者爭走巨源而叩其道巨源笑曰夫
八公之事吾何知抑黃白男女之術世之爲所
誤者多矣吾第知夫煉心守神膏精固氣內以
修性命之理外以迎天地之和如是而已于是
聞者益嘆服巨源之言簡理富以爲繇其道可
以函三爲一而巨源之學過此以往且日升川
至莫窺所究云
史起元曰世皆言能名巨源而不能名巨源所
以一以爲通一以爲隱一以爲禪一以爲玄皆
巨源之似也非其真也卽四者以求巨源而巨
源未始益也離四者以求巨源而巨源未始隱
也曷足以名巨源哉夫巨源古所稱好學人也
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其所弗屑者
也故六家之指九流之要十二子之風見卽學

之孳孳矻矻不替夙夜而未嘗有所躋合殆庶
乎所稱知通統類冥異同者又烏可以一節名
巨源哉余與巨源最稱同志而巨源心篤好余
每有言輒莫逆於心相視而咲然余性簡率所
學不能如巨源造于深微今茲之傳巨源猶不
免索于形骸之內信乎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
非燕雀所能謀也

客至

火雲兀崑崙高天剝啄誰驚北牖眠任達遂忘
歌白恰知音頻爲拂朱絃竹中障日扉常啓樹
底迎風榻屢遷多病未緣斟水碧相過猶得故
人憐

五官真權上人六十

了契無生理應居長壽天壁仍對金粟閣幾臥
青蓮夜月潮生唄春風雪滿顛西來栢樹子相
賞欲忘年

攝山千佛嶺

撰策上中峰排空出丹霧條共三竇居俄依四

禪住珠鏡湛雲崖金繩朗烟路髮花幾搖落髻
螺尚呈露小大總異形慈威備諸趣參差鳥翅
房天矯龍鱗樹念彼作者勞覽茲豁然悟始知
凡聖因但以因緣故椎鑿郢人斤丹青羽人聖
頓使頑者靈遂令嫫者婢雲光屈眴衣鳥語頻
伽句暫憩心已息俄歸念尤驚共喜毒樹芟何
憂愛塵聚始信石點頭斯言諒非誤

吳母程恭人六十序

恭人之五十也祝嘏之辭其鄉衮司徒方公爲
政于恭人內德之茂蓋詳哉其言之今又險十
年所矣恭人之壽進而爲六十于是其子婿新
安楊太學惟垣走金陵而祝恭人紹介友人請
余爲辭以爲頌余之稱恭人而善爲辭母能喻
司徒而恭人之賢則所稔聞者蓋自其先君子
憲副公卜居余里相距不數百武余固已得其
家世之概亡何憲副公謝賓客恭人課其二子
持門戶而續家聲母異憲副公時以是恭人之
賢日益著里中人多稱其家法則又有司徒之

所未及觀者余所以樂爲頌也當恭人五十時
憲副公方守兗州恭人坐邸中饗二千石之奉
身被象服與憲副公金緋相映設悅之日郡邑
守相令丞續紛爲壽于堂下郡之父老子弟以
黃髮兒齒而頌壽母者嚶嚶然達四境今則與
是矣所稱青紫盈庭琅玕滿座獨其嫺嫺兄弟
與子若孫若而人耳以憲副公之蚤世不及與
恭人共此慶也俯仰今昔恭人得母嚶嚶有隱
恫乎哉則余請爲恭人廣之從來內德之茂多
以外掩故曰婦如影響既望之月晝懸于天其
色黯然避太陽也崦嵫之輝旣戢而蟾光蛾影
乃皎然麗萬宇而燭六幕以代明顯矣司徒稱
恭人之佐憲副公也學則代之養尊人而修灑
溫清母乏供仕則代之揀家政而臧獲誓御母
違令有子女則代之肅庭訓而鞠育誨諭母失
時而恭人恒退然不敢居曰有君子在也乃全
梱以內梱以外無不稟成于恭人矣恭人上督
二子下勅諸僮僕邇以敦叙族鄰遠以給奉賓

客貶憲副公在日不異且或加茲焉至其故里
之家廟爲族人子所私售恭人從數百里外聞
之義形于色趣長君往恢復之卒使鐘簾不移
廟貌如故延陵之血食不至爲若敖氏之餒而
人之頌恭人賢者自方州之長守土之官野閭
之吏人人有同聲也恭人所以佐憲副公至今
日乃見其功可代終直令九原下凜凜有生氣
耳矧子若孫所以紹先業而光太之者繫恭人
之教是賴若是乎恭人之大有造于吳氏也天
方大奉吳氏恭人之界大年而空戢穀乃持左
券得之矣然則今日政可加餐含飴御輿祓祀
與子若孫共爲樂又何嘽嘽隱恫而以今昔動
念乎哉遂書其語授太學以投司酌者余自揣
其辭不後于司徒知恭人必且欣然而爲加一
觴也

門人鄭子厚憲副過訪賦贈

櫻桃宴後各翻飛南北浮沈事盡非夢裏其尋
雲漠漠燈前相見雨霏霏病多自合耽田里林

大何當老蕨薇却笑季鷹生計拙蓴鱸秋到始
思歸

一水盈盈別思紛過從欣得慰離羣星文尚隱
雙函劍天瑞眞爲五色雲屐躡九峰嵐翠合棹
穿三泖月痕分華亭鶴唳清堪聽捉鼻何須咏
五君

夏日乞涼用韻

靜掩虛堂白日長不知何地可招涼誰傾萬斛
銀河水自搗千門玉杵霜嬾坐鹿皮拈梵夾開
將塵尾踞胡牀北牕高臥難爲夢晞髮無心聞
九陽

翟爾騰光祿過訪賦贈兼悉近况二首

蓬窓握手尚依然屈指于今十七年聲歎忽疑
天上至聲名遙向斗南懸 賜環俄遇 三朝
寵晉秩超從九列遷聞道鶴書敦召近可能時
過草堂前

倦拋簪笏問山林一臥滄江歲月深逐日久停
夸父策憂天常抱杞人心青芝赤箭誰爲採水

碧金膏自可斟珍重故人看起色不堪雙鬢日
蕭森

孫封公偕任安人六十

赤城霞起賦初成海上先高處士名自喜孟光
能舉案人知冀缺有躬耕承驪載嗣蘭陔響同
氣偏紆棣鄂情產就明珠光照乘種來良玉價
連城蘋蘩共穆蒸嘗禮琴瑟尤諧靜好聲鳳友
一毛翔紫閣龍媒千里振朱纓門中虎豹文章
不芝蘭次第榮題柱盛名高起部鑄金長

英裕 陪京親恩壽數岡陵永 帝寵封章

日月明堂上並華周黼黻庭前偕集漢公卿蒼
麟脯擗方平宴青鳥箋銜阿母迎但舞斑斕皆
玉珮纔斟醽醁卽金莖靈弧麗彩開南極寶婺
垂光照北極從此齊眉鴈算 鸞書長見省
中行

王母陳宜人七十

琅璈高唱祝齡稀水碧天青鴈正飛家自潁川
占鳳卜門因淮水著烏衣將將夙解瓊琚珮札

札宵鳴錦繡機僊侶雲霄齊上下徽音綸綍共
芬非同榮蚤受魚軒寵偕老徐看鶴駕歸堂上
金芝霞氣蠹庭前珠樹露華晞一門競爽聯丹
陛七葉重光映紫薇丸膽衆推儀姆訓含飴獨
許向慈闈扶輿苑筍森游墅獻縷江魚出釣磯
燕喜萬年歌魯頌歲將瑤草答春暉

文川汪長公偕配巴孺人像贊有序

余嘗謂人生天壤間與草木同腐者不可勝數
有能懷仁處義夫負妻戴以大厥家而啓厥胤
祚卽素仕不升內德未耀而閭鄣播其休聲綽
珮揚其徽烈在勢居顯之人所不能逮者如海
陽之汪長公巴孺人則余私心嚮往之焉長公
事二親孝友于仲弟敦信明義輕財樂施嘗共
族子貲而賈售獲息幾倍悉捐與之无私名一
錢與仲拮据二十許年靡間言錙銖升龠亡入
室者其它利濟周給在所見思孺人黽勉同心
以佐之人之稱公夫婦者以爲其操作似梁鴻
孟光其棲隱而殖義似王霸與其妻而公夫婦

能樹德惇行以有聞于當世至以義方訓子應
舉起家文學進列鴻都尋且取榮名而昌其門
閥則梁王二氏之夫婦眠公又瞠若乎其後矣
夫冥鴻之漸也弋者不能篡而其羽可用爲儀
幽蘭之芳也樵者不知采而其香可徵爲國如
長公夫婦豈彼懷琬琰而在煨塵者所敢望哉
應臯頃從余游出長公夫婦傳志銘贊示余余
既仰止其高躅而幸接其嗣人以爲表而章之
可以風也遂援臯甫士安贊高士劉中壘贊列
女之義爲之贊而因識其厓略俾景懿行者于
公夫婦得以有所攷焉

賈而能廉仁義附焉三徙散之其志不騫邦之
媛兮健持門戶有煒筦彤克敦其素猗與長公
宜此令妻咸有一德如鸞並棲蹲鴟之沃久久
更富千戶之侯木奴千樹提甕行汲相此詰人
共挽鹿車不富以鄰育者佳兒鳳毛可擬菁菁
者莪既見君子允宗之器業大其門抗雲而升
仰叩 帝閣遺像儼然望之起敬 龍綸之

封名播天聽儀式刑之挾此贊辭幽芬可挹庶
其企而潭水咏深清臺表異唐謫僊人秦始皇
帝

施沛然像贊

峙姿如玉奮詞如雲有學有藝乃質乃文經師
則梁丘氏術解則殷中軍由其道可以出入乎
玄什行其志可以排解乎難紛吾是以願其爲
異日辟穀之赤松子而不徒重其爲今日飲池
之長桑君

臺山先生應 召再入中書二首

御天新扈六龍飛特召東山趣衮衣千載風雲
時會合萬年 宗社日光輝甘泉烽火秋方急
絕塞兵戈久未歸七曜共占天北斗卽看元氣
轉璇璣

押班再聽紫宸鐘上相威儀動九重鶴駕功原
肩羽翼鳳池恩又首夔龍垂衣共睹卿雲爛調
鼎長看湛露濃遙想禁中清夜直夢回時憶福
廬峰

元介宗伯和唐伯虎絕句戲次其韻四首

儵然兀坐擬枯禪儉歲常荒水墨田莫訝囊空
倍羞澀爲誰留得賣文錢

非僧非律又非禪浪語檀那種福田雙手撒開
無一物挑燈誰送佛前錢

蒲團長日試參禪小爲安般治寸田門外近來
稀剥喙松陰滿院積苔錢

攢眉不入遠公禪五柳蕭條臥林田枉說金陵
春十斛何人爲送酒家錢

重修國憲家猷序

外父少冶先生國憲家猷之板行也四十年往
矣書甫成而先生遂捐館舍其板分度于諸孫
家于是行世者少而此書爲學士大夫所著蔡
記 神宗皇帝朝御史有疏言 內閣絲綸
簿者奉 旨詰問出何掌故時倉猝它無可考
獨此書載有之遂据以復 奏于是此書上徹
天聽海內藏書家益思得之以爲奇不啻
江左青箱之舊事矣周生穀卿室先生之曾孫

女雅志博涉間得其外家所藏以爲此書不可
令其爲仲任帳中秘也力請哀而合之中經
蝕者幾三之一捐訾重授諸梓于是此書煥然
復還其舊觀而可以流布于通都大邑穀卿以
余爲先生子婿親承謦欬不可無一言也屬爲
之序憶余年十七游先生之門時方校刻此書
先生謂余可與語也舉以相示愧余蒙穉未能
與先生上下其議論使先生有郗生河漢之嘆
今老矣復見此書之完追思當年辟咄指誨
宛然如昨日事不覺爲之撫几而太息蓋幸此
書之長存而恨先生之不可再邁也先生弘覽
博物於學亡所不窺而斥華尊實耻爲虛恢而
無用生平宦轍所經多刑名兵革之事而應之
裕如若素所擘畫者旣歸田抵掌談天下大計
援古證今鑿鑿可見諸施行如庖丁解牛動中
肯綮細而至於烹飪之方熏燎之法湯液之制
諸謔之語隨取隨足愈出愈奇人第訝其胸藏
之富如地負如海涵而不知其所繇來此書特

其武庫之百一耳然霜戈電戟所嚮無前已足
配雲臺之犀甲魚鼈使天下難爲勁矣並先生
時而出者如丹鉛宛委諸書豈不號爲瞻澤辨
麗要以饑可爲飴裸可爲服如寒年之繼續儉
歲之梁稷適濟時用者孰能與斯編埒哉余是
以深幸此書之復行而重慨先生之不可及也
先生在日常語余曰烏衣諸王前代稱盛余羣
從中表奕奕皆有風氣異時庶幾南岡之遺余
心識之今睹孫曾彬彬競爽將趾美家譜修重
光之主葉余與元介宗伯後先出門下辱先生
之可今穀卿又繼起共舉遺書而表章之先生
之言如持左券然則學士大夫之奉此書爲著
蔡也質諸其子姓而益信矣夫

封宜人王母像贊

毓秀名門儷德名公沐經綸于 帝典咏蘋
藻于王風誕詰胤而夢驚佐慈訓以允熊黃髮
兒齒丹顏碧瞳蓮臺結化人之土芝檢錄僊人
之宮是殆將千歲頌燕喜于堂上而七葉表內

範于閨中者邪

送沈長世北上

拜疏朝天入紫微元臣遺直在綸扉黃銀自紀
新恩重班劄人知舊典稀漫憶豐碑無撰述
爭看宰木有光輝玄成祗詫遺經在幾見門驅
駟馬歸

李氏伯姪同登稿序

今秋南闈一門同舉者余友昭陽李伯子惟凝
與其姪士徹并以高才得雋去榜中以爲盛事
二君爲余同年次卿太史之子孫次卿方長紫
薇行省旦夕入筦大柄而子孫一時濟美如此
在余榜中又爲盛事昔文定公以鼎元爲宰相
純忠厚德不啻唐之贊皇宋之文靖天篤其報
三十年來子孫登第者六人方且繩繩而未已
、國朝以來相門所未有也是在 綸扉中又
爲盛事矣昔河東柳氏之訓其家也拳拳于高
門貴族居之實難如次卿之祖孫父子名德著
聞文業炳煥內以承家外以華國者可易遽哉

惟疑負鵬屬九霄之才扶搖羊角而上息以六月者幾而後遂大奮其垂天之翼士徹則汗血之馬產自渥洼跋籥雲已翩翩直度驂騮綠耳前矣服習庭聞趾美家學世掌絲綸以山龍日月之章增光黼辰茲編所載固其先資抑其左券也余從榜下得惟疑伯姪姓名爲次卿喜而不寐因亟索其行卷序而行之竊有志于景文學士表宰相世家之義以期二君其文之工如天球大貝并爲東序之寶尚未能盡其概也

大京兆玄仗徐公晉御史中丞奉

勅操

江兼管巡江序

橋李徐公之爲南大京兆也財期月耳版教不煩聲色不大而百度惟貞庶政畢舉飭吏安民育才興學都輦之內翕如也說者謂其發摘奸伏則漢之趙張愛卹民黎則雒之邊延威稜懾著則唐之柳許剴決如流杜絕請謁則宋之歐陽文忠杜正獻至裁靡費清冗役抑浮淫之蠹核功實之等無微暖而不釐在纖悉而必舉又

其餘事也郡邑之僚屬靡不夙夜祓濯象公指意所嚮以共觀久道之成而 上特晉公爲南右僉都御史 勅公總理操江事矣栢臺烏府之清嚴其地望益崇彤駟赤棒之威儀其風稜益峻襟江負海之疆域其控制益遠而應天實在公四履之內爲開府前茅之地 上之以江界公也猶之乎以公界應天也江東西袤可險二千里三江五湖之利苞絡于其中越之水犀隋之水龍吳之黑雲都畫圻而守之都御史手提王鈇彈壓于其上得其人而天塹之雄又不啻勁師十萬矣神臯赤縣自此屹然如泰山 上之以公治江也猶之乎以京兆究公治也郡邑諸大夫與我士民何幸而得以長芑公宇下哉日遼事之亟也徵兵轉饟海內騷然憂天者號號爲 國家之根本計則以山脈海澨萑蒲伏而赤白探者慮不無瞋目抵掌孤嗥魚帛之思以是議愆飭江防者視曩時愈益棘且重公之爲京兆也不隍年而治化大行江

上之事彈壓有公彼文武之輩威望奉教令者其心志耳目且曠然爲一新習流投石之士寧復有爲河上之逍遙者樓船戈甲一旦化朽鈍而堅鉗之組練如茶可以蔽江而下上而東南半壁之天下晏然如在衽席中矣公筮仕爲令以神明稱于溧水繇高第拜爲郎以水鏡澄曷笏稱于南吏部迄今爲大京兆官轍蓋半在南都地形之阨塞人材之良楛軍實之盈虛戎機之緩急籌之精而計之審矣今且使公朝聞

命而夕泣事

上固曰大京兆爲朕往視

師以輕車就熟路江事可旋至而立效也

冲主之神聖知人善任使豈易及哉于是別乘某君某君司理某君邑令某君某君等謀所以賀公而思有辭也諷于不佞不佞櫟社之散木耳何足以知公抑僉無可齒亦公部內一人之數也其言或庶幾比于與人之誦因以丘里言爲公頌之而更竊有進者 上瑩精至理用賢求治孳孳如不及一時元老重臣被登延者

五官九扈無虛席矣而有身繫安危者尤不靳婁遷以大其用公其一也公識洞樞機空贊帷幄鑒徹流品空秉衡鈞忠清慎密空備股肱腹心在 帝左右 上之倚公者彌重則其畀公者將彌大其畀公者彌大則其晉陟公者將彌亟竊意公南床之衲未及燠鋒車之

召有旦夕而至者矣郡邑諸大夫其能爲我士民更徼惠 高皇帝之寵靈使長芘公宇下哉夫英主之制必規九有以爲量不以智效一官而遺其慮四方者大臣之盛節也諸大夫毋第以江事賀公請翹企于公庭以須 天子之後命

吳與京蓼莪齋合稿序

與京之祖父爲安節徹如兩先生余皆幸得與敦縞帶交庶幾昔人所謂在紀羣之間者與京因是執贄問業于余今十餘年往矣兩先生相繼棄人間事與京兄弟先後舉于鄉獨與京抱璞而處恨未有泣血以相明者今年應試入金

陵以行卷投余余一再讀之理扶茂以立翰文垂條以結繁抗之則迅鳥而厲層霄之高抑之則游魚而入重淵之深至其明姿燦爛類彩虹之挂天遠韻依微匹紅葉之映日一時旣苑中不數數邁也余輒爲撫几而擊節知其必獲雋去今果掇第而歸余喜與京不負吾益自喜吾不負吾眼也與京哀其行卷板而詒諸同志余因次所賞識以弁之齋顏蓼莪蓋以追思徹如先生而作此語識者以此多與京之孝今將策名清朝續兩先生之業而錫之光則罔極之報更有大焉者與京勉乎哉門下士以雅以南宮商迭奏不妨爲與京更誦南陔白華矣

卓忠貞公遺集序

劉忠愍傳公事稱公有遺書十卷詩文集五十卷爲公門人黃潮光所藏後不知何時歸其裔而燼于火茲本則公孫發之求諸散軼于人間者而裒次之者也憶公與方鐵諸公慷慨殉國時去今二百二十餘年矣而公事尤烈烈在人

耳目間學士大夫求其片言隻字如天書雲篆八角垂芒之秘于琅霄太霞而不可得豈獨以人爲言重哉公之死也蓋道衍實螫之能立殲公以除後患而不能使英主遂終釋其憐才之感參夷之惜也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而不能斬其祀于累葉復興之後以萬乘之主馮天下以伸其怒雷霆所擊幾且糜爛亡餘而不能禁其遺文殘筆不緘勝于名山之藏以傳于後世忠義之植人心者不容泯天固有爲之地者在也古來帶河礪山之爵誓雲臺麟閣之功名至崇高烜赫矣百世而下孝子慈孫想像其遺蹤類如石火電光空華幻影無可攬結之處而首陽之薇胥山之濤南史之簡渚羅之石吊古之士乍一目屬之有凜凜見其人于千載之上者矧其出于呻吟得于揮灑如公之茲集卽僅僅數十百言而忠義之所蟠互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其孰有從而過佚之者哉或曰公之忠義天所贊也遺文在笥詎無有呵禁其不祥者

天之未喪斯文也彼鬱攸惡得而崇諸余曰不然公忠義之氣塞乎天地凡日月雲霞之麗天山川草木之麗地者孰非以寫公之文章其載在方策者公之緒餘也吾安知夫公之文不爲上帝所珍異不欲使其與濁世之糝糠腐儒之糟粕同流浪于人間也因使六丁下而取之上以爲琅函蕊笈之封下以爲海藏龍宮之集耶彼靈威之玉葉宛委之金書固有世人所不得而見者吾又安知夫公集之燬不有火傳而不知其盡者耶然則茲編所存天固以其千百之一二畀公子孫使其揭而行之令人知公之文章卽片言隻字猶可與日月雲霞山川草木同焜耀于天壤間永永無終極也又安用以不幸不睹全爲公憾哉發之才美有文名將見用于時而孜孜表章祖德志尤可尚余是以因其請爲論次書之若公之行事自忠愍傳贊外斑斑史策中可睹余不敢更爲贅也

送鄧原少還昭武原少精三命之理故首句

中及之二首

林臥微觀造化機因君時爲啓荆扉論才共許千人見惜別那堪萬里歸絕壁孤雲行更遠空梁明月夢還非懷人况是秋風後霜冷天高鴈不飛
共醉金陵十斛春綠波南浦暫逡巡誰爲百尺樓中客自作千峰頂上人白鷺洲寒愁放舸紫雲溪遠憶垂綸無諸臺畔容高臥珍重雙魚慰所親

王孺人六十孺人出馬氏爲王文學妻二十

而寡有子亦夭死

碧雲黃菊滿高秋薦縷仍爲咏栢舟絳帳忍從南郡設青箱誰爲太原留鏡中空憶蒼鸞影鄰下常懷紫鷺愁獻壽欣看羣從在表間佇擬動宸旒

輓何靜之

有序

星房先生衿契最篤一旦長逝衰病之中失此良友悲悼欲絕情見乎詞書以詒不

承奏之几筵當余一慟哭也

踟躕鑒井憶心知每一過從慰所思今日高山
絃已輟人間那得幾鍾期

齊吳相引數驚過東海人稱子朗多何事瑤林
塵外物忍看雙樹日婆娑

快雪堂中夜燭輝留連笑語各依依誰知永訣
當茲夕從此停雲更不飛

寂寞千秋萬歲名翻疑真宰太無情從今東閣
梅華句總是山陽篴裏聲

李大生鵲起軒制義序

大生之師曰樵李朱君揚余通家兄弟也今年
夏君揚過金陵以所行遙青閣社草示余則帷
中弟子之文咸在焉余讀之再四觸目皆琳瑯
珠玉也因習大生之文其秀色可餐如初日芙
蕖天然而去彫飾其筆鋒之鈺利如龍淵泰阿
之劍斷蛟截兕而刃初發于硎其才氣之絕塵
而奔又如蒲梢之天馬所稱騁褭飛黃之駒甫
試銜勒而逐電追風一日千里所嚮無空濶也

余心識其必旦夕蜚翬去今秋榜開而大生果
先諸子獲雋矣余季弟幸附同籍大生因介以
過余出其笥中草俾見全豹而揚摧之余竊睹
大生方在韶年髮猶未施憤也而神姿高徹器
局凝遠望而知其爲璧人再覆閱其文則名理
澄泓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有老師宿儒之所未
窺者語及政理經緯官商動中肯綮是賈太傅
仲長統一輩人閱世久而工于揣摩者未必逮
有其成筭也異哉大生非天特賦之以絕倫
羣之才夙惠所至苞舉無方何以一往奔詣度
越流輩若此哉大生今且射策 大廷排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萬里之程方自此始昔楊文襄
費文憲楊文忠蔣文定諸公鄉舉之齡皆與大
生相上下而諸君子功名聞望燁赫天壤間至
今使人追羨其成名之蚤余敬以此期大生夫
靈蛇之珠不以彈雀甌牛之鼎不以濡雞古來
士君子之可大受者天賦其才與所自珍其才
而善養之皆出于常人耳目心思之外大生之

切劇于君揚者素矣今固其脫穎發軔時也余乃述私所欽挹之意爲題其簡端以券之

余世奕職方 予告歸里

五兵初勅佐戎機蚤向清朝抗疏歸時事總論
投鼠忌冥心偏逐弋鴻飛北山松桂霜逾古南
礪靡蕪雨未稀獨有寸丹懸魏闕甘泉烽火正
宵衣

清河陳君過訪論道賦此謝之

學道空爲汗漫游姿如蒲柳自先秋虛聞弱水

三千里浪語昆侖十二樓不惜珠璣輕見吐敢

言鍼芥忽相投浮生自愧非僊骨勇退徒然在

急流

補出陳圖南
錢若水事

門人曹安祖赴試

公車三召共知名射策今應上玉京

聖主

龍飛門正闢詞人豹尾賦初成談天漫啓華陽

館話雨仍過建業城八斗才情真自健肯令清

廟有繁聲

培我杜君像贊

其體嶷然其志毅然抱義衷之耿耿負俠氣之
翩翩慷慨而九閹可叩緩急而千金可捐蓋嘗
爲伍相之去楚擬投金以明報又嘗爲蘭生之
歸趙誓懷璧以得全時畸者人終定者天是宜
葆戒心于夷險戢雅尚于冲恬繼志以善拓乎
先業而錫胤祚以永介于高年

沈不疑八十用祝其七十七言古詩韻祝之
白頭屈指平生友落落心知真不偶天日能旌
烈士腸姓名肯挂庸人口寶劒危冠他自豪朱
門蓬戶伊何有意氣憑凌北海賓風流彷彿東
陽守羗槃自饜五侯鯖蠻榼其傾千日酒畫舫
欣爲淥水游緇衣厭向紅塵走檻外花名婀娜
人庭前松號支離叟因思千里倍矍鑠不戲五
禽偏抖擻蔗境常甘體更康芝房乍結年逾久
弓冶兒傳世謂稀門楣女作人知否勾鼻常餐
鄴苑桃纖腰尚挽章臺柳顏駐何須玉作軀身
輕安問金縣肘九十不衰真地僊更閱十春爲
汝壽

勅封太孺人王母朱太夫人墓志銘

太孺人有子曰侍御楨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大學士方公之門因得睚楨甫而習其家世時從問太孺人起居狀知太孺人爲賢母如桓少君湛夫人之流楨甫筮仕爲令已以治行高第徵拜侍御史領庾差前後皆奉太孺人邸中出而服官入而將母愉愉如也已楨甫奉 璽書按粵視三吳學政念太孺人春秋高以終養請疏再四上不得報遂自解印轡歸時太孺人八十有七矣雙瞳瞭然輔車不搖晨起坐堂上課家人作務井如也楨甫日侍左右所以娛太孺人者靡所不滿意如是者六年而太孺人始棄柩楨人皆謂太孺人引翼壽祺爲彤管中所不常邁而楨甫之奉太孺人也始終榮哀可謂亡遺憾矣楨甫猶泣血槍號圖所以不朽太孺人者手述其內行請宮諭來公狀之而屬銘于余按狀王之先巢縣人也其以戰功官百夫長而世家于紹興自 國初作菴公始四傳而默

菴公以素封名里中其季子爲實齋公則楨甫之父也默菴公爲季子擇配而朱氏故稱望族聞太孺人賢爲父母所愛遂介蹇修而委禽焉旣歸而實齋公以體羸善病不能問家人產太孺人代之棟家政閫以內拮据佐之亡闕事矣默菴公旣逝而實齋公在昆弟中稱中外或有齟之者公第以病忍之不與校比入訾縣官得爲郎亦以病自免亡何遂不起矣時太孺人方盛年家且日益挫太孺人投涕手其二子然影相吊也已知楨甫才可以大其門于是以長子應里役而課楨甫讀楨甫夜自外傳歸太孺人必焚膏對之機杼軋軋聲與伊吾相應楨甫以是益感奮其文日益高顯名于當世則太孺人之教也楨甫令義興首以潔已恤民爲誠數問令日所興除者何事楨甫具言之輒爲色喜加七箸令巡行阡陌間面有頽色太孺人望而憐之顧中自喜爲人父母當如是也楨甫有按粵 命念太孺人意徘徊不忍離膝下太

孺人勅以大義曰御史持繡斧臨一方微獨山
嶽動搖隨車之雨所澍德者普矣視曩之撫有
一邑不啻百之奈何以尸饗而違 上命楨
甫以是叱馭而行比視學臨長諸生歸而上食
太孺人太孺人輒又時時諭以家受 國恩厚
其益圖所以報稱者毋忘而母之拳拳也楨甫
以義興最 上賜勅褒勵之贈實齋公封太
孺人如制入臺又以 覃恩改給 勅命太孺
人翟冠象服貴顯矣楨甫日選甘毳紈綺而進
之太孺人每却不御布衣蔬食自如曰吾性固
樂此耳始太孺人之喪實齋公也家號號不自
支長子婦與孫相繼殞太孺人爲之黯然神傷
已而私自慰也曰王之累業重積德者久矣天
其以嫠而終漆室乎哉故其爲婦也事姑如事
母憐其夫之姊之寡也矜而恤之亡異其爲弟
也敦好姻黨未嘗有所簡棄其後子姓滿前歲
時稱觴上壽者目中凡五世乃躬勤儉抑損以
導之未嘗少豁危時意以是門中龍鳳虎豹不

滅烏衣廩廩奉姆訓惟謹而太孺人年迫崦嵫
猶綜米鹽細事手織白紵爲子孫衣不輟也嗚
呼少君之輓車提甕湛夫人之斷髮剝薦獨其
微時事可紀耳及履貴而享高年未有述者卽
泰之教號爲女師亦僅僅被于三世而已如
太孺人始終一德旣貴不改其素徽音慈誨自
侍御以逮孫曾儀式刑之蓋大有造于王氏者
幾百年而後且未艾也受再命而備五福天之
所以報太孺人者亦旣至矣楨甫又何介介
罔極哉太孺人之卒以今天啓辛酉五月之二
日其生也以嘉靖己丑三月之廿一日享年九
十有三子二長灌娶錢氏庠生錢君祚謙女繼
胡氏次以寧卽楨甫娶陳氏封孺人衛經歷陳
公國治女女一適嚴錡孫三灌出者曰士林娶
庠生陶君巖女曰士林娶張俱早世楨甫之出
曰兆修聘官諭來公宗道女女孫五一適俞一
適國子生周思稷灌出一適序班何公汝成
子山東都司經歷之望一適廣東按察司副使

林公紹明子景萼一適南京戶科給事中陶公
崇道子涑楨甫出也曾孫五曾孫女一玄孫
玄孫女一墓在山陰梅里尖之麓以其年月日
啓實齋公之窆而窆焉禮也余既按狀而志之
爰系以銘

銘曰於戲孰使之蹈坎而居屯又孰使之多貴
多壽而多子孫含德之厚孕此靈根我豈豸冠
以御魚軒百歲而後返于真源夫是之謂受福
于茲王母而千萬世以處于昆侖

盛仲交先生城山堂集序

金陵自洪永以來學士大夫多修風雅之業其
揚鑣藝苑立一家言以垂後世者不可勝數雖
冕之客唱和不孤章甫之儒後先競爽法今傳
後概乎有聞若嘉隆間卓然起鬢序而以古文
詞擅名當世使一時藝苑宗工聞風而下榻入
林知名而駐車倒屣則未有若仲交先生者也
先生賦蓋代不羈之才懷邁往不屑之韻韞流
覽無垠之學其志之所寄上友千古下視百家

時而出之自適其意脩短在手小大惟心肆筆
成書盡兔起鶻落之勢矢口爲韻攬珠聯璧合
之形說者謂古之文人相如工而不敏枚臯敏
而不妙若先生者既敏既工信可爲真才之難
繼矣文章之道藝取匠心不繇師授固嘗唾古
人之糟粕厭先王之蘧廬故能變變無方新新
不已自北地信陽而後競尋軌轍羣溷淄澠使
天下豪傑之士盡戢其無涯之智莫圉之才暖
珠于一家之言曾莫敢出其籬下夫規矩可斷
形器何有精神已會嚙咲非真規規焉刻舟而
求之劒去固已遠矣先生當風靡波蕩之時獨
自引于風塵之外得古人之神上下步趨之而
遺其所寄大則連犴萬言小則寂寥數語天機
所動神理自呈蓋嘗譬之驚鳥獨出奇矯無前
游龍在霄卷舒自若而先生談笑出之曼衍窮
之有自不知其所至者此毋論學步效顰者不
敢與之爭妍而競麗卽優孟之工且怵然自悔
其若黎丘之鬼不復徒以似而惑人矣迄今數

十年來彼之望塵接響者業已湮滅無餘而先生之遺文方且如日月之經天雲霞之映水春秋代序光景長鮮相去何啻逕庭哉先生有用世之才而不獲售其遠想高步恒欲謝埃壒而蹈風霞于是棲心人外遐跡世表中年曾以貢赴闕下而偃仰山樓耻絰纓弗未幾而觀化逝矣人多以有才而不竟其用爲先生憾夫以雲臺烟閣之功名于名山之藏大都通邑之傳誰爲重輕誰爲延促先生之所志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赤鳳翔于千仞之上而饑鴟乃欲以腐鼠相嚇九原可作先生且自謂楊震之鳥不如虞翻之蠅矣余生也晚不及奉先生而及與先生之子伯年游今又與其孫振之游乃得睹城山堂全集因僭爲之序以志平生執鞭之意伯年高才博學濟美先生而蹇產不逢齋志以物雕龍之業今在厥孫天實愛才所以光兩世不刊之典而使之焜耀于無窮者于茲而可小也余故因序先生之集日夜引領庶幾見之

王太古以詩見問賦答

天花飛穢一牀空似住毘耶十笏中遂妄了非陽燄鹿辨真仍是稔婆蟲漫因弄影迷孤月不爲吹光避八風豈待津梁超彼岸法流何地不圓通

誥封恭人李母徐氏墓志銘

大江南北所稱門冑之高華母陰勝于興化李氏太師文定公而下累葉重光冠冕當代卽肉德徽懿古彤箚中所載婦儀姆訓亦有不恒觀

者若太守健齋公配徐恭人其一也余兄弟幸以世誼獲縉紳于恭人之仲子叔子時侍太守公聆其緒教又得以登堂拜母之義肅謁恭人以耳目所睹聞者述示家人俾知所師法太守公謝賓客之六年恭人亦捐纒而長逝余爲中外失典刑盡然悼傷之今仲子兄弟卜吉壤奉恭人遷于永宅手自爲狀屬余志隨道之石鳴呼余之佩服內德者深矣是役也苟敢以不文辭哉按狀恭人姓徐氏興化京兆中橋徐公之

女也生而端靚敏慧識鑒異人徐公心器之曰
若女而男也是必且大吾門矣顧安所得快婿
歸之而徐公者文定公筆研文也太守公爲文
定公季子端凝鎮拔人口爲章氏之玄成會時
當議婚博求諸名族以爲非徐氏女莫儼吾子
也介蹇修而請于徐公徐公曰季子玉潤安室
吾女且與李公有宿盟遂委禽焉其歸太守公
也年甫及笄夙夜修內職惟謹時祖翁封少師
公翁文定公祖姑徐太夫人姑徐夫人在堂上
恭人所以奉之者咸得其驩心至侍徐夫人疾
抑搔浣滌手自供之廢食寢者幾累月伯叔諸
姑姊姒若而人頰印之間雖肅亡間言無不交
口誦恭人能宜家也文定公旣踐綸扉叅
大政門庭華臚人競艷之而恭人抑然恣愼貴
侈不形于色太守公方下帷修鉛槧之業博覽
冥摻不替晨夕恭人身焚膏緝績以佐之柵內
之政手畫心綜犁然中程太守公得以壹意克
成其志則內助之力也已太守公官中翰改叅

軍南督府晉南計部擢守閩之興化皆以恭人
從典權虎林分符莆陽皆號爲脂膏雄繁地恭
人坐邸中勅檢僮僕嚴固局鐫太守公用是潔
已芘民所至以政跡顯亡內顧憂其宦于兩都
也賢士大夫慕太守公名行願納交者車騎常
填門公日與揚擢今古抵掌談當世事間則招
客登高覽古選勝咏懷所需樽罍梓餐咄嗟立
辦恭人指揮左右隨輕重具之室中無聲太守
公亦不問所出也暇則與太守公論座客之臧
否商時事之得失洞徹灼隱太守公每爲拊手
稱善人謂楊敞山濤之婦無以過之先後從太
守公居祖翁姑與翁姑喪易戚并至其奉徐公
與媼生養沒葬尤有加禮門中稱其孝旣舉諸
子雖慈愛篤摯而動必引于義方以是諸子道
執博聞奕奕然皆有祖父風晚而伯子與諸子
婦相繼蚤世時恭人已失所天矣拊育諸孫劬
勞不啻其父母且訓課有方客之至其家者睹
諸孫卽穉幼動止語笑儼若成人客亡不咨嗟

歎賞謂恭人之教貞于三世若此者迄今龍鳳
虎豹邁于琅瑯瑤環瑜珥婉于南郡處則粉笄
乎人倫出則笙竿于聖世孰非恭人所造就哉
太守公清峙曠覽自少至老未嘗以田舍婚嫁
嬰懷卽諸子旣長出入必稟于恭人恭人勸使
游學與四方賢士大夫接其氣類而家政一
代綜之不以分其志也諸子有卜居曰下者恭
人時往來顧復之輕舟上下于江濤浩渺間不
爲色動人又謂恭人之識度非筭律所能至矣
太守公在中翰以滿考繼守興化以 覃恩馳
封其妻恭人以是再荷 綸命翟冠象服人爲
恭人榮而恭人益自挹損好行其德歲時停叙
族黨問饋姻婭賙恤貧窘孳孳亡勌其與人也
寒溫勞苦罔欸周至人愿其心而周旋進退矩
度肅然四時之氣皆備蓋余母先淑人相先少
宰與教余兄弟其風檢識議有彷彿類恭人者
而先淑人每見恭人輒自引以爲弗及時時述
恭人嘉言善行教余兄弟若婦子曰爲人婦爲

人母何可不若李恭人余不敢忘先淑人之訓
卽中心景行恭人乃先淑人旣逝今又失恭人
何怙之悲豈惟仲子兄弟余有脉脉心動者矣
然以恭人之內德徽懿世所罕儷所以爲夫爲
子若孫者皆當世偉人而福履壽祺爲造化所
靳而不恒畀者于恭人獨若厚積之而壹無所
恡乘化而返與太守公含咲于九原又何爲噉
噉然號而呼之以怛化爲哉恭人之卒以萬曆
丙辰之七月十八日距其生嘉靖丁未之正月
初三日享年七十子四長思謙太學生先卒娶
馬氏春元震伯公女繼何氏春元帶河公女次
思睿太學生娶錢氏大京兆淑湖公女次思聰
太學生封文林郎河南靈寶縣知縣娶舒氏貢
元冲宇公女繼湯氏文學仰亭公女再繼曹氏
文學嚶良公女次思賢太學生娶何氏繼何氏
皆侍御太吳何公女孫男某某茲仲子兄弟以
某年某月啓興化十里亭南之新阡奉恭人窆
焉余旣以生平所頌慕者掇狀之大志其厓略

因銘以系之

銘曰蜿蜿岷岡孕此瑤琨爲琮爲璜以賁

帝闡猗與恭人淑惠且溫速則窈窕風衍蘋繁
升自華族曰嬪名門克相夫子孝敬以敦援瑟
解珮翊乾者坤並履朝榮有魚其軒一德昌後
令子文孫瓊樹瑤林茁者蘭蓀玄蕤朱躋皂蓋
丹轡介祉旣繁駟鸞而騫高陟金天以問真源
御西王母登于崑崙內訓克章示此喤喤靈蛇
旣藏匪亡其存燁燁纖阿麗景朝暎鬱哉佳城
泰媼所藩華表戔戔內德以尊千秋萬歲芘爾
後昆

龍飛金陵七子同登錄序

今上龍飛之元金陵之舉于鄉者七人皆宿學
知名之士而余季弟與焉旣各出其所奏牘板
行之矣茲又哀其制義合刻焉旣成余得快讀
之深幸吾黨之多才而又深喜文章之應休明
而興者其氣象煥然一新郁郁乎盛乃若此也
唐文稱三變而古而不盡得于取士之詩賦彼

其初之綺麗變而爲盛之典雅中之清婉變而
爲晚之靡弱遞而降之愈趨乃愈下矣惡在乎
其爲古哉 國朝之以文設科也迄今凡二百
五十年毋論景運之休明復出唐上卽文已數
變而每變必險勝于前有開元大曆以後所萬
不敢望者天順而上混沌漸開符彩未露一變
而爲雅麗則成弘擅其宗再變而爲宏衍則正
嘉標其勝三變而爲精實則隆慶鈎其玄四變
而爲高華則萬曆極其致前茅者方束甲而趨
後勁者且超乘而上使披朝華者嗤已事之未
工啓夕秀者畏方來之莫禦視唐中葉以後場
屋之文化爲纖弱卑瑣如元微之所刺者何啻
天壤隔哉邇年以來文章之變日異而月不同
堤坊旣潰人有憂其繼者今觀七子之文才務
盡其所長學必窮其所至外無可賸之藻內無
尚鬱之思蓋吾前所謂雅麗宏衍精實高華四
者兼而出之而尋微之功破的之理又有昔之
名家所未詣者豈非尤其能變而險盛者哉昔

周之季也王風變而爲黍離而當其時二南雅頌之咏多在岐豐洛鎬間王國之人文所關于世道者如此金陵固國家之豐鎬也濟濟多士生此王國以玄黃之精英山川之清淑鼓吹休明今且射策大廷共佐鴻業則斯編之先資也豈徒若昔人之集河嶽英靈而已哉余故因友人閻氏之請梓也題曰龍飛金陵七子同登錄且書此以弁之

姚公理八十

醉看烟月古揚州大耋逍遙感舊遊峻嶺崇山王氏宴法書名畫米家舟坐中絃管傾三雅筆底雲霞傲五侯二十四橋吹簫夜聲聲調出八千秋

三辭陞任疏

謹奏爲 主恩益厚臣病益深三懇 聖慈俯允休致以延餘息事臣頃以末疾難痊不能抵任再疏陳 請未荷 允俞聞 命自天屏營無地臣父子兄弟世受 國恩而臣

瘵曠最多忝竊尤過其在今日苟能勉效奔走卽蹈赴湯火諒何敢辭矧 大慶覃敷已冒無功之 賞 溫綸疊至尤叨非望之榮臣幾死之人尚含血氣忍自絕于 聖朝受養而不知報曾犬馬之弗若哉無奈臣疾勢方殷百藥罔效日增月益與死爲鄰卽欲以蹢躅勃萃之軀彊攝衣冠勉圖拜 命而扶曳不前顛踣相踵亦有不能自力者矣是以延企 闕廷神爽飛越更念臣蒙 恩拔擢久廁禁林循其常職宜供筆橐之勞效其朴忠當贊論思之益而臣十餘年來但以病苦危情數塵 天聽曾微尺寸可裨涓埃臣之負臯已莫追矣今值 聖明臨御之初 宵旰勵精之日而臣乃更以乞骸控瀆至再至三計其狂愚豈可屢赦顧揆之事理有萬萬不容終嘿者留銓之佐雖號爲清簡然 國家必不視爲可有可無之官庸病之臣雖無足重輕然 朝廷亦無容其不進不退之理官箴所在 國法

係焉臣所以仰畏 簡書俯惟分義必不敢占
清銜而妨賢路瞻常紀以辱 異恩昧死仰丐
于 黼屨之前必得 請而後已也伏望

皇上憐臣有萬不能卽出之病 鑒臣有萬無
敢自飾之情卽沛明綸准臣休致臣幸終 恩
造雖死猶生如以臣屢違 成命負 國負

官重加禡奪以董不虔臣自省僇尤安所逃罪
臣籲 天無力躑躅哀鳴語出不倫冒干斧

罪 陛下矜而亮之臣無任激切懇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顧科齋捧謹

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仰

峰許公墓志銘

仰峰許公之卒也今十年往矣公逝之三年而

予比部君始舉進士李黃州以治行高第最聞

詔贈公如子官以褒顯之已晉而郎南比部

今天子登極覃恩羣臣公又得再贈五品

秩大夫而比部君則以休沐歸里念前者權厝

未卜吉壤至是始獲兆于其鄉之新阡將以某

月某日啓公萬年之藏砥美道之石手績公行

事屬不佞志之不佞幸與比部君有世誼且稔

知公隱德以昌後諒固不得辭也公諱敦復字

叔初別稱曰仰峰居士先世居海寧之袁花自

始祖四九公隨宋南渡以提督從駕籍于此後

數傳爲元之千六承事又數傳爲 明之海州

永畢懋又數傳爲永州別駕淪蓋代以名德著

淪生子曰平山公槐卿槐卿生子曰聞至是斗

峰公起家構李郡博士弟子始僑居鹽官則公

之大父父也斗峰公配查孺人而生公公幼稟

端重與羣丱處終日危坐不妄言笑大父平山

公心絕愛之長而博極墳典其爲文一以先輩

爲程以是爲拙目所歛試輒不得意然公抱其

業自如不爲背規矩而餽錯也事父母色養備

至代持門戶卽困頓中未嘗有缺事詒二人憂

居喪尤盡禮人稱其孝其大父母之相繼隕也

公爲之毀而柴立苦寢于墓所晨夕哀號行路

聞之多泣下者倭寇海上邑征繕之賦公竭蹶以供兄弟中有擁警自殖者公一無所問族之逋稅名斗峰公戶下公一一代爲輸歲捐數千緡至挫產勿愴也仲弟館于蒸江之馬令播事起遂及于難公間赴哀泣累月撫其孤嫠終身如一日外家中絕遺貲腆公毫不以私念其蒸嘗之無主也爲置產供其祀嗚呼跡公所行于家者章章若是豈非古所稱身備六行廩廩德讓君子者哉公生平坦夷質直遇人無賢不肖皆嗑吻接之犯亦徃徃付之不較至姻族有顯者處之澹然無所阿附邑延賓于鄉飲固辭不就後不得已一應之卽謝去其執皓然高素之節而畏遠名勢又如此比部君之舉于鄉也拜公堂上公不爲色喜且諭之曰吾家累世積行以及于爾爾其勉之惟寬惟和以惜其福庶幾昔人所謂留有餘不盡者毋以此自多也人尤以是服公之量謂公有才不售而大償于厥胤以身食其報詎意不及比部君第而公遽以病

逝哉此比部君所以震悼于心久而彌篤遺憾于祿不逮養至追感于生前之坎壈疑天道報善之有乖而綸綍之輝煌門第之高大曾不足以緩其慟也雖然良農之樹穀也地之節之聚族而飽者累世眊然自果其腹者所得爲孰多天之酬公在此不在彼明矣比部君今且益蓀蓀而封植之其爲公樹也不益多乎嗚呼又何憾哉公之卒以萬曆庚戌之六月十八日距其生嘉靖辛丑之十一月十四日享年七十配林氏文學肅山公女封宜人舉丈夫子二長士元蚤卒娶陸氏文學士琪女次卽比部君士奇舉萬曆癸丑進士今官南比部娶吳氏某公女封宜人女子二長適儒士沈應科次適文學薛懋仁孫男三丕承娶朱廷讓女士元出丕顯邑增生娶德州守謝君錫教女丕名娶太學馮某女比部君出孫女四一許字文學周獻璋一許字文學查丕觀一許字憲副祝公以圃子某一許字憲副沈公孝徵子某俱比部君出曾孫

一全泰聘邳州守沈君弘遇孫女丕顯出曾孫
女二俱未字丕承出余既掇比部君所述公之
行事論次之因書其子姓之名第婚族而系之
以銘

銘曰天道無親德司契積善餘慶理尤諦重然
慈仁履孝悌飲人以和如五齊抱璞不耀死彌
礪有志可求子善繼鴻翁于天簡在 帝典

司五刑寬猛濟 詔地所生覃湛惠龍章再

命日星麗夜臺俄春啓幽翳大海蕩蕩渺無際

佳城蜿蜒神所衛有人于此解其蛻含靈孕秀

千萬歲而子而孫引勿替休嘉殫隱惟世世

廷評陳詔所先生八十二首

一門高壽儼羣儒共集瑤池啓壽筵槃內但聞
投玉棗坐中何用徹金蓮風流自引齊梁上星
氣人占汝穎前更向南都論耆舊靈光春殿獨
歸然

纔種河陽縣裏花蚤拋朱紱臥青霞湖穿南國
佳人槩墅倚東山太傅家閒向峰頭行綠玉醉

從扇底按紅牙非熊已入明王夢可許璜谿有
後車

羽王入 觀太復入試言別二首

弟兄形影日相隨頻向江干送別離上計自修
三載貢臨軒宜荷 九重知江鴻獨泛金城水
朔雪雙標玉樹枝珍重素書時寄訊西堂春草
繫人思

一門五世受 恩深許 國空懷一寸心花萼

爾應輝殿陛烟霞吾已痾山林春衣並轡香俱

引夜雨聯床夢可尋好向清時同努力漫言行

坐白頭吟

秀峰上人自京師來住棲霞贈之二首

豎拂宗風動 九重南游飛錫挂千峰開堂正
可依僧紹展席何煩問保恭池水一痕通白鹿
鉢雲五色貯蒼龍愧余塵跡烟蘿隔遙禮寒山
五夜鐘

手攬金襴紫賜衣 帝恩常共佛輪輝句中自
薦前三語畫後誰來第一機住處烟雲非色相

到來猿鳥盡
皈依遙知晏坐經
行日如雨天花
滿被飛

越鐫二十一卷

〔明〕王在晉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赴鐫序



明興北地信陽崛起孤正
際文必史漢詩必建安而
下大曆而上顯七子而振
浸明浸昌然已以踰東吳
而王弇州先生雁行起雲

本

東其著也元美淹博恆
奇無所不備體而散美雅
倩溪秀藻致偏勝而稍
怯然二王千秋之聲不減
二陸自弇州兄弟後此道浸
微或以顏齡掩鑑或以程

馭屈筭或以壯心謝巧而王
氏風雅素微乎虞淵之
薄迨今而得明初王公公
才如干將識如琉璃光冒
中時有今古而力足以挺
不佞即談豎頃幸從公遊獲

本

披讀其赴鐫一編所為請
若文大都本之衷得傳以
情事觸物際境而直抒其
才約縱循規絕無緩散而
巖風馭霆之氣自行其語
畫然其致洞然其音琅然

而不為刻羽雕葉蓋靡治
柔之習試與馳驟乎東西
京開元大曆之間而起奔
州兄弟相旗鼓上下東吳之
師吞雲夢而蕩其區以睥
睨中原世豈謂明初先生在

序

琅琊太原下哉且語有之予
齒去角末俗揶揄文人亡
當於用以予所觀公數歷楚
趙問文衡武略惟其所用
頃見諸道缺一切吏民賦
劇繁事俱倚辦公不啻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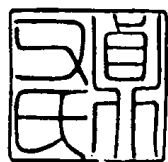
刀條丸轉眉睫而游四虛而
其落筆吐詞類古橫梁倚
馬之流則公且左挈鐘鼎
右提緇素所為千秋之業
又不徒以文而已嗟乎天地生
才實難何獨饒于東吳之

序

王氏而偏注之公弇州兄弟
疑亦妬之矣

長言曰武林邵氏黃汝亨謨

併書



越鐫敘

文虛位也不可以妄取而黑
然挈而趨者以寸之實力也
惟寸可以長識冲斗之定其
射遠也惟寸可以苞學凌
雲之構其基堅也厚之守世
長民者然大能統一函夏自
闢乾坤自有經紀其次為
閭閻為儲為剗據分裂之有
省門戶在焉余嘗謂道與
文與治三統者遞相出入為
三寸君而世儒束之察也明

興潛漢伯溫以敦雅開基寧
為正脈嗣後址地之極新建
之達毗陵之醇奔州之爽與
漢唐宋鼎立而奔州獨擅
長則懷寧王公又崛起而振
之讀詩文奏議文移種之雜
着余不能枚舉而贊抑語
云知不如好不如樂又曰樂則
生矣猶民得意處上曰投之
所向無不如意至如意而樂可
知己文不在能而在神評不
在得形跡而在性情夫似其

其由某而來此能也形迹也佳
手信口言古若今忽倂忽雅
莫知其然而然此神与性情
也讀公集察公意向有食息
夢想不在文者乎有倉卒
遊戲不在文者乎措之以事而
皆文就中自有條理也縱之
山水而皆文就中自有高深
也試之于戈江海米鹽竹頭米
屑而皆文就中自有變化
也蓋自左史水衡以至今官
奉使稽工詰戎課士稽漕貢

憲內之家乘外之郵筒情到
筆隨興發類應客商迭和
金石相宣諸大家之體畢
備而篆畫掃置則梯之淮
西蘇之徐杭密定可以類類
夫虛文而改實也類為虛而
實則浮精為實而耐
則備皆其好之不為樂
未真也世間無文之才士無
用之文人而才與文何所自來
何所自見何所自成又何之水
然天漢百川會歸于海源

未嘗不一用未嘗不周而近
遠小大分其間吾故曰三統者
應出入為君者也若王公之才
乃真才也

湖上生朱國禎題



越鐫序

越鐫者衆知嵇雲王公梓其詩
古文於浙署而名也以著作甚
富而玉者集如蘭江草楚蕭甚
盛茲集詩文多若于卷不盡作
於浙而提隸之越志越刻也

以莊浙臬省會事繁又兼攝
數部稽汎巡方往來如織而周
憲精敏案牘如山無滯要實
無一事不為地方計久遠者每
嘆服公之才而又出茲編相示
余受而卒業焉蓋信公才龍

單古今文學故事兩種之四篇
極其至者也夫物必有其合
天則故曰聖人倫之至規矩步
圓之至文章之至上曰聖品
曰規矩蓋不易之矣乃世之能
臣良吏或推不嫻於詞信其
器小技壯夫不為而文人賴士又
往往流連文酒疎腕自喜而於
政事不勝執掌之嘆國養之失
若此者皆偏枯之局堂廡之見
遠於大全未能入室而能至也
天下無不豐無術之政事也無

授以不達之文學詩書所載由
棠樾薇為貢法諸篇皆古
大臣身所經畫以事之所著
抒之文章當其時山川郊國
草木昆蟲宇宙之間景開色
新有不勝其爛熳者以事如
斯孰非至文其詩其文經緯
文武位置方域後世主言之徒
摹聲倣句固以為取材之譜
牒立功之筆聲畫措注尤視
為輔相之津梁文章如斯孰
非實政韓退之歐陽永叔

子瞻弟先請文隨其官輟而至
感物觸事皆能寓其心之所
于身之所將行者至於條議當
世之務井一舉尤有味乎其
之雅後之論文者或軒之兩漢
前或抑之六朝之下而終不敢
以為北玉也此無他諸君子學
術皆淹通有本且多稟命世
之才留心經濟而為詩文皆發
於憂時救世不以飾章繪字
後取文人之名故也語云文章經
國大業不朽盛事然則文不開

經國者不堪不朽明矣余在調
林二十餘年每思以此自勗而
鈍性懶不能遍走四方訪究中
外邊海之故網羅聞見以成一
家言何以常我世而得巨觥
觀於公也公起家徽省耳在項
闕乃分部權閩力折稅璫備
兵閩海鯨波底定桑藩三楚
旋秉文衡枚叢成士楚人尸而
祝之六指具蘭江楚篇中茲
東治越值諸司多缺公一人而
風雲之印車不停軌坐不暖

席達威銷萌軍民並受其福
而實其條勇題昭廟卷六篇小
立諸體畢其漢魏三唐之音兩
司馬以古家之流皆以古之供裁
用而我亦為古人用此寧獨甘
賴潘發未也其年博物因隨
書無而不窺故實形勝無所不
蒐討思路無所不窮用是橫身
所履積目所覩多出入風樞而濤
泊天然也其誦以詩如登秦望視
舟師諸什想是以緩帶膝我
洗兵清海之意獨武試之策與

嘉區十二則曹仲武庫何唐范
文正數萬甲兵宜其動敵而王
爛焉焯燦字下至不改觀其聰
者所謂有用之文章即文章即
政事文苑名臣不必多自為傳
孔門求仲將夏補未免已分
科進讓矣公望實以尉起開
府系軸潤色太平考不止在
越而高文臣快日新富有越
之寧得而盡公名山之藏余
越人也一隅之見聊為論次如
此公其以余為管窺蟲測哉

萬曆辛寅嘉平月望治年弟

秀水陳懿典頓首撰



七

女

越鐫目錄

卷之一

賦

君山賦

浮梅檻賦

有引

詩

題浮梅檻二首

湖上吟

感時

與本如吳方伯淮南賓方伯遊新菴

田家樂

感遇

元鶴

目錄

元辰

飲紫陽菴

野鶴亭

過天竺

獅子峰

韜光菴

徑山用東坡韻

歲臘題小齋

坐迴龍橋小閣

月夜過飛來峰

遊韜光菴

題放鶴亭

春分日遊蘇堤

湖上偶成

西蹊探梅四首

遊佛慧寺

永興寺尋梅

永興梅林小酌

遊西蹊

二月雷鳴雨雪後探梅

湖上春行

春日給諫洪清遠兵部黃又謙召飲湖航遊

湖心亭

與吳方伯本如實方伯淮南飲法相寺

湖南遇雨

浮玉塔與本如吳方伯鵠寅寧憲副夜坐小

酌

蘇堤桃發有懷桃源昔游

元鶴

目錄

謁皮場廟

送賓方伯淮南請告歸里二首

寧憲副鵠寅招飲西興望海樓懷古

憶別淮南賓丈

書感

野田行

遊吳興錯龍盤殿

吳興古寺觀管夫人壁間墨竹

卷之二

詩

春行

漢口

登黃鶴樓

乘涼夜坐有懷

七夕

晚泊

秋夜舟行

已酉重陽同潘泉諸丈遊龍華寺

寄書

暮秋同董方伯誼臺陳憲副穎亭飲龍華寺

題明龍郭宗伯一枝樓四首

送方伯楊貫齋入覲二首

送憲長郭同竹之鎮大同二首

是篇

目錄

三

王孝廉芳叔以詩別北行入試賦言爲謝

武昌送王芳叔計偕北上

送誼臺董方伯入覲

送名川張方伯之任山西二首

詠古

昭君圖

送誼臺董方伯北上二首

庚戌歲旦駐武昌 題澄心堂

別宗侯士達

旌趙逸民割股孝行二首

漢川公館偶成

偶憇田家

庚戌清明日遊洪山寺遇雨

宿蔡店

洪山新舍

宿樊口

過道士湫

次富池

江行遇風

富池謁甘將軍廟二首

泊安慶

舟次口占

小孤山二首

謁小孤山神祠

晚泊聽漁歌二首 舟次蘄州

是篇

目錄

四

書感

蘄陽有咏

舟中卽事

過湖口

遙望匡廬雲氣

題采石

登采石二首

庚戌又潦秋日郊行有感

輓徐鳳雲姊丈二首

唐市阻風

晚回南渡

飲海寧安國寺

登雲岫菴

過虞山

秋夜宿直塘

贈常熟楊侯

飲瑞菴顧大叅山庄二首

澈浦 梁庄

乍浦

游戎董蘭宇邀飲陳山寺

同董游戎天妃宮發汛

乍浦閱舟師二首 飲海塘公館

登海寧城遠眺

秋日海寧道上小憩薦福寺

卷之三

目錄

五

海場

登秦駐山二首

與董游戎飲鸚歌頂

卷之三

詩

還金行

代題中丞海洲易公永思錄

代壽白給諫紹明母劉孺人七十二首

壽潘年伯母黎安人六十二首

贈顧貞沈孝廉年伯

壽許封君

贈汪時甫給諫二首

贈丁省丈使閩時余亦有事浙歸省並出都

門紀別二首

代送黃大行至大梁歸里中告贈

代贈劉給諫太母

元宵同鵠寅憲副禹門江少叅衡岳丁僉

憲飲峴山逸老堂 往嚴陵過六和塔

春日同九生蕭大叅登睦州北高峰二首

燕馮少叅元成于睦州羅龍亭

卷之三

目錄

六

謁睦州三先生祠有思范坊

上巳前一日南高峰次九生蕭大叅韻

上巳日同九生蕭大叅飲睦州城西余園遇

雨

泊桐廬二首

過桐江

富春行贈蕭大叅九生大叅與余同在中秘

季春同九生蕭大叅游睦州南高峰四首

釣臺二首

峴山候侍御覺菴張公

秋夜舟行

七夕

烟雨樓候離臺覺菴張公

海上發舟師重題秦庭山四首

遊徑山二首 喝石菴

宿紫霞菴 夜憩山房二首

天目山二首 秋日登天目

天目山看瀑 西來峰

乘夜登法雲塔 望江臺

題玉柱峰 香爐峰

宿無垢寺

越鑑

目錄

七

辛亥重陽同吳方伯本如寶方伯淮南遊靈

隱寺 九日登北高峰

遊韜光菴 韜光晚回

晚過廻龍橋 秋夜寫懷

秋日遊淨慈寺

葛居菴賞桂過期花已盡發

秋日南屏山同僚會燕

遊高麗寺 飛來峰

天然閣 錢塘觀潮

秋日同羅水部象三黃農部鳳瞿飲三茅觀

秋日賞芙蓉飲放鶴亭

遊孤山 同羅水部飲雲居寺

遊包園有感 秋日懷人二首

甘遊戎胡遊戎邀飲陳侍御盟鵬墅

吊包園主人 冬日晚遊大佛寺

忠義營 湖心亭

冬日過瑪瑙寺 寒夜飲柳州亭

卷之四

越鑑

目錄

八

序

華陽忠孝錄序 幸草序

代擬三楚觀風錄序

代擬湖廣已酉鄉試齒錄序

澧紀序 歸州志序

洗冤錄序 太康郭氏家乘序

三楚觀風錄序

卷之五

序

敬由編序

兩浙觀風錄後序

壽秀翁錢侍御七十序

贈龍望鄒公擢廣西方伯序

贈玉陽孫公擢繕部序

代擬壽少師申公元配某太夫人七十序

贈州守丁侯入覲序

卷之六

序

王解元制義序

羅田王孝廉制義序

越鑑

目錄

九

代擬永思錄序

代擬清德貽謀集序

賀中丞牛公考績序

代擬賀侍御史公復命序

賀方伯名川張公陞任序

壽春巖顧公七十序

代擬壽瑤泉申少師七十序

卷之七

序

辛亥浙江歲薦齒錄序

跋

陶世名言跋

二王手書卷跋

武君陽九曲圖跋

墓表

將仕郎東圃史公墓表

吏部文選司郎中毛公墓表

明處士斗泉史公墓表

記

閩海平倭記

越鑑

目錄

一

卷之八

記

銀錢山督工記

水衡紀略

卷之九

記

遊徑山記

遊東天目山記

遊西天目山記

西谿探梅記

卷之十

記

當陽縣新遷儒學記

王氏墓祠記

松滋文昌會樓碑記

翼城東河下史氏祖墓碑記

文

奉詔敷旌華陽王文

覆敷旌獎華陽王文

武當宮禱雨文

城隍廟禱雨文

武當宮謝雨文

祭封君虞陽孫公文

祭王聞谿夫人文

祭蒲母顧孺人文

表集

目錄

一二

祭顧母孺人文

祭楚府胡太妃文

祭俞憲東溟管先生文

祭光祿復貞徐公文

祭別駕麟郊管公文

祭少傅荆石王相公文

卷之十一

覆疏

議覆借用織造錢糧以充兵餉疏

議覆南京工部題留事例銀兩成造罷用疏

議覆燈屏工料扣留事例銀兩疏

題取造船餘剩銀兩以濟供應疏

議覆湖廣借留段價等銀充餉疏

題叅鋪宮錢糧解報互異疏

議覆疏濬天津運河疏

議覆清江廠改造漕船疏

卷之十二

策

武試策第一問

武試策第二問

表集

目錄

一二

卷之十三

論

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疏

代擬廣雅閣臣疏 代擬薦舉隱逸疏

讚

侍御武麟史公小像讚

引

空山募緣疏引

箴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啓

候大司馬霖霖奉公

候少宗伯贈谷吳公

上襄王

賀治臺芳楠黃公壽啓

復水部玄海沈公

候學院武麟史公

卷之十四

志鑑

目錄

十三

啓

賀荆石王相公存問

復憲副映垣饒公

復水部太室趙公

候侍御武麟史公

候中丞芳楠黃公

邀侍御武麟史公遊君山

候侍御武麟史公

送侍御覺菴張公

迎侍御企愚史公

復侍御象玄穆公

餞侍御企愚史公

復華陽王

賀中丞芳楠黃公壽旦

迎中丞誠字張公二通

答水部心符孫公

邀侍御覺菴張公遊顯山

候郡伯景陽趙公

送中丞霖霖胡公

候儀部景貞為公

復水部鍾相屈公

候康憲仰亭許公

卷之十五

書牘

上中丞懷齋周公

復大參覺自張公

志鑑

目錄

一四

上按院武麟史公

與侍御心洛曹公

寄大參章閣陳公

與方伯貫齋楊公

復大參鳳谷徐公

與少參含虛王公

復水部太室趙公

上撫院海洲易公

復荊州司理王君

復憲副鳴宇咎公二首

復中丞春霖尹公

與方伯睇我表公

復大中丞芳楠黃公二首

復襄王

復裕州守湛源沈公

寄侍御武麟史公三首

上少宗伯明龍郭公二首

復華陽王二首 復學憲達觀瞿公

卷之十六

書牘

與方伯名川張公 與廉憲翼軒李公

復廉憲虛臺蔡公 與僉憲東溟管公

復承天監瑞菴杜公

復安鄉令謝君 與僉憲二溟李公二首

復承天司理李君二首

志稿

目錄

一五

復太史澤瞿張公 答總戎汴源侯公

與州守戴寓李公 與太史長石曾公

復少叅衷雷韓公 復大叅豐興王公

復副總戎春潭楊君

上直指企愚史公二首

候座師台閣汪公 復大叅鳳谷徐公

復郡伯新野汪公 上中丞芳楠黃公

復裕州守湛源沈公

復太史鑑湖孫公 復憲副登吾崔公

與憲副穎亭陳公 與大叅豐興王公

卷之十七

學政

一重德行 一正心術

一養志節 一明正學

一尊傳註 一重實學

一正體裁 一秉公道

一防奸宄 一預培養

一飭師儒 一慎廉訪

志稿

目錄

一六

一端風教 一嚴禮節

一重講學 一勤會課

一崇化諭 一稽文獻

卷之十八

兵政

嘉區防守事宜十二款

防海八議 發汛四議

屯局軍兵督捕五款

營規六議

卷之十九

議

嚴屬條議十六款 遂安條議八款

縣院巡行十議

卷之二十

議

壽昌清田四款 嚴州軍政四議

議戍條二款 南關增船議

遂安加編議 湖屬採災議

處屬

目錄

一三

禁通番議 宣平婚禮議

杭城開水門建閘議

武林建塔議

卷之二十一

· 雜紀

交趾夷 朝鮮漁人

清蕩 通番

目錄終

越鐫卷之一

黎陽縣志卷之四

賦

君山賦

昔在元始混沌初斲聿剖澄凝消滌澆滯於維太清
渾淪淵邈蹶浮斯巨大塊磽坼兀然隕址替岑踈踈
礫乎嶋嶠如彼濯濯潏流環漚殺之不濁反波連漚
堅距掎搆厄浮蠡測蜃蜺喻嗽湖滑排碣瀏濇湯湯
停礪無垠瀨沓微芒天柱地吸介乎中央脈絡岷峨

楚辭

卷之一

一

襟帶沅湘廓落漢沔縱合荆揚七澤衝擁百谷來王
薄汗鍾涌隨飛梁間莫莫鱗頡羽翔神臯霧隱
陟彼崇岡惟帝有命爰及娥皇二女佐之以纘皇唐
屬車南狩乃奠厥疆跋蒼梧之迅逝睇衡嶽以彷徨
愴潛蛟于珠室點班翠以蒼篴波臣澄其玉宇海若
浣乎縹緗太空離奇浮塵歛缺顯眴瞻著若明若滅
礫石冽獻頽靡罔決馮夷司晨龍爲穴疋練溯空
排山飛屑砰磅訇磕轟雷噴雪祖龍之鞭將焉用扶
有其緒之神母中熱邛碣一揮白帝滅血霸之昭昭

不可思射負嶠中跼穢氛辟易阜陵別鵑望舒咫尺
青龍翔繆蒼稀躑躅宮石堆埼崑崙之春陴池陸沉
斷簦一擲泌澗安瀾漾綠湛碧長虹布輝精搖琥珀
奔星捫天轉矚飛鳥于是汎浩淼涉湧洗叩大赤剖
鴻荒寄寓一瞬投心杳茫狎盟鷗之漠漠望兼葭以
蒼蒼探巴蛇之吞象吹鐵笛于滄浪觀甌篲之如編
度熊耳而流長破曉曉于何適吸沆瀣以周行飛棟
薄雲霄而軒舉墜壑合嶠崿以昂藏若夫睨光歛灑
雲澹風和浮鐔飛白銀盤乍磨八紘流寧滴瀝明河
蚊蟻匿形鳬鷺無託明月橫江波濤皓魄雁字排空
平沙遶落縱蕭飄搖榜歌互作弄雙丸之烏兔披一
笠之烟霞魚鰕結爲侶伴綸竿足以生涯數十二之
青螺覽七百之赤沙扶木蘭以汔濟傍支機以乘槎
爾其躡厓磴躋剌施穿弁中下頽珥衡截破毀隄折
軋芴闢蕪披榛衝霧紕露水鶴千羣構巢屹木雄高
雌伏風胎雨殼攢閭菱括鬱葱樸楸玄媛巨挺窳踰
鼓麓繡貝諷經雲璈應谷竹露松涼馨飄葉麴聞風
醅顏醞醞百斛赤帝分醴瓊漿漉漉潦潦倒曼倩飲不

楚辭

卷之一

二

充腹至若臺列軒轅龍去鼎湖丹成七寶月明彎弧
圓經山海駒隙黃塵震響山間太湖之消息書傳
桐井振龍女於泥塗錢唐之風雨奄至涇川之憔悴
立蘇散羣綸于雲夢訪杜橋于勾吳水國之幽靈畢
獻神龍之變幻須臾瀾瀾漫漫穆穆盱眙東南之
吳楚混清寧之具區孰為江湖孰潛通于
東海孰遐巫孰砥汪于天岳孰會勝于蓬壺
山海周枯黃鶴自為之冲
舉有之鄉廓然

走集

卷之一

三

宙

浮景嵯峨揭

汲逝兮瀟湘冷九疑

渺兮白雲

幸沛驚湍之滄漭兮勃

陽侯之震怒以廣淵以月衍兮湘神陟而南浦哀雁
鴻之嘹唳兮風馮馮而卒奏望青草之蒙茸今余有
慕乎無窮之宇宙

浮梅檻賦

有引

梅湖有梅後湛溺水間其出以時逢春開花流滿湖
面蓋梅湖儒人之跡具載志中虎林黃寓庸先生

黃山白岳間泛竹筏而行谿澗載酒以浮翹然自適
歸而做式編竹代舟泝屋張帟中接膝可容六七坐
酒鑪茶竈石秤竹几排側具陳時狎同盟劇譚竟日
青山着榜垂柳拂檻平移屬揭靡所不宜放之湖濱
游人屬目曰黃先生來也而友生顏之曰浮梅檻夫
以芥為舟則杯水可適此君為侶則剡木無庸木蘭
沙棠莫倫其巧貨狄共鼓乃遜其奇廩君之船獨浮
沈湖之檻再起斗牛逼漢茵桂凌風飛駕如雲睥睨
成諸寺嘉驛檐可撤宜陽三樂男女老幼

越編

卷之一

四

相引

人必汎槎而出爭奇構勝請平章

于學士之堤散萼鋪茶共流連于儒人之圃乃有浮

丘王子壽傳其事而為之賦焉

浮丘子泛宅西泠之上有憑虛先生張幄浮槎馭靈
山之幹吐迎春之華賞紫葉翫同心夷猶容與向方
衲而箕踞伴漁父以行吟塵尾松枝半懸清緒尚羊
于滄波白水之間浮丘子造而問之曰嘻嘻適乎人
各據其所有以為適而予與子所有者寥廓之蒼宇
森渺之逝波不夜之素輝無音之清籟余美刁鼓權

藉轉移于長年受飄凌于風雨懼洿閔于泥塗而子
織筏乘筏馮虛御風扶搖蕩滌任其西東覆以帷幙
被之絳幘簪負箇簞簞鍾籠簞蓄林於簇筆射箇
織末奮稍阿那蓊茸苞筍抽節集筭成叢郢斤伐之
纈纈爲舳蕙纈紘連披雲霧空緣延坻坂擴于朦朧
流湍投戢如簣如麗歆霧縈浮宕焉虛中寬其輶輶
六虛流通滄洲縣邈岑巖憑隆遠邇長輪迴眺冥蒙
于是列焚燎以布翼荷棟桴而展舳抗應龍之飛梁
踰長虹

趙錫

卷之一

五

綃以龍
而旃覆拾櫺檻以卻倚內周深而
若谷上飛閣以仰盼下褰裳而豁目狹蓬窓之側陋
愉肆筵之哆郁謝華楳與碧璫索簪簪于淇澳乘長
颺以遨遊散熇蒸而解煥時高闌于浮柱結重欒以
相攬駕平基以短棹快流湍之駛速察雲師之所憑
托陽侯以推轂消雰埃于中宸睥睨曜之清淑披英
葩之狎獵鬱芷蘭而紛馥時盤跚以流連乃耳熱而
擊筑上反宇以蓋載幹轉旋之地軸蓬瀛宛其中央
懸寓歸于一掬泉室出其鉸綃冰壺灑其飛瀑居然

陽烏之不侵美哉山河之四奧美無翼以飛凌何須
界盪而行陸爾其沈湖乍現遜雪爭馨五出散落七
實酢青團以凍玉盡以僊靈翛然獨潔冰肌泠泠種
藥蘇耽尊生延齡淡烟籠月落落疎星覲幃橫施流
轉如萍洪池清鑾飛閣神行漱灑晴碧葭菼蕃生吳
網汰液清嘯長鳴翠圍青幘景耀波平流霞飛扇柔
槽無聲欲壺歛山野渡舟橫乘茵跋輦平板班荆逗
暉延爽大塊無爭躍濤戲瀨浮白飛觥漱流洗耳沉
酒爲醒

趙錫

卷之一

六

洽清兮
留此濟川併用調羹憑虛先生躍
然而起擊楫歌曰撫輕檻兮流湯湯按急節兮調清
商江斐逞來兮海童駕于飛檣出乎大荒兮咸邇風
以流翔累層霄之上躋兮宛長轡以昂藏闔櫺幅而
輕驚兮汜浦淑以汪洋維篠簳之敷衍兮縱決漭而
無疆揚霽波于碣石兮浮昆明以蕭杭陟雲漢以徘徊
兮分光爛朗而高彰亂北渚而揭南涯兮降周流以
傍惶吾將與子共適兮盱眙于無垠之蒼茫

詩

題浮梅檻二首

結筏渡廣津逍遙絕全壤方舟擬幔亭揭帷布珣丈
澄鮮映眉目葱翠在頰仰吾意適無何至人窺罔象
渺焉問梅湖悠然卻蘭漿疾行亂羣峰平移勝五兩
綠陰護荀欄明霞漾沈澹荷香度晚涼柳色引高爽
遊鱗入几席紅粉隔羅幌吏事苦心忙賦言覺技痒
出沒菰蘆間超脫雲霄上磯頭理漁竿風前披鶴氅
說法來遠公同遊盡吾黨曠日發玄談浩歌振清響
昨遊北

越籍

卷之一

七

神儒

我能做酒酒者皆是暫作西湖長

其二

乘槎廣莫間卧遊白雲下西湖百千勝高峰兩三架
有酒隨時遊名園恁人借川上斑竹與水面青蓮舍
河洲可載浮溪瀨亦堪駕松濤瀑几案竹葉聲尊尊
堤長樹扶疎橋斷水湍瀉迷津莫須憂買山豈償價
散髮應不羈閒吟儘多暇林逋何許人蘇公我爲亞
孰是高陽徒待學杜陵霸耳屬漁樵語口占作詩把
片玉流滿湖冶郎見爭訝乘風快無禁待月未知夜

繞行數遭名花幾多謝流馬去如駛隙駒亦窺罅
忽驚秋色闌又覺歲寒乍薄暮興未休明朝再來罷
湖上吟

薄游在勝地車馬時逢迎雖多困人事而無俗吏煩
世故頗涉歷寵辱常不驚有時發清響寡和還獨鳴
憂權朝夕異得失浮雲輕湖上丁公案於以娛吾生
感時

去日不可追流光急于弩但問邇來年忽焉又將五
時序既

越籍

卷之一

八

猶憶舞象

習訓詰壯年已通籍老大猶綰組

林泉亦多慕王事奈靡盬世人榮榮幸通士憶貧寒
何日長松下清言共揮塵

與本如吳方伯淮南賓方伯遊新菴

結廬在巖凹瀟灑稀塵埃穿林散香靄踰屐侵莓苔
鳥自石壁下客從烟際來竹鴉水清冷蓬閣山崔嵬
嘗將出世意願作遊人陪對酒共潦倒逢人學浪談
石交既心契謾言無足猜勝遊却忘返僕隸還相催

田家樂

有客來相訪扣門呼酒酒素性不習飲酒至不沾口
家無負郭田種秫未盈畝食指亦憂繁相期共飯糗
澹泊吾所甘尋常嚼藟韭婢子待供養老妻自執臼
兒童習嬉遊年幼未成耦郊原足桑麻田畦畜雞牡
四顧稀鄉隣東西皆甕牖宅後有老翁九十稱耆耇
田家惟作婦垢面不嫌醜編蒲共織席竟日未停手
亭外有孤松門前種五柳鹿豕相與羣漁耕是吾友
童師教訓詰村媪惜箕箒以此律世情尼窮可長守
山中少莫言夷升斗浩歌發長吁耳熱目擊正
是銷
於人無
吾固有三公易灌園此事君知否

感遇

無才戒越俎百事日旁午物情有變更吾性自推魯
爲方不爲圓可仰不可俯涉世苦經營力行虞情寡
我所惡鄉愿于焉學涼颺前步後亦趨左規右循矩
蒿目憂時艱折腰憎僂僂肉食耻無謀攝符只守府
從政何敢當斗筭無足數深山有散樗大匠辨良楮
以此終其年乃得避斤斧鴻飛杳無際誰能設羅罟
騰有絕物情耻與俗人伍車馬從如林胡然逐商賈

知遇無可酬且以麾阿堵

元辰

鷄朔天開歲月新春回北斗又逢寅太平寶曆過三
代萬壽萬壽呼正五旬累葉蒸隆當盛世閏年重慶
介元辰康衢騰有華封祝喜起明良頌紫宸
飲紫陽菴

圍城長鍊鎖山隈結采夫容挿岫開鐵壁萬重窺
鑪金蓮千丈湧瑰瓊漫看道士巢雲處時見僊人跨
鶴迴日
馬散忽聞虛谷動輕雷

走鶴

野鶴

中郭峰巒萬仞青江濤林莽氣通冥香龕隱隱孤雲
相片石岑岑野鶴亭丹閣春明迎慧日羽衣松老度
僊靈風流共擬吳山嘯盡醉何妨我獨醒

過天竺

山花明的燥雲路迢迢遙選佛過三竺逢僧問六朝
真空應有悟高隱不須招白社松筠暮遂心愛寂寥
獅子峰

獅巒直接青霄上白塔峻嶒待高仰螺頂粧成大佛

頭芙蓉兀落僊人掌雪竇雲房展盡圖石臼泉琴聽
清響斜倚迴欄日已曛冷然忽作烟霞想

韜光菴

湖光蕩漾隱林丘萬竹蕭疎掛碧流灌木蒼陰開鳥
道甯源遂谷引龍湫芒鞋札滑斜穿徑淨几焚香獨
倚樓爲說蓬萊真境在白雲縹緲思悠悠

徑山用東坡韻

石乳雙垂浮玉山龍翔鳳翥分長川洞天深處不可
到中旬相迴旋岩巖巖翠壁三千丈懸崖倒插臨

題鑑

卷之一

十一

深淵上人廬愛幽寂雲屏竹嶼居其巔卓錫飛來
掛函丈一盂淨水潛龍涎片言指點悟頑石天花亂
墜開青蓮東南道場此爲勝翻經禮識來叅禪名藍
興歇幾千載十方檀越施金錢蒲團夜月冷香篆石
床欹枕成高眠如來法界廣無際空明宇宙看魚鳶
浮生富貴奚足慕無用石火相熬煎何來塵網苦纏
束忘機自在心便便就中自有回頭路當前一喝應
超然隙光到眼疾于矢山中有日長如年

歲臘題小齋

几案存餘草閒庭對古松烏聲催落月鶴粉墜寒風
縱飲應遲漏調絃欲撫桐吳江楓色老雲樹故鄉同

坐迴龍橋小閣

草色青青雨乍晴小樓兀坐聽流鶯春風桃李遊人
共明月松杉酒意清百尺虹飛連瀾合雙高鳳舞接
雲平投閒欲度人間世掃地關門過此生

月夜過飛來峰

鳥自天邊去人來物外蹤話間樵牧共花底友生同
明月遲歸路清溪渡晚鐘行移屐不借散步獨携筇

題鑑

卷之一

十二

遊韶光

上方岑寂靄霏霏洗鉢清泓淨曉暉春半茗華諸品
勝雨餘山谷亂泉飛三塗祗樹來青鳥一鑑方塘映
翠微松下可能閒作賦到頭應識吏情非

題放鶴亭

湖雲清冷雨蕭蕭山自孤橫水自朝却爲通翁留墓
道獨餘清夢伴漁樵閒亭野鶴傳消息淡月梅花共
寂寥無那殘碑荒草沒待窺蹤跡問蘼蕪

春分日遊蘇堤

紛囂終日事如麻欲借漂山暫作家但看世情隨柳絮誰云人面似桃花浮沉且自悲時局老大徒令感物華九十只今剛過半年年春色在天涯

湖上偶成

青山長遶郭白水自成谿野叟閒垂釣庄家急備泥
辟人來古寺策蹇度長堤小雨出林霽詩成欲問題
西蹊探梅四首

淡烟疎影隔高岑雪白水清冷素心北郭翠饒山作
障西蹊香滿玉成林飄飄花雨迎寒氣嶸嶸春風微
畫陰爲 木棉衣尚薄竹爐吹煖酒重斟

其二

荒徑遙迤鹿點苔入山深處勝蓬萊平鋪東玉三塗
界黯淡天香十里梅淨盡粉容超色相輕盈綠意點
菩蕾到來渾覺塵空隔瓊島瓊枝漫着猜

其三

曲徑斜欄布葛藤迎風觸冷思凌兢茶梅間植饒深
竹士宦相期共老僧滴滴清姿餘凍雪霏霏下屑點
寒水午鐘正起聞黎飮留客香厨水一升

其四

莫將描彩問僊靈素質清輝透幹青疎影亂橫疑待
月玉華不夜朗如星臘容破盡寒猶澁游意闌珊酒
未醒不爲林逋隨去鶴且將調燮問酸丁

遊佛慧寺

春風滿林墅初地轉孤邨入座山當牖環橋水出門
天香淨靜室慧日照靈根白晝迴廊寂人稀自息喧
永興寺尋梅

三年湖上遊循行竟佛國出郭二十里山深徑未識
走劍

卷之一

十四

行過佛 此中有佳域探梅出古嶺寒帷且馮賦
來到西蹊西路繞北山北微風動林麓沅泉滿溝洫
古幹數百株幽芬散叢棘天然足清韻真白渾無飾
衆卉喜爭妍姝芳崇惆悵無情覺有情有色似無色
沁骨見清冷賦質自寒膏疎影半橫斜殘枝多反仄
黃昏來素馨悄焉不可卽臨風想玉人翩翩思默默
永興梅林小酌

行春來古院花發問如何有約期僧話同人載酒過
平章輪白雪點化剩青螺

池有螺無尾相傳祖師點化

樹下頻揮

塵玄談玉屑多

遊西谿

苑菴寂靜草萋萋
蘿徑松陰路轉迷
雪冷瓊枝開竹墅
月明香魄度梅谿
山深地僻人稀處
雲淡風柔鳥亂啼
爲憶十年湖上事
看花纔到武林西

二月雷鳴雨雪後探梅

冰肌消瘦粉凋殘
纔聽雷鳴雪似團
乍濕乍晴風又雨
半春半臘燠猶寒
香魂月下粧初麗
青眼枝頭纔欲開
待覓騷人誇逸白
海棠斜倚玉欄杆

越錫

卷之一

十五

湖上春行

龍飛鳳舞入錢塘
樓外高樓接渺茫
畫鷁翩翩開几席
青旗隊隊列顏行
官貧未足三殮奉
客至能消一月糧
誰道西湖堪了事
翻疑花柳贈人忙

春日給諫洪清遠兵部黃又謙召飲湖航遊湖心

亭

庭院春深晝正長
輕紅拂拂點殘粧
參禪爲問三天竺
二會景還期十錦塘
語燕流鶯藏翠柳
碧欄朱檻泛浮梁
中央待覓湖心寺
一曲高歌醉夕陽

與吳方伯本如寶方伯淮南飲法相寺

霏微烟雨入南樓
檻外簷簷半壑幽
莫道山深無客到
可知香愿結人遊
慈雲擁護如來相
禪貺高超世劫週
萬事眼前都是幻
儘教空白老僧頭

湖南遇雨

十里西泠一葉舟
乘風飄泊大谿頭
花開渡口濃桃塢
地隱湖南翠竹樓
宿雨高峰齊蒼翠
煙青嶂盡堆蒼入
春祇覺晴時少
爲問韶光去也留

浮玉塔與本如吳方伯鵠寅賓憲副夜坐小酌

越錫

卷之一

十六

碧湖遙落峴山青
孤柱高竊掛玉瓶
些小春繁浮大白
滅明漁火點流螢
接羅倒卸飲方劇
款乃一聲人未醒
萬事且寬行共樂
等閒聚散總如萍

蘇堤桃發有懷桃源昔遊

山圍連莊入蒼茫
白晝春深浪蝶狂
沆瀣流雲過白社
紅絲蕩騎出長楊
願將堤畔含桃色
常入閨中粉黛粧
還憶武陵谿上事
獨餘清夢度瀟湘

謁皮場廟

南北江湖似合襟
絢官高敞藥王臨
山同太古鴻濛

界人似先農療疾心濟世須調甘共苦寶慈不用砭
和鍼籠中道是無靈劑默默陰功當木參

送黃方伯淮南請告歸里二首

扁舟搖曳泛西泠來到勞勞送客亭嫩柳不堪行處
綠遠山若爲故人青晴春別况聽啼鳥浪跡分岐看
水萍君去我留成底事臨風無那語惺惺

其二

湖山寂莫雨霏霏尊酒關頭送客歸一歲幾看來又
去片言休論是和和非情總自同流水世事于今問

龜鶴

卷之一

十七

息機道在不妨身暫隱預占恩詔下綸扉

寄憲副鵠寅招飲西興望海樓懷古

駕海虹梁未陸沉驚濤汨浪半城陰扶輿氣敞憑虛
閣沆瀣雲肥湧石岑望裏青旗開遠眺坐中白雪足
高吟自來吳越興亡恨留得江山證古今

憶別淮南賓丈

夾堤烟樹子規啼小院深深落燕泥念別轉傷楊柳
色夢遙還憶虎林西天長湖海人同遠地入徐淮望
轉迷結綬自來憐白首青燈蘿月草萋萋

書感

世路高低感不平那堪眼底日紛更盛思豐草潛身
穩畏見長干送客行乳燕自來春又老海鷗閒適憂
無驚看將寵辱都成幻汗漫江湖了宦情

野田行

撲面楊花白似氈客濃鬱雜青藍桑肥又值三春
雨麥秀忙收四月蠶散地放牛人共適烹鮮結社酒
還酣閒來勝有家常話欲向漁樵一共譚

遊吳興錯龍盤殿

龜鶴

卷之一

一八

幽棲在城寺法地轉初鐘上乘超輪劫西來證律宗
靈文馱白馬玉柱走盤龍洗鉢潛鱗動風雲閃忽從
吳興古寺觀管夫人壁間墨竹

夜月黃昏冷珮環淡烟籠墨在人間丹青自是還留
影不向春風駐玉顏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詩

春行

催臘東風曉若華又轉新晴光能悅鳥春色欲留人
嫩柳還舒眼名花若醒神郊原草生長馬足幾經巡

漢口

漢口夕陽遠臨江百尺樓樹分兩岬綠橋壓萬溪流
鳥啄平時麥人歸野渡舟烟霞隔城市柔櫓狎浮鷗

九錫

卷之二

登黃鶴樓

飛堞重雲擁萬家遙天孤鴈落平沙傳來神女三湘
曲吹落江城五月花樹影晴川分帶水洲迷鸚鵡見
蕪葭霓裳迭奏迎僊樂黃鶴迴翔度晚霞

乘涼夜坐有懷

官衙岑寂杳無隣
嶢嶢中宵自解鞵密結蛛絲分用
露暗流螢火亂星辰松風謾謾能消暑竹塢陰陰迥
絕塵一夜故人天共遠相思有酒不沾唇

七夕

雙星天上合涉世感途岐片月彎彎下離人欸欸思
祗因會晤少翻覺歲時遲無限關心事秋風白苧詞

晚泊

晚霞紅絢彩村樹鬱葱蒼水向橋門急船歸渡口忙
青山頻入戶明月遠離鄉臥起看星斗微風徹簟涼

秋夜舟行

廣澤蘭橈趁夕陰金猊香細坐鳴琴明河直瀉天街
淨北斗潛移夜氣沉捲幕蘆花翻月白近人促織助
秋吟朝來俗事還如棘搔首清宵一敞襟

九錫

卷之二

已內重陽同藩臬諸丈遊龍華寺

黃鵠連江遠郭賒東林奇僻是龍華頻年羈旅悲王
燦此日登臨憶孟嘉衣白不須重進酒鬢玄同擬去
看花異鄉兄弟相親處極目家關隔水涯

寄書

逢人書寄道殷勤日暮登樓望白雲孤枕夢中荒月
白萬鄉天外楚江分憂時祇見戈矛熾涉世還甘鹿
豕羣聖代可能無缺事詎堪議論益紛紜

暮秋同董方伯誼臺陳憲副頴亭飲龍華寺

東城蓮社訪幽遐屋後青屏竹徑賒山寺客來僧擊
磬叢林秋老葉烹茶證歸三界消磨刼勝入諸天誦
法華酒罷待看清興發標題不必藉籠紗

題明龍郭宗伯一枝樓四首

西浦帆飛鸚鵡洲高居學士傍城隈烏窺虛牖天邊
眼人在白雲枝上頭石窟松根迴鵲嶺莽烟晴旭點
浮丘元龍自愛登臨慣勝是神僊十二樓

其二

鴻鵠高飛迥逸羣馮虛小構欲巢雲團圞堵堞環中
越第

卷之二

見睥睨山河掌上分烟火萬家供几案圖書滿架絕
塵氛去來黃鶴煩相問鐵逐江城酒自醺

其三

選境城南結數椽樓開碣石映晴川孤峰江上同寥
廓長日山中是小年氣待凌霄天尺五心將獻曝地
三千憂時蚤望虛前席太傅名高勝謝玄

其四

風流出世任相竿獨御層樓思渺茫三匝豈緣樓木
末一枝還擬在高岡竚看草就黃麻日此地重開綠

野堂 聖主向來勤顧問中興應待郭汾陽

送方伯楊貫齋入覲二首

僊舸搖曳渡江津方岳趨 朝謁 紫宸馬首風塵
迎劍珮殿前恭履動星辰名藩向自推元老殊眷
看屬重臣我欲凌霄隨去鶴青山萬里待逡巡

其二

朔風蕭瑟賦長征意氣相逢酒自傾海內蒼生應
望關西夫子舊知名三千禮樂鳴琚玉六服衣冠戴
聖明但看馬嘶回首處夕陽江上是孤城

送憲長郭同竹之鎮大同二首

卷之二

一

薄宦勞勞歲幾更故人携手不勝情爲言賈傅能犁
庭且效終童一請纓馬邑秋風邊月冷受降荒草暮
雲平 聖朝賸有平胡策待挽天河洗甲兵

其二

盡靖溪蠻暫解戡西垂烽火急旌旄十年壯士磨霜
劍九月征人贈鐵袍戰勝玉關追突厥長驅紫塞挾
烏號相思不獨桃川事一別風塵首重搔

與郭公曾
飲桃源

王孝廉芳叔以詩別北行人試賦言爲謝

王家諸少並稱佳花萼輝輝映玉階銀鵲堦頭當玳
選青雲足下自安排修魚正擬衝桃浪神物由來產
渥駟我爲知音感家落陽春一曲調偏諧

武昌送王芳叔計偕北上

才子高懸海內名迢迢書劍賦長征乘春好備看花
簪贈別先歌折柳行南國五文齊舞鳳上林三月又
還鶯登樓待問天邊信黃鶴冲霄九萬程

送誼臺董方伯入覲

城角高樓插天起雲樹晴川隔江水長干十月霜風
遶萬

卷之二

五

寒畏見征人戒行李征人戒行何所之六服朝天

拜官裏我來江上見見橋獨立徘徊待從倚董公
才名衆所遜藩伯兼之掌邦憲夏門亭外鋤豪強天
子賜錢三十萬江漢旬宣鎮蠻服文武聲猷邁方叔
竚看指日節旄新上佐昇平綰樞軸旂旂北指去迢
遙五色雲車珮玉朝循良課最當三事方岳程功計
六條公道由來不容口大法小廉何不有積誹須知
卽憂賢治平定是吳公首嗟嗟楚民未逢歲參差白
骨溝中瘠不聞縣官損供億但見河梁苦征稅蛟龍

咤叱驅陽侯饑者未食勞未休黃金用盡無可貸又
聞山澤征薪樵九關重重隔閭閻南服輸將苦十
倍重開宣室待披陳夜半蒼生應召對外臺風稜重
彈射墨吏驅除盡辟易課吏爭琴月旦評憂時再上
天人策

送名川張方伯之任山西

二月春光盡日陰滿城風雨思沉沉同人江上看離
別送客天涯望好音恒嶺嵯峨關塞迴洞庭遼遠楚
雲深使君澈底清如水四十年來剩此心

卷之二

必之二

六

其二

長歌讀罷感難消爲念官家急採樵喜見河梁寬權
稅載聞里巷息征繇春風滿袖隨琴鶴明月懷人望
玉霄

聖主只今思故舊待將黃髮重熙朝

方伯
公曾

清稅
寬商

詠古

芳草閒門日咏哦茂陵消渴待如何于今但有封碑
頌道是西京不用多

昭君圖

漢代佳人稱絕美六宮粉黛無相似天子緣何不得
親面貌由人任遷徙夢裏君王畫裏人可憐筆下無
知已入宮久矣不知名偶博君王一見喜滿室容光
欲照人單于幕下秋風起胡笳哽咽悲故鄉爲憶君
恩冷如水黃金鑲裡鑄相思人世相投只如此黃金
不多知不深美貌絲來安可恃昭君昭君絕世容相
期對面不相逢漢宮若是重顏色先容豈藉丹青飾
畫工若也會傳神綠髮三千盡是春君王一見空相
憶畢竟揮毫描不得悔却當初錯信人信人只是些
須墨一幅丹青誤一世生得多嬌反多滯環珮歸來
待月明豈是含情怨大墀嗟哉昭君圖真可謂一筆
揮成幾行淚

送誼臺董方伯北上二首

極北勞人望屬車孤城回首待躊躇 聖朝天子虛
延納南服諸侯上計書三戶風清留赤舄五雲日近
擁 鑾輿相思正憶分岐處春樹亭亭賦索居

其二

金沙黃鶴通江隈五兩迎風一棹開天上遠看星節

至堂前重見錦衣回馬頭仗劍初逢恩道路懷人欲
摘梅我爲久淹勞客莫愁萬里且啣杯

庚戌歲旦駐武昌

江上韶華過眼新幾逢開歷歲如輪變荒盡祝無疆
壽山岳同歸有道春六服象中符帝極一星朝北拱
元辰等閑直恁年光度爲謝東風去住頻

題澄心堂

嫩綠生楊柳新芽長木樨捕魚哺鶴子憎鼠喂貓兒
奴婢慵耕織孩童索棗梨檢書渾欲倦傍午焚金麝

別宗侯士達

南國諸侯盡龍種朱門豪達自風流辭榮豈羨專城
榮仗劍時爲萬里游三楚詞名高白雪一封題疏動
宸旒我來江上逢君別芳草王孫帶客愁

旌趙逸民割股孝行二首

漢陽烟樹霽霏微一叟江干老褐衣自是痛心能療
疾不關割肉可調饑感將風木悲時異留得班荆帶
淚飛蘭種儘看天意在香清九畹待芳菲

其二

有子知書未算貧，衡門蕭索漢江濱。
真信是長生藥，大孝還存不死身。
骨味豈知甘自苦，承顏誰識笑爲顰。
扁盧不會調人脍，此事應須問鬼神。

漢川公館偶成

春暮花殘客思悠，洞庭日月任淹留。
白頭望老勤催髮，烏帽終朝不下頭。
賦就有懷徒孟浪，樽開無興失風流。
我家向住橫塘上，待學吳歌罷楚咻。

偶憩田家

暗綠深深柳輕紅，點點花麥風吹燕子野。
色入人家

越鑄

卷之二

九

農父忙驅犢，邨兒共採茶。
尊官乘傳至，茅屋待排衙。
庚戌清明日遊洪山寺遇雨

東郊春事正清明，柿柳相邀冒雨行。
座有遠公能說法，過來佳客盡知名。
三天儘自容人到，一衲應思足此生。
爲望白雲悲去住，煮蒿杯土總傷情。

宿蔡店

蕪綠連天草似茵，輕携杖屨襲香塵。
但看柳色將題別，欲向桃花再問津。
離緒幾迴頻入夢，詩腸強半是傷春。
竹爐茶竈憑鋪設，野店人稀鳥亦馴。

洪山新舍

白雲高塔勢馮凌，一入空門感廢興。
山自九峰齊擁勝，人來三楚盡躋登。
春光陌上催黃鳥，世事閒中問老僧。
口吸冷泉心地淨，蒲團寂寂伴禪燈。

宿樊口

小麥青蒲一色齊，近邨光景草萋萋。
舟中盡日陪頑稚，江上孤眠挈小妻。
波浪滿天愁險惡，山川到處喜標題。
昨來客夢頻驚覺，奴子呱呱徹夜啼。

過道士泐

越鑄

卷之二

一

浮萍歸沆瀣，結綠界空濛。
灘險平分溜，江彎數轉風。
望村占去住，向日辨西東。
近水魚鰕賤，還憐鶴食窮。

次富池

波光渺渺雨濺濺，放棹前村望酒帘。
高髯蛾眉雲母鏡，水綃霧縠水晶簾。
舟人泊岸牽魚網，稚子携筐摘笋尖。
烹得九峰茶味淡，盤中不厭食無鹽。

江行遇風

江海排山躍岸平，長風驅浪任縱橫。
驚濤自是過三峽，抵掌須教論五行。
設道眼前無正命，應知水底有奇兵。

浮名江湖不會趨時勢待欲明農老此生

富池謁甘將軍廟二首

鼎業成虛漢燼消河山烟雨冷蕭蕭江東將士多豪
俊氣壓靈濤帶甲朝

其二

討虜威名壯霸基東南大將擁熊羆只今猶自馮江
許水伯陽侯聽指麾

泊安慶

薄暮樓洲市滄波帶夕暉浮空占夜宿寥落怕船稀

越鐫

卷之二

十一

兒女江湖話家僮買客衣行厨供小羹飢畢掩蓬扉
舟次口占

艤棹清江傍釣磯閒來無事俗情稀編棕且作遮陰
帽織草聊爲避雨衣未得方書醫鶴病待將香餌賺
魚機憑他世上風波惡飄笠生涯少是非

小孤山二首

萬峰綿亘翠玲瓏浩渺天空絕鴈鴻鑿破混濛開碣
石泛來星海倚崆峒青山綠港堤邊柳順水晴曦柁
後風一日幾般都快意輕舸將曳渡江東

其二

水痕中闊湧巉峴洞府時聞響玉簫神女抽簪天鏡
曉波臣執笏岳靈朝祖龍未可施鞭笞漢使猶存望
斗杓筆意自來描不盡但憑鼃鼃話根苗

謁小孤山神祠

西風鼓枻次江灣鰲柱螺峰未可攀天上神仙歸廣
莫人間大小說孤山浩茫水國還分部來徃衣冠待
叩關正是俗塵飛不到九霄高出整雲鬟

晚泊聽漁歌二首

越鐫

卷之二

十二

澤國樓遲久舟程問水工遙天兩行雁萬棹一江風
世代浮雲外山河夕照中橈歌驚宿鳥漁火滿村紅

其二

江上幾人侶蘆邊儘可棲長年唱欸乃楚客憶銅鞮
睡熟還生夢吟成不問題灘聲頻入枕傍曉子規啼

舟次蘄州

西風畫鷁去雙雙古驛蘄陽接大江山近嵐烟時入
幕天空水月自穿窓漸疎吏事應多暇久束歸心亦
盡降香燼玉爐人已倦滿灘漁火對銀缸

書感

愛網名韉是惡緣此行意興覺超然牛毛瑣細曾何補馬齒衰遲却論年世上誰人能禦老髮邊無計可留玄過來件件渾閒事五十知非在目前

蘄陽有咏

風來江上見船移半日灘頭便厭遲歸興却隨僮僕共素心可與屬僚知青衫濶袖稱門第竹簟香蛇當土宜行盡谿山幾迴慣到家猶是夏初時

舟中卽事

越鑄

卷之二

十三

宿霧輕烟徧水涯長江曲曲半蒹葭舟人分胙沽村釀婢子看山破碧紗教熟鸚鵡歌調管籥放開鶴桺進魚鰕時出時有出門正是春三月纔見桃花又柳花

過湖口

奔湍急棹渡江郵見雁翩翩集野洲遠路篙師通習懶開航風伯若相留關津月課三千鎰買客帆檣萬倍愁知道使君無長物不將書稅稅振舟

遙望匡廬雲氣

靈巖高出萬峰昂結朵芙蓉入眼蒼宿雨未收青

笠輕烟微吐白毫光山從髮際分眉黛雲自中亭帶雪霜愧我遠來真俗物蓬萊遙揖隔空茫

題采石

白霧茫茫午未收橫江碣石障高丘青山尚鎖南朝恨佳句仍爲供奉留白下幾迴窮勝覽詞臣千古寄風流舉杯邀月月還在短賦歌殘兩鬢秋

登采石二首

孤嶼沙洲外蒼烟滿綠莎自移雙不借爲訪一卷多土俗沿村問風波涉眼過盛唐詩格振得意苦詩魔

越鑄

卷之二

十四

其二

獨石在江灣微風水亦潺停橈無甚事徒步可消閒迷路逢樵者前驅藉小蠻謫僊何處覓聊駐酒中顏庚戌又潦秋日郊行有感

溽暑將消夜氣清明河瀝瀝望西成水荒區域魚鶯度勞苦庄家促織鳴六月無田虛國賦四方多儆又關征 聖朝向自餘恩澤莫恤黃金貸里丁

輓徐鳳雲姊丈

一別征人幾歲寒江干把袂霧漫漫歸來祗覺親知

少過去應嗟覩面難家富青緇身後業書傳黃石夢
中看祗金裹革心猶壯挾矢操弓手欲刳首捷高名
成底事三迴鏖戰總盤桓請纓但灑英雄淚推轂仍
虛大將壇賸有良謀卑介子不教長劒斬樓蘭風前
醞酒樽方歇花下敲棋局未殘賦得楚些愁似織調
將湘瑟怨須彈思君已自重泉隔蒿里歌成涕未乾
過虞山

烟雨正蒼茫孤吟縱野航過橋風更急出市稻初香
斷水經幾渡青山只兩行出門便思返心懶路偏長
越鐫

秋夜宿直塘

去舍三十里初歸倦遠行蘆花洲市月蟋蟀水邊聲
百冗夜方歇一尊酒欲醒夢來剛着枕舟子報潮生
贈常熟楊侯

才子名高擅藝林海虞何幸福星臨關西清白傳家
譜江左循良厘玉音四境春融還授雉滿堂花發靜
鳴琴頌言只有吳川水可以君侯不染心

飲瑞菴顧大叅山庄二首

片雲墜巖壁灌莽覆邨庄拂水當空下霏烟入樹茫

平橋度曲欄花塢逼魚塘此地人希至敲枰午正長
其二

曲檻穿歧徑琅玕數畝貯繁巖頻構屋引水自澆花
木末通樵路人歸逐晚鴉巢雲連墓雨高閣半烟霞
唐市阻風

一日行十里篙師勞未休出路問河伯開船怕石尤
風隨人競力雨伴客生愁漏滴水聲急孤村獨繫舟
晚回南渡

練川南下曲江分日暮中流不見雲水遠天光時潏
灑潮來海氣自氤氲城頭淡淡蘆花月沙上翩翩白
鳥羣漁火滿灘歸棹晚扶桡人共酒杯醺

飲海寧安國寺

坐擁如林衆巖城萬堞齊海雲連灌莽明月掛招提
仗劍侍樽俎陳師聽鼓鼙三關兵馬壯待用一丸泥
爲三闕

登雲岫菴

長日古峰靜雲霞海嶠連頭陀依白社小閣種青蓮
展滑苔茸露茶烹竹徑烟酒人多俗事聊借石床眠

澈浦

澈浦西風日欲低，孤城海角動征鼙。聖朝有道來重譯，化國無波遁短鯢。市罷沙民齊結網，更殘戍鼓靜聞雞。蠻烟荒雨漫漫路，古塞黃雲草色萋。

梁庄

烽火連營徹旦宵，頽城殘堞冷蕭蕭。孤屯寂寞梁庄雨，潯氣平分大海潮。虫穴自來潛虎豹，鷹揚何用集鷗鷯。波臣櫛沐猶憐憤，壯士于今距可超。

乍浦

海上濤聲十里聞，前驅先伏大羊羣。旌旂展淨羊山浪，劒戟衝開乍浦雲。抵掌共談黃石傳，鳴笳齊下水犀軍。酌將沆瀣充卮酒，席罷歸來日已曛。

游戎董蘭宇邀飲陳山寺

石碣峰高古樹森，阻山負水結雲林。開樽酒氣消寒氣，入閣潮音亂梵音。帳列戟牙恢遠馭，坐收桑海足高吟。聖朝剩有安邊策，共樂昇平一敞襟。

同董游戎天妃宮發汎

山頭高望水潺潺，坐擁樓船鎮海灣。動盪鯨鯢冲叠

浪，招搖虎豹下三關。弓開白羽追流電，劒劃蒼烟靜百蠻。小醜不須膏斧鎖，贈君還擬大刀環。

乍浦閱舟師二首

坐擁樓船震虎熊，將軍海上盡陳師。空青對列旂雙展，浮白當前酒一卮。活潑水輪迴日月，大恢天網縱蛟螭。百靈共戴皇圖盛，豈藉干戈靖島夷。

其二

下瀨戈船逐浪奔，盡旂森戟結雲屯。六師駕海軍容壯，萬隊衝風殺氣渾。開關洪濤疑未判，浮沉天地若為吞。到來儘覺心胸濶，太極圖中識混元。

飲海塘公館

水國孤城盛湍橫，塘古岸剗波瀾開。樽沆潯當筵席，擁隊山河上馬鞍。高揭龍門排蜃市，流觀兔魄趙烏丸。晴空萬里揚舠去，忽有三軍雨作汗。

登海寧城遠眺

長駕天風振羽翰，崇牙高擁將登壇。但看生齒團城聚，不似魚龍世界寬。金鏡海門輝甲冑，烏號電火徹雕鞍。衝開白浪橫磨劒，爲道燕山石可刊。

秋日海寧道上小憇薦福寺

海風真峭厲秋思欲高凌林下停車騎溪邊遇老僧
禪心是印更事事如繩勞頓身堪惜迎承態可憎
海場

東南衣食海爲田萬畝平鋪不稅錢洲市捕魚齊插
筴沙民煮水待輸邊此間豈是域中景何處可尋方
外天些小眼睭收不盡莫知坤轉共乾旋

登秦駐山二首

流觀山海輿圖懸巨浸平開碣石前博浪有人能擊
越請

卷之二

一九

劍蓬萊何處欲尋僊雄心盡付東流水帝業空消冷
廟烟勝有金人剛十二枉將童女恰三千

其二

墮落巉巖接大川朝潮夕汐水潄泊他年秦駐曾題
石此日山靈不受鞭一姓再傳移帝祚十洲三島隔
塵緣安期何事重違約空逗戀興思悄然

與董游戎飲鸚歌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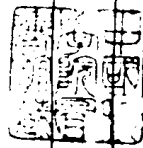
割浪分泥石作壙大帆飛下見朦朧潏烟震露晴開
幕灘溜嘈嘈靜聽鐘萬頃碧波淹日月一池鹹水混

蛟龍將軍高飲渾無事關隘連山盡思烽

越請

卷之二

二二



趙錄卷之三

詩類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還金行

吾生本來無所有何事頭競奔走珠圍翠擁石季倫擊碎珊瑚剩空手青趺赤久等閑物眼前阿堵休回首袁公嗜義古所難舉世急財君獨否青青之子苦勉旃澹泊無營嚼盡韭鍾爐溢金歸冶人冶人餽公辭不受新都大賈誤遺金鼠封直待三年又黃金

應鑄

卷之三

有分獨甘窮百鎰看來埒敝帚貪夫積錢千萬緡烈士捐貲不容口歸家勿對妻兒言受者感恩存不朽積金詎欲貽子孫方寸爲耕是良畝蘭芽桂馥成芬芳堦前玉樹門前柳明德之遺有達人肘後懸符大千斗一門清白足高標造物隨人作樞紐君不見幼安見金只揮鋤北海繩床強半虛箇中誰是龍頭尾羞却齊名華子魚又不見披裘老子金不顧徵君却金枵腹餓贈公家世本汝南閉戶袁安自高卧四世三公相儼美代代臣心潔于水而今江左有遺風

德孫謀真卓爾重人莫重金錯刀耻人莫耻敝緼袍丈夫獨立砥孤柱勿隨世變同滔滔

代題中丞海洲易公永思錄

君不見烈風集木無時休草枯日黃雲暗愁又不見巢烏淒涼啼夜月嗚嗚悲鳴淚痕竭眼前萬物皆傀儡人之閱人似流水乘駢擁駟問高堂偃卧九原呼不起西來易水流且長飛精入昂含光芒中有詩人草玄秘周情孔思循羹墻束髮操觚窺二酉蠹魚沉酣竟皓首舞象濡毫不問年瀛海之濱問遺叟伉儷

趙錄

卷之三

繇來貞且賢班荆織紉供筆研貫月吞星誕霸質浩然間氣凌雲煙葳鳳翔翔起丹穴渥洼之駒真汗血五采揚翎揭九霄絕足追風電光掣少年崛起遊天衢老人抱牘猶伊吾衡門泌水有真樂美玉在匱還堪沽曾有金泥進朱紫稽首柴桑叩天子彤管雙旌華袞褒萊舞堂前勸加七安車緩轡黃金臺宇瑤宮帝闕開一自鴻都供帳幕詩朋酒社相徘徊長安都市春光老鶴髮醅顏近蓬島不堪回首日崦嵫薤露迎曦返玄顙之子悲創不欲生俗天大叫天

爲懷無數恩光自北極龍章鳳翥揚芳名開府旌旄
秉節度乞得九重多雨露夢裏承顏來不來五十合
辛猶孺慕我生適意生者勞一杯之土皆蓬蒿回瞬
轉睫便千古但看落葉蒙霜皁五色黃麻半通紙欲
報深恩只于此負米空嗟未遇時淚滴重泉何有矣
代壽白給諫紹明母劉孺人七十二首

壁立高岡聽鳳鳴無端鐵羽尚棲荆三年羈旅常爲
客滿日雲山總繫情幾欲鋤姦思請劍每因念母願
遺羹呼兒共進千秋酒月露高華望白庚

給諫以言
事落職候

起錦

卷之三

三

其二

領下探珠犯逆鱗直聲騰踔動朝紳說難悟王憐無
計老大承顏幸有身次第宮花看錦畫團圓秋月慶
華辰一門正氣超時俗贏得全名喜慰親

壽潘年伯母黎安人六十二首

憶昔長安共看花潘郎年少望盈車衣班喜見人雙
壽眉白堪爲世獨誇歲進椒漿酌春酒時逢燈月慶
韶華過中甲子重週歷幾度丹書映紫霞

其二

綸綍重封出建章彩衣雙慶舉霞觴經旬花甲輪將
轉傍老慈顏髮未霜椿壽八千萱共茂王正三五月
爭光迎春恰喜逢初度瑞島琪華樹樹香

贈顧貞沈孝廉年伯

榻管修文聽鹿鳴酬親瀝血死爲盟洛中耆德三
朝舊鄴下才名八斗傾始信太丘應俎豆重看畏壘
儼神明向來遺下雕龍技奕世聲華擅兩京

壽許封君

志篤

卷之三

四

松柏亭亭耐歲寒白頭華徹喜彈冠賜來几杖稱三
老貴列明廷見二難荆樹堂前同戲綵鳳毛池上
欲飛翰古稀人健恩初沐玉屑金尊帶露餐

贈汪時甫給諫二首

時甫父子同登鄉
薦先後典廣西試

海內文章盛有名知君推重汝南評雛飛此日看鵬
舉子和同聲聽鶴鳴綰綬並爲唐庶府持衡兩試粵
諸生床頭剩有銘箴在龍劍磨光燭太清

汪氏訓後
有劍銘

其二

傾峽詞源湧筆濤崔嵬嵩嶽起人豪赤驄遠蹕三千

里丹鳳重遺五色毛越嶺後先持藻鑑曲江次第換
宮袍莫言留守遺時薄猶有黃門砭佩刀

贈丁省丈使閩時余亦有事浙歸省並出都門紀

別二首

春風三月使旄新柳色青黃逐去塵龍缺乍離元共
匣驪歌纔就欲沾巾弟兄彩袖分吳越南北星槎在
浙閩班馬那堪回首憶承顏歸奉五花綸

其二

入閩山色武夷蒼六月西湖實事忙天語雙嘶丹鳳

唐詩

卷之三

五

闕皇華胥拜紫薇郎馬頭春賦堪同調夜半吳歌付
共腸分手寄梅須問信征鞍纔整憶偏長

代送黃大行至大梁歸里中告贈

星軺飛逐下河梁鳳詔親齋畫錦堂報國有身依日
月酬親無地慘冰霜追思鐘鼎翻成恨爲奉絲綸黯
自傷莫道泉臺微雨露千秋松柏鬱蒼蒼

代贈劉給諫太母

太母因汲井甃
時給諫尚幼

黃麻寵錫沐君榮痛憶劬勞感未平其地輓轡疑幻
劫到頭泡影似浮生爲憐坎坷情何極欲卽音容夢

不成門下蓼莪我休誦讀時聞烏鳥夜長鳴

元宵同鵲寅窳窳副禹門江少叅衡岳丁僉憲飲
峴山逸老堂

霄水蒼川入望遙登臨況復是元宵異鄉佳節還同
賞好景良朋不待邀酒進紫霞人盡醉光搖玉燭歲
長調相期晚老何年事矯首青天髮欲搔
往嚴陵過六和塔

二月征行不厭勞路山點盡欲揮毫青黃襟合江連

海紅綠粧成柳間桃朝湧戈船分汛部雲淩白塔漾

唐詩

卷之二

六

波濤一春三過錢塘渡搖曳風光上節旄

春日同九生蕭大叅登睦州北高峰二首

十里青郊草似茵摩空石筍接江濤振衣此日尋高
處招飲同登在富春地近斗邊瞻氣色人從天上摘
星辰花開幸有看花伴一醉能超世外塵

其二

芙蓉萬朵映滄洲聖水靈岩踞上頭南北山河分兩
畫浮沉天地入雙眸高凌白塔占雲氣長嘯孤峰動
海秋傲吏十年羞聲折眼前何處不丹丘

譙馮少叅元成于睦州躍龍亭

出郭尋芳興未窮樽前有酒故人同韶光荏苒催絲
白春色芳菲墜粉紅爲羨松筠常度歲莫教桃李任
隨風逢時且自頻開口世事于今問釣翁

謁睦州三先生祠有思范坊

遶徑山圍古樹森傍石花發講堂深淡烟靜几供書
案芳草閑門敞書陰前代表冠昭禮樂大方香火重
儒林斯文幸有宗盟在廊廟江湖只此心

上巳前一日南高峰次九生蕭大叅韻

越鐫

卷之三

七

南北雙峰似弟兄屢隨高隱漢時名谿頭獨釣一竿
水林下時聞百舌聲春夢正殘花盡發酒懷欲暢雨
初晴明朝修禊期會清嘯長歌我待賡

上巳日同九生蕭大叅飲睦州城西余園遇雨

三月春深尚悄寒園林雨過杏花殘修眉展鏡開澄
碧倒影臨池入畫欄蛙鼓琴泉分野吹松濤麥浪急
潺湲風流江左知誰似傳與蘭亭一樣看

泊桐廬二首

扶桡逐谿磻蒨倩色堪拈過溜頻移石看山待捲簾

花枝對蓬戶魚估傍江欸倒甕不知醉前村望酒帘
其二

峰腰斜結壘木末恰齊簷鳥道雲封境蜂房雪作苔
一泓清漾碧雙磴翠疑黔簫鼓迎花發風光占閭閻
過桐江

沿流下溪瀨絕巘聳層壩山市午烟起勞人春睡濃
過礮洞急水隱几度高峰生計竿頭足魚鰕亦可供
富春行贈蕭大叅九生大叅與余同在中秘

二月春分過半九黃鳥嚶嚶爭喚友聞說西郊樂事

越鐫

卷之三

八

濃結軫聯鑣同執手忻逢異地有知心論交况是十
年久睦州城外山水佳捫磴穿岩步行陡減驕撤從
屏傳呵一二奚童齊掖肘徙倚山門見老僧來往峰
頭問樵叟竹爐行竈烹新茶佛殿禪堂供午糗山家
滋味只尋常尖笋鮮鱗和嫩韭輕紅陣陣舞前筵蕪
綠盈盈望平畝尋幽覓句詩百篇潦倒何妨罄樽缶
清水灘頭緩繫船杏花村裏重沽酒人生富貴如等
閑聚散由來何有不有君不見鳳凰池上供奉班少壯
相逢今日首賞心樂意苦無多嘯歌豈惜重開口今

宵同飲北高峰明朝再問西湖柳相期有約來不來
海棠花發君知否

季春同九生蕭大參游睦州南高峰四首

渡水穿林縱步遲芳正值艷陽時
稀黃菜甲晴鋪錦軟綠楊枝午墜絲
勝地烟霞明翠岫曲江樽酒對漣漪
一春幾得愁顏破此日登臨小有詩

其二

出郭雙旌擁駟來平蕪草色拂塵埃
江天淼渺浮青雀樹影橫斜探古梅
地濶人烟分市井山深鹿跡點莓苔
暮蒼夕陽蕭鼓灘頭火此夜乘航欲問裴

越語

卷之二

其三

萬岫嵒峨匹練懸凌波一棹泛南川
江連海氣翻桃浪水繞晴嵐帶柳烟
鐘罷開黎發午飯人稀鳥雀度平田
蹉跎春事真堪惜嚴子灘頭且繫船

其四

散步山門問老僧行携卮酒挈良朋
一年會景春三月十載同心塔共登
世事無窮川上水禪心不昧佛前燈
何時物外尋瓢笠乞得閑身脫網罟

釣臺二首

高漸冥鴻振羽毛烟霞物外隱蓬竿
再看赤帝興王業無待先生贈戰袍
富貴不緣憎倨傲乾坤何事介秋毫
故人偃蹇通宵卧贏得將軍汗馬勞

其二

磐石清溪冷漱哀桐江有水日東流
留將香餌堪垂釣誰道神龍不上鉤
漢廟何人修伏臘嚴陵無恙自春秋
一絲儘是能懸鰓林下長軒笑列侯

峴山侯侍御覺菴張公

越語

卷之三

十

四匝山河若帶擎天開明鏡起迴瀾
波搖玉柱浮青雀亭擁蒼舟出畫欄
萬壑風清松籟寂一溪雲淨水流湍
清尊正可消長日六月寒生解暑冠

秋夜舟行

枯吻嘶盃酒酩酊扁舟搖曳轉如萍
香鈎穩釣波心月柔櫓漸開木底星
蘭佩涼生侵翠幌柳枝風軟透疎櫺
待虛歲序頭將白贏得看山眼欲青

七夕

牛郎牛郎來何遲七夕七夕長相思
佳會何須立程

限神僊豈待天風吹飛鵲爲梁不可渡隔河有女還
參差眉月彎彎照心事明星歷歷披襟期七月七日
有成算一年一度恒如斯晤合由來不常有人間好
事多離奇乾坤亘古永不毀天公有命誰能移假饒
三萬六千夕猶勝人生百歲時

烟雨樓候曉臺覺菴張公

小構蓬壺勝十洲中央兀突隱浮丘座間正喜雙星
合水際重開百尺樓廣莫烟波頻緩棹夕陽簫鼓不
驚鷗蓮歌處處齊齊唱汗漫纓冠可濯流

越鐫

卷之三

十一

海上發舟師重題秦駐山四首

防胡高築靖烽烟海上東巡欲問僊世界豈同秦鹿
日山靈曾着祖龍鞭六鯨奠極清寧華旅柱擎天氣
力全自有萬年 人主在不勞童女共三千

其二

望遙星斗海天秋蜃氣高懸綉彩樓秦駐只今留石
碣漢家還是重金甌島夷從昔雄三窟塵世何方問
十洲朝代幾迴輪數遍青山不改水東流

其三

危巖斷岬海西湄汨浪秋風急暮漸大樹將軍同几
席有董遊戎在坐沙丘男子伴荒祠卿來白璧還留恨燒盡
秦灰總不知回首咸陽望宮闕金人十二解相思

其四

牙纛分行震虎熊一卮吞吐辨華夷天邊疊浪疑聞
鼓海上青山亂展旗納款越震來雉日梯航重譯貢
琛時三神畢竟歸何處感慨秦皇氣未隳

遊徑山二首

輦道天開近玉墀五雲色色顯離奇青蓮不改分經
處明鏡猶懸洗眼池石谷寒泉鳴滴溜斷橋曲磴淒

越鐫

卷之三

十二

連漪山門竟日無人到老檜蒼松作護持

其二

葱翠篋簪敵夕陰秋高野宕氣蕭森瞿曇盡現空中
相闢士常超物外心水到香厨勤洗鉢風來松下聽
鳴禽青山鎮古依然舊世劫從教任陸沉

喝石菴

叢竹山房踞嶺幽忘機應識似天遊片言警醒人如
夢一啜分明石點頭縹緲雲開法藏逍遙白塔隱

靈丘如來儘許凡夫度世事于今認水漚

宿紫霞菴

烏紗終日戀塵囂五斗心忙愛寂寥
草露薜烟和冷日竹床石枕伴良宵
坐忘不覺消香篆夜靜何人響玉簫
世界儘寬無着落一枝還可集鴛鴦

夜憇山房二首

明窓展淨几一枝秋海棠架上維摩經
清宵焚好香

其二

閉關好閒坐客來相結軫雪水烹新茶
尖纖天目笋

題鍾

卷之三

一三

天目山二首

海日初升曙色紅祥光旋繞上皇宮
天顏有喜開晴霽神目無私曾大同
地湧百靈通遠近山圍羣玉合西東
基隆萬載當重慶默贊昇平仗帝工

其二

蒼鳳翔龍擁帝宮珠圍翠繞玉玲瓏
高懸神鏡三千界編鵬廻光六合中
轉輾皇王消尺電興衰吳越徹重瞳
兒孫萬壑皆臣服護衛鑾輿拱上穹

秋日登天目

莽氣飛揚不見山翠盤高聳水流潺湲
煉將青白雲和碧點就紅黃葉作斑
江海襟期開地局昊天眉宇出塵寰
玄穹咫尺開閭闔吾亦翹瞻望玉顏

天目山看瀑

銀海潺湲永不消傾盆走溜掛林標
水綃飛瀑千重幢珠沫翻飛百尺橋
石鼓槌風雷震烈凍龍驚鷲雪飄飄
莫言散髮纓堪濯塊磊胸中亦可澆

西來峰

題鍾

卷之三

十四

名山淨業絕塵埃一柱冲霄萬笏廻
南部十方弘梵宇西天大衆見如來
化城祗樹團圓合佛國青蓮遍地開
點化高僧衣鉢在尚留石碣染蒼苔

乘夜登法雲塔

翠屏團聚勢嶙峋薄暮登臨不待晨
樹杪飛泉分兩露峰頭明炬動星辰
中峰塔下鐘初動立玉亭前酒一巡
歸路已迷荒草合雲房深迴漏聲頻

望江臺

海濶江空浪若雷錢塘潮湧自天來
南朝幾度興王事一望東流去不廻

題玉柱峰

清寧留兀突覆城倚崆峒魏蕩能摩日堅剛不避風
象形元太樸賦質自龍從閭闔晴開碧扶桑曉映紅
極維辰位北望微海門東強幹植王國端居宅帝宮
祇拳如指掌獨立真飄蓬華表時歸鶴衡陽欲斷鵲
確然真介介硯爾豈恹恹鐵騎三千壯金人十二雄
階前官執戟廷外柱標銅沒羽夸飛將傳書問阿翁
南巖瞻具石高閣墜飛虹泰礪盟磐碣圖經畫水泮
秦鞭無可動漢馬若相同危岫仍搖目艱貞似匪躬

題玉柱峰

卷之三

一五

香爐峰

接筍霄昂石案竒鍾錘冶化幾多時雲烟拂拂消香
篆九鼎河山永不移

宿無垢寺

撒冗尋幽一敞襟獨憐車馬擁如林繩床嚼茗消塵
吻靜夜焚香聽梵音撫幕風清催客夢藤蘿月白照

禪心願將袈裟常爲伴纔入谿山思轉深

辛亥重陽同吳方伯本如賓方伯淮南遊靈隱寺

絕嶺雲烟接上台重陽卽酒共登臺行邊秋色催絲
白客裏花黃應節開覺地香幽起浩劫高峰靈境對
飛來年年此會人猶健指點吳關設着猜

九日登北高峰

北岫霄昂石作簪晴空雲淡霧猶漫迴龍旋繞分波
浪靈鷲高飛振羽翰極目江湖歸大壑全城堵堞見
泥丸木棉九月衣仍薄寥廓天風送酒寒

題玉柱峰

卷之三

十六

遊韜光菴

羅徑荒蕪草不刪隔林隱隱是禪關風清佛國過松
下泉到香厨透竹間寂寂山光人共老多多世事我
思閒啣盃且自寬腸抱爲問秋風肯駐顏

韜光晚回

尋幽入僧寺說法待叅禪出郭日方午敲門月在天
清謳響林谷夜色滿湖船興盡却思返行吟詩未聯
晚過迴龍橋

鹿徑蒼苔滿山深木自喬流泉響溪漱新月出林樾

燒燭竟長路衝烟度小橋明朝還訂約有酒不須招

秋夜寫懷

夙夜憂公待若何秋來還覺事蹉跎懷人却憶他鄉別問歲還憐去日多花下逢時須盡醉山中有興且頻過青燈無語愁增劇明月娟娟伴薜蘿

秋日遊淨慈寺

蓮花骨朵湧峰頭佛國湖南第一丘點翠碧梧全夜月催黃銀杏滿林秋愛山支遁猶存塔覽勝蘇公又泛舟野鶴閒雲看不盡草青蘆白遍汀洲

越鐫

卷之三

十七

葛居菴賞桂過期花已盡發

綠水青旻澹豁眉飄颻金粟滿山嶼無人到處花仍發有客過來僧不知竹影橫斜十餘畝桂香殘折兩三枝平分秋色還堪賞明歲尋花莫待遲

秋日南屏山同僚會燕

湖上山青水又澄晴空新爽氣高凌秋來有興還思酒花餐無名却問僧雲向岫中窺色相鳥從天外脫羅罽休將吏事常供案竹杖芒鞋捫葛藤

遊高麗寺

點畫名山展畫圖萬峰環湧長莓蕪身依寶刹三天界手握青銅七道符雲冷蒲團僧入定香消栢葉月明孤心持半偈塵緣寂夜靜風寒鳥自呼

飛來峰

墮落雲根巨地橫飛來奇削自天成從教佛法通三昧無用秦王借五丁罔象可能開混沌萬靈原是數空明浮沉天地何年事隙眼還看度此生

天然閣

躡屐憑陵保叔巔展開圖畫似天然青山飛點兩行

越鐫

卷之三

十八

翠白水平鋪萬頃田笮笠人歸荒渡雨蓮歌船度斷橋烟酒闌酩酊黃昏後昭慶晚鐘僧未眠

錢塘觀潮

東洋沆瀣接青霄鼎沸波瀾入望遙舟負黃龍開大壑鞭隨白馬駕靈潮馮夷擊鼓山河動海若轟雷氣魄驕傾瀉雪濤收不盡玄圭天錫瀆神朝

秋日同羅水部象三黃農部鳳瞿飲三茅觀

青旻高朗雨初晴業岌登山路未平座裏江湖齊入案雲中鷄犬忽聞聲月明城市晚烟起秋日偶臨

色清有客過來驚鶴夢一爐真火報丹成

秋日賞芙蓉飲放鶴亭

西陵橋斷隔山隈野渡方舟一棹迴天外丹青供畫
筆鏡中紅粉映粧臺烟消霧冷鶴方去湖上月明人
又來待摘芙蓉秋色老少寬消息問梅開

遊孤山

濃淡西湖色色幽滄波十里泛扁舟他年有客呼林
鶴此地何人倚竹樓聚散烟雲歸萬壑浮沉天地入
雙眸蘆花不爲閒愁伴汗漫于今狎野鷗

題鶴

卷之三

十九

同羅水部飲雲居寺

秋風蕭瑟入林疎日落城頭夜氣虛聖水靈岩開法
藏雲居即聖水寺淡烟濃樹罩雲居老僧爲說三朝事敝屣
猶存四百餘有中峯遺像遺屨誰是遠公能解脫看來塵世

等遽廬

遊包園有感

芳辰不厭冶遊頻有約蹉跎動浹旬勝日暫寬行處
樂山靈應識箇中人消磨愁劫惟思酒解脫時情且
效頻萬事總看興歇處名花色色爲誰新

秋日懷人二首

天涯重回首獨立幾迴盼欲寄洞庭書衡陽斷飛鴈
其二

懷人萬里遠况值滿湘秋不知幾時見我來君白頭
甘遊戎胡遊戎邀飲陳侍御盟鷗墅

蘭橈蕩漾欲何之簫鼓歸來日暮時劈破水天堤一
線亂搖雲影柳千絲月明魚浦浮青雀夜靜鷗羣傍
綠簫更有小樓堪下榻踞床憑几謾敲碁

吊包園主人

題鶴

卷之三

二十

架上青山百轉奇西湖歌舞夢回時花開花落幾多
恨雲去雲來總不知若箇鳴泉能寫怨獨留班竹黯
相思勝遊賸有懷人意回首秋風鬢點絲

冬日晚遊大佛寺

山門臨水國牆角掛松枝霜氣爭較鏢晴光任陸離
湖雲生玳瑁波月映琉璃荒草迴廊寂推敲僧不知
忠義營

去海百十里長江不斷流莽烟消斥埃霜月掛城頭
清夜麗醺永連營介冑休太平應拊髀高卧偃戈矛

心亭

湖堤在山坳亭開草滿洲園林高士夢歌舞冶郎遊
浪跡逐鴻鴈虛舟望斗牛流泉傾百斛疎散狎浮鷗
冬日過瑪瑙寺

屋落蒼茫裏人歸水月鄉障烟山黯淡怯冷草衰黃
塔影倒溪水湖光澹夕陽林間出清磬高坐踞胡床
寒夜飲柳洲亭

柳亭清夜飲寒色動池塘對月一卮酒迎風滿面霜
柝聲起闌閣燈火照湖航旅鴈關河冷遙空入渺茫

飛鶴

朱之三

二十一

走錄卷之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序

華陽忠孝錄序

國家誼篤親親同姓諸侯王孝友兼至者 詔所在
廉其實以聞華陽今王盾行好修宗祊之屬暨吏士
軍氓父老僉舉同詞御史臺探頌聲入奏有 旨下
春官命有司備玄黃竿酒建坊題額仍賜齋書獎勵
恩禮既覃統集奏記冠以鳳翥之音名曰忠孝錄諸

忠錄

卷之四

一

藩宗讀是錄而知王之賢足當其盛典也而晉不佞
稔習王之賢則益因是以觀其深矣曩余承乏荆南
駐澧澧固王之封土也公事之暇得交于王王所屬
心爲 國家大計一飯不忘君嘉辰 聖旦北面叩
首肅容盡禮曰如對吾君也燕居則登萬卷樓牙帙
縹囊隨意披閱見溫懿所遺手澤涕泗交頤慙不自
禁曰如見吾先王也藥夔而問母繼妃之起居顏色
柔怡會母有悼亡之戚母憂亦憂母喜亦喜曰如以
事吾母也二王弟中道棄捐恤其孤嫠閨門之內凜

忠錄

卷之四

三

若朝廷曰吾視弟之心不隔耳暫御之族聚食同城
寒予衣饑予餉待王而舉火者百數十家曰吾祖宗
一體之心亡間耳治圃西城隅晝畦學稼汲水溉竹
所御亭榭茅茨弗除土木仍舊尚官損服衣不粲英
饗人徹羞膳不過擇俳優關樂魚龍不作工師絕技
雕鏤不飾燾土苴茅隆貴翕習而官無副貳居無咳
泆中洎多執禮之行婦僕無捨力之愆而至于好義
喜施則又不難捐廬土以闢芹宮築堰堤以障谿水
王之寄于奉而豐于施樹德其寧有量焉我 朝福
澤繁昌天潢之派食祿楚疆者動以萬計窘者艱于
生養勁者敢于跳梁有如王之篤于親執于度租秩
賦窮以周其緩急紀綱範族以息其蠹凌則金璽盤
綬之封壯磐石維城之勢億萬靈長山河而帶礪之
慶源廣且遠矣昔蜀獻王之之國也首闢西堂召諸
儒商確同異讀書自娛殆忘寢食揭忠孝爲藩四字
以示訓閱二百五十年而華陽以忠孝被獎絲綸成
快蓋繼獻王而遠紹其親賢好學之一脉諸宗莫不
以是亟美王之賢而晉不佞尤習王之深者則以王

之居平義不務施善不好炫趙魏之勢自視歆焉左
右賢詰以自廣宗族吏民之公舉監司制使之同聲
而王三讓未遑及躬若不逮也王豈尋常淺眇可窺
其蘊藉者哉王之訓世子也廸之以詩書閑之以矩
矱恭儉孝友之貽奕禩同軌保國又民展親屏周華
陽將世其德惟茲澧陽 皇言秩秩焜耀藩服千百
斯年載揚休燬不啻于今爲烈矣

幸草序

楚宗侯潛智敦崇儒術好古編纂詩紀尺牘種種奇
越鎬

卷之四

三

逸與仲兄復禮家庭自相師友悟姚江之旨服天臺
之訓遂心道宗洞哲名理則管自名其篇曰甲午侯
蓋因編紀年因年紀化曰庶一言之幾于道以觀吾
心之與化俱化也嗣後歷年有八重檢篋中遺藁付
之殺青名曰朱生幸草生蓋慨著述之多佚亡而以
得拾其餘爲幸又以餘帙爲縉紳學士所標評立言
見知之爲幸也夫士君子處世有幸不幸惟言亦然
皇陶伊傳吁咈一堂典謨訓誥之遺如揭中天日月
其人與言俱顯孤竹巢由行履高脫識請沉遠

投淵其人與言俱晦靈均放逐被髮行吟孤憤之極
赴江潭以自汨而騷壇迄今絕響則其人之不幸而
言之幸也子雲閉閣草玄豪逞閔肆睨千古而劇
秦美新讀之令人嘆喟喟歎則其言之不幸而亦非
人之幸也儒者處世不幸而後庶幾立言之幸以自
見孔子憂霖東周倘實見之行事則春秋可無作矣
太史氏緝閱金匱石室之藏苟逢時以自顯則史記
可無述矣 國家隆重本支兼優處厚 天潢綿奕
第使之家溫食祿邇卽開入仕之途而有司奉行齟
齟故朱邸之儔或托高陽以爲徒或假淮南以自放
怡情于鬪雞走馬之好洪志于鳴瑟擊劍之場域處
一城步武相踵見聞寡資習尚易僻其賢者聞風振
翼驟首雲霄而名位旣局罔可致身卽有向歆之博
綜陳思之敏慧而皓首無聞智愚同歇其抑鬱牢騷
之氣不得不借詞章以自見而其闡爲詞章則又以
時情世故無以役其心富厚悠閒有以廣其識涉世
之士無能乞片時暇逸以披搜典籍揚扞蔡英而
帝胄王孫獨以全付精力攻破萬卷吐咳而爲詩歌

越鎬

卷之四

四

其遭古多致超軼不倫可知也此其言之幸可謂其人之非幸乎浮生幾何電光石火不朽惟三立言爲上苟一言之幾于道則亦與事功道德並轡而馳靈均再起於楚西蜀不數千漢宋古今所爲詭異極慕與天壤俱敝者豈世祿之賞延通侯之尊寵已哉九珞八璣不登之清廟明堂而韞匱以爲邦家之重神駒汗血不縱之歷塊過坂而踟躕以爲櫪下之閑侯之有是草也上之未能受特達之知于 人主而輩輩得名聞人學士間是安可快心以鳴得意然侯之于學深矣楚同姓諸侯王藉以亢宗表族且因是而復附于姚江之後天臺之傳則立言可稱不朽又宗侯所爲大幸已

代擬三楚觀風錄序

蓋余馮軾而爲楚游旁求人瘼廣諏里謠至郡國選士徵藝學官弟子靡靡抱美穎舉踔厲犖犖而當上格者若而人楚故有材角技中原以東南長壇坱圻與哉其猶伯國之雄風乎夫風起于青蘋浸淫豁谷茫茫然土囊之決其口揚盪而上也飄舉升降衝孔

動捷吹萬不同同爲大塊之噫氣人亦有之霸惺之庸習習春吹嫋嫋秋聲興緣既適悲愉互荅思氛氤以流射口勃揚而宣洩吐爲詞章心之賴也風之始也發明耳目靈體使人故其風爲大國之雄風而庶人不與焉士也出于齊氓洗濯襟靈洞開幽局宜囀窳窳傲溷鬱邑發舒胸渙塲然起閭巷之間而翛然奮雲霄之上冲冲融融風行條達鼓舞海內風之被也廣矣沅湘雲夢之勝苞孕奇濤流崇岑漱正陽而含朝霞食六氣而飲沅瀝崖鬼者落玄厓森茫者漾雄虹金簡玉牒之藏可探也湘神宓妃之曲可撫也清湘滄浪之詠可興也蘭臺雲夢之對可思也激楚結風陽阿之音可屬而和也陰清商追流徵展軫揮毫轉舒積抱美風洋洋而暢茂博人通明知必辨乎斯矣夫風行于水則成文風入于土則成聲風行于地則省方觀民以設教教之設以卽宣風氣之有餘用補律度所不足故萬聲不同調之以律聲發而爲竿爲籥爲埙篪爲鐘鼓八音迭陳鏗鏘並奏而其若斷若續若仰若頽節宣高下行其所不得行止

越鎬

卷之四

六

其所不得不止氣旁出而不收則爲繁音急節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土飄揚離失此氣索然何有矣以楚士之饒于材溢于氣縱橫流佚跳於檢押何不騁焉騁則窮材人之極致抽思于情之所不到摠蘊于神之所必窮鑄意于理之所未有不用之于文而習之于事則或變而爲繁習而爲凌競比其饒而不繼也反化而爲繞指蓋任其風氣之有餘而遂忘其律度所不足故論文于楚者先其所以不足以占養而緣其所有餘以辨材假資衆象借韻官商登臺清舒

越鑄

卷之四

七

不徐不疾宣剛柔之流化導四氣之靈候豈惟大國之風是雄進而歸于王風之皞皞矣化國之日舒以長盛世之風穠以厚風之淑慝而世之理亂分焉聖人之繫易也繫風地以觀繫地風以升而又繫風行解散之渙士之爲文節制謹嚴歛之沉悶發之淵邃言出而歸大雅行出而追先民抱虛守盈韜其全機端度循軌不至爲風行之渙則有乎用禴大人利見於允升有當焉 主上方中正爲觀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余不佞敬揚簡書竊附于陳詩觀風之義矣

代擬湖廣已酉鄉試齒錄序

余頃者奉 簡書按楚也間嘗採風江國徧閱洞庭雲夢勃涌鍾鼎之彥君發穎豎藻思綺合則以文徵士之奇已又監臨棘試主者蒐羅名雋登舉譽髦清藻芳風出塵披對則益以文徵士之奇入穀之士歌鹿鳴而上公車長少鴈行敦敘世講上及祖稱烜耀明德下及昆季懋揚閱閱大組履而迭爲燕酬相率修謁以問序于余不佞蓋彬彬以禮讓進焉夫禮所以爲國古者以三行教國子曰友行以尊賢良順行

越鑄

卷之四

八

以事師長王侯貴介之胄猶入學尚賢貴德尚齒貴信則以齒相先修明如貫之誼蓋導民而使之尊讓也尊讓則不爭不爭則遠于鬪辯不鬪辯則無暴亂故讓行于國鄉先之化敷于民士先之楚之士漸涵南國之化邇又鼓鑄于聖神興起菁莪棫樸之遺峯舉雲霞澤流清曠方領恂恂俊明爽曙此詎不先海內而式化顧余所以勗士爲海內先而不啻一鄉一國之讓則惟尚德尚信盟之金石鉉之心膂傳之世世而已何者 國家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士旣

率三物之教以應賓興之典此其賢德彰明矣多士
邇本世系次第年譜以垂之奕禩俾子孫毋相敦也
無他以示信耳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而信之一言要
之又要不忘聖門遠以爲人道之成則立人之道舍
信矣之焉古之爲士者儉德潛處或倚夷門而嘯或
橫江潭而漁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處則魁然無
徒廓然獨居出則師師濟濟吁咈明廷獻替可否宦
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彈冠結綬投契納交
四海而兄弟之以托于聯附齊頡接萼均芳之誼蓋
起篇 卷之四 九

毋信讒導諛言兄弟也貌兄弟也肝膽兄弟也道協
膠漆心同琴瑟言鬱郁乎蘭茝志婉孌于墳麓想莊
惠之清塵追裴魏之徽美則無忝生平又要之信而
問年論齒又其餘事矣漢儒有言苟肝膽之可同奚
鬚髮之足辨大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垂髮齊年
嫗伏以日數爾多士同日齊舉較量吾生之後先年
齒之高下其猶以爲虛文相與尚賢貴德尚齒貴信
傳之世世而弗替吾以爲實約務其實無務其虛則
于 國家三物之教賓興之典庶其無負而余不獨
以文奇楚士矣 卷之四 一

澧紀序

澧舊有志而無紀事或脫簡傳或間編綴學之士不
思廢絕之闕因陋就寡澧守手是帙而問序于兵使
者使者曰否否文不輯而次言奚爲無何有 詔屬
使者廣厲學官行矣之七十二峰岫嶺之下與孝廉
龔圓甫氏遇焉探金簡玉牒之藏爲感澧蘭遺事缺
失不舉圓甫曰禮失而求之野不有澧紀乎澧之有
紀不猶愈于野乎我中舅高氏爲其先人尚志鐫澧

紀丐一言表章以垂不朽亦惟左右不棄猥爾特爲家常也舅氏世爲學官弟子久困轅下董存輯錄奕世苦心纂經七易種種摩臨以成一得者則又不敢陳之大學師又不忍不陳之大學師學師言楚之有紀廖氏之書也澧其楚之一隅乎澧紀其廖氏之一家言乎楚之紀以聞聞爲見見澧之紀以見見爲聞聞聞不如見之覈也博不如約之實也在楚言楚不如在澧言澧者之爲真且切也劉子駿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以左丘明好惡亡異素

述舊

卷之四

十一

王之好惡蓋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畧不同故不得加于左氏上高氏紀家藏編纂歷有年所父操繩而子執斤兄布鵠而弟命括世其述將世其業自信而人信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而信則述何疑焉而作何忝焉聖門有言語說詞之科一近恢張博肆卽欲麾頓宮牆之外而一二有恒之士番得寘其思于善人君子間冰綃霧縠爛熳盈筍而不如布帛之適用業求其恒恒則不貳不貳則可俟百世而不惑司

馬世官子長刪述班彪綴傳孟堅纂成故或敘三年事五十萬言或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繁簡短長各以意就澧之有紀何後于廖氏之全書哉高氏紀成試一抽揚而品騰之抉剔有條敷陳有體節縮有要祥而不穢賸而不亂事或史乘所不收文或典墓所未載而博聞疆志蒐羅編輯以備一方典故之遺爲昭代弘文宣化之助得是紀而存之庶幾禮失而求野之意乎乃賦言于首曰於昭奎畫鳳尾振振近之可述遠之可遵一札十行玉藻爲新其出如緯

述舊

卷之四

十二

以紀絲綸鴻濛肇判奠安覆載割壤表疆剖茲大塊單絡之區聿昭世代方輿分隸大事紀內乃有山戎蠢焉役獫狁孽潛滋維民之害耀德觀兵用示懲艾天討斯張大事紀外建臬守府綱紀凌兢羔羊素絲茹蘖飲水樂只君子德教並興干戈俎豆大績用登皇王之冑運祚靈承樂善行義以迨雲仍野有耆遺典刑克稱象尊德文獻足徵慎乃有位用襄厥職仁者愛人永懷明德惟帝時舉聲施罔極嘉績旣懋令名可勒畫宇分隅連城置駟百度聿新繕其營室

田賦兵車各率以律居下不倍王制可述維澧有蘭
靈竒苞孕涿水流潺天門夾嶺黃髮垂髻訪古相訂
一寓目焉是曰覽勝玄同既剖大道枝繁家持柄鑿
星羅三方言白馬青牛割據分門辭而闕之外者以存
六合寥寥詭正並蓄此標其同彼炫其獨亦有匪夷
不經耳目論而弗議異者以錄世數代禪紛紛紜紜
孰爲見見孰爲聞聞此間故實丘索典墳刪荒證異
類聚羣分亂曰雜紀斐然有文爲紀十一爲目五十
五探賾索隱吾不能竟其所云云圓甫氏退而次是

言以爲之序

歸州志序

天地間之佳山水幽奇畢萃令人忻懌羨慕而其峻
巖峯聳洄淵瀕洞處則又起人駭懼錯愕夫其喜而
懼懼而又可喜者則莫秭歸山水若三峽汎奔八疊
轟起地闢天擘身處其中四顧都非人境孤城一掬
凸立山角雲霧宵冥水氣汎濛坐間白雲連屋峽江
水聲吒激砰鉤晝夜如斯夫彷彿古而敞雄風于蘋末
紫雲雨千蕪臺女嬃之去莫追靈均之賦猶哽亟尋

志乘旁摭則刻畫刻縵任家魚訛誤和州張侯從
巴東令遷是郡守特所爲新輯巴東志脉余則其編
摩井井然辭旨秩秩然而余望侯以新巴志者新歸
志也侯甫受事嘉念人文卜地改遷芹蘋盤灘確清
里甲蠲門稅重訂屈宋遺編而舊志又悉加參攷斐
乎其有文矣經天緯地博古窮奇民風物產于是焉
備曰志地理分土建官崇文右武百工九秩于是焉
該曰志官師連牖設署列宇建壇徭役災祥于是焉
覈曰志典賦登賢選能旌德闡逸寓流方術于是焉

志序

卷之四

稽曰志人物櫛詞揆藻紀興傳遺物味圖經于是焉
載曰志藝文志有五而款三十有八讀是書而山川
之幽奇險絕令人喜而懼懼而又喜者披圖按牒不
啻躬親歷其都也屈宋文章雄辯豪逞翕訛變幻千
古瞻匹夫亦鍾山川之靈異而高超闔闢目矚穹窿
佛天之勢衝躍倒海之流于文似之非秭歸無能有
屈宋而非屈宋之文無以肖秭歸張侯有是志而人
以地傑地以人勝益恢闔而闡述之清湘之魂巫山
之夢亦有所憑而寄矣東歸西巴彬彬一代典章之

盛不自張侯而存未墜之遺哉舊志成于州守林君
爲年嘉靖甲子張侯于是年生而余不佞亦與同庚
斯文纂述當有默成之數繼是而衍其傳者數十年
之後書事書言是荒補闕造物亦有成畀否

洗冤錄序

楚故多滯獄十餘年不決梟蒙幕拒調置辭奏讞
操弗能引對下則爲城旦春鬼薪白粲亦多以意苛
縱草菅人命觀察武昌憲副陳公憫之購 國朝律
例善本精數獨貨翻錄已又併刻洗冤錄附之謂學

卷之二

十一

使者宜有敘誓言以告訊者余惟上古淳樸畫衣象
服以幾刑厝草纓艾鞮民亡犯者案急就章咎繇造
獄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
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責災肆赦怙終賊刑于是流
放竄殛天下咸服玄化既溷刑書執秩僕區以昇申
韓之徒各自爲制咸陽有參夷之誅鑿顛抽脅鑊烹
之法三章之約反酷烈爲寬大天之愛人不嗜殺人
者一之故聖人嚴斷刑罰以威淫而寬柔矜恤之意
備運于其間散五刑以成三德刑者不得已而用之

者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赦者虞民之有冤而不獲信通乎經之窮不
得已而用之者也夫民之被冤欲吐有其心而無其
口蓋不可勝詰也犯庸園門貪憤獄戶見獄吏則首
搶地視隸徒則心惕息情斷意訖何所復之歐刀在
前棺絮在後魂魄震盪艱難貧窶之屬或顛隕于舞
文之吏剖心瀝血而無以自明則叩頭請死嗟乎人
之生亦大矣幾微疑似之介死生斷續之關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於我無憾也刑罰加而欲人之無憾
則難矣世情之叵測也巧能飾僞智足亥奸商以眩
正真賈渾殺是非迷離死生出入似彼似此鞠者不
察或見影以逆其形聞詞以揣其實因倪以窺其著
竊鈇多猜盜壁奚解甚則五毒備慘捶楚之下何求
不得黃沙掩恨死灰不然霜可飛曠可致而死不復
生斷不復續孰司民命而令民至此極也聖人平亭
疑法決于鍼芥洞于奧窔探于潛伏百信而一疑則
不以信而掩疑百完而一漏則不以完而掩漏百可
殺而一可矜則不以其可殺之罪掩其可矜之情

歷檢驗之法蒸剔蘆淦之方勘之明折之當毒加于死凡以恩及于生恤在一成慎其三復而又洗濯其心化偏戒暴毋有意以置之必死亦毋有意以求其必生明能燭竊貞能訖富威能化惡浚濁爲澄潔涅爲白滌幽昏而耀之光明覆盆之下寧有遺照何冤之不可洗而斷截以授人于綱乎是錄成而兩造具陳得有所引證以施其詰辯鞠茂草于園扉肺石鮮不白之魂棘林希夜號之鬼而陳公之造人蓋陰施于不識矣公嘗出供需數百鎰易餼糧以拯溺又請

越稿

卷之四

十一

命當金出錢穀活三郡饑民亡筭青災肆赦減訟薄罰戰豪強繩貪墨繕膠庠嚴備禦戊申大潦江漢之墟所不卽填溝壑不流亡而歸草澤者廷拜公賜公寧直以法律寓活人之德意哉東觀記漢陳寵曾祖父成成哀間明法律爲侍御史收律令文書藏之勅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公之捐金以鑲律也其心安與人重比乎楊子有言懿律嘉量金科玉條余得陳公所梓之法律不翅金玉珍之以是而行之海內司獄者緣而盾疑辯難

投之殘棄臨河無復永歎微獨楚地之無冤滯矣

太康郭氏家乘序

廉憲郭公同竹治兵湖北于時五溪蠻跳梁睥睨楚得公以寧其邊徵會塞上羽書亟上特簡公鎮西垂將之鎮手家乘而授王子簡曰吾郭氏家太康歷勝國而覩我明基隆之盛蓋十三世於茲矣國家賞功勵臣下闡耀幽潛我祖若稱幸微旌言烜赫以張皇帝德則有秩秩之綸命在繫我始宗下追來耳猥叨一命通籍致身內而京朝外而藩岳累累

越稿

卷之四

十八

若若冠組蟬聯則有歷世之仕請在宦轍至止其君子錫之褒言載歌載詠揚休詰世世守之則有先世之贈詞在先大夫燕貽式穀手澤宛然于若孫母忘其吐欬片楮隻字十襲藏之則有奕祺之詩古文詞在夫孝子之不遺其親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音聲昔曾子南游于楚北嚮而涕泣曰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不佞叨祿楚疆飲食居處其敢忘吾親繫言成帙子大夫其茂明之在晉再拜而頌言曰夫家乘之爲言以世及也譜以徵世世以徵德卿大

夫之表其家必採其世本文人學士之所自出德懋而世永焉郭從夫吉公始判開封寓籍太康數傳以及郡守公年十三緣逆黨構連被逮高皇帝悅其丰骨秀異而特宥之給驛還家甫弱冠而發解當國初法令嚴峻一罹黨網士不能有其族何暇計其身聖主獨霽顏于齟齬之童留慶餘以及其孫子公之先厥有明德以來神靈之默佑郭氏之必昌其嗣也於高皇帝一見卜之矣且廉憲公不自言其家世乎清忠正直以居官也謙厚儉約以處俗也是

越鑑

卷之四

十九

郭之能世其德者也故居官者祀循吏居鄉者祀名賢寡嫠高清貞之節士女延純孝之稱顯而榮者賢而隱逸者族不一人人永終譽而廉憲君之業官礪行則予能及見之而益以高張先世之德自仁率親自義率祖郭之箕裘日振高門昂貴縣縣振起也今日之敘事紀言至于伯世無窮極焉以予言爲先至之符可矣

三楚觀風錄序

昔王者爲天循行戒于四方修平乃守攷乃職事

敢不敬戒漢制遣御史監三輔郡舉郡國孝廉人材之關職守蓋循行之首務云直指金壇史公奉命入楚時值稽天之浸野無半菽公爲亟請蠲賑寬敲朴之刑解薪樵之困振窳剔蠹懲暴詰姦農畝舒其結轡室家相慶曰奚我後已周行按部十三曹治事慰勞四方時進諸儒之彥課其文藝而品隲之楚臺有月旦評焉公曰吾以觀楚風也夫風之所繇來邈已諸侯采風以貢天子被之樂童俗尚之美惡政治之得失徵焉二南以外采爲十三國之變風以芊氏之雄而不聞閨門鄉黨邦國之化豈以楚而獨無風乎比誦詩而至喬木之不可休游女之不可求而江漢之間有王化焉又詎邨鄺鄭衛可得而同年語者耶國家聿合五色奄一九有皇王湯沐中興文物之區漸涵禮教迄今淳備士生其間文行彬彬有斐如粹羽錯采純玉間聲十七城英雋吐蔚標勝豪宕之氣閎肆之音發鳴鳴之邑鬱散網緼之滄霰展飛翔之蓬勃盪陸海而震坤維三寸開陳敷布通衢玄灝而直指公之操衡取裁則又根研理奧折衷

越鑑

卷之四

二十

如簾屋律身度風韻整嚴以此而雄三都兩京列賦
半勝大風濶達奚啻過之顧風之行地紛薄粒猗靡
蕩蕩而若滌是發于飛葭之一竅脉脉纖纖吹息累
萬幽潛黯沕之不緘而至形見勢彰或逐澆趨競漸
染成而習俗隨之轉移迅而世運因之風斯下矣伯
翳綜聲葛盧辨響燭隱之顯知微之著士必眷茲其
風之所自始嗇神于味淡聲稀守嘿于淵頭夔伏結
構攻鬪不捐其天和美麗芬華不淄其純素冲容大
雅發爲天籟渾渾噩噩振揚元始鼓吹六經豈徒綴
詞結響從金韞璞璣悅尺幅之爲工已乎夫上風之
所出也下風之所偃也 御史臺奉 上意指廣厲
域中而以清靜和惠柔恤窮簷以精毅明作振刷頽
紀迴焱錫駭激揚清濁病者蘇而愠者解矣枯者甦
而凋者植矣蘭生谷而芬芳被野鶴鳴臯而聲聞達
天以此播宣風教戒于四方美哉洋洋乎周南之化
茲其盡有楚平江之深矣漢之廣文公之風行而化
洽愚于是而樂觀其成矣

楚辭

卷之四

二

越鐫卷之五

序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敬由編序

合肥實公長憲此邦精心訊鞠平亭著獻刑之頗賴
獄之放紛願就公質直公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非
以抹世弊濫出一門吏無滯巧以心攝之三尺可亡
枉縱余乃得其所爲敬由編讀之編舉竟世代矣周
官之職布刑于邦國都鄙懸刑象之法執旌節以宣
起鐫

卷之五

一

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刑者人之所繇生死也井
陷于川刀守之以割其情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
赭衣雜履墨幘以居州里而人耻之故德多刑少者
帝刑德相半者王刑多德少者霸純用刑而亡者秦
鉗鎖慘酷淪胥以鋪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以人不勝痛則飾詞以示之上
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殺人刀繩等施巧施軌則
制立法度惡毒彌天慘于屠伯於乎斷不可續死不
再生綆縈之所流涕而大辟刻肌仁人隱痛焉民之

有冤所由治獄之道失也孰是治用刑律可不敬爲

乎律法也律法銓也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
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
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
正法直度罪殺無赦重者輟之其次陳尸三日不市
重刑必慎必戒蓋其敬也故曰敬五刑以成三德之
其所愛惡而辟之其所忿懣而辟堂上之辟禍流堂
下棘槐聽訟齋居決事鬼神質之師保臨之幽獨証
之不動而敬仰不愧于屋漏聞弑逆而失席持丹筆
起鐫

卷之五

二

而對泣不獲生之而後死之不獲存之而後弃之一
成而不變質罪以示終死生絕續之關上帝臨汝其
哀哉荒哉淪胥受天之罰故式敬由獄奉天道臨民以
庶幾長養好生之德意燁燁震電不寧不令天道謂
何東海之冤必煩致禱矣善治獄者不禱之蒼蒼而
質之昭昭彼日無私照猶隔覆盆而惟昭昭之不昧
徹于重泉達于九淵太空之體不汨如水之心遂爽
日覩拾地顧天之狀呼冤叫號之聲求寧其食息以
安于夢寐疑案文致而于人心不厭者以燭其奧窔

黯曖之精神魂之與共膚髮之與俱于公之門不求其高而子阜之戮頓忘其痛不德以成其德生者死者兩無憾焉耳矣易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火雷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刑猶火也明生慎慎益生明明慎而刑可決雷電合而章乃奉天而敕法宣布四方以憲邦之刑禁治天下者何莫不由斯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由之則片言折獄敬之道歸焉矣由而使知之則有實公所爲纂述在公之長憲王國民之願就公而質成也得是編而可深長思矣

兩浙觀風錄後序

古者辨方問俗觀良窳察誠僞瞻貴賤之所屬悟政教之夷陂今之貴賤士者以文士也材則百爲文而百售梯榮階顯享大名煇耀當世必以制義爲前茅故上之徵士以訓詁帖括爲羔鴈 臺使者受 上指攬輿澄清區宇敕法字毗德寓天覆巡行所轄分得進早比師儒課于矜而陳六藝搜極精義衡度絕倫則吾得之西秦 張公公奉 璽書按鹺政入疆

課士風行化洽歷東西越十一郡得士所爲文者若干篇公試以奧義而難收之又褒采其精言而廣蓄之所遴選綜核簡付殺青者視昔三之倍兩浙自爲集不以江南人士附之類彙成編離奇錯目騰波沸洞珠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燭其搜剔名理則曄曄而秀發含章而透輝幽思綯道德摘藻揆天庭而公字字披跋有所許可獎借開卷悉爲知名士翫積礫而窺玉淵以得驪龍之所蟠凡個儻之極異茂不揚休而屈詭之殊言悉從屏汰藝文彬彬盛矣夫上

越語

卷之二

四

之選下猶均之埏埴五方雜會風流潤殺士無常俗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懷生之物浸潤于化惟意所成其寧有不勃然興起登之輓物者美玉蘊于砥砢凡工視之快焉良工砥之而後知其和寶矣精鍊藏于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矣公雅具人倫之識鑒而研精敘別以高下其評如燃犀而照靡不洞于觀火者且公不啻極言朝事乎不屢疏懲貪乎不昌言衛正乎不清沙乎戢橫乎軫善惡之商恤炎海之民乎案牘旁午手批口決而猶以

餘閒清心治文事公之所深注念在人材得一佳士
好之不啻口出公蓋以實心求士監司郡邑其安不
以實佐之士安得不以實應之顧余所能辦士以文
而不能辦士以實枝葉飾而爲蔓言根柢撥而爲游
言行無鏤鏤口能刻畫按六經而校德程古昔以論
功以是而擅雕龍繡虎之技標上議以繩佳士文以
徵貴貴以徵品不託飛馳之勢潔身修行思吐情素
各悉其精銳以貢忠誠此爲高賢大良之軌淳懿所
范占世教之平夷夫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以浙之

越鐫

卷之五

五

寄秀翁錢侍御七十序

今海內以文章名世爲學士家繩趨而墨守者曰吾
吳海虞之秀峯錢先生先生學有精詣吐佳言如木
屑不佞少而伊吾得先生片語卽以鈎摘次之于槩
讀先生所爲程士制義今三十年而咀嚼意味深至
余猶能熟識之先生起家高第爲廣州司李信究

理滯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習俗歸頑私冒殊扞
者神明燭而耻格 天子賞卓異爲臺臣則又忼慷
建議觸邪激濁繡衣直指之 命奮鈇鉞而並出齊
楚間道無豺狼庭無奸諂白簡搖而山嶽動悟靈感
物威德若斯之溥振也故海內之頌風裁氣節者輒
又曰虞海秀峯錢先生先生之懸車里門者歷二十
餘年所矣世情物態不啻浮雲視之誅茆精構磊石
窮奇友竹松而侶木石家有朝川鹿柴柳浪見花開
而心悅聽鳥嚶而神怡高張急徵歌喉在側樂于于
然明珠翠羽駢組陸離樂于于然烹鮮擊鐘流觴賄
墅樂于于然五丈夫子玉樹千霄環侍而趨翁之膝
下舉世間憂怖焦灼之事無復上翁之眉聚散升沉
之感無以繫翁之慮翁方以豪自奉而長公則以約
自持翁方攝須理髯抗志高冥而長公則和墨擲管
沉精藝圃翁方以文繡膏染若固有而長公則膳不
過擇衣不粲英清素如寒士故吾吳縉紳謂先生高
而能達謂先生之子大雅而文長公再撥歸科而海
虞文章家有世業矣詰孫英奮蜚聲曠校而翁之世

越鐫

卷之五

六

業益美盛傳之永永矣翁抱庸從容爵祿自從計人間世之享用屬翁全備福澤屬翁恭隆長公卓立特起于濃郁盛大之中而存豪傑剛發之體翁之風裁氣節展舒未竟者其拓揚于後見光曜于奕禩夫寧有涯量耶翁年且七袞矣仲冬當初度之辰長公視榷河梁以不獲躬趨堂下懇動捧觴之爲感不佞再拜手而進言曰虞山之雲天目諸峯可望而祝也瓊樓玉闕碧林醴泉之勝有至人寓焉可訪而求也榷關清平之壻廣乎山澤之樵盛播于通都大邑之口

越篇

卷之五

七

可聞而述也不佞不習爲卮言其以西泠勺勺擬使君之湛潔越海洋洋擬太翁之流長醴酒携觴馮虛御風躡躡兩高峰俯拾紫芝仰視黃鵠加額以當南山之祝使君所爲太翁壽無疆者將進之乎膝下獻歌登樂盛頌越都不獨海虞稱勝事矣

贈龍望鄒公擢廣西方伯序

鄒公以按察使典兵事於吳者四年 廷推大方伯疏十數上不報適得 旨擢公廣西右轄江以南若失所天戀戀而不欲去公吾州人士益有甚焉思所

以借鄒公而不得乃相與造不佞之言以頌公余惟公之爲政恬夷而不違于情平簡而不骹于法未嘗亟亟以見奇則何人情之奇慕公若此公蓋所謂淺于任術而深于審時者也夫政之寬猛何常顧其時謂何耳漢時之譚吏治首尚無爲其效至海內寧一而不過載其清靜以出蓋當漢初興金戈倥傯繼以威戢呻吟未息於時刻厲用峻則民間必囂然騷動而漢之元氣削削而不長此平陽之善用靜也今之時何時乎鑿地搜商括府庫之使噉 綸疊出矣絲

太集

卷之五

八

泉錢貨芻粟力役之征非時交併矣江以南富饒甲宇內則縣官之搜括徵輸特甚搜括徵輸甚則其受病爲獨深夫受病深而以烏喙攻之此盧扁之所望而驚也公之治吳也調將絕之絃疏既涸之澤因時布令與民休息操之不至束濕縱之不至破觥自關曾殄而浚波可無警也則第飭樓櫓謹于陬以時簡閱而兵無所擾津稅定而市泊有成額也則第懲橫濫杜侵漁以時稽覈而商無所擾公牘至則平心勾校左右不得驚威靈豪猾不得馮城社無務讎悍厲

踰而庶務班班就理矣官僚進則矢口相戒勿搏擊以市異勿炫燦以吊名大要歸于博大廉平而吏治蒸蒸嚮風矣犴詞具則不事鉤鉗角距羅織蔓引片詞剖擊期于得情而止而法吏兢栗度矣其巨者如飭兵督餉刷鹽清沙督奸弭盜減刑省訟功令畫一不察察皦皦而風采神氣發于鎮定剴犀斷兇之刃韞藏而不露至于懲大懲決大事則又轉移呼吸伏機發而不可留江河決而不可禦屬者東南多事公兼握二道符拮据勞午無論他郡吾吳不有惡少年

趙錫

卷之五

九

挾纖戶以攫金報怨者乎不有驕卒挾漕兌以凌官長者乎青衿不大闕公庭乎勢瑣不出疆勾攝乎之數者卒然臨之悍然無復所顧憚而公神色不動睫笑自如亡何卒繫頸堂階匍伏三尺藉公而有所遂巡退却不然而有所震厲無休事機瞬息其不至決裂潰敗者幾希耳吾然後知公之能審時觀變而清靜中之作用神奇駛捷不可若是其幾也先是公嘗守泉泉監司恣睢亡狀檄民與大役閩郡震恐公三諫不得卽布聞當事白簡隨之矣泉人士德公貌而

祝之公治泉以敏見功治吳以平收效公非有異術則所遇之時經權機變不可同日語耳驚雷疾颶倏忽晦冥而不失高明平淡之體然無風雷不知天之可畏也奔湍怒濤頃刻撼搖而不失汪洋淼渺之常然無湍濤將以江湖爲可狎也公用威不至狎用寬不至畏以用而不用者道公之常以不用而用者規公之異用不用之間明見隱收而受公寬和寧靜之賜比歲吳中搜括盡盡法如秋荼而公調劑中理起稿回枯間左晏然民不苦歲雖藉有天幸然公之默

趙錫

卷之五

一

成陰造匪淺渺已公嘗任江藩左右轄以片言齟齬卽拂衣去退而參岳又進而長憲公不以爲詘廉使需次俸不必二年而公受事四載數推不報公曰有命不以爲遲則今之奉 旨得遷也遷而復公右轄也公于固有之豈遽沾沾動色耶往例監司賢有治行者進位京卿憲副大叅時有不次之擢驟致開府中丞之祿數年前猶接見今則賢者胥滯雁行循序廉憲必進而方伯比至方伯而其得 上旨權開府爲尤捷以公之治行卓犖猶不能踰階而進偃蹇以

從時然公淹矣今得進位方伯而旦夕寵被中丞之
命可知也吾吳飭兵使者建節江南爲雪都李公爲
不撫臺曹公二公皆習吳以監司進而公之材名資
望于二公奚讓焉日者儻微靈主上移公以鎮撫
吳以終覆露我則公治兵時科條約束較若畫一公
嘗載其清以出吾儕樂觀德化之成將與海濱父老
舉首戴目日望旌節之南矣

贈玉陽孫公擢繕部序

沁水孫公司理松江蓋歷六年所矣御史臺薦剡十

數上材品政績江以南無居公右者計當得召選會
幸上深居法宮召選久閣郡邑吏數載不得遷逾期
推公繕部得 旨公當解任松人士輒道不能舍公
州人之不能舍公猶松若夫公爲松李官三尺亡
繆縱廉惠正直明德之及人有年松人士戀戀公之
一去固宜乃公之署吾州事不過數閱月耳何人心
之無間然殷殷有去思也余嘗慨夫業官者之屑越
事事以郡佐之尊重委以一州一邑不啻傳舍視之
則有好自表暴則又展咤而寢廻矚而電一時非不

感銘

卷之五

二

振厲整刷而意味索而不長則未有如吾孫公之久
舉人思念者也公兢兢自損抑體若不勝衣而按法
廉厚吏胥股栗毋敢玩案牘填委手決判口應荅
文疑事勾校畢覽毋敢混兩造具陳紛呶盈廷各持
短長公出片言剖繫大獄毋敢欺精心殫力夜分刻
燭昧爽披衣左右勉自淬勵毋敢惰臺使者觀風行
部檄召公往來四郡間應酬旁午重以州務之叢劇
滑之而神愈清迫之而神愈暇若大海之納百川渺
不能窮其量諸生以文執進脣紳以請謁進吏民以
公事進譁吐聲歎娓娓不休公一見則習其人悉其
事精密覲慎無少遺謾若水鑒之燭秋毫了不能眩
其識公視事數月而疑滯不結之案覆盆不白之冤
藉公立解公之去吾惟也贖鍰無所濡出納之美金
無所問自城市以迫窮閭細氓之口誰不嘖嘖頌公
歲再易而公之德意在人心猶昨也公之治狀若此
天子用公爲耳目臣所敷陳獻替必能力持國是轉
移主聰則奈何以部署見屬淺之乎授公任耶雖
然公政不以此自薄耳主上方重聽言官言輒

忤 旨亢而持之以全名失在官默而持之以全官
失在名進不得闢其忠退不得行其志今之所爲言
官則難矣夫士也緣事效忠一命足以自樹曹卽爲
六品秩以待外臣之卓異當事者豈薄酬公此際
兩宮甫畢三門聿興緒部稱繁剗矣內帑不給以取
盈于海內而海內又不給尺土寸木疇非閭閻膏血
而中貴人且營穴其中以牟利所藉分理諸臣豈不
重哉以公之精敏集事廉幹奉公所爲稱塞報効必
匪淺歟也者彼其抱尺寸之牘與 人主爭是非而

越雋

卷之五

十三

無裨於用孰若公之因事程能而拳拳自見者乎公
嘗爲我言曰吾二老人春秋高家伯兄侍御亟亟陳
情請假以娛膝下吾安從乞歸省爲公今應召北征
間道歸省所爲效懽娛于旦夕者有日矣錦衣彩服
翩翩進百歲觴喜可知也夫以公家之廉孝材賢伯
仲頤頤奮起科名重宇內吾卜之此中之人情輿論
一繕部安足以限公進之必握銓秉軸品藻人倫京
卿華廡之秩旦暮遇之吾吳之不能舍公公當長撫
吳以建中丞之節海上黃耆猶能載詠載歌揄揚德

政不但今日爲公祖道矣遂因州薦紳之請而爲之
序

代擬壽少師申公元配某太夫人七十序

少師申公元配封一品某太夫人以今年冬開七袞
其長君太僕公自 京朝奉使歸捧觴堂下中外士
大夫輦琛輿璧獻歌登樂履綦相錯先是甲辰秋少
師公稱七十太僕以京卿兼職方事 天子方蒿目
憂西南夷圖所以平定安集之筴職方氏盱食不遑
數請假不能得 俞旨乃趣裝促家屬東歸以代千
秋之祝董董留一二平頭蹴居邸舍減騶撤御同于
旅人羈客時有所介介而意未愉快無何播事告竣
主上命回寺視事且儲開府之權矣逾年得翩翩奉
使歸省矣其歸也適當太夫人介壽之期少師公以
袞衣華髮健履清勝偕伉儷以躋大年子姓鴈行金
紫晝耀公與太夫人忻忻有喜可知也太僕以五年
之別爲三千里之歸歸而得奉二尊人顏色以庶幾
紫芝黃竹南岳西池之頌太僕公之忻忻有喜又可
知也太僕公與二尊人交相喜豫以迓鴻庥鳴百順

而太夫人則斤斤厚自檢飭無侈容無矜色慮若歎
罷之盈慎若白茅之藉少師公三十載之立朝十五
年之調燮名重 昭代勲伐爛焉而太夫人助勲千
內儼若大賓之對師保之臨俾女謁不昌聲貨不邇
退食無慚余影其爲鷄鳴鳳興之儼戒無少斂也少
師公急流恬引爲香山洛社之游墨池灑興文酒過
從而太夫人拮据家乘約束僮僕宵旦綜理以供歲
時伏膺之需無少缺也伯仲彬彬大雅太夫人時進
膝前而命之曰爾無卽惰淫無安燕佚珠玉珍好之

越鐫

卷之五

十五

奉不御芬華靡麗之習迸絕長公卽貴居要津而清
約如寒士孝廉以文行相砥礪如不及其爲清白儉
勤之訓無少懈也當太僕之受事兵曹也西狩殄東
夷通播冠平露布相踵凱捷盈耳而太夫人則曰天
祚我 明 社稷寔式靈之爾何功之有已而加秩
資金歸告膝下則又曰爾毋忘 明主之賜太夫人
之識見廣矣太僕公奉使歸歸而問及朝家近事第
言 主上明聖二三公卿相與戮力太夫人聞之則
色愉邊徼晏如四夷無侵中外嚮化則色愉 官闈

越鐫

卷之五

一六

肅穆 神聖萬禧麟鳳繡繹則色愉它無所置問則
太夫人之意念深矣邇時世風忽波人情較陂追思
萬曆十年以後之相業海內搢紳士靡不交口噴羨
少師公之樹立維時邦媛內佐名德贊襄還而以頌
太夫人太夫人有子貴顯而賢爲 國富盤錯戡亂
定難指麾擘畫無不中律則又還而推頌其所自出
古所稱令妻壽母輝彤管映史冊者太夫人奚讓焉
明興以來閣臣之子以科第致身通顯者幾人如餘
姚謝公新都楊公鉛山費公邇若山陰朱公皆有子
貴矣或仕不同朝仕同朝而具慶一堂伉諸白首又
寥寥乎不一二見乃知太夫人享人間世之完福爲
我 朝二百年來之盛事微獨以遐齡茂齒爲鄉邦
祝誦已也少師公年踰古希而貌澤神王如朱霞映
日望之類神僊中人移時 主上開平臺思顧問翻
然應夢卜之求安車蒲輪爲洛中司馬之召舉朝引
領問公與太夫人無恙否爾時髮未種種也太僕暨
孝廉君慇懃而勸七箸以竚觀夫 重恩之渥至科
甲之蟬聯芝蘭之競爽公與太夫人忻忻有喜又可

知也而余不佞爲公太夫人祝無疆者又更有進于今日舉解而揚衷言且以佐大耋展歌之獻矣遂因某之請不辭而爲之序

贈州守丁侯入觀序

國家綜覈吏治三載陟明岳牧諸侯述職王所明歲春復當大計天下吏我州丁侯循故事以往戒裝且有日矣諸薦紳相率過余以請曰曩者吾婁之不弔天降割於閭閻歲事之亡恒而民困重斂也幸微惠我丁侯愛養寬和軫恤民萌者五年猶一日湛恩瀲

越鐫

卷之五

十七

澤淪洽肌髓小氓之生死賴仰寔旦夕惟公是依公去疇爲我覆露者吾何以長有丁侯余惟吾婁之有丁侯足爲婁重而婁未足爲公重也今天下亦可爲脊脊多事已中外艱難孔棘六官之長宵旦經營憂寐賢詰以高報稱如公之洞哲民隱通達國體則當事者必先屈指澄品敘秩舉誰居公右者今第以大農告急論逋坐奉違公于歲月耳公入計治行卓異主上當開合宮衛室延見雜問民崑吏弊公所條對陳說稱上旨上必將曰太守勞苦是真能子民

者詔太宰簡擢召用以爲吏治倡所以藉重公者奚翅區區百里也則吾安知所借寇矣於是諸搢紳蹙然曰夫家之與國與天下其遠近緩急勢不待辯也故有天下之憂有一家一邑之憂天下之大非可以一人理也而一家一邑所寄命則得人重矣吾州瀕海一隅之地而當天府白銀輓芻之供歲幾數十萬主計者以軍國告誦督責官長卽削脂浚骨未足以充盈溢頃又括河梁築舟楫竭澤毛舉利孔殆盡政如茶濃如蠟彼筦賦者不束濕以疲我則餘皇之民

越鐫

卷之五

十八

走針卷之六

序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王解元制義序

三楚夙稱材數會城首善材故倍于他所而適歲登
舉家莫能者暴腮垂耳藏魁而崑今秋梓棘徹闢武
昌王生褒然發解都會盛張章縫色霽生家世簪胃
三代爲偏帥制閫而絲素不緇所居不蔽風雨其人
茂齡修潔翩翩佳士居平矻矻苦工鑽研刻勵余索

題

卷之六

其所爲實課散佚過半幸得其文若干篇大都總括
道六根極理安發抉秘奧衍淵泓言不肆而旨幽
文有是而伸會意無詭而理完格不靡而氣噩至其
結構精嚴引據高簡則龍文百斛力可獨扛於技而
窺真詣焉先是正體程序之令一下楚士焦然馳驟
不施鞅勒歷塊騰空虛收之塞井夷窻禁千里之足
驟駢不逞其高而上生平日所爲制義則多出之鑑
錘鍛鍊范型模楷不繩而直不矩而方有如上駟調
良無奔蹏之氣無跼蹐之容徐徐于于驥首按轡自

熊奔霄追電一遇伯樂解被衣之暮之仰而鳴聲達
于天宜其當上選矣 國家二百五十年來楚城首
類發解者二計百年而風氣一闢醲醲鬱結若有待
而舒自弘治迄今而王生繼起爲三沅湘雲夢之靈
昇颺發雲流畢萃于百四十城米廩綱維之地衣冠
文物之區以生之卓有奇抱軒翥而再度春闈冠楚
材者因以冠海內則楚會百年之盛自生而益振起
之今日之課義卽以爲 大廷獨對之前茅可矣

羅田王孝廉制義序

題

卷之六

二

上之爲文猶人之有頭向肢體短長肥瘦各自生成
造物者未嘗一律繩人刻畫象形以求必肖則繩士
者奈何累長較短齊之一律俾士局曲拘攣斤斤尺
寸不獲自逞其長技也夫按圖索駿必無良駿其間
有企影渠黃得于象先超于形外可縱而馳驟亦可
收而閑範則世以神品目之若羅田王生所爲文是
已生以七篇制義請校詞甚舒博氣甚開敞格甚閑
巨以是而當程序之規制疑其力有贏饒汎溢常度
比翻閱其臨場中式原卷則又綽約簡練反博而精

器大而實其居處則極慮以敷陳其乘時則冥心以合軌短長肥瘦惟其型鑄化工在手生成自肖生之技有得之象先超于形外者矣乃知世有神物不受時之摩而能自爲摩我爲用而時爲適以妙中乎圖經彼按圖以索者形遇而神不習焉王生之爲文習于神矣以是而應明時之物色神已先投期于日莫遇之矣

代擬永思錄序

龍川翁力學篤行名播諸生間卒老鉛槧手經義

越編

卷之六

以授中丞公公以賢良登上第筮仕虞部郎單恩封太翁如其官貴矣舉與迎膳京邸暇時扶杖屨出春明門縱觀西橋御堤垂楊走馬曲水流霞之勝貴能養矣初授郎秩已加贈中憲已又進爲通奉大夫國典之尊崇亦榮且渥矣乃中丞公遐思慙慙愀然有餘痛焉集所爲制誥誄辭銘頌以志榮哀而名之曰永思錄屬余序之余讀公之所自爲狀而涕泫泫下也夫非盡人之子與公以已貴貴之祿

衰之以視繁榮草土攀號拱木躬不及見見不及養

者未可同日語而公曷以哀也嗚呼此人子窮天極地之感無所解于心者也誦詩而至魏風陟岵之章北山采杞之什猶令人踣踴瞻顧有退而却步之思惟至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咏則益歎歎悲愴拊膺酸鼻五內欲崩而哀不可禁蓋物窮而返其始情觸而通其極人世有盡而願慕無盡天下之生生無窮而生生之感亦無窮故鍾釜鼎烹之祭不如菽水之爲適也拖朱曳紫之貴不若班衣之爲豫也田書

越編

卷之六

四

告墓之典不若躬被之爲榮也此人子所厚願于親而不能必諸大者也中丞公所爲自慟者三公起家進士而太翁猶屹屹窮經白首被褐爲諸生一可慟也太翁與夫人攻苦力勤庶幾一朝祿養割宰官之奉以供饘粥而翁與母乃奄然相繼二可慟也黃麻紫誥貴光蒿里一而再再而三生受而拜命于堂官不過爲郎三可慟也負是三慟卽衣薪以錦累丘以珠于白骨奚當焉此中丞公所以悼亡追遠感勝流涕而不能已于哀也夫人子卽終身孝養不能

親恩于萬一至于親恩終不可報不得已而寄之無涯之思刻木以叫號攀樹而悲瑟蓬展而輟社遇石而不踐皆以寄其無涯之思思之不獲而觸類引伸神與物交魂與夢接則抑慙無聊之甚已嗚呼此人子窮天極地之思而無所解于心者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夫至于所生無忝而各位祿養又若身外之榮無足爲軒輊者中丞公敷膺潘臬勲業爛焉宇宙主上簡自廷推一日奉 聖書兼旄鉞中外具瞻風采而公猶抑抑

走金

卷之六

王

自持冲和粹藹與人無城府町疐之隔余與公共事三楚而識公寬然長者也衷與貌肖聲以情孚由枝葉以窺本根之茂公子所生無忝已公以貴貴父以祿養養父異日傳之史冊又以太翁爲名臣父翁與太母之沾榮詎有量哉公之哀而思思而永永不替者其尤可則也夫

代擬清德貽謀集序

毘陵袁公以孫廉憲貴贈官通議大夫海內搢紳士述贈公還金二事傳歌紀詠詡揚休美彪炳彤管於

是有清德貽謀集余讀公之集所爲詩古文詞而悠然有遐思焉公蓋好行其德者而又不自居其德嗚呼此公所以獲報于天而詒謀永永也夫天漠漠耳天之聰明以心爲牖不窺其顯窺其隱不觀其偶觀其素就其靈寢之觸燭其底裏之安何者好名能讓千乘無故而有什伯之獲亦義士之所唾去也故暮夜之餽隣于賂可以混下士不可混中士道傍之拾近于攘可以混中士不可混上士盜泉不飲嗟來必卻義利之辨嚴矣何獨于關西之郤儼晉公之還給而學士大夫亟稱之蓋隱以窺其素而得其意之所安也意之所安在是故卒然臨之相顧錯愕埒爲浮雲視如飄瓦而無加于素衷之毫末二公之天定矣袁公割賦長之羨金還之匠氏匠氏不受剖其奇贏以獻公而公又不受新安大賈遺金在篋三年而以歸其人公益適于底裏之安不獨伸于靈寢之觸燭行不問諸妻子潛德不聞于鄉閭人見其受已不見其施向微邑令尹言賈人之子言公之子若孫竟無能言其隱者嗟乎公之樹德在心行兩忘之間安而

走金

卷之六

王

入于忘矣夫其忘之也而冥冥者乃嘿識焉公一青
衿士耳奕禩而後孫子科名鵲起箕裘日拓繩繩振
振以大神明之胄世澤盼暨及諸來耳清德之貽至
闕遠矣夫榮名厚澤來爲儒來致爲莫致山中有寶
無心于寶者得之故活蛇而得珠救雀而得環無心
于得乃有意外之得無心而後爲陰德無心之得而
後爲陰德之報謂陰德如耳鳴者非也以自德非德
也望報必無報也辟之射然發而必應者機也舍矣
百步之外聽其自至而不識不知者神也操之縱之

越鑄

卷之六

七

以握張弛之樞紐者我也故曰天之道猶張弓聖人
爲而不恃不欲見賢善哉乎老氏之譚天也請以是
爲袁氏世德之徵券

賀中丞牛公考績序

涇陽牛公以大理少卿奉命撫履蒞任數閱月通計
京卿俸得三年考最聞所部長吏圖致詞稱賀吾楚
受公提攝二三同事屬在晉爲領言晉從通籍筮仕
時公筦兩浙鹽政明憲救法瀕海魚鰕之民不敢逞
長釐以爲橫于夫池邦人士定拜賜比晉爲水衡郎

黃流汎溢宵旦經營爲漕渠 陵寢計藉公分黃導

淮之議陵漕兩亡害則曹郎寔拜賜今也受成于公
衡三楚士而得公所爲章句解以課諸儒分門校藝
大要歸于聖賢之正指下吏寔受教焉其能無款實
敬揚明德乎夫慶四省之割壤而寥廓蒼莽之區也
巉巖複嶺縣巨盤紆盤藍之民相與磨牙依負險阻
大帽岑岡高沙下歷洲頭橫江實營三窟人率其剛
獷點鷲之性躍馬綠林抵冒殊杆當事者執五刑以
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不走而之閩之楚則走而之粵

越鑄

卷之六

八

之吳通遼之訓法令格焉 憲宗朝督令上杭武平
瑞金南安操演軍民戎伍分行各路團練郡邑鄉兵
勦捕流賊 先朝皇霸震疊法令修明關不譏地不
枯林不樵山不鑿而磽确僻野之鄉蓄藏兇惡鼓衆
贅禍毒流旁郡今之時何時乎豺虎而冠發舒山與
之藏煎枯帑鏹之積飲脂吸髓寔窳其民羣生憤懣
寧必其無越思乎昨歲馮夷爲虐江湖充陸東南諸
省同時告窘今歲江西福建復大潦災稔相仍溝中
之瘠寧必其甘心殞墜乎汀漳潮惠彬賴之交東連

大海近扶桑南控百粵近交趾地曠法疎寧必其無
意外之巨則乎江楚閩粵有山海盜賊之憂有採樵
燒造之憂有水旱饑饉之憂巡撫大臣各以一省爲
憂而虔獨兼四省之憂故虔于方隅獨重而撫虔于
他省獨急 主上深居遠穆于意有所不可奏對悉
留 中不決外益闕而中益堅邇如閩如中州如貴
竹如兩廣請簡督撫或經年而後得 旨或累歲而
不得 旨而獨于公之撫虔朝推而夕下中外愉懌
喜公之能造虔又喜虔之幸沾公造也今天下之勢
走鶴 卷之六 九
西北爲藩東南爲奧西北告急以東南給之東南有
急則勢不可支閩廣江楚實當東南之大半而南贛
一鎮又提四省之綱而兼軍民錢穀之柄虔之爲東
南重而公之爲虔重也明矣公爲名御史所上封章
言事不可千百計其究歸于矢公秉正爲 朝廷持
大綱建大議言出而有當于士君子之心未始傷于
激公嘗激歷江淮吳越燕趙齊梁輟蹟徧天下所至
斯于驅奸剔蠹弘濟時艱培養國家之元氣而未始
傷于苛三任棘寺折獄平反三尺法與天下共之無

縱刑無冤枉生死出入要于當律而未始傷于刻跡
公之爲臺諫爲卿寺爲巡撫無之而不關天下國家
之重輕辟之于金鉞而爲刀劔鈎矛可以截鳬鵠刺
犀兕範而爲夏敦殷羹五父之鼎可以列于寶龜之
林虔于明堂之序公之無往而不適也其分定也公
甫抵虔而號令一施旌旗立變別貪廉明舉刺肅利
獎振墜弛綱紀規條以漸舉焉歲當報最司功氏紀
公勞勩以懋揚殊卓之勲 主上必褒之誥辭寵之
蕃錫虛元樞以 召公公不獨爲虔重矣然公之所
走鶴 卷之六 十
以重虔者寧詎聲聞顯融以懿德豐勩著也公嘗究
心理學洞督奧玄其識見功力不讓文成公當王文
成之撫贛也爲旁門通射圃日與諸生論學每至夜
分發千古不傳之秘揭以詔後世出而排難解紛批
卻導窾南昌九江之捷一戰而定亂持傾功在 社
稷夫其德業崇隆機智神速孰非從學問中得者
國朝理學之臣出撫虔者前有王公而後有牛公余
小子不獨奉公訓解以程士且延竚以觀公之成而
立睹夫旋乾轉坤之業雖爲之執轡所欣慕焉今日

之頌揚休德猶未竟厥施而爲公之餘緒矣

代擬賀侍御史公復命序

直指金壇史公奉 璽書按楚事竣還 朝征行有日矣公之來也草木飛動山嶽震搖其去也道路霜清江漢風穆楚人士惕威懷德有戀戀不能舍公也者夫古使臣四牡輶軒周爰諮詢至于受制出使爲天循行猶未有專屬漢以來攬轡埋輪持節分行評天下諸疑讞事專行誅賞職稱雄要常仁約有言御史耳目之官故當特立震懼州縣若公者詎但州縣

趙鶴

卷之六

一

之能震懼已哉曩公執法中臺適不佞備員交戟之下公彊立忠直指奸觸邪舉朝憚聲神全不寒而栗已出按豫章風猷道上力裁勢璫踰入留中公持之益亟璫遂不敢逞江右湖口鼠狐潛遁肅然清寧迄今頌公明德焉維茲三楚春春多事而江湖之潦溢歲相望也 肅皇帝中興湯沐之區法令低悟往往有渾根之不可伐大軼之不可理如河南南陽之莫可問 主上惠顧吾楚委公以枰彈糾繩之任懾公名者業已膽落于豫章而公習豫章益以習楚乃至

則精嚴沉毅一用惠文法治之嘗語不佞予不敢毛

舉于繩之外亦不敢僭破于繩之中故其御左右也毫不假手其論報也毫不錯貸其舉錯諸文武吏也臧否上下不失累黍不差鍼芥不佞德乏吐茹叨領楚服公不以不佞爲非倫孜孜吏治民瘼相與劑量商確行斬于衷其是貪其成間有耳目所未習智慮所不逮者公輒啓以玄旨廣以弘識曠如發蒙中覆而區區寔感賢詰同舟相濟之誼不佞屈指公之良法熒意湛恩閭澤不可更僕數其大者如入境一疏

趙鶴

卷之六

二

備述楚民沉溺顛危之狀似監門繪圖太息流涕卽徹 主恩寬什一之征允改漕之議留河梁之稅濟薪樵之艱賦不加額而民困蘇庾有贏儲而饑歲給置郵之獎肅清公門之蠹盡剔關市之徵頓減楚之民猶有子遺靡一而匪公之再造也者邇大計所條上十五郡國擊刺摘於洞于觀火余藉益良厚公豈直平獻訊明誅賞俾州縣之徒惴惴爾耶公今且報命矣遑臺省多縣缺需次不補嚶嚶如晨星今則振鷺充庭連茹拔彙材足供任使而於中聲譽素高爲

時情所共推服者孰居公右以公之任事久習憲典
暢機宜兩御澄清之轍按部大藩激揚之餘多所規
畫茲行也廟堂以爲具瞻後進以爲模範公以正直
忠厚總衆言定國是臺省愈以肅 朝廷愈以尊世
道人心有攸藉焉竟公之業彌綸翊贊外而振厲廓
清內而保釐勤恤與古名臣後先焜耀非公其誰與
屬耶公曰曩在江右轅不及旋受事于楚再閱歲矣
車轄且脂日候瓜代遲迴久之而始得還軫也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其予之謂乎不佞聞公言而益念公

越鎬

卷之六

十三

之夙夜匪懈厘于王事也公行矣余與公有共事之
雅瞻彼江濟我心悠悠其繫戀于公之一去則不佞
與楚人士同此深長思矣

賀方伯名川張公陞任序

今歲計吏 上採言官議 詔舉清廉異等吾楚右
伯豫章張公爲天下第二人是時公以右伯課三年
最僚儕相率爲公舉觴會邸報適至公且遷秩爲山
西左伯奉 俞旨矣於是諸大夫彈冠屬慶又相率
爲公再舉觴時王子在坐矍然進言曰公可去楚乎

三戶之民將安托乎吾輩二三同事將安所師帥乎
公之爲右伯二十餘年而始得遷也遷而董循資轉
左也是爲公二十年前當得之物詎以異擢待公不
知必如是而後見公之爲異等也公當壯年靈盛仕
路壅達卽上疏陳情爲二尊人乞養餘年依依膝下
有 詔再起而公再 請曰吾豈以仕而忘親時宰
柄政熱可炙手而公綸巾羽服翛然林下曰吾豈以
仕而忘身情事旣畢起公補楚右轄而公復因祝釐
之役乞假休沐堅以疾辭曰吾豈以今而忘其始會
三殿三門土木繼興悉庀材于楚蜀間部檄趣公任
事中丞臺使者飛檄如雨公不獲已而再入楚入楚
而陽侯之虐吾民甚矣先是公入 都謁長安貴人
控瀝楚凋憊狀變異冀昔必不敢加額外徵必不敢
僉報問左富民必不敢起派鄉村繇役而是歲楚大
稔視昔又變異公涕泣爲當道言吾安能起魚鱉而
科之民又安能飽糗糜而輸之無已則請 內帑內
帑不得則請協濟請留稅料當道遂如公議數上疏
主上仁聖允留稅料議協濟而楚賦乃無溢額募商

起鎬

卷之六

十四

之令行墨吏陰摘里中豪恣其漁獵中人不寧其產
公下令切責奸宄進斥侵牟盡杜燭探樵之苦爲文
默禱爲長歌太息而又嚴筭覈節浮冗金錢時給錙
銖無棄計採辦所需四百二十萬鎰而公用斟酌之
法異材千金什可減五所省獨亡美而以省獨之餘
議減河梁之榷勒石著爲令而行旅出途受公賜矣
十七城徵收出納不問羨金不移晷刻無鼠耗魚爛
之奸而州郡輸解受公賜矣楚故多同姓諸侯王叢
食縣官縣官不能以時贍則 天潢之派不能以宿

越鎬

卷之六

十五

飽公視事委折處貸發帑金四萬兩曰吾哀王孫而
授之食何敢後時而楚諸侯王受公賜矣天以公賜
楚楚得微公之庇以起溝中瘠而吾儕托公宇下步
趨是繩舉動是式益目屬公以爲儀度焉跡公之見
不多于潛也師其恬名不加于親也師其孝鷄鳴風
興戴星視事師其勤衣不重綺食不兼味師其儉立
言必雅持議從容師其慎清忠耿介之節又誓一心
顯晦靡敦落落世途一官至二十年而後轉而公之
異品始見公去而吾輩將安所師灑乎小氓將安所

寄命乎諸大夫聞言而皆不佞曰子之言知有楚也
而 上之視晉猶楚也去歲三晉饑野無牟來而澤
火時見于雁門馬邑間 當宁厓念西垂側席需人
左伯之拜爲中丞不踰時而命下繼是而起公其可
須臾曉乎在晉曰公之廷舉爲中丞屢矣公何有一
中丞而中丞亦何足重公曰者清廉異等甫一 奏
聞輒奉 旨紀錄待以不次之擢選人歷敘推用而
獨于公被 首簡焉 上之念公深矣時情漸汚
廟廊之議論不得不求清以去濁而 主上擁如山
之積亦且厭濁而思清清之一言先輩以爲公明仁
恕皆從此生若公之素絲不染進而師帥百僚澄清
亦服於世道人心大有所裨 大廷行見命矣余不
佞之亟亟爲楚謀則又淺之乎視公矣

壽春嚴顧公七十序

給諫惺涵顧公始爲令令兩劇邑治行兩稱最
上以其官官父已召居內省聲華貴會 詔單
恩侍臣父悉如子官則又以其官官父若翁之受寵
禮益迥然異數哉今歲春嚴翁開七奏而神冲然色

盎然基履環然翩翩揖讓指紳間也諸指紳謂翁享
希壽髮鬢不改將來福德無量則余信之而翁自視
不有居貴盛子若孫婉休儂矣白眉挺拔而飲平抱
虛約之衷以是卜翁福德無量則余益信之蓋翁不
說子以貴而說子以廉人觀之皆以子母貧而翁有
愉色給諫不娛親以宦而娛親以正當羣蠹之嚙啗
抗顏廷諍吾黨爲之吐氣而翁有愉色往歲江南太
漵司計垣而議軍國之賦徵 人主非常之恩以及
里閭溺不沉餒不殍翁曰吾幸其復有吾土也樂而

越鐫

卷之六

十七

進七箸已王校大藩得人稱賞歸而報 天子翁曰
吾幸其不辱 上命能舉斯職也益樂而進七箸蓋
翁于給諫所責成者遠所屬望者寬里居家食一行
其素吾邦人不知有給諫之貴而給諫之蒼頭僕從
布衣窄帽客至庖觴供茗客退應門灑掃已耳市居
數椽不蔽風雨田無負郭未贍餽粥翁視之恬如泊
如而第以餘閒齋心禮貝逢時茹蔬戒飲稔讀尊生
家言理方書和九劑順四時之序以無損其天和日
進幼子若孫誨之廸之三延塾師砥礪鉛槧膝前以

文藝爲程此外翁無復有繫心事矣貴人相訪輒退
避不遑州大夫罕覲其面世味若淡翁不啻覲之而
直忘之其藐之也所以忘之也其忘之也所以有之
而勿失也孔子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
蓋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之數能也能游者可教也
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萬物方陳乎前而
不得入其含惡往而不暇翁則暇矣暇之也忘之常
有之而勿失矣以是卜翁之福德無量詎不信然自
茲以達吾以觀翁之期願再以觀翁之百歲翁壽補

越鐫

卷之六

十八

高子彌顯以子之官官父老人幾冠几杖匍匐拜嘉
恩禮綦渥則吾二三儕輩稱觴爲壽又不能爲更僕
數矣

代擬壽瑤泉申少師七十序

少師申公以宿德元老解相印歸且十餘年 天子
遣使存問今歲公當七袞公卿百執事及海內文學
之彥通籍之士靡不歌南山詠湛露錯趾堂下余不
佞辱公深知業有言敬效千秋之頌矣吾州薦紳復
相率詣余乞言以壽公夫公之出處天下望之若景

星慶雲仰之若泰山喬嶽立朝事業彪炳卓犖與三
楊謝李諸公相後先公家科第蟬聯彬彬濟美公又
健履矍鑠丰神挺拔介福無疆海內望而知之義矣
華封之三箕疇之五咸備無缺則余安能蔓詞繪語
爲公彥詡耶諸大夫乃載拜而進言曰夫壽以一人
而家國天下不與焉此其得天小者也上壽以德保
國永年而身繫天下之安則天下之興頌歸之故以
身繫安天下必爲天下重其身吾儕者觀公之治天
下猶養生然當萬曆初元柄相挾 主威暗咤震盪

越錦

卷之六

一九

漣如秋荼惇大冲和之意漸滅殆盡公爲之調將絕
之絃易旣覆之轍二百年元神命脉斷而復平公與
有力焉公在位而朝無疵政 主無佚德至于今而
大敝極矣貂而冠者虎而弁者啗脂吸髓綱紀凌夷
政事惰窳而海內卒晏然無敢難此何以故蓋 今
上御極逾三紀繇前十年 國家之元氣刻削不完
而安和鎮靜天下明誦公調劑之功繇今十年元氣
委靡不振而猶不至敗壞則公寬紓博大之遺天下
陰受公之賜而不知其自書不云乎天壽平格保乂

有殷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昇之公之相天
下如妍媸好惡之就鑒衡多寡輕重之歸劑量極重
不返之勢挽之使平險陂反側之情調之使平上壽
格天公于治天下得養生之解矣夫以身保乂家國
者必先天下之憂 主上眷言黃髮移時應憂下之
求吾儕能無意于公之一出乎余聞之而莞然曰子
大夫之爲國與天下善矣若公則自有處焉士君子
非出之難出而酬其志之難志不酬而去之難夫去
何難之有迫去就之權不自用而爲人主用則去亦

越錦

卷之六

二十

難言之矣公一出而巨璫欽言路開遊幸逆開採罷
國本定功業爛焉乃至意有所不可卽飄然一去以
明志藉令公不歸而當斯日也不過披瀝肝膽苦口
顯諍已耳伏闕而陳叩閣以請已耳甚則閤門累牘
拔劾乞歸已耳今非不然而無救于事至于言不庸
去不遂而後知公歸之有餘適也公自解組歸來東
山之展洛中之社優焉悠焉侶烟霞弄風月臨池瀟
灑酌酒賦詩相竿于山水之隱在野言朝甘苦不同
味難易不同途公不以彼易此矣在昔成周泰和雍

洽宇宙間周召二公百有餘歲天壽平格之語若執
參不喪吾兩人杖履而遊願 天子萬有斯年以和
億兆以保國永年老臣歌詠太平實拜 明主之賜
何暇高譚出處乎雖然召公老去政而周公以敬德
相戒諄諄然保乂是圖衛武公九十而猶恂慄其德
以歸于民之不可誼公歷事 三朝受恩深重而公
之神王氣爽服食起居不殊少壯時視余實大過之
處江湖而憂其民勉副時情以庶幾于周召二公保
國長乂之遺意以其身爲天下必爲天下重其身諸
大夫之言倘亦有當乎遂次之以爲壽觴侑

趙錫

卷之六

二十一

越鐫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序

辛亥浙江歲薦齒錄序

余不佞學儒而吏已學吏而儒遂得窮心披蒐全納楚材而於茲大藩人匱又乘間以觀越人士之奇歲當貢士於廷方領離經辨志始以藝文進焉已則屬行鱗次邑邑其來蕭蕭其見以胄齒進焉以吾一日之長問序言於余不敏不敏竊觀太學之設夏后

越鐫

卷之七

十

氏爲東序蓋次序先王之道而教之入學以齒序齒于虞庠夫生人之必有序也其天分也三行之教友行以親賢良賢良不親觀摩麗澤之無托故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學士雲集以詠聖術而堯舜之道卒不越于徐行後長之弟教法作人夫亭不以齒序爲先後哉聖人之制禮也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然後反其性而正其身焉諸士總角佩習洋洋盈耳于洙

泗之教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教今且釋米廩而升聞王國矣其致身通顯則能觀光射策昂奮于九闕八紘之上卽董守其跬步亦將師帥于公宮之南四術四教以長佐郡邑而親民社夫其所爲班班序秩詎第爵里之高下家世之通晦云然緝張次諸良冶荀玉藉諸他山德漸修業漸就心志漸相契合學問廣益闕失砭箴當官有介石不易之操守已有素履以往之節久要不忘以庶幾終身昆弟之誼不出鄉閭里閭十姓百名率其禮讓移風範俗其進而之一國之天下必繇斯道矣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尊賢尚齒教化之本歸焉士也敏德膠庠知類通達強立不返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至于近悅遠懷而王道無餘蘊矣諸士鼓篋遜業學行有成脫奧濞而遊高明庶幾知類通達強立有成之士降嘉禮以勸之宜達德以隆之成俗教民端有藉于今日之鴈行序齒矣

跋

陶世名言跋

晉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乎時者非克已所最
言不法不足以模世教不經不足以遡古故巧盡於
繩道繫于神神闡發爲言言能悚神以符乎道顧蒙
之習質質焉憧憧焉有先覺者鳴鐸振響提撕一世
之聾聵故逞古之奇摠于心顧萬殊之曲極于編摩
形過鏡則照窮鏡古照今爲砥礪之型范則有先詰
之名言在大中丞淄川高公之纂述名言以陶世也
以是名其編予小子載拜鹽誦而卒業焉矍然興起

遺稿

卷之七

三

曰於皇哉典謨之是訓乎夫作繩能銘者可以爲大
夫出其言以範圖曲成聖賢之事也言談林藪閑宜
君子之名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本諸理
以鑄言還因言以鑄世靡醜高庾埏埴成繩良工之
爲瓦旋也髣髴薛暴不以入市君子不毀方剜圓瓦
合于世焉倣敗德作巧蕩心則鑿坯而道躍冶而馳
不軌不物有世道之責者憂焉於是方冊既載蒐獵
具陳雖淵流遂性詳略異聞而首冠孝弟以通神明
而身心政治學問禮節家邦隱顯繁行細事隱禁併

包爲帙有六爲目六十二而以壹範女德終焉夫行
先孝弟樂亂闢雖洋洋乎典謨之是訓也得是編而
神明之默成之戶牖刀筆砭箴在座蘭臺大卜之藏
紀靡猶積玉矣公又曰吾將以言淑世也陶之義爲
薰言之芬芳如德之薰近栢者香近蘭者馨夫晉小
子之侍於公也蓋不啻言之薰矣醇醉心清沁骨髓
惠下土以遊熙臺嚴飭文法以布霜雪讀書而恐竟
聽言而忘疲吾儕日遊公之天時行物生以元化爲
橐籥以神工爲陶冶無行而不與者公之日與二三
下吏相周旋者也旋樞而不假乎物倣古而不域于
時乎於心領于神以幾乎道愚于公之行事觀其深
矣言語云乎哉言語云乎哉

二王手書卷跋

余幸得執御元美敬美王先生時讀先生文章騷雅
間從薦紳家得二先生手書披閱大王簡古二王精
媚可稱絕技然收之筒屨多供蠹魚殘蝕或汗漫散
佚不全而獨空山上人粘製成帙襲而藏之數十年
筆剝宛然新也夫聞人學士口吐珠玉筆走龍蛇片

紙落人間珍同拱璧聲價既重則鬼神妬之而獨僧
寺禪林超然世劫若北海三絕岳麓存焉詎非天留
之以表名人遺跡哉是帙也非空山之重先生寔先
生之重空山耳非空山之能爲先生不朽亦先生之
自爲不朽耳余榻管以續二先生之後庶幾蠹魚之
能舍我以附他年之不朽云

武君陽九曲圖跋

余別武夷且十年而三三六六之勝時寤寐游焉適
武君陽持中翰廷林領君所爲九曲圖跡余而筆端

題鑑

卷之七

五

山水恍乎肯游所經睹者夫域中名山多有山無水
而武夷不獨以山勝以水勝山之景或得之間錯偶
值而是山則環之四面山之奇或得之深遐幽渺而
是山而則聚之一掬名山多介於窮鄉絕域而武夷
山水則臨諸孔道故武夷之勝人得而有之而君陽
棲心物外處世高脫欲以武夷爲已有君陽之志不
廓乎其遠哉按顧君所爲圖山聳拔盤迴水源高遠
恰似郭河陽巧贖致工晚年落筆益壯君陽得是圖
而神已凌凌飛度僊掌天遊之上矣君陽之慕武夷

也志之與合而圖遇之于則身之與遊而神遇之君
陽儻有意乎爲遠游也余請杖屨從焉

墓表

將仕郎東圃史公墓表

史氏世居翼城東河下里抱潛德耕讀不仕仕始子
在平主簿東圃公公從幼敏慧英明強識羣書長治
帖括研經義以應諸生試試輒高等餽食官牆芥視
青雲人亦目公旦夕脫穎去乃公鬱鬱不得志久困
于鉛藥喟然曰吾何爲是白頭逐蠹魚以消此殘臘

題鑑

卷之七

六

則以諸生補成均就試矣無何又以成均謁選人就
在平簿矣在平魏博間之最下瘠邑也歲又苦蝗蝻
甚盛奪此盤中餐卒來不登而追呼之令益自上急
公爲治粟尉賦不給法當逮公請以身往就繫而東
昌守侯君廉公治狀賢出錮餘千五百金充官餉公
得不繫是時遼東逋寇鼠竄傍邑公攝捕下令索賊
搜縛數十人荷榷之患息而邑民得高枕卧公爲簿
數載勞苦功高久當得殊遷乃偃蹇不一調其困于
簿猶其困于諸生也而公自信其遭逢拂衣之念決

矣公雖局于一命乎而仁愛宅衷濊澤流乎蒼赤緩急不難以身請命公如先身後民則以彙弘牟孔瑾之術與虫蠹爭釐喙之餘以佐縣官之急是必以才能當上指而猶瘵之區道殣其相望矣嗟此子遺惜公所生植也一金可活數人之命寬千五百金可活萬人之命公之所造廣矣遠矣公窮經不能經術顯以攄夙抱守官不能官資顯以殫厥施而僅以寬租緩稅爲國家愛養元元以庶幾于回枯澤槁之仁天之有鑒于公以有今日向之所爲未殫厥施者吟

越鐫

卷之七

之所爲施而不置者乎公諱遜字子恭東圃別號也父爲省賓公眞母申夫人舅第三公其季也公孝弟力行志修純篤配柴氏治子地福祥公女子男三曰鎰鉉鎰配甯氏鉉配陳氏丁氏劉氏劉之所出爲贈御史公元利也鎰爲廩生配馬氏東圃公宦歸而勤勗子于鎰有厚屬焉翼城名士也女一適許氏于洪孫男四宗道宗一爲鎰出元吉元亨爲鎰出公生于景泰辛未卒于嘉靖丙申之閏十月辛酉爲年八十有六柴夫人少公三歲而其沒也亦先公三載沒

之日嘉靖甲午九月念五日也柴夫人葬于東原先塋之西南一里許公以丁酉春三月十七日丙申暮柴夫人之窆而合葬焉金勒諸石以識不朽

吏部文選司郎中毛公墓表

嗟乎壬辰應制余同經舉者十八人而今竟寥莫也遂安毛公之棄我同儕且三年所矣安得清公矢節始終貞一如毛公者乎始公與余通籍謁房師龍門李先生先生訓弟子名節相礪道義相規已余在中翰而公筮仕進賢進賢故江右名邑而與相君隣相

越鐫

卷之七

八

君聲勢奔走海內四遠不脛而至而獨隣邑毛君畏然炙手冷然思濯也邑多冗役廝隸溷廁下鄉勾攝不寧其鷄犬公悉汰之亡重役遑縣令坐堂皇庫椽進七笥而藉是頭會箕歛曰吾以庀供具也公悉迸之亡繁征鍾陵孔道輪蹄旁午僕夫蹶躄厨傳空置而公節裁物力以薄治芻秣揖客于途無使困吾土而已貴人經行無錯刀之贈而以月奉之美構靈閣飾賢官以昌風運日止吸鍾陵一杯水邑人士噴噴曰令洵廉歲當入觀單車入長安囊無長物饋遺

盡廢長安賢者亦交與之曰今洵廉會銓缺需次虎林錢公舉賢自代非毛進賢不可而大中丞溫公擊節賞曰吾兩與計事稔知進賢賢可爲錢考功次者進賢哉而進賢之面目孰似中丞初無把臂交亡何考功以空署逐公亦憂歸至壬寅有文選之擢則中丞公遂成之自佐選以副司功門無投刺清約如宰進賢時蘭谿柄國公屏絕蹤跡如避熱南昌時公有所忤于政府耽耽欲中公以事公乃浩然賦歸來若將終焉而部檄亟趣行補選郎王秩公首疏薦拔人材披陳時事若帑藏之空虛邊備之廢弛宵人之腹削民生之塗炭昌言極論爲太息流涕之談他如題舉廢才十事皆中窾蔡人倫之鑒哲於秋毫諸獎盡刷時有覲公推舉者公尼之遂嗾言者蜚語侵公公抗章引疾有詔慰留之公不可廼拂衣歸矣歸而讀書學字遯跡山中爽然自快公嘗言任天下國家事要理以爲主必須氣有以勝之乃可當大而不撓語及時望必詳詢其經濟何如若矯飾小節競虛聲以炫世者無取焉夫今之時正坐飾小節競名炫世者

之多而公直攻破其壘知言哉爲令時揭四語于堂守身如女愛民如子居易必安行險必危公之守身愛民於典銓治邑足徵焉其或見妬于憎口則居易以俟之耳已公年弱冠取科名而不矜八上春官而不惰與前令輪補四千金而不居之以爲德當三王之僉封危言觸忌而不揭之以爲名良知祖王文成止修祖李見羅研硃點易述來矣鮮而其著述春秋臆考筆削直宗乎獲麟之絕筆藉令以公之學識搜蘭臺石室之藏可羽翼文明發揮性學公直薄庶常而不爲無以當時宰之物色豈天固有意留以澄清銓軸哉公歸里之次年而疾作年僅六十嗚呼已矣歷撫仕跡要津始終砥節如公者不可多得矣公甫七齡而哭母五十而哭父哀毀柴瘠呼號孺慕事繼母如母而痛伯兄如生其睦族則聿修六世同居義堂其恤里則條議蠲除里甲輪役宗人德之里人祠之服官勤慤居鄉和謹久暫一轍生平著作公卽不好名以存餘草有詩文三百篇亦足述已厥家世系出三衢唐天寶中遷遂安之泮塘自祖羅始國

初之知名自九十三翁相始相四傳而生化州別駕贈文選主事環峰公志洙爲公父江爲公母章爲繼母配李繼徐俱贈安人子三國典國章國允典章有聲諸生間篤學大雅如先世風公諱一瓚字獻卿肖環其別號也卒于萬曆庚戌閏三月而同門友王子爲之題其墓

明處士斗泉史公墓表

嗚呼斗泉公之歸窆窀而卽夜壑也蓋四十五年于茲矣至今而載表其墓表非自今始也陝西少叅劉

越鐫

卷之七

一

公蓋有言表之而表弗詳于誌也夫誌藏諸幽幾與其人俱隱矣表以開來信後而胡言之弗詳也公諱鉉字文舉別號斗泉史氏自廷舉公用肇裔而翼城東河下史爲名族者賓公眞爲之子在平公遜爲之孫而史氏章與益閔著在平公業儒致身以經義式穀季子鉉方蜚英鬻校間雅負莛林望而斗泉公爲仲子少有四方志欲挾輕貨以通商海內在平公曰士與賈皆四民之一也仲業負季業儒相資爲用而公遂學賈矣賈跡所經游正直信義聲重遐邇通公操

計然之策日按居積之奇贏而不亟亟以勾子母利會有天幸業日就其所經營者以恢拓廬舍園畝村郭相望里人曰奈何爲是苦案矻矻者而起家莫若賈公又進而自廣其意日與賢士大夫游布衣長揖于薦紳先生間不任買而任俠時有聲款風采英發人莫叩其中藏不任俠而任儒隣有婆娑暮夜私奔公曰吾平生不愧暗室力拒之去付之不言而劉夫

越鐫

卷之七

十二

人不暗不聞之地者公持坐懷不亂之心銘諸幽而又不欲以湔奔不有躬之行聞諸人謹嚴長厚豈復出魯男子下哉公年七十有四矣而猶客淮揚以病卒于瓜洲邸舍贈公哀號骨立徒跣踉蹌間關數千里扶輓而西以殯于東丘祖塋之南嗚呼天遙爪步雲深鳥啼蒼蒼者欲成贈公之孝乃不恤公之危耶公始配西王陳氏繼川西梁丁氏俱不祿繼劉夫人高村里茂族也夫人勤渠以起家肅雖以范梈和九以廸子執謙以睦妯娌名德具備與公相儷美焉生子元利爲邑諸生今贈御史婦常氏與賢坊生員璠

之女女二長出于丁適南河下張億次出于劉適東河下賈錫孫男爲某某公生于弘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之吉本年十一月十六日也併書之以示來禩云

閩海平倭記

余自辛丑春正月入閩抵泉州受事代庖巡守漳南道二篆履任後卽往建南謁大中丞金公旋至省會而倭報紛紛至矣倭掠漁船挾漁人扶櫓猝搶方盛

起稿

卷之七

十三

兵船寨遊及沿海郡邑戒嚴賊揚帆海上出沒島嶼間縱橫亡敵時巡海乏人而中丞公又以請告候命境上距海千有餘里聲聞遼絕當事者乃以巡海符授之不佞請得便宜從事三辭不獲而南北中三路傳箭如雨羽書告急軍機喫緊間不容髮省會同事諸公謂余當亟歸道署周行海上纔出省而王和兵船被搶又見告矣官軍腦胸百兵不能當十賊而小埕海壇南日輒追風逐影夸詡以稱勞苦而寔退卻不前擇其尤者一二以按軍律而將與卒知有進

生退死之法賊與兵船遇輒蹈刃跳躍鋒不可接授指知兵健將衝其尾率其柁焚其檣火箭火桶乘風縱發一中賊船無得全者而又密督機宜出奇用間籌畫調度夜不成寢或漏下三鼓而傳門接報報至無不令人錯愕應酬決判手腕幾脫叮嚀告誡唇習欲枯書生白面以當金華八閩內地岌岌乎殆哉自有東旋一捷而賊斬強倭其衆致生囚于帷幄俘獻軍門已而銅山南澳相繼收功賊始知漳泉有備嚴不可犯不敢正目窺閩南而寨遊將士各有疆

起稿

卷之七

十四

立之志皆東旋爲之作氣也大將軍鎮福海不能展一籌而時時譁張聲勢以難文臣不佞日受其絮聒謂船小不能制勝勒令採木辦福船木料不可卒得得亦不能刻期鳩工工成亦未必可駕以禦賊爭之不得余乃盡括寨遊福船七隻聽其調度而賊操輕舟如飛轉旋甚捷樓船安所用之南路募兵漁船與烏船混合擊賊帆檣號色雜出賊不及覺而疑徧海皆兵賊故不能大得志漳泉而宵奔東粵是歲粵海大創所損兵船亡算當倭之猖獗也大將軍馳檄選

精兵結艦踞上游擊賊余謂大海淼茫隨風飄泊水師與陸師異陸師可據險扼其吭而拊其背船師並可聚乎賊所獲漁人靡不爲其嚮導者必避實擣虛兵抽則防守弛憂在內地矣且客兵從招募何分強弱弱卽當汰不可爲兵愚不敢奉將軍令無已請將別鎮挑選毋及漳泉漳泉兵不受選沿海星羅羅列六月五日異風拔木白浪躍空山搖海沸倭船飄至永寧傍岸泉民携老挈幼奔湧入城諸弁以介冑見桴鼓聲震請守陴堵賊余下令先發健卒從城外探賊入犯路亡何海上報至將士奮勇死戰犂船沉倭登岬者斷首就擒泉得亡恐而福寧精銳結紿海島不能致一倭而閭閻之聞賊登陸焚掠省會震驚飛檄救援賊聞援至旋退有天幸焉計大將軍所俘獲倭二一斬級病死興海無功福與福寧有失而所擒獲生倭斬級皆漳泉戰士力也澎湖之設有遊兵旅危四絕去漳海甚寥廓緩急不能採援大將軍告子亟傳令撤回守內地不撤全軍必覆問之叅軍及將士皆慙思愚謂大將軍及諸將士言良是然往返必

越鏡

卷之七

十五

候風傳令下海安得順風往順風歸五百人守彭山山可守湖可泊絕其樵汲擊其情歸倭且有後虞彼五百人更相爲命倭未可卒下也且倭志在擄掠窺內地子女財帛攻彭山何益耶萬一船出澎湖飄零汪洋巨浸中東西不相顧首尾不相接舟必爲倭有矣澎湖兵可毋撤而將兵者意在必撤兵符已先發矣余亟傳令止之兵覆請以身任大將軍無奈予伺已倭從東粵標掠楊揚得志縱菁東歸而澎湖兵乘其懈而邀擊之沉船破釜所繫頸皆名酋是役也其倖不出于大將軍之計慮者幾希耳倭出南海張定兵船被擄去幸有浯銅遊兵追擊奪船歸而搶船之倭盡被浯銅兵殲戮此可稱漳海奇功而把總方某欲拊其否臧失律與浯銅攘臂拔劍擊柱一軍盡爲左袒不欲當失事之名反唇相刺事聞兩院余謂浯銅南澳一體然不當混功過以死將士心條上勝負情形勘斬級一一解赴軍門及直指使者按驗驗畢請封置他郡毋發歸于時採回被擄多人活口質證爭功者慙沮武弁妬功忌勝彼此媒孽變黑爲白有

越鏡

卷之七

十六

不勝其贊鼓者愚獨秉公心罪必核功必錄勞不至
泯欺不至售庶幾無負當事者委任之殷奈之何懦
師債帥倏忽轉遷而有功如沈有容張萬紀其人者
與望風縮首之輩同類共律蓋功冊成于余手頽頽
指顧而新海道受事更削牘爲之其中低昂軒輊金
付之不問 題疏發而不孝且憂奔歸里矣余署漳
南巡篆直至五月交代而是月之終海波已恬始事
者與終事者將而庖代三符者與手握一符場太將
軍坐鎮以二首功受上賞陞實級官都督沐世恩
而余以猗猗之勞無裨實用而猥受 資金進秩其
爲大將軍之提挈多矣是役也沉卒倭船九隻奪獲
賊船并兵漁船十六隻生擒倭賊四十二名斬首八
十六顆獲從賊首十五名救回被擄一百六十四名
奪獲砲仗一千二百九十三件皆出漳泉部下事載
撫院題疏及直指勘功疏中

越錫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記

銀錢山督工記

今上御極之二十五年春三月二十五日敬妃李氏薨妃與上生皇子二次子當初育妃逝上悼之甚進封皇貴妃加諡恭順榮莊端靖毅朝五日百官素服視事上命司禮監陳矩提督喪事會禮部尚書范謙署掌工部事右都御史徐作同欽天監官姓天壽山下兆以葬擇佳地二請吉一為東井一為銀錢山上久之不決逾月未有命也然將有築墳之役工部諸曹即惴惴焉知上意難副而又值大工劇事多兼攝廼以缺員咨銓部時余在中舍選人以是役屬之疏上過批發不三日而向所擇地已得旨從銀錢山徐公命在晉與王政尹君從淑董其事尹君年長而資深于吾然入署未三月山工均非所常試者以劇役而責之非所常試之人難矣且上意未可測識而求以當其惟心難之

難矣五月十二日告興工於土神余與尹君備員執事先期往往則司禮陳公與內官監甯公等欽天監官皆至焉山在昭陵之西去九龍池五里許左萬貴妃墳而右悼靈墳明堂開澗草木茂榮層巒疊嶺顧向有情善地若將有待因憶聖明點擇不才壽宮之右而于悼靈之左所全寔多豈九廟神靈默佑之耶是日監官畫地定穴壘石為限祀畢歸而偶有小豎與部役相詆聲色厲余與尹君言曉事者即囂然何以稅駕且中外實表裏吾與若參商事不成吾有罰若亦何利焉衆瑞相誠謂二公言當無煩以意氣相加余兩人偕入都謀所以督錢糧聚物料僦夫匠計日赴工然余實讓尹君治內事而願以身往乃于十六日復往山中貴人之來視事者為甯公崙等十四人共司房管事小豎之分為各作者不可更數數往內監提督陵工者多不出三人今何數數也斯莫聚首貂冠盈座而此輩擬議舉動大率逮于人情彼所為慙慙而來視事者為公耶蹊蹙難平而稍不如意相率為紛呶又相緣為撫撓渠所憑而藉

者 人主也亢則激卑則隨不激難言之矣且主上所以命部臣者非以其能節省耶吾有吾職利害直置之吾安能以身為役也故予之始事有心盟焉有不恪者山靈其鑒之而其與貴人伍所為酌量而調劑之者陽為酬應而陰宰樞節之權迹似和平而心操制馭之術幾于唇敝舌枯而不勝其行坐之屈厄矣內臣奉 上旨地宮須局面寬廣務要堅固毋得滲漏而又刻期責成開土之始蕪萊錯雜柯幹交叢山根塊磊地角硤堅欲鑿山為壑築石為宮必假歲月之優悠庶幾物力之完聚而乃計工期月五旬而舉百堵即鬼運神輸不變色而却步乎余具揭部堂物料人夫催償無分星昧而會內工亟夫匠物料卒不可多得初至山率領千五百餘人而山無宇舍夜則散處林菁暑雨山風侵膚徹骨勞者病萃者散固其恒也隨令夫匠頭覓附近陵墳并小紅門外空房以安集之病者扶至火房調攝毋暴露山谷而諸陵常侍亦漸為平頭小屋以僦居或設酒餚餉之山民以擔負炊爨者覓利幾何泉夫或羣向而奪之

食或相爭而破其釜急則摩頂齟齬乘暴奪鬪交弱是自絕其咽也余重懲其首而嚴杜其爭忽焉成市自是而勞者息饑者食矣凡民間之無藉者應募夫當是時赴 兩宮之役者幾千人而洛殿而各密而大石窩馬鞍山白虎澗所募又不知幾也部官惟督責夫頭聚人以集事倉皇無以應則或四散以禽獲或用智以詭誘遠方人及良家子多為所拘攝不從則朴掠之剝衣露體俾之不得歸余在山凡以此來愬者無不縱之去然縱之途輒復為所擒或舍此而之他予得其情令告歸者俟便役挈之或值余進京携之馬足後由是叩馬首而來愬者紛紛也中貴人謂王君心太柔得無墮乃公事顧事之濟否曰有命吾不忍無辜而遭橫攝也小夫之為誰攝者即為其私人惡衣糲食用度無多而傭錢悉為所侵尅或鬻其身于別隊小人媒利為樂百端智莫能詰其泥首垢面匍匐而哀告者日且不給夫勞瘁終日而不得其平可憫孰甚焉愚所為刻意而痛懲者專在此夫役頭衙之則背地箠楚以箠其口余乃立簿稽查凡

來告者悉登簿某隊下某人稟某事點夫時間或面質之無凌雪乎無侵冠乎夫頭遂相錯愕不敢恣意撈捷夫其不敢撈捷也而強者無威無威而小民得伸其舌矣夫匠銀取之庫藏而堂批司議掛號關支轉展決旬追不及事不知小人嗷嗷旦莫以之爲命山城跋跋殊批五發不報兼之天雨綿延空林烟火既稀而羣情誼譁特甚無錢而使之無饑不可得也饑而使之常聚不可得也蓋至五日而山中稱貸已周無能爲計惶惶焉坐針負棘遇之窮至此哉亡何

處錫

國朱之八

五

而部銀報至昌平山中諸役聞之踴躍喜若更生事稍稍集矣地工至緊中貴傳奉大璫言篝燈秉燭夜以達旦余不謂然蓋日長人困筋骨易憊晝夜爲之且立斃有如分隊以更番不如併力以合作假令五人上工五人歇工總晝夜爲十工今地面廣而工役繁何如併十人爲之于晝乎主部者謂余言是議遂寢然從此不遑食息矣故事諸妃逝移柩南城以待殯卽至幸無敢近御前者今久置于內宮不言發左右不敢請俟工完以入墳而大工堅柱上固

遲之以須發引八月間稱萬壽前後當諱避則山工安得不亟亟也諸凡掘土建宮規摹尺寸上命爲圖三易其制而逐一增改皆御筆標註地宮進深寬廣周圍約數十丈上剝山膚下及黃壤工役浩漫哀土爲艱乃計五十人晝上一方朝夕程工量其尺寸勤惰昭于指掌各兢兢趨事以免于罰然冒名虛報習爲故然魚貫鱗集以候稽查過則輒引法示若不知也者而縱之陰使人伏于林莽間逸去者悉縛之得數人從薄責而中有一二人直認其爲代點者枷之以示衆前驅至日向馬前泣余謂女無知嗾小利罪當釋然必索冒名者以代女其人領命去令役隨之縛甚衆鞠之則山中宦者耕奴也不可咎然朝廷出金錢爲傭直而令若等營窟耶押之歸其主令朴之不則付之九陵提督耳已而各敲朴叩首稱罪山民無敢來溷者然詭弊終不能絕去稽覈之法數變以窮其倪奸滑亦大爲悚息矣帥衆掘土漸次成渠雨大至爲水具厚之涸則雨復至構爲罩棚盤空拂雲廣圍以覆地穴所資竹木繩蓆亡算物物

而運量之可能一蹴至乎蓋它地幾兩月而地工竣
從中築三合土七步施之鍋杵礮以雙磚護以海墁
而後壘爲肩墻墻厚丈許肩墻既堵支以券木圈竹
塗泥券官乃發前後二券式如工字墁道以通之圍
墻以扇之實頂以幪之制度稍減于 寢陵而地宮
局面中之爲害者尤廣可知也所用石取之大石窩
馬鞍山磚取之黑窑昌平窑大通橋廠錄積寸累拮
据于途而自興工以來雨師爲害道有行潦五月下
旬大雨連朝暴足深山屋破垣頽窮愁銷骨迨六月
望後雷震如注山水暴發沙河一帶民居衝滾死者
枕籍舖行木植散漫洪流寄戶石灰淋漓沙磧山土
崩圯廠舍傾踏天山飛暴勢如萬馬排空激石長江
大河起于平地靜夜水聲能奪寐輾木轉運帶水衝
泥咫尺艱難何由百里車途既滯轉覓頭驢負戴橫
挑蹶蹶深重輾旋麻廬皮毛決裂寸步寸金一言一
涕石門管扇拜券棚板石床海墁等石積聚于途轉
至良鄉山水衝絕成河隔斷不能飛渡心計既殫物
力亦窮 上命催督莫可誰何而靈柩到山下期已

定矣欽天監并欲以葬期請而此時券工尚無次第
予約尹君來議稿具題而儀部之來索葬期者一朝
三至蓋恐緩則得罪而意不肯擔當余自述情因以
報而復援筆具稿呈堂題請大都謂 皇貴妃墳工
程浩大原不可兩月計功臣等務期萬年永久何敢
草率速成值今天雨異常艱辛萬狀券官尚難就緒
即使券完上面髹灰沉重必須月餘風燥堅凝然後
敢拆卸券木以加夯杵銀錢山雖云禁地尚屬深山
靈柩久安席殿臣等竊有所不安疏具將題而 上
命召內監管工官余出城至清河與甯公遇甯公道
所以色戰而股栗予揣 天威嚴重此輩必不能擔
當必歸過於部臣然內外同事兩全而後可隨具揭
部堂促 題本本進而後中使入焉幸無事疏批得
旨皇貴妃發引在邇道墳工着上緊併力催償務要
堅固不許延緩違悞蓋有此疏而下之苦情 上悉
知之儀部亦不復以葬期請矣初陳公等奏 上謂
券宮漸有次第而神主棚與停棺棚則久完以待
上意乃惺然神主棚尚草率奈揣 上當使人來速

價完飾以丹雘整齊精潔而傳棺棚則大殿兩廡甬道圍垣門棘森嚴儼若行宮供具盛備見之奪目未幾而貴妃宮中近侍數騎翩翩至矣七月二十日靈柩自宮中發晚歇沙河棚大雨翌日早至尹君同余候于紅門外上遣親信中使爲之督視馬在工諸役承上賞而以果餅犒管工官詰旦陳公與所遣視劉公往見上陳所以經理狀甚悉主上明聖利害難易靡不條皆有嚴旨而無過督急切丁公事耳靈柩至山上專命九陵提督李公興帥

起鵞

卷之八

九

陵軍衛之而陳公復索壯夫四十人邏夜余謂此輩不能禦暴能爲暴且風火之虞足儆也而陳公固托爲上意卒與之夫其以夫守也而分其責于部矣督工貴人喜刑人不如意輒笞撻余數厭之而彼奉上使莫能禁也乃詒之此際貴妃靈在草殿小人無知設以一星火行其私若輩立休矣貴人驚遂不復用刑自靈柩至而中使遣奠焚香絡繹道上六宮誰敢薄貴妃靈者內監十日一報工守靈官間日一奏事凡工所奏本至隨進隨閱上意時時在山工

也人臣任事無論奉主上指卽曠日深山彼所謂戎狄之隣而豺狼之域也靈輿未殯吾儕得安枕卧耶吾兩人宿昭陵朝房距山七里水溢時間道至下所往返數十里奔趨不便夜過風聽樹葉簌簌輒不寐晨起問夜來無事則甚喜躍馬過澗倉忙驟驟澗水滌澗浸及馬腹滑石參差不慣控馭尹君身頗重馬躓傷膝暴瘡久之不勝楚楚日出而往戴星而歸或咆哮被風或滂沱帶雨晝則奔走瘡痍夜則寤寐反側焦勞憂心悄悄咽喉作啞語言阨塞尹君鼻角

起鵞

卷之八

倏白嗟乎任事之難若此耶中貴人見事迫惟日與部使相熬煎余與解事者商之力窮矣必假某石爲某用不可卒得不幾于膠柱乎茲後規制相仿尺寸相應者到卽治其急而稍違者姑俟之仍竊石作毋繁言省者省剖者剖移東以就西節彼以益此至于橫擔直受肩鉅任重緊關石料則擇其固厚堅剛者以尙萬年不拔其石門管扇最費斲削而又無可那易則令多役緊押殷實車戶晝夜兼程趨赴石工諸燃火夜作余謂靈柩近勿許惟聚入集事窮日之力

而治石多野人強梁使氣稍不平則時或違法石匠頭亦滑稽不可御諸料中石爲最重而太石竊又去山陵爲獨遠數歷房山良鄉等縣盤旋凡郡而後轉運至山脚屬深途迢遞難致車至京出北城及清河一帶輒淹滯數車隨行一車陷併數車頭直牽拽之蘆蒿竹軍沿途填接而卒不勝素諸途者皆余猶磊磊道旁石陷屢費二百金車人賠累殆盡他集類此運磚至土城者悉藉人力搬運過此而後登車驟遇缺陷處復然初靈輿先治道平爲軌傷治道者怒捷之旁無他道車不得行車不行罪車人舉行而傷道復責運車者能不脛而走無翼而飛乎京都至山陵百餘里宜若登天然一日磚不至則一日束手待而至者易勝其用者規壽官提督劉公濟多積驍稱貸之公仗義急公慨然諾而昭陵及悼靈墳所積磚固無多亦立券索之事得少濟則劉公有力焉黑窩內相何公者券副磚實其所自出始未嘗不許諾而後漸慟也使人覲實無之事急矣顧安所得券磚乎亟歸告堂翁翁難之欲請題余謂請題

趙鑑

卷之八

十一

則掣肘且今豈請題時也無已索他磚斷削之多費人力耳事遂彌縫他磚之發于途者百計併督手批星飛馳發車人畏刑罰搬移輒換亦稍稍集然一號費錢十數文疾首感額而相告中貴人不盡相軫念索磚無已時余乃至地宮持籌握算以一肩爲率量尋尺總積當幾何用過若干到工若干磚數略相埒奈何復苦車人爲潛出令止之令其從寬轉運車人得票如更生茲役也費磚三十餘萬石長短廣狹不可勝算運磚石木料雨工俱益價然不償其費也而總約之較往事爲獨省無論役錢可省一年卽磚木石節量無數蓋時緊而工迫凡茲浪漫俱省耳故事物料不集在部官造作不精在內使余謂事無彼此凡合縫灌漿塊灰米汁一一經驗入臣非藉此一杯土稱報効然體事必忠今之事君事也敢不原原乎凡余治事以來簿書盈几親爲握管纖悉登錄部書員役第袖手相顧此輩貪緣公府恩靈食其中而今稽數甚復檄監工臺省督督之東服不敢肆快快不得志部例各役請銀堂批司議司行見工官定奪呈

趙鑑

卷之八

十二

堂轉轉反復惟潤吏胥私索何裨王事尹君同于其
堂稱此後請銀徑由屯司量給勿復經手堂翁然笑
諸役爲省費人稱便請役中備戶爲輪撥辦雜料木
植多賄累 輦轂下富人易傾家若舊日灰戶土車
水車戶樂赴山工以謀利不謂阨于天時至此也而
又中貴人同一心誰不願積囊中金卽賢而解事者
亦不免自是諸役苦應酬失所願彼其疾痛而呼號
者惟吾兩人耳而余不遑事勿復避嫌怨非義相干
亦以意遣之卽 上命嚴督急于燃眉而余不洛湘

趙鑑

卷之八

十三

不窮毒惕之以威而持心則恕勸之以限而用法則
寬中貴人盛意氣每以事相逼余唯唯竟不如其實
一日之間既索磚又索灰索石索之無窮應之不遑
不取辦于平時或苛督于臨事人不集曰部官在料
不給曰部官在人集矣料給矣而不爲先容則速而
故遲之聚而故散之精而益求其精也多而益求其
多也藉非強有力者把持調度其間則任意低昂人
其堪此乎哉視事三月而參宮成時當八月望中外
祝 聖壽不敢請至二十二日奏 聞內監繪爲圖

又聚紙爲宮如其式以進 上覽之悅健筆摩挲刻
公往視之劉公歸 上問之詳諄不休不知其廢
累也遂卜葬于九月三日之卯刻司禮陳公來治
葬事中使赴葬者從如雲舊例內臣來匠人治供具
余刻意裁之然不能盡減也而督工貴人應酬僕僕
爾亦苦之天璫役衆璫衆璫苦未有不及各役者泔
滴皆杯中水耳而余之視工往來應酬皆割俸錢
以自給秋毫無所擾卽昌平夫馬接遞外下馬供應
悉裁之然州人靡費猶不貲則胥中貴人之旁午也

趙鑑

卷之八

十四

貴妃殯 上命安左穴而虛其中以有待名爲 皇
貴妃等墳 國朝諸妃歿多築地金山不敢傍及
陵寢 憲廟皇貴妃萬氏寵異數卜葬 天壽山之
西而 世廟爲墳葬 悼靈皇后後遷祔遂以諸妃
葬焉銀錢山介于二墳間而新工規制越度萬妃墳
且倍然中之爲穴者九而 上之虛中域以待者意
有在也所謂一勞永逸者非乎愛而不失其差 聖
人作事慮弘遠矣自興工至掩土計百十日靈柩之
在山棚四十有二日而其間爲風雨所占者三之一

道上之水至今猶能作波向來工役無此苛迫而艱
鉅者中貴人之共事亦無若是之夥者方 上之有
嚴旨也僚友爲余扼腕歎謂茲事實苦王君月間必
不能就事而精神中念余者亦大都爲余鬱鬱今幸
而藉手竣事以報 上命獲免愆期之罰則荷 主
神聖窺見至隱不窮督以盡人之情而部堂翁條達
萬變量能容下使人得盡其長而巡視工程者則給
諫鳳麓楊君侍御崑陽蔣君蔣君督三關亡暇而楊
君與余爲年友同心稽數左之右之則有尹君在余

趙錫

卷之八

十五

之與尹君共事也勿立畛崖事有可否不諱言人所
次且囁嚅引避而却顧者余直前而不憚人亦諒其
無他余之視權越關蓋從七月望部有定議矣時余
在山疏將上而同部郎馳書至謂不佞當得差余亟
使人謝此時山工繁予去誰任其難者且迹似退避
百喙何以解適二堂翁至 壽宮開工約僚友共辭
之翁不許已而至新工所在工具役長跪請曰爲我
借王君翁始曰若然當俟工完耳余再辭翁謂署之
人杭闕重券完當兩全奚不可故遲之九月七日易

疏具題而九日已奉 命矣諸役聞余差泣數行下
然余實無所要之拮据奔走一無敢後比出都而部
役爲余祖道者踵至焉 國家得一庸臣無當于功
能而第以敬事急公集百工以襄厥役其斤斤竹頭
木屑之較量以期不負 上使庶幾得小人之權
而或以取中貴人之憎惡也則非愚之所知矣

水衡紀略

而有制

上

蓋余權武林事未竣而有都水正郎之轉時水衡劇
稱多事掌篆者以供億繁而去之歲且六七矣人竊
不欲得寔懼府視焉余故在差而得之然予不願爲
傳舍而難 國家事也至則欲殫心任之而事實無
可爲者搜庫藏銀僅得抄沒首飾七百餘兩而所派
兩宮陳設錢糧至八十萬歲解織造羊裘銀五萬賞
夷銀約四萬而年例供應不減一二十萬悉仰給水
衡無論水衡若掃而他司盡告訕繕司所需以給
大工之費者存不過數萬而出孔不啻幾倍之蓋部
司所以告訕者有餘然內耗于 大工而外耗于水
衡外省歲解四司不過五十萬而水旱饑饉通負于

趙錫

卷之八

十六

官司者歲相半也浙江以袍服留工隨以燒造留山
陳以織造華絨浴綢留山東河漕以清工留而德省
或以改造段疋留之數皆督水衡事場四司所應入
者以奉水衡而水衡不給復稱貸以益之貸者不計
勝算外者不入內者欲出水司安得不匱而都水使
者安得不稱其難也比余至署則鋪宮用費中使催
督應給無虛日先是天燈船一事折銀四萬過手進
中使遂爲口實斐索折乾供奉夫折乾安可爲制也
而持空手以應無盡之求其何能濟以垂敝而莫利
越編 卷之八 十一
如何惟有身聽命而已署中事如焚週事即有所陳
說以冀 聖明一動念索逋者左右而是歸于束手
無措會得賞夷銀至迫欲動事例銀三千以應之當
事者固執強之必欲加借字余謂部中事如一體事
例之開爲 大王亦兼陳設奈何動必稱借借何時
已而又何時償也今四司株守待敝猶存一線之路
稍通則事例之說耳而輒稱大王此獨非王事耶乃
告大老欲推廣事例而公用之大老笑余巨欲闔分
開納余謂闔分則兩司分門立戶事體不便不如總

歸營繕而分例銀事甚瑣也大老如其議二月總計
三分一以贍陳設二以給 大工雖不能當所費之
一五然余得此事稍稍濟矣南部備辦顏料木料費
錢糧幾三十萬乃爲中使饋緣顏料不投批到部
而徑止紅本有 旨着內監交收余呈堂具疏奉
中使未端而內監深晰此事曰公者與余同謀時
口 內供不給 主上仁聖終不加督責雲南解試
理石鋪墊缺內監苦解官不得進余強說之使進內
監王公頗解事用余言寬之後王公乃以收用不登
越編 卷之八 一八
式受重譴時又有六科廊之災燬實夷稍段數千延
及尚寶司印綬監內監數數言都水司匠人遺火
上怒逮謫專管王事黃龍光委官各匠下法司問時
聖怒未平燒燬數多黃君欲稍緩題奏乃姑追之冲
使一日三至司謀貼甚吏人皆動色又云未燬段疋
何不查數索回奏余云頃查明具題矣榮辱有命無
勞誼諱中使退而之黃君所其太夫人驚乃得疾凡
廊房及印綬監所貯物皆水司備辦靡有孑遺而具
題處分則掌篆者事每疏上輒恐而 主上終不過

爲吹毛不可謂非 王恩之寬廣也陝西稅監梁永
殺儒生奏稱侵冒織造錢糧疏下部院事屬本司楊
堂翁命余立具疏稿叅之稿就會御史臺具題而其
間有牴牾者遂不果行梁監欲兼管織造羊絨交結
巨璫令棍黨具本進言陝西織造不中式乞着稅監
兼管歲可得美金進 上本留御前時值進解羊絨
內監乃數使人向余言今歲羊絨粗惡經管官當叅
上意欲叅處先叅可不及于部余謂此事必不可行
不能匡救而逢君子惡吾寧解冠而去耳時猶謂口
越鑄

卷之八

十九

傳未必其爲 聖意也已則具印揭傳 旨發出羊
絨四疋鬆懈不堪着工部官看亟催叅本進余稟部
堂此本進必隨本發 旨而事歸梁監吾部中不能
措一詞矣無論關中民力卽部中供織錢糧豈堪督
責耶今只具一揭復內監備言關中疲疲織造時艱
厚宜軫恤至於鬆懈不堪字樣絕不道及第云此後
令其織解精密如有不堪者聽部叅究庶印揭無批
行之理以支吾一時以觀 聖意之何若大老深以
爲然令人持東告之達內監轉奏事得終寢陝西巡

撫賈公三致書稱謝方伯蕭公道使言此舉全關中
百萬生靈棍黨在京者賈公繫其妻孥急索之而羣
小之計阻矣 皇太后婚禮袍服坐派浙中者費至
八十萬原題戶工協辦撫按議扣本部各項錢糧至
三十三年止僅僅二十萬而所餘六十萬則欲於戶
部項下扣留而令工部處補大司農准留四萬而餘
執奏不允檄文往返不可勝數而終無定議余言此
時匱乏甚度支蒿目邊儲銀至六十萬夫豈易言貴
人以所難此必不得之數也且此六十萬者合之則

越鑄

卷之八

二十

多而難處分之則寡而易從原議分爲五運何不遵
運議處合無比照羊絨事例每銀三十萬陝西自處
十萬工部處十四萬戶部處六萬衆力易舉可免紛
紛築舍之議矣部堂如議行迄今猶然不決則以浙
中年來匱極終難自處一笑而欲專責成於部也浙
人困于織造不勝感額而積棍王體仁等復具本言
浙直歲改造段疋侵欺價銀百萬 上命稅監會同
撫按查議部中具疏乞專着撫按疏且留 中然余
爲此事眠不帖席者數夕于斯而是時又聞兄訃訃

籍乞歸其篤大老再四固留命司廳赴寓所勸慰勉以大義謂皇長子冠婚大禮錢糧皆辦于水司大臣臺省日夕叩聞請旨儻聖念一回便當舉行嘉禮當事者既歸誰任其責未幾忽有旨中出冊立冠婚挨次舉行旨下之日朝野懽聲動地余惟人臣義不辭難此際帑藏匱如懸磬而立需十數萬金如飄然一去而以其難諉之人天下其謂我何且余卽欲歸其誰縱之使去也乃復出視事料理情辦懇大老告之內監錢糧甚乏母得多派出天津造船銀剩一萬七千餘兩具疏題請准借應用餘則從權計處事已有緒而冊立冠婚一事竟從中閣無何福建分巡之命下矣當事者憐余歸念迫亟就外推陪推向不點用而特蒙欽點余喜得就歸圖且乞得寬限歸而省母爲亡兄了身後事命下兩月而都水司正郎尚缺久之乃補一候缺者嗟乎水部之難至是三殿未興而上之工作及額外徵派方來未已公私困極時事安知所究竟哉所更憂者運河遷徙靡常黃堦一決遂不可塞議塞當費百五

十萬空言何裨余雖以三僭臺趙家園新渠成受上白銀之賞然論功有愧焉計余視司事九月而遇事輒費處分朝夕不遑是懼只一空乏而前後左右皆成掣肘然且有天幸所不至墮甕者幾希耳嘗憶十年前事多至遺忘署中案牘纍纍未可盡紀姑掇其要者暇中筆之以備日後之觀覽云爾

黎陽事在晉冊初甫著

卷之九

遊徑山記

武林之屬多佳山水而餘杭之有徑山稱最勝東西
兩天目山高插天水因山曲折浸爲巨源若兩目然
故曰天目入兩目以是山爲徑路山遂以徑名余雅
慕徑山而未有企及也歲在辛亥南湖告成功監司
往閱視余以執掌三路不得從諸大夫後會八月
遊

卷之九

一

望三日往吳興謁臺使者畢歸由苕溪若溪一帶天
日諸山衆流環合溯流可達乃從吳興泛舟過德清
渡雙溪雙溪之流一出天目一出高陸至雙溪橋合
流入徑山港舟不得通舍舟登陸過化城接待寺化
城爲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躬踞徑山東麓宋時棟
宇宏麗欽錫化城二字上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
廂庖廩漏浴靡不備具載郎官楊汝明記中我朝
香火猶盛漸次廢棄寺田轉佃間左豪右踞之然化
城巷之名不泯馮司成開之創刻經之緣如于清涼

之妙德巷地峻遠役南匠轉輸工力費倍乃遷之徑
山徑山雲霧罩籠藏板其中易朽腐始議復化城化
城地坦無雲氣潤濕便藏板而易輸工力乃爲屋十
間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大士金身以草殿居之海內
宰官居士布金恢復化城舊域捐貲贖地而有子矜
鼓衆跋扈必欲與沙門相角事聞當道屬予訊其事
郡邑勘明予按法治其尤割地歸僧封畛不失而其
間有墓塚者聽之以寧其窆窀佛處遽廬中得重開
法地以須十方大檀越之力予過化城而一二野衲
邀入和南佛前稱善事周遭故址枳棘蕪蕪草萊
而重新法王之宇西來白馬茲其爲翻經演灑之場
乎過化城折而西北抵徑山山去縣五十里雄據乾
位挺然爲東目正幹宴坐朝陽天顯堆珠鵬搏凌霄
御愛七峰攢擁草木蓊鬱樹古而蒼地僻而野山門
幽寂有老松婆娑可陰十畝與木蘭交枝薄青曼翳
白日松爲數千年植而木蘭亦森發難奇匪深山無
此異種參差白塔同虬木橫斜巢雲歸鶴竹松間雜
景色清饒葱翠交睫入山而路轉添地轉興無數貧

遊

卷之九

二

當霏烟濛濛新竿雄拔如母高凌排崗直上各高十里層巒峻嶺長蹇偉觀盤跚逶迤盡在竹間行路籜龍透地躡屐峻嶒一頭陀引導美箭蒙茸蘿葛糾縛時摩僧頂羣峰嶙嶙拱護竊嶽中豁平區坦壑去險而夷重巖滴水有洞空沕頭陀指爲明月池其間小井爲龍湫龍歲一來顧雷雨隨冥過洞行少許路遶屋後登崖參大慧禪師塔明堂室塞方伯吳公言塔前當介然闢之而成路僧苦去屋未果闢孰爲周行則茅塞之矣由塔崖而東爲喝石巖唐時僧法欽結

越鑑

卷之九

三

庵有白衣士求法度爲沙彌欽指坐後石屏謂曰能開此乎叱之分爲三片代宗召法欽赴闕賜號國一禪師辭歸杭卽其庵建寺曰徑山宋開禧間孝宗額賜興聖萬壽禪寺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者行過複嶺崇隆隱天有斐策倚坎宮爲池方塘一鑑湛潔如澄鮮濂碧僧曰放生池池邊刻經工匠排列顏行伏迎道左已訪澹居上人所寓靜室治疏爲供清話移時片言點悟此不殊欽公三片石恨不如白衣士立度爲沙彌耳別而登樓同餘杭令戴君進飭夕陽西沉

遂促從者亟行余時有天目之興徑山直傳舍視之竭蹶而趨至無垢寺而宿焉是夜惺惺不寐取唐崔元翰碑籀文摩擬不能屬草乃讀東坡徑山詩擊節高吟與松濤林籟相爲答和殘月半窻莽烟伴榻無何而山鳥鳴鳴不覺東方之既白矣

化城斷案附後

餘杭徑山之間有化城焉創自宋嘉定間御書顏之則前朝之古刹也洪武初奉勅重建則本朝欽賜之名藍也環寺爲阜石壑之階繞之中有八百八十畝可田焉可塚焉僧自宋時捐衣鉢闢地

越鑑

卷之九

四

千畝築寺焚修其中國朝僧徒盛衆亦不失其故封建德靖間與編氓同徭役山門破敗僧遂轉佃于方乾故券見在盡化城田畝不過得佃價二百七十金耳方乾又轉佃于各家各家未嘗不以爲僧所有也彼如持價而索原田未嘗不願還僧之業也馮開之學士首創徑山刻經之議而聘名僧澹居築藏藏之四方宰官居士盡布金贈僧以復化城之產而餘杭鄉宦王中泉以素行重于鄉首讓還佛地好義之民爭趨焉僧以復地三百一

十六畝有奇然不欲平白得產出銀三百四十八兩蓋所恢未半而較之原價且浮八十金僧之取諸民者義而民亦讓之奈何有放縱不檢之青衿方儒忠者首倡爲難屢其力之不副也則糾積吏張榆爲腹心又虞民之不與也則倡爲迎瘞違觀之說以求衆又虞坐誣而問章也則買橫棍與宰出名以激聳今理刑同二縣正官以踏勘會有民之不願者乎八百八十畝之中吳宰有尺寸之地否無地可指而儒忠乃指一荒墳爲宰之墳架

志錄

卷之九

五

不對而冊無名其爲妄指明矣吳宰爲儒忠所購求代告之人又明矣招云儒忠讓田八十二畝此八十二畝者乃儒忠獎占之田何云義讓始有連衡合縱之約則陰爲王訟之人繼有土崩瓦解之勢則陽收義讓之譽夫儒忠家居省會化城之間非有家國廬墓之相關非有疾痛禍害之切已達官長者欲締名山之勝果而豎儒徽發輒思瞋目大呼與訟師猾吏同謀構難法王之初地又被其侵凌則尼父之宮牆豈容其托處彼張榆有不權

不稅之田既奪其椽骨沒其占產三尺至公安得獨苛吏而怒于儒竊謂儒忠可斥也山僧未贖之田佃者俱知其非有無不欲還僧第目前未有見價聽其將來照契取贖田間之塚俱係小民聚土累累不屋不樹有王者讓穴前六尺以供祭掃無王者亦稍存贏地無相逼也佛以慈悲爲王收枯骸而楊死灰鬼火煒燁無害于法門之慧照野墓成行謂當示衛山門以安魂魄民間亦不許再葬其中以腥佛地處分既悉贖者佃者俱無詞之可

志錄

卷之九

六

措矣

遊東天目山記

繇徑山憇無垢寺晨起望西進行林間白道盤旋若蜿蜒團團山色翠屏環列風行莽篠簌簌作秋雨聲策馬向前飛鳥來仰草蟲互答簫瑟動人時秋色將深林木青黃斑斕交錯嵐光晴霽秀媚如濯行盼高峰雲生腰站似洪爐大冶吹氣飛揚從半空而發亦從半空而散高不及頂上下青葱白雲中畫如珠圍玉繞高髻雲鬟班班排列問屬何峰輿人曰此東天

目也山足橫大溪水溜石滑虬木交纏低可容步下車徐行兩奚童左右掖過溪登麓以筍輿繡肩輿繼而上行里許亂石磨牙撐戟昇者不能前則又下車徐行騶從盡迸鼓吹不聞聲捫蘿挂杖跬步次且魚貫而上踵相躡也而以一手按膝一手牽藤不移時而喘息汗流從者皆然而余爲稍健蓋時人以爲苦而余以爲樂樂固能定志志自能帥氣耳行過嶮巖登輿度長崗平嶺如行龍脊虹橋跨空靄靄虛馭下矚林疇黃雲覆野蹊流匝匝泉響淅淅清虛曠逸塵

赴鑄

卷之九

七

喧都絕老僧雪頂長跣而迎馬首東西指點此爲某峰爲某嶺山頭諸勝盡獻其名目遇而神行矣山隈有可階亭居嶺坳平砥下臨深壑東折爲亂石坡山崩石裂巖疊疊如被天公槌擊成粉傾摧剝爛殊不可解按咸淳四年甲戌山一崩圯豈卽其處過坡瀑飛度嶺細爲玉筋散爲匹練浮游飄揚不舍晝夜未幾行次石橋里人曰垂虹百丈山頭萬斛流泉浸空傾注如三峽倒流銀海無底水勢澎湃擗躍過額轟雷砰磕水鼓亂鳴不聞人語時或石激退流洄湍

赴鑄

卷之九

八

盪漾又似玉龍矯健猛烈崢嶸噴珠吐沫近之拂面遠則沾衣此可作清淨觀亦可滌煩惱障徘徊驤首久之不忍去去而之二橋古杉大可十圍亭亭森發清陰覆道三橋爲天目寺殿宇傾頽法象金容剝落山僧伐木新構而物力不敷棧提橡桶仍爲風雨所侵蝕蓋東山貧而西山富人故薄視東而侈談西山以山麓東不勝也山以水航登東山而垂虹飛瀑足擅其奇矣寺右百餘武有迴光菴洗眼池取水淨眼情目能明爲昭明遺跡路傍有平頂松枝如結束再上爲白雲窩舊名西寺竹徑絕佳窩有磁大士獨立相傳大士堊形成夢欲得名山居之治人以移此山中大于人像山至白雲窩繞波而上枳棘橫生苔封薜滑業茂參差未易攀躋臨安令黃君謂昭明分經臺咫尺宜週歷遂于茅叢樹莽中覓路望之居然在目行二三里而猶不可至至則亂石一堆磊疊如盤而已臺有三松一爲雷火所摧餘且立稿昭明分金剛經三十二劫火不能滅所餘蔓草沙磧數歷松枯石爛疑有龍神護持無容俗人輕踐下臺爲葛稚川

煉丹池水滴瀝不甚清淨以上則山愈高路且絕聞此中境界更奇然無如此坎坷側倒乃轉折而東下爲黑驢巷祖師時以黑驢往來爲虎食師獨登山至今無虎海過巷循故道趣昭明寺僧報胡麻已熟時日且晏過望西目而奔飢設而不殮蓋已餘歲寺已飽臨安尉傳矣東自爲臨安所屬而志乘脫略如大儒將軍寶珠諸峰瀑布泉白龍池平溪諸勝不傳于紀載而崔嵬峻極幽麗清超之致乃爲西山所壓制夫上穹之炯炯分眸也左之右之豈故抑東而越焉

卷之九

九

昂其四山靈之不平予爲山靈平之爲作東山遊紀以昭告于黃石室彼時天鐘墮水可得再起而鳴于東山方丈否

遊西天目山記

初余爲南湖之閱歷意在徑山已至徑山而從者劇譚天目之勝謂東天目稍近則意在東自未暇爲西遊計乃蹶東山之半遙睇西偏律崒高聳岫嶙峋霄青如染翠欲滴錦屏萬疊上與天界隣崔嵬森秀不可名狀者若招搖動人不勝神色之飛凌問山僧何

屬其西山也耶時日方辰而詢輿人去西山僅二十里許乃輿致勃勃欲西會東游畢而日且曠矣命輿人亟行荒僻路長蹶大溪而飲馬渡水山徑凹凸銛鋒崎嶇間關人力不能前爰巡以往行次山谷彭門對峙山僧鼓樂焚香前導一入西境山色之峻奇縹流之稠衆法宇之絢華東目不能彷彿其百一比至雙清庄而僧徒擊鐘迎候矣庄爲梁昭明太子讀書處昭明兩目盲得東天池水洗之而左明西池水洗之而右明庄名雙清有以也雙清東北隅有庵向呼

處焉

卷之九

水閣灣山礪屈曲霞光水色晶溶相照乃更名紫霞宣城湯太史手書顏之余至紫霞庵陽鳥西下欲墜僧叩余且宿晨興以蹶其巔會方伯實公以念五日蒞任受事屈指數期不能爲山靈乞一日之暇命從者且休予乘藍輿爲此清夜遊耳時山風峭厲夜氣侵人僧戒勿亟而遊興既發卒不可遏乃循澗而行仰視俯覲危岡指天深壑臨淵現前排列者爲旭日陽和香爐諸峰過眼而別日暮心忙不遑睹記行至仰止亭里許爲倚翠亭舉趾高下輿者前後昂頽路

始峻亭之上爲響水巖巖勢懸下中有水聲泠泠不絕莫窺其罅淵亦莫知其所藏納此上步取聲聲前另偏側如蛇行嶺道再折爲如斯亭山泉一道從空散注折而東爲東塢庵庵之北爲半山橋當山路之中至此則日暝不能辨色矣明燎而登從下望之如天上星河的燦昭昭之多機衡飛動嶺道傍列巖石三左爲淨瓶右爲鸚鵡前爲童子巖高數十丈因從下觀音巖巖轉上有石如眠牛相傳高峰禪師登山聞牛聲此爲點化自觀音巖以逞貴人俱舉步與入

卷之九 十一

氣少疏而貴人喘益急匍匐而躋真際亭東通大佛殿西通重雲閣高麗國王所建真際卽王之法號出由真際亭折而西北徑紆迴稍坦崖石雄踞狀如後貌異僧指爲西來獅子至元間僧元妙建庵曰西來今有閣曰飛雲依巖而構俯臨千丈巖上觀之莫窮其際下觀之莫測其底建高峰塔于上若將墜而復稽遊者凜然心戰焉獅子巖有高峰道院藏于石塔僧出其銅鉢猶是高麗故物又落陽明燈觀象巖巖旁皆絕壁中有石乳下垂如象鼻舊傳峰下有白猿

土瓶沉香三寶當與高峰道骨同隱不可得而窮其幽局矣高峰塔崇禪畢夜深寒氣砭肌余性不能飲勉進酒一危卽欲循故道而返老僧進前曰天雖暮可無玉柱峰之遊乎玉柱亭亭天表雄峙爲諸峰冠不臨玉柱不成壯觀乃步行僕僕而西見岡頭獨石峭立高數十仞圓五六丈下銳上豐昔薛中見玉柱峰三字上有古木偃仰不知托根何處玉柱之東爲望江臺高不可卽渾如築成臺此便可翩翩僊舉錢塘如帶渺乎視之青觀哉採太平寰宇記西目高王

卷之九 十二

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僧謂白日登眺則嚴陵富春諸山瞭如指掌再上金仙頂則宣城新安廣德俱在目中若雪具區錢江於昌新富諸縣俯而可觀義和假道于峻坂陽鳥翅翼乎高標余恨不能坐而待旦以庶幾爲竟日之遊無奈公事糾纏如野馬受羈輻不獲騰驤馳驟然反而自思非宦不能爲此勝游也蓋天目介在一隅非通衢孔道爲僕夫周行之地山深谿斷又非長川廣澤爲舟楫往來之區不乘傳以藉人力則有按索圖經浮慕此山以老耳山靈假

我以勝不復假我以閒龍飛鳳翥之勝無能盡入編摩頌述之中而僅以燭火之光竊山客之渾湧入其門履其域而未踐一壘其與豈名山之秘不欲盡爲人收去歷數千百年而披搜志乘登高作賦極禪霧異者之寥寥也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于斯遊有當矣望江臺取道下山舍車而徒至坦道乃登輿焉深夜峭寒時復汗流洽趾過二三日而足脛隱隱作酸楚濟勝之具較亦差強是夜漏三下而宿紫霞庵樓閣精雅重門深扃真是一塵不到明淨地

虎集

卷之九

一三

挿秋海棠一枝藝名香吸清茗移時就枕人驚馬嘶通宵攘攘竟不成寐偃卧禪床而心神則往來于僊頂高峰絕巘間身之與游無寧卧遊之穩貼耳無何月照藤蘿清光如曉梵音初動林間清磬齊鳴披衣而起攬轡旋行行二十里而天始曙回顧天外諸峰若長揖而別拱立瞻顧不忍棄去窮日之力直達禹杭斜陽未墜乃遍歷南湖之續了此公事夜宿于舟未明而直達杭之北津矣遊東西二目爲萬曆辛亥仲秋念二日先一日登徑山凡具者爲臨安令黃君

於潛令徐君從行徑山閱歷南湖則與餘杭令戴君竟其事

西谿探梅記

出錢塘郭門西行十餘里爲佛慧寺山門臨沼潺湲流泉石橋平度高望山岑峻峭峻峭樵雲野叟攀蘿躡磴影如黑子東壁奇聳翠容嫵媚愛玩久之馮君黃君都聞庀具拉我同儕時有黃小儀貞父班荆列坐浪譚劇談僧貢茶芽菜甲椒湯胡餅食未厭足吳方伯本如以行篋携白粲餅與甯憲副鵠寅相向飽

處篇

卷之九

一四

殮淮南寶方伯獨從後至紗巾鶴縵余貂帽毳裳煖涼各別入坐大噱是日爲正月下浣初辰寒風刺骨王生冠若冠衣若衣自知無可噱也出寺而逞行過麓莽古梅成叢斜枝勁幹爲百年老種白花平鋪散玉綽約幽芬瓊林瑤島晶輝不夜近之泠泠清涼沁骨遠之的的光景動人昭華之珍延喜之玉樹頭瓊琛色相起塵山凹林菁粉香撲鼻十餘里遙天映白如飛雪漫空六花亂舞經行之處茶林風細苾芻生聲系枝軟柔梅竹間錯北山之背地面岑寂大勝山

前車馬踟躕此間得一丘壑真足結廬遺世靈隱諸峰亭亭透出拱而向前羣玉如帶擁腰圍翠岫成行綠衣垂棘北山之勝勝于此矣再行十里許及永興寺門境遐僻林木蕭疎竹欄花塢逶迤斜徑烟雨萬竿猗猗有斐小渚當前有梅林數畝苦蕾盡吐暗香入殿幢長貢佛前正是楊枝甘露滴芳妍一池止水明同澄鏡花神煥發可避山間風雨安得世上埃空清致絕矣轉入禪堂綠萼二株挺然森秀橫斜疎影透露芳心玢幽文鱗碾破綵緞琳珉青瑩玉顏翠骨以此入壽陽粧則嬌紅嫩綠粧成粉黛又不似林間純白爲雪花遜讓三分登樓一眺淡月朦朧在太湖石畔矣僚友鴈行露坐飲酒盡暢折瓊林以爲羞精瓊廡以爲糧老僧于竹根抽筍淺烹佐飲味極鮮新又聞小池中青螺爲祖師點化頭頭無尾頭陀取螺送覽果然則已入錢塘志爲貞父所登記矣跡余惟武林行盡谿山之勝而西蹊獨爲流覽所不到蓋永興去城稍遠而武林人鋪陳湖山佳麗未有不說山前而說山後者遊人之所舍爲山靈之所秘以此

較孤山當爲和靖先生所誤識野鶴飛來可與青螺並歸點化矣賦詩數畢具盡而返貞父之佛慧寺而宿焉

越鐫卷之十

記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當陽縣新遷儒學記

當陽舊有學宮居縣右偏風氣宜學會臬署雲連比肩並峙形家言縣治匪宜右昂學當徙徙而之地地脉綿薄已又遷之郊出郭六七里已又遷之城南學蓋三徙矣城南面北榛棘中雜築爲宮垣棟傾鑽室衝墊側案盛之委越在草莽廣文之匱寄于蕭寺被

越鐫

卷之十

一

衣冠而詠聖術者與牧樵之趾交錯于塗諸生時從沙中聚語曰先王之道不北面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文明向離明而幽之其奚以妥素王之靈去習坎而應昌明之運盍徙諸諸士子以告令君令君曰諸當事曰經始勿亟其計所以程材鳩工之費令君揖而前願自克任毋煩我穡民於是舍故墟易地直損月奉蠲鍍金以肇茲役而諸學博亦減苜蓿之需佐土木之急卜基縣治之左並吉陽月望辰羣力畢張戒期立庀櫺星以內闢爲廣術饗殿聿成兩

越鐫

卷之十

二

應並列啓聖祠明倫堂兀坐後山敬一亭尊經閣雄鎮左角鑿瀕池開雲路沮漳之流繞焉湮鬱壅閼之氣廓然闕達矣廟貌既飾官師之長率弟子詣督學使者請有言以紀成事使者曰懿懌哉令君之有斯舉也藉地靈之靈美補人力之纖裔人文其有興乎多士其彬彬競奮乎荆山之陽有美玉焉探其穴抉其藏而需奇珍異造物不能以自秘故大塊間氣之鍾必有人以宣之導之有開必先開人者天也成天者人也荆郢之墟埒于神臯奧壤先皇帝乘乾應運天紘地維揭揚震厲山川苞孕亦旣雲興騰發矣茲邑分荆郢之餘毓清英之秀層巒疊嶂從西陵飛度矗接巫雲南標紫蓋西挺冠玉綵水珠泉清旻漱灝巴蜀荆襄之絡繹而江漢沮漳之紆縈傳稱楚望詎不信然余涉沅湘雲夢蒐獵楚材以及竟陵雲杜之豪其能抽演微言敷揚藻麗者于京潛荆沔之間得巨擘焉然京潛荆沔士材固張士氣稍溢風會之靡波流不返而安居百里之地猶存渾噩樸愚之遺夫樸者至文所錄生而真材之所輩出也在中之美

舍而未露得人以宜之導之而運城之實現矣道不
虛行時維有待諸士不聞爾邑舊賢所爲漢荊州文
學記者乎有漢荊州牧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
化敘經志兼用建雍碑焉立師保焉宜德音以贊之
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童幼猛進武人
華回總角佩麟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京涌疊疊
如也競競如也於時當陽長坂戎馬在郊而立教興
賢博求儒術聞人流寓名士雲集負書荷篋自遠而
至者三百餘人保蓋其方六路咸秩而矧大道中天

趙鑑

卷之十

三

聖化昭明之日乎今君嘉惠人文裁盈數畝布以施
立豐其覺宇動其教植濟濟莘莘爰居爰處勸學講
議庖厨六經異饌百家詳延方聞之士咸登諸朝漸
漬被化者奚啻三百竟陵雲杜之豪不得獨擅其美
矣故以地氣之奇廣補人力之纖膏貴在令君因地
氣之纖膏振以人力之奇贏貴在多士荆山有璞吾
將剖之清廟瑚璉有所底授豪傑之士必應運而興
予於令君及諸學博翹首以觀其成焉是役也所費
八百緡爲時月令君李啓元福建安溪人教諭奉

人余較訓導陳大賓廖世卿督工者某某例得金書
主氏墓祠記

先府君初葬于郊西黃泥渚之原後二十二年而先
妣太孺人始得從先府君于地下時爲萬曆甲辰
十一月八日舉先兄之喪亦附葬焉去墳之東北
十武許當良隅而築之樓傍置屋十餘間鑿池通潮
方塘播蓮清溪種魚修竹幽篁疎梅藜桂餘芳雜吐
顏之曰蕃圃圃可伍祓流水灣灣小橋曲檻植柏數
株先府君之祠在焉夫古者述死卽遠而無遠卽重
志篤

卷之二

四

墓則終事盡矣曷言乎有祠祠起于漢原廟孝明皇
帝率公卿朝原陵如元會儀儒者以爲非經然孔子
有望墓爲壇之說矣周禮凡祭于墓有爲之尸者矣
祠非古而古蓋有其意焉先大父母葬于斯先父母
葬于斯殺之蓬蒿以安體魄之藏而墓卒無廬則神
無所泊人無所守苦雨悲風棲塵宿草孝子之心有
不若是忍者矣先君子執德行義迺役役以勞王事
瀕老而委諸塗寶應之阨其幸而不波也天存之也
勞之以寒其生存之以尊其死往旋萬里而死得首

丘天意可知矣吾母辛苦數十年不病貧則病病終其身不能享有生之樂迄于今而無涯之慟寄諸荒原千秋之涕灑于風木履霜悽慘孝子之心又有不能若是悲者矣古之君子于所御之栢棧閔焉弗忍忘今斯祠也夫豈不忘其栢棧恍乎若見其棲止愴乎若挹其容聲孝子慈孫之不死其親者儻亦有當乎蔡邕議漢廟不折衷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夫情豈有既然古今之議禮則亦緣人情爲之不相遠耳祠成于癸卯八月先考妣以葬畢祀主吾兄之墓

越錫

卷之一

王

居先大父之穆王亦附于祠若夫紀墓之石則有太原王辰玉華亭董玄宰之文在

松滋文昌會樓碑記

昔余治兵澧陽于役歸巴間道出鳩茲從孱陵以上堰城縣巨蟠屈如羊腸中衛平疇廣隰稍殺道而之莽蒼則美木豐蔭蓊鬱森茂地故多松青翠蔚潤油油欲滴微風薄林嘯咈作江濤聲洗耳發清韻凝眸接蒨蔥野色媚人不忍去路折而加廣斥而松滋邑城隤然中埴焉邑故有文昌會樓前邑令戴君所創

建漸就開圮縣令吳君來蒞茲土茂嘉肺之美縉益闕拓而竣其工萃諸生之有斐者讀書課藝其中伊吾咕嚕以竟伏臘樓踞壤之偏勝獅頭象鼻枕崗負嶺對峙爭雄龍潭溢湧廣數百畝前臨百里中江上連巫峰十二下注洞庭八百漸泮洲百里洲案浮水面晴雲飛練明鏡澄波高山崩聳異峰之文筆龍頭橋接亥脉之真源平沙展席長堤列障四圍佳麗樓固虛牖延之故時而朝暾夕睨絢霞錯彩隱轉鬱壘登降陞靡則足以助文之離奇時而烟雨霏濛草木蔭蒼野馬飆飆流森翕習則足以助文之鬱勃時而流宗汎溢廣納靈潮澄落汪沆瀟混因茲則足以助文之浩渺時而烏兔旋空虹霓吐餞春秋代謝生植凋榮則足以助文之變化夫文吐于心心需畢集而至文出人杰于地地需畢呈而至人出雲臺登園秀峙東南岷江環邑北折一里許播爲三江過三十里而合山川之靈合而分分而又合臺雲挿天興霧霏雨應如響各執謂是邑之無潛靈局秘哉朱市烟霞邑稱絕勝居民三千家衣青衿者數十而興仁一坊

越錫

卷之一

六

科名海出余門人陳生廷詔寔生息于斯課業于斯
樓成而卽以應已酉賢書之薦錄茲而騰蹕公車是
則爲前茅矣繼陳生而起者源源寧有量耶志稱紫
陽氏講學松滋之南山以文公名有水遠文公頭尹
甸出公侯之識此間多士同心易慮汲濯于先賢之
化沮渙之水可居鄒魯之鄉是式于不爲識二三子
誠下帷投斧暴以槐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橋垂
天之澤彼公侯豈異人任吾以志願學力爲諸生操
左券矣吳君前任興山初文昌祠屬余紀其事居松
滋更大聞文教置學田贍貧士政事之暇督課程藝
不遺餘力任甫一載擢守西陵凡夔子而東皆吳君
過化地土彬彬質有其文邑有吳君茲塊然者得畢
呈其靈荊故多材君寔鼓鑄焉吳君諱民洪吳縣人
前令戴君今隨州守粵西戴九階也樓成于某年某
月楚學督王生爲之記

翼城東河下史氏祖墓碑記

唐貞觀中纂定天下譜牒退寒門進望族氏于官者
族稱望而史之氏以官也王職貴而富貴爵祿以世

易史職要而賞罰予奪萬世不易故史之權與王者
並史世其官亦世其業代有文人學士以紹神明之
胄而晉之有史黯也史蘇也官俱在史蓋遠宗乎史
氏佚者也晉之乘埒于春秋故晉有良史而翼城晉
墟也東河下之史又遠宗乎晉之史者也顧世遠
逸夏與殷之盛也而無徵焉有徵則從遠祖晉穆而
世系之所繇明則又從始祖廷舉公始公諱用建業
字翟孺人其配也而名與真爲之子真卽特御孫
王父者賓翁也廷舉公之爲人長者守貞抱獨懷
儉約不炫耀以趨時不波靡以逐舊而第耕食鑿飲
優游于町畦出息于林泉以葆其天祿怡然樂而忘
世一傳而耆賓翁以隱德著載傳而在平公以宦績
聞史氏族日昌大而今通籍于 朝端委縉緹受
明主貺以推崇所自出公之世澤其繁滋矣夫沆濟
流湍極于倒龍門瀕渤嶠而遡源以尋其勺勺則起
于洎涘之滴瀝巒岡嶢嶢隆隱天之高折紉地之基
而按脈以索綫綫則始于崑崙之塊磊廷舉公肇造
史氏六傳而林總不必上宗乎黯蘇又不必遠宗乎

史佚而東河下自成一巨族自今而百世世與宇
宙無窮極皆本廷舉公而爲之苗裔卽以公爲一大
宗之始祖可也嗚呼人之有族如樹之有種而吾之
有祖如樹之有根千章一種也萬葉一根也有根抵
之可托則不必別尋種類所由分若夫歐陽致譏于
遠胄樞密實涕于汾陽李唐追始于老聃趙宋遐求
乎宣武是舍其本根而尋其種類者其所繇來則遠
已此史氏所以近本于系明之始祖而于廷舉公之
外無他求也廷舉公不自顯而以孫枝顯公未嘗不
顯也今之所爲元宗而大其族者皆自公以留不盡
之餘者也廷舉公而在亦不遠求漢唐以上之遺派
矣是爲記

越鑑

卷之十

九

文

奉詔嚴旌華陽王文

恭照我 太祖之封建諸侯王也而蜀獻王之賢首
稱焉華陽分封澧州雖仍郡王之名封實係專城之
分建自莊靖以純孝稱溫懿以崇文著而賜金賜額
單被隆恩世代象賢奕塏 祖訓而獻王詩禮華陽

之得其傳久矣今王奉銳性植溫文躬修禮樂建拱
宸亭以焚香嵩祝而天顏儼咫尺之威嚴匾思親樓
以朝夕起居而大孝篤孩提之愛慕探二酉之秘而
沉酣甘作蠶魚開萬卷之樓而著述直窮天祿錦囊
之摘句才高繡虎牙籤之分帙輝膜縹緗齋粟夔夔
順志不殊閔損孤嫺子子錫類有似封人愛士弘文
岡恤捐金造閣軫災賑餒真同挾纊分甘遊觀而茅
茨不除亭圃是百年之舊臨蒞之衣冠雖飾素絲存
三澣之風胤嗣尚爾單傳而五十無連嫺之擁侍稼
穡僅能稍給而八百仍茅土之分封待王而舉火者
數十家分俸以賙貧者幾閱世孝友無間人言賢誼
允闢輿論跡王之素行誠無忝于諸大夫國人之推
舉者此猶其家國之行也而本道之榆揚則猶有進
于此者自楚藩起鑿而宗法情厥强者攘臂于公庭
貧者摧顏于城市今華陽獨居一州而宗親數以千
指 天潢成邑詩書尚爾傳家朱戶盈城官府未聞
掣肘自非本王之嚴督能令宗黨之悉遵盛美未能
臚列宜膺天寵褒嘉先該前道核實具請內值院臺

越鑑

卷之十

十

偶缺兼之楚事紛紜故爾中止本道受事茲土親核
頗真廼舉國宗室縉紳人士合詞共保又經該府州
查實取具冊結前來及稱兩奉 恩詔并各事例可
援相應呈請合無請乞本院來果無謬特賜題請恭
候 綸音煥發顯錫旌揚庶 朝廷恩例不泥于空
言本王令德有光于宗國且令天下宗藩有所矜式
矣

覆殿旌獎華陽王支

國家分建郡藩予之爵祿以優處之原無所表見惟

越鑑

卷之十

十一

是尊君愛親親賢樂善外樹 天朝之屏翰內聯宗
黨之懿親如是者稱賢而華陽則既有而躬備之矣
亭建拱辰而齋居瞻拜之必敬有萬里不忘君之心
焉樓隔思親而承順繼母之無違有五十而慕親之
念焉租粟僅收千石而環城託處饗者盈百食指皆
待給于王也積書幾至萬卷而朝夕諷詠手不停披
生平若無他嗜也仁民而割俸賙饑愛士而捐貲修
學此尤昭灼于士氓之口耳者好行善義以自樹德
亦可稱諸藩中之白眉矣至如澧陽宗戚盡數斤斤

以守經年寂寂而居蓋本王之展親最睦故各宗之
率教惟嚴此本道代價荆南時所稔聞而習睹者公
舉旌揚有 明例在此亦名實之克稱者乎

武當宮禱雨文

江漢之間屢歲不登嗟爾澤國水暵頻仍今春時若
禾苗且升農之望歲白骨可興七月于茲旱魃相乘
奪我晚稼歔歔拊膺民也罹殃職用凌兢以督官僚
斯夕飲冰帝司水德雨沛雲騰以澤枯焦以解炎蒸
我心匪敦對越靈承

越鑑

卷之十

十二

城隍廟禱雨文

去年楚澤大浸稽天馮夷吹浪我民顛連愍茲子遺
今幸逢年云胡亢旱民不可田大暑燥金膏土如煎
桔槔無功三農胝胼惟神顯奕受命重玄雨暘應候
神寔司權豈民之辜實職之愆敢率紳弁肅穆告虔
神其降澤以甦倒懸

武當宮謝雨文

天高聽卑感應匪誣神工玄漠起涸回枯時維亢旱
稼穡堪虞憂心悄悄蒿目宵旰職也省躬籲天以雪

天心仁愛變幻斯須終風解散油雲單敷自夕之朝
甘澍滂濡炎歊頓歇萬有昭蘇脉脉微虔能爲有無
皇穹錫貺敢曰交孚酌此卮酒以答 靈符

祭封君虞陽孫公文

虞山之陽婁水之濱鸞鳳寔產蛟虺是津於都乎翁
品卓人倫費宮膏跡待價儲珍明經雋拔爲鄉上賓
峩冠雪髮儒履朝紳頡川濟濟洛社彬彬燕山樹德
手植庭槐醴泉丹穴藥玉傾杯篤生長公瑞應上台
文樹遐時詞源誕開振翼天達爲雲爲雷策勲起部
越鵠

卷之十

十三

岳牧 廷推若用調燮可作鹽梅 皇綸既賁覃恩
復加錦衣侍側兩拜黃麻生人至此願欲亦奢俄然
卧疾吳楚天涯手書念子慙慙官衙聞命走走迺急
其家單車宵征軹道爲遮歸而侍床旬月聚首造物
司權陽窮于九仰天偃息奄然南牖毀瘠居廬筑乳
抱疚玄宮既闕淒其停柩歲英兩凋夜臺不晝曰卜
佳城貞珉永久太母既殯封樹芊芊天錫有土以兆
牛眠移之新築公窆合焉伉儷與偕千百斯年高山
流水有淚潸然薤露楚哀橫灑風前我有些詞以告

重泉吁嗟人世死生甦離黃土一杯公今歸止乘彼
雲鄉棲神無始過眼電光蟬蛻泥滓存願歿寧夫寧
有幾有德者昌曰孫與子缺陷忌完翁今足矣

祭王聞谿夫人文

吾吳家世疇百斯年倚與文恪迺承其傳王之貴顯
厥緒孫賢閨門迪德光耀簡編綽彼碩人允符聖善
明詰在躬婦儀夙擅詩云展如爲邦之媛於惟中憲
貴而不居夫人佐之履盈若虛事無枚遂起家勤渠
業官清曹慈厲慎職難鳴相警小心翼翼豈其富有
越鵠

卷之十

十四

不辭組織越江司樞操矢清霜古之遺愛譽滿河梁
夙夜奉公內政用匡出守 帝都風猷振拓以抗勢
璫不負所學褫逐所甘詎辭錯愕鍾鼎望重當代人
龍氣不可奪名義在躬內省無惡余影與同卓哉夫
大克配君子用舍隨時勿加憂喜居則課兒不辭膏
晷 爲章單被壽祿未遐旦夕 召命寵被黃麻胡
不少矜迺混龍蛇一疾奄然遽令易簣稅駕西池幽
凡永隔有子筑輒額天踊辨某與中憲向忝同官舊
叨夙雅十載交懽聞母之喪曷勝楚酸有肴匪美有

酒匪肯臨風寄慨洋洋戾止一束生芻靈其鑒只

祭浦母顧孺人文

婁之東土大河融融爰生名德灝氣是鍾名德伊何
浦氏人龍緊維媛淑事元厥宗於都太母懿範可風
蚤綜史誠居止肅雍相攸惟謹緝緝女紅綢繡罕飾
絲泉在躬潔邊羞祀甘旨恪共式承繩架以佐太翁
翁勤王家一命再命母則與偕用匡有政閭耶蜀耶
譽叢交併賦就歸來義門著姓四老翩然友于愛敬
動必什條門無決行萬石家筵以篤宗盟若子若孫

卷之十

卷之十

十五

後先輝映謝家玉樹綿綿永慶母教孔彰是曰善聖
年逾八紀伉儷相莊于母于翁雪首高堂天畀壽祺
川至流長冢君筮仕楚甸助勳豈不懷歸將母不遑
母亦精勤疆履神王謂茲食報介福未央云胡遽疾
隕石飛霜訃聞斯至擗踊奔踰一別千古我心孔傷
人有三難一難在壽年躋期願得天者厚班衣滿前
牖下執手人難子孫我將百口一倡一隨疾病相守
筭而字人今則白叟齒德孰倫世所罕有人之所難
問母則否既收其全于心奚恤小子何悲屬詞醉酒

祭顧母孺人文

惟母氏之婉孌兮翳寶婺之含光誕淑媛于名邦兮
托令閔而儲祥稟嫺娟之慧質兮峩蔭芷以爲芳執
女圖而自鏡兮佩明月之瑯璫續伉諧以匹耦兮舉
蘋藻而肅將謝綦組之陸離兮操絲泉於東房甫翫
鳴而戒旦兮尤不替乎義方凜相儀之作肅兮提師
訓於高堂迨名胤之崛起兮驥肝衡而遠駕矯雲輪
於重霄兮龍婉婉其騰驤肆河陽之肇績兮飛闥海
之神烏嗣孔道之治劇兮奏卓異於循良倏屏凡之

卷之十

卷之十

十六

高題兮膺 帝衷之特簡拜蘭省而司直兮凜白簡
之飛霜樓逆鱗以披忠兮作禁中之頗收糾羣枉而
闢正兮快孤鳴於高岡翳彩筆之如椽兮司中原之
牛耳 帝敦琢於才臣兮弘薪煥於荆陽湛冰壺之
朗鑑兮識照乘於溟渤契玄神而相士兮登俊父以
抽揚還醇風而雅奏兮慶師門之王旦執賢書而課
最兮藉得人以匡襄迥真賢之所自兮多母氏之迪
教美連城之罕儷兮合雙璧以煌煌篤南陔之顧養
兮方鼎食而色豫將 綸褒之累錫兮獲人世之全

昌胡僊輿之遄駕兮愴慈顏之難駐趣音鸞於海上
兮忽白鳥之來翔痛棘人之樂樂兮結素車於返里
占鷄骨而推腸兮追倚廬之傍徨其忝戚里之姻好
今悵母儀之如在竊聞訃而慘怛兮慨總帳之生涼
望吳山之渺邈兮嗟南奔之至止鬱我懷之欲嘔兮
越楚水以流長聊炙絮以遙將兮意靈寤之來儼歌
些詞而陳臆兮羞澗芷以瓊漿

祭楚府胡太妃文

維昔國妃名載圖史入御于君鄭衛弗適修其四德
邕邕柔嘉彤管於昭動循儀軌倚與太妃踵徽輿美
作嬪巨封微衿麟趾貴而弗驕儉可二簋躬尸精醪
罔棄崩泉樛木逮下疇云不以鷄鳴致戒諫脫簪珥
爰擷藻蘋于彼沼沚神罔怨恫式承靈祉祚奠維磐
王風振起康哉壽母千秋並擬歲在戊申年甫六紀
奄忽升遐繼之以誄邦人哀痛奪我慈妣諷辰卜兆
卽宅蒿里丹旄載揚素車孔駛重泉永扇容光幽否
合體先王返其太始某等代匱楚疆奉職無似爲憲
家邦敬揚芳芷寶瑟韜光寧不傷只採江之蘭酌漢

雪敷泔泔在此

祭僉憲東溟管先生文

余小子謁公入楚而公有樂正子之傷兩腋掖公以
延素交夙契動心于千里之長別而進小子於堂公
雖跛躄不能跬步而精神彊勝笑談酬對之如常比
余從楚寓書問公之寢食公趨伏枕榻管草書數語
不勝意緒之徬徨猶念士習之詖淫學使者之不能
挽其頽波授以講章訓解正人心明道術以破積習
之膏肓晉之所授蘭于公者有從先議六龍解及四
越鐫
卷之十
九辯問之章而罄公之著述則九丘八索極萬帙之
縹緗開口成文揮毫霧散詞源學海不能竟腹笥之
汪洋闕瞿曇之奧室括儒墨之根宗清虛寂滅悉并
包于孔氏之宮墻廉洛之傳遂衍朱陸之辨同歸而
明代之儒修道脉非我東溟夫子孰是其可當壯年
通籍卽奮志矯矯抗章建議庶幾鳳凰之軒翥于高
岡道直不容見迂于權貴而一鳴輒斥未遂雲霄之
頡頏朝野博求蒐羅遺逸而公以高節清貞積學閎
邃數推轂于
巖廊廼命數之奇直同孔孟之遭尼

而齋志以歿遂終其畢世之行藏蓋若者不欲其
真賢之作用而徒立言關議以開來學乎無難若生
也晚公呼小友而提撕獎勸感公造就之多方迺以
頽年之軀折形駭地隔悵樞衣侍教之無遑詎圖丙
午吳門之十別竟成千古之永訣而漏刻難緇性真
復返于大荒公貽書曰子德不及孔子而年過之
亦知風雪之將侵炎炎者欲歛其精芒公固見太心
泰怡然于牖下而豈憾于造物之無良余不佞之撫
心則有慨于世道之滔滔孰返後覺之賢賢孰開而

越鑑

卷之十

十九

人亡道喪黯然天日之蒼黃所幸明德之後振振繩
繩可愷千秋之志業而庶幾乎仁者之必昌然則萬
形朝露凡有歸無又何有于彭壽而顏殤已矣乎余
無柰于悼亡之哽咽而遺編尚新典刑具在則可慈
承佩服于不忘陳姓釀酒聊以寄臨風之涕淚惟靈
爽之不昧其來格以徇狎

祭光祿復貞徐公文

人之閱世惟善是師士無顯晦制行同之我國徐翁
寔士之規令名壽考卓爾匪夷古道君子膺直不欺

束髮受學獨抱靈蛇隋和之寶耻炫其奇儉勤為訓
力振其遺世業用拓詎曰饒貨入官清暑好爵是康
志甘過軸家食迺怡鹿門之下青山綠漪有茲其芳
世味弗淄交不面合愛不漫施師相之貴閤閣相
公曰曷弟周而不比高之非亢抑之豈卑能知其雄
亦守其雌閑于有家不忒其儀家人嗃嗃無用嚶嚶
義方式穀孫謀燕貽厥有冷胤昂然白眉勗以循
憤發居惟公迺求閒足不戶移廿年息交心無外馳
予雅慕公固不可窺百凡外事公曰有兒碩德孔殷

越鑑

卷之十

二十一

錫以壽祺百齡可邇孰云期頤胡然數昆以帖于危
駒隙千秋溘焉永辭玄宮已闕名詰且墮世道波靡
孰能中持臨風灑涕杳不可追醉以椒漿我心孔悲
薄言婉結聊以虞尸

祭別駕麟郊管公文

青齊之墟盛稱功德邦之有聞允孚名實詰人之瞻
迺以年逼造物何心槍焉孔亟邇公之生夙秉岐嶷
名冠藝林博詞宏識行黜浮靡獨修悃悃不諂不隨
三代遺直決起槍榆羽翰修飾詎阨于時乃鍛其翼

經術修明舉揚 王國以貳東齊其厥職布德音
威崔苻殄息夙夜匪懈先事後食懋聞循聲可期上
陟公曰吾休願拋雞肋適賦歸田獨守其裔杜門却
軌行不出闕公返吳門予入楚城扁舟東渡京口相
值昏夜叩關披陳悃臆世路分歧臨風默默惟德有
隣爲我矜式櫛比而居言法行則灑然清塵時不可
卽公方彊履如日方昇霜露未侵胡然疾棘奄忽訃
聞黯然而無色善人無年爲我心惻茫茫者天莫可推
測我之哭公歸來匍匐人之云亡終古永靈爲念光
儀此懷曷極梅花一枝聊麗瓊醺冥兮漠兮如晦如
飢夜臺不晝千古長憶

赴錫

卷之十

二十一

祭少傅荆石王相公文

國有元臣 社稷所倚黃髮隱淪世道傾圯舉朝震
驚寧詎梓里於嗟師翁昇霽鍾美 昭代閣臣太原
首擬爲 帝者師以宅端揆 主少國疑屹如山峙
羽翼 皇儲振揚綱紀羣言噂囂力持國是其心好
之人之有枝獨秉清公慎終如始芥視塵土矚然不
泮 寵注方隆公曰盍已蚤賦歸林杜門却軌 帝

念老臣特存 命使時事孔艱有 詔立起世之所
趨波流茅靡骭髀不阿以堅吾壘屬志高寒數煩
徵璽 召命雖嚴疇云不俟有斐令嗣鳳毛麟趾王
掇元魁後先並視牙笏滿床簪纓層累閭閻其門爲
明世史日之既中忽焉易晷天問茫茫溘露先委白
頭宰相嗚嗚泣子薄彼太清浮雲遷徙數罹陽九檢
德乃否巨星倏隕雷鳴灌耳薤露與歌訃聞有此瞬
息千秋吾哀橋梓人世浮漚萬形傀儡達者云何榮
名糠粃四大何常埒于脫屣立德立言立功不毀有
此三全是曰不死猗與師翁前修罕比 成命未收
德音孔邁載裂黃麻告于靈几爲念 宵衣能忘
詔旨氣作河山永奠豐芭厥有賢孫青雲步跬天之
所屬縣延介祉爲善必昌碩果在此晉之視翁如礪
如砥邦之典刑匪徒德蔭小子無知翁不我鄙引之
使前遇我國士入越倥偬莫隨鞭弭謂翁百年執云
爾爾花前有神杯中有醢檀板清嘔引商逐徵雪白
梅香名園芳芷人去無依夢來還喜臨風歎歎屬詞
爲誅滴滴清冷潔修一簋放鶴孤山半通之紙羽衣

赴錫

卷之十一

二十二

踰蹕泓然來止緱氏之笙壘陽之軹丹轂朱輪琪花
玉葉聽請僊翁塵凡邈矣

趙鎬

卷之十

三

越鐫卷之十一

覆疏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議覆借用織造錢糧以充兵餉疏

題爲民力已竭加賦難支酌議減兵分餉以佐時艱
并乞允留課銀以紓偏累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准戶部咨該本部題戶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
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元霖會同巡
按御史李楠題前事內稱調兵征播給過廩糧安家
越鐫

卷之十一

路費軍火器械等銀共三萬八千四百八十兩零係
借支題留織解婚禮袍服四萬餘兩內未拆等銀除
將餘餉一萬兩抵補外尚該二萬八千四百八十七
兩零照東征事例兵部該出銀一萬二千九百三兩
零戶部該出銀一萬二千五十七兩零工部該出銀
二千五百一十九兩零議留戶部二十八年春運鹽
課補還織造分該戶部者准作開銷分該兵工二部
者聽該部照數解還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又先准都御史劉元霖咨爲循例請設兵將以重事

權以資戰守事送到文冊一本內開軍火器械等銀

二千五百一十九兩零該工部獨出等因前來就經
移付虞衡司查議去後續准回稱查得浙省額該本
司各項料價業准盡留織造無分毫存剩極爲相體
矣今該省又以織造銀爲川兵軍需則應徑自處補
豈得告償於部蓋織造留內正是本司軍需無有重
出之理況本部料價既已盡留又將何者徇該省之
請乎等因回覆過司今該前因相應議題案呈到部
臣等看得前項軍火器械係調往征播軍需事屬緊
越鐫

卷之十一

急而所借前項織造之銀又係婚禮袍服工料毫不
可缺既經借用卽應處補今該省要將今年春運鹽
課補足前數而仍令本部補還鹽課此一時權宜之
計也乃戶部以此項係邊餉正供止准開銷戶部應
出之數而分該本部者題將該省應解本部錢糧自
行照數扣抵以充織造是謂錢糧各有所司而本部
之分任者無多不若該部之繁費也但查浙省應解
本部四司等銀俱因龍袍留用已至三十二年止尚
少四十餘萬無從措處見經咨回該省未覆其扣抵

織造委無別項及見在銀兩堪以處補臣等再三酌議誼切同舟又難推諉合將三十三年分該省應解本部四司工料銀內動支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七錢二分三釐抵補前項借用之數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浙江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各行該布政司查照欽遵扣抵仍容移咨戶部知會施行

議覆南京工部題留事例銀兩成造罷用疏

題爲急缺罷物乞行成造以濟供應事都水清吏司

越鐫

卷之十一

三

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南京工部署部事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等題前事到部臣等看得前項罷物奉 旨傳行自宜遵依造解但錢糧出辦各有攸屬本部自兩宮鼎建陳設並舉所費不貲此百年未有之時也歲解料銀多爲織造採木河工留用有出無入以致經費大匱所藉聊應目前以備非常緊急之用者惟此開納事例銀兩事例所入無多而留都係東南省會畢集之處就近援納較之北部爲尤倍先該南京工部尚書郝 等題稱成造前罷并燈屏

等項缺少工料除已差官守催拖欠匠班銀二十六萬有餘外又將本部新開事例議覆准留一半於時亦以同事相恤出於萬不得已之計今該部又因前項物料工費不給議留應天府應解事例銀七萬六千六百餘兩夫 御前傳造物件費用浩繁該部錢糧匱乏委當體念但繫此較彼其難易緩急之勢有不可同日語者據題該部見貯尚有銀二萬兩而本部庫藏則已罄然該部所需三十萬尚可分爲數年辦解而本部所需數百萬立取用於目下時勢之難

越鐫

卷之十一

四

且急尤甚臣等朝夕懸望惟冀外解事例銀兩以救燃眉乃該部仍欲議留是猶向餓者以求飽徒知利害之切身而不知人之饑殆有甚焉終無益於得也臣又查萬曆十八年傳造前項罷物該南京工部議留應天府事例銀七萬餘兩於二十四年具題本部二次移咨戶部因邊儲緊急未准留用止動該府銀三千餘兩餘俱於該部蘆課并工費事例銀內奏用今本部需財不減邊儲之緊急所議一半解京事例銀兩萬難議留合令該府速行解進以濟急用其罷

物工料缺少銀七萬餘兩該部照依前例自行設處或於徵收蘆課或於催到匠班及該府查有別項銀內通融支用勿再議及本部事例其南京戶部應出軍民工匠月糧銀共二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兩既係舊例曾經出辦應聽該部照運動支給至於解運一節萬曆十八年派造前繩止二十八萬有奇既分四運每二年一運今次傳造共四十萬餘件較之前數已多十一萬有餘委難一時造解合無依議照例分爲四運每二年一運解進庶於時日稍寬工料易處而成造罷物亦可及時解運矣恭候 命下客臣等移咨南京工部并劄行應天府將前銀勒限解進施行

志鑑

卷之十一

王

議覆燈屏工料扣留事例銀兩疏

題爲職掌原有專司部府義同一體懇乞 聖恩俯容遵照往例以便責成事都水清吏司朱呈奉本部送工料抄出應天府尹熊惟學等題前事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應天府尹熊惟學等題稱派辦燈屏工料銀二萬四千餘兩因無設處仍要南京工部於

扣留事例銀內動支或於一半解京銀內留用計數爲照本部新開事例銀兩原爲兩建兩宮及鋪設與婚禮等項應用蓋因庫藏匱乏不得已而爲此目前之計今開行已久解納無幾前項工程物料價値需用甚急日望前銀以救燃眉前議留用一半安由不得已若將解京一半再復議留本部將何所藉以完工程又何所藉以供鋪設哉及查燈屏工料總計十二萬有奇除南京戶部出辦外分派應天府出辦銀二萬四千餘兩照數均分在該部必非混派兩處

志鑑

卷之十一

本

據該府題稱又云本無是額而今其設處當此財用告訕之時彼云不足此亦非有餘總之剝肉醫瘡各不相顧而要之部府原同一體彼此均屬奉公合無移咨南京工部查議如應天府例該出辦多寡之間另行酌處如該府本無是例不應分派在該部自有原催通欠匠班銀兩及留本部一半事例銀兩通融支用已經題奉 欽依不得別有推諉至於一半解京事例銀兩該部作速照數解京以濟緊急工程等項應用伏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工部及劄行應

天府一體欽遵施行

題取造船餘剩銀兩以濟供應疏

題爲查取造船餘剩銀兩以濟緊急供應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兼理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 咨爲海防軍務方殷重地兵食俱匱懇乞 聖明早賜區處以圖制禦長策事內開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內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天津募造沙唬船二百八十隻工部并南京工部解銀二萬三千八百兩除支用外實剩銀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兩七錢二釐五毫等因到部送司案查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內該本部題准兵部咨募造沙唬船二百八十隻該銀四萬七千六百兩工部該出銀二萬三千八百兩題奉 欽依移咨南京工部動支銀一萬三千八百兩聽海防巡撫行文至日查給本部仍動支節慎庫銀一萬兩解赴海防巡撫衙門交割去訖今准前因隨查前項銀兩原係造船應用今船已造完東事已寧餘剩銀兩空貯在彼即今本司恭遇兩宮陳設及織造袍

服段疋年例各項錢糧萬分緊急部帑罄然一時無措合無差官前去將存剩本部銀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兩七錢二釐五毫取解到部接濟內供若在彼遇有急用仍行照數解補伏乞具題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前項銀兩解發天津止爲造船以防海也今據咨報募造船隻已完而前銀尚有餘剩又值海氛寧謐所造之船且置之不用則存剩銀兩已無所事事矣空貯在彼似屬緩而不急見今鋪官婚禮織造年例等項百費叢興而該司無毫釐之積置諸已極難別部錢糧尚多方那借應用而况本部用剩存餘銀兩此爲本分見在議將前銀撤回本部以濟目前供應或遇海防緊急之時不妨照數補解誠一轉移之間而兩得其便者也既經該司議呈前來相應依擬題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海防巡撫都御史知會仍咨一面差官咨給應付前去將造船餘剩本部銀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兩七錢二釐五毫暫取解回本部應用如日後海防待用前銀本部仍照數解補庶防禦不致有缺而供應亦有所裨矣

議覆湖廣借留段價等銀充餉疏

題爲西征期迫湖楚兵餉萬分難支乞賜議留充用以圖制勝萬全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湖廣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湖廣巡撫都御史支可大等題前事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戶部咨開湖廣巡撫都御史支可大會同巡按御史王立賢題稱本省缺少兵餉要將本部段價鹿皮黃白麻生熟鐵胖襖銀共四萬六十六兩議留充餉一節爲照各省直額解錢糧係供本部年例之需一歲所

越鑄

卷之十一

九

入原不足以供一歲所出過年以來內外工費繁興凡浙江福建江西山東陝西山西南直川廣等處或以採木河工議留或以織造燒造議留其未留者止十之一二又因灾荒相繼議蠲議緩所解幾何供額日惟不足目今兩宮興建且各項鋪設婚禮織造袍服等費一時並舉出於年額之外無從措處獨湖廣數項錢糧稍存未扣雖經具題奉旨催解不足以當百分之十也若因該省用兵又復議留則外解無所入目前應用勢何能支計窮力詘莫甚於此前

項銀兩似難准從但湖省加兵尅期進剿軍需至急事情重大既經該省撫按官議題前來不得不爲議處相應酌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湖廣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備行該布政司將萬曆二十七年分白硝鹿皮銀一萬五千三十六兩六錢胖襖銀五千六百八十一兩五錢俱係本色錢糧准其留用然兵餉係屬戶部應於戶部項下處給前項銀兩雖經暫借仍行戶部候事平之日照數補還其本年分段價銀六千五百四十六兩黃白麻銀四千八百二十六兩生熟鐵銀七千九百七十八兩五錢原係折色不准議留仍照數解部嚴催起解以濟各項緊急供應庶軍需不至擔悞而內供亦有所資矣

越鑄

卷之十一

一

題參鋪宮錢糧解報互異疏

題爲鋪宮重大錢糧運價報稱互異乞究通同積弊以防破冒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工部咨批差南京司禮監左少監劉忠御用監太監沈義管解興建乾清宮等官成造上用龍床頂架等

件解到止有木植尚有漆油水銀等料未據解到但查此項錢糧爲數甚多關係甚重應行原解委官查本部原行前項物料會否前來以憑差官查驗稟奉堂批行查送司就經行文委官左少監劉忠太監沈義回稱前來查得本項錢糧內多舛錯虛冒顯著係干重務理合逐款行令委官登答一木植顏料二項係本部一咨派行今解部止有木植並無顏料夫前項物料總屬鋪官原無輕重顏料既具有本而木植未有不并載奏聞者木植既已并載而顏料未有不

趙鎬

卷之十一

一一

行報部查驗者今或有咨批而無本或有本而無咨批使本部稽查無據何以報完上供設或短少虛假咨將誰歸且木植粗料尺寸易見尚有差官查驗之請殊添細料斤色易捏反不當驗而竟無一文報部萬無是理且不知紅本出何衙門是必數目虛假畏避查驗故隱匿部文耳一南部咨批開張家灣雇車至京腳價一萬一千餘兩進監腳價銀三千三百餘兩卽應於內動支雇運乃又動通州錢糧數至千餘旣用州車則前銀應歸官帑如自行裝運應照通

州數目扣除其餘銀兩不知作何歸着一查顏料木植二項總曰鋪官一曰例有腳價一曰例無腳價不知何以分別部中查無舊例何所憑據其通州應付必有勘合其中有無夫車應吊勘合查驗如無卽屬重支稟奉堂批南京工部委官解到鋪官錢糧應報本部查驗今惟木植有咨批而顏料無咨批且二項腳價一有一無中間種種可疑行令逐款登答議處送司奉此又經照款備行委官左少監劉忠太監沈義查報間隨奉本部送據陳言具狀首爲檢舉神奸

趙鎬

卷之十一

一二

違法欺隱指稱誣騙事前來查得木料顏料錢糧係屬御用監鋪官應用事體重大本部照數類載一咨開行南京工部辦解該部物料既經辦完交付委官起解當必俱有咨文併載錢糧數目及有無腳價投咨到部本部方有所憑據今二項錢糧已齊集通灣乃該部咨文止開木料不開顏料其間情節至於不可窮詰據委官劉忠沈義回稱顏料錢糧已經南京御用監具本題請於八月初八日奉旨該衙門交明旨爲重敢不欽遵但南部原來咨文開載木料脚

價共給銀一萬五千一百零九兩夫張家灣距京咫尺所費運價動至萬有五千恐其中不無破冒而顏料腳價復據回稱比照南京內官監鐵線肥皂銅絲網棕事例該通州應付夫車裝運夫鐵線銅絲網棕等件較之油漆藤麻物料輕重多寡不同既可援之以爲例合該行文知會查照今金無一字開載何詳於木料而忽於顏料若此也當此 上供匱拙之時本司蒿目焦思秋毫必察隨經具稟嚴行查覈而陳言之首狀至矣各犯轉輾縣進行拘數日止王積泰

趙錫 卷之十一 十三

丘禮二人到官難於對質及查王積泰丘禮係京中積棍充當小脚名色凡一應錢糧將到近京地界先行包攬生情誑騙賞緣爲奸今被陳言首發前後事情可疑法當究問伏乞具稟請題除將解來錢糧遵奉 明旨聽其赴監交納外其原給脚價銀一萬五千一百零九兩通計地里照依估則逐款查算開銷至於顏料脚價應否該派通州待移咨南京查明議處其小脚王積泰丘禮及積解王大爵沈禮王儀鳳王良相一千人犯乞着法司嚴提將陳言首狀內事

情一一根究有無誑銀入手有無打點及內外人役有無通同作弊審明究懲正法等因通查案呈到部職等看得前項木料顏料俱係一咨通行南部召商買辦既經本部咨行辦解應聽本部查驗今據委官劉忠沈義回稱顏料錢糧南部原未給有咨文夫錢糧本無輕重咨批乃有異同職等誠不知其解但既經該監題奉 明旨合應聽其運進交收獨念通灣去京不遠而原給木料運價乃至一萬五千有餘似屬太浮而顏料錢糧脚價又稱該派通州本部既無往例可憑又無原來咨文可據不經知會明白其有無應給與否皆不可得而知事屬含糊重之以陳言之首前後事情種種可疑錢糧嚴禁破冒職在稽查奚敢置而不問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具題請旨除顏料錢糧行令通州查明原來勘合如無進京夫車該州暫給夫車轉運赴監仍照原題紅本數目逐一驗收其木料聽委官自雇夫車運進該用脚價若干容職等查照估則通計張家灣到京地里積算木植圍圓尺寸逐項扣算明白照數開銷如有存餘

趙錫 卷之十一 一

聽留別用顏料脚價有無支領應否該派通州待移
咨南京工部查明議處其陳言之所首王禎泰丘禮
王大爵沈禮王儀鳳王良相乞著法司提問根究有
無情弊審明正法懲一警百庶羣奸屏息獎源一清
而於大工錢糧不無小補矣

議覆疏濬天津運河疏

題爲糧運報竣敬陳末議以裕國儲以肅漕規事都
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方大美題稱前事到部臣等看得天津一帶河
道係干漕運要路先年自河西務至通州分爲四節

卷之十一

十五

每節各淺委州縣官一員分地挑濬又設通判一員
專督淺工其責成蓋甚重也乃今法久人玩各相趨
避官則別營差委軍則冒名搪塞雖則日加挑濬似
亦虛應故事運糧一至率皆四散奔逃近京河道浮
沙易壅若不急爲申飭恐將來有悞糧運既經巡按
御史方大美欵議前來相應依擬覆請恭候 命下
本部移咨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直隸巡按
巡漕御史并劄通惠河郎中各嚴督所屬軍衛有司

每年定于冬季揀選年力精壯夫役備造年貌疤痕
文冊置立腰牌懸帶限正月內預送楊村管河通判
通州同知查照信地于每年二月初一日分撥淺處
發工管河官每日逐名查點務要如額挑濬以備運
艘往來其軍民夫役不得以無作有以老充壯如有
踵習前弊仍行冒名搪塞者民夫行州縣照日扣銀
軍夫行衛所照日扣糧類解管河官處以爲另募夫
役挑河之用其四節管河官務照議單專力管河不
得鑽求署印差委如遇印務偶缺兵備道不得申呈
題爲 奏之十一

議覆清江廠改造漕船疏

題爲陳膚見以仰裨漕運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工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光輝題條議
二欵內議互更兌係隸戶部掌行除移咨聽其徑自
議覆外所有議復改造原屬本部相應覆請案呈到
部臣等看得天下之事有可因者不若仍舊之爲便
其有不可因者固宜速改之爲貴也琴瑟不調且事

更張而況事關軍國利切漕艘者乎簿查南京各衛所漕船洪武初年原同黃快戰巡等船俱在龍江廠打造永樂年間前船改造於淮安清江廠至萬曆十三年十二月內該總督漕運右都御史王廷瞻總兵官靈璧侯湯世隆復議將前船仍改歸龍江關舊廠圍造於時亦頗稱便緣積習日久奸弊叢生諸凡需索疲軍何以堪此所以臨造多有脫逃或取諸工料中勉應諸費以致船隻木料低薄體製淺小且不應造者星散四處難以齊集該廠之圍造宜於昔而不

題請

卷之二

宜於今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誠有如巡按御史李光輝所議者既經題復改造前來深於漕務有裨相應具題候 命下本部移咨戶部備行漕司及咨南來工部轉行分司俱自二十八年為始將南京各衛應造船隻盡送淮安清江廠臣等仍劄行該管分司主事照舊如式成造其船隻木料務要堅厚體製須從寬大事圖經久永稱利便一應錢糧等項悉照先年事例行仍嚴禁吏胥員役痛革諸凡等費其不應違者仍俱泊儀真聽新運單到該管運官即責各旗在

彼修驗合用工料照例三修銀內動支完日徑駕水次聽兌如有星散四處不行齊集者嚴治以罪如此庶旗軍無賠累之苦而派兌不致遲誤矣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問今天下疆宇寥廓不減漢唐而兵力不逮遠甚
歲輸金錢芻粟鱗集 輦下而餽餉不絕
憂匱訕兵非不增增不加強而兵轉弱餉非不益
益不加饒而餉轉匱日者滇南一會爲橫所至披
靡堅城幾墮臨敵無捍禦之士所謂兵者將安在
與遼事帖危亟請加兵益餉羽書旁午夫遼爲

走鑑

卷之十二

京師門戶執銳披堅者向不乏人豈待今有事而
始爲戰守計乎微 社稷之靈邊事不至大潰儻
如嘉靖間變起倉卒上厯宵憂庸弁債帥能爲
國運籌決勝乎藉九邊同時告急能募兵遣帥東
西支應乎昨歲吳楚江浙大浸稽天田廬盡掃萬
一再罹饑饉百萬供億何以應之靜觀天下之勢
以爲弱則東倭西播盡歸殄息以爲強則邊烽虜
燧日抱隱憂民窮而轉輸愈急財匱而朽紅愈壅
諸士其悉心以觀虛實強弱之形先時預筭爲我

借前箸焉

天下有不足之患有有餘而成不足之患患在不足
者足之則其患消患在有餘而生不足者不足終難
於足而有餘亦歸於不足人知不足者之爲虛而不
知有餘者亦歸於虛也人知虛者之爲弱而不知實
而虛者同歸於弱也此今天下虛實強弱之形外不
足而內有餘之說也我 國家殄滅胡元混一區宇
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紆幾
萬餘里正統間東勝失守偏頭關迤西遂爲套虜至
於哈密被侵土魯番拒命太寧失險山海關單危而
疆圉遂成缺陷矣然在漢亦捐珠崖在唐亦棄維州
今日之土地不減漢唐之全盛而無全盛之強不侔
宋室之偏安而徃偏安之弱此其故何也 祖宗經
國取民有制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漕
糧四百萬石一歲之入儘足供一歲之需而且以其
奇贏備三年九年之用 先朝紅朽相因未嘗告訕
萬曆三十年前老庫鏹金猶足以需緩急至於今而
積貯蕩然矣我 朝兵制倣古內設團營外列閭衛

走鑑

卷之十二

持戈矛而屬橐鞬者某置星列衛卒既麋詎曰乏人
乃卒有意外之變命之折衝禦侮倉皇汗流千戰倒
持手足無用急之則矛突狼奔緩之則狼潛鼠竄焉
城無守埤之健卒臨陣無衝敵之前鋒項者么麼兒
僧瞋目大呼滇南幾無堅壁介冑如林相顧賊悍於
中豈無智謀之臣展布籌畫而回顧環甲侍衛之人
魚麗鵠列不能當虎狼之一噬人不我用其奈之何
如此而尚可謂南服之有兵哉它無暇論遼東額設
官軍八萬一千九百員名戰馬四萬三千八百餘匹

志稿

卷之十二

三

年例主客兵銀二十萬三千有奇兵餉饒足屹然京
東之重鎮以其爲 輦轂之門戶也典兵司餉紀覈
監督功令申重至諄且切矣乃窺關之警報一至而
募兵買馬之封章併至然則歲輸金錢僅以養不戰
不守之士而今始求可戰可守之人乎部議添兵一
萬馬六千匹歲費帑金二十八萬四千兩新添之餉
反溢於年例主客之兵餉萬一九邊同時有警同時
援例乞師則一舉而費銀二百五十餘萬兩坐視而
不爲之所則九邊重鎮如人之一身處處皆關痛癢

志稿

卷之十二

四

孰爲可舍欲兼愛而顧恤之當事者之計必窮矣天
佑 社稷幸無意外之事萬一如嘉靖先年虜騎
城急捍頭目則東調而東潰西調而西潰東西不調
而中必潰孰爲 國家應急難效死力而民勿去乎
三營及巡捕官軍計十四萬有奇強半供侯門之使
令充侍衛之斯隸逐朝紳之馬牛應繕工之土木見
旌旗而色變聞角吹而股栗其能馳馬試劍彎弓挾
矢者不過萬人羽林驃騎龍驤虎賁之單弱所謂有
虛名而無實用者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不守四
夷而守京師之九門此其計不能以旦夕豈杞人之
多過慮乎今四夷之不守聲勢亦幾乎殆矣河南奴
兒哈赤領兵蹂我靖安又屯撫順關挾我參價西虜
旣謀搶奪東虜又欲乘機河西之憤鬱未消薊門之
聲息且急開原之危危於累卵此遼左之可虞者也
虜王播力克物故卜石免應嗣而素台結黨相構曾
婦三世執權不肯舍印而甘廢間素囊亦願曾婦終
身執柄以專大利緩於求封而以聚應爲快諸酋伺
隙排擊必不能保貢市之終不變此宣雲之可虞者

也賴蟻聚兵講款宰養謀思逞河西之虜欲借兵而報怨黃甫川之虜圖挾衆以謀攻諸邊徃安款市戰備踈略此各邊之情形可虞者也滇南之酋黨潛伏尚嵩乘虛而窺伺銅仁之紅苗愈梗遂至失律而喪師東南之倭報時聞切震隣之恐海上之賊船闖入罹殺掠之殃一聞警訊人情蕩搖此四方之情形可虞者也計今之時勢辟之破船漏屋孔竇百出塞其罅隙至於不可勝塞其得免於沉溺覆敗者幾希時事未寧籌邊孔亟當事者宵旰殷憂策無所出不

趙錫

卷之十二

王

獲不上書告急候 旨長安門請之外帑則外帑罄請之內帑則不能動 主上之垂憐而反以投其所諱日請之而不得或月請而得之邊臣請之而不得部臣或請而得之其得之也以罔寺爲不置之藏以馬價爲應急之物而不知今之所需於馬者甚急也剝肉醫瘡而不知心頭之肉更急於眼前之瘡非療疾之法也計九邊缺餉剿遼宜鎮動至數十萬卽山西亦缺三十七萬罔寺之所積幾何而可備源源之取乎夫餉邊向有成額自三十一年以來五年之

內增銀八十五萬而邊需益至大窘其窘者何也

國家全盛之物力始置於西垂再置於東夷又再置於播州皮林之役然而猶未盡匱也黃金買珠玉珠玉滿而黃金空寶鈔易鋪陳鋪陳設而寶鈔盡萬間之廣厦鏤金飾翠半潤中璫之囊囊半爲 人主之封椿四海之膏脂括地椎山半歸貂弁之腰削半爲內藏之箕歛漁盡而澤且枯皮盡而毛無附今之財不在民不在官而在 王居咫尺之地不餉邊不經費而爲官府充溢之餘以有用置之無用以至足成其至虛此盜賊聞之而動心內外因之而流涕者也人之身有呼必有吸吸不繼則呼必窮財之生有入必有出入不出則出必匱錢者泉也流行於地中者也泉壅而寧保其不潰乎財者人之血脈也充周于人身者也血脈壅寧使其不病乎漢武雄心遠略鞭笞夷虜海內虛耗而輪臺一悔卽存未盡之物力收旣渙之人心蓋漢武之財耗於外耗於外者尚流通於天地之間故散而可聚積於內者爲疑滯不遷之物縱聚亦必散比其散也必大潰而不可收拾一人

趙錫

卷之十二

六

守財不能挈之而走衆人利財則必攘之而趨故今日有積財之名而它日有散財之禍財而不散則璫林大盈之積今日猶存而桓靈可長守其富也有是理哉臣舉其十不如君舉其一出官府之三以掇九邊之急將士懽呼踴距大司農不至仰屋而嘆矣若夫餉添而兵轉弱馬轉匱備轉虛則疆場之臣有不得而辭其責者焉人臣奉上命而行邊邊事如吾家事也邊之安危卽吾身之安危也知內廷有慳發之儲需一金而十金視之可也知海內有不支之

趙錫

卷之十二

七

物力秋毫而銖兩衡之可也乃其請之也目擊拔山轉石之難而其用之也不禁魚爛鼠耗之實聚不練之軍於衛所而不得其絲粟之用填無實之名糧於冊籍而莫窮其詭匿之端行伍有蹶躅之疲丁要無當於人數營總有剝軍之債帥惟日事夫營求比事急而求請益與之則財力不能勝不與則失事爲可諉朝家養士止以釀平時之靡餉邊臣受事止以待大閱之陞遷發號出令盡襲故常人復一人日復一日如是而求邊備之不弛兵防之不壞必不得之

數矣邇臺臣有言馬價侵牟貨物濫惡各役圖賤專買羸馬以希搪塞而精健肥壯者入市反皆退回舉一遼而它鎮可知也問兵兵少問馬馬缺問器械器械朽敝問錢糧錢糧匱乏舉一遼而它鎮又可知也夫天下事至大壞極敝必須人整頓之不患有難任之事而患無任事之人不患無任事之人而患無知人用人之人今所責於任事之人者六而所望於知人用人之人者四曷言之軍伍之虛冒也戶籍可稽年力可攷凡列名編伍者通行清汰閱狀貌以覈其

趙錫

卷之十二

八

年校伎倆以試其力老弱必刪虛冒必懲此清戎之法也擣車大礮火炬火繩短刀長筴彈弩連丸擊劍圍槊進退步武以時訓習此練卒之法也極澤騰黃品殊驚猥倦局不行謬言飾獎旣以皮相又以骨相上駟用之入市老馬聽其伏櫪此選馬之法也跣地猛鷲摧鋒敢死收之帳下風角占候幹辦多能拔之行中羣力用張羣策畢舉此遴才之法也情形旣露廣其間諜設其疑伏兵事旣服除其攻具繕其城堡區畫有法儲餽有備此待敵之法也款成則修備款

不成則修戰以戰爲常以款爲暫以戰爲經以款爲權審款不款之機于彼操款不款之權於我此御款之法也此六事當責之任事之人者也而所爲責之用人之人者亦有四焉強將之下無弱兵廉將之下無餒兵銳將之下無退兵良將之下無敗兵此將之品也辨之不可不析未見敵而譁張者其謀亂既遇敵而退縮者其膽怯能用衆而不能用寡者其智拙能料人而不能料已者其慮疎此將之才也察之不可不精小勝則夸見其功大挫則巧匿其失事成則

越鎬

卷之十一

九

歸功於大帥事敗則誘罪於偏帥此將之罪也覈之不可不嚴鹵莽而多剛勁之氣倨傲而有倜儻之風長於守而不長於戰習於勇而不習於謀此將之偏也容之不可不恕此四者屬之任人之人夫有任事之人有知人用人之人而又有容人之人何疊之不可振而邊事之不可收實效乎然愚於益餉一事而有不能爲計者矣嘗觀萬曆會計錄天下歲出浮於歲入者常數十萬而上方宣索四方獨賑非時之役不與焉昨歲江浙吳楚告殺野無宿草有司拯溺

瘡餓殍死不暇而暇於徵課 皇上浩蕩獨折寬一歲之征則歲入減而歲出不知所爲謀萬一饑饉殍臻則歲入益減而歲出益不知所爲謀始愚之過計猶虞內帑之不出而今且虞其不入矣卽稅璫權棍必欲強收而入之而其勢亦不得不出矣索財者臨門而後貢財者出戶則事至於不可爲趙而取之不若順而與之之爲安也逆取必不可算不若順與之爲可計也愚嘗靜觀天下之勢嘿察虛實強弱之形則不憂邊潰而憂內潰不憂虜情而憂民情不憂疆隅之變而憂腹心之變故論士卒則提封萬里居然有全盛之形而論財力則蓋藏盡空杌然有潰敗之勢今日之東征西蕩戡亂殄逆愚不謂 神武之震耀而以爲天意之長驕今日之九邊告急四方災患愚不謂事勢之凌夷而以爲天心之儆惕 明王及時而蚤計之出其所有餘以貸其不足則不足者足而有餘者還成其有餘轉虛爲實轉弱爲強在人主一念轉移間抵掌時事計無急於此者愚生不識忌諱請以是爲 當寧獻

問戰國七雄紛競楚天下之強國也幅員之廣車
徒之盛燕齊三晉所不敢厲行爭勝而卒并入咸
陽駢首就縛楚風不競終不能加于秦其故何與
今宇內六服未嘗無兵楚爲陵寢重地神皇
根本攸關而閭閻之戎行召募之兵健家寥可數
洞庭汪漚長江浩渺荏苒時警而舟師偵緝止獲
虛名越城破獄之事往往報聞法令滋繁全不知
戢更可憂者辰沅憂苗柳陽憂礦斬黃荆沔憂盜
山憂樵津憂權沿江傍湖憂潦臯田麓地憂隳屈

趙鎬

卷之十一

一

指數年今秋幸得稍獲一日之飽不當三載之饑
何所持而不忍一有恐何處金城可守何方兵仗
可募何郡芻糧可給易曰濡有衣袽終日戒戒則
有之衣袽未備也諸生生于楚邦其何以爲桑梓
計又遠當事者願有聞焉其昌言之毋諱

今天下之最玩而法不能繩者莫如楚天下之最疲
而力不能支者亦莫如楚玩生於悍驚故法不可繩
疲生於匱拙故力不能支其玩也吾以虞其多事也
其玩而且疲也吾以虞其多事而不可收拾也天下

有事而楚必分受其害楚有事而天下莫任其憂他
省之匱匱於自爲而楚之匱匱於自爲又匱於爲人
人但求多於楚而求肯少寬乎楚故域中之無告者
惟楚而一上莫之聞也以悍驚之民而罹無告之苦
以易亂之衆而無彈亂之具此楚事之大可憂而楚
民之深當軫恤也執事策兵而憂楚愚請先言楚風
之大競而徐及于楚地之極獨以備廟廊之屢念可
乎史稱楚俗詭譎偷生寡積聚其民剽輕好亂所繇
來遠已當七強之紛競也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天下之強國也三晉燕齊
莫與京焉楚能殫力攻秦卽南面稱孤夫誰與敵無
何而質子完于秦無何而虜負芻于楚駢首就縛丘
墟宗社此非力之不贍也秦自商鞅變法立徙木而
刑棄灰號令盡一遇敵人各效其死以博其生而楚
方嘻嘻泄泄以支離毛解鬣黠不馴之衆相抗角力
法令懸而人不遵刑罰加而人不懼以是當刑威脅
服之秦人亡異驅羣羊而攻猛虎也事幾能濟哉然
商鞅之法能行于秦而終不能行于楚狼鳴叢祠魚

趙鎬

卷之十一

一

腹藏書而秦之大事去矣秦鹿失而楚王孫繼起扛鼎拔山之雄驅悍民而使之鬪故楚雖三戶終以亡秦然垓下一圍楚聲四徹不終宵而解散以誘于天亡嗚呼豈天亡耶正以楚民悍不受撓而玩不能久持也此年以來楚風之競極矣橫璫驅之境外椎黨付之清流黃冠鼓譟以陸梁惡宗違克而造孽舟楫之民憂稅而去其業山澤之瘠憂礦而罷其耕辰沅黔靖之間叛苗訐禍荆沔斬黃之界劇盜潛形劫人之事屢見破杆之報時聞脫意外而生叵測勢必仰

寬論楚之賦稅則山水盡占卽東南之一郡亦能當其額論楚之甲兵則武備單弱卽九邊之一城亦能如其數太平猶可虛守多事未可力持何者楚無招集之客兵而皆召募之士兵其半則爲衛所之軍兵客兵有利亦有害而民兵軍兵無害而亦無其利民兵僅可走差而不長于荷刃衛卒止堪冒餉而不習于衝鋒執簿呼名則曰某在而孰知其爲倩替刻期發餉則曰某在而孰知其爲應名領兵之弁索頂役之常例隊伍之長科免操之月錢排列顏行虛張隊伍如是而楚之戎事畢矣上之操法愈峻則下之彌縫愈工上之督責愈嚴則下之流亡愈衆此非選練之法不可行于楚也蓋他省應募之兵以兵爲生業而名糧亦足以供其用楚省土著之兵以兵爲故事而月餉不足以贍其生生不給而求力之強不可得也餉不足而求兵之有餘不可得也然則楚獨不可加兵益餉乎楚之置與他省同楚之置而受困與他省異今時之爲楚困者七其一與天下共之而其六則楚獨當之括商權稅市舶舟車算無遺利此其受

困于津梁楚與天下共之者也而其獨爲楚困者何
兩都陵寢歲時修葺聚天下之財力南北繕部當之
而顯陵之工乃多取償于本省之物力連年土木
無竣役之期楚安得而不困楚地沿江帶湖隄城千
里防水如防寇衛堤如衛身邇來年年潰決處處汎
濫巢居露宿之民御泥負土封其營壘工成而禹夷
又奪之春築無已時楚安得而不困各藩宗儀紛贖
盈萬報生請封靡有窮極繁庶不減于他省而驕橫
獨聞于楚中祿日益而田不增宗日強而民益窘楚

越鐫

卷之十三

十五

安得而不困洞庭三苗之種滿布山谷武陵五溪之
蠻漸滋劫掠彼邊徼之防倭防虜防其一而而楚之
防夷防其四面邊徼之防秋防汛防于一時而楚之
防夷防于四時楚安得而不困然此猶其自爲也播
酋之逆被髮纓冠以救鄉鄰之鬪居者死于轉輸行
者死于征調瘡痍未起而皮林之役繼之帑藏罄空
輪蹄踣頓楚之大匱寔繇此始然此猶赴疆場之急
義之無可辭者也至于兩宮三殿爲宸居臨御之
所四海臣民皆當效其款款採木之役何得以空文

責成于楚 皇上不忍小民之加派而四百萬之費
不出之民而出之誰今各省之議協濟纔什之二耳
二者又未必其能卒致也天不雨粟地不產金八者
又將安出乎天之降災不能動君心之儆惕而獨重
楚人之禍害天不能如人主何而楚不能如天何
額九閩而不得乃疾首感額以呼天天不卽憐而又
降三年之水全楚蒸黎幾收入龍蛇之窟于是楚之
民真爲無告之民而不勝其困憊之極矣天意稍回
有今歲之小稔然一歲之收待以償三年之稅而一

越鐫

卷之十二

十六

時之飽不能當三歲之饑故問年則以爲豐而民不
知其豐也見食則以爲飽而民未見其飽也論形則
以爲安而民未見其安也憂時之未安而策兵憂兵
之未強而策城守芻糧器械之備愚生將安所爲計
乎按今日之兵而議精選則無其人議加募則無其
費議清勾則滋之擾議沙汰則益之寡無已則有清
屯之一策乎 國初罷屯田萬戶府以衛兵從事環
楚而爲衛若所者六十餘城旗軍約三十萬郡國腴
田沃土割而爲屯屯非官之可得而奪也非民之可

得而侵也軍藉屯食屯藉軍耕有軍則有屯有屯則有餉屯政弛而軍失業散而之四方者多矣江南之屯半爲軍占楚省之屯半爲民占軍占者頂一屯則頂一差屯未失而軍未虛役也民占者併其籍而去之而屯之額失矣軍產混爲民產至不可勝詰今試問紳弁之家有一之無屯者乎勢豪之業有一之不侵屯者乎其得屯也未嘗無價也貧軍急于稱貸則以半價管之因本盤利不出三年而屯入豪強之手矣懼軍之告則轉輾相易一失而不可復追矣其武

越鑄

宋之一二

一七

弁之所占者非利軍之有而逼其避則因軍之避而踞其有者也夫民雖貪亦知屯之不可有也官雖橫亦知屯之不可占也今試吊原屯之額冊行文量清畝之法計額田之稞稅立限年吐退之法量其租之所入以償其價之所出限滿則立令其吐田在而軍亡者得田之家出壯丁以供役不願供役者退其田而官爲召募屯軍不用老羸老羸者更屯軍不許隱占隱占者罰士夫軍職之家不得佃屯而額屯必還軍伍佃屯食糧之軍不准優免而優免必歸空丁屯

有糧官徵之而買扣抵扣者之必禁也軍有餉官給之而偏支兌支者之必禁也屯餉足而時積備行伍備而時操練軍容整而時選閱防守嚴而時稽覈其于地方兵食計必有裨焉凡此皆以修祖宗之法而人不病其紛更皆以復戎政之舊而事不嫌于操切法期必行舉而措之易易耳至于提械之不設也城郭之未完也在軍衛則當取足于軍需在有司則當取足于額派設有不足則當另爲之區處而愚生所爲區處之策則有一焉荆楚田連沮洳江漬湖溇

越鑄

卷之一二

一八

多有淤田往歲丈量湖田多至二十餘萬畝一畝議裸三分歲可得銀六千兩不知是銀置之何用以爲抵補灘荒則荒田之稅未除而淤田之科未報民間之契侵與官司之影射其故蓋難言之矣誠能殫慮矢公一一清查以佐公家之急用以修城用以除罷用以積穀爲地方長乂計此非賢有司之事乎夫賢有司未嘗無體國之公而法之弊皆由積役始上之臨下十呼而十不應百呼而百不應身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明登之官致多蒙蔽疆幹之吏漸入模

積征輸之法壞則誣通有于民而民實未嘗通也包
侵之弊滋則誣科斂于官而官實未嘗科也倉廩之
儲托言于盤放而積貯潛消帑藏之金藉口于那移
而支銷盡混如是者官不及覺覺而聞之上又不得
不自護其短縣官受百里之托郡守寄一方之重而
城郭不完儲精立盡戎隄不修防守盡廢此尚可稱
實政之修舉而給由課最以需不次之遷擢乎夫天
下無不可舉之政無不可祛之弊無不可化之人無
不可新之俗制使提其綱監司握其要守令行其法

趙錫

卷之二十一

一九

法之弊也吾以意飭之其或窒而難行也吾以心調
之民之悍也吾以禮教之其或悍而且玩也吾以氣
作之銷鎔其積習涵養其性情鼓舞其惰窳磨礪其
頑鈍楚之民豈真不可誨訓而終于囂陵橫悍之習
哉惟茲楚服爲 肅皇帝中興龍翔鳳舞之地湯沐
根本之區 主上誠嘉念元元節其未盡之力留其
未盡之財分天下之力以全楚人而不竭楚人之力
以爲天下寬分毫則分毫之賜也蠲擔石則擔石之
積也楚之無備庶幾其有備而楚之無告庶幾其有

控疲玩之民其不至於生亂乎生楚人也既濟而爲
未濟之謀濡有衣袂備終日之戒所爲目前桑梓之
計者如此不識有當於事否 執事其進而教之

越錄卷之十三

論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夫兵有形而極兵之變無形形可見而無形者不可見可見者吾得因其虛實盛衰之勢以應敵不可見者吾不得窺其倏忽變幻之端以行權故兵有幾焉幾者動之微勝負之先露其倪者也窺其倪以悉其形登其微以要之顯制人者制勝之宜在我制於人

越錄

卷之十三

者制勝之宜在彼彼執其宜而我失其所為應我欲為應而必先制其所為宜故兵無兩持非勝即負兵無常勝非彼即此用兵之妙至於一制十制百制千制萬非以力制之以心制之非以形制之識其幾以先制之制之得其宜而敵為我用制之兼得其宜而敵常為我用故軍識曰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此善窮兵之變而預識其幾者也今天下一元渾渾耳動生陽靜生陰陰陽分剛柔剛柔分健順健順分強弱剛柔

越錄

卷之十三

強弱成象形而生變化變變化化不可勝窮於是有生枯休旺之異燥濕堅脆之分起伏尅養之端顯晦消長之候爪剛者決力大者搏剛之制乎柔也毛禦乎風舌敝乎齒柔之制乎剛也予角去齒予足去翼剛柔之兼為濟也金堅木銳水流火炎土厚通為生尅剛柔之相為制也剛制柔則柔轉為剛柔制剛則剛轉為柔剛柔轉相生轉相制而強弱貞勝時出而互為之用聖人因之而制兵選徒命士威興竭作三台執兵而奉引軒轅乘駟驢而先驅蚩尤之倫垂金干而捷雄戟操巨殳之礮弩齊佩機而鳴廊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迅衝風而突飛電決鄣隄而湧潰泉匿影匿形機藏莫測用智用術變出無端造化在握鬼神聽命生殺繇我生之殺之我為主而造物為賓操縱繇我操之縱之我為體而鬼神為用成變化而行鬼神於是剛柔強弱悉為乍無乍有若顯若滅應御之機神益不恃其強而有所以善用其強不隳於弱而有所以善用其弱彼弱我強則奮勇買壯制其剛克之宜彼強我弱則觀變伺釁制其柔克

之宜時而倏強倏弱或兩強之相抗兩弱之相持則迭剛迭柔兼四者而制其時出之宜故四方多拂五戎生距聲勢震撼而不搖喑鳴彎弓睚眦挺劍禍難卒臨而不懼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而不逞舉戈林竦揮鋒電滅雄芒錯愕而不矜雲撒叛換席卷虔劉芟雉殲鋤而不哆飛罕擄削流鏑檣櫓不荀躍而不扭於安振旅輟輟偃革悠悠滅此朝食而不寧於戒其動也猛銳長驅視石若虎而反是則歛焉伏焉捲甲藏戈如鷺鳥之將擊而歛戢其翼其動

越鑄

卷之十三

三

也結營固陣衝棚息野而反是則勃焉突焉震鉦飛鏃如虎狼之出穴而咆哮以鬪力寡則其氣宜張而又善匿其張之狀衆盛則其氣宜翕而又不露其翕之形顧衆寡之中有衆寡焉張弛之中有張弛焉離而合合而離萃而散散而萃岐而又岐變而又變時剛時柔能弱能強不膠於應用不滯於推移不置於互藏不窮於游出觀四者之幾極四者之變而後兼四者而制其宜宜強則伐荆之卒六十萬出塞擊匈奴之馬十四萬而不爲多宜弱則以數十騎免胄見

大會以八百兵破管斬蠻寇而不爲募曹瞞之東下也旌旗蔽天而一夜東風盡成燬燼符秦之行陣也投鞭斷流而八公草木悉是人形知強而不能善用其強者也田單之破燕也焚牛穿寶戰下七十餘城定遠之格虜也縱焚斫營功成三十六人知弱而能善用其弱者也弱而以剛振之則澶淵之盟遂能浴日強而以柔脅之則渡瀘之役乃至革心金山寺之圍久困黃天蕩而卒潰於破海舟之策則韓忠武之不知柔也朱儵鎮之捷直抵黃龍府而卒敗於十二

越鑄

卷之十三

四

金牌之召則宋君臣之不知剛也故爲將者知柔知剛能弱能強揣其所必至審其所宜然裁制而有節兼舉而不偏則敵加而莫知其所爲乘勢惕而莫知其所爲迫盈虛順逆之形見勝負安危之局分喻張押闔之術剖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織也入歲廣也包畛知不見謀勇不見功呼不服吸眎不及瞬閃忽萬端定於頃刻有震厲發揚之氣而不至驕黠繁亂噤沓紛紜有檢牀收攝之形而不至傾軋孤危噴囁思懼守如靜女發如脫兔六步七步五伐六伐動有成

法宜猛宜寬宜典宜歇不失師中之律是得其所爲
制也得其所爲制者瑕可攻卻可乘不必頓師於堅
城之下間可用謀可廣不必膠柱於義兵之信情可
擊虛可搆不必宿師於曠日之久網可開阱可設不
必相亢於穴中之鬪火可焚水可灌不必遲回於白
刃之蹈我不宜戰則深溝高壘堅壁以需之我不宜
守則破釜沉舟拔劍以決之卒然而發則爲雪夜之
縋城隕然而止則爲細柳之堅卧宜自弱以須時則
會稽之山可棲也三秦之棧可燒也宜自強以見志

越鐫

卷之十三

五

則新城之檄可發也祁山之師可普也敵勢方熾弗
宜輕犯其鋒敵兵方銳弗宜輕觸其怒敵守方固弗
宜輕中其堅敵機方張弗宜輕入其險敵倍於我則
宜用計不用力敵幾倍於我則宜用奇不用正敵十
倍於我則宜用守不用戰歸勿掩窮勿追虞其攫也
非所論於棄甲曳兵之後亡爲有實爲虛亂其猜也
非所宜於形見勢彰之時以佚待勞則以佚爲強以
主待客則以主爲強以靜待動則以靜爲強以飽待
餒則以飽爲強喘息未定之兵其止如山則勞可使

佚道路奔波之衆其至如衆則客可爲主實諸講張
之卒鎮定而使之安則動可爲靜樵爨待哺之衆因
糧而使之食則饑可爲飽故善用兵者不虞其弱而
有反弱爲強之道不患於衆而有化衆爲剛之術我
制其剛柔強弱之宜而又虞人之先我而制其宜我
制其宜以無敵於天下而又虞人之制其宜以無敵
於我既謀已又謀人既謀始又謀終既謀其必勝又
謀其或敗吾弱而謀制人之强者什九吾強而謀制
人之弱者什一什九者力不足而謀有餘以謀勝什
一者力有餘而謀不足反以力敗故寡加衆小加大

越鐫

卷之十三

六

協其宜也衆爲寡寡大爲小乘失其宜也聖人不貴
力而貴謀不尚勇而尚智不恃強而恃弱不制其偏
而兼制其全堅忍寧一以待其強之自斃觸機觀變
以使其剛之自挫挑之勿動激之勿動誘之勿動嫚
罵加之勿動巾幘遺之勿動比其動也飄飄忽忽從
天而下不知其所自來不知其所自往難知如陰其
徐如林其縱橫汗漫若江河之傾瀉其矯健猛疾如
豕蛇之驚突無一而不發揮於剛柔觀變於強弱舉

止動息悉合夫時宜之竅以此制兵衡行於天下而我常操其不敗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老聃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兵強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二氏之旨非知兵之爛譚幾事之先著哉雖然幾之未易識也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

越雋

卷之十三

七

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其不勝而勝不任而任匪至人莫知焉貪者急於嘗利愚者闇於當機躁者激於意氣勇者望於果敢怯者徇於胸臆事理宜然而我不然則我不能制此宜然而彼不然此不宜然而彼或然則我又不能兼制惟聖人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取虛取後而剛不至折強不至摧故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必彰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知乎此而後可稱知幾之神得兼制之妙爲常勝之兵矣

疏

代擬廣推閣臣疏

爲閣臣相繼罷歸政本需人甚急懇乞遵 祖制廣廷推以備 聖明簡擇事臣近接邸報見首輔次輔同時罷政政本重地需人協贊循例推補當在旦夕間舉行臣敢披揚 祖制昧冒上言爲 皇上擇人用人之助臣聞英誼之王務急親賢廣大之朝不遺

越雋

卷之十三

八

葑菲國之理亂安危惟二三輔臣助襄是藉 人主當有闕博之觀以膺特達之選故古之擇相者或得之枚卜或得之夢寐未嘗拘其人也猷畝可登岩穴可舉未嘗泥其類也我 國家罷丞相而設閣臣有不由科目而致身宰輔者翰林以兼官入閣掌 內制則自楊榮金幼孜諸臣始夫翰林官不過五品而參預論思密勿 祖宗朝誠重之矣然未嘗專用翰林也楊士奇以中書入薛瑄以御史入李賢以主事入諸臣皆一時名臣之選乎而不由館選進輔臣豈

以館選爲輕重哉嗣後稍泥資格寢悖古初然正德嘉靖中如楊一清張孚敬等之入閣一以巡撫一以南部則猶有先朝之遺意焉臣嘗攷之周官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此其職也宰臣必才望夙優乃克稱厥職翰林爲儲才之地而有收不盡之材翰林多養望之臣而有收不盡之望漢時賢相俱由郡守宋制宰相須歷州郡蓋州郡敷歷則悉民間利弊調停處置自能協宜今以用人安民賞罰興革悉

越鐫

卷之十三

九

付之雍容詞賦之臣臣不敢謂詞臣乏經濟調燮之略然以典故爲循習者豈若躬親閱歷者之爲真切哉夫按圖索駿者駿未必得刻舟求劍者劍不可求以擇人用人之重而拘擥資格習爲故然在詞林則以大拜爲尊榮卽位踣卿貳猶懷觖望之心在諸曹則以六卿爲末路卽望冠百僚終無登拜之日堂堂之朝各分門戶師師之衆自立崖畦國家求賢任相有不宜若是之偏且隘者邇歲廷推曾及一二部院舊臣以寓餽羊愛禮之意然卒未見之行何

也其說有三一曰廷推廣則碍詞臣之路不知閣臣原無定額或用二三人或用四五人分途並進詎至相妨一曰諸曹進則混淆華之選不知國朝以制科取士旣登科目各負才名此可預彼亦可預何分清濁一曰資序素則雜翰林承直之班不知爵祿榮辱出于人主之口業承簡命卽列班行論宜敘品何分先後閣臣以薦賢爲國之念自持則無不可與之人朝廷以立賢無方之道待士則無不可進之官臣竊以爲祖制當遵廷推當廣者此也

越鐫

卷之十三

十

抑臣猶有說焉今時之弊全在形跡大分局面各別閣臣自視爲尊寵若有加于部院部院亦不肯自應其統體思與政府持夫同朝事主不相濟而至相持則釜鬲之勢成而枘鑿之形見陽市之好而陰執其權姑示之援而潛撓其事諸臣不能得之于幽而明諍之于顯議論滋多而廟堂聚訟絲茲起已皇上誠能合閣部爲一體則杆格參商之迹自妙于中調併選舉爲同途則老成練達之賢可資其協贊大臣圖報以作忠諸曹砥礪以養望於國事有裨而

亦 聖朝大道爲公之盛舉也伏惟 陛下采擇將
閣臣員缺亟命九卿科道擇在朝在野雅負才望卿
貳大臣無分翰林部院從公推舉以備 欽點召用
國家將有得人之慶而二百年未墜之典庶幾克舉
矣

代擬薦舉隱逸疏

爲訪求隱逸乞賜表揚以勵士風事據黃梅縣申報
隱逸舉人瞿九思前來看得士之處世或耽曠遠以
沽名或溺詖邪以叛道此名教所不收而維世者必
表揚

卷之十三

十一

斥焉乃舉人瞿九思學有本原言窺奧域閉門却軌
蠹魚甘白首之沉淪捫腹藏笥繡虎擅縹囊之制作
五車吞雲夢木舌譚經三篋陟蒙山金聲擲地三墳
攻破力闢榛蕪曾壁鑽研口除枳鑿臣取其編纂諸
書一校閱而知於世道人心大有補焉夫人有一
言幾道一行合軌上世所稱採擇不廢故夫子論列
逸民而不訕隱居放言之士矧如本生伏處巖岵矢
志好修其默契道體符合聖真則斯文正脉正傳海
內共仰共欽真末俗濫觴之中操觚染翰之士所不

可得而彷彿其萬一者也據香萬曆二十一等年邵
元錫劉元卿來知德等題允舊例委果相合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伏議如果臣言不謬合無俯照
近年來知德事例准令本生以原有科名遙加翰林
侍詔以爲羽翼聖經啓佑后學者勸使宇內之人知
我 皇上徵才厲學踈逸無不問之奇而窮經修姱
與交無不聞之光其裨於道術人心又何俟言之畢
矣

讚

越鑑

卷之十三

十二

侍御武麟史公小像讚

扶輿挺杰正氣頡頏殺之不濁振之則揚亭亭玉立
七尺宵昂角犀豐盈精采神王瑩若冰壺凜如秋霜
河清比咲法象寒芒卽之也溫吐茹柔剛觸邪止暴
胸有神羊唾咳珠璣琳服玳瑁嘉謨嘉猷入告勸勸
連章累牘輝映縹緗九河傾瀉萬頃汪洋休休者度
量耶稜稜者風節耶淵淵者蘊藉耶巖巖者品望耶
巍巍而莫窮其際宇者功業耶上天下地藐焉幾稀
以一配兩參贊不違攬轡登車而吭慨以澄清天下

者於都哉惟公爲不可幾則他時之秉樞當軸正色立朝以副鼎彝柱石之重者非公吾誰與歸

引

空山募緣疏引

眼前無平等世界乃有缺陷世界世界何以缺陷瞿不相埒致相徵逐徵逐不已致相凌軋凌軋之又不已則貧不常膏富不常膏故忽轉遷成毀立睹乃成缺陷羣生素鑰鼓鑄感受不齊廣大慧力不能劃一微塵用平等法如此缺陷不成其爲世界佛願衆

越儒

卷之一

三

生貧富相顧一種慈悲善念與衆生同之目遇顛連流離疲瘵殘疾道殣露齒如痼瘵切身一體受割於是不難出其所有軫人之無出已之羸賑人之匿故如來說法爲喜施二字明白淺易化導俗人修眼前之缺陷締來世之因緣卽三教分宗極慮弘闢不得謂好施之非惠也溥濟之非仁也海寧釋空山爲觀一上人高足曉儒書工詩律戒行謹嚴風韻高簡發心聚米募糧運諸戒壇及各山勝地曾採貧難齋僧度世又自矢米不經手悉令彼方相期赴領以見毫

無染指之意夫空山之不爲染指也則余能信之諸達官善士亦能信之其信之也則多寡隨心締成勝果請登諸疏索糧者以覩而爲券可矣

箴

視箴

人之有心如鑒之明如衡之平五色眩之乃殺其鑒乃失其衡惟彼眸子官之所止神之所行以物交物引之必去持之必爭炯炯之牖勿翳勿昏操之有要美皎閑都不接于前內澄吾照職視之官游斯息斯

越儒

卷之一

四

用守其竅完我湛一葆我靈惺以適于妙

聽箴

我心之初淵兮漠兮寂然常定靈局旣闢吹息外來有感則應神之潛之聲之觸之如夢斯醒以內御外以正遏邪操之必勝吾啓吾聰鼓之隨桴響之應聲耳之所聞孰辨是非孰分忠佞柔靡易悅淫哇易淆勿入于聽抱其至虛守其至一以相訂証

言箴

玄嘿之府成性存存闔爲天籟變息而喧口之所司

方寸爲根樞機之發榮辱之門本實易撥枝葉易繁如簧之巧古不可捫辯言亂正滑之則渾菑及家國其熾如燔良其輔頰以塞禍源耻躬不逮若吐若吞成象成文先天是敦金人三緘以慎吾言

動箴

一日之間人有百爲百爲之發淑慝匪夷惟彼聖賢左繩右規安厥至善以完秉彝臨淵之慎履水之危意之所逞道之所虧心之獲安動之合宜靡軼于倫靡卽于欺行出乎身神動天隨一行之善千里應之

越鐫

卷之十三

十五

羹牆先哲惟善爲師用事昭告帝鑒在茲

啓

候大司馬霖寰李公

伏以日麗三台名世佐 中興之業星輝八座元臣懋安懷之勲 社稷有靈功高鎖鑰智勇茂錫威靈華夷恭惟某官 中朝重望北斗具瞻恒嶽登千尋勲業于雲霄而並峙長垣綿萬里甲兵萃武庫以中藏初試花封永垂棠蔭嗣登部署益茂芳聲懸金鏡于中州而甄別咸宜士類起菁莪之頌持玉衡于東

曾而低昂允當人文稱海岱之雄特授參知用起卿秩拜銀臺而登樞密建牙纛以靖遼陽文武兼資恩威並著寵膺簡命進陟戎臺號令震三山壯哉鍾虡風聲傳九譯赫矣旌旄拂袖初衣屹中流之砥柱安車勸駕總西伐之兵權役曾爲三窟之營直擣海龍之國天兵有百戰之勇坐消山鬼之烽靖亂開疆成功告 廟舉朝推轂尚書入掌京戎封拜登壇宮保平章軍國蒼松翠栢仰楨幹於鉅卿鐵障金城仗防維于元老四夷爲之欬塞靜看馬放桃林九邊藉以安疆爭羨塵清沙漠展也南仲之畧美哉方叔之猷某樸樸庸材槩鉛末品濫司文事管窺無得于一斑顛越人材蠡測未探乎大海茲當竣試謬貢取裁粗習六秭之筌蹄貢牘敢云竹箭聊陳三楚之羔鴈鼓鑄願及鉛刀伏祈江海不擇細流庶幾機線勉圖補綴蔭分一葉藐焉桑梓之末可托息于萬間綆借半垂似茲涓滴之微幸及泉于九仞穆修尺蹠皮佈寸丹臨啓可勝顙仰詹依之至

候少宗伯曙谷吳公

越鐫

卷之十三

十六

伏以 北闕飛纓 青殿兆離光之燦中儀典秩
紫宸占台曜之符定一代教化之笙鏞作四海人文
之翹楚恭惟某官嚴廊砥柱寰寓斗山鍾匡廬彭蠡
之英薄雲天而聳峻抽石室蘭臺之秘對日月而方
華射策日千言鴻臚首唱宣麻雪五色鳳閣高騫出
程大國之文章 九重嘉其藻鑑入紀 中朝之實
錄百代式是宗工振麗藻于 瓊筵學探帝載吐榮
光于 貝闕業總人倫趨畫漏而侍鵷班端凝模楷
晉春卿而分鷺序寅亮 天工玉殿蜚聲重藉黃扉
越鑄
卷之十三
十七
贊理金甌枚卜靜依紫閣論思職豹班未窺靈食徒
飽愧乏知人之詰謬膺文事之司楚俗尚乎儆器轉
移無術末學踈于根柢循省滋深淋漓墨藩之徒勞
竿將濫吹校勘丹鉛之奚裨石思參瓊屬當呈牘之
期遙瀝孤悰之隱棟精漫收一得覆醜重望二天用
藉羽儀敬徹靈寵儼鍾鍾真宰竊辱收于大甄庶獲
線小材尚勉圖乎後効頂踵知其難報金石載以爲
銘

上襄王

一

伏以龍章日麗榮分天上之輝鳳者雲翔寵極人間
之貴冕而王者已勤三顧之綢繆藐哉儒乎敢負一
生之禮遇恭惟殿下天啓睿明道隆淵穆瓊臺駕幹
薄太虛以參天瑤樹覃楨應扶輿而聳峻吸太和之
英液綵綯朝虹挺峴首之高標霞明宵練吐靈苞于
寶籙祚衍 天潢闡廣義于彤筵學竊道妙謙光遠
干草澤訪及夷門禮數及于衡茅席當虛左寄維城
之重居高得民忘千乘之尊以貴下賤其才慙夢鳥
詞謝雕龍豎儒自媿無名王門殊不可望乃因往旋
越鑄
卷之十三
一八
于漢上輒爾登拜于廷中綺座開尊爲設穆生之醴
玉階倒屣常隨枚乘之班濫吹皇華誤入鈞天之耳
汰餘瓦礫謬登羣玉之山旣以大夫優容時復勤夫
眷注感懷無已報德何從念日比于懸旌碌碌徒慙
牛馬情難宣于榻管絲絲願託鱗鴻敢效野人敬申
芹曝統惟函炤臨楮可任神馳

賀治臺芳楠黃公壽啓

伏以瑞應昌辰卿月共三台競朗祥開壽域陽舛同
南極齊輝騰衡岳以懽呼望長庚而拜舞恭惟某官

寶臣長世瑞錄迎禧太乙授以異書鼓吹五典玄英
稟其間氣壇坫千秋運際熙明保障培飛飛龍之景
祚時逢周正懸張叶夢鳳之芳晨春映錦江源遠流
長豪杰生符五百天高劍閣山明水麗春秋瑞應八
千蟠桃蚤熟于小春蓂莢重新于泰極大臣以一身
許國不煩鹿角熊經主上以六合倚公自致松
苞竹茂值茲應鍾之協律適開初度之遐齡晴映太
和峯綠醕香凝畫戟彩泛芙蓉洞紅雲色上華筵恍
疑黃鶴飛來僊人吹笛會見丹砂流轉蓬島添籌寧

越鑄

卷之十三

十九

獨日月紀常澄清江漢直將星辰曳履傾注巖廊某
叨附屬員幸逢禧宇効鳬趨而遙祝望虹渚以申悰
天子以是月祈年永獲天宗之錫祐詩人以是月穫
稻預占眉壽之同詞媚茲一人遐祚共金甌並固
式是百弼大年同寶曆俱增

復水部玄海沈公

伏以 祖德隆禧廟貌式彰乎 聖孝 帝家大造
繕工允藉乎名卿勤勞懋著虞衡倚任獨先根本恭
惟某官 清朝柱石 昭代棟梁巨幹參天梗梓挺

鄧林之選利斤迎刃盤錯展輪斲之奇程度鳩工將
作佐 兩宮之聳建節財省費助勦豎百世之豐亨
時事憂漕荒度平成而胼胝得通乎輪軌 帝命治
水淪疏開鑿而舳舻直達乎江淮瀾澤如川潔心似
水值茲鍾祥啓 聖之地興築土奠宇之工 帝曰
欽哉爾其任焉家不治垣 皇居務從壯麗庭難旋
馬軍國藉以平章自茲翔龍舞鳳之區益信誕靈之
有赫繇來白雪陽春之咏可知屬和之無人某昔忝
同曹今叨共地喜見星文入部三湘草木迎輝遙占

越鑄

卷之十三

二十

漢水分疆只尺雲霄繫望敬修蕪緘用展慰勤伏願
續紀 廟廷敷銘彝鼎 鎬京豐洛肇億萬之金甌
嘉構落成河伯山靈之獻瑞 文武聖神振雲仍之
玉牒 影堂開照皇天后土以同休

侯學院武麟史公

伏以奎壁耿祥光八聚人文蔚起門墻霏化雨千年
靈運昭回藉名世以提衡幸斯文之有在道行南國
輝映上台恭惟某官德妙參三統承精一中臺上選
毫端奪魁柄之文章西晉儒宗門下總河汾之述作

地爐活火鎔砂礫之南金銀海清波鑑塵埃之和璧
采遺韻于六朝建都之地風雲月露盡還大雅之音
寬真才于三輔 根本之區域樸菁載覩 重熙
之盛上殿都誇唐學士繇來尺五播風聲及門盡是
曾諸生會見三千宗禮樂裴行儉知人之鑑翁寔收
矣狄梁公爲國之忠豈多讓焉其備員遠服夙荷鴻
慈斷木遇良工旣免溝渠之棄爰桐生節奏敢云屬
和之工心骨可雕愧罔酬乎國士頂踵可報思仰負
乎知人戴高厚以何涯飲江河而知足惟願功業高
越鎬

卷之十三

三

于泰山北斗日月之臨照方新材品收乎葳鳳祥麟
釣衡之倚注獨切千年有遇歆逢開闢榛莽之時百
彙相惟喜附琴瑟鏗鏘之末心神悚慕神無翼而常
飛翹首瞻依形不鼓而自舞肅陳短牘數佈積忱不
腆上陳統祈俯鑒

越鐫卷之十四

穆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啓

賀荆石王相公存問

伏以命出紫旒重慶恩先乎憲老堂開綠野殊榮寵
資平隆師名世五百年龍雲喜當交泰大椿八千歲
鶴算正值方升望重三朝恩隆兩問恭惟某官閣
下忠孝天植道義性生勛名勒鼎銘獎大踰傳巖甲
嶽氣節凌霄通漢無分尹任夷清由開科以超昇平
處鐫

卷之十四

十

中書省文淵閣

謁甲得人之盛必首推平壬戌自嘉隆以及今上
輔臣品望之介當罕儔乎太原青宮奠磐石之安
玉鉉擔當宇宙黃閣著鹽梅之績金甌永奠河山二
疏急歸聖主惠養老臣向來獨稱明決千秋悟主
元輔一言定國迄今猶賴潛移絲綸閣下文章自是
家傳太史金馬門前詔旨由來世及元魁不復不
先盡是臚傳第二難父難子相期鄉會兩元擅宇內
之人文世世先生奎璧開東南之霸運人人魁占麟
經黃吳歸田正崑山中宰相宮袍侍養可稱膝下佳

兒國祚靈長祖及會而思典且先乎類類天恩

隆重一至再而給育旨及子者年惟茲東海之濱

叠見北來之使里門盛事昭代殊恩在晉末學業

知朽材藉植禮闈人適獎聘切望南雲江漢天高舉

首遙瞻北斗惟願天長地永川至日升如山如阜如

圖陵九如克追乎天保愛福多壽多男子三多越茲

乎華封

復憲副映垣饒公

伏以文星照手奎尼瞻北闕以騰輝紫氣成虹彩

越鐫

卷之十四

二

中書省文淵閣

服近南山而進頌門多禮樂道合君親恭惟某官當
世名流熙朝天柱獻宜補載清曹著蘭惠之香心起
經綸鴻筆擅球琳之美德星應瑞科名萃荀氏之龍
文運開熙伯仲繼周家之盛曾祖一天星斗材同藻
蔚雲流塞空兩浙人材品擬永澄玉潔吉甫秉文爲
憲穆子清風周事邁德明刑允哉帝念其向隨駟步
父挹蘭芬驅馳駁于虞莊願報輶輶望朱輪于天路
徒隔塵清年未兩地展鴻禧感德無窮莫與承華劄
首感風心金綸綵箋重百服之銀赤文綠字珍同

拱壁之授倥偬附謝統望廻回

復水部太室趙公

伏以龍深宸注仁風披拂于三湘積著虞工汪濊覃敷于七澤河梁廣占平政江漢盡沐餘波望重台垣仰殷藩服恭惟其官斗間異氣江右名家問學淵源東海波瀾萬頃文章藻麗西崑奎壁重開清欬落懸河大是才高七步彩毫映飛屑更知珍重雙南天祿賦成遂令吳門高紙價琴川碑載可知御座重標題簡書爰及弓旌枚卜以當物色西曹掌憲三

越錦

卷之十四

三

自爾平明南服秉闔一疏足窺高遠特重水衡之寄聿昭權政之寬邦土既平禹服功高與宅津梁無擾荆江名重持衡其鄰治舊氓勾吳賤士謬任楚荆之役幸沾車輓之塵只尺珠纒翹首仰高平霄漢徘徊帶水傾心嘗屬平高華未皇一介之將先冒十朋之益金繒麗雲霞錯綴輝生五色玄黃備筐篚於皇貴金蓮城愧莊頌之未能第倥偬而圖報感深鐫骨誼切饒肝謹啓

候侍御武麟史公

伏以露湛霜清繡豸禦惠文之英烈河澄嶽動太微寒法象以昭回懸區盡屬網維南服動煩耳目喜傾江國慶溢官紳恭惟其官當代儒人中朝正氣巍巍恒嶽萬峰瞻拱標奇滾滾河汾百濟淵沉借潤神霄九萬健翮聯飛納陛三千大廷獨對量能遂膺劇邑采實首重徵書河東人品無雙魏北循良第一名高相府補天倚煉石之工望重烏臺當道著埋輪之蹟觸邪禁梟袖有神竿植善秉公曾懸水鑒比代天而巡符輒隨地以馳聲直指按秦州氣節高標函谷

越錦

卷之十四

四

使星臨益部風稜峻極峨嵋惟茲天眷楚邦爰爾廷推碩輔纔聞新命曷勝仰斗瞻山矜矜前茅奚啻望雲就日下吏廣叨怙冒却思草木先春昔年曾被恩波尤似樓臺近水伏願星輶鳳駕九霄雨露浥湖湘法從遄臨萬里雲天開麥澤祗馳候吏用戒前驅

謹啓

候中丞芳楠黃公

伏以南服壯封疆三省扼中原之要會內臺專節鉞五百應名世之昌期喜帝命之聿新協官寮之胥慶遙瞻杓斗穆候干旄恭惟其官蓋世人肅當朝名

德川江衍派詞傾巫峽以流長獨會精望金峨峭
而聳峻獨步形坤射策夙稱精虎維龍中赤縣看
花直是占星應宿月旌召居諫議殿新簪飛霜
重疊委重巡行道小豺狼歛跡惠文彈壓歷秦粵而
往在烈日和風多繡監臨敷中外而事事水壺皎月
朝寺清居卿貳銀臺要列司封閣部屢見廷推
陸特膺寵眷命茲耶臺重地會繁榮荆楚之要區特
命開府大臣望吏士軍民之綱紀在襟江而右帶漢
中天半畫河西通陝而北控河錯壤遙分節制
處
卷之十四
王

邀侍御武麟史公遊君山

伏以白簡霜凝山岳戴威嚴之震攝烏臺風凜湖湘
荷正氣以澄清惟名山每藉價於品題而達人尤倚
情於登眺幸際觀風之義事願微覽勝以增輝恭惟

某官宇宙斗山廟廊柱石蚤承恩於楓陛旋執法於
栢臺抑暴鋤強避驄馬而行行且止直言敢諫鳴孤
鳳而寒寒匪躬屢代 天行重膺 帝命頃持繡斧
特按湖藩旌旄遙指乎洞庭鯨鯢之波頓息騶駟甫
臨乎夫岳豺狼之跡潛消百度維貞庶僚咸肅願茲
君山勝景素稱異野名區攷柳毅之傳言故踪猶在
翹黃虞之遺事芳趾具存不體而香亭之味襲人非
樂而響山之聲振地竊憶山靈之有待殊欣雅會之
難逢某領職轄中備員屬末慶讓之典既有餘閒遊
豫之章可因時舉恭迓法從敬候于旄伏願祭戰遙
臨檐帷暫駐接咏題於巨作手筆忻承奉追侍于崇
阿袞衣快覩握衣鵠立傾耳聽鳴仰惟示期預圖擁
簪

候侍御武麟史公

伏以繡斧代巡方之重寄一天湛露下南州青鸞凜
執法之森嚴萬里清霜澄遠服值責臨而吏氓雀躍
以儆扑拜重異而江漢鱗次以來同恭惟某官柱石
名臣昂葵偉伐魁杰挺天廷之秀臚傳一榜重賢家

清英鍾河嶽之奇穎發軔登高品第紀屏姓氏淋洟
留御墨芝香應召月旌建通富金鳳之下要莫
要于朝華之耳目重其重于夫子之股肱相府
驚鴻儼列班行于柱下烏臺虎賁膺簡命于
衷彼蠶戰之激揚振克早附城之管窺若秦涼之
代符豺狼絕當道之塵氛惟茲楚甸巡行夙注帝
心揀任賢資名碩遠播風猷拜命張綱食墨風聞
通知名長孺奸雄磨滅生榮自是重載新逢奚翅
湘有造其樵材淪朽屢庇同天仰希旌節之臨時切

趙錫

卷之十四

七

雲霓之望甫聞新命殊深喜而不寐遙瞻前茅則欲
叩而未能肅佈求留移晷下悃伏願清風偏宇總膺
披拂以無虛敗日當空不斬幽遐之卑照可勝祈慰
未罄下情

迎侍御覺蒼龍公

伏以駿華濯簡彤輪播春華之光風義宜猶續斧動
皇華之色鶴樓連滄海雲漢濯華東南枳遭無從
盛雲翬切恭惟聖恩大德隆事席崇標海內橫旌
風江浙微與三省統歸臨殿中司執法潛儲監

英百億總在徵輪海晏波恬是處豺狼殄息霜清露
潤到來宗爰增榮白簡對揚朝野同聲慶一封之
直達清謁至止更堪遵度奉三尺以無私茲當兩浙
之周行又值三吳之敷歷陸趨日近罔追步武于
夔龍哀補天高九閭懸隔于省直其等恩深履數
志篤攀鱗親過發之星軫雲樹曷勝回首盼注高懸
之日馭蒼生無計卧轅留分路當前跬步腸迴九折
臨岐孔邇谿山悵隔千重敬陳蒲筍于郊關待奏騶
駒于祖帳聊借遠天秋水映氣色之高華待看新月

趙錫

卷之十四

八

明河照離懷之滴瀝雲泥迴隔秋衷展一息之清寧
日月重臨專眼屬九重之再命

迎侍御企愚史公

伏以綱紀振島臺山嶽動搖千里威稜森白簡風霜
凜肅三湘前目楓宸玉節占使星之動惟騰澤國
縞衣邀卿月之華草木榮生雲霓盼切恭惟其官正
氣凌霄清標蓋世大坯崢嶸筆陣霏玉屑以韻霞長
江傾吐詞瀾綴珠璣而濯錦引星辰而上笑談清境
轡之聽塵傍日月而依風采耀鳴珂之鶴列雙壁齊

名子同產高才難弟難兄兩都並列平中臺壯節自
南自北西江代符陰靈淨盡具瞻辟邪止暴之風猷
南楚銜綸江漢澄清行望旋乾轉坤之事業盡慕埋
輪之挺挺或其避馬以行行衡嶺分春翹屬金峰迴
碧采瀟湘沐潤還期瀚海叠潮波 帝命允恆與情
廷推政子出望某等廣叨厦宇濫厠統鈐喜溢彈冠
愛日之暉光在照欣逢持斧下風之拜舞攸同伏願
湛露早濡清風時御應三體之瑞直指朱旂而先聲
及洞庭自是雷轟電掣半壁之天行驅鐵豸而前

廷籌

朱之十四

九

茅下荆楚會看日朗天青

復侍御象玄穆公

巡視
茶馬

伏以簪筆侍龍鼎蒼佩映青蒲而動色珥貂立鸞首
烏臺飛白簡以含霜進之陳善閉邪出則揚清激濁
士林傾悚震海瞻依恭惟某官雲中白雉天外朱霞
手批領鱗標直聲于仗馬冠裁角牙避勁節于花驄
臺閣生風官紳吐氣拔荃蘭以初佩蕭艾畢鋤臂虎
豹之在山藿蕪不採宜威持斧雄名將鵬鵠同審矢
直埋輪諫草挾風霜金厲味甘苦木湘套盛暴月圓

生植溪芽上廐爛連雲錦關陝澆如烹玉流聞津津
川湖散以裹蹄逸塵迥迥西園鞏固東崖昭回其頰
海鯨生風塵驚足同是域中之愛戴更叨年下之幘
幘杞梓梗楠敷南公輪之創墨驪黃北牡終須伯樂
以迴眸又抱寸丹恭題尺素伏願鴻慈廣被清照俯
臨躍冶祥金悉納陶鎔之內輪囷散木總歸繩削之
中

餞侍御企愚史公

伏以攬轡巡方三楚震紀綱之重衡 綸旋關五雲

處籌

朱之十四

占旌節之輝適當繡斧之征行益動赤衷之愛戴恭
惟某官熙朝碩輔當代名流正氣薄雲霄一笑何清
當路豺狼斂跡太微寒法象幾迴嶽動朝陽丹鳳孤
鳴屢代 天行載膺 宸眷從西江以迫南楚行行
露潤風清由外服以及 中朝在在水就霜凜雙手
補天浴日迴翔衡岳七十高峰單車問俗觀風迴徧
湖湘六千遐服期當入告事竣還朝某等品埒標櫟
恩叨提獎見星軺之長發其遂攀轅感雲路之迢遙
可勝回首江上望金沙之鶴天風直恁扶搖斗邊瞻

銀漢之槎支石平分廣莫無計追隨屢爲有懷顧盼
千旌聊庇芹甯穆廷法從伏望錫光啓刻貢趾蓬茅
暫止清驄行部追尋遊豫共攀憲轡開樽延賞澄清
統冀俯俞曷勝榮荷

復華陽王

伏以青陽屆令龍光呈曜日之華紫極頒恩鳳
布于雲之彩五色遙占開翰百朋珍拜瓊宙冰龜無
疆俯躬知忝恭惟殿下道從天植仁自性生城同開
有道之長第士分對八百昭代篤同文之誼誠儀

卷之十四

十一

繁重三千蜀國啓疆詩禮獨宗乎祖訓華陽錫祥
益斯大衍乎天潢載篤賢王遠延道脉尊賢下士
表儀占穆穆之王躬展孝碑忠道義稟魏魏之令範
頌稱功德國人無間于大夫景仰模楷壹域不殊乎
邦國中臺之奏刻允協輿情主上之昭宣俯循國
論不佞雖秉葵同好微言何足爲重輕國君之折節
揭謙盛雅特隆乎龍注綠文赤字翩翩映龍象以華
輝玉檢金泥點點照驪珠而動色廷階未遑展賀草
萊先爾沾榮跼踖難勝感銘罔既先此佈謝諸容嗣

佈不宜

賀中丞芳楠黃公壽旦

伏以鶴合吳玄五百年元調商賈張陽月八千歲
瑞應莊椿中外歡騰得說乾坤慶協生申恭惟某宜
匡時備畧命世真才襟期寒映峨眉雪伯仲蘇氏文
童毫端秀奪浣溪花顏頤杜陵風韵忠杼楓陸惠濟
棠陰踴躍丹穴鳳朝陽始自錦江濯出縹緲彩雲龍
應瑞登從劍閣勝來袖裏神竿到處靖狼蹤鼠跡股
中繡豸逢人道電掣霜清高華駁歷銀黃津要統司

越鑄

卷之十四

十一

喉舌惟茲重鎮仰藉崇牙風紀總中臺動定安危民
社謫鈴清外間治臻江漢朝宗頃屆歲餘之仲冬適
覽皇揆之初度東海儒翁瓜作棗忽驚青鳥邇來南
宮瓊液斗爲觴親見丹書捧出聯元會爲朝暮大年
納品物而長春等天地以情軍太極象帝先而不毀
其叨居下屬久戴鴻慈心則同于麥丘情未申乎燕
賀特崇官而齋寸揭敢獻頌而祝遐齡伏願南極常
輝北辰益朗化回春意措世道以雍熙脉應陽和納
蒸熬于壽域堯冀開十葉四封歌威德以無疆舜曆

永千年三省仰儀刑于有在

迎中丞誠字張公

伏以宸綸賁煥中臺假法紀之尊 帝命晉頒全楚
藉提衡之重文武仰風猷于山嶽縷綏同日望之雲
霓牙肅宣威雀羣溢喜恭惟其官兩間正氣昭代名
卿華岱儲英聲價重球琳之產般由毓瑞文章增琬
琰之光繡虎雕龍年少形埒射策占星應宿風清花
縣鳴琴 起居藉重糾繩座右箴規補衮弓旌召居
諫議殿前簪笏飛霜皂囊之諫疏常盈書漏稀聞高
趙錦

卷之十四

十三

閣蘭省之建明特着封章喜動 天顏東省掄材文
衡直回司命奉常典禮秩宗儼重寅清中外統侍綱
維重地久資局鑰惟茲南服幸微威明麟伐昭宣新
命允孚特簡龍光炳奕函綸大愜羣情天道向南春
映洞庭生色歲星照楚雷鳴江漢騰惟紫氣望旌旄
擎赤州之半壁瑤光隨節鉞扶黃道以重輪某代置
封疆得天祐冒下吏忻叨宇庇却思草木先春昔年
曾侍台光尤似樓臺近水伏願星軺鳳駕慰三湘七
澤之瞻依玉節蚤臨起白叟黃童之僂抃曷勝翹企

聊布積虔謹啓

又

伏以栢府天高一路福星開節鉞介藩地重三台獨
座擁金湯雲霓之民望懽動區中山斗之士瞻情深
郢里鼎鉉在望官府非遙恭惟其官經文綽武貫古
縱今文章秀發於西華名尊牛耳氣節高標於蘭省
望峻龍門疏草挾風霜寧號禁中頗牧丹葵依日月
真稱座上臯夔頃三湘之綱紀尚虛 宸衷南顧會
內廷之推轂甚亟 帝制西臨江漢縷綏先假半公
趙錦

卷之十四

十四

之憲節荆舒東封暫柄召伯之棠陰談笑以淨楚氛
可保百蠻欵塞指顧而揮郢斧已占萬里澄清廟
堂將虛師保以宅揆禁闥直入承明而補衮某猥以
朽材濫竽文事身緣匏繫祇仰斧鉞于雲中志切冰
兢遙望旌旗于天上謹馳候吏恭迓前茅伏願揆新
皇鑒忠簡 帝心稽帷蚤駐勒鍾鼎之殊庸節鉞寵
頒答華裔之雅望

答水部心符孫公

伏以除書誤厠負芒貽誚于章絳寵問儼頒挾纁生

春于竿牘聞命松蒙累息披由賜歸鑲表終難某官
筆海文淵儒宗道脉善惟樂與齒牙時露清詩美切
成人月旦動關國論鯁生蘗潛海濫寒陋堪饑殊備
袍繫封疆曠錄莫追無奇碌碌猥承先達之遺揚輝
取硯硯遂濫當塗之汲引迺主爵亦訛傳影嚮而
大廷輒爰采蓬蕪學術不精于五經何取尋章摘句
人材莫盛于三楚豈堪昧目糊心倒海吐珠必致泥
滑于魚目傾崑取琰安能鑒別乎球琛將爲腐草之
輝輝明未窺乎圭竇不逐遊絲之長長識何補乎機
軸

卷之十四

十五

十六

孫興餽在公方切趾顛之懼隼墉非據寧辭乘負之
羞政惟朝夕以飲水詎意高華之錫袞雲霞飛翰墨
何來五色之迷璫璆映縹緗忽贈連城之價有肌如
粟此念惟銘敬勒寸楮用申虔謝

邀侍御覺菴張公遊顯山

伏以鳳集陽阿風采快百僚瞻仰驥臨海國霜威清
八表塵氛光霄披承敢暫假尊嚴之體公餘譙樂更
謬徵忘分之懼竊以湖郡山川素稱清遠惟茲顯山
名勝近在郊原屏列東南山影遠浮蒼弁色襟連西

北水天遙接具區光翠蓋映層崖俯闕城中烟火政
可觀風檐帷登絕巘旁觀野外系麻尤堪問俗禮
吉旦肅庀荒樽蒲劒蕭青萍威凝繡斧焚丹鼎錦
光動朱衣披高爽于雲霄指顧山靈增勝舉飛矢談
于玉屑憑凌湖海壯雄觀乞今日以錫俞容拜風而
摠侍

候郡伯紫房趙公

伏以天垂德曜台垣聯北斗之高地轉仁風華札實
南金之錫榮自生于草莽感益鉅于東肝恭惟某官

卷之十四

十六

十六

清時神品當代名流赤水丹山占象輿之昇秉灌
大決得龍氣以高昂身依漢殿星辰三尺決平共美
清曹執法澤沛傳巖霖雨八城統握咸稱明府操衡
吳地晴薰獨跨楓橋之鶴蘇臺春暖賜回嶠谷之溫
有用一緩二之征不忍敲殘民命得益下損上之道
無寧延道廷推若疲敝之勾吳上供訕用力何以
堪非廉仁之阿祖大浸稽天吳其爲治齒髮之倫共
戴朝野之譽咸歸樞席猶虛卿階立召其屋居托花
宇萬同天就日瞻雲甫稷情于兩地遊鱗飛羽先拜

貺于百朋鑊象難名永言罔極祇貢西泠之一勺聊
摘茗于吳山用酬東海之洪波輒寓言于頽尾代抒
縝紉未飾荒蕪一封搖曳心旌載叩仰希日鑒

送中丞襟寒胡公

伏以珠璣遠麗三湘仰祭戰以占星玉節遙分百辟
綵旌旄而望氣有懷庇宇重盼陶甄無計攀轅倍添
跼踖恭惟某官熙朝碩輔當代名臣節鉞鎮中原追
七葉珥貂之盛事紀綱肅南服紆九重拊卹之慈恩
荆楚秦梁凜秋霜而狐兔盡爲歛跡關河江漢煦冬
惠

卷之十四

一

日而草木並是生輝蒼生待元宰以輯寧末屬頂二
天而怙冒昔裴相功成秉軸出入總係安危若郭公
德冠當朝去留大關輕重夙繫物情之愛戴頓添別
緒之踟躕其樾蔭散材葵傾積暉瞻龍慈之佳氣遶
繞霓旌盼雲樹之畫天莫隨駉御守株地限負弩神
馳伏願坦履泰途李郭之僊舟歷盡蹊山之勝全收
離社商周之葵鼎重新雨露之施

候儀部景貞馮公

伏以近藪續繪清秩振人文領袖中儀裁鑒一皇猷

定士論權衡斯世趨其指南諸儒爲之仰北恭惟某
官乾坤間氣社稷重臣金蒸玉蘂之文章錯綜禮樂
秋月水壺之胸次經緯天人瑤樹單檣薄雲霄而聳
峻瓊臺寫幹對日月而方華大禮三千文物威舞翔
載萬年根本祥嘯十二聲華慈茂刊成一代儀常
藻衣花綬以含香括海振河而標錦寧獨光留起草
廳呼水蘂之稱直將兆應宜麻名重金甌之覆其誠
慚窺豹職媿負齊州郡三十三期荆璞之共寶衡邑
一百一寧楚珩之無珍仰體規條恪遵明旨體裁

惠

卷之十四

十八

痛抑平軋由謬同琴瑟更張議論務約于章程無事
笙竿雜奏遂以暗中之摸索送歸天上之吹噓進人
退人敢云世俗之難調知我罪我一聽司權之覆覈
敬微靈寵用藉羽儀功力吹萬同深恩庇在三等重
統祈炤鑒曷任仰詹

復水部鍾湘屈公

伏以十載睽携又悵雲泥之隔片言寵及猥沾華采
之榮倚衡嶽而仰高蹤望秣陵而瞻紫氣恭惟某官
昂霄棟幹振世羽儀氣節鬱嵯峨瑞奪南山之秀文

重傳瀚海光汎湘水之波作士無竟五刑夙雅明允
齊民以禮兩郡廣被陶埏仁同天地之好生在在無
覆盆之泣明如日月之普照人人有懸鑑之稱惟
帝嘉念循良特重陪京之選擢在茲允謂物望咸
高水部之才名簡任方殷銓衡有待恭澄明稽未俾
托交知尺號遠達乎江西遂感魚沉鴈斷千里曾追
乎冀北猶忻驥步絕隨惟茲夢寐之關情忽辱雲笥
之損惠星移斗轉五雲翥鳳映京華日麗霞明幾道
飛翰來洞嶽遙披芝檢愈積葵寅聊佈謝悰匆匆未
遑鐫

盡欲吐

卷之十四

一

候康憲仰亭許公

伏以法垣垂曜兩河肅山斗之瞻憲節升華三輔
冰霜之鑑幸叨臨照倍甚欣愉恭惟某官西崑間氣
南國宗工汪洋揚秋水之波濯濯襟霽邇淵源于彭
澤森發絢丹青之彩亭亭品度聳峻極于巨廬敷歷
由外以及中秉憲自藩而及臬聖神湯沐之地用彰
百雉之保釐關河險塞之區事重九邊之表率北門
非卿不可重地擇人而遷特被新綸用資彈壓轅

門振旅已建銷烽卧鼓之助憲府明刑復奏鞠草畫
裳之績王畿之地千里股肱豈在河東名世之期
五百氣運尋看拱北展錯此時之廉鎮經綸異日之
樞衡不佞晉越處海陬托根河朔陽春郢里曾占竹
翠梧清洛日澶淵又戴松苞樾蔭美風猷之有赫欽
戴荷以攸同願受一塵總屬光天之怙冒幸茲三輔
均沾湛露之涵濡懷燕賀以維虔罄葵衷而吐赤渫
懇曝獻仰冀淵涵



越鐫卷之十五

書牘

黎陽

上中丞懷晉周公

在晉積虔叩別堦堦偶值台居珍攝未敢候見乃辱
臺貺鄭重且榮且感法臺建節江南威德軍敷神明
獨照爲千百年所未有民間利病與剔至盡不肖無
能贊一詞第江南所最重者莫如漕運所最苦者莫
如運軍運軍向多彫敝而鎮海衛爲特甚焉晉生衛
志集

卷之十五

籍目擊時艱有不獲不冒陳臺下者鎮海衛兌糧水
次原派嘉定嘉定議折則鎮海衛漕額當減乃轉移
之吳江常熟水次視昔不可同年而語矣年來一遇
點運衛官退避幾不欲生差一官則了一官有淹沒
京邸而不得歸者有歸而活命無不蕩產蓋緣糧米
耗折腐濫加之以飾餓罰贈勢必掛欠運軍力不能
支則逃竄軍悉逃竄而獨留一衛官以爲孤注衛官
能勝此虐乎今之軍非昔之軍比矣向點運軍領運必
須有中人之產方畀以錢糧重任今則轉結不完黎

志集

卷之十五

藿不飽而託以數百石之漕糧責以數千里之輓駕
家力不給未免稱貸稱貸益甚則軍益貧而運事不
可爲矣以鎮海之億敝而欲取盈于百十名之旗甲
此必不得之數也目前採時之筭或以爲水次當議
更或以爲運船當議減減運船不若更水次之易不
知水次更必從新講兌恐軍民較量于多寡然亦未
知新舊水次之爲孰勝也莫若請命于台臺酌量議
減蓋派運雖有定額而視歲時豐歉以爲存留起運
之數此歉而彼盈亦可寡多而益寡即如嘉定改折
而鎮海衛乃代橫海衛船二十六隻揚州衛船二十
一隻蘇州衛船二十二隻滁州衛船一十隻興化所
船十八隻本衛缺軍太甚及代別衛船糧然則鎮海
獨不可移之別衛所乎儻得老公祖王裁轉聞總漕
部院則無不可更之法蓋法敝必更物窮則變如云
成規必不可破則目前已無運軍數年之後安得復
問運事乎更有一節可稍採目前之急者則爲衛軍
月糧按月給與每年十二月俱足此 祖宗舊制也
自二十六年始革去十一十二月分糧運軍以充料

解城操以充軍需夫料解軍需向有定額非設自今日今何以不敷而將月糧扣抵此其故有不可得而知者勞卒疲軍枵腹兩月無省餉之實有削軍之害軍削則運安得不敝奚怪乎通衛官軍俱以運爲桎梏也臺下爲軍民宗主今日之苦不向台臺而誰怨耶不肖亦知變法之難然琴瑟不調終難襲舊儻愚言可採惟臺下一留念焉

復大叅覺自張公

初抵澧蘭卽辱瑤函存問誼注極稠念茲南荆西塞

走劄

卷之十五

各絕風煙回憶金臺結綬秋色重新明月有懷千里依依長在念也弟入署四月而安居者什之三奔走者什之七楚藩蜀口蹊山絕嶮亦爲輪蹄所徧歷俗吏之苦如是哉年丈擁旄塞上鎖鑰北門華夷歸其掌握指日建開府之旂則又取之若寄而爲廟謨所素定者弟卽時爲屬吏未可知也華容疲困疲不在一邑而它邑亦爲所累何也往年築華容之堤動及各縣儲穀今江湖浩漫悉成巨浸以數載之勤勞不勝浹旬之雷雨堤堰若掃而倉儲亦盡罄矣楚自

征苗括地後帑無寸積不佞弟詎能坐視顛連乃發本道廩給及贖銀以捄荆又發賞兵公費議移粟以捄岳耳目煩役無所措手一時之遭違誠艱已弟新政無他見奇大都與民休息若夫易聽改觀則有志焉而未逮也台丈知我幸時時一啓牖之縣役立法報音匆匆未能多及

上按院武麟史公

昨者傳奉台劄軫念饑民告役生靈在抱痛癢切心一方命脉台臺之休惕惻隱寔生全之職仰體德意

布告于容城大姓及薦紳士之家俱願助工修垸其

四

堤夫照糧編派該縣漸次舉行惟是枵腹之民不勝工役須藉粒食以濟其艱而安鄉無甚堤堰饑民止求賑濟今索之府帑無秋毫可動而稅銀近奉撫臺查發協濟陵工與府官面議別無捄捄之策惟查他邑積穀稍多者那移發賑剝肉醫瘡以救目前之急通查數目明悉酌議多寡類詳臺下蓋台臺意念所注卽爲減澤下吏奉行誰非憲臺意指十三屬之荒欲望布金施惠家與人給恐日之不足而當此公

私告誦之秋亦必不得之數也荆屬石監修堤抹荒
事亦有緒侯府文至日類詳憲節臨常武帛考展
靖荒服吏氓尤稱簡便第擬新正之半風發星沙時
近事繁重費清神壁畫或稍寬時日傳餘少速可
乎昨以無言混濁古覽輒承獎翊愧乘滋深德門伯
仲友于誼篤高義可風千古俚句無文莫足揄揚萬
一不揣具藁賸呈幸進而教之俯賜郵政敢不再拜
受誨臨發皇恩

與侍御心洛曹公

走馬

卷之十五

五

往在長安從國屏排闥請見寥落數年以道義勤思
夙仰不知三千里之爲遙也 王恩矜原直節頃忽
霽顏 國家必受忠貞之報微獨中外臣鄰彈冠屬
慶已也不佞因直指按部東來迂候而聞之臨湘舍
君謂台車且過不及少逗行色以修款洽悵然久之
又聞門下車騎衝寒前途修阻似當珍攝夫忠臣全
身以報 君更當愛身以成孝楚地蹊山險阻尤屬
難行敬遣僕夫焚執驅御且計台駕必道出雲溪併
以不腆之儀當行禮供具惟長者其垂納焉

寄太參章閣陳公

往不肖之抱創東奔宦游交好倉忽成別而閩南所
稱交好納要投契則孰有逾于翁丈者乎歸後索莫
無聊心神役役千里嘗搜篋中把玩詩筵標題清什
誦之籍籍風生恍然躬接芝眉也干旌駐節楚江而
不佞都中需次亦濫竽于楚輒忻忻自喜曰有吾知
已在也可自托于厦燕也可禮樂攻短以砭吾所不
逮也乃不佞泛棹南行而素車又翩翩歸里矣則詎
楚人之失所天而不佞之遇怪分薄也且門下猶
憶手教中相憐相唁語耶讀青衫猶濕之句至今悽
惋長吁則翁丈之罹有此戚也不肖其有不瀝瀝淚
落者耶澧陽去省會甚遙卒不能覓便羽一通問濶
適不佞供事閩中聞有南鴻可達遂勒八行附之哀
且及暮悲楚漸收謂宜節情自命益豫遠猷以宏移
孝作忠事業讀禮之暇亦能少寬純念否彘彘以當
東帛不能噉詞舉爵長跼以告諸几筵則不肖之疎
節也惟矜而原之

與方伯賈齊楊公

峽州旋署後纔得岳屬大計冊恐以愆期誤事隨繕
嚴檄造呈覽不識有當于台裁否也平江令王曰都
爲大荆驛丞舒嘉瑞所揭胥謂屬官訕上漸不可長
然跡曰都所爲峻酷嚴刑無復人理夾棍夾人經宿
不放傳聞有夾人至四五日者昇至囹圄無不立斃
胥民至此何異鷹鷂之逐鳥雀耶前揭已行府會刑
官查問而曰都視事如故悍然無復介意嘉瑞續狀
至累繁事端醜觀駭聽言非無據若候審曰都必敗
于驛丞之一揭是教卑官以訟也然曰都狼狽乃爾

志第

卷之十五

七

必不能容或照冊開事蹟訪問論列則處之而實以
全體第云降調該府曲全之意則然而不佞猶以爲
未盡耳事已具陳按院不敢不聞之左右若驛丞之
揭向係通詳想臺下當自有之無敢贅也澧州判張
九敘者與不佞無一面之識但往年爲會估珠寶事
以京職左遷 朝議無不憐之部中起廢輒錄其名
今忽爲府冊開置劣考不佞托澧州守訪之事無一
實爲仇家所中而岳理刑乃謂往年吳推官劣轉錄
其所揭故爾夫吳推官之轉或自緣他事豈得以捕

風捉影遽信爲真也道冊已爲開辦惟冀門下憐而
察之餘則荆岳所屬悉採之公評不敢恣行臆見也
併此瑣聞幸有遲遲之罪

復大參鳳谷徐公

岳之有平江事也不佞焦勞苦思歲時且一匝矣今
復以煩門下凡翁丈所批駁者無論獻鞠之體宜然
錢糧既有報冊招與冊不相符而何以成斷案乎顧
法紀至平江而凌夷殆盡借見成之批領以立借支
之故案彼縣官綰綬握符何案不可立矧通查卷案

志第

卷之十五

八

或有或無總撒數目或多或寡機括雖巧計慮不全
皆出一時之所爲而虛固不可爲實也王曰都係三
十年到任何以動念九年三十年貯庫之銀旣動帑
銀連年豐稔緣何不補惟將見收之銀儘意侵用故
將帑庫之積遂至空虛平江歲額約二萬二千而每
歲必通其半通數皆貪官汚吏之管窩也若張令之
新冊逕將未完銀數每年減半此其說又何居焉數
犯之中不能必其無受抑者若酌理法之中官認其
七吏代其三乃爲至當奈之何曰都之不能勝此也

而問官遂坐該吏之侵收吏不能無侵或所侵之不至此耳若門下所見良是弟非敢着成心會面屬問官再虛公履屐儻有可開之寶即可奉行德意也王司理與費郡守俱約至平江諒在月間有定議惟是不佞弟奔走于斬黃郎襲間無暇料理昨已馳書於高受老始終其事不識能就緒否面晤非遙尚圖傾吐偶遇遠使于郢中途次倉皇奉復不盡欲言

與少叅含虛王公

往者縱觀天柱諸峰把玩清詩行吟諷咏好風徐至

卷之十五

九

萬籟爲之叫號于時鳳鳴雲霄池蛙亦自成響聽者不知其聲之出于泥而欲留之以供一部鼓吹遇亦奇矣若鳳鳴則當被之管絃以協鈞天之奏又何須過爲諧叶也玄宮錫餐粒粒無忘明德飽嚼黃精可當半生享用敢復爲無已之貪饕耶澧判張君雅負名節世途中有數人物適有憤憤者以言中之弟力爲披刑事盡白矣此張君所知也重之以台教更覺悻悻然嘿有當于尊指耳同心臭味奚啻如蘭匆匆佈復不盡

復水部太室趙公

年來貂冠虎弁椎山搜市法如秋荼林藂草木皆剝削之餘而幸有福星照臨澤國惠我疲民瘠商而廉平之政行焉津梁德意布諸章程列諸條教心與瀛一轡以情孚彼窮若深谷塵吐泊實誰不頌明公之政冷畫一以幸千古一時哉奈之何天不庇植我荆民而令我翁之哀哀抱疚創鉅而東歸也不肖猶憶曩時道路奔賻狀而以身設處則于吾父母不堪之情事愴然心動焉願吾身親之身也既仕又君之身也待命則君重而不得歸矣而愛吾身將以報君而并報吾親也然則行止遲速之間可無熱衷而猶望門下之節情御痛也忽聞前旌將發怒焉殊不勝情而重之以台儀言別拜命僣僣望素帟而增悵惘矣倥偬勒楮申謝嗣尙專佈未盡積悰

上撫院海洲易公

往歲因陵工浩鉅議抽郡邑積穀易銀解補一遇災饑倉廩罄然喉賑拯之無從矣此其計不能以旦夕亦事迫而無可如何也今將解部稅銀題留充

用于計甚便夫稅之當罷以其無益于公有害于民耳今以之濟公而且有當于民之緩急也雖主上之軫念時艱詎非台臺一疏回天爲地方造命哉捧誦台諭曷勝忻慰留都近事雖戎首就擒而餘黨恐爲驚蛇突豕潰奔亡命岳陽濱臨洞庭巨浸爲荆楚上游守備報陞而總捕通判被諭革職郡事止一官總理而各縣正官同首領入覲悉多代印伐捕時當饑饉須戒不虞于鄰之震所宜兢兢遵奉憲檄不啻再三告誡而岳陽有防道寓焉亦已轉聞台指

走書

卷之一五

一

通行防緝矣據事陳復以釋先憂

復荊州司理王君

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川潰則四溢非一竇之所能塞也今時之議不知何所從來當于旆入齊而彼之不理于口議論且日溢矣足下真心遠度豈爲此險人之事有之卽人不言而我愧無之卽人我罪而我不愧且吾儕涉世安能必去後而人不我詆哉又安能必詆我者之爲某某哉岳陽促膝數語明公極爲稱誦言猶在耳不必以鬼神爲證而心事昭然白矣松

滋不內自訟而矢口尤人更可怪也是非久之自定反噬之口不能使人信有其信之未有不加察者直指爲當今表表人物內外無不取衷卽風波卒起自有中流持楫之人兄何慮焉請安意任事凡百藉重風猷繡衣行部在即興利除害之事悉惟指教荆之舊監利岳之樂邊糧出于處分之外畏途行境從皆然令人動色郡人有自燕中來者不識尚有異聞否有則萬祈慈示繁簡由詳已如議移復藩司矣願望蚤出立埃立埃

走書

卷之一五

二

復憲副鳴宇咎公

伏讀鴻編成帙瑤華陸離江干月白風清海上天空雲淡蜃樓高起五采凌霄寧不收縣寓之奇觀宦遊之極致耶西蜀草玄亭竹木依然故廬使君長嘯其中臨池灑翰片紙落人間便足千古關西夫子勝老生學究風流十輩矣酒後酣歌豪唱白雪霏霏如身在峨嵋絕巘股栗神搖不能屬詞爲和也著述閭閻尤望嗣音

又

第晉四載洞庭秋蕭寥無那時登黃鵠金沙高樓聞
遂引動鄉關愁縷回憶錦江春麗祖珣風清欲凌波
渡瞿塘馮虛駕雲棧別十五載而驚鬢絲望十二峰
而勤宵夢心之遐矣寧無結軫聯鑣之願耶冗人周
行雲夢浮逐如萍時或抱膝長歌托墨卿而寫興如
莊舄之爲越吟總屬侏僂郎無當忼懷擊筑而知
已乃欸欸標題言言賞鑒讀溢詞之獎誦不啻面戴
鐵甲千重然則腐草亦能輝輝而薈薈可增而重耶
愧矣愧矣關事且逼濡首課書勞悴困頓忽接台翰
踴躍如浚濯我于枯魚之肆如此低回世路受物踴
躍意致踟躕石枕竹床家山栩栩豈以明時碩彥弘
濟蒼生亦與懶殘洞中眠牛同此興趣乎廣安刺史
才行並佳湘漢間聲華最茂得此循吏台丈定不以
凡局程之可無俟愚言之再贅也近藁梓成併博一
咲

復中丞春寰尹公

江城相望如茲衣帶水一箭可杭名世巨公龍門高
揭下走頽仰其下乃望之如三神山邈焉海外晴川

大別真不啻萬仞崕峴也門下爲浴日滄溟擎天棟
礎攘夷安夏扶定傾危勳業爛焉銘鼎襲標銅柱遠
今海內縉綬誰不心儀口頌乃委蒼黔而問於荆辟
朝廟而樂林丘彼東山可怡社稷生靈之傾注久矣
安車蒲輪其目睫間可轉瞬乎不肯糠粃小生濫竿
文事譽之野塵入市倉突莫知所之行過十七城盡
盡所見無非咤嘖也者而以辱大老之盛芬溢倫矜
誦如枯涸而被洪波更喜從新浚濯矣新裁見贈
字一珠雷電取將疑自從天而下且星官不侍之秘
起篇

卷之十五

十四

人世未有之書佳刻明綸種種寵賁真無異貧兒得
寶十襲藏之年年歲歲讀此一床書不減身親受教
矣嘉命不敢虛祇用登拜冗次率爾附謝不宣
與方伯晞我表公

憶昔天涯結綬契好政濃而忽焉天作之腰乃有餘
戚不情之事回首韶華則又及期而新穀且升矣不
獲晉爲茲冗官精氣半消磨于句餌半困頓于輪蹄
從別迄今日絕無逸畧不獲修數行奉訊而去歲遠
承台劄又以奔走湖湘隴上之梅但綠驛使相將寄

問毫未展其殷勤而及拜南來之脫道路之人捫心
負嘆夫復何言論惟翁臺大孝顯親茂揚世德泉臺
光賁大事事襄憲下禮經轉眼將撤劬勞報親之身
又將殫竭忠猷以報國不佞晉儻微緣再托字才仰
藉休光寧有量哉莫錄琬琰畢陳而俚言亦備收者
家世乘珠玉與瓦礫相形得無自慚無陋函教中談
及計事竊謂湖南駐節之區楚會紀綱之地居然琴
鶴清風爲我師表楚之紳縉無忘明德也有心曾者
皆然豈待問耶腆惠再臨殊深踴躍時值秋試屆期
越鐫

卷之一五

一五

百冗紛囀燈前援筆宣謝聯附一羽達忱統希汪茹
不備

復大中丞芳楠黃公

晉去冬于衡南過歲望遙祭戰迴若雲霄燈節後僕
僕旋省居無何而有齊安之行窮年之力半供課書
半供道路其于台階日隔也晝之焚香夜之寤寐敢
有剽刻忘明德耶斯黃校事仰藉紀綱恬庶息羣
喧冠蓋出黃城父老率于矜和送以爲百年未覩然
賤軀不勝其病也病而知莫若喧之愈也黃之試其

眞阨關之難度耶黃俗頂名倩代習以爲恒百弊蠅
叢向來不知有法今俛首繫獄者皆此中豪側目而
忿上官不知其計之將安售矣仰恃二天始終可托
晉又奚虞焉昨從楊方伯所得龍門會業讀之竟及
此中士猥沐青莪化育彬彬向風三路交運富興秋
闈決勝定有破天荒而崛起者此番造就視始校之
時文藝大進士無百日之功信矣信矣會課九叩以
承敬奉之爲取士之式

又

書

卷之一五

一六

晉僕邀無似濫竽文事無異管之窺豹也惟是夙夜
惕勵矢心奉公愚負臺下知人之明以重不職之罰
黃之試蓋竭盡狗馬以副台臺委任責成之意焉彼
中夙弊如懷挾傳遞重名冒頂及穿竇踰牆通同換
卷之事今歲查覈頗嚴奸宄屏息但黃屬獎收獎復
生員多至四十餘人皆踵奸吏王學顏之故習甚有
不由官不由吏而僞冒青衿者宇內所無之事惟黃
有之今付之法吏者繁繁也而又臨場查出倩人代
考者數人付之法吏凡此皆曩有力能媒孽短長王

張論議者所恃厦庇同天忘其風雨或得免于意外之飄搖耳台劄儼然寵及陪儻下賤草木文繡忽忽生輝一字之褒豈不榮于華袞哉前途尚遙仰祈始終德意懷慚國士感極不知所云

復襄王

蠡觸腐儒曩辱百靈招飲徘徊于鶴洲鳬渚之間修竹檀欒遊風踊焉以擬于千百年之盛賞白占僅語爲效華封然以穢線小材莫能稱述嘉熾趨步風流大雅猥承賢王殿下玉語褒之棹模匾之韓安國作

應篇

卷之十五

一

賦不成不罰酒三升而輟同路喬如之賜絹晉也何能以膺殊寵哉向辱貺命正圖修謝以試錄及考卷未成踟躕有待乃再拜篋篋玄黃赫奕晉也人非人亦有心胸具焉直令踟躕無地面顏曷任流汗耳揣分未寧謹布虔以告于下執事

復裕州守湛源沈公

第某年隄壯而俛首爲書生則苦事也楚風囂凌甲寓內日有顛危傾仄之思則畏途也僕之不恬于此官久矣往從千里奉函書慰酬不殊對語然而馬牛

在路喘息未安爲念二十年前交知故舊惇惇不神飛邑沮耶世情險峻時事日非江夏風負人倫儀表物望攸歸第今且與同城稔知其素中興事業端必賴之荆翁老矣矣才孑然不勝惻楚也世網儘寬獨不能容一老臣耶中外多虞般般可駭一部史書從何說起惟念中州腹心善地賢者爲朝廷保障一方勝以筆舌爲功業今未有以筆舌見功者退而修實事則吾儕居官之急務也辱貺佳刻珍重連城乃大雅之音懷人感別傳入郢中真是陽春寡和冗人勝

起篇

卷之十五

一

有蓬心何能叶韻抽揚賦就池塘春草耶援筆宣謝有緒天長臨風耿耿不備

寄侍御武麟史公

嘗言楚學政之難任者三時情之陂側也士習之囂競也胥役之奸宄也處世不能諧情諧情則難存體惟勵當修之職業以消不測之險陂職從受事而身獨力心志之無不殫焉外來之毀譽置之矣士風之敝也均陽有極惡生員郭祚昌先投稅監後黨守璫馮知府之被論疏出其手而州郡懼其狂刺無如

何也職且庭辱而褫其衣巾矣復聲其罪于治院而
供城旦矣自襄及荆及岳府縣各預索巨魁開報筭
逐爲齊民者比比矣兒童走卒亦知懽呼其奈南風
日振星沙與黃麻各相雄長學臣不知操何術而能
紀綱若輩也衙門積蠹壞法有如楚學道之胥吏者
乎美印章模手字若猾吏王學顏者卷案具存見爲
同行供首數年積弊一朝潰敗羣胥舞文通賄側目
上官執法鬼蜮同謀狐兔相恤不知計將安出然晉
知有三尺何有于鼠輩哉業經詳院批臬司嚴究所
檢發者其一二耳移時考遍十七城不知弊穴奸謀
之幾許也王學顏已改納布政司吏效勞奔走京都
今事敗矣恐生他竇以圖規避惟臺下留神一體察
焉情具別揭乞詳炤不備

又

簡書出金馬門爲時幾何而藻鑑高懸青選集瀛州
之彥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則于台臺有焉江
南多士雲蒸同化乃從近水處先借月光不肖之仰
微照臨不鼓而舞二三小子皆門墻化植之餘而其

左篇

卷之十五

十九

左篇

卷之十五

二一

又

一先備蒐羅以觀光應試家報未至未知屬之誰行
然以是而厚辱台臺之軫念則次骨不能鳴感矣文
星初映南國于時事冗戒嚴猶次且未敢唐突何事
草茅圭竇先拜勤施台臺之不遺葑菲也此不可由
特注耶楚試畢矣所藉寵霽幸免竭蹶然其得人也
于南國何如其敷教也于南國何如望之而三退舍
焉此莫當台臺揮霍之餘緒手握南車行者趨之以
爲的而暇問于東西莫辨之人哉函教儼承且感且
惻葵藿未傾嗣尙願候匆匆未盡欲宣

今時之計吏機局更張曷獲隱設抹過無門匿形無
地危哉不肖之繩楚士也其不至憎多口者幾希心
血耗枯齒髮頽落黃麻一試以身嘗之而僅免于無
补清夜自思其於國士之知寧無忝然猶能完其
頑鈍之身以尙將來之報稱饒之不墜豈非投之有
忌托身廣宇爲風雨不侵之地哉昧心而忘所自者
將不數於血氣之倫而晉自朝及夕戴德感恩生今
之世其寧有兩耶兩院推緣臺下之知愛業已會疏

具題請補督儲之缺晉之猥驚豈堪長路惟是五
載楚鄉妻孥久隔思歸若赴僞因趙漕之役歸而得
埽丘隴脫茲苦網如生之年近况如斯不敢不聞之
臺下兩都會議計典知我罪我不識何居旅寒無與
之士全籍二天幸不斬明指以發蒙中覆所造植當
匪歎鮮已一別三年地遐跡曠爲念天上麒麟早祈
嘉慶清時百福加額殷勤統希爲國珍重

上少宗伯明龍郭公

在昔承置大邦糠粃繆庸稊稗充數其于登收頗精

選集

卷之一五

二十一

以終勤事槩乎未有聞焉今之所以忝憐汗洽也微
緣泊濠咫尺當代名公受知門下矧度之矜式藍芬
之聞揚異數深忱頂踵固報擢舟灑瀕汜渡危津不
肖冒其敢畧刻忘長者之賜世之所拭目中興事業
人人願築沙堤還朝拜相傾否爲泰重整十三朝
未墜之綱修復二百五十年不愆之度社稷有靈宣
麻其旦夕乎漢津析袖樓閣張筵玉屑霏霏春風入
座回憶楚江景色若華歲當一匝谿山無盡神爽飛
凌安得似摩雲黃鶴時渡晴川漢水也不肖非才下

質于楚于越支離行境別來猶是故吾草萊陴伏嘗
希仰附青雲五載洞庭幸得瞻依名世爲千古特達
之知所仰望乘時掀揭協之中外羣情有不更加百
倍者哉久曠起居寤寐懸劇以奔波俗吏冗間夙心
冀在涵育風便馭附數行他未之及願言加箸以慰
蒼生心之遐矣諸不盡宣

又

僕之得觀楚士也如倒海傾崑屬目于荆璞南金之

美寔人亦稱奇邁矣乃會城文物之區密邇當代巨

起集

卷之十五

二十二

公長者收之道契得執御而承教吉焉頻年夙被蓬
型躍金不遺鼓鑄成全之德意津津溢于齒頰間而
又吐兩披衷底裏相照受知至此畢世所爲榮而亦
三生願自托爲歸往者也別去依依倍增瞻戀而閣
下優以特欵珍集方員登樓長眺意緒陸離徬徨竟
日夫其寵我以文詞者盡南州之冠冕炳北斗之文
章至于比擬極致遠摹漢唐近述昭代晉何人斯而
山鷄鳳冠羊質虎羶自顧其形深慚面目之難盡飾
矣白雪咏歌揮毫珠玉他時得附館閣詞林一言一

字可百千秋晉也何幸有生之年寧遺頂踵後從里
旋肅函宜謝小詩四首併書請政惟閣下其斤削之
復華陽王

鄂城春暮片帆東下不逾月而達鄉廬其去星輝漸
遠其瞻仰愈殷楚江越海相距四千里而澧蘭湘芷
衣帶間馨芳襲襲焉夫以賢王殿下悅禮敦詩禮賢
好善王之門可以曳長裾而牛馬奔走行徧東南區
域今日校書程明日習吏事草萊中翹鵬入龍高聲
蒼梧傍日月之光華分太清之靈淑若是乎雲起泥

越篇

卷之十五

三

蟠之不可方所卽也何從一侍黼衣聽王人之絮訓
乎楚江之紅蓼白蘋猶懷旅泊菟園之黃花綠蟻又
介離腸惟是寄東海之流以傳情望衡山之崇而祝
壽國運與天無極則鄙人所踴距加額而報酬知
我者之百一耳好音遐頒倍占特注聊摘野芹以修
土人之貢厚來薄往蓋圖展區區于異日云

又

五載分歧間亦敦奉鱗函鳳翥而光儀又凋邈若雲
霄蛙伏洿池不能聳身蒼梧之淵以數翠虬絳螭之

登舉局曲而動思九閤八紘則千澧蘭舊地賢王有
企渴焉武林劇會宵寢晨興累息屏氣襪線之長以
貽汗墨不堪之誚洪都篇賦絕曠音塵傾耳鈞天之
奏清響寥索念茲花柳蘇堤還憶洞庭春曉梁園佳
麗直是桃花洞口無從再度武陵谿相訪耳齊天聖
壽國運靈長賢王殿下以純德純嘏翊戴休明同
此萬年以佐一人之慶想邇來玉芽珠蕊三秀盈堦
遠人所遙祝而眷言無已者耳羽便穆候崇禧用抒
積緒統祈炤鑒不宣

越篇

卷之十五

二十四

復學憲達觀瞿公

楚故有材而程材于糠粃眩昧之後精覈綦難門下
鸞鏡懸心驪珠曜掌列琳琅而分瓊寶陶絲竹而奏
宮商楚璧全收澧蘭正馥經行七郡明月在天彼三
湘七澤歌菁莪而詠作人之盛其諸千載之一時乎
追維下走管覲豹文而翁丈直窺全體首行優列不
遺于兼收兪蓄之中亦楚士之自才而非不佞晉之
能遠燭而預收之也教令一頒斥革降處者彙冊通
查各受訕辱塞此辯端以息鑽杜倖寧微不肖仰叨

樾蔭之濃而肅紀綱以興文物楚人士儼然知學臣
之重法體之嚴其造就人材當非淺歟已世途惟學
督彈力苦心文園病渴自能茂闡神情發揚文思事
且過半惟從容珍重起居得人報國心之殷矣臨
風繾綣翹跂可任依依

越鐫卷之十六

書牘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與方伯名川張公

曩以數行附便羽一致殷勤候問之私且以併酬遠
劄顧復煩老公祖記存損翰相會長者之不遺至是
乎兩承德教諄諄以民風世道爲憂而欲學校先知
重行此老成之長慮教化之先圖也顧世而滿也士
行之澆域內皆然而楚爲甚昔人之憂楚憂在黃麻
越鐫

卷之十六

而今之不爲黃麻者亦罕已他亡暇論卽不肖近校
襄樊而襄樊之士風可憂也臨場揮翰荆棘叢生而
結黨公行動惟挾制官府以奔競爲長技以請託爲
捷途非骯髒孤矜以障流塞實則百年考法幾于掃
地矣若貴鄉敦崇禮義夫安有此薄俗耶門下以呂
司冠爲作士之模楷不肖非其倫也然而奉教于君
子有日矣敢不益自勉旃以稱德意惟是上下難調
嶮巖在目則惟台臺憐而一援手焉羽便再布區區
臨情有懷未盡

與廉憲翼軒李公

當今寓內所稱博雅鴻鉅門下寔建旗鼓而學士大
夫望而趨之大方之誤述不肖童而習焉崆峒萬仞
仰望不從今日始其得納交于門下也豈減龍門之
接邁哉兩奉台劄珍似琪花朱草披函展翰而殷勤
御李之懷不殊鞭弭之親承者雅念真篤感何可云
今壻遊學殷函聲重三秦豪傑得士如此是官塲所
爲生色者矧重以遠命而敢違之惟是不佞受事無
幾行校伊始向猶畫守三章以示信于經生諸從兩
越鐫

卷之十六

二

浙及滇粵來者俱未敢奉或冀老先生之矜宥而俾
不肖不獲隨于先客者乎承惠新刻種種大闢顯蒙
敢不登拜餘敬附乎謝焉拙素向欲就正局曲不敢
前茲緣便羽謬呈閱覽初學小生惟長者引而進之
不靳品削庶幾仰附青雲而泥塗可振乎臨楮汗流
百不及吐

復廉憲虛臺蔡公

在晉昔代賸澧陽楚之域澧最爲紆僻也而又墜畫
于長江經歲無南鴻之至而其多疏節于臺下也其

諸以歲計矣。詒惟老公祖瑞望駿猷懋揚勲伐當塗
推轂至殷。指日命出楓宸。河內復借冠公之轍。崇牙
大纛。俾吾吳得常有之吳。其得歲乎。不佞此竊棄才
謬叨文事當事者。蒿目于黃麻之譟。兢而乃以淺夫
裨士嘗試以衝驍悍之鋒。可庶幾其有幸哉。臺下謂
楚士奇而剽楚文豪。而雜洵爲至當之論。顧愚之所
憂者。不啻士風之剽。且憂其剽甚而不知所底止耳。
祖翁爲國宗匠。定有神工卓識。竊挽圖之術。其何以
教我。拜貺之辱。揣分踧踖。期以卑承尊義。不敢越謹
越焉。

卷之十六

三

對使登叩微芹草率附謝臨函不盡願言

與僉憲東溟管公

在胥末學小生蒙昧無識。惟是一念嚮往。則于理學
名詮。間嘗竊有志焉。顧生當聖賢之世。而以罄析五
斗。躑躅風塵。不獲如游楊侍立。以日聆緒論。卽里居
鹿鹿。亦復遲回于百里之天。讎居愀恍。將無分緣之
淺薄乎。入楚多冗。而澧陽又居僻壤。蒼頭感額于波
濤。往來絕罕。邇累東歸。則又以新官趨謁。公私旁
午。遂不及以寸函。一問福履。憂寐有懷念之。未嘗不

飲然也。邇因校士。郎農先期。走力僕。涪川吏于齊安。
而台劄翩翩。遠及矣。捧誦終篇。具出長者古心直道。
卓越時情。而盛牙所及。皆當世標爲正人君子。而後
學所望爲皈依者也。惟是謫劣如吾。亦爲老先生所
深嘉樂與。褒逾華袞。而自揣則髮然汗浹矣。四書講
義。謹奉之爲取士之程。卓論名言。珍重珍重。威便。不
謝不盡。

復承天監瑞春杜公

越

卷之十六

四

昨匍匐過鄧。未遑虔肅修謁。而高雅注存。特至領誼。
之殷。有非名言可喻者。單車道上。接誦傳劄。于時欲
停轡作報函。而風雨迫人。草莽中無可少駐者。未及
奉答。殊抱耿耿。翰諭諄諄。領略明哲。此輩業經創懲。
謂宜閉戶省愆。靜聽處分。以無負。王上愛士全生
之德意。今何爲而以儒衣冠。居然自混于班儕也。事
猶待勘。明旨顧不重耶。烏已驚弓。而猶棲回于林
木。以妄冀夫弋者之不我及。具白面書生之識哉。門
下雅重斯文。海內欽服。事已往矣。區區無足介意。直
當置之度外。以需當塗者之收局。如欲行學斥名。則

彼以萬死一生之身烏甬脫龍魚方出釜僕不能爲
虐政以承意指左右其姑容之途次僕從甚稀遂附
許仰老旋使報聞亦恐久虛辱教也希昭亮不一
復安鄉令謝君

菊秋渡麻河邑之屬盡爲臯莽而民啼饑愁苦聲相
聞也業已具達撫臺思復發棠今既四月矣而不候
鹿鹿外途誰復以痾瘵切身威額相告當此隆冬擬
之罄矣何怪乎饑民之相枕藉也不佞職不同民然
請以言益之即日旋省備陳民隱不知有裨于事否

越鐫

卷之十六

五

足下念念憂民三年疲邑拊循殫盡心力循良之政
無如公者真心活人後常有報誰謂無天道也不佞
涼菲積累秋毫無濟于饑黎去後陽候復逞幾爲夏
后氏之餘虐乃煩士民醵金紀石此卽門下之推念
乎而謫劣當之愧矣愧矣賤名贅末幸附高賢不朽
何德以當父老爲我致言

與僉憲二溟李公

第其幾矣者其于文事寔三讓焉湖南村藪浪恣標
榜無異野鹿入市踰突莫知所之尤幸躬承道範吐

歎爲謨爲訓途之不迷所藉當車有指從茲以往則
益遷延負墻忪慄流汗矣岳麓名山秘藏金檢且爲
大君子存神過化之區何物王生乃長嘯山頭點毫
染垢無論其爲昌黎北海麾擯門墻其不見嗤于山
霸也者幾希伯兄猶謹語相遺背地可知其絕倒也
衡湘事竣行將登雁峰望岫嶠跋南嶽丈有斗酒其
佐以新詩野人當擊缶相和爲惜陰院中嘉會耳寄
言訂約翹企可期

又

越鐫

卷之十六

六

計輪蹄之跋涉三湘間其取擾星沙者數矣伯兄誼
甚高不自知其數也受者倦而施猶未已儼然承之
將無自以身爲蹊壑耶齊安自失郡伯而試事紛紛
逐逐馳檄兩浹月矣而百務猶然未舉也第晷燿夜
言旋索居無事時或會飲黃鶴樓頭臨風長嘯時或
和墨削牘浪漫效傖父爲七十二峰紀遊卽斬黃風
勁習崑嶮嶮嶮當前亦不暇先期感額也第居平嘗以
有事視無事復以無事視有事台丈以爲然否望後
當遊赤嶼磯磯儼覓得程蘇會心處併以聞諸知已此

際未敢一往一來較量酬謝也

復承天司理李君

學校人才將來爲 國家效用萬一匪人倖進爲害
亡窮掄才者與有罪焉夏生污讎親臨州守陰誘去
任郡長公論爲之益脫士習因而埽地不佞與聞其
事安得付之不問耶今日之逆斥豈直爲府州全體
統耶足下未嘗有一言指及蓋亦憐才隱惡之心不
圖反置猜疑明目吐氣其人之敢于無上放恣極矣
劣生素行無良譚者靡不切齒若謂該州陰誘其事

越篇

卷之十一

七

于足下恐又是劣儒添設之語一計兩攻不避法
而避一落魄之狂夫世豈有是耶今日之事在門下
可無辨何者祛邪癉惡法官之事也假令先事發其
端亦見惡惡之公而非待士之刻以明公之粹潔仁
廉無異全瑜白璧縱舌長三尺亦無所肆其顛狂左
右何過念之深也頃見原行且繳恐啓戎心不佞卽
不深求亦當留此爲活案目前未便批結容再酌之
又

三楚士風險惡不佞無所知識惟是據理自信力陳

狂瀾夏生之被斥也該州未嘗無揭第虞其整毒莫

不佞含容而中止之天知難而庇惡非法司之體也

比其革而又爲之揀援終是虞其整毒夫豈爲劣生

扼腕不平哉狂生無行氣甚焦然東南西北惟其所

之僕既灼慮于事初夫豈易念于今日若謂弄而堅

之畔不若收而招之歸是學霸之力不惟把持州府

亦能氣奪監司成何紀綱成何世界吾曹處世可有

此般膽識耶原行抄單嚴勒竟爲劉郡伯激還今猶

置之几右儻其另有作爲卽將原詳批發併申兩院

越篇

卷之十一

八

究遣僕不能爲兩截朝行而夕改則義之所不敢出
也柯張與夏鳴鶴較情罪雖有重輕然三犯事同一
體此動則彼搖總非今日之當議復者若楊繩震之
被革學報州州報府府報道今原揭見在若以繩震
爲枉則失在開報而教官先當正罪矣披閱原招何
其不思之甚也且繩震已革而猶捏稱生員告狀情
甚可惡足下卽當翻招究罪以正法體撫臺准狀豈
有成心不佞奉專 命督學進退得以自由匪別衙
門可能干預者恃愛直陳非敢爲佞幸惟函炤

復太史澤瞿張公

秋色漸深歲課未半日鹿鹿爲湖南北之行不遑筮
期請教乃以需諸異日於東實耿耿焉不肖學術駢
淺竊自忘其非陋燕言斷簡以災梨棗無異嫫母之
效顰大方見之必當撫掌而以辱名世之品題耶佳
句琳瑯盈帙真同楚璧隋珠珍重世世蓬頭明月在
握披拂仁風如近冰玉讀題家乘清裁則又涕沔感
喟此當藏之石函下及來耳永懷明德者晉也薄劣
何以得茲于長者耶蘭江拙刻內有書生時語識荒
越鑑

卷之十六

九

筆弱含覆說安所用之近蒙郭宗伯公爲序鼠坵牛
場用之以實五稼亦所遭之偶哉門下其能委片言
振拔之否近草五六帙欲付之殺青爲楚篇之續須
微重如椽巧裝頭面二者得一便足附青雲以聲旋
不朽未敢樂實以煩清讌也

答總戎汴源侯公

往者吳東牙肅坐擁雄圖保障濱海頻年夷氛殄息
陽侯不逞海若晏然四顧河山草木生色維時下走
跼伏里門時得邀迎虎賁龍驤輝映圭竇比蜀藩黔

甸藉重干城半壁東南天險劃絕飛鴻惟從瞿塘劍
閣仰望威嚴鐘鼎旂常預占事業而海龍平定之後
瘡痍未起之時尤賴安懷偃修旗懸太白永滅機槍
且滇南叛酋萬里奔馳鼠竄卽就縛惟壇獻俘告

廟功成百世威鎮華夷其爲鄙人踴躍超距彈冠屬
慶者又復何如若夫糠粃小生玩弄毛錐日與章縫
譚經說禮其無當于緩急可知賦詩不能退虜必爲
當今偉丈夫所嗤斥而君侯何過譽之甚乎函教遠
臨儼然拜祝千里特注具感不遐羽旋率爾附謝諸

越鑑

卷之十六

十一

未盡吐

與州守載寓李公

惟楚邦至鄺周遭六千里執經而思售者不啻數萬
人不佞晉一身耳而智力又短鮮也非濡首學蠹魚
則行路如駒犢歲間偶一旋省會不值歸人則有懷
而悵悵焉其于臺下起居久曠亦奚怪乎且寒家受
覆露之恩而不逞爲一家鳴感昨年大校藉明父母
軫念元元一州被噢咻之仁而不逞爲一州頌德元
人之困于冗也寡材之子弟或亦閭慈廣愛所兼容

乎每得家報知老父母屬目寒家者最殷不肖非有
胸無心竈忘頂荷然恐家丁頑鈍因而窺見意指妄
有假託父母溺愛則不驕驕則習非而其究卒不能
常有其愛不肖自通籍以來無片詞入公門若仍前
就惕保無意外之事決不容家奴擅入公庭有至者
萬祈老父母痛加笞朴年荒歲饑亦不容家僕索通
催稅更乞臺下轉囑捕糧二衙父母有小僕至則立
麾叱戶下錢糧挨限嚴比毋令尾大以遺後日憂是
臺下以紀綱成德意德意寧有量哉寒家薄田半在
越鎬

卷之十六

十一

璜涇鎮璜涇爲鹽徒出沒之區又虞佃民影射爲奸
惟臺下嚴命捕人加意偵緝有則盡法處治尤見相
成感恩爲最鉅矣顧此具懇仰體清嚴不敢以緝儀
爲混統希炤亮

與太史長石曾公

遑歲鹿鹿荆陵政值奎躔臨映塵凡爲障無緣得度
僊關如過蓬萊海上未覩天際真人猶能竊還丹而
吸沅溘則筵頭佳句可味可玩焉由之十襲夜來猶
燁燁生光鄂城有佳氣非書麓中故藏神品耶苞肅

魏槍潘籬殊隔天地無能一問高深時有翹首踴距
不圖玉堂清讌翻自追尋敝帚當必從甕頭上索之
咄然鼓掌千里之外亦面熟而顏赭矣簡東坡讀詩
分數曰三分詩七分讀翁其爲十分讀耶僕資不如
人腹中無可索模有時給筆墨觀書于石室曠焉遊
于大方僕之願也然而不可得也新鐫俚言并塵刻
請政時或投以異語僕當以鉛槧次之再拜以復
復少叅衷雷韓公

越鎬

卷之十六

十二

歲始晤言投契正濃兩袖遽折兀坐江城推過半春
風雨斬黃咫尺亦不無悵于楚天之寥邈也今歲幽
黜顯用奇兵野戰堂堂之陣所不敢與爭鋒世局變
矣士氣靡矣不夷不惠之間正居身之所珍庸庸瓦
全總爲頑鈍猶欲覩顏食祿楚軀其幾爲適野之馮
婦乎兩臺意念固嘉夫亦推翁志愛種之餘然而揣
分度時不若南山種萱之爲適耳修蛇畜艾去疾竹
孟佐飲有時長林豐草耳熱酣歌風熱不侵杖屨如
故筐筥中有長生不死藥又何恤乎流觴徹夜哉敬
拜嘉惠十襲藏之

復大叅豐與王公

春寒結凍玉屑霏霏雷公擊鼓風伯吹花江城陰隲連旬圍爐高坐遙憶邊塞行帷馬蹄踏雪深深沒膝漢官威儀亦復令會奴戰兢肌粟耶大湖以北封疆王者且至計旌旄指日可返會城胥徒戒道以備前驅曩授密劄業已慈承三緘矣毛頭長官且馳檄備員諸生間併報命焉

復副總戎春潭楊君

溪峒夷酋長操戈揚竿自相戕殺犬羊之性固然中

越鑑

卷之一六

一三

國只有羈縻防禦治之不治而已何物夷生鴟張豕突快風昔之深讐構無窮之隱禍非得帥帷約束兵戎節制妄動則皮林殺戮之慘不再見于今日耶楚之多事極矣財力一時大絀如尪尪病羸之人不堪再任踣頓邊釁一開血肉膏原不戢自焚曩當何極僕嘗言播事開端盡緣挑激海內虛耗黔首瘡痍輸數百萬之金錢不能收一片之降骨惡少喜功老成靜鎮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吾自守吾是亦安恤乎人之非而此中當道寄過借箸明于指掌又詎浮詞

暖語所能渾殺其聽睹者乎荒微無天惟君侯孤撐半壁其殫精以營至計焉案牘披揚直同聚米而于肩口絕楊明經一事尤服明公遠識非常彼中有賞我者則請閉玉關以謝西域無事常有事有事還歸無事此禦戎之道也其敢爲典記叅軍獻筴焉

上直指企愚史公

域中士習之不可馴者莫如楚人情之不易調者莫如楚晉之謬膺是役也私心惴惴焉而虞其不克任也微天之幸憲臺寔式臨之崑崙尺壤得附于萬仞

越鑑

卷之十六

十四

之崑崙坦之若增而高托基之安有厚藉矣行校楚疆棘口如林芒舌如戟而以德意行其愛衛居然譏刺之無侵則仰而有天其怙我庇我者並高厚而爲三也漢川叩謁情思陸離以二載之相依爲千里之遠別豈旬日之不能需而倉皇以就道傍之旬伏蓋一聞陞任人情多方鑽刺得報之日隨即解綬封印送司翌日治行不遑久候卽恪承 命令之爲恭而質之情理以求其愜晉則無心怡寧而終朝抱一耿矣頌德淵深沐貺重路行逶迤一步一迴所願玉

體宜和蒼生受福若夫簡新代邇旦夕可幾帝命
在躬惟倍加珍慰下情可任悵悵道出斯黃白光益
遠聊佈寸函代謝諸不悉謹

又

晉惟人情會合又者不能為別受恩深者不忍為別
然猶未論相知相之極也台臺之施仁於晉者遠
矣邁緣投分德意積中章厚愛恤施于犬馬忘其商
賈錄其寸長題疏所報嘉題所獎朝言吉諭分
字字溢倫愆尤叢集之身笑以為恩禮寵加之地從
越錫

卷之十六

十五

茲別去自念茫茫宦海何處再覓知音碌碌浮生甚
日可同報塞既自遠于美蔭濃陰能無憾於紅埃白
日楚天寥廓末繇再叩崇階預聞昭曠之旨時惟仰
止雲霄拭目旋轉清寧之業俾陪儔下走長沾履露
之私則區區無已之衷所為舉手加額慙勤三祝者
耳漢川印別自知非禮然解事之人幸覓一日之暱
聒豈非台臺遺之以安而鴻慈曲加體亮則非矜念
之深不能得此矣簡代逾時即勞觀者亦為中熱然
勞臣之多幸楚民之受福王上仁聖宸衷自能

默體惟臺下寬意需之蒼生仰望之軀倍加恬養晉
之所為大願者也一書向東盛藉鴻庥于閏月下旬
抵里吳山楚水雲物含情再肅寸緘鳴謝不盡

候座師台閣汪公

曩在晉之代置清源也政值老師臺秉符竹于滇南
小子即不能斯夕樞承彛誨以自文其謏陋竊亦被
餘風而興起焉庶幾無意外之斥辱以為是可長備
門牆灑掃恪修弟子敬共之誼而不謂辜深創鉅乃
以奔跲行寸衷既素百緒如灰枚涕而南間一回首

越錫

卷之十六

十六

八閩慨念經年之鹿鹿無尺寸以當國士之報晉也
非人乎乙巳需次長安得從便羽以修八行之附問
顧窮途秋老客卿貂敝莫能為寸函重老師將無荒
然亦冀台慈能曲諒耳去春入楚一兒一女委諸道
路于南如摧晉從入仕向未望家纔望家而益甚遠
征之苦終歲情緒作惡有不可聞諸門下者澧入粵
之孔道也而鴻鱗杳莫亦如足音空谷且牛馬走日
事東西無一月之守署故向來音訊欲達無繇初不
知老師有入觀之行即問之鄧存老亦未以確對

竊意師駕北征舍澧不能他適是卽千里晤面之期而不謂千旌以間道發也十年之寥濶何握手之難續乎老師清聞碩望名重御屏佐郡資深卽日當有超恒之簡擢外而郡伯內而曹郎在指顧間可得不肖越在南服政不知何方可奉教耳越江晤別歲在戊戌星霜屢易人生幾何寤寐有懷不知老師顏範丰神更似昔否長兄學業有成曾入試否嗣後芝蘭幾秀綿綿如絡繹否 觀畢錦旋道路委折履任之期當在盛夏河山修阻楚粵天遙捧誦德音更重一越第

卷之十六

十七

復大叅鳳谷徐公

昨者傳奉台劄再詢平江事具初門下過事之周詳愛人之懇怛也自平江敗而不佞之苦心極矣已復查盤該縣錢穀凡收支案牘無一字不經閱歷初袁別駕之署平江也將借支南折已總覈成招矣比翻閱查盤冊而冊與招異又盡搜卷案而卷又與冊異

蓋皆扭捏爲之遂成方圓底蓋不可勝詰縣有實徵簿乃送道印發者彼則束之高閣臨期總填塞責而撇其總數又盈縮多寡之不侔故知簿乃偽填而非其實也質之里民又云照限徵輸而未有逋也蓋此輩侵牟總推入未完數內誰能辨之所謂獎之叢盜之藪非耶岳屬惟平江爲饒邑年來穀又登也豈有額銀二萬四千而每歲逋之強半者乎今查三十二年逋額各一萬一千有奇而張知縣冊開第五千四千而以每石四錢科算不按成法則相懸之甚矣二十九年三十年徵完南折前官之銀也方有餘以待借而曰都乃不足以取餘借人之有而忘補償不圖其好忘之至此矣貪官煽禍左右有池魚林木之殃卽其間不無受抑者然舍官則問吏而吏之敢于爲奸亦久矣偷而習滌官與吏共之而其有今日也所謂欲縱之生而不得者也鄙性最慈而七家性命所關戚戚然若有介焉終夜傍徨尋思無策若以爲那借則借而不還終無說之可解而事闕 題請恐當道亦未以爲然翁丈試一籌之若可稍易前詞

越第

卷之十六

十八

幸惟指教僕不敢執一毫凝着之心要以共成其是耳至如黃良璽等吐稱北絹扛銀有徵完貯庫者若有分毫必登入查盤底冊矣欺謬之談殊無足信司檄至卽一行荆岳原問官覆查不敢有孤台命俟詳至卽立刻具復也第又閱邸報見中州鄆城令事而慮平江之不止于徒也不然以墨綬而充永戍亦可矜矣門下宜何如以處之便楮併及諸不盡

復郡伯新野汪公

邇接董玄宰書云士風澆兢不但黃麻湖南亦蜀道越鑄卷之十六十九
雖也夫湖南人才遠不逮黃麻乃棄其所長而學其所短耶星沙三學薄示創懲猶未盡法第且踟躕以須後命而尊教乃爾可見天下無不可行之法無不可變之人政不宜自隘三尺以導之流耳醴陵劣儒名姓開載縣詳者第欲一筆勾銷惟見按院所發原詞亦繁夥多人未可逕黜是以徵重年丈查覈方爲有據茲謹如命先斥六生餘黨恐不能盡宥蓋法輕則人易犯敗羣不剪害及調良更有加于六人之外亦未爲苛也寬嚴統候尊裁先此附報不一

上中丞芳楠黃公

晉自春入秋拮据外郡宵旦沉淪課書間復爲牛馬在途驢首翹望則祭幟高懸千里時恨不能縮地一叩清塵則食息寤寐無遐心焉往從道路傳奉台劄獎及蕪言僭筆寵溢倫類沾沾汗洽尤以行役倥傯不復尺寸陳詞佈謝罪負疏逖有曷任其悚恆者荆襄鄖三郡諸生課藝書院細流入海無裨汪洋之萬一顧以洪源廣漚之兼收自忘其滴瀝潺湲之鮮淺不識邇來技執較進合之關河二省誰得中原之絕越鑄卷之十六二十
勝又不識誰爲躍冶之金不可收之型範皆晉之舉念必先而虞重負台臺之作養所不能遺情者耳鄖沔事竣日將爲湖南北之行預擬客中過歲署中有蔡林粹意五經翼原板零落今已補完各印送二部備書院中披閱荆南校士錄爲江陵令所梓刻併呈送批閱統入鑒存臨楮可勝企戀

復裕州守湛源沈公

是嘗搜按年譜吾兄弟嘒嘒如晨星而梁楚間乃得時通音問有此足以慰寡人寂矣把玩楚頭佳詠恍然

如對冰壺鹿鹿穴人案牘塵積竟不遑少滌煩襟于
里酬和生憎寡誼將亦無詞自道也年兄養深識遠
學貫天人博雅宏詞業擅千古墳道錄塵所不窺
三教儒宗直窮本領比擬今時名流第一若不佞智
詣寡淺猶之草屋繩樞僅蔽風雨十樣寫箋用以添
修五鳳豈得爭雄競勝哉 治朝盛賞清廉聲重中
外清曹華秩已見 廷推茅拔茹連預占泰道同心
浣慰其何可言世局踈蹊日新月異塗神盡鬼信乎
從心將來編摹 國史須問之烏有先生政恐千百

越鐫

卷之十六

三二

傳而後觀者當爲絕倒也高日憂時兩心非隔且展
案焚香讀釋迦老子不然亦先事後食續成清賦書
憂膜紀爲拯拯生靈之實事大勝空言何補耳尊教
至第已登舟東棹倥忽執筆詞不宣心顏別駕可期
復命一薦便風寄語併副遠懷

復太史鑑湖孫公

計不奉鞭弭者寒燠數更索居洞庭五載亦曾枉賓
教函而俗吏風塵竟歲衡陽鴈斷寄音通問之爲艱
也則徒抱濶衷無以修結約于門下惟是苞文煥采

高奮九霄泥小物自甘蠶息卽延頸翹企而不能階
青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其可仰而不可親也亦
地位之懸絕致然乎咄咄草言漫災梨棗依微螢火
敢與夜月爭輝猥辱大家標品片言增價醬餽之上
生光的燦矣同籍中若翁史二丈崇秩卿塔去天尺
五繼此則台丈當膺首簡焉黃扉虛席金甌姓名已
覆轉盼間知枚卜之皆從矣弟晉局曲越江馬牛勞
瘁清光在照如對冰壺儼山水有靈微緣吟賞則扁
舟地主烹葵摘茗軍後于人把玩清裁妙筆凌凌乎

越鐫

卷之十六

三二

神爽之俱邁也詎獨中心之誦誼已哉羽旋附謝匆
匆不盡欲陳

復憲副登吾崔公

曩未奉尊教之先弟晉業已走力修候迄今未有旋
音而台翰翩翩我及計日且經旬矣生人之義惟親
爲重未有親當危迫而猶然五斗之繫戀者年兄此
舉有關人道之經亦至情之必不容已者也當事者
念及地方則或拘拘于例若撫臺則持論甚平而直
指亦無苛念弟以爲循例題參 廟堂必無重處而

適以成吾丈之孝人孰無父觀過不可以知仁乎伯
翁念丈真切一見必當立愈而此間題疏尚遠巡
以待榮推之報第思歸熱中羈泄一弛扁舟且東棹
矣路遙無可寄聲輒託襄城便役展佈下悃一片情
東惟炤納不宣

與憲副頴亭陳公

五年羈旅籠鳥思飛兒女登舟始識世間牛馬如許
壯大喃喃聚語則又安能自困于樊長爲兒女苦哉
第此行超然知止足之義惟是名都勝地盛爲白太

越稿

卷之十六

二十三

傅蘇長公所美賞滿架湖山出門便是開眼得觀舊
游十載又繫神情頓難捋割或其爲汗漫之遊乎身
去左右朝朝暮暮寤寐思之然喬擢新綸爲五日間
事他邦別而故鄉逢在門下固不艱于覲晤之期也
江行最快然倉皇遇風巨浪滔天險絕處令人膽落
仗劍而遊其無再憶雲夢湖湘之勝翁其蚤圖之榮
行須用自家舟楫人爲我用弟已有所試矣撫翁恩
誼逾常會間幸爲弟致感其所感被于我知已者又
非話言所可悉也佈悃杼衷未敢爲套伏楮依依

與大叅豐興王公

弟晉幽養受事不習此邦人士而托身于羊腸蜂刺
間息肩弛荷之日人人有妄思焉其獲藉重門下公
嚴獨持以明體法三年任怨之苦心庶不至一朝驟
頓乎往年學政之弊一應賈批俱繳而猾胥又去其
籍漫無可攷然亦有用印不出吏胥之手者此所以
詰之而不可勝窮也今其人盡就法而積年之窠臼
破矣弟在事凡百批盡登覽而其緊關事件令各屬
俱存手牒備查一按簿而姓名時日可稽焉舍此則

越稿

卷之十六

二十四

爲謬託矣其能避于門下之明燭乎別去左右戀戀
依依而一種相投相洽如漆如膠之誼大溢于世局
交知之外人固各具一胸心各具一情識其以套語
繁言爲贖行餞別而稱謝則落第二層義而非晉之
所以對知已矣撫臺于弟極荷深知感難言悉翁其
爲我道之某日已托庇抵里寥廓楚天亭亭雲樹把
臂何日怒焉長思便風聊佈悃憶幸亮不一

越鑑卷之十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學政類

一重德行

士爲四民之首惟茲藐然躬參兩天地所爲維持世道挽回國運者皆于士焉賴士顧不重與法度以防民禮教以範士禮教泯而用法度繩之上失其御矣古者鄉里舉選純重素修漢時去古未遠賢良方正猶徵百行自匪閭里推高府寺不得辟故必敦尚

越鑑

卷之十七

一

古雅砥礪修齊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厥職士之致身率階斯道今奈何略行誼而侈譚經術也經術未有不從本根處着力者而本根只在家庭切近間孳孳懇懇力行孝悌二字便是六經大義孝悌爲五常百行之首詎有能爲孝子悌弟而處不爲貞士出不爲忠臣者凡民有至性猶能恪守愛敬以抱孩提赤子之良豈以士習先王之法言法行而故悖之昔冀缺以禮讓升朝而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而蜀士多儒

學使者雅意崇行士必有聞風興起者儻虛飾名譽以相好醜非吾徒也師儒其鳴鼓攻之

一正心術

士之涉世求通數有亨屯達有早晚分定誰能挽回然人定勝天亦有可挽回處只在一點心源炯炯不昧如樹之托根果之藏核承受化工包含生意轉瘁爲榮機緘在此其或宅心不義積慮無良惡孽繁滋福行自減朱衣眯目文字無光人雖工而天不應鬼神操柄我其如何今時士子一遭擯落輒謂王司兩

越鑑

卷之十七

二

眼如漆不辨黑白恣臆逞吻雌黃浪譎興謠造刺謬附齊東甚則軋人揚已嫉善妬能心術既墮安問終身造詣不如退而自思安義俟命人事既修良心不怙或終有見知之日此挽回造化之樞紐也

一養志節

范希文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溫飽二公立志甚卓節義從生此真後學之榜樣今世士抱牘鑽厲名曰有志就其志之所辟惟急其所得于名而因競其所得于利名利湛溺志趣大

壞絲是則有奔趨津要開腥集獵俛頰公府希波活
斷謬思噓引預計攀緣其悻悻者則又氣岸虛憍奮
袂攘袪不慮終始不謀苗害身觸白蘭望斷青雲如
海虞敗羣殃及同儕抵冒殊杆舉命不全卽有一二
漏網而望門投止畏如鼯鼠驚若奔狼一念不持事
遂決裂靜言思之真可腐心刺骨凡此皆絲識見未
遂涵養不純以致志節顛頓卑之則入頽靡亢之則
淪剛妄諸士皆思進步立脚根基當先平穩其灑然
易慮葆養中和不激不詭可貴可賤力逆偷競以達

越鑄

卷之十七

三

高閎廉節所關名檢攸繫慎之念之儻其不飭明
憲具在毋以余言爲疣贅也

一明正學

吾道大明如日中天自佛老之徒出而帝王王侯浸
淫其說潛入于學士大夫之膏肓然猶人持一斧鑿
家築一宮牆吾儒常明目張膽攻之進則操必勝之
勢退亦處不敗之途奈之何今時士子援墨附儒剽
掀佛經竄入制義當道或顯擢力排明禁其字句而
要士則出奴入主暗銷其根宗旨焚書藏書盛行而

禍先髭髮慘及頭顱海內薦紳士侈口瞿曇衣鉢切
生小子未能染翰先以榜嚴爲入門學術至于殺身
而其人骨朽矣今其餘烈猶虞天下後世吾儒方
盡心立命經世利物安所事抱空守寂之譚其書固
存目不必視若夫靈根竅妙等語不待禁斥而今已
厭棄之矣

一尊傳註

國朝頒六經於學宮悉以宋儒傳註爲宗 皇祖時
有詆譏考亭之學者杖其人焚其書迨今 上俞禮

越鑄

卷之十七

四

禮官之疏尤注意傳註 旨視昔加嚴其責成於學
臣者甚備也蓋聖爲天口賢爲聖譯 時王同文司
徒敷教一則同二則雜大一統之世家無異說士無
異習微獨尊經重道蓋亦愚賤不倍之義焉今乃標
奇幟異索隱鈎深創成別說以軼駕於程朱之上背
畔支離逐聲應响原無體會妄托高玄經傳決裂殆
不可問夫文惠不超脫耳能自超脫卽循常襲故可
化神奇在才之高下文之工拙不在說之異同意之
新舊也大匠必以規矩能成方圓舍規矩而匠心自

運卽飛木鳶三日不集豈得爲國工乎今場中嚴禁新說凡非傳註檢出不謗諸生當亦聞之此後一切奇異詭僻之說盡行進斥犯者必黜講不合註文雖工是亦齊門之瑟矣

一重實學

諸生中有雅負時名小試輒利而屢躋場屋者人皆曰文章有命也數奇不遇也理固有之其間有未盡然者蓋小試止二三篇文字窮日之力儘堪鍊詞鑄意點綴自工至七篇粘手而首尾兩端本來面目露

意

卷之十七

五

矣又有前場僅能了事而策論表判未能措筆者卽能措筆而皆翻美坊間近科程墨竊其唾餘不免雷同抄襲者學問之源機非襲取無本必匱士當無書不讀讀書未至深熟則前呼而後不應情至而實未充欲隨心寫意隨意運筆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時學者困於帖括諸史百家無暇精覈然如性理綱鑑左史諸子及大學衍義名臣奏議 國朝正史等書乃經生本領讀之皆後場作料時文機括也本道考試生儒論策表分場間出以觀所學論策表極工而時

義稍歉亦優取觀場幫補時義近荒而後場頗習者亦免黜革蓋靈運詞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長卿以時義觀人未足盡人之造詣也諸生而求大戰之不止當不獨以閑習經書爲長技矣

又

今坊刻多出于青衿士所纂作人以爲當今名士也及數閱賢書姓名久不具載不惟自誤抑亦誤人名不旌于世而急急以自旌嗟乎此亦落莫無聊者之所爲耳又有子弟被父兄督責或倩人代筆或翻改

意

卷之十七

六

舊文虛飾觀聽家庭不察賢智者亦多信之夫趨庭有訓不過學詩學禮未聞教之進取才不才各言子也子弟而忍于欺父兄則世無不可欺之人矣此時情所大誤溺而不自覺者也本道幼無二師惟領會于家庭之教而比登科試坊間絕無一篇文字有托名者非真藁也蓋經書爲古人糟粕而時義又爲經書糟粕卽王唐大家終不及宋朝四篇文字余心甚鄙薄之魚兔筌蹄用以獵名而未可爲千秋之業士有喜于刻文者儻居劣等請以應試之文續焉

一正體裁

今應試經書策論判洪武年間各頒體格故謂之制義歷科以來禮闈典試 題請申嚴釐正文體言之不啻詳矣而文體卒不可正至今而大決裂蓋緣士習新奇與時波靡不可挽止也夫文以購士亦以見才新奇非文所病奇而險新而詭則文之病也辟之人身頭面四肢完具方成軀體今開講便用大股末段翻作散聯頭重足輕指大如股複句還雜小比零星統屬枝駢不成體段務華則脂膩傷神好古則骨

瘦

卷之十七

筋少肉如人身貌形不肖精氣不屬不成其爲人如是而可稱文家正脉乎且入口直捷則節奏不宣起股卑薄則發揚無味四六裁省則關捷無法弘成大家斷無此體式矣味則乎合口工聲調乎比耳諸士操夫觚舌以趨時好而主司所好不爾文奚以爲且場屋所選士謂之中式式之不合惡言中也卽有一二偶倖非其恒矣士有才卽堂堂正正之中自能識別何必另爲新體吾願揆藻鋪棻之士認理欲真匠意欲新命詞欲雅養氣欲恬鍊格欲正其或瑣屑支

離冗長蕪蔓胥靡爲宰寂實爲尸荒唐軋茁爲高估屈聳牙爲古鈞棘險詖爲奇是謂決裂先輩程度其心術才品居然可觀焉直有損黜勿謂當事者不知文義也

一秉公道

當今世道日靡猶藉清議凜然維風勵俗選士爲天下第一公典而學校又公論所自出之地也督學憲臣紀綱風化乃主持清議者如以不肖之身抗顏諸士之上是上之有負 朝廷下之有負所學明而有

處

卷之十七

人

人幽而有神其誰與我本道學術黷淺謬叨 任使惟日兢兢焉才小德薄之足懼獨有一念清公矢諸天日倖門獎實斷能杜塞其有藉資請託鑽孔攀援假郵簡以傳書憑要津以干進求榮不得辱必隨之矣以楚之多才其間不無桂漏或名士偶遺或貴介受訓滄海有珠育賈豈能盡識別知我罪我其亦聽之一日短長全憑墨行優劣若取士而先門第採訪而兼舊案蓋亦有之我則不暇最可恨者串通積習作奸舞文更號易籤移甲就乙以希偶倖本道揣無

他長惟勤以補拙慎以補愆稍能自信平昔居官不暇點畫于胥吏之手彼惟執簿呼名縱有神奸卒難立售徒壞心術以投杆禁于功名進取則何益矣

一防奸宄

士當考試騰踔則榮蟻落亦無大害有等梁肉之家愚昧罔識易受哄弄亡命流棍輒以其術而嘗試之假稱親朋捏授關節名曰撞太歲一經賺誘身名兩捐駢首析楊與羣不逞奄然同斃明乎利害者當知所決擇矣本道親族甚寡二稚纔離襁褓三姪習禮

越稿

卷之十七

九

寶宮青年恬守內無非功之戚外無燕昵之交江湖遼闊經年不接鄉音至于術士山人性尤厭憎設有鼠輩潛蹤明屬詐偽凡我郡邑加意體訪有聞卽時擒獲解治尤見道義相成首告前獎得實者生員幫補准科舉童生進學諸役人賞銀五十兩同夥自首依律免罪仍給誣騙全贓騙人與受騙者盡法處置歇家並坐悉照榜示其首告衙門人役壞法及一應情弊連前項許抱牌徑進

一預培養

守令六事教實居先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求賢天下士可得而官使凡此青衿嚆非子弟今日居官儼然民上皆從學校致身匪此則不貴矣可于出身根本處先從剴削哉邇緣士多不檢寡廉鮮耻出入公門而有司遂疾首視之有一意刻厲以挫士氣者不知諸生誦習詩禮兢兢築尺卽其間有可厭憎者不過什之一二奈何舉一該百使薰蕕莫辨也亟望提調官雅念斯文視士如子有父兄本身切已事委曲扶植寬抑必伸以寓振作懷才應試者務秉公持正嚴

越稿

卷之十七

十

杜請託貴介寒賤一體相視貧不能婚喪不能塋有學租可捐急爲申請賸餘以時接遇以禮人各有長誰不感奮間有包攬錢糧扛幫詞訟捏造謠謗聚衆橫行脅制官府敗常亂俗者不時揭報以懲大愆禮法相兼恩威並用其于師帥何忝焉至于門簿之設以禁競止謁非爲虛套本道加意嚴查文到卽置簿送道印發每日輪委吏一名登記出入如本生抗拒吏畏威受賄不開掌印官查明究解每季終提調官將考過優等三卷劣等二卷并全案解驗無故不與

考申究三次申黜

一飭師儒

國家設立博士以教郡邑子弟途從諸生入昔爲諸生今爲諸生師家修而仕蓋向來誦法孔子者豈其爲人師而遂倍之顧校官之品優者三潛心聖賢大業力砥綱常節義俾經濟皆爲實用者上也商確古今校論文藝競競以禮法爲程者次也言行信果舉必當善獨存古道不溺時情者又其次也以上卽文藝稍詘吾以大賢次賢遇之敢辭推轂不然而志氣卑瑣行軌放佚或營心刀鋸或酣志利達及門之士不以文行優劣而第論禮數之多寡足跡之疎密門第之高下以分厚薄是衆僂所痛辱而市井之所比肩也禮門義路出入謂何南面諸生所訓迪者何事師道不立安可望興行行將以不肖之法繩之庭辱黜革其能免夫

一慎廉訪

風世勵俗之權在敦崇德行乃今廉舉德行有不勝其可詆者豪右以夤緣結納貴族以門第希聲或矯

僞不情而沽虛譽或文藝素拙而希倖免甚則老生

學勒把持久占而英年有志者反以舉揚德行爲堪嗤謂開徇情市賄之門蔑彰善旌賢之典蘭惠無馨莠苗相亂士行之興其何日之有凡我同事諸賢悉心採訪其有舉聞必情聞竝協聲實相稱毋得渾殺是非顛倒賞罰以傷知人之明教官舉不得當被人指摘或本道別有訪問必從劣處其生員三等薄限文到一月內各提調教官從實開報中等不開上下等直書事跡不必對偶臨考另具一揭生員犯事公

越鐫

卷之十七

十二

一端風教

祀鄉賢以風里俗祀名宦以風有位此移風易俗之關鍵于世道人心非小補者節經 禮部題 准歲

終申報部科咨訪弗當即指名參革凡提學官考察
有司以推舉鄉飲爲第一事如徇情濫舉者下考原
舉師生併治 明旨凜然申飭至再若官師延訪失
真是非淆亂採虛聲徇津要口角撚灰貴游援手養
業薦祖辱及宮墻其門第衰薄孤子寡儒者卽有碩
德貞行與世湮沒如是而于紀綱風化何居焉凡我
良二千石賢守令不得徇無識之師生有私之弟子
一倡衆和依阿取結以虛文了事務嚴加訪覈必名
實素孚年久論定方許從公保結其孝子順孫義夫
越篇 卷之十七 一三
飾婦烈女質之輿論始終無議而後舉聞焉如子孫
陳乞勢要干請或從別衙門告批混亂職掌一切停
罷卽府怨叢譴所忻受已至于鄉飲賓介湏齒德俱
尊月旦推重可表鄉閭者不論顯晦敦請成禮完日
將請過姓名行實送府類報濫舉者教官及爲首生
員坐贓究革提調官另議所屬境內有學行兼修隱
居養重及精通律曆兵術有裨世用者一體開報以
備延訪

一嚴禮節

禮弛于慢廢于奢學校禮教所自出之地易俗興行
夫士也當率齊民先之今如：慶賀習儀講書贊拜
後生少年俱當平時閑習養成禮度不可令老生獨
任至于春秋釋奠 先師斯止辟雍而今以及天下
蓋欲行其教因以繁其薦饗此學宮至大典禮也師
儒或循襲簡陋牲牢酒脯多不豐潔器用牌位多不
齊整駁奔執事升降無儀音樂登歌翕縱無節此孔
子所謂吾不欲觀之者而能冀其來享乎君子無小
大無衆寡無敢慢細微曲節亦當檢飭況承大祭而
越篇 卷之十七 十四
可慢然從事乎提調官務躬親閱視齊明肅虔以致
馨香之薦宮殿不飾祭器不完牌位不備者亟加修
葺土木費鉅估計中詳議處慎無泄視之其在家
庭冠婚喪祭有文公家禮在有 大明集禮及會典
在吾儒當一一遵行婚娶毋計筐篚喪葬毋雜緇黃
巾不得借貫唐宋異制服不得用紅紫間色出不必
乘肩輿居不必叢珍異富家不得侈服從同輩不得
稱翁老寧從儉約無失禮意目今風會日流豪傑之
士當力崇古道以追先民遺軌隆禮由禮謂之有方

士可游於方之外乎諸生其勗之

一重講學

人心幾希呈露于夜氣皓亡于旦晝聖賢有危微之訓正道心絕續之關必惺惺一念常自提攝方能葆固清明存此幾希之性而講明闡發則于道德之儒有賴焉往京都立有講會質疑問難胷中輒自有所得本道代置於闔亦會率諸生同薦紳先生赴講壇各陳所見互相啓發覺悟時如夢中喚醒指點處如頂門着針此吾儒繼絕聖開來學辟邪歸正啓蔽

越鐫

卷之十七

十一

而明之徑路也今學士大夫以道學爲迂談其亦有所懲乎世未有真道學而無真事功真氣節者懲噎廢食則時論之過矣孔子大聖以學之不講爲憂夫士也豈僅僅操弱翰賦三都以詞藝雄長博榮希世已哉諸少年羣居浪譁最能損德洪志試與老成端諒講會名理胸中敬肆景象當復何如第不必聚儔衆立標榜以投時俗之所忌鄉黨中有學有識者是皆吾師時往來就正考德問業名節相砥過失相規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此也宋頭巾語學

政久之不載矣愚獨有深念焉

一勤會課

百工各執一藝士以文爲藝藝荒則本業廢上進無絲已流光易邁寸陰堪惜虛度時日學問無成以至白頭株守可謂也作文欲圖日進莫要于會課益會課則朋友講習互相砥礪採人之長以自益鑒人之失以自砭優堪激勸劣可引掖而其責則在提調官學師之督率矣今後各府州縣提調官通將在學生員選青年美質及績學有志者設立會簿開註各姓

越鐫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印發該學每月三會每會四篇論策表判相間命題先期一日教官詣提調官領題侵晨齊集諸生嚴加督課提調官量爲設處供應或于學租或于堪動錢糧內銷算其有生徒人衆供應不支或鄉居不便往來者分擇學行老成一人爲會長各從便處會課彙用竹紙會長類釘送教官批詳轉送提調官覆閱分別等第填入印簿季終提調官將優卷酌量解道以憑查閱每會務完後場一篇毋徒以經書塞責不完不到者一次登記二次教官將本生成責二次報道

聽處

一崇化諭

一民間子弟儘有資稟可造以貧而廢業者甚多古者家塾黨庠以及委巷莫不有學今之社學蓋倣此意顧名存實亡鮮所振舉各提調官卽查境內原設社學幾所傾圯者亟行修葺原未設者量行創置或將洛祠廢宇改建仍將見在教讀及願充里儒類齊嚴加考選擇其素行端謹曉暢文義及精通洪武正韻書法者充之照例量免差徭督令里中良家子弟越錢

卷之十七 十七

自八歲以上俱令入社學仍籍其名教以灑掃應對之節坐立跪拜之儀授以孝經小學及四書日記故事講說使知大義暇則歌習鹿鳴天保諸詩以養其性情提調官不時查試里中貧子弟不能充束修者量動學租給之如無堪動錢糧卽區處作何助給湏及于社師之善教者如一社中無一童曉文理習威儀者社師革黜此在郡縣實心提督卽爲善政文到限一月內通將各社學處所及所考選過教讀姓名冊報接臨日附入憲綱仍將教讀開送考驗定奪

一鄉約首明 聖諭附引律條演說朗誦最能警醒

人心令長以化民善俗爲首務非耳提面命安能曉諭愚俗守令官務督同校官每月兩舉更公同擇其淑慝之尤者而章瘡之明示勸懲使民易慮約正約副中果能不愧倡率榮以衣冠扁額否者間一懲革木鐸宜諭悉照舊舉行其餘左道淫祠扮演先聖先賢諸類有敗風俗者盡廢斥之

一稽文獻

境內先聖先賢墳墓書院嫡派子孫及祭田廢祠古蹟古碑遺書舊刻見刻書籍圖志鄉賢文集等項俱

越錢 卷之十七 十八

屬一方文獻各提調官俱要逐款查明有殘壞湮沒者各宜修舉應表章議處者具由詳奪各該地方凡有書籍自漢魏以及元季由國初以逮今日不問經史子集裨官小說已未刊刻一併訪求查有本道堪動銀兩呈詳動支騰寫印刷貯在學宮以爲休明鼓吹按臨時將所得名帙具揭送報

一非 聖教道之書近經 禮部疏請照萬曆二十九年 明旨送提學官查閱果有裨正學方付剞劂

如有異說背經及私史小說借口月旦妄洩私憤不
許擅刻未經移文送閱私自刻賣者將賣書刻工人
等嚴行枷號究治追板燒燬此出 明禁詎得以空
文視之該管地方但有偽書亟付烈焰矯刻者如例

處

卷之十一

十一

越鐫卷之十八

兵政

嘉區防守事宜十二款

黎陽王在嘉區初甫者

嘉區防守事宜

嘉區防守事宜

爲嘉區卑弱條議防守事宜以備采擇事本道代攝嘉湖守巡二道印務遵奉軍門憲檄行令本道閱視嘉區武備料理一切防禦機宜蓋因該區向稱卑弱未雨綢繆欲先時蚤爲計度也本道生長於吳備兵於閩凡海上情形亦與聞其一二矣竊見蘇松等處

越鐫

卷之十八

州縣距海尚數十里而閩中郡邑濱海者多倚外山爲屏翰扼吭拊背有險可控未有若嘉區之剝膚者也海鹽海寧及乍浦澉浦梁庄等處海以城爲垣城以海爲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岍即可攻掠所謂羊山許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藉令乘風揚舠瞬息直達一船飄泊則所在震驚一倭登岍則所嚮辟易先年攻破乍浦官兵受其荼毒慘不忍言父老爲言前事靡不談虎而色變者顧今議及浙海輒以寧紹台溫爲上游而嘉區爲稍緩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

越鐫

卷之十八

賦重于各區生齒繁于各區民間之蓋藏厚于各區倭中嚮導悉知各路之虛實萬一內犯嘉區必爲垂涎之地今該區之兵額不及溫區二之一不及寧紹三之一隱然分輕重緩急之勢不知兩浙如人之一身頭目手足俱關緊要善養身者必不令其有受病之處若謂嘉區可緩則南直不必籌海陳兵矣本道循行海上目擊險要耳拾聽聞忘其謬陋彙爲十二款儻可見之行事惟院臺一採擇焉一曰議添兵先據該叅有加兵之請見奉院批查議矣邇本道經臨海澨把總及軍民人等紛紛抱牘莫不請益焉其爲保持門戶計至諄切也夫加兵必先議餉談何容易然本道酌地形而熟慮之兵似有不得不增置者蓋該叅信地北接金山南抵錢塘延袤約四百里所陳兵卒不過民兵八百耳水兵一千六百耳軍兵一千六百九十餘名耳軍兵糧糗不充腹僅堪守禦水兵遇汛分撥半許守關中遊四哨調遣不敷軍兵三營分守乍浦澉浦海寧三處民兵一營分守梁庄相懸各數十里聲勢不接其在海鹽屯劄者第軍民兵

各一營每營兵四百耳卒遇有警各依汛地畫疆而守沿海一帶處處可登在在緊要儻水兵不能迎截外洋而倭衆突侵內地捉襟露肘之形立見顧此失彼大屬可虞則請兵固非浪說也二曰議戰船該區大小戰船七十七隻海寧備倭把總統去船五十六隻中軍領船二十一隻各分守半許守關白塔黃道廟等處而叅將標下委無一船聞警出海惟搭附中軍而中軍船稀力薄主將出師必須嚴兵自衛若領中軍船隻出洋則遺中遊信地不守此二十一船又

起編 卷之十八 三

不堪零星分布爲主將者卽欲乘長風以衝海浪其如無船之可駕何今各區俱改設烏船而嘉區並無烏船一隻此該叅所以亟亟有加船之議也三曰議兵餉地方養兵藉其死力以爲民捍禦餉不給則軍必餒師行未有不果糧以從者今省會大營兵按月一發餉而嘉區則分上下半年給散上半年于出汛之時給領春汛猶堪自贍惟下半年直俟汛畢始給瓶罍且罄不能殮沉湮以度晨昏則必稱貸以應從軍之急使枵腹之兵下海尚能橫槊揮戈與賊相追

逐乎徵發之令至嚴而承行藐玩如故本道所至軍民兵遮道呼泣懇祈最篤此在該府一徵督聞而兵困可蘇非難事也各營軍民兵糧餉似合分爲四季行令嘉興府按季給發稍遲時日卽嚴提吏書究解其各縣征輸後時亦併提經管人役問罪解道細責有司不以兵餉爲急是緩視兵戎要務其爲泄泄之吏可知卽聽道府徑註劣考以俟處分所當著爲定規嚴行申飭者也四曰議軍儲軍以食爲天衛所之軍至食也全藉糧活命以赴公家之役往例按月一發今遲至半年且不給矣其所以不給者奸胥猾吏以贍饑必先揭名糧止得半價迨至唱放滿除滿扣勞役經年曾無實餉此苦其誰與憑乎本道又聞邊海軍糧每年除一月貼運及貼衛官公費再除一月爲各衙門使費使費不到則糧冊按捺不發其間又有千百戶恃各有印交通賄買零支冒領者窮軍月餉幾何能堪此輩蠶食與言及此真可痛恨今查海寧衛所軍餉正三三四五月係海鹽縣廣儲常積二

起編 卷之十八 四

倉糧當分二次給發六七八九月係本府折銀亦分
二次給發十一十二月係衛所屯糧當一次併發
其衛冊俱限三五七九十二月月終之日到府府冊
糧單俱限出月初三日到道本道隨至隨發限于初
七日給糧給糧完日該衛所明開放糧日期具照驗
報道如違限一日即提違悞吏書從重究罪解責其
衛官公費不得科扣軍糧印官詭支者查出坐贓叅
處各衙門經管人役扣索常例者依律究遣其廣儲
常積二倉軍儲向係刁軍買支對兌積逋不解近被

越篇

卷之十八

五

喬知縣驅除積棍百弊盡消併當勒石以杜後奸者
也五曰抽餘丁海寧衛所原額軍丁約以萬計承平
日久戎行漸耗自曩時李叅戎議欲節省軍丁悉放
歸民遂至軍伍乏人汛守不可支矣先是有議選餘
丁充役者本道虞其騷擾不可爲也又虞餘丁未必
剩存無可報也今訊之印官謂餘丁尚多儘可抽用
所苦無糧供給耳有如懸餉召募軍丁不可招而致
乎軍亦人耳揀練有法不與民兵同一敢戰乎計餉
軍兵之費較民兵甚省沿海軍丁習水者使之貼駕

田者使之協守隨其所居之處撥發就近軍營操
練擇該衛所賢能官員從公選舉不得假此以索軍
則軍爲我用是亦團練土兵之法也六曰重海防瀕
海官兵雜居寫遠卽參遊亦不能時履其地日習其
人則何有于監司夫監司之耳目不郡邑官僚之是
寄而誰寄也查得蘇松及福建海防同知給有關防
邊海之事一以委之惟浙爲不然今總哨之貪廉不
同兵卒之勤惰互異兵有口而聲不上聞上有耳而
聽不下徹職詳職要官各有體似宜專責海防官嚴

越篇

卷之十八

六

爲稽察時爲訓練監司提其綱而郡佐挈其領凡總
哨及衛所官員賢否悉令海防官開報臨汛殿最亦
令本官從公分別則院司有臂之可使事有責成而
軍戎永藉矣七曰慎用人夫總千人之帥也哨百夫
之長也一人廉則千百人之安飽實貽之一人勇則
千百人之勇敢寔作之有如所用匪人則強兵易弱
銳兵易惰養兵不爲地方之實用而統兵反爲各兵
之實害凡債帥未有不取償于軍者軍食多不過三
分少不及二分何能當此剝索也故領兵總哨必當

其人徐試其技一軍未可輕假該區民兵二總
或于聽用材官考選委用至于軍兵總哨似當擇本
衛所職官統之不必借才于外衛也蓋嘉屬武弁相
相赴赴者不乏軍餘係其服習之人海墘是其丘壠
之地同儕之雌黃可畏必砥礪以自完鄉邦之子弟
可率或患難以相守至于選用之法量才較射觀其
狀貌閱其履歷查其官評亦已得其人之大概矣間
有請託求容者即明註鑽刺以示永棄介冑之屬有
不聞風矜奮以圖擢用者耶八曰議城守海鹽爲然
越第

卷之十八

七

爲守也地廓人稀易于崩潰添兵之後當再撥哨兵
防守以圖萬全不然抽餘丁以爲城守備亦可以需
緩急乎至如海寧一縣密邇省城止有軍兵一營屯
守邊海要衝生聚甲于他邑兵力未充當防叵測臨
汛似應再議撥兵協守者也九曰懲破冒各邊城堡
營寨海風震盪易于傾頽凡百修繕必倍加堅固方
可持久若梁庄之重葺未及三年而今又估修矣澈
浦城原詳動布政司額編修城銀兩今額銀不知被
何人冒領又議扣軍糧抵補矣邊海軍糧安可議扣
越第

卷之十八

八

其故何也蓋水陸各兵多係土人應募家廝僕恃勢憑陵視他處獨悍先年曾爲嘉區具題不許土人充兵而土人卒不可進絕今其風豈盡戢乎此後凡續招士卒先給印批擇哨隊習兵者往金華義烏永康浦江四縣招募捕船必擇寧台漁人及福建水兵充役解道驗中營管操練敢有土棍投充者罪及總哨則悍習可消而地方得兵之用矣十一曰飽墩軍該區墩墩約五十餘處每處墩軍五名日則令其瞭望夜則令其傳報一遇汛期墩軍之勞苦倍之乃

越鎬 卷之十八 九

糧餉愆期與兵同守不得與兵同食墩軍無宿飽焉今議大汛每名先給米二石小汛一石總具花名一冊單支其他別差不得混入此亦守墩傳烽之所急需者也十二曰禁雜差營軍習操城軍習守墩軍習瞭水軍習戰如是而職業舉矣可無忝于縣官之廩餼矣乃正役以外率多差遣軍不苦本分之役而苦非分之差一身以應城操又一身以供差使夫是軍也皆半菽未飽之軍也官視軍爲子弟則軍以官爲父兄父兄不恤其子弟一遇有事其能爲我禦患乎

今宜明示衛所及各營首領本役之外不得再派雜差武職隱占軍丁以供私役者查出一併重治仍追名糧入官此亦節勞省役之一端也以上各款除添兵添船餉從何處酌議詳妥另行呈請外其餘議兵餉軍儲十事係干該區防守事宜敢請憲令重申便可整頓爲此謬摠一得以備裁擇施行

防海八議一曰固根本

四區之議海防不啻詳矣而獨錢塘之海口未聞設備陳兵連綿結寨以扼江海之衝豈以驚子門一帶

越鎬 卷之十八 十

爲浙區之奧裏耶嘉靖三十二年賊由驚子門突入搶掠錢塘江范村等處三十四年賊由塘棲犯北關杭城震動夫省會重地兩浙根本之區而百萬生靈聚焉八營兵士汛守寧台攻瑕擣虛師行不能內顧萬一上游失守而賊兵乘間我民嚮導駕浪乘風大海長江呼吸可薄寧不爲都城蒿目哉敵樓修葺足爲犄角多藏矢石以便邀擊亦重地所恃爲喉吭者惟是所費不貲該府途難議覆或擇其所最要者量爲修復因其所未墜者亟爲整頓庶不廢前人設堦

建堡之遺意亦可爲江城倉卒捍蔽之資矣至于戰守之卒水陸向有定額出汛亦有成規時詘力窮未敢另圖添設姑俟再議

二曰禁漁船

防倭者無不議禁漁船而不知漁船之不能盡禁也漁有船稅魚稅鹽稅旗稅官取給于漁漁能不取償于海乎海者漁之田也非漁而沙民無以聊生矣然漁不禁則船益多而召倭起黨不可勝詰惟卽平時所禁諭者再一申明之曰遠洋當戢也戢遠洋以杜

戒

卷之十八

十二

搶掠之患我兵不至混淆瞭望矣曰印旗當給也給印旗以示懸繫之法官兵庶可辨明色號矣曰越釣當禁也禁越釣以遏閩船之入浙則閩人不得爲倭引導矣每年三四五月出汛之期通行嚴禁敢有繫桅于要衝應禁之地操舢于廣洋遠澳之間不遵號旗自立名色併福建漁船擅入浙區地面者許官兵擒拏解處以違禁論罪當不至藉寇兵而滋禍患矣

三曰禁商船

通街大船勢若飛城駕海樓櫓完固兵械整嚴賊不

敢輕犯商船惟閩有之閩不可得而禁也其至浙者止抵溫界易船盤貨間有載木之船亦不甚高大閩船不入浙若以浙之令行于閩勢必格矣民之趨利其蹈險也如歸市空言其能使懾哉

四曰議折衝

兩浙濱海延袤甚廣海外情形叵測重地乏重兵屯聚卒遇大寇有烏合之形無中堅之勢慮之誠是也然計各區軍民兵四十六總水陸將領官軍兵役四萬八千九百二十員名星列雲屯貌貅萬隊分之雖不見其多合之亦不嫌于寡兵惟貴精強不係衆嚴號令明賞罰勤簡閱謹哨探攻擊刺飭千陬小敵則分大敵則合首動尾隨彼攻此應進可戰退可守兵之不足非其患矣

五曰議戰艦

福船高大全藉天風尤須人力往年閩海被倭吊取福船不便利行使置之無用况廣船又大于福船第可連幫結寨其堪衝風破浪乎海上擊賊莫便于鳥船鳥船爲主號船爲輔行走如飛駕御便捷木綿避彈

戒

卷之十八

十二

松板避矢二說俱可相機應用至于鷹船未有成式
遽難改設倘竹客釘恐亦未能逼賊不若刀鎗劍戟
之鋒銳也

六曰練衛軍

軍亦人也軍練則軍兵無別于民兵今沿海布列軍
營挑選精壯以時簡練槩用防守未嘗乏軍若按籍
清查官舍軍餘人盡入操則老軍幼丁不能橫槩而
三斗五斗盡議加糧事關各區難以擅議至于省城
前右二衛軍餘除選充老操新操二千餘名外其餘
處籌
止堪供轉漕之役別無可抽取校練者嘉區議抽餘
丁餉無所出猶待處分軍差煩苦時遇修城造樓出
力以供興作諸弁自能役使無待上人之著爲令也
七曰議要害

倭有來路防倭者虞其所必至若錢塘若象山若牛
欄基壇頭台州等處越海稱要害焉據議清明前後
重兵屯于北之陳錢韭山壇頭以防南犯之倭端陽
後重兵屯于南溫之鎮下關南麂台之大陳以防歸
島之倭嚴守要害賊安能舍此飛渡情形已在吾目

至于錢塘一路船寡兵稀浙東西俱以一江爲
門戶防守疎濶誠宜蚤計近議添南關兵船五隻業
奉九行惜財省費無復敢爲發棠之請矣

八曰時兵餉

地方以兵爲衛兵以食爲天兵所最急者餉而郡邑
輒緩視之給發非時則轉相稱貸十止得七而追其
出子銀以償息也又十去其三楊腹荷戈飡風渡海
以此責軍之賈壯僅可免其脫巾之呼耳竊計田賦
征輸先後一律間閭供億緩急皆同出諸帑藏不若
吏胥之要挾則遲可使速限以時日無庸積猾之遷
延則後可使前是在院道嚴督府縣齊心徵發期會
務給領于發哨之先則三軍之衆享實惠而無嗷嗷
待哺之苦矣擬合通行申飭違限愆期提吏重究官
不留心催督者叅論以懲其怠法期必信永示章程
發汛四議一合勢救援

地方之藉兵如身之有手足然身有痛癢原無分于
左右手足之捍衛豈有彼此緩急之分哉用兵者人
自爲守雖多而不足人相爲援雖寡而有餘海上各

有分疆官兵各有汛地一遇有警靡不自保其門戶鄉隣有急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輔車唇齒之勢謂何患難亟于燃眉而遠近乃成金鼓聲勢既脈脈不續以之禦寇鮮不潰者向來會哨之法寧惟提攝懈弛亦以縱連遊寨故賊犯左則左隣救之賊犯右則右隣擊之無事則周行巡詰有事則奮力合攻近者先援遠者踵至敢有任賊攻劫縱賊竄奔賊已過而云窮追不及舟未動而云風阻不前忌隣境之成功犄角之師不應聽隔區之失事纓冠之救罔聞他

起鎬

卷之十八

十五

或攘功以彌縫或誇張以惑衆是爲儒帥法無能寬今後凡遇該區有警先查隣境有無揀援功罪並論亦聯寡爲衆轉弱爲強之一策也

二實伍設險

昌國孤懸控海石浦關切近壇頭韭山爲島夷咽喉之路防守軍卒數當倍于他區乃昌國原設四所一鎮撫旗軍三十七戶每戶旗軍一百一十三名始非不充額而後漸凋索也今所存什不過二三有如甘遊擊所開具者然減軍而未嘗減餉有餉而未嘗有

軍查廣積倉秋米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石七斗有奇本折中半又昌國衛屯糧一千三十二石五斗象山縣屯糧一百七石五斗有奇俱坐給昌國衛官軍額餉亦云饒矣以如許之餉而無實在之軍其開獎數似難枚舉將無有詭名占役而官旗代領者乎老弱虛糜而縱容不發者乎通迕事故而造單不除者乎正役投充而措勘未補者乎有之則皆軍之蠹也而餉之漏卮未塞矣縣官歲捐儲二萬以饒軍乃壇頭之警一聞空城遠窺此于養軍奚當焉該衛額軍

越鎬

卷之一八

一六

若干見役若干食餉若干精壯者若干老羸者若干應汰者汰應募者募只論精銳無論軍舍餘丁許其補額而又嚴官旗隱占之罰剔虛名冒濫之獎懲衙門勒騙之奸則食餉而得餉之用膳軍而藉軍之力矣至于該衛城池三面距水城濠閘塞者亟令開濬勒限興工併完爲先時守禦之備印操官督軍挑濠畚插及開河器具查動軍需量爲造給其各軍應于本名月糧預給一二月以備開河食用佚道使民恐亦軍之所樂從也

三派船接哨

昌國石浦先年屢被寇侵地當衝險縣海南北疆等山哨兵以援東路其西則象山縣石浦巡司爲右翼焉縣海金藍八排朱門等處哨兵以援南路其北則牛欄基旦門青門茅海竿門爲戶蔽焉青門貼附爵谿所直衝韭山而旦門遠落大洋賊由韭山來者必望旦門以通南路今以二哨遠隔不能通聲息以相救援議于二哨中撥號船四隻專在鋸門龍洞及大目山等洋往來偵探俾青旦二門哨兵聯絡以成首尾應援之勢則遠可使近斷可爲續夾攻合勦聲勢有攸賴焉惟是險洋遠哨四棹孤危或稍益于四船之外而分兵船六隻以爲一踪于各隘勾抽撥發可乎

四多備箭矢

軍中所需如火藥火器官爲給發獨弓矢令哨隊目兵自備所備不過十餘矢耳年來海上無事不遺一鐵兵不以爲費官亦相忘以爲矢不可勝用也萬一大寇卒發連艘相抗竟日相持矢石互下白羽交流

越編

卷之十八

十七

越編

卷之十八

十八

此十餘矢可挽強當勁敵乎一戰而知其必窮矣若令軍士多辦月餼幾何寧堪損餉計慮及斯亦師中必需之具但查司庫所積數不滿七萬而杭城十門樓所積各有萬焉此十七萬矢未必矢皆銛利其間亦有霉蒸繡損而不可用者省會重地居中御外留此以待不虞據議每隊什給箭八十枝數稍可減似當置造一萬枝給中軍官均派各總領出防汛汛畢不用照數繳還用過者覈數報銷損壞者坐賠其弓箭隊什仍令每人自買箭二十枝備用用盡然後取給于公不得預冒濫費需有衣襦其亦汛防之一藉乎

屯局軍兵督捕五款一清屯務以給軍餉

衛所軍餉仰給屯糧屯糧不完軍必受餒屯之弊自官軍扣支抵兌始而屯官屯甲又魚靡鼠耗其間或侵收而不報或拖負而不償或以未完而作荒或以已完而作欠豪軍匪賈以果腹奸弁徵息以肥家無論歲凶卽豐年輒虧其一歲逋子計積累帶徵盡歸烏有據議行令屯官每年置簿送水利道印鈐明開

本折色銀若干完過銀米如數彙填仍給票爲本甲完糧執照遇比送道查驗積銀至千或數百類報兵巡道驗給役過軍糧立限徵解唱名給散不許各軍私自兌扣則軍沾實惠而那移營運及通負侵欺者得按法以清積蠹矣

二禁舊器以革局弊

除戎器戒不虞以虞敵也兵甲不堅器械不銳我災其所恃矣地方歲費帑金造器乃先給舊物粉飾以充新造夫鐵器入火猶堪鍛鍊有如藤牌狼筅絳色

成靖 卷之十八

十九

林油點綴塞白陳朽之物何能臨陣却敵糜耗錢糧用塗耳目實事虛做年來欺公獎局片言攻破此不可不力爲整飭也今後遇造軍械盡將舊器估價貯庫候新器製完交驗方給舊器變價庶不至陳陳相積而戎具可無苦窳矣

三重彈壓以弭水賊

兩關兵船原隸左右遊擊監督又有捕巡二廳稽查責成水兵把總畫疆哨守規度亦嚴惟是官兵懈玩往多疎虞失事過則稍稍戢焉然聞兵船停泊近岨

俱有火房慵惰之卒偷安火房夜不宿舟宿舟者又多艤棹泊岨不行巡緝盜賊竊劫官兵熟睡付之罔聞甚有指兵以爲賊者然則養兵何裨乎兵船疎縱全由把總把總勤慎目兵敢不警嚴把總督捕盜捕盜督各兵曠野之區風雨之夜往來會哨篙師絡繹聲勢相援則萑苻自息而江上之風波不作矣兩關添船改船業已著爲成式無復議增禁宿火房責成官捕勤緝合再申嚴以惕其惰違者官捕問革船兵網打治罪

成靖

卷之十八

二二

四嚴揀選以杜軍實

左右營軍兵向屬把總報缺詳允轉行該衛所遴選精壯堪充者所伍官具印信結狀移送把總先解操捕司驗中仍解道覆驗收糧是選補未始不由衛所也如云本管百戶不得預聞此必把總官受賄朦朧選報冒名應役代替當軍等弊固知其不免矣此後凡補軍兵無該伍印結者把總官不得選充解驗違以賄論若夫雇人提石不能欺親臨之操捕都司間有欺罔查出法懲軍中老弱不時汰斥彼安得人長

充倩替哉

五分信地以嚴防守

操捕都司均有地方之責各省督捕巡緝此獨不然所轄者僅僅新操軍士千人耳千人分爲兩班每班五百而五百之中廓外南北兩山江湖墅去其三城樓水關臺堡去其二愈分愈寡氣力單弱據議分中外緩急之勢鄉城遠近之形撤外以防內撤遠以防近專重本根獨嚴城守此說果行省城防緝嚴密狗鼠其能爲祟乎但查前道會議省城十門樓舖

感鑑

卷之一

二十一

與內外險要分撥防守業經許允奉行循習已久一旦更張市鎮鄉村邏卒盡撤勢必紛紛潰擾其究亦盜賊生心外境不寧憂關一體似應仍舊以襲成規日今糧船畢集流徙烏合尤宜十倍戒嚴至于兩衛巡捕官分撥地方信地遼廓每人止應捕七名顧此失彼一遇夥賊安能擒緝合每員量加三名行衛選募以供驅使夥件既衆則夜行有藉而官捕不至退縮矣

營規六議一拔立選鋒

軍有強弱兵無強弱弱則當汰豈容糜餉先是亦有選鋒之名該前道議得軍營選鋒無裨實用民兵原係選充又何更選此項名色相應裁革復該布政司清軍道議稱選鋒一節委屬虛名蓋兵未有不選而收亦未有充兵而不使之衝鋒者若兵分彼此臨事恐生推諉革去選鋒爲便詳奉軍門允示裁革刊載海防續編向在遵守今欲抽選免其雜差每隊一什以八兵爲伍通計十營該一千二百免差之兵恐雜差繁苦目兵不堪供役也後此必開選鋒增餉之端惟是募兵之日嚴加精選俾人人可作先鋒則十營甲冑爲無前之銳卒矣

二盡減頂首

東西各營哨隊什長私立頂首法當盡革但此輩俱金華外府之人凡被革者所遺盔甲戎衣弓矢器械無所取用及卓椅床帳鍋竈什物俱難運回勢必付與新補之人得其價值以資歸途等費總在頂首數內隊什亦然商奉軍門意欵開哨隊什兵皆以材

力選拔豈得私立頂首名色查三十三年將官呈革頂首之文具在而近反加增如哨官頂首銀四十兩隊什長四兩雜流六七兩兵士三兩既有此項私費卽勇如貪獲安得赤手進身但沿襲有年遠難驟革姑立爲遞減之法今後各員役更換每次量減五分之一如哨官四十兩減去八兩下次三十二兩減去六兩四錢漸漸遞減至盡隊什以下倣此違者許新補員役赴將官處面稟查究向遵在卷夫遞減之法原係多方諮訪酌議頒行法期必信庶免朝令夕更改

走竄

卷之十八

三

此後如有剝兵壞法究職問革者方盡捐頂首至于管兵哨隊與部兵那借立簿做會則當嚴行禁戢以杜科求

三設法校藝

立法訓練懸賞鼓舞此詰戎第一義原奉軍門憲牌仰道會同兩營將官嚴飭各營總哨等官督令每教師一名或弓箭鎗鎗鈎鑢藤牌鳥銃等器先教習兵士五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卽令教師同藝精兵五名教習兵二十五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卽令前項藝精

兵三十名教習兵一百五十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卽令此一百八十名可教習九百名十日後武藝果精俱赴試驗只四十日而樂營之兵武藝未有不精者再照訓練兵士係將領總哨各官職分之當然亦各兵幹已之技藝俱宜遵照着實舉行若果營伍整肅兵士精銳武藝慣熟本院閱操時卽以此定各官之優劣儻或訓練無法兵士不精咎將誰諉遇警臨敵干係匪細勉之勉之奉經備行左右遊擊轉督東西二營中軍總哨等官嚴率教師照序教習各兵武藝

越備

卷之十八

二十四

又該兩營遊擊於該操之期親加較驗目兵弓箭武藝務期精熟足堪備禦外今議懸銀牌以較銃箭立板片以試鎗鎗目兵踴躍爭先人人技痒此亦激勵三軍一大機括也但銀牌重至八錢輕亦不減五錢爲數似奢後將不繼再經覆查操場次數除兩遊戎會較日期在外每年四箇月單操二十五六次每操比藝給賞大約一兩五六錢之間每歲約用六十餘金此以銀牌犒賞故爲數若斯之多也立法貴儉乃爲可常夫目兵之習技也其分也我惟量賞以作之

趨而已合議牌堵俱掛一銅錢較藝八十步而中者
賞銀一錢六分五十步而中者賞銀一錢以此易八
錢五錢之牌十去其八以存其二得時時而受上賞
於兵亦足矣再查續編開載左右二遊擊額給犒賞
銀三十兩歷年供發汎犒賞餘者補助公費不敷之
用續于三十三年又議增比藝犒賞左營添銀四十
兩右營添銀三十五兩連前額設銀合算在左營則
七十兩右營則六十五兩儻能節量支賞不以應酬
公費似足應用既增之後不可復增事關錢糧相應

題請

卷之十八

三十五

節縮仍照常規支給酌量犒賞年終造冊開銷務期
有較藝之實事而又不空懸犒賞之虛名庶錢糧不
至浪費而養兵可收實用矣

四量給藥餌

疾病人所時有養兵衛民似宜恤其疾痛案奉軍門
憲欵內開每總額設醫生須特加遴選能講究方脉
頗精醫理者充之照例免其差操遇有目兵疾病無
論輕重責令用心調治痊愈每季將醫過人數用過
藥料開報該營將官覈實准給在卷止緣季終覈給

近于瑣瑣向未之行今議一大營每月約用藥三百
貼每貼給銀六釐一年之中出汛停操共約藥價二
十餘兩東西二大營每歲共費銀四十兩為數不多
似亦易辦但人之疾病多寡隨時原難預擬內除各
營出汛預給銀十兩所存止三十兩恐用藥多而數
且不給也不如仍照原欵按季將醫過人數用過藥
材開報覈實算給窮兵不苦于療治之無資而藥料
亦不至于妄費多寡通融為法甚善似不必于更議
矣所用醫生務擇精通脉理者供役毋以庸醫掛名

題請

卷之十八

三十六

充數如醫藥無功查出究革追餉

五嚴禁逃亡

養兵以備緩急私逃非律也案奉軍門憲欵開營
兵私逃連坐隊什長仍嚴提逃兵正法向來各營如
有逃兵每據中軍官報追批緝解究并追在逃月內
糧銀還司仍于每年四八十二月終通行該縣提解
到道發總捕官究罪此法行之有日矣今議追糧之
外更追冒餉是誠警束頑兵之法至于臨汛擅逃尤
當究細責追餉凡遇出汛之期營兵敢有托病告

退者俱不准行仍治該總以隱瞞老弱虛冒月餉之罪

六申明雜屬

營兵犯罪安能禁各衙門勾攝事如人命盜賊何有營兵今所議其犯事之小者耳而小事輒被刁棍牽連告害監禁多時坐害月餉則各兵之苦也案查原奉軍門憲欸開禁汰革目兵不許附營潛住或以夙事或以舊帳逞刁告詐又有開店安歇不良流氓以致爲盜爲奸深爲營蠹今後驅逐革兵回籍不許潛住啓鑒及開店匿奸違者拏究等因向遵在案據議大事一面拘提一面知會小事移文取討一經解送卽便查審似與軍門禁刁恤兵之欸相同至于委查巡夜不到止許稟道查責或該營府佐縣正官責治首領佐貳官員不得一槩加朴庶統紀不亂而兵不苦于煩苛矣

越鐫卷之十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議

嚴屬條議十六款一查開墾抵浮糧以甦民累

嚴爲嚴郡以山爲田峻嶺崇岡宿雨衝激則浮土遂崩窪礫平麓暴水奔騰則流沙易洗泉石相聚而爲害甌脫坼鹵以何施地去糧存土移額在冊削者未除開墾者不稅流觀山海尚有變更坐派徵輸豈宜膠執故壽昌分水聽其勘丈建淳遂桐逐一清查草越鐫

卷之十九

業已闢者酌量陞報衝蕩無存者覈實開消如有欺隱悉坐以法通都具結縣令親行毋容衙役需索地棍把持多哀寡益田賦一清則豪右可無占侵小民不至賠賾利孰大焉

一議緝解以甦官累

嚴屬差徭以解緝爲繁累富民貪解進京不知門路勢必藉人包攬積攬侵欺墮誤不能完納勢必貽累解官解戶苦官役之需索各自分途起程解官有統攝之名而無約束之實買舊換新無從稽核侵牟短

欠反害羈留官以點解爲桎梏負緣退脫職是之繇今第嚴禁解官人役不許分外苛求緝足墊銀聽解官督同解戶正身刻期到省同領勒限起程俱聽委官督率嚴後至之罰懲科索之奸杜侵換之弊官果廉勤分別薦獎則委差不辭難而布縷之征易辦矣

一嚴禁包攬以杜侵欺

山農田峻怕進城市畏入衙門里遞徵催應納錢糧多係歇家包攬通同吏書捺比儘意侵欺官亦不覺其實甲民籽戶何嘗逋欠積年糧里催科甚猛亦豈越鐫

卷之十九

容小戶之逋欠者故停徵緩比積役蒙其利而索耗追迫寔民受其害包攬之弊定當痛懲凡正身到縣上納門以外不得阻攔門以內不得苛求則民亦何憚而不身親赴之也至於南北京絹藥材及轉解協濟等項必須正身領解無容積棍管鑽連名互結加意廉察攬催者正身並坐賄隱者胥棧同罰禁包役之破冒卽以保良善之身家銷批比限公庭不煩敲朴矣

一議糴穀以濟民食

山田有限產穀頗稀生齒無窮食穀且衆豐年尚需轉糴凶歲何以療饑一遇谿河淺澁舟楫不通勢必米價沸騰民命立稿故發價糴收乘時蓄貯以常平之積待不時之需當青黃不接則增價一分以償運費儻凶荒偶值則照價平糴以恤民艱典守責成於司庾唱給責成於正佐稽覈責成于糧廳官別情動數分盈縮鄉村市鎮可以隨地轉輸衙役市棍不許藉名冒領升斗皆可活民而緩急俱爲有備王政所先無有急于此者矣

趙鶴

卷之十九

三

一議米商告理以杜紛擾

熙熙爲利市販之常通負不追則商塗日塞然小民食貨豈得空賒積儉侵欺及多圖賴故照價發行者才之事也放帳落空者牙之罪也商負虧而赴愬本處官司當爲亟理如冒籍以關提則有申請原詞就近歸結治其越誣之罪而已未得告追之利而譴責隨之商亦何利而爲焉越株連之事耶戒之矣

一議防守以固保障

軍丁疲于輓輸什去其九所存操守悉以老羸充數

而老羸又以催倩應名山城曠野嶒嶸可以攀援盜賊睥睨邏詰空踈萬一戎心竊發誰膺捍禦八里四十一舖舖以一人守之淒風苦雨祗有閉門夜夢孤魂尚驚寥落敢馮堵而窺賊持戈而問冠耶先年軍舍各一名亟宜修復舊制顧城守豈患無軍所憂在餉餉足而軍應命焉今日又當清餉矣至于操守軍丁與附郭民壯春秋演練攻習擊刺以備非虞此有地方者之責民不知兵久矣一旦毅然行古法焉陳師列隊耀武觀兵不出三年而民可即戎矣二千石

戎鶴

卷之十九

四

軍民吏士之師帥也設誠行之一方之保障哉

一議委官以重庫藏

錢糧易爲侵漁府庫攢典三年一更時日太久蠶食其中誰爲覺察今議按季責成首領筦其出入按其奇贏良亦稽查善法但首領雖名筦庫必須官吏兼同首領之干紀甚重徒擁虛名府攢之典守旣分反收實利眼前過去之官不若有家殷實之吏吏侵尚可勘產官侵何以處分又恐名不虛設需索之弊潛滋事無專成推諉之端易起無已則或按季輪委首

領官一查年終詳委府佐一查如有那移破冒私偷盤放等弊即時處治蔽隱者官吏同罪藉以察吏之奸猶愈于經年而不一問也

一清查官置家火以杜用里甲之漸

官用家火借用民間有一借而不還者有敝之而始返者有衙役藏匿而托官從之携取者有假答應之名而收入私衙自用者當官者乘機而科歛直月者拉衆以私幫雖無用里甲之名寔爲役富民之漸不知鋪陳一副省用之可答應十年罷具畢新勤收之可安藏一世官肯捐貲置辦是爲一勞永逸之圖損已便民之事勒石鐫記登報查盤官不煩民不擾典商舖戶願受一壓爲之民矣

一革占役工食以清衙門

庶人在官者官爲之餼養其身以藉其力正以防其私取也乃差役俱爲豪右包當而工食盡被包頭冒領朝夕奔走滿堂白役藉空名以充替代逞空吻以思嚼噉三五朋名什百成聚蒼鷹乳虎吮血浚脂迨至革除包還頂首是以衙門爲貨場而應差爲利藪

矣此風不戢其流罔極其害安窮驅亡賴以抽宿弊官如水而案如冰亦存乎當官者之振刷而已

一議婚禮以挽澆俗

六禮具備貞女始行一絲爲聘千金不易王化之始人道之關婚禮之爲言甚重矣若一聘而索百金其次不下數十富而多財少女不嫌嫁老貧而無配單妻亦可偶雙未亡人不耻從人舊女婿忽更新婿堂堂禮法之地有夷風焉司世教者之所深憂也今議婚禮定爲等則典僮坐以明條改婚悉從離異揭日月而行之閨門正始之誼用以開化愚俗庶乎經正民興可冀回心嚮道矣

一禁搶木以彌弊端

民之搶木以爭山也民之爭山以經界之未定也乘造冊以清糧乘清糧以定界而又嚴遠年回贖之禁杜交易重叠之端則斧斤入山豈有相奪相爭之事哉

一議定冊書以杜需擾

軍黃二冊十年一造僉報冊書責在里役于是有不

習書而籍名友報者有慎造而抑制不殺者其申移
乙朝定夕更苦人以所難抵以行其索騙是以淳桐
三縣各甲自造分水亦援例焉人擇其可官從其便
僉報之事則有司存約期會議當官僉定權不分於
積里可免紛紛置置矣

一革船牙以便商民

利寶不封則其流必潰千里崩干蟻穴而萌甲遂煩
谷柯嚴灘畢集商航埠僧充牙嗜利有納穀者有輸
銀者官利其入以授之帖于是抗其襟喉登之壘斷

卷之十九

七

征商從此積牙始矣府歲得銀三十六兩縣歲得銀
二十兩其名曰募差船而差船卒未嘗募也即募船
亦何至煩五十餘金之多也官得其一牙得其百嚴
雖瘠土豈藉此徑寸之利乎據議欲併蠲之勒之貞
珉與商牙更始賢郡守之矢心惠民規摹亦宏逮矣
一嚴緝舟中賭博以靜地方

舟中賭徒討騙近富陽已有緝矣蓋緣賭禁甚厲城
市難容遂遷徙沙洲中流羣聚攤場可沒其無奈于
虛舟賈客易欺且漫猜爲振注于是倒索傾囊剝衣

勒契野渡之舟橫無異綠林之伏寇錢江一帶呼盧
之聲其更盛焉而竿束嚴子之灘其百一者矣會須
嚴檄舟師及捕巡員役一體偵訪懸格示賚以戢奸
萌

一禁冒險以重民命

今歲紫洪之變民之化而爲魚者多矣石尤水怪之
爲厲雖云天譴之難消而黑風昏夜之征行亦屬人
事之未善據議豎杆立石以示避凶趨吉之途捐俸
造船以爲拯溺拯人之備無論大川利涉千人克濟
而善言消宰亦可操握鬼神之柄而紀綱風雨之司
矣

一革外加工食以刻弊根

新全書之纂修也剛除蕪蔓以從節約其于郡邑之
廨役猶未詳其浮額也今據府堂及各廳額設門子
五名曾五人之不足而以二人朋充吾不知佐貳之
堂何所事事而用多人爲也此輩身在衙門便衣食
衙門伏侍公府便倚托公府增一何如減一之爲愈
乎每名工食七兩二錢之不足而外加四兩八錢其

所以遇門役者甚優而獨不念閭閻歲供之苦也
故七兩二錢之工食二人分之則不足一人用之則
有餘無論外加之四兩八錢所當立埽而朋名之五
役不及今汰革而將奚待也請以是而移纂修局各
郡門役之當裁此有緒之可尋矣

遂安條議八款一議除耗

徵收錢糧秋毫皆屬民脂索之額外計及錙銖是以
不義取諸民也居官而爲不義之取以對大庭廣衆
當亦汗顏况錢糧橫零合總定有奇贏儘足當傾銷

越稿

卷之十九

九

之費部頒法馬具在分登俱當平準火耗之說豈足
訓哉今議盡蠲耗贈公同僚屬拆封當堂秤兌存有
羨頭卽明白登記貯儲公用此足以占志節矣生平
志不在溫飽者彼何人耶竊謂居官者人人當存此
念庶幾少報 朝廷祿養之恩日後子孫亦能享用
長久此一節當通行全省告誡以見同事相長之益
如有不恪則天監隨之爲吏議所不原矣至于立簿
分爲四大限每限分爲三小限一年總十二限納戶
自秤自封自書自納一簿本縣收入備查一簿付里

長一簿付庫吏依限完銀者不必赴比想各處徵收
之法大都類此可如式行之

一議積貯

民以倉爲天積貯民之命也倉廩不實一遇饑荒野
多餓莩爲民父母而忍視溝中瘠乎今預備倉穀有
名無實或領銀而不糶或狼戾而不收或出陳易新
爲積棍所冒領或賑饑恤匱開虛數以花銷至于倉
夫耗蝕衙蠹侵牟收有折乾出多糠稗叢滋弊實不
可勝求據議出贖平糶委官監收某版書某吏上穀
其官收穀以入爲出出如其數朔望往驗變易隨時
銀不侵而穀不耗稽查有法儲餽可常盈矣

越稿

卷之十九

一

一議義倉

鄉有義倉勸民出穀以備凶荒每歲青黃不接給領
徵息穀一千石歲可收息二百石子母相因新舊相
易有償有貸漸積漸多各都擇一公所爲義倉以一
都之廩積備一都之緩急蓋亦倣朱子歛散之法各
屬業有行之者遂安各關廂都市有義倉六十所量
加修葺便可儲糴以此申飭郡邑通立義倉修廢舉

隊安置得法亦採災恤荒之所急云

一議備用

備用銀兩謂于額編之外以備不時之需也乃浙中應派額編者俱坐于備用銀內是謂之必用而非備用矣儘數動用年年透支在在不給多者數千少者數百遂安僻邑應酬頗簡然亦積透五十五兩八錢有奇爲數不多無難處補但一經處補吏胥便任意透用濫觴何極一處開端各處援請案牘紛然蓋作法于儉猶至于奢作法于奢獎將何極節財須塞其源不宜導之使流以一縣而處給數十金亦非難事聽其自補或另議詳請不必列諸條款也

一議勾攝

准理詞狀差人下鄉橫恣需索沿村勾攝雞犬不寧民間詞訟除盜情及真正人命外只宜牌着原告追呼過限不至再着原告牌催三限不至而宙行拘焉此法各屬愛民之吏亦多行之若繪像命名似屬可省然用之以警醒愚民則其意亦可師焉充是說也府差不下縣縣差不下鄉上司詞狀着巡捕官拘提

越鐫

卷之十九

十一

人犯悉當嚴戢問閭村落其可以不驚不擾乎

一議保甲

弭盜安民法無善于保甲者保甲之法行則無姦盜賭博窩拐之事互相覺察卽不善之民亦勉而爲善其于守望防禦大有藉焉鄉市不同生齒錯雜然按厠居爲次第依村落爲隣黨彼此各相聯屬一循序而綱領可提而挈矣今議城市關廂村鎮分界編號十家爲甲十甲爲保甲有牌牌記人戶丁口保有簿簿載姓名生業奇零人戶六七八家亦可爲甲散居

越鐫

卷之十九

十二

鄉垵二三百步亦可爲隣多以成多寡以成寡一家有警十家金球一人爲非一甲金坐甲甲相聯保保互援無事則編集以安鄉閭有事則率衆以備城守有制之民遇盜賊而不驚值變故而不亂此統馭齊民之第一義而其要則惟正官躬親編次或令居民自相登報若委之衙官委之積役則民間騷擾法未行而弊隨生見其害而不見其利矣保長公推有行毋容里豪市棍挾制良民違者迸斥

一議市儉

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未聞有牙行也自壟斷罔利而牙僧之名起矣通都大邑商貨鱗集或藉經紀以通貿易若窮僻之鄉朝暮往來負販所帶不過土產食物安用牙人徵貴徵賤低昂物價爲縣官只利紙價有所索于牙牙自不得不取償于賈近有給帖權關把持行戶強奪生業者叠見告發其爲市靈殆有甚焉此後凡有橫民包截客貨及告帖立行者悉禁若都郡會歸澤梁關市商旅望而至焉遠人所趨各從其便勿令市民之失業可耳

越鑑

卷之十九

十二

一議鄉社

愚民最易杆罔非提撕警覺孰能觸其良心格其非心故一陷于刑則大遠于禮一習于禮則不入于刑民之無讓不教使然社飲讀律之儀可謂無關于人心風俗乎每鄉立社延置長副崇德尚齒欽遵聖諭宣讀律條拜坐起立一循古法聚鄉之子弟耳提面命毋卽匪彘以淪不類以于不宥舉刺善惡登簿彙報用昭彰瘴夫民也待教而興與不教而誅者未可同年語矣塵談切理其亦古者衰世覺民之遺乎意

縣院巡行十議一考察署事職官以飭吏治

考察以儆官邪有職業者必稽其職業之勤惰候缺倉巡職業何有然以之署捕署驛則委之以事矣委之以事而事治予以觀其材委之以事而事慎予以觀其守不然而惰窳其政務疎濶其防閑不軌不度褫斥必加焉非考察其何以惕之署事者謂當與事各官同空閑候缺置之可耳

一嚴禁對會錢糧以杜影射

錢糧入而後出收而後放未聞不入而出不收而放者皂壯對支工食則積役棟上農以多索豪家藉勢力而多通上不征而下用征官不給而民自給通融害法總屬非經至若給發空批令解戶自納錢糧能保其不捺批違限乎計各里欠數令其糴穀上倉能必其依期輸納乎空批之督解豈嚴于血比欠數之虛勘豈愈于親徵此弊不祛其究彼施而此不覺庫縮而倉亦空且對會數多則錢穀愈混查盤清理亦應虛名其于積役之侵牟甚便不嚴進將無滋蠹乎

一嚴里甲之禁以蘇民困

越鑑

卷之十九

一四

條編之法行則公費悉歸歲額用條編正所以裁里甲也乃正供既辦斜竇猶開鋪陳燈籠取之里長鋪街送茶差官衣食上司船隻責之里長里長不勝繁累則科之小戶科一取十科十取百此積役之所甘而甲民之所苦也不識額編作何支用又令力詘之民多輸一倍乎似此不經之擾永當勒石厲禁違者官叅吏革仍許里甲首鳴

一慎鄉飲之選以勵風化

三老揖讓于鄉以崇懿德古者天子憲老儼然介爲國賓鄉閭所馮而矜式者乃風俗頽靡賁緣骹法捐金廣布則市棍可以加冠趨勢善援則橫民亦多給匾墨吏纔掛彈章卽辱郡大夫之敦請封君不論愚哲猥蒙諸士子之揄揚甚則銅臭濫觴鄉愿滿座彼學究書生惟尙索賄可以國家尊德尙賢之典任不肖以滋貨取乎應令各郡縣延請鄉賓通行廉覈冒濫者悉汰正官親咨親訪勿徇師生

一嚴批發之禁以塞倖竇

佐領受詞憲禁亦嚴且切矣間有縣官懶于治事批

趙錦

卷之十九

十五

趙錦

卷之十九

十六

發衙官批詞到手便爲奇貨以賄賂囑託爲是非曲直甚則節外生枝株連蔓害衙棍開納賄之門衣冠爲攫金之事邇又緣粟途太濫孔方效靈輸納于國者什一取償于民者什三以貲補官者能有幾人卓然自立哉卽其間不無賢而自好者然終限于識見之淺薄訊鞠之粗疎人命盜賊初招出于衙官到底終成疑案拷毒備至冤滯儘多至如薦紳青衿及豪民富戶告批某衙則小民性命身家片紙可以結果此仁民愛物者所宜深念也嗣後凡佐領受一揭准一呈事發卽行究斥仍許受害之人赴愬正官轉發者以違禁聽處

一嚴鹽捕之禁以惠征人

嚴屬去海較遠非鹽徒出沒之地大夥絕稀而零星小販亦不數數見焉季報捉獲鹽觔皆扣鹽捕之工食其實未嘗有鹽犯也捕役未嘗緝鹽而借盤詰之名以需索往來船隻分銀升米猶其小者耳貨船被其逼勒齋船尤有甚焉稍不遂其求則積捕所挾之鹽卽妄指爲客船私載之鹽問之水濱誰爲質証商

賈畏累不落其詐局者榜列江頭庶有目者亦知所警戢耳

一革縣捕以省騷擾

桐江一帶原無支港鹽船一至嚴灘扼其吭而無敢渝越焉鹽務廳有鹽捕六名巡詰可辦建德附郭又另設四名多人是滋擾也扣工食以充鹽餉事屬省便充是說也凡僻處可減者量爲減扣所造于民豈淺鮮哉

一重巡檢之權以禁私販

卷之十九

十七

巡檢

巡檢以詰奸爲職業鹽盜正其所專緝者地方有分界而鹽盜無分界惟是鹽梟潑橫被獲輒多反噬故官兵畫地而守無敢出境盤詰者桐廬窄溪埠巡檢司設于新城富陽之交界東爲桐洲北爲港口則大夥鹽徒出沒之區也桐洲港口隸于新富嚴屬之官秦越視之目擊私鹽不敢問豈當時設立巡司之意乎今議桐洲港口悉屬本官巡緝而本官亦兼屬杭州府鹽務廳節制有功金錄失事併究官不加增而防緝有所藉庶鹽徒毋敢斬關以橫逞于無人之境

矣衙宇傾圯仍行桐廬縣丞爲修葺以存官體勿令屢居

一清審竈丁以均鹽課

場課照丁均辦場丁五年一審惟水鄉鹽課派于各縣或抽取民糧或編入會計或從竈丁徵解包補各場折色錢糧夫編抽有成額者可置勿論其從竈丁徵解者竈戶寧無消長乎富不加增貧不加減迨年清審之例滄桑幾經更變而戶口猶襲故常清查

卷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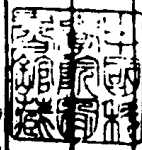
一八

以寬偏累其于鹽政當有補云

一量免雜差以蘇竈困

竈丁炎海餉邊邊計不可缺釐課即遇荒不可蠲彼既殫力以輸供億則不以役民者役之亦祖制之所寬也今甲之所載也自照田以科糧照糧以編役而竈戶之有糧者亦充里長矣夫役從糧起糧有糧而不役則難乎其爲民役以力供竈充總而兼里又難乎其爲竈茲以役查有重役者量蠲雜徭如庫子班竹猪棕等項以例優免俾併力加煎而不苦踐更

則籌邊亦有攸賴矣其有借電影糧避役者究治如
法仍與民同差



通鑑

卷之二十一

上

越鍋卷之二十

議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壽昌清田四款一查豪強之占

任事者必任怨避怨未有能任事者也又侵之田土一旦清查於勢豪甚不便必有因而生謗者然欲弭人之口百計縫之而不足第信已之心一念決之而有餘以縣官爲地方任事何事權之不假該縣但自信毋憂上之不信也

越鍋

卷之二十

一嚴開報之法

縱畝丈量須縣官親自爲之卽佐領亦不可任而況上差委乎差委則滋擾矣民間所費當不止于紙張供給矣惟是一人之身焉能到處漲歷尺尺寸寸之爲勞則令業主同里保照畝勘明從實開報亦執簡御煩之術也顧其間不無隱漏隱漏一畝卽槩畝以例加科恐虛田終不可爲實而無額之訟紛紛也今第將漏報者通行丈勘欺隱數日依法究罪里保連坐卽宦家不少貸焉人將重犯法而無敢爲虛漏矣

一立首告之法

首告之法一行則民間自爲覺察誘之使言而又惕之使懼亦激發人心之大機括也第首告得實卽以所首之田給之恐開奸棍挾詐之端而啓民間騷擾之漸蓋山田高下區畝難分欲加之罪豈憂無說惟欺隱入官而首人量爲給賞則首者勸而隱者懲法可行之不敝矣

一準舊額之制

清查原爲均賦若增糧則地不加闢而民反受其困矣丈出山塘田地以抵浮額如有盈餘通融均派庶荒區不至賠糧而民間無偏枯之累儻開墾新科田數大溢則當俟丈完之日總計糧額酌量多寡另議申許在今日未可預畫規程謂賦額之必不可增也

嚴州軍政四議一議給軍需以杜侵漁

查得海防類考續編開載各衛所每年應用表箋祿匣路費軍三軍器料價櫃索祭旗火藥修城紙劄糧單清勾歲支歲用旗役折鈔等冊行移勘合地里畝本武舉刷卷總叅都司并經歷司家伙等項一應軍

需錢糧各衙所額辦數目不等俱先儘旗軍折鈔請抵不足之數將月糧扣足支用內嚴州所每年額辦軍需銀一百五十兩六錢九分三釐該所官吏舍三十三員名旗軍一千二百六十八名每歲約支俸糧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折鈔銀八十五兩五錢八分夫該所額辦軍需數目明白開具于海防類考之中百五十金外毫不可增除扣旗軍折鈔充用外所不足者計每軍扣銀一錢運軍一千一名每年可扣銀一百兩一錢儘足以充軍需之額又何用四

起駕

卷之二十一

三

自兩四錢之多哉以前濫扣者姑從免究此後應先儘旗軍折鈔請抵其不敷之數每運軍一名扣二月分糧銀一錢餘者盡數給軍分外多扣者計贓論罪仍行追給

一議給糧銀以甦疲困

有軍則有糧糧必散有屯則有糧糧必徵屯政之壞起于對會對會而倉廩虛矣徵催廢矣貪弁悍卒屯多侵占役多隱冒而偏支偏給之弊半清半欠之端于是乎起矣其間有有糧而無屯者則仰給屯戶之

兌支而遷延拖賴勢無全給有屯多而糧少者則買收糧票以扣抵而放債准折價無半償欲得善戶則胥掾索買票之錢欲笑積逋則奸猾有那移之弊因屯額之難徵也而倡抵對之議是因噎廢食而屯之敝自上始矣夫照屯徵糧徵糧給軍祖宗見成之法戎政畫一之規上失其馭而以徵輸之柄授之軍之不可訓者也今惟有計額徵屯儲糈以備不時之給逋者嚴限催督申明頑梗以昭創懲則操守之軍又安有終年荷戈苦寒枵腹者乎至于扣二月糧銀以抵軍需在運軍且議減矣操守軍貧其安可議扣乎甚矣介冑之倫之不可與有衆也其嚴禁而亟杜之

起駕

卷之二十一

四

一議革常例以杜糾斂

屯官糾索常例豈待今日始議禁哉上固戢之而下故蹈之積玩無如人何耳徵催籽戶不得不責成于屯長督率屯長不得不責成于屯官屯官廉則常例絕而徵科自能及額屯官小廉則常例減而趨納亦可如期至于置簿登名印鈐限比在屯道有已行之

成法稽查完欠擬罪叅罰在年終有過數之規條整頓由人合行申飭可無煩于再議矣

一議抽水兵以防侵占

管兵官科捕兵常例是以兵爲市也抽船兵跟隨是以兵爲役也以兵爲市者非服官之箴以兵爲役者亦豈養兵之意乎查抽兵分班輪日跟隨之議事經前道詳允本道竊以爲不然蓋水兵以船爲家兵一日不離船則官一日不離兵非兵在水而官在陸也官在船則一船之人皆應呼奉令之人憑舟而適隨處而安又何必抽兵以借驅使乎况嚴陵無叅謁之煩軍弁無奔走之役抽役之例一開奉職者役兵而溺職者目兵此兵政所當嚴戢者也今後應令管兵官輪坐兵船巡緝信地若居家遙制抽兵役使者奪其軍朱夢麟業已先期呈革將鎮撫倪爾科代管矣夢麟所得常例發問官究罪核實另詳

議戍條二款一議軍解

解軍之役里有軍里苦之族有軍族苦之長解僉之里尚可通融伴解僉之族類多單赤故僉解于本圖

不若通都里分輪點之爲適均也僉伴于本族不如一正一副協解之爲省累也立簿輪僉計里給費於起解之初卽勘明本籍預防推諉於脫逃之日仍申明並坐嚴懲窩藏起解遷延長解當其罰新軍弁伍本管受其辜省伴解而貧族全設輪差而貧里蘇法無良于此者七邑以爲便則秀水之初詳應以海鹽之議叅之可耳

一議軍妻

以本鄉之婦嫁作從軍是有罪之人未卽正法而先以無辜之婦置之死地也無奈 令甲開載不可以無妻之軍充伍勢不得不爲娶妻解發然必擇犯姦背逃之婦或盜賊官賣之妻方可買充起解如收伍之後鬻妻而逃安得再爲娶解以供其貨賣耶惟是軍批無配該衛所勘指不收留難解役如議新軍無妻千里者貼銀二十兩此外每百里加銀一兩換輪畝甲出辦半充路費半作娶資就在彼中娶配則主婦相安旣無流離之苦而室家留戀亦有羈縻之方長解不甚苦難而進軍亦可安察矣

南關增船議

南關增船增兵之議蓋自知縣吳光義聶心湯條陳會計而議者紛紛嚮背焉夫錢塘江之險非自今日始其爲盜賊之淵也亦非自今日始船兵有額向何以相安而今何以請益也則本道心竊憎之然履地而籌望形而畫叅之羣議有非漫焉無當者計北關兵船大小共三十二隻而南關僅一十四隻計北關信地關外抵嘉興界七十里抵湖州界四十里而南關信地抵嚴州江洋三百餘里夫內河與大江其險

越鑑

卷之二十

二

易不待辯也內河與大江盜賊之多寡又不待辯也近而易者兵數之多如彼遠而險者兵數之減如此省會重地襟江帶海鯊子門以外非有重兵之結寨戰艦之連艘賊船揚帆瞬息直達凭高極目波浪躍天沆瀣無際河港分岐商航畢集十四船之標渺無殊滄海之一粟此可汎濫而行湊泊而守者乎浙東烏合之徒乘江湖而出沒蕭山莽伏之黨窺旅泊以橫行據富陽里民之呈請則漁山埠其最要者也據睦其凱及甘遊擊之會議則虎爪山浮山灣漁山港

化僊橋及官船坐船其最要者也據仁錢二縣及王知府王同知孫推官之會詳則化僊橋螺螄浦張家堰牛頭堰大堰頭危村其最要者也夫兵總誰不欲增船村鎮居民惕于盜誰不欲增船增船必增兵增兵必增餉餉可易處乎今據各官會議當增船十隻當增捕舵水兵一百二名以本道計之則折衷而從其半可矣何者虎爪山浮山灣原有兵船二隻二船雖輪作遊巡然兵船之設原非令其坐守更番往來儘堪巡緝此二處之不必議增者也范村去進龍浦

越鑑

卷之二十

八

不遠進龍浦之船可兼巡范村大堰頭去南關信地六十里地方爲遠雖有港口沙泥不時淤漲不可久泊此二處之不必議增者也除此四處則有六船之當設而卽以把總坐船之船使之防守化僊橋則六船之內又可省一船蓋化僊橋爲會城近地商民鱗集之區官督船以鎮守則可以寒盜賊之膽壯兵民之氣過江奸宄此扼其吭而徐啓其蹤盜可襲而擒也若把總往來巡緝則令其輪駕遊船而此卽爲管兵官坐劄之船可耳化僊橋以外若漁山港若螺螄

浦若張家堰牛頭堰各置一船以從府縣遊總之計
議每一船用料銀一十九兩三錢七分三年小修用
銀四兩五年大修用銀七兩一錢八年拆造舊料作
銀四兩今以舊料准作小修是每船一隻用之八年
止費銀二十六兩四錢七分以船五隻八年合計之
共費銀一百三十二兩三錢五分以八年分之每年
止費銀十六兩五錢四分零委官駐劄者船式稍大
照例加銀四兩七錢八分所費有限無難設處至于
添兵之議有謂其當于舊船內各抽兵二名者夫一

越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船止兵十名不可禦強暴況從而抽減乎有謂其當
于營兵內抽取充數者夫營兵不習水戰可使之操
舟禦寇乎有謂其當減捕盜之工食以給兵糧者夫
捕盜爲一船之領袖從來額設之常餉可遽損乎今
計每船用捕舵水兵十名而委官坐船則加兵二名
五船共用五十二名當于忠義營缺兵數內扣除五
十二名招充水兵而卽以營兵之額餉爲水兵之歲
餉移彼就此水路有增兵之實而地方無增餉之名
至于捕盜分外多加工食俱于每年缺兵餉銀內支

給以扣貯之公儲爲除戎之公用儼亦爲有經之費
而可行可久者乎螺螄浦張家堰牛頭堰既有水兵
駕船哨守則下新廟難消埠將臺內不必重撥陸兵
防禦惟是嚴家街爲臨江一帶之總路居民稠密盜
賊生心本道業量移軍兵六名宿守仍行該縣于三
叉路建立木柵一座撥附近居民看守啓閉申嚴保
甲之法十家爲保互相巡警各置鎗棍器械銅鑼火
把先時預備一遇盜發地方總保協同火夫居民人
等及巡捕官軍併力鳴鑼持械追捕擒勦敢有杜門
不出臨劫退避者查出重懲枷號一家失事排鄰總
保兵捕人等並坐則守望相助瀕江其可以無恐乎
再照南關兵船十四隻原分信地十四處後因地面
寥廓兵力孤單托名會哨其實兩船相倚遺其所守
之地如虎爪山浮山灣者豈無兵船乃舍是不守而
于進龍浦汪家堰各泊船二隻奔險就易官兵偷安
有不能爲之解者卽云二船守準一船遊巡上下半
月更番則一月之間亦有半月輪守何虎爪山浮山
灣竟稱無船而從新請設也此後應嚴檄各船分守

越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原派信地卽往來遊巡會哨亦須就近更番彼此來不計兩船並泊一處如有疎虞卽照原分信地將本船捕兵提究官兵怠玩不用心巡緝者以軍法從事添船之後再不許復議重添議論畫一行令各衙門遵守再議增置者悉立案不行息煩議而修實事當不至紛紛築舍矣

遂安加編議

遂安三十年以前因條編之不敷而私用里甲三十一年以後因禁用里甲而議增條編業既加編銀二

越編

卷之二十

十一

百五十餘兩他邑之所無者爲該邑之所有事已非經不可訓矣今又謂加編有備用之名無備用之實歲費溢額仍欲扣民壯五名工食以補之夫經費亦何常之有損上以益下則不足亦視爲有餘損下以益上則有餘且化爲不足居官者必事事而取給于民民亦事事以仰供乎上民將不堪上亦何時屬厭也故禁里甲而用加編爲割肉之醫養狙之術貪賢者私取之無節者耳豈之不勝又從而益之義之所不敢出也彼全浙州縣其表表自着者豈皆盡用里

甲禁里甲而又無加編視此宜何如感額者何嘗一必求其爲備用之實哉往事不節致有溢額之笑今第減其所不必增則歲用可稍稍給焉據纂修局照欽查議已准編備用銀二百兩又提編公費銀三百兩並錢將革過民壯工食三十六兩准抵是民壯五名工食抵入二百三十兩之中而不再扣于二百五十兩之外該縣之化裁節省已得蓋補之方而纂入全書亦不與各屬大致懸殊矣

湖屬採災議

越編

卷之二十

一二

浙西賦重復繁民艱之當恤甚矣顧今時經費告匱國非有餘也知民之不足而不知國之不足患在國矣故憫恤民三義蓋愈重焉是歲之春陽亢澤枯決焦土以圖耕稼桔槔之聲未嘗絕也民力既疲于旱土猶亦艱于旱乃六月七月風伯雨師相繼爲災積潦充陸宿水連塘蛟出於山地流爲沼浮土蘆遷泉石相聚而爲害窪田水浸禾苗湮汨以無存甚則虛墓漂流僵尸在野災難減乎二十六年稽天之浸而目親渡海之民有藁糞不充而號天無路者浙之

被災湖爲甚而湖之被災武孝安德爲甚據勘有至七分者五分者下亦不減于三分夫災及四分當議免存留賑以恤災之最輕者乃湖郡常賦俱關歲額孰可蠲省求蠲而不得則不得不勉而議貸該府定爲等分酌量極次分別多寡出穀拯民以本地之儲蓄拯本地之災傷又念縣穀無多議分郡廩撥四之一出郡積之有餘助縣積之不足因時修圩量助興工拯濟艱難之術更無進于此者發粟之後各縣正官循行患里躬查菜色之民分給升斗毋授權于佐

越稿

卷之二十

十三

貳及名色陰陽等官以虛實惠其于災民當大有裨益至于改折之議災邑生靈之望題請猶之乎望歲焉民之愛其楮也甚于發棠之請然而輓芻灌輸上關軍國可否允行則未敢輕爲議覆矣

禁通番議

愚惟夷狄之慕中國猶中國之慕十洲三島而其慕中國之子女玉帛也猶中國之慕瓊林大盈之積也惟其無路可通無人可引是以終其身不到焉不取焉有如招之使來導之使前而禍且立致矣先年海

禁少弛遂有王直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違禁物抵日本往來互市致富不貲遂招納亡命徐海陳東等勾倭劫掠流毒乃滋甚此往事之足鑒者邇如辛丑年閩廣中倭于時本職代攝巡海所擒賊之倭皆閩人蔣天祐天蔭林春山曉山之部落而林與蔣則中國之亡命也故閩人勾倭如鰲之應桴影之逐形呼吸相通靡不還至而立驗者今不意閩人舍海澄月港之故道而乃假道于浙爲入倭之門戶也由浙入倭便于置貨又便于乘風舍彼就此最爲直捷

越稿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夫蛟川爲倭入貢之路倭每飯不能忘年來因禁絕勾引不知路境是以逡巡不敢犯此衅一開則倭之爲患不遠矣計通倭之船未有不由港門而出則未有不通同守把官兵而得揚舠下海者馬應龍等不賄陳勲應龍豈得渡乎通倭之船未有不由本地打造則未有不托勢豪而取糾伴結夥者方子定不結嚴翠梧諸人子定其敢肆乎通倭之船未有不假各衙門印信牌票批單則未有不先請乞爲獲身執照者近有持書乞水利道船批往温州販載被本道呵

謹其僕而歸原呈具在此非下海之執照乎夫艚船
烏尾船隻明爲下海入洋之具喚工打造非旬日之
可成停泊河港招搖耳目而地方不之詰官司不之
禁偷度關津守者不之覺帆檣出海總哨不之追蓋
用厚利爲結納而藉強力爲遮護其故難言之矣越
利附勢而不以法繩之則官不能與勢利爭按法繩
下而不以死惕之則法亦不能與勢利爭通番之律
甚輕其獲利也十倍而其觸禁也罪止於杖有重利
以作之趨無重刑以使之懼法輕易犯非重加遣戍

建篇

卷之二十

一五

沿海之奸何繇知哉乎造船必有船匠造違禁之船
者罪坐匠工僱船必有船戶載違禁之貨者罪坐船
主寫船必有船埠攬違禁之商者罪坐埠頭則牙匠
皆知所惕矣奸商造船里甲排隣不首者罪及地方
經過關津私自放行者罪及關吏出由河港受賄縱
脫者罪及守把則官民皆知所惕矣販賣異樣段疋
及氈毯絲綿等物舖戶知情不覺發者罪及各行歇
家牙僧知情不檢舉者罪及牙歇則商舖皆知所惕
矣夫閩商入浙浙貨入閩此商途貿易之常勢不能

遽然入閩自有大關小關正路舍嚴衛而由寧紹台
溫其爲海販明矣近議欲于西興關官爲驗票恐地
棍藉名需索不如責令杭城沿江一帶船埠凡閩商
載貨路由嚴衛者方許巡發若渡江而東必報官稽
覈北新關稅票當風汛之月閩商販段疋絲綿數
百斤及有氈條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貨物者即着本
關委官報府查其去衛若委官不報船埠不首而或
從定海等關盤出委官劣處埠頭船戶問罪其照常
時月不必稽查此亦法之可行者也至于奸商假託
勢豪驀地通販人情重于發難須着府縣正官總捕
海防官及叅遊等官細偵密訪果有隱奸即密揭報
院拏究恐耳目難周廉訪不及更責成于刑廳多方
體察得情不時飛報凡遇 撫院出汛及按鹽二院
巡行同地方訪犯一并開遞如本處有通販之奸而
地方官不及覺登至于敗露則親臨官長俱有不得
辭其責者儻商船至彼縱放出洋罪在叅遊總哨一
體議處著爲功令則有官守者不得漫常視之矣再
照閩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閩俱限溫福分界沙埕地

建篇

卷之二十一

一六

方換船此向來通行之禁也五月六月正發船通番之候有違禁越界之船即將其船人官凡係閩中載木貨大船盡行收入定海不許出洋閩船不入浙船不出茫茫大滙豈一幫之可杭而華夷之路絕矣其沿海縣分行令正官編令保甲溫台寧紹杭嘉六府沿江近海船埠船匠俱籍名報官如有打造異船及裝載奸商貨物者一一根究沙民及漁民業海者各船頭目開報姓名填寫官旗船票明開某處採捕限日回銷止許駕駛船網黃家塘白舫香挑漁喇小船

虎衛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下近海生理不得遠出大洋搭廠久居絕島若南漁山釣船轉集經冬久泊悉從嚴革凡各衙門船批牌票及郵符等項不許輕徇請求混給一應入海船隻擅用鄉官牌額旗號并以旗號燈籠佔塗繫甬者盡行並斥官兵得賄賣放以軍法網打坐贓科罪問革其通倭應得之罪伏候專題改從重律則海上亡命有不潛消異志者或至于通番各犯流入倭中睥睨觀望寬之或可望其歸來急之當益堅其遠竄閩中如蔣林二賊終不跡躡泉屬者以其父兄宗族在

也往歲有抄沒之議有言其不可者止之今亦數年不爲閩患以王直之跳梁而終納款軍前執之以付法吏蓋亦厚念其母妻子弟不恤延頸受誅今各犯親丁家屬須嚴加防範毋使縱逸明年春汛更虞勾倭襲取城守之具倍宜加謹彼果悔禍來歸則當待以不死開自新之路消勾引之萌法令申嚴期于必行必信則海氛自息而東南半壁可保百年無事矣

宣平婚禮議

起稿

卷之二十一

十六

俗之淳也卽墨幪草纓可以潛格其非心風之漓也卽金科玉律不能遽移其積習故律法何常惟人用之非用法也以意而行法又以法而衡意意無窮而法則有盡以有盡之法節制無窮之意故先年比附律條題革不用蓋比附則人以意爲重輕以意爲重輕者或以意爲行其喜怒哀怒行而上失其道民之所由散也民之所犯智僞百出變化無端爲律例所不收者可勝道哉要之有法則行無法則止聖人之慮蓋弘遠矣舅王甥婚弟逼嫂嫁合卺之緣未斷而髮妻忍索其離書含歛之事方終而晚郎卽填其

房戶紅粉施于巾幘而合婚卽以虞戶啼笑並行新舊相續甚則豪里把持甲戶而強媒橫索貨財此則括蒼宜平之陋俗乎而東西越之間婚姻不以禮家室失其恒者蓋無之而非是也括蒼其甚焉者爾山野之民無禮教以漸淫其性無法度以棟懼其心提撕旣懈則顧蒙之不可曉也東服既陳則頑冥之不可化也今惟推緣令甲而昭揭之曰夫未死而先嫁者離其婚夫甫喪而卽贅者奪其配罪其媒妁沒其財禮則欲娶欲嫁之家有不因而顧忌者乎婦願

越篇

卷之二十

十九

守而期親強嫁者照律以強論強主婚而分騙財禮者計贓以徒論外祖不許逼勸外孫里長不許逼勸甲戶則用強使勢之人有不因而禁戢者乎縣官本三物以化柔民柔民何敢不率不然卽敕五刑以惕悍民悍民何敢不格不必議法而法自足以轉移風俗若曰必用其條正其罪而民可治也法以公之天下獨一宣平乎哉邑有頑民教之不改請柳示通衢以懲不恪若夫寔民下戶夫亡而妻失所或弃禮以全其生王者不盡人之情則在用法者有微權焉所

謂以意而行法又以法而衡意者也太上以意其次以言雖然付之忘言可也

杭城開水門建閘議

湧金水門向以石柵斷舟楫以石隙通灌洩今闔城會議開柵俾河船直達通民間之轉輸此最便利事顧湖身甚高城中渠甚低夏潦秋霖傾注則溢而水達于城基似非城門外有閘則門不得開舟不得出卽門外有閘而非傍湖之瀕又有閘則近閘不得開舟不得遠出舟不得遠出則水門之開與不開同今

越篇

卷之二十

二

門外固有閘閉水聊用增修爲費無幾惟是湖口建閘勢必礮斫城內外平橋勢必擡高橋石工料必需焉挑築開濬必需焉礮築及建門樓之費約計五百八十三兩有奇府議門樓可免重砌而以平屋三間着軍夫伏宿看守則所費又可減百金矣初慮金錢告匱無以籌工費今得布政司慨然發庫羨五百金充之此足以襄工役矣是舉也郡人及諸大夫極口慫恿患水平則河直達于湖而舟行便水長則舟直達于閘而搬運便農者得以糞其田居者得以通其貨

西水之襟喉無梗河內之脉絡旁通苟有利于民其
從衆纖悉之議所未及周者以時酌焉開成于萬曆
辛亥之秋助

美金者爲方伯
吳公桐城人

武林建塔議

杭城脉絡江湖靈潮淹貫海氣滂沛高山飛湧夾礮
穿城如獅峰鳳嶺龍泉虎跑名勝甲于縣寓廓然山
海之雄觀也惟是巽方獨缺木星不昂吉宿中噴貪
狼失位如以郡學宮爲主則案山雖聳而文筆未見
森羅龍脉雖朝而風門猶爲墮陷年來人文湮鬱科
名蕭索非地脉之無靈抑修補之未善此所以矜紳

志篤

卷之二

三

公舉通都有建塔之議也夫士民所欲興者當與興
之苟其有碍于地方何靳而不舉獨計步虛占美微
顯闡幽全藉時師尤須法眼彼巽之傍南有已而東
有辰辰爲形家之最忌而已無取焉毫忽千里辨之
不可不晰也言之易而辨之難然其所尤難者又不
在辨方隅而在築土鳩工之費耳郡邑之計議曰照
吳江事例夫吳江因築塘而科金議且紛紛焉而安
足法也法其意則有公助樂助捐助而無言罰助可

志篤

卷之二

三

耳今時帑藏如埽若海寧修葺烽墩用銀三百兩再
批再駁終是欲議加編則安有公府黃金可資遣者
之費者乎既不能令助而又不行罰助則安用官司
注議爲曰罰之名不可訓耳罰之端不可開耳罰行
於下上力逃之罰行于上其流不可遏矣矧借罰不
名以行其私者未盡無也夫安得心相證者始終其
事也必云公助則惟有鑒金之可捐耳捐之多寡不
必計也必云罰助則惟有的次枷號犯人運磚擔土
之可罰耳罰之法外不敢言也城旦之罪法無可寬
而無力之家亦難議贖捐罰幾何工費甚浩然則舍
樂助捐助無他法矣樂助士民爲之捐助院司道
府縣及精神士爲之然樂助捐助異名而非異義第
分置二簿一則傳達於民間凡好義之民富厚之家
及士大夫之愿助者悉登焉一則存貯于該府凡俸
原之獨贖銀之贖及合贖之罰罰者悉登焉以衆力
之舉樂舉爲之舉樂舉不計數年而塔可成當不爲
樂合建塔之說矣蓋于建塔體式當從原議相閱基
地尤須擇善建塔則應擇府縣有領中之誠實才

幹者司錢穀則應擇者老中之殷實博謹者該府掌
其領而二縣正官督其成經始勿亟事期于可功期
于成是爲省城風氣轉移之會而百年文運之興端
有望于今日矣

越鐫卷之廿一

雜紀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著

交趾夷

萬曆歲在辛亥夏六月天風森駭海颶飛揚華夷之民航海者盪如飄蓬疾于捲葉溫區之獲異船者三初獲爲裴恭等七十三名內裴福寧黎光武楊文仁少知書字自供爲阿南國升華府河東縣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沙葛黃處薦禮祭祀靈神而被風者再

越鐫

卷之廿一

黎陽王

獲爲武文才等二十五名內陳陽科少知書字自供爲升華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賣飄至海中爲庄昭所劫而被風者三獲爲弘連等二十七名并瑞安縣獲解稱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內陳光袍何玉榜少知書字自稱爲升華府濰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各物回本營而被風者據審阿南爲安南國其君黎姓後莫姓繼之今復歸黎國有五道四宣二處京都城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蹲踞爲恭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

越鐫

卷之廿一

二

熟所奉上官令爲欽差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軍事太尉長國公又鎮南營都督府掌府瑞郡公雄義營太尉端國公君所被者黃衣黃冠也臣所服者純衣純冠也讀何書曰孔孟五經四書念何佛曰南無阿彌陀佛唱何曲曰張子房留侯傳史國有男女行大小禮合婚嫁娶婚姻以時問衆人有妻子否曰有妻子問思歸否則泣下不敢言問到欽州否曰不知何處問長沙離國中幾程曰乘船行海五六日夜不知路程多少問長沙是何靈神曰

長沙廟在南海中區有天地水三位靈神每年商客販賣過此有災害因此上官常年差往祭之以求安民陳陽科等被劫之庄昭爲海中行劫之賊陳光袍等所獲之庄別猶言爲別處倘來之人庄別人似中國而言語不通音容作啞刑拷之不語問之曰廣東福建則點頭而聲應細訊陳光袍何玉榜謂七月十三日飄到東方有山在海中登山取水見一人在石谷饑食困難衆臣恤人裝載上船養食爲福衆臣問不知言不識字臣不知其何國人再審解役與庄別

同處潛察其私各夷食必求多而庄別有飯則食無飯則止不與衆通一語則其爲窮海野人深山餓未爲夷所得亦理之可信者問裴福寧籍貫則生于海陽道南策府新明縣滁東社前事莫朝常貢獻大明至莫朝篡國黎朝登庸福寧始任安南地處升華府河東縣清沾市問曾識陳陽科否曰是臣同府人不識問五道四宣與我上國孰近日清華道東隅海海陽道北邊近鐘關貢程京北道西高山源山西道山南道東隅海安邦承宣興化承宣諒山承宣又安承宣順化處安南地處首國在北步行足國在南海行水行東海近上國福寧自稱爲校生通三場熟察其人舉止迂濶大類老儒押韻吟詩有也知上國施仁政生養恩深荷九重之句讀其詩而心楚楚焉夫中國之待四夷叛則討之順則懷之彼其浮海遭風既無操戈入犯之事逢人納款又有搖尾乞憐之情手無利兵其皮牌鎗箭或爲防患之具船無長物其虛舟桴腹明屬患難之鄉至如續獲之夷身體負傷原因被劫三次之船前後繼至總爲風驅彼衆

衆之羈囚望鄉關而墮涕我堂堂之中國豈妄殺以邀功據報一百四十九名雖未經盡解省城會鞫然道府叅總一一譯審詳明而于中摘解赴司者委係具夷審無他故諸夷供稱一爲祭祀一爲販賣一爲運粟情事不同若祭祀販賣雖難窮詰乃裝載官粟不有彼國印信示文之可據乎奉差被風當非謬說彼獲夷之將領尚冀生全而不殺則盈庭之讞鞫安得反覆以生疑今之所以待三獲之夷者惟有宥之歸國已耳乃遞歸一事亦難言之從陸耶則不勝山川跋涉之艱從水耶安保無覆沒飄零之患爲問衆夷水陸何適則疾首波濤之險極言困難不辭間關步履予之生還舍陸其何之矣顧撫夷字小恩惠出自朝廷有無徃例可援事須請旨定奪再查前歲交賊攻陷欽州震驚邊徼今或七十人爲一羣三四十人爲一羣駕舟而行舟藏器械且弘連一起內有庄別貌類華人猶懷勾引之慮彼三艘相繼跣足蓬頭濃目潤面醜惡猙獰之衆入我內洋賊驚耳目自非憲令夙戒三軍預防叵測則撤汛之後遠

哨無兵勢必衝入內地沿海一帶多年不見兵革萬一登岸離披遐邇請張震驚草澤彼雖不行劫掠而我民狼奔豕突之患可勝言哉是皆仰仗本院勝算神謨慮周事後鴻猷遠略明炳幾先圖經控山海之全指顧威行捷伐帷幄制華夷之命笑談妙握張弛令出惟行謀無虛發全收之績盡奉指麾按鹽二院凜凜威稜明明綱紀青驄至而豺狼息振刷情風猷猷播兩浙之疆白簡動而山嶽搖昭揭勸懲號令作三軍之氣時當收兵于六月猶嚴防範于四區人

應請

卷之廿一

五

震懾風霆是以在在肅清海濱分巡溫處道石恭政兼僉事王道顯慮周系土習有甲兵奉軍令以飭戎行功自成于左次宣威德而安海甸績茂闡于東隅總兵官都督僉事楊宗業警切枕鈴當拂意之秋而身先陣伍氣雄橫禦侮解嚴之際而戒備衣袂分守溫處管叅將事遊擊沈有容有擎天駕海之威勇敢直前自是一身俱膺負勒石標銅之志威明夙著可知滿腹多兵連獲三船拯拯百什兵不血刃義不戮降且猶憐其無罪極力開陳有李廣射石之威守曹

彬江南之戒此尤將帥所難與嗜殺貪功之輩不可同年語者金盤把總邵允嘉破浪衝風揮戈蹈刃樓船走如平地降夷威震前軍中軍把總趙如龍等旗牌哨官王時賜劉士奇馬明等聞報直赴人船並收百數十人之得生要無一命之虧損活人之功任事之勇有足多者論功俱應敘資以昭激勸其遭厄沉溺官兵俱應分別優恤至于各夷羈候溫州要非久計應候題准通歸兩廣總督軍門查無別故逕送回本國如果祀神販賣運粟是真各發原土安撫備

越編

卷之廿一

六

朝鮮漁人

瀕海之夷以海爲田以漁爲耕今所獲者網罟于海而飄泊于風者也男子四婦二孺子一男子俱同姓

李大李漢隊爲同生兄弟而李三其親叔也李四與
孺子李小一爲同生兄弟婦計氏年三十有二爲李
大之妻金氏年二十有九爲李漢隊之妻各長其夫
一歲俱未生育五男子一族爲朝鮮國全羅道南原
府濟州康津縣人男子草笠大帽婦紒髮加于額志
所稱人戴折風巾婦着髻垂肩者宛相肖焉人貌樸
野椎魯而言語侏僂卽譯者不能曉暢有帽匠李太
挺者爲朝鮮人向隨福建許遊擊爲通事僑寓於杭
呼而庭譯之應對如響李大漢隊之父曰李萬石李

處篇

卷之十一

四小一之父曰李蠻固萬石尚存譯其蠻音父曰阿
臭叔曰三寸兄曰勝妯娌曰阿妙名子曰阿得康津
海濱男子持竿婦女操舟或釣而網或餌而漁取生
鮪魚國中價貴肉附于殼今猶有乾魚帶殼者以布
束纏於腰漁者每人挈米二斗爲半月糧取水一船
共十數石下海採捕或十日而歸半月而歸意在得
魚本年八月二十五日男婦往東海取魚駕舟下杭
二十八日上燈時遭風桅損舵壞任風飄蕩昏夜迷
路不知所之船底平幸不歛覆船中水盡取海水食

之有火石火刀取火供爨度命至九月二十一日到
靜寇海門信地乃爲哨捕獲焉問兵船曾取他物否
曰舟中皆釣具並無長物問思歸否曰父母以爲死
也恨不能一步卽到家鄉問願從舟否曰大海茫茫
舟不可行然則歸必舍舟由陸矣有婦人焉有小子
焉能勝跋涉之勞否曰婦人從來不經行路事至此
迫于無已也今天氣入寒河舟凍阻必待來年二月
男婦聞之而歔歔欲涕下語之曰爾夫婦叔侄兄弟
類聚于斯何妨過歲曰恐無衣而凍無食而死也曰

處篇

卷之十一

人與衣與被與米薪不致困餓于吾土而男婦始叩
首稱天恩矣夫朝鮮爲我 朝屬夷先年被倭蹂躪
國家不恤數百萬金錢發兵援之朝鮮之人猶吾人
也夷婦與齠童並獲則知非窺伺之奸鍋碗與線索
俱存則明係漁家之具矧舟無兵械人盡柔良受虐
于陽侯幸全生于海若其當送而歸國不待詞之畢
矣目今霜寒凍結舟楫難前蓋松杭州府行仁和縣
擇空閑處所着人看守安養日給銀米聽其自爲炊
爨蓋飲食烹調蔬肉米鹽之類與 中國無異而人

入善嚼升米不足充其腹合無每人每日給米一升
二合銀一分所用銀米查驛傳餘銀給之如此處無
餘行驛傳道于他處通融補足冬給綿衣綿被草席
草薦等項以安其生疾病覓醫調理俟開春有便船
或漕船赴京計日給與沿途供養盤費帶至張家灣
移咨解部念其異域途遙 請給郵符牌票送至山
海關渡鴨綠江遞回本國轉發原籍安置或本國有
進貢使臣令其帶歸更爲順便其該區總哨官兵捉
獲異船不貪功害命量加獎賞以作其勤朝鮮人李

應備

卷之廿一

本

大挺父居漢土壯年願齋報効合發營充兵食糧以
備朝鮮通事緣係外夷發還歸國理應 題請 旨
以便遵行

清蕩

兩浙三十五場除天賜場已經裁革青浦西路二場
不堪加稅俱應免議其餘仁和許村等三十二場年
久未清老蕩悉爲腴田新漲儘饒沃土在老蕩徭輕
而獲利頗厚在新漲不賦而白種居多竈產混于民
田豈無詭佃之弊陞科消干等則向滋掛漏之奸強

者併吞貧竈益歸于零落弱者轉售富豪日恣其侵
漁照丁均給之法漸壞則煎辦無從歲供必至于告
訕今時嵯政之最要則清沙急焉至於嵯司格藏向
稱訕乏積至於今邊價通及三十萬餘年甚一年苦
無抵給公私交困及今不爲處補有莫窮其底止者
茲蒙本院軫恤時艱洞窺隱弊計商資之無處念竈
業之不均微行清理均給此誠憂時爲 國寬商恤
電之盛心而奉委各官亦俱仰承命令躬親履畝丈
勘新漲者酌地之肥瘠列爲三則原給者視各地之

應備

卷之廿一

十

栽植量加稅銀又如長亭塗田照依民額責其包補
杜賣場退還竈業一例陞科見在樵刮淋曬臨江傍
海草蕩沙場遵例均給竈丁作爲煎辦工本其餘坐
居腹裏之處雖經轉佃開墾耕種其中尚有派竈取
價贖課者酌量特輕其稅俾竈煎辦之餘又有輸
課之助混者清漏者稅隱佔者追吐假借充餉補額
等項名色者報入有司與奉例納稅佃管之蕩做則
起科各照原報輕重加增調停畫一蓋清蕩乃能均
稅均稅卽爲恤竈富不獨贏貧不獨膏于煎燒大有

裨焉通計各場多寡不等共增稅銀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一兩七錢八分四釐五毫目前可充給商之資日後應爲經久之額人情地利兩得其宜及據查出下沙場隱蕩追奪歷年漏稅永嘉場李寧等占蕩追其花息佃價共計銀四千七百一十一兩四錢九分五釐是雖不可爲常亦足懲奸示創二項蕩地以後俱亦照則陞科年徵年解若夫勻給小竈業該嘉興分司徐運判刊置由帖歸單填註丈分丁蕩姓氏畧畝分給各竈佃執守呈道轉詳前院允示今茲清丈

趙鎬

卷之廿一

十一

既明則兼併自除取有餘而補不足堪以抵充商價十餘年之後積逋可漸而清矣合候詳允行各理刑官及行運司并分司轉行各該場將加增稅銀與寧海縣包商自三十九年爲始依限徵解運司抵給商價退還業田地聽該場收額照則起科亦自該年爲始中間如遇風潮坍損及年歲荒歉另行查勘以示體恤未稅荒蕩俟後開墾另報仁和場新增稅內應扣羅穀銀兩仍照原議扣貯不得混淆華上二縣水鄉新增銀兩准其歸場徵解運司類給楊

奇摘招呈詳李寧等候催嚴遇判招詳確定至日另行呈請又下砂場查出歷年漏稅亦聽該分司招追完結至于司府各官祇奉憲檄逐場清勘內如杭州府孫推官會同徐運判清丈仁許二場除仁和場原議積穀外實增稅銀三千二百七十五兩八錢七分零嘉興府帶管理刑關同知會同徐運判清丈蘆蕩等三場并海平二縣水鄉草蕩共增銀二千九百五十九兩一錢五分零松江府吳推官會同吳運同清丈下砂等六場并吳運同又丈嘉興分司所屬橫浦

趙鎬

卷之廿一

十二

場共七場增稅銀七千六百一十四兩一錢二分零本官又查出下砂場隱蕩三千一百二十七畝海鹽稅銀五分計十九年該追銀二千九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零聽該司招詳寧波府周推官會同徐運判清丈鳴鶴等七場并慈定二縣水鄉草蕩共增稅銀一千五百四十五兩二錢八分零紹興府張推官會同徐運判清丈西興等五場增稅銀一千七百四十三兩九錢二分零台州府林推官會同許運判清丈長亭等三場增稅銀八百八十三兩八錢四分零內

香出楊奇首入臨海縣今退還電田地六千七百七十餘畝計稅銀二百三兩二錢三分零又查出寧海縣未經大造退還電業田地蕩三百二十八畝陞稅銀九兩八錢四分零又林推官查出長亭場塗田每畝比縣少稅九釐一毫增包補銀二百二十八兩一錢零外據續報荒蕩陞科銀六兩一錢六分零溫州府帶管理刑戴知府會同許運判清丈北監等五場增稅銀三百八十九兩五錢七分零外又清出永嘉場李寧等占蕩一千二百餘畝議追佃價銀一千五百

越鑑

卷之廿一

十三

百餘兩每年每畝又追花息銀二分計十年該銀二百四十餘兩以上各官在運司官則按版籍以正封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見草萊之盡闢在理刑官則本公平以行法紀在民歸民在電歸電務協贊以同心如鹽運司運同今陞處州府知府吳從誠添註運判徐元賜運判許亨魁視公事如家夙夜持籌履畝計周乎徒粟附窰商如子殫精主畫清沙念切乎賙邊甌脫平塗苟斥鹵之可均卽胼胝而勿恤莽烟草雨惟消涖之可報雖櫛沐以無辭邊計責成于鹺司

越鑑

卷之廿一

十四

協力總關乎歲餉溫州府帶管理刑知府戴以讓嘉興府帶管理刑同知關驥松江府推官吳之甲杭州府推官孫穀寧波府推官周家椿紹興府推官張鳳圖台州府推官林應材按法則亭亭不撓周許綜覈一驅除而城社潛消遇事則井井有條果穀擔當奇積而繕錢累萬奪富還貧誰是勢豪敢恣百千之隱占泉多益寡此爲歲額可當什一之徵輸鹽司雖總持其柄而刑官則共翼其成效勞各官俱應敘錄內如吳從誠受事苦心增稅數幾八千而下砂場之隱蕩又窮追其逋課徐元賜奉公竭力踏勘周遭四郡而仁和場之積穀尤大裨于民生從誠業經陞任知府似宜優敘若運判徐元賜原係題留專督清蕩今奉委清丈增稅計九千五百有奇日下公事報竣而本官添註運司並無職業查前任運判係食五品俸今本官懋著勤渠才優佐郡似應就近推補浙屬府貳以觀後効者也事關奏請仰候專疏具題有此備陳統惟裁奪

通番

浙海距倭盈盈一水片帆乘風指日可到是真門庭之寇操戈礪刃以相待者倭未嘗一日忘情于我惟是杜勾引之奸斷往來之路固我之藩籬絕彼之睥睨而後內地可長無事耳往時下海通販惟閩有之浙不其然閩人有海澄入倭之路未嘗假道于浙今不意閩之奸商舍其故道而從我之便道浙人且嚮應焉此舉一開閩實嫁禍于我而患不知所底止矣今歲之凌波泛海者黨與頗衆聲息頗揚藉有撫院嚴檄稽防奸宄而按鹽二院督汛飭兵法令整肅

忠錄

卷之廿一

十五

是一歲之間三獲通倭人犯一則海賊劫商掠貨以入倭其二則奸民造船攬販以通倭至于省會重地招商置貨之奸亦併獲焉海賊歐梓與巨寇洪貴等糾閩賊四十二人駕船列械劫柴客之船掠泉商之貨至福州港口則併越人之船貨而有之紹商黃敬山等被網丟船撤槍糖貨羣盜分竊復回海澄而泛船開洋徑向日本者蓋二十有八人焉倭山已在望中乃天厭其惡被風直漂金齒門與哨兵構鬪以三船之衆不能當羣賊之鋒迫至十五船緊翼夾攻而

梓等十四人乃受縛中官兵餘盡獲之水國捕兵何士廉華文貴殺賊陳華聯洪茂殺賊洪坤初緣歐梓等止認通番而不以為賊也若謂士廉等有擅殺之罪乃紹商投認白糖等貨而捕獲儼然在也先告福州海防廳失狀又儼然證也則梓等之為海寇明甚寇劫既真官兵未有遇寇而不攻者攻未有能禁其不殺者我兵鎗傷足槩傷臂被彈而立倒則捕兵殺賊豈云殺賊陳華聯二賊之死僅以當何德之命臨陣交鋒走下恐無獲殺之條但以五百人而攻二十

忠錄

卷之廿一

一六

八賊要非勇敢之師我兵傷者四十餘人死者一人亦非全勝之績何士廉華文貴侵匿盜賊當捐擅殺之辜以就剋滅之律與錢才胡勝等並論茅山孫應麒功浮于過而哨捕陳欽王子賢等則當直紀其功夏文功罪相准其擒賊官兵應照擒斬流來剿賊功並敘歐梓等強劫情真黃二雖曉曉置辯而商人周瑞楊石認係相幫細縛面質既具無辭駢戮許二年未及冠無細縛劫商之事姑議緩刑至于鄭崇岐擅離汛守既違軍中之節制妄稱不殺敢造海上之浮

言欲飾罪以邀功幾變自而反爲所當以軍法從事者此金陵門擒獲海賊功罪之案也其一起爲奸民嚴翠梧與脫逃方子定以閩人沈居定海糾洽浙人薛三陽李茂亭結夥通番造船下海先是子定守三十七年同唐天鯨僱陳助我船由海澄月港通倭被夷人搶奪貨物遂以船只出名具狀稱倭爲真汪沐王告追貨價所得不貲嚴翠梧李茂亭聞之有憾心焉有朱明陽者買哨船增修轉賣茂亭先期到杭救貨同夥林義報關出洋而去翠梧三陽乃喚船返潮山打劫船一隻結通關開透關下海等候隨買杭城異貨密僱船戶馬應龍洪大卿陸葉鰲艘船三隻詐稱進香乘夜偷關駕至普陀適逢潮阻哨官陳勳等駕船圍守應龍等輒乘潮而遁哨兵追之乃索得段絹布疋等物縱之使行而前船貨物已卸入三陽大船洋洋赴大壑矣于時子定先往福建收買杉木至定海交卸意欲緊隨三陽等同船販賣遂將杉船向大嵩港潛泊而預構楊二往蘇杭置買湖絲又誘引鄭橋林祿買得毯毯同來定海見三陽船已先發

乃頓貨于子定家尋船下貨時值軍令嚴行密訪漳泉流來奸徒併將閩船盡收入關子定通番事情遂爲黎知縣所偵緝搜賊于高茂重園內搜上年發去帳簿于子定家中其朝見僂王及本王娘小王娘王兒子王媳婦王姑丈把水頭目通事等禮儀單款及叩恩急採便商殊語告追被夷搶去財物狀稿盡被搜出而子定亦無能置喙矣計定海打造通番船有三一船李茂亭爲長而發旗者之爲士垣也一船唐天鯨爲長而發旗者之爲薛三陽董少也一船方子定爲長而合本者之爲嚴翠梧也好商托聲勢以恢張則不得不借官旗爲引導藉公差爲影射則不得不索馬票以前行官旗爲薛三陽之假冒當被薛鄉官舉發追執送官向無本官之首則黎知縣不預聞其事無賴奸豪當得志于窮崖絕島之間今各犯累繫致之公庭則一首之力居多矣查總鎮馬牌爲生員馮嘉會往福建探親乞牌前行以病不果去而原牌乃爲唐七所得唐七轉賣林宜齋齋與嚴翠梧等持之下海夫馬牌止行于驛遞而不可行於海洋

藉是爲支吾亦無聊之語云耳冒官旗竊郵票引誘奸民縱橫下海定海關任其漏稅桃花渡任其造船卑頭與舟子同心關關同商販作弊迨其事敗則又挾官以必援海上從來未有之事突然敢爲厲階所恃巡海官兵扼其喉而躡其尾奈之何有陳勲等之貪賄也衆商以倭爲市而衆兵以商爲市所得于馬應龍等之船者若是其多彼李茂亭之船豈能越普陀而飛渡則不能脫官兵之手明矣 國家養兵防海乃索賈路之金錢作海門之壘斷陳勲等不遣不

感錄

卷之廿一

一七

足以告誡于三軍乃奸商嚴翠梧薛三陽造船犯禁爲法之所不宥矣相提而論商無船不行禁商莫先于船戶船非匠不造禁船必先于船匠乃船行于海惟憑舵工爲行使而貨鬻于商惟憑積僮爲收買故船戶船匠舵工牙儉均當實法以遏奸萌薛三陽嚴翠梧船隻據想溫州被風打壞事發于五月而船壞于九月告照明爲抵飾應追原船沒官至于積奸方子定業經拘攝而李衡邵本得賄故縱不惜以身爲償與犯人同罪合從本律黎知縣發奸杜患功應

紀錄汪主簿驗船含糊罪應提究此定海擒獲奸商功罪之案也又一起爲福清人林清與長樂船戶王厚商造釣槽大船倩鄭松王一爲把舵鄭七林成等爲水手金士山黃永燦爲銀匠李明習海道者也爲之鄉導陳華諳倭語者也爲之通事于是招來各販滿載登舟有買紗羅袖絹布疋者有買白糖磁器果品者有買香扇梳篦毬襪針紙等貨者所得倭銀在船鎔化有爐冶馬有風箱繩具焉六月初二日開洋至五島而投倭牙五官六官聽其發賣陳華齎送土

感錄

卷之廿一

二十

儀李明搬運貨物同舟甚衆此由長樂開船發行者也又有閩人楊才甫者久寓于杭與杭人張玉宇善出本販買綉紬等貨同義男張明覓船戶施春凡與商夥陳振松等三十餘人于七月初一日開洋亦到五島投牙一官六官零賣施春凡陳振松等尚留在彼而玉宇同林清等搭船先歸此由寧波開船發行者也林清王厚抽取商銀除舵工水手分用外清與厚共得銀二百七十九兩有奇所得倭銀卽令銀匠在船傾銷計各商覓利多至數倍得意汎舟而歸由

十月初五日五島開洋十二日飄至普陀相近被官兵哨見追趕商船忙駕入小月鼻船被礁閣各負銀兩登山奔竄逃入柴廠將未領俵銀拋弃山崖蹊澗間哨官楊元吉督同捕兵緝拏隣哨徐尚元者亦統兵至協擒夥犯六十九人搜獲俵戒指金耳環倭刺刀爐底匙械等件又搜獲銀共三千九百兩七錢所證有倭語及通番帳目其從倭而至無疑矣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閩人之下海也其素所習聞也而今乃及寧波寧海通販于今創見又轉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貨便于福而寧之下海便于漳以數十金之貨得數百金而歸以百餘金之船賣千金而返此風一倡聞腥逐羶將通浙之人奔農而學商奔故都而入海官軍利其賄惟恐商販之不通倭夷利其貨惟恐商船之不至獲息滋多則旋歸故里可勾倭而使入資斧偶詘則久戀夷邦可導倭以行奸我惡其去而倭喜其來倭喜其來而我禁其去則恐挑怨于倭而將來必挾衆以求通于我我以異貨動倭之歆慕倭以厚價中我之貪婪是倭

以餌釣閩復以餌釣浙浙人積貨以資閩假道以便閩而閩人糾黨以愚浙浙人積貨以資閩假道以便從今伊始造船之林清王厚作俑之揭才甫張玉宇誘引之陳華俱應引例李明計賊論徒若銀匠若舵工水手及同舟隨行者苦于人之衆而限于法之窮彼從閩出與此中糾合者不同姑從末減用開一面哨獲之楊元吉等當從優敘此普陀擒緝奸商功罪之案也又一起爲撫院訪拏省城通番人犯趙子明沈雲鳳王仰橋王仰泉何龍洲五名子明向織造蛤蜊班段疋等貨有周學詩者轉販往海澄貿易遂搭船開洋往暹羅呂宋等處發賣獲利頗厚歸償子明賒欠段價因在洋遭風許愿在三茅觀延請道士周召南設醮演戲酬神觀者甚衆而學詩之通販遂露子明雖不與學詩同往而轉買得利應與學詩並徒生員沈雲鳳者將貨本托僕沈來祚來祚往海澄生理來祚等逕往呂宋等處販賣貨物包利以償其主據稱來富係虛名並未留居彼中論理則祚祚獲利而歸來富何爲獨淹異域家有通販之奴似當罪歸

其王但雲鳳年齒甚青不諳生計遠方興販或係奴之所爲徒二奴而令雲鳳贖罪肄業足以創矣訪犯王仰橋爲王吉而方子定招中之王敬橋爲王如寶王南園者卽子定招所載之王南園蓋國與國豕魚之訛也如寶等領稅官黃宇本銀販貨下海似當與杭城之張玉宇同條並遣但事出訪問而原招亦止稱嚴翠梧等在王敬橋王南園家收販尚無通倭實據王吉王南園俱改杖爲徒與王如寶黃宇並罪焉可也何龍洲之通販事敗于伊妻之爭鬬朱文光之

處集

卷之廿一

二十三

出洋詞證于表伯之出首但文光訪欵無名而仇首詞難信龍洲配而文光減杖亦罪疑惟輕之意云章龍審無其人王仰泉患病另結此省城通番訪犯之罪案也合四案而並論之則歐梓等係強盜劫商掠賫以通番方子定等林清等係奸商糾夥造船以通番趙子明等係大戶出本借賫以通番或疎漏于駕船之日而旋獲于因風飄泊之時或脫畧于出海之先而終敗于憲檄嚴查之候雖由天網恢恢不縱蛟螭于海外實由軍威肅肅能收鷹隼于籠中恭惟

本都院嚴飭汛防猛銳長驅海甸駕擎天之柱石密搜奸宄精詳善畫邊圉靖窮島之塵氛三軍鼓氣焰以排山運折衝于樽豆萬里晰情形如聚米合生靈以併懷惟其識在事先海上之遺奸總莫逃乎神算是以令無虛發師中之節制立以致夫遊魂威嚴已徧于華夷勦伐自高于安攘按院鹽院代天領振肅之威勝甲兵之十萬籌海握紀綱之柄輦半壁之東南瞰四裔而抗稜吸海吞江靖波瀾于瀚渤颺短鯨而屏跡補天浴日堅砥柱于中流糾駁禦一封之

處集

卷之廿一

二十四

直達振大漠之天聲惠文攝羣師以凌兢消醜夷之隱毒全資法制用展聲猷分守寧紹帶管巡海道副使兼叅議甯瑞鯉操縱張弛目無匪制綏懷控制冒有閔謨武文緯爾才全揮霍具占韜畧山海歸其掌上流觀盡協圖經總兵楊宗業奉公報國整水犀于海溼每矢志以捐軀宣武揚威統虎豹于天關不馳心于任事分守寧紹叅將徐一鳴鞠鞠振旅列星羅之貝冑能橫倒日之戈蕩蕩揚舡率煙聚之鳥章時作鞭山之氣都司俞書管遊兵遊擊事梁文風驅哮

欄之羣抵掌談兵盡是一篇黃石波逐礁嶼之境橫
矛督陣能開滿月烏號哨官陳欽王子賢冒險奮身
兵無妄殺決命爭首賊自收降哨官楊元吉志切枕
戈力能扛鼎搜銀至四千而無錙銖之染獲奸幾七
十而無裨噬之兇共道其廉爭誇其勇至于把總徐
尚元捕盜丘龍劉明施明沈子雲杜子明丘國安舵
工鍾美等俱應分別賞資船兵侯寵王元應山等應
分別優恤何德被賊傷死應從厚給恤海賊歐梓許
振吳三弟藍興陳大孫蔡二嬰陳七楊二蔡仁陳二

趙錫

卷之廿一

二五

柯七黃三並斬決不待時許二姑議緩死陳勲王本
和朱應紋王金以私受買港受財枉法論林清王厚
薛三陽嚴翠梧以擅造造式大船下海論張玉宇揭
才甫陳華以糾通下海接買番貨論李衢邵本與方
子定同罪論鄭從岐以擅離信地論朱明陽李明唐
天鯨趙子明周學詩王如寶沈來祚沈來祥何龍洲
王吉王南園黃宇胡山徐大金沈學陳坡吳進馬應
龍洪大卿陸葉與受賊之王國臣魏山張用韓克愛
余國華陳明陸道王勝林清各計賊並徒至于尅留

盜賊之何士廉華文貴胡勝錢才卑應宿王山蔣明
江雲李子龍莊從脅從下海之鄭松金士山等六十
三人歇客之錢繼峯寄賊之高茂章合販之楊二鄭
橋林祿丁二官縱僕之沈雲鳳被首之朱文光放船
之袁雲陽通同縱犯之董志倪元蔡德陳明並從杖
警孫應麒茅山洪茂夏文俱應免罪脫逃之方子定
嚴行限緝未到之李茂亭林義林宜齋唐七董少陳
助我馮嘉會施春凡陳振松陳光宇葉敬塘等倪應
召徐守道張棟等俱應分行所屬提究其海賊朱大

趙錫

卷之廿一

二六

朱二王祥許珥甫劉八行原籍緝拏捕盜嚴孟龍及
患病之王仰泉所當另問歸結者也再照浙與倭隣
剝床可慮林清以十月初五日開洋十二日直達彼
當冬汛尚爾飄搖矧春汛乘風更虞迅速往時閩船
不入浙界故臨汛易于稽防今雖三令五申而透漏
如故定海關外船隻混淆商販莫辨此可不嚴界限
乎香船例不稅驗而奸販托名進香儘多私載以普
陀爲寄寓此可不嚴稽覈乎督稅有官而任關霸之
把持憑埠頭之買放汪主簿之查驗豈無異貨捕役

之追回豈是原船此可不嚴究詰乎杭城之貨專待
閩商市井之牙勾同奸賈捏名報稅私漏出洋此可
不嚴入官之禁乎擅造通番大船地方不報官司不
聞差役通同里甲隱蔽此可不嚴連坐之法乎內地
造船必由港門而出各港俱爲官兵汛地扼其險阻
豈能飛越此可不嚴守把之令乎普陀一帶爲入倭
要路商船入倭多由官兵責放謹其防閑勤于哨探
此可不擇總哨之官乎夫倭大有欲干中國然猶
睥睨而不卽發者非具畏中國之兵也森茫天塹

處錄

卷之廿一

二十一

苦于無船今奸商各船而往併船而歸倭固有其船
矣前驅嚮導苦于無人今奸商覓利則來而復往虧
本則住而不歸倭固有其人矣火藥箭銃苦于無具
今絲綿綢絹可帶則硝磺銅鐵亦可帶倭固有其糧
矣彼方利我之玉帛而吾以玉帛導之彼方窺我之
虛實而我以虛實告之鼓之舞之者奸商也奸商衆
則海賊繁入倭爲商遇商爲賊在海爲賊入內地爲
倭海賊繁而倭必至亂必作其究則由奸商通販始
嘉靖間海禁少弛而宋素卿王直徐海等勾倭作難

起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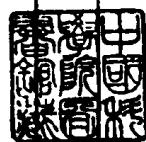
蹂躪我內地虔劉我人民還至而立有效今一歲而
獲通倭者三聞閩中各路有三四十船下海網巾雲
履等物靡所不售髡奴效法唐人鱗介易我衣裳時
事儘堪蒿目興言太息幾于談虎而色變矣今欲嚴
通番之禁必明揭條例昭告于人口通番者若林清
嚴翠梧諸人以造船遭受賄者若陳勳王本和諸人
以買港遺糾夥者若揭才甫張玉宇諸人以接買遣
官兵不守汛者若鄭崇岐以擅離信地遣賣船者若
朱明陽駕船者若唐天鯨船匠若胡山徐大山私載
若馬應龍洪大卿偷放若沈學陳披通販若周學詩
何龍洲給本如趙子明黃宇知情牙儉如王如寶王
南園等俱坐賊以充城旦庶借本之大戶盡知愛惜
其貲財影射之奸豪咸思保全其氏族涉海之僇民
併圖顧恤其身軀防守之兵戎亦思謹嚴其節制其
間用法雖浮于律而原情實符于例蓋戢禍止亂必
期法重而民畏借數十人以行法而海濱無盡之生
靈所活不知幾千萬億也此今日防海之亟圖所當
請命于朝者若夫善後弘遠之猷則有院臺之

主裁學畫在矣

應鑄

卷之三

五



炳燭齋稿一卷

〔明〕顧大韶撰

清道光二十年鈔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振聲錄目錄
先列二十二篇此
云二十四篇誤

炳燭齋集序

吾師顧仲恭先生諱大韶晚而手自定其文二十四篇先宮保牧齋公爲先生傳又劉其尤者附著於篇又稱先生讀書著述得力處散見炳燭齋隨筆中於是先生既歿之後三十餘年其子公臣兄弟始彙而刻之俾其白首門生燦爲之序余何敢序先生哉先生之學有根柢全在治五經其治五經也如書至經論而點大全無所發凡詩主毛傳毛不可通而用鄭鄭不可通而用朱其於三禮援据經傳攷證古今以訂補注疏之疏漏他經皆準是而後汎濫於諸史子集百家墳竺道藏之書無不讀無不精已見於宮保傳中至於讀書作文之關鍵先生嘗提余與公臣兄弟耳而面命之矣今散見文字中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非序所能盡也抑余有感焉文章必待名位而後傳者也文如歸熙甫其在當時猶爲王李諸公所抑沒然熙甫猶晚達得以自致於甲科特未甚貴耳先生與其兄太僕公諱大章學生才子也天啓中太僕以奄禍考死詔獄事載國史先生獨不幸四十餘

年老死於諸生不競卽有太僕之忠烈氣節旣不得自致於甲科沒世無所發摭則是太僕之幸有名位而不幸以忠烈氣節殉名位也先生之不幸無名位而所幸者特自有其文章耳壬子科試北場本房以解元薦主者抑置第二本房爭之益力主者持之益堅本房曰留待來科作解元竟罷舉其本房可謂知已矣抑知先生之終不解元耶天有時生知已以成就人之名位又有時生知已以挫折人之名位先生卽一不幸而有知己先生之詩經時藝鍾伯敬定爲本朝第一其四書時藝再少三少諸編艾千子選入定待中楊子常顧麟士皆得先輩之學於先生不啻師資北面焉假先生少時與太僕同得氣去文固未必如是之傳誦萬口也是先生再不幸而有知己然是知己者特知先生之時文耳時文所以取名位也故有幸不幸焉而古文則與名位無與也謂文章必待名位而後傳故熙甫旣自致於甲科而猶抑沒於生前以有有名位者排而下之也而終不能禁熙甫之必傳且所謂傳者傳近耶傳遠耶必傳遠而後謂

之傳也。是以熙甫抑沒於王李雲霧之日。而去今不百年。遂漠然組豆於韓歐間。而王李不敢與輩觀於熙甫先生可知矣。先生之文。即熙甫之文也。即韓歐子之文也。熙甫勿論。且使韓歐不吏部兩制。天亦能禁其文之不傳千古哉。故知文之必傳者。不待名位。而當時考試官爲先生稱屈。衡文家爲先生傳誦。皆未足以知先生。先生自有其千古。而又何關於幸不幸之間耶。宮保之傳先生也。末引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陳同甫晚而不遇。則爲狠疾人。以比先生。而三致其太息焉。而惜乎不足。以知先生之千古也。余非侯芭其人。然事先生久。粗知文字大畧。故僭述以俟後之人。

康熙十年辛亥八月丁酉中秋日癸巳門人錢陸燦百拜書



道光庚子冬仲既望里村王振聲書序文一首及目錄首頁春秋論評世論國夏惟之等語後爲原刻所去本知撰自何人姑錄之以俟知者

文村王振聲書

炳燭齋稿目錄

洪範書蘇子由五事說後

五帝世繫辨

禮記正文序

春秋書歐陽公春秋論後

許世子論

五木經辨

書季札論後

太玄書蘇明允論後

魂神辯

保蟲辨

五伯論

書徐文長參同契分釋後

文章關乎世運論

六氣說

炳燭齋稿目錄

雅科說

竹籟傳

又後虱賦

友客辨

放言一

放言二

放言三

放言四

放言五

已上先刻共二十三篇

復馮嗣宗書論踐迹

答翁子澄侏文書

復友人書

致王季和書

上王季木書

海虞文苑序

溫陵集序

敘陸孟見揚摩編

馬瑞伯談醫管見序

黃子羽詩稿序

翁子元書序

敘白日生稿

錢爾雅詩讀齋稿序

詩經野語新序

莊密重建真寂院記

顏魯公書碑庭記

建新塔夢記

跋扈子讀書圖

書程先生傳後

書閻丘氏守菊譜後

中庸解

爾先生傳

原富

處士浦君墓誌

徐無礙詩序

詩經野語舊序

贈陳若稽詩序

陳氏族譜序

易外別傳序

題華林社稿

孫扶桑續國表序

聖智堂記

重修東塔記

均敬置墓田記

春浮園記跋

跋宗法考

書紫柏禪師集後

麟趾辨

三良論

尋腫使者說

破巧言說

泰安州同知王君墓表

何公家傳

申甫傳

嶧縣知縣何公行狀

先兄太僕塵客行狀

祭顧朗仲文

自題像贊

壽管母序

壽胡望洲序

壽伯母沈并晴原兄序

壽陸母夏序

募刻鼓法錄疏

阿育王寺募糧疏

已上續刻共六十五篇

王安傳

文學則與陳君傳

張太宜人行狀

改英舅氏張君祭文

祭王季和文

移源歌

壽歐陽母序

壽葉茂菴序

壽房母某夫人序

賀留仙馮公序

褒親寺募建山門疏

男 品公臣父

蘇禹臣父 校刻

炳燭齋稿

洪範

書蘇子由五事說後

海虞顧大韶仲恭父著

予讀蘇子由五事說深喜其立意之善而竊恨其引證之疎而修詞之未工也夫以五事分配庶徵此洪範之明文也以五事分配五行則洪範未有明文也是為漢儒之學者以貌屬木以言屬金以視屬火以聽屬水以思屬土為宋儒之學者以貌屬水以言屬火以視屬木以聽屬金而以思屬土則同焉此皆

時雨之降必于五六月五月者土相之月也六月者土旺之月也月令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非土為雨之明證乎而子由不知引也金在人為肺肺主聲言之屬金是也而言之從何以為時陽子由之說曰言之能必如陽之能肺此則浮而無當矣夫物之最烈者莫如金時之最烈者莫如秋盛夏土潤溽暑一屆秋而天朗氣清矣故俗之曬衣服書者必于秋孟子云秋陽以暴之此非金為陽之明證乎而子由不知引也木在人為肝肝主目目司視其于時為青春之氣為煥無所疑者而子由之說曰物之能視者有待于日日升于東方然後視者能明此數語者不亦迂曲而近于蛇足乎夫煥有甚于春者而著之于春以春甫脫于冬之寒故對寒而稱煥也猶陽有不必于秋者而著之于秋以秋甫脫于夏之雨故對雨而稱陽也此又洪範言外之意而子由未之知也水在人為腎腎主耳耳司聽其于時為冬冬之氣為寒亦無可疑者易坎為耳坎北方之卦也六畜豕為聽物司空奉之此非聽為寒之明證乎而子由不知引也至

于火在人爲心。心藏神而職思。故思屬火。而洪範則何以不曰火而曰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醫書亦云：熱極則生風。故世之癩癘迷惑者，皆謂之風疾。此非蒙爲恒風之明證乎？而子由不知引也。乃引風自火出，夫風自火出，特六十四象中之一象。猶云天在山中，云爾。風果自火出，天豈直在山中乎？而何足引以爲證哉？凡五事之所當引者，子由多不知引。而其所引者，又未必符合。此予所以恨其引證之疎也。夫爲文者之引此以證彼也，如一器之有底蓋然。非底亦即大，小之不相合，然從不中于器也。苟其毫釐舛忽之間，有所踣焉，而不平歸焉，而不吻，則雖中于器，而不得謂之盡善。此于國工之手者，必不如是也。子由之于修詞，其殆未可稱國工也與？

五帝世繫辨

鄭康成淹通三禮，貫穿六經，其箋註大率尋端見委，推古驗今，信爲千載儒宗。獨其溺于緯書，往往以迂繆無稽之說，著爲不易之典。王肅引經據傳，以難鄭，頗多確論。蓋鑒空者難爲功，而後起者易爲勝。其勢然也。惟于五帝世繫，則康成絀史記本紀，而取春秋命序曆之說，最爲有見。乃王肅不加三思，漢家語五帝德云：云以闢之，則憑實有不愜于心者焉。五帝德篇，太史公採取以爲本紀，其說畧同。大率謂黃帝少典之子也。其正妃嫫祖生二子：一曰玄囂，是爲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昌意，是爲顓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堯及稷契，顓頊生鯀、鯀生禹。自黃帝至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縱有疑焉，何所是正？然詩書之所不載，而間有可推尋者，則必于左氏內外傳求之。按左傳鄭子之言曰：晉者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乃紀于近，由此言之，則知吳在黃帝之

後顓頊之前明矣。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直曰黃帝。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于何地乎？或又曲爲之說謂少昊卽玄囂。夫玄囂號曰青陽而少昊號曰金天。迥然有金和之別。其非一人可知。且玄囂若立爲帝豈可云降居江水耶？或又曲爲之說謂少昊卽少典如是則反爲黃帝之父矣。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克之而代其位。此說古今莫有易者。何容炎黃之間更著少昊？此皆說之不通者。其必不然者一也。孟子云：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左傳云：九州之險是不一姓。此乾坤消長剝復自然之理。故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顓頊氏之衰也，共工氏霸而不王，帝嚳伐之而序正，星辰蓋皆其子孫失德衰敗而異姓代興。此事理之顯然者也。若黃帝之後卽少昊，少昊之後卽顓頊，顓頊之後卽帝嚳，聖聖相承數百年間常治不亂，則九黎其工安所厠足于其間耶？其必不然者二也。古者帝王革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用，若繼世而有天下，則必率乃祖攸行，故太

康亂紀綱而有窮。纂太甲履典刑而伊尹放此千古大誠也。若少昊顓頊帝嚳親爲黃帝之子孫而憐然各自立，乾坤改姓更氏，官名制度盡從變易，視其父祖如興王之待勝國然者，則悖德已甚矣。安在其爲聖賢而列之五帝哉？其必不然者三也。凡左氏所云高辛氏有才子高陽氏有才子，又曰帝鴻氏有不才子，高陽氏有不才子，所謂十六相四凶者，蓋皆歷代帝王之苗裔。云爾。受氏之後雖數十百世亦稱曰某氏，非必指其身也。而讀者不察以爲顓頊之親子

以援契俱爲帝嚳之親子，于是竹書紀年謂鯀一百九十歲而受誅，推其受命治水之年蓋已一百八十一矣。古者上壽百二十，下壽八十七，而致仕卽然。堯之禪舜舜之禪禹大約在九十左右，寧有一百八十而加膺重任者？八十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又寧有一百九十而置大辟都且堯未舉舜之先書稱百姓昭明，庶績咸熙，若援契果執堯應行聚首者八十年而會不加賞，識堯豈若是之愚而義和四岳諸臣又豈盡皆蔽賢者哉？其必不然者四也。語云：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又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家語多格言，史記多實錄，而亦有不可信者。緯書大抵妄庸人之所造，曲學委巷之所傳說也，而亦有可信者。春秋命序曆之言曰：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次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少昊，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康成之所據，以紕本紀而予亦深信其說者也。惟軒轅傳十世而得千五百二十歲，似有疑誤。然黃帝爲仙家所宗，號得長生不死之術，一人已得三百季，安知後九世不合得千二百二十季耶？此又不可以常理裁者。或一千二字爲美文，亦未可知。姑闕疑可也。予嘗笑康成信緯書，莫失于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等俱有名字，而後世乃千載遵用之，莫得于帝王世數之說，而後世反絕無信從者。以此知人心之不同，衆言之淆亂，而好學深思者之寡也。陳壽蜀志稱秦宓見帝系之文，著論以明其不然。今其書無傳者，而禮記疏中載孫炎駁王肅聖證

論頗與予意合。文多散見，無成篇者。予乃彙合，輔以己意，爲五帝世系辨。

禮記正文序

自樂亡而經止于五矣。五經皆經也。然愚謂戴記獨不可名經。何者。禮之經其典章綱紀之大載在周官。而周旋曲折之細備于儀禮。是二禮者真經也。戴記直爲之傳耳。今讀其書大都周季諸儒之述作論議而秦漢人之所掇拾或厠焉。蓋后蒼大戴之傳固已蕪矣。小戴頗有刪削。然觀其黜夏小正而存月令則去取之間更多可議者。今周官儀禮並廢而獨尊小戴之所記以爲經。恐好古之士有未安焉。或者謂周官止一代之制而虞夏商之遺法往往散見于記中。古稱禮儀三百而儀禮所存僅十有七。則其所闕亡固不啻十之九矣。而雅類比附以求見先民之則亦必于記乎取之。則二禮之廢似不爲過。而記之獨尊爲經亦未爲無說也。自宋以前爲禮家之學者惟知有鄭註孔疏耳。然康成臆說替入固已疑之。第以其者德雄辨歷折千載而穎達直依阿其旨。無所是正。自宣和有好古之主。于是三代器物往往間出于墟塚伏匿之中。而學者始知漢人之多謬。然後鄭孔之

說不信而陳氏之集說從此出矣。然未有集說以前學者之患在于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說以後學者之患又在于明而不能疑。夫明而不能疑與疑而不能明均之非自得之學也。故愚以爲不讀鄭註無以窺衆註之源。不讀陳註無以證漢註之誤。不盡屏漢宋而專讀正文又無以深細仰者之意而成自得之學。則樸菴之刻正文其始有微意乎。語云熟讀千遍其義自見。學者誠能沉酣于正文而後稽之鄭註以窮其源參之陳說以定其歸則于禮經思過半矣。

春秋一書歐陽公春秋論後

歐陽氏之論春秋也。其信經而疑傳者三。隱公之攝也。趙盾與許止之弑也。此三事。固論春秋者之叢白。千古不決之案也。然歐陽氏之三疑。前之一說。近于非。後之二說。近于是。何以明之。春秋三傳。公穀多出傳聞。而左邱明則魯人而受業于孔子者也。隱公元年。魯事之首也。不書即位。又春秋取義之首也。此而不可信。誰為可信。豈其誤傳而妄說之耶。竊以為攝者。隱公之志也。隱公之志。將以授諸桓公。不欲自以

其為君也。成之為公者。桓公之志。

欲自成為

君而將以授諸桓。而桓乃殺之而自立。桓之不義而忍。亦彰彰矣。故桓成之為公。而以號于魯國。曰隱。固據吾位者也。吾之殺之。非不義也。非忍也。此桓之所以自掩其惡也。故曰桓之志也。夫既曰桓之志矣。魯人曷為從而公之。而孔子曷為從而書之。耶。曰。成之為公者。非但曰公焉而已也。喪有舍斂衰斬之節。葬有龍輅桓楹之制。赴于鄰國。告于天子。為之謚作之主。而祔之廟。然後成之為公也。魯人安得不從而

公之。孔子安得不從而書之乎。書其事于經。而發其志于傳。此左氏之所以善為春秋也。有左氏之傳。而桓之所以自掩其惡者。計于是乎謫矣。然隱亦不能無罪焉。夫嫌疑之際。聖人之所不敢居也。不得已而居焉。以遠去之為貴。伊尹之以冕服迎太甲也。于三祀建丑之月。則其攝不過二年也。周公滅殷。踐奄之後。急營洛邑。而退處焉。則其攝亦不過五六年也。桓公非太甲。成王之倫也。隱公之賢。又遠不逮伊尹。周公乃攝其位者。十有一年。而不去桓之心。固已疑矣。羽父因而構其辭。其及于禍。不亦宜乎。此皆左氏之明文可據者也。歐陽氏之疑。殆未嘗深思而極論之也。若夫趙盾之書弑。則律家所云以造意者為首也。穿不遇下手之人耳。觀既截之後。盾復使穿遊黑臀于周。則穿之為盾腹心爪牙可知。而盾何辭于造意之誅乎。許止之弑。則直以藥毒其父者耳。左氏之為趙盾解。則有繇矣。趙氏世有名。鄉為執政。晉人愛而畏之。愛則為之諱。畏則不敢不為之諱。故于盾之弑也。多為回曲隱護之說。而左氏亦因晉人之說而書

得許止事迹不別見。然度其人必能巧言飾說以欺其國人者。左氏亦因許人之說而書焉。苟非歐陽氏之疑。則二賊者將竊笑于地下矣。

許世子論

左氏于許止之書。穢也。曰盡心以事君父。舍藥物焉可也。舍藥物則奈何。不將謁醫之知藥物者而治之乎。夫知藥物者。非但知藥物而已也。必審于病之情。而後可以藥物投之。不審乎病之情。雖熟讀本草。精炮製。猶之乎不知藥物也。病之情。伏于五臟六腑之間者。其症未可以易知。而醫之神聖。工巧者。難遇。則雖謁醫而治之。猶不免于誤用其藥物。以戕其君父也。今有二賊于此。其一手刃殺人。其一主使人殺人。是二賊者。均無以逃于殺人之罪也。一不舍藥物而自戕其君父。此手刃人之類也。亦既書之以弑矣。舍藥物而誤用庸醫以戕其君父。則亦主使殺人之類也。能不書之以弑乎。此二者俱不免于弑矣。則又有一說焉。曰不服藥爲中醫。寧坐視以待吉凶之自定可乎。孟子云。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叔不可以坐視。嫂之溺。而子可以坐視。君父之病乎。子而坐視其君父之病。則有甚于豺狼者。而書之以弑。又何說之辭。然則不舍藥物者弑也。誤用庸醫者弑也。不藥不醫而

坐視其死者亦弑也。則夫子之侍疾者苟非精曉醫術而擇神聖工巧之醫以進則皆不免于弑矣。是世之弑者千萬而不弑者僅一也。聖人之制刑也刑一人而千萬人懼苟率千萬人而盡刑之而僅免其一雖苗民之虐桀紂之暴豈至是哉。苗民桀紂之所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以此推之則許止之書弑其不以不合藥物而書也明矣。左氏之說非也。

五木經辨

唐李翱集有五木經一篇其文云。檠蒲五木玄白判謂五木皆兩面上玄下白也。又云。厥二作雉背雉作牛謂五白之中二刻爲雉其背即刻爲牛而其餘三木則但有黑白而無牛雉之章也。又云。王采四盧白雉牛。采六開塞塔禿擻搗下文各明其所以然。又條之曰。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爲三馬筭二十厥色五云云。宋程大昌演繁露雖疑其與史語不合然謂檠蒲久廢不傳賴有此文而五木之形制齒數粗亦可考。愚反覆讀之而按以古六博檠五之說。殊相繆戾。乃知此經是朔所戲作。借古檠蒲盧白雉犢之名以行打馬之法。實非古之五木也。古者六博檠五檠蒲之戲其制各別而其用五木則同。用五木而行碁相塞者謂之塞用五木而行碁相擊者謂之博別無碁道而直用五木決勝負者謂之檠蒲五者博齒之數也。木者博齒之質也。初用木故謂之木。後改用玉石則謂之瓊或用角骨則謂之骸。骸者投字之俗也。其制四方其上下微銳而長其采則三面刻一面

振聲集獨步文
公集作像居言
切發不旁作像

不刻絕與鞠五木經所云不類此其說散見諸書而
莫詳于後漢書梁冀傳及列子楊朱篇之註後漢梁
冀傳云能彈棊挽滿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格五
下註云格五棊也音蘇代反引說文云行棊相塞也
又引鮑宏博經曰棊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郎
格不行故曰格五六博下註引鮑宏博經云用十二
棊白黑各六瓊有三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兩畫者
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黑塞之間一邊不刻者謂之
五塞詳其詞意則格五之四采與六博之三采正同
但止數其刻者則謂之三采并數其不刻者則謂之
四采耳列子楊朱篇云虞氏擊博樓上博者射明瓊
張中反兩鰈魚而笑註云擊打也如今雙陸棊也引
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向棊分十二道兩頭當中各
爲水用十二棊白黑各六又用魚二枚置于水中瓊
畧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四面爲眼亦名
爲齒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擊之謂之驪棊
卽入水食魚每卒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
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又云

振聲按博
經云當作五

明瓊五白也合此二註觀之則博齒之制了然于心
目間矣烏有上玄下白如鞠五木經之所云者乎且
以事理推之博齒之必爲四面而非兩面又有灼然
無疑者請得而詳說之按列子註云明瓊五白也南
史劉裕與劉毅博蒲穀擲得雉裕援五木祝之四子
皆黑一子博躍未定裕厲聲喝之遂成盧由是言之
則盧者五黑也此外雉犢鼻捷等采則其詳不可得
聞矣蓋惟瓊有四面則純黑純白爲難得所以盧與
明瓊爲上采如止兩面則非黑卽白五白五黑亦何
足貴哉此可以理推者一也且惟有四面故可展轉
按弄若止兩面則其體必薄正如今攤錢之狀止可
言簸何得言按此可以理推者二也凡謂之采必是
勝色此外不成采者必尚多今按鞠集博蒲經王采
四畝采六其三白二玄及三玄二白中各客有二種
總而言之不過十二采而已蓋窮五子兩面之變不
過此十二采也此外更無不成采者則何所取義而
名之爲采耶有以知其不然矣此可以理推者三也
凡事物之因革必有漸惟古用五木後人增而爲六

用四面。後人稍鑄平其上下。遂成六面。古有一二三。三采。後人益之以四五。六遂成六采。此皆相因而漸變。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若古止黑白二采。無緣驟變而爲六面六采。此可以理推者四也。如謂秦漢以前之博塞。自用四面。晉宋以後之五采。自用二面。各不相涉。則古今事物必先和而後文。先拙而後巧。古人已用四面之文。巧後人反用二面之朴。拙必無此理。故知袁彥道劉寄奴等之決賭。必用四面無疑。此可理推者五也。且晉人著書。決非妄作。亦無直取古人制作。入己文集者。今二註之引博經。鑿鑿有據。而集所載五木經。直置之已文字中。不復疏其出于誰氏。參而論之。則二註之有根據。而駁文之爲戲作。皆灼然無疑矣。豈可舍彼而信此哉。此雖嬉戲猥瑣。無關大義。然經傳中如論語孟子左傳穆天子傳戰國策。韓非子諸書。言博者甚多。若不知博。齒爲何等事。則誦讀之際。必且懵然迷悶。亦好學者所深病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發其蒙。非但曰傳諸好事而已。

書季札論後

王介甫以三號遂行爲季子之不及禮。何其說之陋也。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也。哭泣者。情之所不能已。而理之最無益者也。君子于父母之喪。則致其情而止耳。于妻子。則以理裁其情焉可也。季子之三號。莊周之鼓盆。皆以理裁其情者也。季子之言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苦魂氣則無不之也。意若曰。葬于腐薄之間者。骨肉之歸于土者耳。若魂氣則無不之。汝可以從我而歸也。蓋季子達乎性命之理。通乎鬼神之情狀。故所以告其子者。如面命耳。嚶。不有幽明之隔。與周公金縢之祕事死如事生者。無以異。則其于父子之情。又未嘗不篤也。夫子歎其合理。必有深會乎聖心者矣。荆公何足以知之。

太玄書蘇明允太玄論後

蘇明允之論太玄也大約謂子雲重于求合于曆而輕于加其玄之贊于道不足取也且所不足于曆者不過四分日之三而益之二贊以當一日是反有餘于曆者四分日之一于數亦不足考也其義甚核而詞甚辨雖使子雲復生亦必俛首結舌而不能對矣惟謂去其踰贏之二贊每首益一百八分日之一而可以無憾則愚猶有憾焉夫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曆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易自易而曆自曆不必強合也繫辭云當期之日亦日大畧相同云耳而京房之徒必欲強易以合于曆于是有分卦直日之法故于坎離震兌則置之不用而于六十卦則每卦當六日八十分日之七然後可以合于曆之數夫坎離震兌豈可置之不用哉每卦當六日可也而又加以八十分日之一是每爻直一日而加四百八十分日之七也為京房之法則當別設一四百八十刻之漏而日刻其七分以定其爻之所直而昏明之節不足以為日之限夫昏明之節不足以為限而又安

在其為直日哉其法之繁碎而不成章亦已甚矣設便去玄之踰贏二贊而每首益一百八分日之一亦僅與京房直日之法等耳子雲亦懼其繁碎而不成章也故每二贊當一日使其法簡而易知而其所不足則強設二贊以足之其意若曰吾姑以塞民耳目云爾故明允之駁太玄是也謂裁玄以就京房之法而遂可以無憾則非也夫子雲之贊京房之爻該所云半劬八兩未見其孰賢也乃子雲之大可嗤又有甚于是者夫自一而三之為三方自三而三之為九州自九而三之為二十七部自二十七而三之為八十一家則日八十一家可也何以日八十一首也此猶可說也至每首之有九贊則何說乎夫易之六畫而成卦自然之數也觀其第一畫之奇偶而初九初六昭然可知也觀其六畫而六爻之序昭然可知也今玄之每首之畫不過方州部家之四重而已安在其為九贊哉設九贊于四畫之外故又支離于旦晝暮夜之分以為之說不亦贅乎且易以六畫為六爻之奇偶皆有動有靜焉觀其變而可玩其占所以

爲妙也。今設九贊于四書之外，則其所謂四書者，非吉凶得失之所係，亦皆頑而無所用矣。旣曰頑而無所用，則又何以四書爲哉！一言以蔽之曰：不作可也。

魂神辨

或問：巫祝家有未死落魂、死後避煞之說，其信然乎？曰：余嘗究其說，大都以支于推落魂之久近，不足信也。然左傳云：心之精爽是爲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則未死落魂亦非無稽之言矣。曰：人之未死，其視聽言動猶夫故也，而謂之魂落，豈可信乎？曰：視聽言動屬乎神者也，魂雖去而神固未去也，其猶夫故也。何疑？曰：魂與神有異乎？曰：異。禮記云：魂也者，陽之盛也；魄也者，陰之盛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孔子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則神之別名也。醫書云：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其名與位皆區以別矣。豈可混而言之耶？曰：魂先落而神後去，有說乎？曰：愚烏足以知之？姑援儒釋二典而臆證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則魂之來也固在于魄之後矣。其去也乃在于魄之先，理或然也。若夫神則釋典所謂去後來先作主公者，固不待魄之化而始來，亦不隨魂之落而遂去也。左傳：楚穆王弑，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旣死而視不可。

此亦魂魄離而神未去之一證也。然此變也非常也。論其常則魂似先神而飛。魄乃後神而散。書曰：「放勳乃殂落。」說者謂殂爲魂之升降，爲魄之降也。士喪禮云：「始死，屬纊以俟絕氣。」曰：「始死，明乎神之已去也。」曰：「俟絕氣，明乎魄之未散也。」以釋典通之，或問蚯蚓斷時兩頭動，佛性在那一頭？禪師喝云：「妄想作麼？」曰：「其奈動何？」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此亦神先去而魄後散之證也。若夫神人之去來，則純以神自主，而魂魄不與焉。賈雍爲豫章太守，被賊斬首，騎馬而歸，胸中出血，謂郡人曰：「諸君視有頸佳乎？無頸佳乎？」衆皆曰：「有頸佳。」雍云：「不爾，無頸亦佳。」乃墮馬而死。那叱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復現本身，爲父母說法。凡古之得道真人，去來自主者，大率皆類此。能如是也，陰陽之合散，魂魄之先後，何足以域之哉？

倮蟲辨

家語子夏云：「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詳觀物類，非羽則毛，非鱗則介，飛者雖細，至于蟻蠊亦羽之屬也；走者雖細，至于鼯鼠亦毛之屬也；蛻蜥者雖細，至于羣蛆亦鱗之屬也；負殼者雖細，至于蠃蝸亦介之屬也。烏有所謂倮蟲哉？倮而兩足者，惟有人耳。烏得有三百六十哉？自有倮蟲之說，強析四類以爲五種，于是或以淺毛虎豹之類爲倮蟲，或以白虎爲西方之瑞，而以麒麟爲中央之瑞；又或以黃螭爲勾陳之象，夫虎豹毛蟲也，麒麟則毛蟲之長也，螭則鱗蟲之屬也，雖牽合附會，求所謂倮蟲及中央之瑞，終不可得。今爲之說曰：「天地之氣，偏者爲羽，毛鱗介全者爲人，偏者雖四靈亦各屬于一方，全者獨居中央，以統四方，故不名爲蟲而名爲人，豈非明白正大之論哉？」天文東西南北各七宿，各象一獸，而中央則名曰勾陳，勾陳者如王宮之有環衛，非物象也。若黃螭亦蛻蜥之屬，鱗蟲之類耳，此益足以息紛紛之臆說矣。或曰：「若然，則周禮之原隰羸物考工之大獸羸屬，豈非倮」

豈乎曰此就毛物中而分其毛之稀稠耳毛稠者為
 毛物喜居山林狐貉之屬是也毛稀者為羸物喜居
 原隰虎豹之屬是也此自以山林與原隰為對非以
 西方與中央為對也必如說者之意則必天下之山
 林皆在西方天下之原隰皆在中央而後可豈通論
 哉考工記之大獸五其脂屬膏屬羸屬皆毛物也并
 羽屬鱗屬而五也其介物則在外骨內骨之數彼又
 自以制器尚象而言與家語之五蟲意義各別益不
 足引以相難矣

五伯論

或曰宋襄之于春秋也末之也已會于孟而執戰于
 泓而傷列之五伯也何居予曰不然予之所惡者左
 氏耳古史之以成敗論人者莫左氏若也彼蓋薄宋
 襄之加而不察襄之心明于天下之如勢而和明
 于天下之大情也何謂大情曰當戰國之世天下之
 大情主于擯秦而已當春秋之世天下之大情主于
 擯楚而已至于擯秦故強以孟嘗之滎蘇秦之詭而
 天下之清議歸焉至于擯楚故強以和義之弱且歸
 而天下之清議亦歸焉何者苟與同惡必與同好人
 情大抵然也齊桓管仲天下之明君察相也然欲立
 孝公而偏顧與國莫可與謀者不得不屬之宋襄晉
 文之困于曹衛也贈之二十乘而資之入楚者亦惟
 宋襄獨耳及文之取威定伯亦遂以救宋為兵首由
 此言之則厚齊桓之終而開晉文之始者無出于宋
 襄者也今此時而無宋襄則民之被髮左衽亦已久
 矣秦之帝也子房直欲以滄海之壯士斃之談者謂
 沙中一擊為劉項前茅曹孟德威蓋天下而彈孔文

舉之危言高氣竟不敢身移漢祚古今豪傑其加不
至而心至焉者固多矣皆尚論者之所與也列宋襄
于五伯豈爲過與不特此也當宋公之被執也謂司
馬子魚曰國子之國也子歸守國矣司馬子魚曰國
固吾之國也吾歸守吾國矣則其君臣兄弟之間拆
肝相信真有過人者及楚人執宋公以伐宋宋人應
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以執一
夫爲無益乃盟宋公而釋之據此一事又可以爲萬
世應變者之法宋不棄二帝而二帝卒不返國朝棄
英宗而英宗竟復辟葢物有急之而後有緩之而急
千古如一轍焉若宋公者不特順于天下之情亦未
必聞于天下之勢也故不習穀梁而純信左氏則宋
襄之案不白矣爲春秋者于三傳各取其長可也

書徐文長參同契分釋後

參同契一書旨既精深詞復奧古兼之作述雜標語
義疊複故讀者未得了然四經五註之說起于元人
俞琰雖未的確不爲無見且僅綴疑詞于篇末未嘗
據以成書蓋元人尚爲近古猶有傳訛闕殆之意焉
正德間有杜姓者盜取俞意矜爲精心所得掩耳負
鐘亦可嗤矣不知何一妄人又竊杜書託諸石函古
本用脩惑之寶石爲玉亦好奇之過也文長實宗俞
琰之意而謂經不純四傳不純五則差有異焉乃更
割裂前後強相印合判經判傳毅然不疑或得于魏
徐之冥授則不可知如其不然失又甚于杜氏矣不
謂之妄作不可也竊嘗論之俞氏之說其猶程子之
表章大學與雖疑格致之亡不敢輕補也杜氏之書
則與晦菴之補傳同轍矣元長分釋頗類豐坊之石
經大學又祖朱子之意而小變之者也吾師管登之
以理學名世乃酷信豐本爲古本爲之訂釋其高足
瞿元立作石經大學辨以諱之明漢唐以來並無此
本登之竟執拘不易也通人之蔽殆不可解然豐坊

之矯僞登之之執拘皆自朱子補傳開之則作僞之罪有所歸矣。管昭明擅分金剛章句識者以爲罪過不淺。張無盡擅刪楞嚴講師亦未有遵用其說者。蓋釋典之不可妄議如此。仙儒二教何獨不然。吾願讀書者惟以熟誦精思爲務。有得則姑識之。有疑則姑闕之。慎勿增減翻亂。以開後人誣妄之端。斯爲善讀書者矣。不獨參同契一書爲然也。

文章關乎世運論

或謂文章關乎世運有之乎。曰有之。然則盛世之文必盛。衰世之文必衰乎。曰非也。文之盛衰非與世運合者也。乃與世運反者也。何以明之。三代以前吾不得而知已。春秋之時文莫盛于魯。而魯日以削。戰國之時文莫盛于楚。而楚懷客死。項襄東走于陳。文士之聚莫盛于齊之稷下。而齊湣至擢筋崩。梁秦燔詩書。尚耕戰。遂以混一六國。漢之文莫盛于孝武。而海內虛耗。文景之業替焉。成哀之世書疏賦頌爛然也。而漢鼎爲大盜移矣。靈帝尚詞賦。建鴻都之學。而東漢遂亡。建安之七子足以旗古今矣。而魏祚竟不永。自晉宋以迄梁陳。幾于人握靈珠而南風卒不競。唐之文一盛于開元。而玄宗有安史之厄。再盛于元和。而憲宗有不得正其終之恨。宋之文莫盛于熙豐之際。而黨禁遂起。宋業以衰。徽宗著博古圖。鑄鼎作樂。而舉族有北轅之禍。元之興也。初無文字。逮至正之季。文乃彌盛。此往事之彰明較著者也。國朝聖德神功。美善跨漢唐而上之。而論文乃遠出宋元之下。弘

正之際稍增氣色而武廟幾致大亂嘉隆而後國運浸昌文運浸晦萬曆之末文體敗壞極矣章奏穢雜蓋童穉皆唾罵之而神廟之享國久長古今未有由斯以譚則今之公卿不好士後進不悅學古雅散佚俚淺流傳蓋皆聖主萬壽之徵國祚無疆之驗所當用爲歡慶不足慨息也曰子之言誠辨矣然虞夏商周之隆文豈嘗不盛乎則子將何以說焉曰吾固謂三代以前不可善而知已嘗試臆論之意者上古元氣敦厚故能文質兩盛而不相害叔季而後天地之氣澆散有所豐美濃茂於彼必有所澁畧殘缺於此故文質兩者每遞爲盛衰語云物莫能兩大又云美先盡矣則將生疾皆此之謂與譬之草木不然桃李梅梨人既採其華又落其實焉竹華則幹必枯蕉華則根必腐其所受固自有厚薄也以小喻大則文章世運之說亦可以推矣

六氣說

六氣非五行也五行于春夏秋冬中央各有分屬若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則一日之間可具有之不分春夏秋冬中央也晝爲陽夜爲陰此氣之有定者也晝而雲掩日則晦夜而星月皎然則明此氣之無定者也倏而風倏而雨倏而風雨總至此又皆氣之無定者也爲五行傳者不知其說而強以五行配六氣夫五之不可爲六三尺童子知之而強五以配六于是于五事之外增以皇極五咎徵之外增以眚增以常陰而爲之說曰皇之不極厥咎眚厥罰常陰夫眚卽蒙也易曰雲上于天需雷雨作解雲與雨皆屬坎則陰卽雨也足以證強五爲六之謬矣豈以夏侯勝一言之偶中而遂謂其說之有據哉

催科說

人有恒言而最害于民生吏治者莫如陽道州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二語。竊謂催科之拙正爲撫字之乖耳。易稱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若財之不理則人何以聚而位何以守乎。大學論平天下而歸之生財有大道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式均節之并井不爽蓋催科一事乃爲政之六綱世豈有不能催科而能撫字者哉。陽城以耆德重望而貶于道州想其胸中必有傲然自負不屑屑于民事之意而爲之觀察節度者亦且敬而憚之不敢復以吏職相課故于上供送使之額必多所缺而復標此二語以自名其不同于俗吏蓋傲吏孟浪之言也而自茲以後遂沿爲腐儒解嘲之語傳至今日更轉而爲貪吏藏姦之窟矣。史稱城兄弟嗜酒俸祿所餘盡付酒家則斯言乃酒中狂語也人遂謂出于賢者之口而信以爲真豈不思哉。予故表而出之以破後世之以前賢爲口實者。

竹籖傳

竹氏之興尚已蓋顯于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各方者齊名並以強諫聞方專文職而策好博小物爲人脩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卽位問世數焉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仕齊梁間爲諸王保傅咸威憚之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傳意作韻語以告詔人語多類焦贛易林世爭傳之入宋復辟江東神幕仍喜韻語然降作俚調頗爲兒童婦女誦說關壯繆侯之改謚武安王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前後有光輝明典爲王立廟于京師之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王王倦于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已意荅之籤受命如響多巧發奇中至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而賢之薦于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

郎多贖貨或異懦狗請託有賢自好者又以避怨讎常惴惴衆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于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間言籤亦喜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常慷慨大言曰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泰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何行焉籤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昇吾志快矣士之失職快者傳其話以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于是臺省交章劾籤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籤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鞠之期日命籤聽于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籤曰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籤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爲欺罔以誤主上臣受主上恩深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廷諸臣吉士之選有不以貨取者乎科道之選有不以貨緣進者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

關節主上不總聞之乎且國朝文苑之臣前有何李後有王歸近有湯義皆不得備顧問主上初幸權臣柄國賴鄒趙諸直臣擊之然皆非素司紳駭者也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倒逆悖謬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惟命皆如宿掃寧渠不如朱衣乎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譽臣耶于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之賄上下其手籤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籤曰敗國事者非臣也諸臣締結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臣臣疎于檢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願遠巫覡祝史之間浮沉避世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臣得所志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

以狀聞天子曰吾國知籤忠命這部掌選事如故籤
見世將彫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
士掣歸淨土云

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職者也
然權氏善低昂人錯銖無所假類非長者敬氏好面
詆人醜恨者至欲撲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
若籤之虛已御物德怨兩忘者也或疑籤蓋巫祝之
術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
卜正于勝巫祝又豈可廢節哉籤遭逢聖世致位要

津垂光國史列爲勞臣嗚呼盛矣

又後虱賦

李商隱有虱賦陸龜蒙有後虱賦李止譏其齷
臭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德則幾好人所惡

矣作又後虱賦以正之

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并發
乃在需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蟲之醜實繁有徒
與人相適擅益各殊蠶絲蠶蜜繅劬勤劬絡緯促織
蜻蛚蟋蟀螢飛捷舞助人爲娛若斯之倫固不可無
鼠婦蚰蜒穢我階除胃庭網戶蠅蚋蜘蛛蟻鳴于土
蛸歌于塗怒臂螳螂祝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驅
煖產竈馬羶聚玄駒地鼈蝸牛負蟻推車總屬堪憎
無傷于吾若斯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蟬善齧吾書
蠹侵嘉樹蛀耗米珠蝗蝻蟻蟻嘉種是鋤敗于劫
肉敗于蝗飛蟹蝕柱青蠅浣裾是皆吾等害未剥膚
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蠹尾惟蠹鉤牙惟蛆蠹蝮似域
玄蜂若壺蛭縮如挂此行蠕蠕守宮壁鏡歲毒不虛
凡彼蠶螫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蚰蟻匿胃
疥要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敢恃矯翼蚤憑輕軀

我欲捕之轉盼而逋若汝虱者何能爲乎形眇一黍
質無半銖或入吾禪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
黑食頭垢白吮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譬焉見察
循餐鑽柳既貪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曾莫汝踰
湯沐既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慎勿怨余虱聞斯言
匍匐俯伏靜聽譴訶新緩涕沃傾耳察之杳無聲觸
齋心以聆若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並育蠢動含靈
誰非眷屬身命布施千聖孰踰嗟君之量何其褊促
我食無殺我啜無菽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
我喙無啄微啞君肌何遠爲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
聞諸商君吾友有六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
亢宗潤族吸民之髓蒙主之目債事無刑廢職無辱
嬉游畢齡考終就木我羨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
太倉一粟君欲我誅盍速彼獄我聞風言怒髮上廬
最爾微蟲寧禽畜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朝士
騰茲謗語卽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懲之于竹
細篠爲弓繡鍼爲鋏弦絲射之一發洞腹尸諸棘端
以爲大戮

反客辨

有與顯者友而謁稱門下生者或問于子曰禮與曰
非禮也聞有門下客矣無門下友也曰友與客有辨
乎曰奚啻其有辨也友之說詳見于易詩禮記春秋
論語而莫辨于孟子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
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就篇中所
稱引自孟獻子百乘之家有友五人遷而上至于堯
之友愛以天子友匹夫非所謂不挾貴者乎推而言
之堯已遠期矣舜甫三十登庸而相與爲友非所謂
不挾長者乎舜兄也象弟也舜可以爲堯友而象不
可以爲堯友也非所謂不挾兄弟者乎友之說莫辨
于此矣古之所謂客者大率對主言之也讀士相見
禮曲禮少儀等篇其于主客之際所爲迎送拜坐登
降揖讓獻酬酢之節亦已詳矣大抵客來則迎之去
則送之無常居其門者然則所謂門下客其起于周
之衰乎樂懷子多士州綽邪綽皆樂氏之勇也此門
下客之始見于傳記者也至于戰國四公子之客尤
其著明者矣孟嘗之客有上客食肉下客食魚而最

下有食無魚者。至後漢遂有奴客之目。此豈友之謂也哉。曰。友必賢于客乎。曰。非也。吾所辨者。辨其禮也。非辨其人也。世有匿怨之友。有賣友之友。有凶終隙末之友。友豈必賢乎。孟嘗之客。能爲其主市義。營三窟。平原之客。能爲其主定從。許貢之客。能爲其主報讐。客豈必不賢乎。但以志業相偶者。謂之友。以衣食相依者。謂之客。名定而禮生焉。區以別矣。客也者。客于其家也。友也者。友其人也。友其人則忘其家。忘其家矣。門于何有。故曰。稱門下非禮也。

放言一

或問君臣父子並大于域中乎。曰。何可並也。父子以身屬者也。一成乎身。則父子之位定矣。至于終身焉。已矣。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者也。未成乎利。未行乎義。則君臣之位未定也。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名教言者也。衆人遇我。則亦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情言者也。教從名生。我不好名。則教亦不得束之矣。情從人生。我既已爲人矣。則毀世無離情之日也。故世之殉名教而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衛蒯瞶之難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夫。二子者。非輒之社稷臣也。故由之死。以爲不得其死也。孟子之于齊也。亦既枉三卿之位矣。猶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進退猶然而死生可知已。夫位爲客卿。亦可謂國士之遇矣。然孟子不以身許者。何也。我方以周召伊傳自遇。而彼且以鄒衍淳于髡遇我。則猶之乎衆人之遇也。故孟子之處進退與豫讓之處死生。其心

同也曰果若所云則御死轡士死制豈盡國士之過乎曰非也國士而衆人遇之則以爲衆人遇我也非其分也若衆人而衆人遇之則其分也卽謂之國士之遇可矣農澀汗而耕之工竭指力而成之商擲風沐雨而運之士卒安坐而飽煖之夫何爲哉故居常則鳴柝而守望有變則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天下之通利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又何逃焉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致身者以身許國之謂也世之以身許國者三縉紳也將帥也併士卒而三也其不以身許國者六農也工也商也處士也併釋與老之徒而六也善治天下者收處士之良以爲縉紳爲將帥收農工商之銳以爲士卒其不求利于我者則聽之爲釋爲老使天下人懷其利人服其義致身者忘身不致身者各有其身則君臣之位雖與天壤同敝可矣

放言二

曰吾今而後知父子之大也曰又有大焉者予知之乎敢問其大曰朋友夫父子以身屬者也朋友以心屬者也人之身或殤或夭上壽百年而死矣旣死矣烏枉其爲父子哉若夫心則亘千古而不死者也故以君臣爲首者名教也爲善無近名則不仕無義可也以父子爲首者人情也太上忘情則折骨還父折肉還母可也以朋友爲首者真心也至于心則無復之矣故朋友者五倫之綱也以堯遇舜則君臣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周公則父子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后妃則夫婦而朋友矣以武王遇周公則兄弟而朋友矣不特此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矣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矣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千古之善士斯友千古之善士矣推而論之雖佛氏所謂無量劫以前無量劫以後皆吾友也人無百歲以前之父而有無量劫以前之師亦無百歲以前之子而有無量劫以後之弟子何者彼以身屬此以心屬也世多無子之父而無不開來之道統

亦間有無父之子而無不繼往之學脉何者身屬者
有死生而心屬者無死生也試以常情驗之進而不
得意于君臣之間有不退而告朋友者乎入而不得
意于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出而告朋友者乎甚至肝
膈之語忌諱之私有不可告妻子而可以告朋友者
則朋友之大其無對于天下明矣曰若是則雖舍兄
弟不如友生古人又何譏焉曰否否我所謂朋友謂
其超五倫者也謂其成五倫者也非謂其間五倫者
也當老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關尹子而已當孔子
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顏子而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吾所謂朋友也若夫勢
利相依名聲相慕又何友之足云曰若是則徵逐遊
戲者將不謂之友乎曰吾烏得不謂之友哉七十子
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喪孔子也若喪父而無服矣
然而終不能爲之服者何也懼啓後世之爭也使喪
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句讀之師舉業之師以市
井爲心交易爲道者將安所置之耶故聖人渥之而
教之心喪焉夫曰心喪則其事之如父也與視之如

市人也烏乎知之亦惟其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
猶是也

放言三

請問父之與母有以別乎曰既嗣宗已言之矣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不知父者禽獸之類也不知母則禽獸之不若矣誠哉是言也古之言禮者莫慎于子夏其傳喪服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城邑之民則知尊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嗚呼豈知學士大夫之見不若城邑之民之莫而城邑之民又不若野人之真乎由是言之吾又安知野人之見或反不若禽獸之真乎文之溺質有自來矣故夫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豈喪服之傳或作于未聞繪素之前與曰信如子之言率天下先母而後父可乎曰何爲其然也親母而疎父天之性也尊父而卑母天之制也是二說者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曰人子不幸而值父母之不和則當爲父子爲母乎曰是固有曲直焉君父並大也舜殺禹之父而禹無怨言其曲在父也司馬氏殺王裒之父而裒終身不西向其曲在君也父與母亦若是而已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何以言之曰怨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讀小弁之詩不幾于知母不知父乎然而孔子錄之孟子無貶詞焉其曲在父也匡章之父殺其妻而埋之馬援之下匡章既責而不敢改葬其母曰臣非不能葬先妾也不敢敗死父故也此必其曲在母也以此推之則所以處父母之變者可得而言矣

放言四

請問夫婦之禮可得聞乎曰夫婦亦何禮之有哉五倫之中父子無論已可散而不可傷者兄弟也可擇而不可負者朋友也若夫君臣夫婦則各有說矣君臣以利合者也求利而逢害則路人而已矣夫婦以色合者也求色而逢醜則讎怨而已矣夫婦亦何禮之有哉夫婦之有禮也起乎有妬忌之性而聖人制焉以曲爲之防也生人之初婦無常夫子無常父讐若禽獸然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而去已耳三皇之世知有匹偶矣而不知避宗也伏羲女媧之兄妹爲配此其證也五帝之世知娶于他族矣而不知卜姓也故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唯周道然也蓋淫佚之情日以通則妬忌之性日以厲妬忌之性日以厲則爭奪鬪狠之事日以多而天下始大亂故聖人憂之于是爲之綱繆其節制粉飾其儀章以號于人若曰夫婦之禮若是其重也父母之命令之祖宗之靈鑒之苟非大無道者爾必勿去其大無道矣而情可矜憐者爾亦必勿去若此者要皆以定其妬忌之心

而杜其爭鬪之患云耳非謂天造地設真若父子兄弟之不可易也何者以禮合者僞也以色合者真也苟合矣則太王之愛及姜女文王之雍雍在宮下至于高之圖魯奉倩之廢病君子不以爲恥也苟不合矣則叱狗可出蒸藜可出孟子之惡敗可出敬通之妬可出君子亦不以爲忍也何者生民之初夫婦固若此其輕也末世父子兄弟之倫浸薄而夫婦之倫愈厚情之所不合而法束焉法之所不可合而勢禁焉媚忌畏舌之婦何室蔑有而見一棄捐決絕者則諱然共以爲笑甚且舉國而攻之嗚呼何男子之不幸而婦人之幸哉今爲之說曰婦人之不可去者三太上則愛其色也次則憐其多育子女也又次則念其先貧賤而共艱難也非是三者而枉去之科則必去非是三者而枉去之科而又弗去非貪其利則畏其勢而已君子不道也

放言五

請問兄弟之貴同居也信乎曰古未之聞也其起于末世之好異乎今夫魚一腹之所孕者無算既孕矣隨流而育焉不復聚于腹矣今夫木一株之所核者無算既核矣隨地而植焉不復聚于株矣何者物生必滋滋必散自然之理也管黃帝之子二十四人得姓十有四陸終氏之子分爲八姓布在九州離爲萬國非朝覲會同弗相覲也天之所分聖人固不强之使合也漢高帝大封同姓孝武以後又衆建諸侯于是郡國錯居稱磐石之宗雖中更王莽而劉氏之世不衰宋則不然羣宗室而衆之京師女直之禍而舉族北轅矣聚散之利害舉可知也國初鄭義門最號繁衍一遭大疫靡有孑遺世傳開家之宅一夕而化爲湖舉族溺焉蓋天之所分而強欲合之逆天者不祥固其所也諸葛昆季分任三國皆稱爲名臣史無貶辭閔伯資沈日尋曠林之戈參商既隔而兩家之難始解故惑于同居之說則賢者不得各行其志而不肖者不免于爭鬪之禍法之最敝者也曰子之言

誠辨矣然魚木之喻無乃不可訓乎曰子豈以同居者必賢于魚與木耶子又不見夫蜂房乎蜂一歲而爲一世積數千世而其房大如斗矣採蜜者一朝揭之以去數十世親親之誼安在乎故散則爲魚爲木聚則爲蜂房未見其有以相賢也以利害言之則如彼以名言之則如此故同居之說智者不道焉可也

復馮嗣宗書論踐迹

始見仲容與足下論踐迹至盤古氏將誰踐一語真可謂斬釘截鐵無復可疑雖孟氏之知其所窮不是過矣僕嘗代爲足下計已逆知必借老氏之言爲解也老氏之言曰聖人法天天道道法自然足下以爲此踐迹之謂乎嘗聞之昔人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聞以天爲有迹者也自足下始足下之言一何其不踐迹也姑置勿論試就足下之言以折足下夫足下不知有自然之說則已如知有自然之說則述之不必踐豈待言哉吾窺足下之意不過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者迹也巧者室也規矩一失離婁不能爲明音律一亂師曠不能爲聰此孟子之言而足下之宗旨也孟子不又云乎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夫必先目力之竭而後有規矩準繩之繼則知天下有自然之方員固在規矩之先也云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夫必先耳力之竭而後有六律之繼則知天下有自然之五音固在六律之先也如此而迹之必當踐與不

必踐一童子能辨之矣若曰未有規矩六律以前聖人能以義起也既有規矩六律以後離婁師曠不能離此而爲方員正五音也獨不聞顧長康之畫圓相乎長康之畫圓相一筆而成未聞其用規也故不用規而成圓相者不踐迹而入室者也亦用規而未必極圓者不踐迹而不入室者也且足下必以棄規矩亂音律而後爲不踐迹乎則足下之所謂善人亦可謂天下之大怪矣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夫言何必同則何必異可知故伊尹任而伯夷以清伯夷清而柳下惠以和柳下惠而孔子以時中黃帝征而堯舜禪堯舜禪而禹湯繼其義一也文王雍雍在宮而孔門三世出妻不害其爲憲章也文王以服事殷而武王殺紂周公追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也此所謂何必同者也堯舜舜而舜禪禹湯伐夏而武伐商孔子出妻而子思亦出妻孔子周流而孟子亦歷聘此所謂何必異者也總之素位而行因時而起當其爲之之時未始非室也及其爲之之後卽成其爲迹矣其爲之之後復有同過此時處此地而同作

此事者則亦不害其爲入室也。若徒認迹之爲是而強欲同之，卽成其爲踐矣。此莊子所謂臭腐復化神奇，神奇復化臭腐，佛氏所謂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又云：如來所說法卽非法，皆以明迹之不當踐也。故不踐者不必同，而非必異之謂也。若必異是又愚於必同者也。譬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此人自然之情也。其中有正味焉，則室之謂也。至於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沽酒市脯不食，此孔子之迹也。善人之意，若曰：可食則食之，可飲則飲之，不可食則棄之。吾任其自然之情已耳，割何以必正，醬何以必得，沽酒市脯何以必不食。吾不失爲知味之人已耳。第其於正味亦未必果能妙解，如荀悅之辨勞薪，苻朗之別鴛白黑也。若謂必異而後爲不踐迹，世豈有一飯必求饅餌之食，一餐必求沽市之酒，以爲與孔子相反而後快者，豈非真天下之大怪哉！來教謂舜之允執厥中，孔子之祖述憲章，服冕乘輅，終是踐迹，嗚呼！吾不意足下有智人也，而乃作此語乎？恐足下於孟子取人爲善及集大成二章亦未嘗深思而極論之。

耳。夫取人爲善者，以我爲主而萬善皆役也。踐迹者，以成法爲主而我爲役也。我爲主則無論聖人之迹乃至芻蕘工瞽以及禽蟲草木之迹，苟有當於吾者，皆所不必異也。我爲役則無論賢人之迹乃至聖帝之良法，素王之格言，苟無當於吾者，皆所不必同也。如謂取諸人者卽便是迹，則舜之好問好察，乃踐芻蕘工瞽之迹乎？管子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乃踐馬蟻之迹乎？故執踐迹之說，則始而踐聖人之迹，中而踐賢人之迹，晚而踐芻蕘工瞽之迹，終也必踐禽蟲草木之迹，而後已矣。嗚呼！踐聖人之迹是以一身而供千聖之役也，已不勝其勞矣。踐芻蕘工瞽禽蟲草木之迹，是以一身而供千萬萬以至無算數人物之役也。聖人亦何苦而爲踐迹之人乎？果如是，則人莫逸於盤古，而莫勞於末世之聖人。何者？盤古所當踐僅一天之迹耳，至三皇之時，未有書契，卽有所不踐，尙無對證。迨後典籍相傳，彰彰可據，不知一年之中，增多多少異聞奇見，一年如此，十年可知，如是乃至百千萬年，疊疊充棟，嗚呼！世若無始皇之焚書，則自

漢以後之聖賢又奚啻萬家奴也。如謂踐迹者只是擇一至當不易之迹踐之耳。則仲尼祖述堯舜足矣。又何必憲章文武乎。如謂就千聖中各擇其善處集成一我。則孔子之集大成益又可笑矣。易踐諸伏羲韶踐諸虞時踐諸夏。略踐諸殷。冕踐諸周。清踐諸伯夷。任踐諸伊尹。和踐諸柳下惠。述而不作。踐諸老彭。恥巧言令色。踐諸左丘明。試將此諸物各各還之主人。而孔子之爲孔子。乃一槁木死灰矣。此何異貧道士之衲東家乞一寸。西家丐半寸。集成一衣而服之乎。又何異低措大作時文。以某人某語爲首。某可爲中。某可爲尾。若不滿一篇文字。只得將出已意。紐捏成章。若更於他處採一佳語。又將剔去前意而補入之乎。嗚呼。吾不意孔子之集大成。又如是其勞且拙也。若謂始而集之於人。久則如固有之。則與久假不歸者又何異乎。若謂聖人於湊集中。亦自有一主張。則此主張爲誰。將屬之迹乎。將屬之心乎。心之與迹。豈無辨乎。知此。則祖述憲章之非踐迹明矣。聖人之不踐迹。又何疑乎。且足下旣言聖人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若謂天與道猶不能不踐迹。何況乎聖人至中間。又云不踐迹而入室。則爲聖人。又何其自矛盾。也可見迹之不必踐。足下已稔知之前所稱說。特是禦人之詞耳。惟謂賢人必踐迹而後入室。則大謬不然。夫聖人與賢人。但其地位之有到不到耳。非有截然兩途也。據足下之意。必生知安行者。然後謂之聖人。則學知利行者。獨不可爲聖人乎。如必生知而後爲聖人。則初落地時。若不成聖人。卽沒世勤學。必無益乎。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又豈欺人之語乎。始謂賢人必由踐迹。聖人未作聖時。安知其不由踐迹乎。且古之始于踐迹。終于入室者。僕非以爲必無也。第不知其入室之時。追思昔日之踐迹。將欣然自慶其得力乎。抑幡然自慨其錯用乎。譬如吾輩初學文時。未嘗不謂某先輩某先輩之文可誦可法。至後深造有悟。追想當年迷誤蹈襲。真可歎笑。豈謂昔日所用工夫。一一皆有益。一一皆不誤乎。足下之于文深矣。自反之果有此境界乎。足下必自解曰。追想當年踐迹時。雖未盡是。然必有一段得力處。便是踐迹。

之益則昔人有聞蛙鳴而悟者足下亦將曰此全賴蛙鳴耳若蛙不鳴此人終不悟由此觀之則知天下雖有聖于文者不能保其少時之不蹈襲也所云不踐迹而入室爲聖人于義未爲全也天下苟有賢子文者吾知其今日之不必蹈襲也所云踐迹而入室爲賢人又必無是理也若謂聖人可不踐他人不可不踐則聖人亦人耳豈有四目兩口必與人殊者耶若謂聖人許不踐他人不許不踐則爲聖人者乃獨處一不踐迹地位自在現成居此室中却語人曰汝等莫效我所爲當從某處至某處歷盡極迂極曲之路方能入此室及至入室費盡心力只做得賢人終做不得聖人則聖人之教乃純是一團私意耶爲足下解者必曰此是各人分量所至與聖人何預彼未能不踐而入室雖聖人豈能強之使不踐乎則獨不曰善人不踐迹亦是分量所至自有不肯踐者耳與足下何預而必欲強之使踐乎若善人可強之使踐而賢人獨不可強之使不踐則賢人之于聖人不能也善人之于賢人特不爲耳足下所謂賢人不亦太

卑乎若分量所至均不可強則善人斷不踐迹而又斷不入室孔子所思善人將遂爲斯道之棄物乎吾窺足下議論根原蓋因誤認性反之說耳足下必曰聖人性之也性爲頓機不踐迹可也賢人反之也反爲漸機胡可不踐迹也不知所謂漸者亦只是未入室前有工夫次第耳當其豁然太悟之時未有不頓者也所謂由漸入頓是也如曾子號最魯其平日真積力久豈非漸修然當其聞一貫之時應聲而唯何其敏也足下謂此爲漸乎爲頓乎如以爲漸則一貫之中尚有階級次第耶如以爲頓則知平日所見次第階級皆所謂迹而不必踐者也且既聞一貫之後則一貫亦跡也如謂一貫二字斷不可易則孔子之高足七十有二人矣何不人人告之以一貫乃曾子之外語此者唯一子貢其語子貢又以多學而識挑之而不似曾子之直告也爲子貢者又何不平記一唯字而乃始有非與之疑既又默然無言也故知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此室也既言之後則一貫亦迹也曾子之唯入室也既唯之後則唯亦迹也就觀其答

門人處不曰一貫亦不曰唯而乃曰忠恕則知向者夫子之言不過觀機而發曾子之唯亦不過迎機而受孔子口中未嘗含著箇一貫曾子胸中亦未嘗盤據箇一貫也又如聖門教人或教以強恕或教以博約又有許多文行忠信詩書執禮粗看之似確然有箇成法可遵可依細思之正所謂隨緣隨法引人入道耳故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蓋顏子當大悟之後追思當初步亦步趨亦趨總是捕風捉影卽夫子終日與言者亦不過假立名色強開方便誘我入室不徒文不必博雖禮亦不必約也正如法華經說長者欲孝諸子出火宅諸子貪戀嬉戲不肯卽出乃許以羊鹿牛車玩好之物諸子始肯出宅此正善誘之謂也長者無虛妄之咎聖人亦豈有不實之過哉不知者欲于聖人成法中求妙道是猶癡兒欲得三車而後出吾恐車未得而身已燼矣與長者方便之意不知有當焉否耶來教有適然暗合與天然暗合不同此語甚當但適然暗合則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耳豈所語善人哉蓋天然妙合者聖人也任其天

而未必盡合者善人也強欲求合而卒不合者踐迹之人也原無所見而偶爾暗合者遇夫愚婦也要所謂合者亦謂其合于室耳豈謂其合于迹哉足下以合字許善人則似于過爽以暗字加善人又似于過疑果如足下所云善人比愚夫愚婦不過多所得少所失其偶然摸着則同耳然則善人者特愚夫愚婦中之好資稟者也善人既如此則有恒者特愚夫愚婦中之老實人耳世上如此等人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何足煩孔子之思哉大抵足下之誤只是以室爲確然不易之準以迹爲確然不二之途耳不知室之爲物微妙難思今日如此爲室明日如彼爲室此事如此爲室彼事如彼爲室起念之初如此爲室滅念之後如彼爲室推而論之至于不可思議不可形容無所在無所不在無所不在却無所在確然入室之途又安在乎顏子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室之說也此豈可踐而入乎末又謂佛平等我必平等佛慈悲我必慈悲然後爲佛子於大義固不謬獨不知有大闢提必斷其命根亦有礙於

慈悲乎又以三乘九品地獄天堂之說化導衆生亦有礙于平等乎且人幸而生于像法之世則平等慈悲可以踐佛之迹耳若不幸生于不聞佛法之世此平等慈悲之心將從斷滅乎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固有之者乃亂道乎若謂平等慈悲之心我固有之者卽便是迹則吾人一身以至於天地萬物無處非迹者無處非迹則隨處皆踐不知聖人與善人又逃在何處而能不踐耶恐足下亦不作是解也僕非好辯者見足下與仲容書亦及于僕且坐視足下之誤而不盡言以相正非朋友忠告之道也故聊草此以布愚意 有新見洗耳以聽

答翁子澄殊文書

前者漫草一序未愜尊旨文直焚之裂之可矣乃細加駁正且以心齋之泰陽明爲比弟何敢當也陽明以道自任其所標指必將率天下而從之故期於折服心齋而後已心齋以陽明之道自卽故必極其詰難期於合異爲同而後已若弟之與文則異於是弟未嘗以道自任也文欲求道亦不以弟之言爲卽也不以道自任則雖有偏至矯枉之言正如古人所云放言自廢者何足致辨不以弟之言爲卽則亦聽其偏至矯枉度外置之可矣同者自同異者自異又何必合異爲同而後已耶大抵文之意主於有述作而弟之意主於無述作至於有述作者疾沒世不稱之學也主於無述作者遜世無悶之學也兩說並存於天地之間原不必偏廢弟謂生於周之後宜述而不作則孔子已自道之矣春秋之書不過因魯史之舊文而筆削之謂之修則可謂之作則不可其曰作春秋云者蓋後儒張大之言不足信也通書太極圖不遇祖述書易中庸之語耳亦述也非作也且其言乎

淡自然絕無好奇立名之意。正愚所謂至于忘言斯可以立言者。雖作何病焉。綱目之書。不過就溫公之通鑑而稍加提唱耳。雖述且不足。而何言作乎。愚謂生於宋之後。宜誦而不述。此言蓋以箴近世之輕於著述者。非專爲文發也。蓋著述至宋而大備矣。如歐蘇曾王之文章。周邵張程朱陸之道學。司馬溫公之筆削。程朱之傳註。鄭漁仲馬端臨之類書。程大昌紀存中王伯厚姚寬姚宏諸人之辨駁。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備於此矣。雖有聰穎絕異之資。埋頭十年。尚未足以窮其間。與何暇言述。何暇言作。若一切以糟粕視之。而曰吾但求理學而已。則孔子之問禮問官。豈迺末忘本者耶。昔有譏丘文莊公之學者。曰瓊山如一屋散錢。只少一條索子。或答之曰。公却有一條索子。只少一屋散錢。近世湯養仍之子開遠。好講道學。或問養仍曰。公文人也。令弟何以講學。養仍云。小兒只爲懶讀書。欲作一文人。須讀十五年書。欲作一道學先生。只三個月足矣。此二案者。則愚誦而不述之證佐也。愚序中有見有可作。必其學之不博等語。

亦爲今之輕於著述者發。豈爲周子輩發耶。昔某公問道於周子。周子曰。公老矣。不能多讀書。吾請爲公口言。而公聽之。朝夕講論。至二年。而某公亦有得由。此觀之。則周子之學。亦由博學詳說而得之。豈不博而徑約者耶。且弟之爲此論。蓋以自儆。非但以儆世也。憶往歲與何季穆辨三江之說。辨之數年。始知郭景純之言爲當。李穆欲著論以明之。而未果。後讀歸震川集。則已先得吾心之同然矣。始大悟。歎曰。使吾早讀震川之集。則可以無數年之辨論矣。以此知學之不可不博也。已又歎曰。使吾無數年之辨論。雖震川之集亦且忽而不信矣。以此知問辨之不可不精也。故愚之爲此論。實以自儆也。余老矣。難誦且不能而況于述耶。後生可畏。實有望于吾文弟之大旨盡于誦而不述一語。文以爲然。則從之以爲不然。則置之。弟原不欲合天下之同。文亦何必訝弟之異。總付之忘言可也。

復友人書

別兄又一年矣。而伏枕如故。奈何。前得手教。知兄欲致力於古文。甚善。天生我輩。本是第一流人物。豈可以第一流事讓入。況兄才識既佳。學復不淺。其於古文。直未嘗爲之耳。爲之則是矣。弟敢以平昔所窺見者。獻之左右。竊謂文至於秦漢止矣。韓柳之於秦漢。精粗兼舉者也。歐蘇曾王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然其粗既遺。則其精者亦不全矣。何者。辭太清而氣漸薄也。獻吉有渣滓之韓柳也。元美有脂粉之歐蘇也。

樂乎其嘗有聞者也。於鱗伯玉而下。真堪掃除耳。吾兄不願爲韓蘇而願爲柳歐。亦各從所好耳。但謂韓蘇可假。柳歐不可假。則似非通論。韓公百世之師也。無可議者。蘇氏父子。惟統於用虛。故使有才無學者。亦得庶幾焉。然亦惟真才者能之。未見其可假也。且真假之分。亦在其人耳。不在門戶。真人爲之。則無所不真。假人爲之。則無所不假。既已假矣。則自六經以至於唐宋。無不可假也。而又何擇於柳歐哉。又謂元美止以意氣壓人。良不爲枉。但文章之道。須以實學

爲後勁。以虛氣爲前茅。自漢以下。文人皆然。不獨元美也。元美之意氣正當用。爲法不當用。爲戒也。又見兄與叔夏書云。京中可與言者甚多。弟疑此語亦非實話。弟嘗四至京師。見天下人多矣。求其可與言者。絕少。豈風氣至今遂一大變耶。果有其人。乞悉寫姓名。并疏所長。以示弟。使弟得臥遊而神交之。亦一快也。

致王季和書

病困無聊，偶發故篋，得戊己庚辛經義四帙，執卷太息，不覺涕之橫集也。昔稽生臨刑東市，援琴而鼓，歎廣陵散之不傳，今僕委頓床第，且暮且填溝壑，誠恐十載苦心，百年絕學，遂將化爲灰土，故敢繕寫一通，貢之左右，仍分爲四帙者，以文氣各自別，不可合也。庚子十六首，似可齊驅應德，戊戌頗傷於傷，已亥多流於易，辛壬強弩之末耳。三帙共七十二首，置之震川集中，尙當爲得意之筆，合而論之，其似敬濟之俯躍師道，可推也已。外有詩經野語百篇，乃僕精神所注，斷當爲本朝第一恨足下不習毛詩，無緣以供清覽耳。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鄰。虞翻亦言：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當吾世而有足下，可稱不孤矣。亦可以不恨矣。況四海之廣，人士之衆，豈無好學深思，叩及于斯者乎？伏乞藏之秘笈，傳之其人，僕雖遠焉，朝露亦便可瞑目也。

上王季木書

韶荷先生知我之恩，與生我等，然連顏五載，未嘗修咫尺之書，祇候與居者，自念既以下流之人，點污高明，誓必待成名後，然後通刺于門牆，此宿心所期也。既而先嚴見背，奇病存臻，每伏枕思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使必待成名而後通刺，假令終身不成名，遂終身不通刺耶？況今吳越之間，皆知有公，庶顧生則韶之名已成矣，又何必薦賢書，登甲榜而後謂之成名也？故敢遂以尺書祇候，惟先生垂覽焉。往者，壬子之事，彈章疊累，然自今思之，實無愧也。昔歐陽公知貢舉，得子瞻之文，以爲有孟軻韓愈之風，心眉山氏也。拔置第二，及開榜，果子瞻也。呂東萊爲讀卷官，得子靜策，以爲心江西小陸氏，拔置第一，及開榜，果子靜也。蓋自古豪傑之士，其筆墨踐徑，必與人殊，而巧心慧眼者，亦往往暗中摸索而得之，固無足怪。今韶之才，不敢望子瞻，其識不敢望子靜，而先生之巧心慧眼，則何負子瞻呂二公哉？識者不察，妄謂先曾識面，通以關節，何諒韶與先王之淺也？就使如識者之

言先生知吳中之有顧大韶也。慨然以關節授之。韶亦自知其人足以當先生之舉也。亦慨然受之。而不辭。兩心皆可對天日。無容議者。昔嘉靖中。張文邦嘗失之于歸有光。萬曆中。馮開之嘗得之于方應選。並爲士林美談。不爲詔耶。韶與先生又何媿焉。竊聞諸道路。士子之疏。非爲韶發也。蓋先生會試之卷。當得第一。已而有捷得之者。先生不能無少望。後捷得者。敗而忌先生獨完。故借此名以相中耳。嗚呼。人情至此。總付之一笑可也。今先生之文章總行。可傳可法。卓然爲當代偉人。韶不肖。崛起自貢生。平未嘗修門生之刺。亦虞山一男子也。韶雖失一科名。而得當代偉人爲之師。先生雖失一官。而得虞山男子爲之弟子。其中皆有以自樂。夫復何恨。夫復何愧。記先生臨別時。執韶手。誨之曰。子之文章妙矣。而厄于遇。豈於陰德有虧耶。韶三復此言。銘之肝鬲。今春病稍愈。遂欲捨七尺之軀。爲一邑吐氣。作大陰德事。若先生察其誠而壯其志。不以爲譙讓。則知我之思又當在生我之上矣。

海虞文苑序

張子選卿以所纂海虞文苑示余。余謂之曰。昔音昭明之爲文選也。論世窮乎八代。取材極於九垓。囊括今古。包舉鴻細。然後鑒之以神識。裁之以體格。辨之以源流。審之以聲韻。才累理者必去。疵間醇者必削。其用物也弘矣。其持法也嚴矣。故能繼六經而垂世。並二曜以經天也。今子之爲是集也。封域不出百里之內。人物不踰數世之近。其用物太窄。則不能無姑息。其持法太寬。則不能無假借。子不見夫漁獵者乎。其網羅也。得魚鳥亦魚。其網羅也。得魚鳥亦魚。有能亘大海以爲網。彌虛空以爲羅。則吞舟之魚。垂天之鳥。舉不能越而之他矣。垂一綸之釣。操一繳之。而曰魚鳥必無失焉。無是理也。子之爲是集也。何以異此。選卿曰。是何言哉。夫地有豐膏。非廣狹之謂也。時有隆替。非久近之謂也。今夫江濤海濱。斥鹵千里。崔蒲瀟漫。求一穗之禾。稼不可得。膏腴黑壤。則半畝而收一鍾。言殊池也。雨氣勁掃。層冰凜冽。則極望無芳菲之色。春風一至。而桃李成蹊。百卉競爽。言殊

時也。夫虞山平窈而秀特，其水泉味甘而香冽，北倚

往往淳龐敦厚磊落而多奇此其于地也不似膏腴

之產禾稼乎。我吳之文章素號冠帶衣履天下迄於

皇明而盛極矣操觚之家真所謂人握靈珠家抱和

望夫虞邑舊其著者也此其於時也不似春風之長

百子乎。余生也。愚不能操觚。先哲之盛美。然故老所傳。邑乘家史所載。不可誣也。大抵國初之業。川吳。每

文恪導其源成弘之盛則民悍夢羽揚其皮隆萬之

揚

除則汝師元立振其響至若忠義則黃叔陽蔣子修

直吳放太。經警則余公肅。東原習。東主請。吳尊則李。節俠具鉅。要生王元。熏方正。具瞿學古。清介具魚希。

文安藏文靖韻致則錢士弘風雅則孫齊之質直則

陳良會滑稽則孫子虛。強識則桑廷瓚。鄭文度。經學

則瞿文懿邵北虞雖業分三立品各殊途莫不托足

詞壇流芬苑囿譬則鄧林之挺植無非隆棟玄圃之

積玉無非光夜雖殫目不能窮其富極口不能侈其

歷余忤甚諸案掛一渾身之是座也而子乃認其

以然三字後文
死補

又苑作名氏

也字從又從補

父范云壽與余
皆大率大器輩
陳其先生主訓

爲詩生上相得
惟西著經傳極
編行於世

用物之害病其持法之寬不已過乎余起而謝曰若
吾子之言微子吾無以知虞邑之盛至此也語曰莫
爲之後雖盛弗傳汝南之先賢襄陽之耆舊誠足冠
冕人倫矣籍非楚之鑿齒之傳寧知不沒沒無聞乎
魏晉之風流標位詎不掩映千古然不有義慶之世
說又何以能至今如生也古來一方之名民一代之
勝事或傳之而傳莫或傳之而朽者何可勝道哉微
子吾無以知虞之盛至此也適卿唯唯謝不_敢而退
遂述其語於簡端_適卿者名應遴博雅好古辱與余
子董游其先人亦博雅士與予並爲諸生亦相得甚
懽云

道光壬寅臘月十七日夜香初周君叩門示余以海雲文苑首

載此文即檢此集松勅二區文却居士識

道光壬寅臘月十七日夜香初周君叩門示余以海雲文苑首
載此文即檢此集核勘二區文部居士識

溫陵集序

宏父之沒十有餘年事既久而論定澤未斬而風流其人其書可得而言矣迹其居身夷惠之間遊意儒禪之表棄家依友好辯賈禍莊生所謂真人尼父列之狂士者也發而爲書舌殆臨川筆亞眉山其言肆而多中其旨遠而不文雜以善謔兼之怒詈故哲士釋筌蹄以醉心淺人拾唾穢以飽口宜其名溢婦孺教彌區宇者乎至乃高自夸許謂落筆驚人吐辭爲經斯言過矣古之作者必擅三長今遺學則荒博文之經侈膽則開妄作之門已屬危言固非通論且循言按之三者之中識膽信矣才無稱焉得失責若有目難欺也藏書百卷止憑應德左編悉加刪述顛倒非是縱橫去畱以出宋人之否則有餘以折衆言之淆則未足世說初潭義例踳雜中庸道古旨趣無奇自此以還益寥寥矣若夫氣挾風霜志光日月據賢聖之賢腸寒儒學之心膽其在焚書乎子靜伯安未嘗優劣求之近世絕罕其儔雖吾師登之胸羅三教目營千載亦似不及也說書數十篇放於體而弱於

辭放於體而弱於辭而乖古雖云理勝未觀成章光莊二解可謂清通已採焦氏翼不復入集孫武參同寡所發明易因一編率多傳會甚至俗說院本樂傳標評悉屬贗書無可寓目茲之所撰盡已削諸集凡二十卷本之焚書者十六取之藏書及雜著者十四宏父李姓名載贊福之晉江人嘉靖中舉于鄉仕至姚安太守

徐無礙詩序

徐起卿匿迹避讐更姓名者數焉乃獨以無礙自號而因以名其詩予謂礙生於心無心則無礙虛船觸舟福心不怒弱子飄瓦慈母操釜理固然也起卿世所指名為有心人也犯大敵報大讐雪大恥無心而能若是乎則安所得無礙而稱之禪家不云乎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起卿之藏其心也密矣耶其心也微矣其藏之也如玄珠之在淵離朱不能得也其用之也如庖丁之解牛批卻道竅而技經肯綮之未嘗也發而爲詩有感則鳴意盡則止若冷風之過於竅無怒號也若春鳥之戲於林無悲聲也佳言如屑而無含毫撚鬚之苦篇什盈車而無爭奇競勝之思起卿之爲詩如其爲人而已故謂起卿爲有心人者知起卿之淺者也謂起卿爲無心道人者知起卿之深者也且非直其詩然也小而試之於治邑大而觀之於立朝爲而不有功成而不居夫亦猶是也已余拭目俟之矣起卿其以余爲知言乎

陸孟見揣摩編序

仲尼有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及其絕糧陳蔡之郊僕病馬羸不謂不貧賤矣乃猶然援琴而鼓之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子路曰君子之無恥也固若是與由是言之恥與不恥又何相戾也豈生平固羞語貧賤而迫塞苦痛計無復之姑爲嫚語以自寬耶將恥者我實任恥而所不恥則固有代我而受恥者也蘇季子之不得意於秦也妻嫠嫠偕恚極而修揣摩之術觀其引錐自刺齒切趾裂似謂天壤之大不可復著一貧賤人朱長史四十不過負薪行歌旁若無人妄謂富貴可計日待聽一切兒婦人悲悽之語裝若充耳乃兩人俱計就功立榮名顯天下則天生豪傑固必有以察之恥亦得不恥亦得爲長史者正不必以憤爲癡爲季子者亦不必以樂爲頑也使季子不憤則志不激術不奇或猜項黃馘而死於牖下使長史不樂則歎老嗟貧鬱鬱誰語或未及富貴而中道夭於窮愁是二者皆未可知故吾與孟是約願以其憤者自雄而更以其樂者自愛才欲日益

識欲日損。學欲日博。業欲日精。四者一不具。吾爲孟
晃恥之。四者具矣。而貧賤終不可逐。富貴終不可招。
天下必有受其恥者。吾不爲孟晃恥也。請以此廣揣
摩之意云。

詩經野語舊序

夫詩義與四書義等耳。然世之名能四書義者。無慮
數十百家。而詩義則寥寥也。其名能四書義者。輒欲
駕先輩而上之。至論詩義。而及王唐瞿薛。顧汪。陶何。
諸先選。則必遜謝以爲弗如。抑又何也。將弗爲與其
弗能也。蓋詩義之倍難工者。有二。書主理。詩兼主情。
理可以臆論。而情必期於體物。不近於情。則文而非
詩也。近於情。而遠於理。則魏晉以後之詩。而非商周
之詩也。不博乎物。則詩之志匿。而弗彰。昔王元美論
詩。謂一涉議論。便是鬼道。又謂師法欲高。取材欲博。
通於此語者。可與言詩義矣。我友馮嗣宗。其庶幾乎
往乙丙之交。予兄弟之詩義。方且貪奇務博。以爲高。
而嗣宗近稿一成。遂臻先輩。予心愛慕之。而竊疑其
詞之傷於實也。殆戊己之際。兩家議論。未免相左。嗣
宗嘗駁予文云。僕平實之文。仲舅固不屑爲。仲舅流
麗之作。僕亦不能爲也。予聞而心悸。徐而悟。往者之
非也。乃盡加刪改。一稟正度。今物必肖。情情必歸理。
稍涉浮動。便自焚削。謬謂王唐二家。允爲正宗。顧汪

陶辭其則不遠懷葛沉確可稱偏至昆湖浮衍不足述也。染指三載幾盈百篇。絃以示嗣宗。嗣宗始撫膺高蹈曰：子得之矣。嗚呼！文而不務爲必傳，則已。文而務爲必傳，則將以一人之心，一日之手，而供千萬萬無窮之目。厭千萬萬無窮之口，斯已難矣。非夫精思力詣，改過不容者，其孰能與於斯。蓋吾黨自十季以來，無日不相鍼砭也。而僅得此，且以予兄弟之於嗣宗，尚恨相信之不早，則世人之擲掄吾黨，又何俟問也。而今而後，惟願二三同志，日摘吾文之瑕，以相告。若夫流俗毀譽，則請得之以當巴浦之兇象可耳。

馬瑞伯談醫管見序

語曰：人能弘道，自三教以至百家，莫不有道焉。而爲之者，多非其人。此古今所以不相及也。請先言儒。今夫儒童卵而受業，白首而不釋卷者，非以明經耶。而求其經之明者，千里不一士焉。非學之不力也，智不足以及仁，不足以守，勇不足以斷。雖老死於經，經弗爲有也。惟醫亦然。古之善爲醫者，皆智足以及仁，足以守，勇足以斷。三者不備，未有幸而成名者也。而今乃得繆先生仲醇、仲醇、磊落英特男子也。其爲醫也，於百藥之情性，六脉之氣候，似有神與之謀者，不待舌味而手診之也。如仲醇者，固不可以醫名，卽以醫名，亦可謂之人能弘道者矣。馬君瑞伯，仲醇之高足弟子也。服膺仲醇有年，而仲醇亦稱之不去口。其相得也如是，則豈漫然而已哉。瑞伯恬雅疏達，去儒而醫，猶然儒者也。家貧恒乏食，而孝養友愛之誼不衰。以彼其人，其能弘仲醇之道無疑也。所著談醫管見一卷，必有合於古人之意，故爲之序而傳之。

贈陳若稽詩序

若稽少於予十五歲，方余爲舉業時，若稽尙幼，不及相從。筆硯間及若稽銳志舉業，而予適遭沉疴，靜攝者累歲，朋儕以文字相質，悉閉目不窺，故若稽雖以舉業名，而予未嘗一讀若稽之文也。暨予病起，而若稽又已棄舉業去，爲醫，醫學日精，道日顯，遂號國工。而予又以病良愈，無所事醫，故若稽雖以醫名，而予未嘗一服若稽之藥也。若稽之爲儒爲醫，若與予巧相避者，豈交道之疏歟？亦有數存乎其間耶？然若稽雖棄舉業，而更喜談詩，得人贈詩一篇，如獲拱璧，予戲謂若稽昔人有治一病，課種杏一株者，子治一病，正當索詩一首耳。若稽笑而領之。予雖未服若稽之藥，而衰與病相尋，豈能終無求於若稽？故亦效顰二首，端諸名什之後，以當異日之藥，值可也。

黃子羽詩稿序

亡友何季穆好論文，寡許可，其於經義，謬推不佞於古文，推愛之，至於詩，則頗自負，以爲今世人莫吾敵也。卽世人之於季穆，譏訛詆毀，自頂至踵，幾無完膚焉。然亦未有譏訛詆毀其詩者。則季穆之長於詩也，信矣。余不知詩，不能定季穆之品，但見其哦咏自得，旁若無人，每儕輩課詩，見季穆詩成，亦多輟筆退讓，而獨黃子羽者，方其髫髻時，已能與季穆相酬對，或唱或和，雖枯題必腴，雖險韻必穩，往往有藻思秀句，出於季穆之意。表子羽洵可稱詩人哉！今季穆之爲古人已十年矣，余每讀子羽之新詩，未嘗不憶季穆也。使季穆而在，長與子羽相訓對，此十年間，當不啻數百千首。卽元白之長慶，皮陸之松陵，豈必多遜哉！今子羽獨以其集行，而又寥寥不過百餘篇，余以傷子羽之寡和，而更歎天奪我季穆之早也。子羽弱不勝衣，食不盡一盞，而志之所在，壯夫莫能奪，恂恂如不能言，而偶出片語，輒妙中理解。余嘗謂子羽之身舉體皆詩料也。子羽之言出口，皆雅音也。雖欲不工

詩豈可得哉。余性不能爲不情之詞。所以序于羽詩者如此。亦發乎情焉已耳。子羽聞吾言也。俯仰於今昔存亡老少之際。當必喟然興歎而朗吟長句。更有不可遏者矣。

陳氏族譜序

余讀陳則與所著族譜而重有感也。蓋掩卷而爲之歎息者二。復展卷而爲之欣幸者一。何則？物生必滋。人息則繁。自然之理也。大約十餘年而爲紀一紀。而子姓一倍。三十年而爲世一世。而子姓再倍。推而論之。固有大父未死而孫息盈十五。服未斬而宗枝盈百者矣。縱或此枯彼榮。正斷旁續。要其大數可得而齊。今陳氏自處士公以來。傳世者八九矣。而舉族之生存者可指數也。爲則與之丈人行者。僅若而人。爲則與之昆從者。僅若而人。爲則與之兒子輩者。又僅若而人。萃之以祭。而子孫其湛者幾何？合之以食。而小大醉飽者幾何？族有常事。誰與聚而謀？族有變事。誰與合而禦？詩云：人無兄弟，胡不攸焉。陳氏之謂矣。此可爲歎息者一也。夫猶歉之魚相吻，以沫同病之人相憐，以情陳氏之孤子，凌夷極矣。然且人各有心，口自爲議。萃之以祭而不舉其祖者有矣，合之以食而矜兄之臂者有矣。居常則摘短長而相捫，揄何樂則操曠林之戈而下石焉者，數數然也。詩曰：不令兄

弟交相爲痛陳氏之謂矣此可爲歎息者二也夫如是又何欣幸之有幸則幸陳氏之有則與而則與之有譜也有則與而學可爲宗人師德可爲宗人長才可爲宗人帥而舉族之心志一有則與之譜而善之志焉者矜惡之志焉者恥善惡之無聞焉者懼而舉族之耳目一試集則與之昆從兒子輩而以譜跡之觀其先世貽謀之遠慕德之勤而今之死者累累如聚沙生者落落如晨星苟非木石有不爲之潛然墮淚者乎既而思曰先人之道蛻若此其艱也吾儕之分形同氣者若此其寡也吾卽好譏議是數人者姑輟喙焉吾卽好傾陷是數人者姑輟手焉則老者之愛少者也如親子少者之敬老者也如親父行且敝族可和衰宗可起吾安知角弓之怨不轉而歌棠棣杕杜之悲不轉而慶鑫斯乎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則與其知收族之義矣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必是譜也夫此可爲欣幸者一也是爲序

翁子元書序

元書者余妹罕子澄翁氏之所作也其言天地陰陽之變人物性情之微學術源流之與詞簡而意深皆俗學之士所未嘗過而問焉者而子澄有味其言之末世而有斯人斯書豈非空谷之足音哉子澄年才弱冠耳昔伊川程氏五十始著書至於易傳則終身不敢以授人或請之則曰不尙祈有少進也乎吾師管登之先生亦至七九而始有問辨之牘蓋昔人之難於立言如此何子澄聞道之早也雖然吾願子澄之更籌之也蓋畫以降迄於周易箕子作之事備矣刪定以降迄於程朱之傳註述之事備矣故生於周之後雖有聖人吾知其述而不作也生於宋之後雖有聖人吾知其誦而不述也從昔儒先皆有語錄而薛文靖公則直曰讀書錄而已斯非吾所謂誦而不述者哉昔人之於學也博學之矣而又審問之慎思之矣而又明辨之四者至矣而後知吾所欲作皆古之所已作者也吾所欲述皆古之所已述者也雖終身無作無述焉可也見有可作焉見有可述焉非其

學思之未到則其問辨之未精也故予願子澄之更
籌之也予愚且怯故生平不敢言著書而又以其愚
且怯之意妄量智且勇者之心故敢僭言至此若曰
項托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人固有不可以凡情測者
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顧子澄之自命何如耳非
予所敢措喙也

易外別傳序

易外別傳者龍江三教先生之作而其徒復嬰子之
所述也龍江之學以儒爲表以道爲裏以釋爲歸故
稱三教也三教之書幾於五車而要之以易爲貫以
艮背爲門知三教而不知易是有錢而無貫也知易
而不知艮背是有室而無門也艮也者止也艮背也
者止其所也知艮之爲止則無時非艮也知艮背之
爲止所則無地非背也無時非艮則何必掩離塞兌
之爲艮也無地非背則何必製何塢尾之爲背也若
是則先生之教無乃偏乎曰此先生之權詞也衆人
之心未有不失乎動者衆人之心之動未有不由於
面者失於動故逆之以艮動於面故反之以背逆者
易之數也反者道之用也始於艮久之而忘其艮也
始於背久之而忘其背也故繼之曰不獲其身夫既
不獲其身矣又烏知動之非止面之非背耶知此然
後可與言艮背可與言易可與言三教矣則謂之易
外別傳也可謂之易中正傳也可復嬰子其以予
言爲然否

白白生稿序

往家伯欽薄宦晉陵。予時過省。晉陵諸人士之文。頗得寓目焉。大率方整其局。組練其辭。如書家之所謂正鋒云耳。無絕殊者。忽得一文焉。有異。飄飄乎若御風而行者。予蹶然驚曰。此何人哉。諦視之。則義興周玉繩也。無何玉繩遂摩天去。後予養疴齋中。有客攜行卷一帙。見示曰。子習晉陵之文。亦知有所謂白白生者乎。予曰。未也。亟索而讀之。則妍若奇花。快如俊鶻。蓋飛舞變幻。大類玉繩。而鮮艷有加焉。其所至殆不可量也。白白生固名父之子也。虎豹之駒。未成已有食牛之氣。語豈虛也哉。夫風習亦何常之有。俗尚名。名久則偽。偽則矯之以正。俗尚實。實久則腐。腐則振之以奇。要必有英異之士。得氣之先者。往者虞山之文。腐極矣。予社中諸兄弟力振之。今遂爲天下望國。晉陵故有又損臣虎諸先輩。灼然不爲世俗之文者。又得白白生爲之後勁。以旗鼓中原。誰能禦之行。晉陵之駕於虞山也。唐薛兩先生豈異域人與。是白白生勉之矣。

題華林社草

今茲孟夏。余遂有白下之行。寓於所謂西十八衛者。相傳其北則梁武華林園故址也。斗室衡門。蕭然獨適。遠看山色。近息樹陰。牛馬爲羣。兒童爲友。竊自謂可稱避人矣。居無何。而爲友朋所物色。此樂遂不可久。夙習難忘。間親筆墨。而四方之臭味者。亦時以奇文要余。欣賞升鉛。而詠咏之似無日。不與諸兄弟談笑也。非敢謂東南之美盡在於是。然一時相與之意。亦何可忘耶。嗟乎。北望蔣阜。鬱葱如故。南涉秦淮。滔滔不改。而獨所謂華林園者。故礎朽枿。杳然無可復問。又安知千載之後。鬱葱者之不化爲童。而滔滔者之不化爲涸耶。又況乎七尺之軀。真成浮泡。泡與泡。儻刺那非故。今日之相與。不有可深長思者耶。猶記十五年前。曾於燕都聯一大社。與盟者近廿人。今同學少年。固多不賤。而化爲異物者。亦復不堪指數。重來此間。聚首者僅一兩人耳。更數年而後。此會中之升沉異滅。又不知當作何狀。興言及此。則朋友之爲樂也。少而爲悲也多。反不若避人者之漠然無介於

中也故著其姓氏列其文章庶後日者展卷之餘可
當命駕云耳若曰標榜爲名則吾黨久不作是夢矣

錢爾巽麓讀齋稿序

蕭山錢爾巽先生

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
譽不聞友之罪也由此言之古人曷嘗不貴名哉凡
爲名者必以異乎衆爲心者也然昔之所謂異乎衆
者異之以衆所不能而今之所謂異乎衆者異之以
衆所不爲余生於晚近然隆萬間之風俗猶及見焉
維時之所號爲名士者必其翹然不爲世俗之行者
也所號爲名士之文者必其卓然不爲世俗之文者
也苟降志而爲世俗之行友必疎焉苟貶調而爲世
俗之文友必摯焉其立已也固其持論也嚴其師匠
必高其聲氣必寡蓋隆萬時猶然而前此可推也今
則不然後進之所奉爲師匠者不論其人其文而惟
取其名位之尊形勢之盛先達之所引爲聲氣者亦
不論其材其品而唯取其請謁之勤酒食之腴論其
人卽閭巷之俗子猶弗齒也而忽命曰名士矣課其
文上不足以欺有司下不免於儕偶之笑而忽譽之
曰名士之文矣問其友少者以百計多者以千計蓋
有面目未覩而金蘭之誼已登之無未識而國門之

書已布者矣。然則前之所謂名士不近於闇然而日章乎？後之所謂名士不近於的然而日亡乎？相去幾何年？而今昔人不相及如此。又況乎而今而後者哉？交道之喪也。斯文之墜也。世運之頽也。詩所謂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識者能不爲之寒心乎？余友爾茂，錢子高才，積學沉思，著書而深藏若虛，以故名不出於家。年甫踰冠，際新天子有拔貢之詔，遂膺主者特簡，聲名鵲起，新進譽髦之士羣然推以爲鋒。而爾敦自視闕如，尙欲退居弟子之列。居今之世而有若人，庶幾闇然而日章者矣。殆無愧於昔之名士也已。今梓其麓讀齋稿以行世，蓋將就正於四方之勝已者，非爲駸俗噉名計也。予故嘉嘆其志意，以爲可以移風而易俗也。故忘其不文而爲之序。齋名麓讀，蓋取負書而行之義，然讀之不厭，行見焚書而憐之矣。

續國表序

今天下之憂亂者，必曰盜之蔓也，虜之熾也。是天下之大不祥也。愚以爲不然。善覘國者，不覘其形而覘其幾。盜與虜其形耳。今之所謂大不祥，其在時錢與時文乎？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人錢肆而觀錢之濫，此以知財之不理也。入書肆而觀文之濫，此以知辭之不正也。民私鑄之矣，而上公然縱之。乃官爐復模私鑄而布之，士私鑄之矣，而上公然收之。乃程文復模私製而獻之，此以知民之爲非者之莫之禁也。財不理，辭不正，民之爲非者，莫之禁，則何以守位聚人乎？嘗一鑄而知全鼎之味，見瓶冰而知天地之寒，天下事可知矣。賈生復起，其痛哭流涕，必有滂沱而不能止者矣。雖然，錢之濫也，由鑄者之不市，銅而以鉛鐵砂石淆之也。文之濫也，由製者之不讀，書而以僞子史惡詩文淆之也。故救錢之敝，莫若以銅救文之敝，莫若以書學而思之，問而辨之。其於文必有瘳焉。吾甥扶桑孫子有志讀書者也，所選續國表，諒非逐流隨波者。夫黃嘉白隆，雜於鶩眼，促環之

中固不待有目者而後辨之予老矣無能爲矣竊有
冀於宅相之成也故喜而爲之序

詩經野語新序

野語之刻垂四十季矣傳紙數百遂燬於火非敢謂
物之尤者鬼神所忌或亦違時之器造物不欲留遺
以誤後學也名塲久困予已改於此度而談經義者
尙俎豆予於前哲之間予甚面焉邇季子常麟士更
加表章至使墟塚之藏爭爲几席之玩多有千里遺
信相索者篋中無副本往往買庸繕寫以遺之勞費
無已竊自念此刻終不可廢此刻而可廢則經義或
幾乎息矣乃重謀剞劂以厭來者之請此刻以前有
兩顧詩稿頗類小賦未是當行雖有申函稿詞理多
合而體象微佻今於二刻中擇其近於雅者三十餘
篇附之卷末名曰野語補遺過此以還則皆自選所
汰也

聖智堂記 代

瀛海耿侯之令吾虞也不替月而森弭靈別賦登刑簡熙然稱上治矣乃卽子游氏書院故趾而鼎新之曰學道書院以羣士於學也已復闢其傍隙地所謂射圃者而鼎新之曰聖智堂以羣學之士於射也其名曰聖智取孟氏巧力之說也夫士束髮讀古人書聞先王之道固將經綸宇宙自命入則秉圭執笏從容風議於廟堂之上出則投壺雅歌手不煩麾而天下謚如又何事操弧搢矢效武夫健卒之末技爲卽謂志道據德之士不廢游藝夫亦時寄跡焉以附於一張一弛之義又安取聖智之大名而文之噫是不然蓋予觀今古強弱之變而深有慨於射之重也三代而前取士者必以射其舉於鄉也非射弗登其選於澤宮也非射弗與祭其封建諸侯也非射而中則不得爲侯舉國之縉紳學士無敢以文事誦武備者天下咸則而象之一旦有事人盡將也人盡兵也故中國之兵常強而常足以控夷狄故曰胡兵五而當漢兵一又曰射疏及遠則匈奴之矢弗能格也三代

而後取士者或以制策或以詞賦或以經義縉紳學士口不言射而舉古人觀德序賢之業僅視爲武夫健卒之能事彼武夫健卒者觀縉紳學士之輕射也亦相率而羞稱之甚者身爲將帥而目不識弓矢爲何物故中國之兵常弱而常爲夷狄所控蓋漢兵五而不能當胡兵一者有矣嗚呼魏晉以還舉可見矣故欲挽天下強弱之流而善制其勢則莫若重射天下之重制業經義已久而忽先之以射其耳目必駭則莫若明示以射之所以重明示以射之所以重則莫若究文武之同原而窮道藝之一貫孟氏巧力聖智之說非其最深切著明者耶有意哉耿侯之揭以名堂也今夫射者游目於百步之外而握機於毫芒之內凝神注志雖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可不謂智乎及其心與手應矢與的符動於天倪休於天鈞精至於無形妙至於不可思可不謂聖乎推此言之正已而發不怨勝已而不可不謂仁不失其馳會矢如破可不謂義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可不謂中和蓋行一物而六德備焉者射之謂也而尚可薄爲武夫

徒卒之能事乎。有意哉。耿侯之揭以名堂也。自此堂
既闢。而學道者不妨學射。無效顰俎豆軍旅之說。而
廢男子之所有。學射者。即所以學道。無狎於佳兵
不祥之器。無徇於玩物喪志之戒。則文武之分途可
合。道莧之岐徑可通。行於一邑。而訓於四方。天下之
轉弱爲強。將自此始矣。則所謂聖智堂者。其殆與學
道書院並垂不朽也夫。

鉞密鎮重建真寂禪院記代

言天下之名山無不舉東西兩天目者。言天下之名
刹無不舉徑山者。遂則國一大慧諸祖之法席近則
紫柏可大師之靈蛻在焉。故黑白之侶登臨兩天目
瞻禮徑山者。日無虛尋。或乘竹筏緣磴而進。或包
腰芒屨穿林麓而入。雖水陸異途。要必於鉞密發足
焉。故言兩天目徑山。又無不先舉鉞密者也。然其地
俗朴民儉。自農桑外。多以埏埴爲業。故市廛之與陶
穴相望如鄰比。而求所謂伽藍精舍。則窮乎無聞。凡
登臨兩天目瞻禮徑山而托宿焉者。非寄民廬。則假
食肆。雖緇衣白足之流。勢不得與齊民異。有識者過
之。未嘗不徘徊興歎也。聞谷禪師慨然損衣鉢爲善
信倡訪真寂廢刹故址。復建禪院。爲往來食息之所。
厚直市地。集材構屋。凡爲佛堂若干楹。間僧寮若干
楹。間牆籬門廡。厨井福澗。各有其所。雖無雄殿傑閣。
震竦觀聽。凡所以供佛養僧之具。燦然備矣。院未有
儲粟而居民千餘家環拱敬信。每食必貯淨飯一甌。
以俟禪師使沙彌三四輩聚而歸之。蒸饌以供僧食。

食時王客僧恒不下千指無匱乏之憂晨鐘暮鼓木魚梵唄之聲聞數里外雖大叢林無以過之蓋禪師貌溫而氣寂行修而言中當其在雲棲會下苦行菁山名聞已洋溢諸方道俗仰之不啻瑞雲祥鳳故一出而所過必化所舉必遂流衍而光大之正未有量也乃予所醉心禪師者不止是自初祖西來而義學之士疾之如讎六祖傳衣而南北宗亦相爲水火蓋我相難除法執易起所從來久矣紫指以單傳之印唱道徑山而雲棲大師專提淨土二大士之權實隱顯詎可凡情分別而猥牆倚壁之徒亦遂各分門戶今禪師不離淨土直契單傳且以雲棲之的派作徑山之津梁此真寂院之作蓋亦借事顯理合異爲同之妙用也院始建於宋寶慶某年廢於某代重建於萬曆四十某年落成於萬曆四十某年院成後師旋入閩中某山至永昌某月狗善信之請復來王院事及天啓改元季冬而吳興朱國禎始爲之記

重修東塔碑記

海虞故有塔在虞山之南寶嚴寺其在城內者號爲東塔天啓癸亥十二月寺僧淨仁以東塔敝漏不治恐毀徧告於邑中長者居士衆謀僉允聚材鳩工推大韶董其事時塔頂尚無恙修葺者謂從第九級始可矣乃其月之二十二日江南地大震聲如轟雷屋宇歟蕩川流湧立塔尖搖搖表側相輪露盤皆碎古鐵片落如飛合邑驚怪僧合掌歎曰豈佛意欲并新塔頂乎其明年甲子二月乃始興事易露盤補相輪正合尖自上而下九級至二級不數月莊嚴如故惟第一級梁棟枅桷瓦甍盡敝施功爲難而邑遭大水韶又逢家難輟工者久之至崇禎戊辰復續前緒迄於己巳四月始克竣役凡屋木銅鐵丹堊圻匠之費先後共爲白金一千一百兩有奇按縣志東塔之興始於南宋建炎四年至咸淳間重建迄今歷歲五百餘矣其間敝而後修者惟洪武永樂宣德間三見於誌自此以前後佚無可考據余耳目所及一修於萬曆初年時陳莊靖公以給諫里居實主之再修於萬

曆二十一年則居士錢順化王之并今而三矣大率遠者三十年近者僅二十年寒儉狹劣之士咸以謂造塔之費當不下萬兩不三三十年又輒以千兩葺之勞費邑人無已時指此爲佞佛之害則韶竊謂不然計邑中名田一萬六千頃使畝益一升則一歲之所贏不下萬兩足以供造塔之費矣使畝益一合則一歲之所贏不下千兩足以供修塔之費矣若使塔廟堅固慈力冥加時和年豐疹癘不作其所贏豈直畝益升合已哉且佛眼所照通觀億劫人民之饑饉迫阨正由舉國慳食緣合受報若能破慳種福來世將共享殊勝自然之樂又豈計目前錙銖毫末之損益哉若所云云者乎是役也宮詹錢謙益首倡檀施而諄諄勸募強賂不舍以成其事則亡友王宇春之力居多其餘善信姓名不可悉書書於碑陰連觀可大師嘗得菩薩堅固千若干以二顆與邑人桑銘銘後以遺韶韶因函謝平安於塔頂之仰孟敢記歲月使後之嗣事者得以有考焉

顏魯公書碑亭記

魯公之書名童穉莫不聞而所書夏侯湛東方朔像贊則尤家喻而戶習者也按史曼情恢諧滑稽遊戲微脫孝苦則風流機穎以文貌著美跡其爲人皆與魯公之方嚴質重迥乎不侔乃魯公有意於其像與贊而爲之大書深刻以垂不朽豈三人者之神情氣骨千載冥契固有不可以皮相而形拘者與要之曼情像於厥次孝若贊於樂陵魯公書於平原乃河北山東一大故實可以昭垂地志而誇耀今古者也據魯公自爲碑陰記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公所刻不四十年而駁辭不可識矣乃魯公天寶末所書迄今九百年所完好如故豈直以其字大可久抑亦魯公之精誠貫於金石別有神物護持其間者碑故在陵縣縣治署縣事海虞陳君亮求得於顏垣荒草中而爲之亭以覆之夫曼情之人不待像贊而傳得孝若而志益彰矣孝若之贊不待書碑而傳得魯公而行益遠矣魯公之碑不待亭而傳得君亮而垂益久矣甚矣君亮之知所務也凡賢者之吏於其土也必爲

之表章其名勝而發皇其盛美然多於政成優暇之日而徐議及焉君亮以雒縣學博暫攝陵篆而汲汲於茲其賢加於人一等矣故予喜而爲之記君亮名敬元以崇禎某年某月署陵縣事碑亭之作在其年某月

均墩東西兩圩置墓田記

吾家墳墓遠者不可知所可知者自高祖處士公均墩東園阡始高祖生及卒葬年月無考以故老所傳聞度之其入贅薛氏當在正統景泰間而卒當在成化間也其墓在東園圍岸之南際堆土延長十餘丈惟中脊最厚東西漸狹而薄若翼然形家云此蝙蝠形高祖所葬正其脊也曾祖贈太常公墓在均墩西園其葬之年爲嘉靖癸巳距今崇禎癸酉爲一百一載矣曾祖年七十三以葬之年推其生卒則生當在景泰天順間也其墓東西北三面阻水所謂均墩者坐其南土脉北行而穴若袒受之亦形家言也東園阡側通渠岸善崩西園阡亦沮洳地遇水潦則垣數毀欲計久遠法當置產以備修繕先太常驅馳王事四十年日不暇給先太僕兄嘗謀及之曰吾齒猶未也待暮年爲之未晚詎意凶終不果太僕歿後數年大韶於行次爲最長乃集弟姪而告之曰詩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易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吾欲及吾之未死補父兄之闕醕金買墓田以供築岸繕

垣及歲時上塚族食之費諸子以爲何如僉曰善哉
乃各踊躍終事輸財恐後共買田若干畝而伐石爲
碣記其歲月以昭示後人其田字號與數與由田之
名字則書於碣陰

建新塔夢記代

吾邑之建新塔於異維也鄉先生觀察蕭公寔王之
已布金買地矣未定厥基乃豎一利竿繫紙鶴於竿
首斷繫而颺之視鶴所止而斷焉土中得彌勒泥像
一舊執一轅有舍利寶塔四字萬衆聳異遂奠基於
此土時萬曆庚戌某月也終蕭公之世累至三級而
止蕭公沒囑僕吳某嗣其事累至五級復止吳嘗禱
於佛問成塔之期夢或告之曰直待錢宰官出功成
若拔矣覺而誌之報工靜竣者數載至天啓七年邑
有鄉氓戴老者年七十九矣兩目皆盲自長齋奉佛
外無所識知忽於四月十五夜夢一僧戴僧伽帽如
佛狀者謂之曰爲我告錢探花速建新塔至五月十
五夢二僧傳語如前則聲加厲矣至六月十五又夢
三僧偕來衆僧百數執如意隨其後怒呼戴老曰我
三世佛也兩囑汝傳語而忘之乎命以銀銀鐙繫之
戴老怖甚驚覺明日走問錢探花之門而告焉錢探
花者謂予叔牧齋也牧齋親戴貌朴野言詞愿慙度
非誑語者念佛勅殷重誓竭貲力以從事其月二十

日夜戴老夢復命於三世佛時猶未鳩工也至八月
晝日夜戴老又夢前三僧怒其懈緩以火熾銀錯繫
之覺則項有瘡痕累累若爲湯火所灼者而塔旁居
民亦於是夕見紅光從塔中出轟起屬天十六十七
兩夕亦復如之於是邑中無男女愚智無不驚怪讚
歎以爲希有遂於是月二十日開興厥工自後善信
雲合勸力泉涌又會國運維新殷祥集之時度可
不日成之矣夫建塔之功德與古塔之光怪戴在華
梵傳記甚多不必置疑也乃仰窺慈旨似以肩荷之
重獨果改齋而以趨督之勤偏責戴老若繫縛堅牢
而不可推移者此其故何也意者多生誓願各自有
在緣起時至唯佛天眼能觀能見有非衆生所得而
思議者與或謂夢者想也造塔之願結於戴老之心
而錢宰官護法之名又浸灌於其耳合眼成夢理非
無因周禮所云思夢殆謂是與或者以爲不然吳一
夢於數年之前戴五夢於數年之後何不謀而合也
如第云想耳因耳則彌勒之像舍利寶塔之碑豈亦
生於蕭公之臆說而紅光果夜又豈居民之目眩妄

記

見與予謂二說皆非也亦皆是也聚沙成佛因果歷
然若因地不真則果招迂曲豈可以凡心之戲語判
化佛之誠言乎然究極言之三界唯從心造國土皆
由想澄佛亦想也塔亦夢也從多生積集而成則俗
謂之爲真爲是從一念暫起而見則俗謂之爲想爲
夢久暫一如真假何別卽謂尊像舊觀現於蕭公之
心紅光果夜發於居民之目有何謬焉故戴老之夢
謂之正夢亦可謂之思夢亦可總之皆佛力也皆心
力也文光目擊靈異快樂無量遂忘其不文而爲之

春浮園記跋

予於菰林中神交伯玉舊矣。甲子歲僅一識面於南都。又十五年伯玉來遊虞山。始得親狎。因得讀其所爲春浮園記。而當卧遊焉。想其隱背城市。俯仰湖山。映帶泉石。位置亭館。點綴竹木花草。種種奇妙。疑非人世所有。殆仙境也。誦其文字。挾風雲。句含情態。秀而不佻。華而不浮。傳神寫照。如挈千里外地而置之目前。殆仙才也。以仙才居仙境。伯玉之於仙也幾矣。乃記中於仙山丹竈。過而不存。而更欲於水邊林下。澄懷觀道。又似外仙而內禪者。豈束於撝嚴行布之說。而卑視十種圓成耶。予以爲仙與佛。皆出世聖人之假號。非有定優劣也。南華道德卽三藏之先驅。而洞天福地。皆淨土之分現耳。然則所謂春浮園者。又安知非洞天福地之分現也耶。夫道以濟物爲功。樂以與衆爲大。以百玉之才之德。而老於春浮園。天下又何賴焉。范希文先憂後樂之說。夫豈欺我。吾願斯園之爲綠野平泉。不願斯園之爲鑑湖剡川也。

跋扈子讀書圖

人與萬物。耦生於元氣之中者也。而獨能以其智。抉擿元氣。刻鏤萬物。故天之忌人也。甚其聰明強力。而秀出者。天刑必被焉。書也者。又人之精也。古之人其所以扶擿元氣。刻鏤萬物者。千變而未有極。無不寓之於書。而後之聰明強力。而秀出者。亦往往不期於書。而書自親之。故天之忌書也。滋甚。以好讀書名者。天刑必首殺焉。不中於賤貧。則中於夭折。蓋器質佹之。未可謂不幸也。所建顧先生勲臣鎮遠侯之嫡裔也。藉令目不知書。而第以躍馬肉食終其身。豈非人世之吉祥善事與。無端而折節下帷。貫穿今古。遂能識治亂興亡之所以然。而窺昔人行師用兵之要。於是一二同好。相與推轂。之以當大事。推轂之未幾。而網罟加焉。致使身家兩敗。前無進寸之利。而後有退尺之禍。則書之爲也。厥子農長。亦無端而嗜書。生十八年矣。未嘗有一日膏梁執棒之樂。而務與耆儒小先。競短長於寸管。金馬未升。玉樓旋召。痛芝蘭之萎。戶泣瑤瑩之存。苟則又書之爲也。由此言之。書之爲

所建父子禍亦已烈矣。所建何愛於書而嗜之不厭。又何惜於讀書之子而爲之圖畫以傳耶。無乃窮而不知變乎。所建曰不然。夫窮者吾命也。不變者吾性也。且吾自嬰禍以來。責賤富貧之際。交態亦屢見矣。其能追隨我於患難而朝夕我於落莫者。唯書獨也。書者。固我久要之友也。彼未嘗以窮而棄我。我安得諱窮而棄之。嬰兒墮地。生不諳之。無而寫天者。固不可勝算矣。於書誰咎哉。今吾子逝矣。而檢其遺書。面目宛然在也。又幸托於長蘅之筆。以延數十年之命。然則死吾生。子者未必書之罪。而生吾死。子者則盡書之功也。吾將以書爲菟葵焉。子勿復言矣。予曰。甚矣。先生之難悟也。夫溺於水者爲水怪。噬於虎者爲虎俚。窮於書者爲書癖。甚矣。先生之難悟也。如以予言爲妄。則盍質農長於九原。

跋宗法考

予有從姪德璘。與予同歲。老而無子。以從弟之幼者爲後。已垂二十年矣。或以爲名不正。言不順。於法不可。德璘泣而告予曰。璘非敢以弟爲子也。特待弟如子云耳。因出一編示予曰。此宗法考也。璘奉以周旋。庶幾無愆於義乎。予聞見淺劣。不知宗法考出於誰氏。載於何書。然俯而讀之。仰而惟其義深。歎先聖後賢所以哀人之窮者。一何婉曲深至也。鰥寡孤獨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然鰥者可以娶。寡者可以嫁。其老而不可嫁娶者。或有子可以養。孤者有時而長。至於獨則計無復之也已。故四者之窮。惟獨爲尤甚。詩云。哀此鰥獨。非虛言也。聖人哀之。故制爲立後之法。使無子者。得子兄弟之子。而兄弟之有餘子者。得出其子以爲無子者之後。使有餘不足。可以通融均一。此本於人情之必至。而聖人因之以爲裁成補救之術者也。然又恐其子之貳於所生也。則爲之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又曰。爲人後者。絕其私親。自斯法立。而天下之爲人後

者可以專意於所後。而所後者。可以無焚獨之患矣。然又恐其親爲父子。而心或不順也。則又爲之律曰。凡繼子不得於所後之父母。聽其告官別立。自斯法立。而天下之爲人後者。不敢不順於所後。而所後者。益可以無焚獨之患矣。然又恐旁人之得而撓之也。則又爲之例曰。凡立後者。或立賢立愛。但要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第告爭。自斯法立。而天下之爲人後者。可以安意於所後。而所後者。益可以無焚獨之患矣。嗚呼。聖人之爲無子者計。若此其詳且盡也。然法制有盡。而事變無窮。先聖之心。患有所不能預設。而後有賢者出。乃復推其理勢之所宜。然以補先聖禮律例之所未備。此宗法考之所爲作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有人於此。旣已老而無子矣。而又無兄弟子之可子。則遂將生入悲田。死擠溝壑乎。宗法考之言曰。凡無姪可子。不得已而抱幼弟。或姪孫爲後者。其昭穆不可紊亂。而情意可以相通。抱之者。當視所抱如子。而不必沒其弟與姪孫之名。所抱者。當事抱之者。如父而亦不必沒其

兄與伯叔祖之號。要期於幼有所長。老有所終而已。嗚呼。斯言也。上不悖古禮。下不悖國法。而可以曲暢先王哀此焚獨之意。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余愚且賤。其言不能有輕重於德璘。然見德璘所示之書。而知天下之禮。可以義起者。類如斯也。因綴數語於其後。若曰。專以禮許人。則吾豈敢。

書程先生死難傳後

正統己巳土木之變，從臣之殉義虜庭者，指不多屈。而吾邑刑部員外可菴程先生，忠節尤著。李文安公爲作死難傳，敘述事情，可謂詳且核矣。雖頑夫讀之，亦必爲之瞿然神竦，潛然涕零也。或謂是役也，權璫誤國，天子蒙塵，虜圍軍台，六師崩潰，鋒刃之所擊，獨蹄足之所蹂躪，崖谷之所顛蹶，饑渴之所困踣，度吏士之死者，當不可以數計。而獨程先生輩數人以死成名，豈其有幸不幸與？曰：非也。凡史家書法死者，與死之者異。死者死於勢之屈也，死之者死於心之不屈也。自戰國以迄劉項之際，斬馘坑屠，何啻幾萬萬，而節烈之表表史冊者，唯王蠋、壽政姊虞姬與田橫之客耳。唐祿山之亂，史獨稱顏杲卿、宋徽欽北轅而虜酋有南朝，唯李侍郎一人之歎。此皆所謂能死之者。豈與夫使仰求生，倉卒及禍者，可同日語哉？方先生之與駕相失也，其勢尚可以逃，及虜之擁駕而去也，其勢尚可以柔從而緩死，而乃涕泣牽衣，指節寸落而不顧，張目奮言，兩股殊斷而若飴。此非忠貞本

於天授，節誼堅於素植，曷能慷慨激烈如是耶？乘春秋之筆者，必書曰：員外程式死之，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蓋嘗竊論海虞叢爾邑耳，而忠義之士，史不絕書。靖難之師，黃給諫死於水，劉七之亂，唐知縣死於葉，武宗南巡，蔣御史死於諫，江陵奪情，趙文毅幾死於杖，而近者逆璫煽禍，余兄大章死於詔獄。蓋國家有大故，縉紳有大禍，則海虞必有一人焉奮氣抗節於其間。豈虞山之巖特兩湖之澄秀，地靈人傑，固有非他郡邑之所能頡頏者與？因讀程先生傳，連類及之，且以風志士之繼起者。

書紫柏禪師集後

昔人謂中峰報席不知道隱何方以予耳目所及達觀大師之志行真末法中龍象也讀其書想見其志氣確爽爲人真切其最可敬者不以釋迦壓孔老不以內典廢子史於佛法中不以宗壓教於教中不以性廢相不以賢首廢天台非其見地融明圓攝萬法無罣礙無偏黨者能若是乎其於石門文字禪東坡禪喜集稱之津津不去口蓋欲以文字般若作觀照實相之階梯則又此老之深心密意也

又

憶萬曆庚申達觀之徒澹居鎧公持紫柏語錄見示予爲校定二十卷鎧公攜往廬山今其本存亡不可知然料難再覩矣此金壇于氏所刻不知何人刪定較予所定本似有遺漏聊記一二條與某人書云宗門問答如蠻人說蠻語蠻人當自解之此語頗有味又有一篇記大盜某某爲僧殺娼斷愛靜修得道始末事甚奇又與馬御史經綸論李卓吾往復書俱可傳又有一段盛稱本朝高僧琦楚石今本皆無之

書閻丘氏守菊圖後

予童子時聞丘龍門先生爲句讀師先生無子其弟之子仲芳與予爲通家兄弟遊甚狎一日出其先世所傳守菊圖卷示予予閱之重有感焉閻丘氏世居郡城爲郡著姓至以其氏名坊入國朝猶有仕爲瑞之推官者名在郡志今坊宅墳墓之不能守搖遷海虞而僅守其菊菊又不能世世滋茂而僅守其圖卷亦可謂之式微也已雖然古之好菊者無如淵明東籬就醉爲千古勝事而其詩乃曰生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則若嗟慨於守之無人者今閻丘氏之圖卷歷百有數十年傳六七世矣而守之不替不謂之好紙筆不可也其守不既多乎予聞閻丘氏此卷初多名人題跋贊咏不可枚舉後盡爲鄰人張君山借觀盜去君山者醫士名徽爲募祥於昌啓閻名見彈事汪文言之死徽與有力焉後爲文言索命手足拘鈐若拷掠狀叫呼八十日而後斃二子亦於是年先後大歿遂絕世文言事在國史夫以張氏之奇險詭覆而竟大絕以閻丘氏之機拙柔懦而尚能保其六七

世之圖卷則信乎善守之道不在此而在此也余故附而著之以箴薄俗云。

麟趾辨

予在盧龍時李弟初習詩一夕會食次問余曰何言乎麟趾之仁也予應曰予曷乎見之而曷乎聞之古今之說詩者皆曰麟之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是其義也李弟乃難曰麟之仁也固若是拘拘者乎必擇地而後蹈乎前有茂草旁有蟻穴將畢世不投足乎余尙未應座中一儉父僂言曰固哉爲請也麟之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也性也其意然也不得已而或踐之或履之非其意也無傷於麟趾之仁也姬公之相尼父之師而不能無過也不得已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義也予乃從而笑之曰如君之言則害義實甚夫麟之生也其於世固未嘗數數然也自三代以至於今其確然見於經傳者西狩之外無兩也予亦曷乎見之而曷乎聞之雖然詩書所傳不可誣也且夫物有殊情性有偏至禽獸之中稱義者屬稱節者馬屬之矣雄終身不變馬之聚麀則立自殺也凡物固有然者而況乎麟之靈也麟之趾不踐物角不觸額不抵也鳳之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一也世有

異物必有異性也。使爲潔者。搏臬之腐鼠而食之。奪鳥雀之枳棘而棲焉。曰。吾不得已也。吾饑也。吾倦欲休也。吾性固棲梧桐而食竹實也。則亦誰信之而誰傳之。麟之趾亦猶是也。已。君子之仁如麟。故不殺一無罪也。君子之情如鳳。終身不食乎濁也。使君子而殺無罪。則寧自殺也。使君子而食乎濁。則寧餓而死。而安諸溝壑也。如曰。吾不得已而殺焉。食焉。吾過也。吾且不旋踵而更之也。未幾而復過焉。則安在其爲君子也。故夫不得已之言。非所以訓也。凡天下之極

惡大罪。未有不戒於不得已者也。虞初家說。唐李微之化爲虎也。初尚不忍食生物也。困於餓也。始搜得鬼而食之。甘。既得免。盡走匿。無所得食。不得已而食一婦人。又甘甚。迨其復也。幾碎故人於爪牙矣。由是觀之。雖虎之貪暴。亦戒於不得已也。故夫不得已之言。非所以訓也。非唯不善說詩。且以禍天下也。故曰。如子之言。則害義實甚。僉父茫然無以應。座客羣笑。罰不勝者酒一升。予亦命酒自賞。因乘醉而筆之。

中庸解

問曰。君子小人之中庸。何以辨。曰。君子者。求慊於獨者也。大學曰。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君子之慎。獨凡以求慊於獨也。此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不求慊於獨。而求慊於衆。不慊乎衆。則必求所以說於衆。其究也。禦人以口給而已。君子者。才可以均天下。而有不必均也。廉可以辭爵祿。而有不必辭也。勇可以蹈白刃。而有不必蹈也。唯其時而已。爲子必孝。而有舜之不告而娶也。爲臣必忠。而有微子之去箕子之奴。而受封於周也。爲弟必友。而有周公之誅管叔也。爲友必信。而有孔子之要盟弗質也。則又其時之變也。此數言者。君子之所必然。而又不欲苟爲。必然權之以時。泰之以變。以求慊於獨。而後已。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者。才不能均天下。而說之曰。中庸不必均天下也。廉不能蹈白刃。而說之曰。中庸不必辭爵祿也。勇不能蹈白刃。而說之曰。中庸不必蹈白刃也。爲子不孝。而說之曰。吾爲舜之不告而娶也。爲臣不忠。而說之曰。吾爲微子之去箕子之奴也。

爲弟不友而說之曰吾爲周公之誅管叔也爲友不信而說之曰吾爲孔子之要盟弗質也極其人欲之流至於無所不至而必借中庸之說以說於衆故曰小人而無忌憚也故君子必慎獨不慎於獨而慎於衆則小人而已并不慎於衆而敢爲大言以欺人則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三良論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左氏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是罪穆公也朱子曰臨死憐慄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也則罪康公也或曰三良感君之義自殺以從則兩爲穆公康公解也以予觀之三言皆誤也孰爲近左氏之言爲近穆公之殺三良左氏之所知也其所以殺則左氏之所未知也微直左氏雖秦之臣若民亦不知也夫穆公世所稱好賢之君也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其於百里奚也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其於由余間之於戎而計取之其於孟明視也三赦而用之卒以懼晉人而霸西戎其篤於賢若是而獨何讐於子車氏之子也縱不能用何至一朝而尸三良焉蓋忌之也何忌爾曰爲其族大力強而得衆心也何以知之曰於詩與春秋知之凡春秋之書卿大夫而無氏者非其貶責之文則異姓之卿未賜族者也其賜族者非公孫之子則異姓之卿爵榮而世其家者也

今傳稱三子曰子車氏。明其爲既賜族者也。其仕於秦也。必已再世矣。以再世之卿。而又有三良焉。秦國誰與之京。是以知其族大也。秦人之尚氣而矜勇力。其天性也。其稱奄息曰百夫之特。仲行曰防城虎。曰禦。是三人者之禁警。足以雄秦國矣。是以知其力強也。其哀之之詞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是以知其得衆心也。得衆心也。日益厚。三良之名也。日益尊。而穆公之忌之也。日亦益深矣。其殉也。臣若民之見之。而他國之傳而書之者。皆曰穆公之收其良也。亂命也。而孰知穆公父子方且相慶。以爲國疾之去。而秦之可以長也。不殺三子。則穆公之目未瞑。而康公之憂未歇也。吾觀春秋之世。齊楚秦晉。號稱匹敵之國。晉折於六卿。齊竊於田氏。唯楚最後亡。而卒折而入於秦。人以爲秦之盛。自商鞅之強。公室弱私家始。而不知穆公之殺三子。實兆之也。鞅之樹威刑。夫固有所祖也。齊晉以強。臣亡秦以殺。強臣昌。此其事勢之昭然者也。然則其殺也。何必於殉。曰。穆公計此至密矣。夫殺名士。國之所重也。太公誅華士。子產誅鄧析。仲

尼誅少正卯。猶且萬然不免於多口之訟。彼三子者。罪狀未暴。德音方播。而一旦以猜疑之慮。駢首而戮於市。必不足以服衆心。而且以玷其好賢之聲。緩而貽之於子孫。又懼羽翼已就。而遂至於不可圖。故其卒而遺言曰。必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而秘勿宣也。俟其送葬也。如獵者之掩羣。一舉而納之壙。使聞且見之者。知我爲亂命。而康公亦得執父之遺言。以有辭於天下。彼三子者。迫於迅雷疾電之勢。雖有衆不能變。而又與之以殺身殉主之名。穆公之計此至密矣。或曰。如子言。則三良之死。不足哀乎。曰。何足哀也。哀三子者。子車氏之黨。而秦之賊也。然則仲尼奚取焉。曰。志變也。夫三代之後。而有秦也。仲尼蓋預知之。自秦而後。而三代之不復也。刑戮之慘。而德教之絕也。夫積其臣而憐之。又詐而用之。以殉秦之德。衰自穆公始矣。善乎晏子之論田氏也。曰。維禮可以已之。嗚呼。使穆公而知禮。又何畏乎子車之三子哉。此尼父之所歎息。而傷王道之亡也。雖然。與其爲齊晉也。無寧爲秦。

兩先生傳

兩先生者，丐者也。不著姓氏，亦不詳其本末。二人相與爲友，莫逆於心，色訢如也。日則弄後望門索食，夜則相與牽猿而托於古寺之敗壁間。因相與言曰：我爲丐，不若爲齊民也。各有屋宇以避燥溼寒暑，有田以供饘粥，有夫婦以長子孫，孰與牽猿而託於古寺之敗壁間乎？已又曰：吾爲齊民，不若爲九品官也。由有與馬，入有府舍，樂矣。吾爲九品官，又不若爲邑長也。邑長又不若太守也。太守屈於監司，監司貴矣。御史轄焉，御史又不若巡撫也。巡撫貴且富矣。然以爲不若九卿，九卿又不若三公，三公臣也，不若皇帝之無兩也。皇帝，天子也。天子不若天之尊也。至於天極矣。已而曰：天之明也，而蔽於雲；我其爲雲乎？雲也而風散之，我其爲風乎？風又爲牆間，是牆勝風也。我其爲牆乎？牆穴於鼠，我其爲鼠乎？鼠又不若爲猿也。鼠畏人，猿不畏人也。猿我得而弄之，終不若吾爲丐也。已有夜行者，聞之，且以告子華子。且言且笑。子華子歛容拱手而聽之，曰：噫嘻，其有道之言乎！夫好之

與醜，莫適爲首，惡之與美，莫適爲尾。蟪蛄之微，自以爲賢於無生；天地之宏也，而以爲不若太空之大也。童昏之惑，自以爲賢於無知；聖人之智也，而以爲不若無爲之神也。故絕蟪蛄之命，可以大於天地；滅童昏之識，可以神於聖人。吾何求哉？吾何擇哉？外聽於物之所與，吾不敢逆也；內任於意之所起，吾不敢闕也。噫嘻，我乃於弄猿者聞有道之言，遂尊之曰：兩先生而爲之傳。先生者，先醒也。

尋瞳使者說

烏有先生好弈每晨起對客手談必夜分乃寐終歲未嘗厭然恒若黑子易聲輒市以益之不旬日輒復罄似有物盜之者還視白子則宛然無恙也先生怪之比夜篝火帳中以俟良久聞棋局上索索有聲亟取火照之則見數小鬼方共攫取黑子先生叱曰是汝耶盜吾棋者鬼謝曰先生勿怖我魏羅天子所遣尋瞳使者也先生乃改容而問曰何謂尋瞳使者使者對曰先生不觀夫人之目乎眉綴其端睫衛其表非骨非肉黑白了了此目之形也若夫物態類前膠膠擾擾者自盲明者自瞭此目之神也其能察蒼素辨異同規大小準卑崇分淑慝別苦空俯瞰淵泉仰燭蒼穹者萬人之中唯三四公耳凡夫昏昏然然若蔽若蒙倒上爲下迂西爲東有其具而無其用有其數而無其功則皆是物之爲也先生笑曰誕哉使者之言夫天有兩曜人有雙眸外與象接中與心謀聖愚所共誰劣誰優思則作哲匪目之郵且夫大治鼓鐸其何弗穀舉世光明云何弗淑乃俾羣愚

其部屋使者之言令我心覆使者曰先生見其一未見其二謂造化之至仁而不知鬼神之以人爲戲也昔者鴻濛好事幻成天地萬物假形男女分位賤者爲隸貴者爲帝蠢者爲癡靈者爲智殊塗各歸百慮億致或甲喜而乙患或此妖而彼瑞施厲交譏庭楹互議口若沸羹訟若委積自妍而謂人醒而謂人醉此皆是物之纍纍故紛如其多僞獨有離朱與重瞳恒掩口而睨視蓋唯明暗之參雜適以昭字內之大備也向如先生之言責大治之鼓鐸耀舉世於光明則夫六合之內可使鑑斯照而砥斯平三王奚勤於誓誥五霸何爭於血盟老聃豈好譚乎道德而仲尼胡爲達達乎列國之壘且使蘇張無所掉其舌左史無所措其筆孫吳無所試其兵蕭曹無所議其律羿莽不篡於朝寧而顏閔不因於蓬草王禰不委於輶穹而嫫母不侍於巾櫛寥寥乎今古之間長曠然其若一又烏在天地之變化而人事之多術也哉使者之詞未竟烏有先生下床再拜稽首曰微使者吾無所聞至言吾嘗笑世人之拙目而不悉造物之

巧心也。無何，天將贈使者，盡傾其黑子以去。顧謂先生曰：「慎無泄吾言。」泄吾言亦將以是物更先生之目。先生諱不敢故，其秘其事，間以語子墨客、卿客、卿退而志之。

原富

或曰：「慳必富，富必慳。」或曰：「求富有道，慳者不必富，富者不必慳。」一說兼爲是，曰：「皆偏辭也。謂慳必富，非也。謂富不必慳，亦非也。蓋富者，無不慳而慳者，有不富何以明之？語曰：『物聚於所好，非其好焉而聚之也。』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非其欲焉而從之也。凡人之有奸於物也，必細大不遺，堅忍不懈，然後能格天而物卒歸之。今夫好學者之於書也，經史子既醉心而沒首矣，然於釋官曲說耳目所及，亦必嘗而不厭。然後能以博聞荀經，于史之不觀，而唯釋官曲說之嗜安在其博乎？大舜之取諸人，以爲善也，雖通言必聽焉。世之惟通言是聽者，何多也？吾未見其能舜也。故善爲富者，其略足以致巨萬，而察不失毫釐。然後能成功。察不失毫釐，有不慳乎？略足以致巨萬，則非徒慳之所能也。凡天下之事，一則成，雜則敗。耽耽焉唯善之爲見，細大不遺，堅忍不懈，其於德也必盛矣。耽耽焉唯書之爲見，細大不遺，堅忍不懈，其於學也必博矣。耽耽焉唯利之爲見，細大不遺，堅忍不

解其於財也必富矣此三人者皆吾所畢世不及者也命耶性耶

破巧言

蓋嘗聞之詩曰式遏寇虐無俾正反又嘗聞春秋之旨曰撥亂世反之正蓋一反一正而治亂之大機決焉如晦明寒暑之不一立也從古奸賊之亂天下可一言以蔽之不過曰俾正反而已從古聖賢之治天下亦可一言以蔽之不過曰反之正而已邇者逆璫竊柄毒流海宇凡貞良鯁直之士大者誅戮小者竄削唯引用嗜利險賊之徒布滿朝列蟒玉車載卿貳斗量節鉞臺省無非私昵蓋天下之宜進者必退而宜退者必進此所謂俾正反者也幸遇聖明登極大怒立誅付彪虎之類於吏議而卽死起廢之詔煥若日星蓋明示天下欲退逆璫之所進而進逆璫之所退此所謂反之正者也顧元惡難誅餘孽未殄向之嗜利險賊之徒布滿朝列者不勝其持祿食權之私相與造作巧言以欺壓公論沮格明旨欲以永絕君子之萌而長續小人之焰不有以破其說何以成撥亂反正之治乎夫彼所以續小人之焰者其說有二曰遵養時晦也曰育從罔治也彼所以絕君子之萌

者其說有一曰先帝澄汰流品也愚請一一折之夫所謂遵養時晦者豈非以平勃之阿呂仁傑之附周爲張本哉夫阿呂者平勃也而誅呂者亦平勃也附周者仁傑也而薦東之以反周者亦仁傑也今之璘玉大臣聞其阿璘附璘矣其誅璘者誰與其薦賢以爲誅璘之地者又誰與但肖其前不肖其後譬之弈棋者起着不異國手而應着全不相蒙乃自詡曰此固國手之着也旁觀者不爲之失笑乎至於脅從罔治之言原以開疏賤之輩面非以許貴近之藏身也或者聞曹外吏可從此例耳至於向之所謂璘玉卿貳節鉞臺省者燃灰而補甃或一歲而九遷從何得之前既逆璘之寵今何願立聖王之朝可借此語爲護身符乎昔安史之亂肅宗以六等定罪臨斬汙僞命者至於九百其餘竄徙者以千計朱泚之亂李晟亦大有誅殺何者除惡務盡刑亂國用重典此千聖不易之法也果如彼人之論則臣祿山者僅誅達奚珣陳希烈足矣臣朱泚者僅誅姚令言源休足矣又何必濫及脅從乎今之趨走唯諾於逆璘之廷者

與受祿山朱泚之僞命何異稍做六等定罪之法以肅清朝列似不爲不恕也或謂劉瑾之誅罪止張綏今又何苛焉則愚甚以爲擬人之不倫也劉瑾者竊主之寵以行其私者也今之逆璘奪主之柄以行其僭者也其罪惡固千萬不侔矣向之附璘者瑾之私人而國之不肖臣也今之附璘者璘之佐命而國之亂賊也設更一二年而無變計則九錫勸進必出於若輩之手矣雖比而誅之族而竄之豈爲酷乎二說既破則可以反逆璘之所進而爲退矣夫所謂先帝澄汰流品者蓋諱國惡之言也非實語也先帝之穆穆聖質恭已無爲天下所共知也逆璘之手握太阿口含綸綍亦天下所共知也聖諭所稱捏旨開疏所稱假旨亦既彰明較著矣故先帝之所澄汰卽逆璘之所摧殘也先帝澄汰之流品卽逆璘摧殘之善類也今欲於其中區折而分疏之曰某事爲先帝之真旨某事爲逆璘之假旨某人爲先帝之所澄汰某人爲逆璘之所摧殘不亦曲而難通乎解之者必曰有要典一書在所以辨明三朝之慈孝不可改也嗚呼

是書也是君子之陷阱而小人之窟穴也此而不可改又孰爲可改也哉愚不敢問三朝之辨明何事不敢問要典之功罪何人而但問此書之作出於先帝之旨乎出於逆璫之意乎如出於先帝則七年之間不聞別有舉動而獨注意於此書固愚賤所不敢信也如出於逆璫則是三朝之慈孝從來不明必待逆璫而後辨明也是璫乃清議之宗主三朝之功臣矣聖主之誅夷藉沒無乃反爲過舉乎且生祠之勒碑頌德與要典之序跋批評其人其筆不甚相殊也彼則諉爲山人幕客之僞譚而此猶認爲學士大夫之公言有是理乎要典之窟既窮則澄汰之說自破可以反逆璫之所退而爲進矣抑愚於世道人心之際不能不發長歎焉逆璫之俾正反匹夫匹婦之所同恨也然而舉朝就之如雲從之如流願指氣使先意而逢之唯恐其作之不成志之不恤也聖主之反之正匹夫匹婦之所同快也然而舉朝阻之如敵玩之如戲構奇設難多方以誤之唯恐其作之或成志之或愜也昔也勇於順逆璫而今也不勇於順聖主何

哉逆璫之威必伸而聖主之威未伸也孔子曰小人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自逆璫得志而蠅集蟻附於朝廷者皆嗜利險賊之小人也此固非良心之所能激發非禮義之所能進退唯刑威可以齊之褫斥可以遠之耳今聖主明作之功雖著而寬大之意居多彼羣小睨視於旁而自恃其必無後災也曰吾姑且爲恩璫傳法姑且爲同類固守耳誠能伸辨言亂政之條按說謊欺君之律舉所謂造作巧言以欺壓公論沮格明旨者顯戮一二以塞奸邪之膽大威既震則令必行禁必止然後逆璫之所進者可退逆璫之所退者可進而撥亂反正之治可計日而成也陽春之代大寒也必先雷以動之而後蟄者啓焉萌者達焉鄙人且側耳聽之矣

處士浦君墓誌銘



人之自內而相外一身之表如隔異域焉其性與習然也而儒者又以思不出位之說錮之故其自守也益狹且堅凡利害之關於已者雖細若毫髮無不狂奔竭氣以爭之其不關於已或已與人共可推諉者雖大若丘山目弗見也卽有大聲疾號慟哭於其側耳若弗聞也卽聞矣而慙置諸耳弗爲措意也卽措意矣屏居思念亦咄咄作聲而廣坐中噤口不敢措一辭更有喜爲人誦說道黑白短長如流而過當事貴人詢問則緘默若寒蟬焉曰吾不敢出位故也嗚呼世之公卿大人遠嫌避怨怯懦自全者其情態大抵然也而況於布衣乎乃有單門下士凍餒迫身之不顧而獨以百姓之疾苦爲已憂思所以爪搔而嗅休之閔閔皇皇死而不已豈非天下之異人也哉則見龍浦君其人也君諱敬字寅夫見龍其別號浦之顯於常熟自正德甲戌進士旒始旒之曾祖曰文清生八子其一成貴州之烏撒衛子孫家焉世有顯者次子澄始居邑之斜橋澄生瑞瑞生四子曰錦曰

曰冕曰旒而君則錦之後也錦始徙邑之九里生惠惠生士元俱爲邑諸生士元生盛世盛世生二子君居其次少爲舉子業不售輒棄去代其祖理家政人莫能侮事毋盡孝已從叔龍江卒無後以君爲嗣事叔母亦盡孝生養死葬旣畢慨然曰吾將以身爲百姓用矣乃籌畫邑中賦稅之蠹縮與徭役之利燕爾絲米鹽百里內事如指諸掌每一縣令至輒以便宜若干條上之令賢者或自勇其斷薄君言不省其墨者以君言不利於已輒斥去之間摘取一二小小者見諸施行至於體散之須斧斤痕瘁之須鍼灼者君雖百言之百不聽也然亦諒君無他腸弗深罪或更爲好言以旌之乃君意恒鬱鬱不自得會巡按御史山陰祁公將至君聞其少年英敏有恤民之心搢擊歎曰吾事濟矣日夜自論其所爲書數千言磨礪以須將獻之節下未果而君偶得疾無何竟不起矣於是邑之老奸宿猾爲公私蠹者皆醜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已而有心世務者聞之咸爲出涕曰天乎何不憖遺浦君使少延數月之命以觀祁公德化之成也

君內行淳備多陰德而竟止於下壽二子苦積學未有達者有孫夙慧又罹童烏之痛天之報施善人若此豈冥冥中亦有特注屬辜之鬼不快於君知人世之老奸宿猾者雖有聰明正直之神亦不能爲君錫福耶嗚呼弗可問也已君生於隆慶辛未某月日卒於崇禎癸酉十二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三妻某氏子二人長某次某卽以其卒之月葬於某地於其封也銘以識之銘曰位下而言高身適而思遐旣疇於人天胡弗嘉心苟無瑕雖阨窮又何嗟懸棺而封永以爲家

泰安州同知王君墓表

泰安二守王君子同邑人其年則予所肩隨也然予少時往往好與科名喜事者遊而君一意藏修趨尙各異旣君壯年卽謁選去而予尙老諸生以故踪跡益濶疎然心知君爲長者未嘗不重君及天啓乙丑之歲先太僕兄以忤璫從陝西逮下詔獄家弟大夏開變急策蹇北走候檻車於涿鹿道中涿鹿新貴人某方助璫爲虐淵察株連道路以目家弟至食肆中不敢道姓氏鄉里徬徨四顧無羣足所聞同邑王君倅其州姑往投之君延入具賓主禮留宿盈旬及檻車到家弟始別去隨入京師已從京師歸道君之德不能須臾去口以故予益重君其年者卽以內艱解任歸新貴人遣使致弔其使卽君故隸也君疑焉勞以酒食而謂之曰相公尊重乃能念及下吏耶子之來得無更有說乎隸以情告曰吾受指於相公使僕常熟之東林作何狀耳君告以予家蹂躪齏粉及諸君子畏罪杜門之狀及旦偕隸行指示諸家門牆隸以其言爲信遂去寂然無所聞居數月江陰穆宮詹

以黃蓋張宴爲債者所得至降詔誅護逮死詔獄然
後知吾邑諸君子善以儉德避難而君暗中保護之
力爲不淺也邑人以此兩事高君以爲有古人風然
君意初非以爲奇節尊行可以鼓聲譽也亦非以市
德於忤璫諸君子也亦曰地主之誼鄉曲之情當如
是耳嗚呼末世而有篤行若斯人可弗爲之表其墓
與君諱輔臣字翼明別號涵台大父嘉言浙江布政
司叅議父維屏母孫氏繼母黃氏弱冠補邑諸生又
數年入太學有聲儕侶間再試不能解遂謁選得大
同都司都事遷順天府涿州同知丁繼母憂服闋補
山東泰安州同知君雖爲祿仕然勤恪潔清務盡其
職在大同幕邊塞苦破產自給攝馬邑令誅草塋山
劇寇旱禱雨兩輒應夜閱舊案似有鬼訴者旦而雪
其冤在涿州一署良鄉再署州篆衝繁疲敝郵符如
織君按故事如格應之不諂不倨民亦賴以少蘇在
泰安主修碧霞元君殿繕其餘資以漸神畧庫祝釐
館君無私焉兩署州篆有夜殺人者無主名君禱於
神夜夢一馬兩角君寤曰必馮姓也捕之果得兇器

遂伏辜其他類多奇績屢登薦剡而君自念耆艾不
任折腰竟解組歸矣世之限於資格者率多自菲薄
傳舍其官商販其地而已而君則銳精矢志視公事
如家事卽世所稱甲科循良者弗能及人或笑其迂
然自菲薄者或不旋踵遭號逐狼狽而歸君守官詩
祿歷任垂二十年正如太史公所謂康吏久久自富
者久宦所減產卒解橐中裝復之名實優美較所得
爲多雖銓衡不能破資格用君然君於世亦可謂無
負矣君孝友敦睦內行淳備賙窮賑阨施不望報益
天性仁厚表裏如一非詩所稱豈弟君子者耶壽六
十三妻章氏夷陵州守珍川公之女以溫惠恭儉聞
歸君十四年而卒繼室陳氏亦號淑媛先君二年卒
子奕昌以崇禎癸酉仲冬卜葬於大和之新阡懼封
樹之後陵谷變遷松栢摧毀故立石墓前以爲之表
里人顧大韶感君之誼忘其蕪陋敢志歲月云

何公家傳

公諱鈺字子宣姓何氏吳郡之常熟人父諱墨以貴爲湖廣布政司都事初娶於王生子鈺繼娶於周復舉四子公其首也都事公家橫渥之濱以才德雄其鄉所居成市鈺遂任氣武斷都事公意不憚既得公而喜可知也公諸弟並文雅而司理公鑛尤秀異與公同志兄弟自爲知己稍長受經義於顧先生炳旣冠受理學於徐先生熾英英有聲諸生間號二俊業未成而都事公歿公儻有計畫不以儒故廢農圃貨殖事析箸時鈺以任陽窪田授之公稍爲區分輒稔旣鈺以他瘠田易之他瘠田輒又稔而任陽蕪穢如故矣邑有以逋賦戍者事連鈺鈺走匿公爲代輸之會倭變有築城之役公代鈺就功甫畢而旁有圯者令誤以爲公築也執一蒼頭貫其耳公復趨役一晝夜訖功時寇已逼散掠村落無完家令死於戰而公奉母走錫山昆陵或鄉或城無寧居復奔命矢石番重之間意豁如也稍暇則讀書著文不輟仍以其間謁應德唐先生講經世之學寇退之秋乙卯而

公遂以經義舉於鄉又三年司理亦得雋帶公事者久之甲戌司理成進士而公亦罷舉謁選得平陽令平陽在山海間舊有鳳浦疎壅山水爲堰旁溉田四千頃邑以故饒元季疎廢而邑貧歷二百年莫能復公銳然復之聚財鳩工爲石礫亘三十七丈有奇厚半之又爲備礫縱橫投十之二爲斛十一爲槌八以宣潦水濬淤河萬餘丈於是四千頃之斥鹵復爲膏腴而平陽更稱溫雄縣初爲備礫乏石忽一石山自崩命輿政之石適足人以爲誠感云邑有四倉散置各鄉胥習爲奸公爲檢覈識諸石以杜其欺歲計輸禾嘉者五百石水運惠溺輸蒲門所者千石陸運惠艱公悉以漕例議折人兩便之客兵之備倭于炎亭朱明兩山者二千人舊無寨壘兩汛時至然後伐木爲居民歲苦役成亦苦暴露公爲繕石堡二營房百有二十爲經久計田傍江海埤蝕幾萬畝爲復其稅而閩界有匿田七萬竈籍有詭戶若干則核出之邑故有漁戶稅魚徙戶絕公請蠲之而以水碓之稅償焉邑有間道走閩曰飛雲渡海舶所趨或謂是可

權也公以竭澤而漁非盛世事繼其說不用絕火葬
撤淫祠禁無殺女子子備穀備荒一如江陵新政稍
通以常平法歲再饑而不害凡公之爲平陽視國事
如家爲民驅害赴利若饑渴嘗以查盤之獄慮囚多
原有七晝夜讀爰書不寐目盡腫民有告殺人及爭
地界者必親履其地雖僻遠險阻弗憚也五年而政
成上計故事察計吏之賢能者充臺省選號曰訪單
公名已在訪中稍爲道地可入臺而公以質直恥行
諂故弗得僅得南錦衣經歷時江淮軍營地爲江浦
民舍所侵軍有言縣逮捕之撫按右縣職方爭之莫
能直大司馬潘公屬公往公按洪武故籍剖之盡圖
以復且爲條善後息爭之說潘公大喜事遂定康新
公裔孫淪落失職公爲助其資力請兵曹復爲錦衣
千戶然公在間曹久無所事鬱鬱思歸會有諧公於
陽城太宰者遂遷爲淮府左長史近代王府勢積輕
名爲還寶與罷無異而公遂欣然返初服矣頃之畿
南水田議起趙少宰汝師爲時重人素善公惜公廢
欲因事起之移書訊公公答書曰畿南土宜非可一

例也近山者宜用閩人級泉法近河者宜用楚人障
陂法近海者宜用吳人引潮法三省人之集輦下者
可問也徐尚璽固天下才也有其人有其時何圖不
就然憑有慮者士民所奉唯郡縣郡縣所奉唯撫按
權不與撫按埒則不能必行于下權與撫按埒則不
能相安于上竊虞尚璽之不終也後水田議竟中止
如公策公家故饒其爲平陽也毀家爲官贖鍰賦羨
不入筐篋而往來餉遺之費則取諸私蓄產以故日
減既歸亦不復理故業惟村圃散蔕花竹間命童子
度新聲爲娛客至則張樂置酒性又好施與親知有
急輒傾囊不吝或稱貸繼之及暮年家遂如洗然公
意頗不恤也時或竊歎謂諸子曰已矣吾子經義負
顧先生于理學負徐先生于經濟負唐先生已矣家
居二十年而卒年七十九司理公天子官諸弟亦先
公卒唯公最壽考子三人皆能傳其家學季允泓最
知名與予爲莫逆交而予室何卽公從孫女也故知
公之行事爲詳謹撰次之以傳論曰江陵之爲相也
以綜核名然有令如平陽而不見賞何哉豈其時務

一切之政附會險跛者進而循吏固無階以自通與抑遭遇固有命耶繼江陵而相者權卑矣類因循多畏策功立事豈其時也而徐尚璽方攘臂其間譚水田之利不已迂乎善哉公之辭趙少宰也始以拙困終以巧遜嗟乎嗟乎公猶古之人也哉

王安傳

王安者昌啓間奄卿也幼給侍光宗光宗出閣講學安爲伴讀忠謹明決光宗愛而敬之神廟雖定儲而貴妃權譎有寵光宗不無危疑侍衛單少費用亦頗匱乏二十年間彌縫補綴與同甘苦卒底于慈孝成定安之力爲多福邸出藩貴妃傾宮以畀珍帑盈溢光宗心艷之乃命勒其最後十箱昇入東宮安知之諫曰此非太子之道也光宗曰業已昇入矣奈何安曰還其故箱更簡箱之類者十枚實以器幣而贈之乃以說于貴妃曰太子之昇箱入者欲以觀箱制也貴妃大喜神廟亦大喜曰此必王安之謀也神廟浸老安亦自知政將及已乃攻苦讀書潛訪賢士大夫之姓名謹識之察于游客中得汪守泰與深交焉安是以得密締于諸君子神廟末年法弛蠹叢朝暮正直光宗在東宮久稔知其弊既登極乃沛然更始庶政一新天下稱之爲一箇月堯舜輔臣葉向高嘗謂廷臣曰人知光宗爲一月堯舜亦知有助之爲堯舜者乎蓋謂安也無何光宗上仙安與楊漣輩掖儲移

宮事異國史熹廟大婚禮當以貴妃主婚安與廷臣謀曰主婚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其恭妃長盡以恭妃主之安曰奈無璽何或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璽封之其誰曰不然安從之鄭氏是以不復振熹宗將御經筵禮典久廢鴻臚及閣吏所具儀注皆乖舛不可行安患之訪外廷之博識者或以編修錢謙益對安乃諮焉謙益具述故事位次儀式以進安遂用之其擇善而從皆此類也時首輔爲南昌劉一燝與安同心嘗從容論及神廟初年事劉曰江陵雖才相然亦大賴馮公安曰馮公則我優爲之公能爲江陵乎公能爲江陵我敢不爲馮公吾當以二十四司之權盡付外庭公能任之乎劉公嘿然無對安退而歎曰閣中無人掖庭故事宮女與奄人爲假偶不禁客氏者熹宗乳母也故偶魏進忠有小奄王姓者安之姪也貌韶秀客氏貳焉踰于進忠進忠與爭寵相毆共訴于安安怒小奄曰進忠粗人不足責汝爲吾姪敢爾耶杖而逐之禁不復入客氏失小奄大恚卒與進忠比而

謀安進忠者逆璫忠賢初名也祖制太子未婚而御女所御者罪立死熹宗十五未婚客氏私進養女以娛之卽後所稱萬妃者也安欲坊之客氏益恚大婚之夕熹宗浴客氏爲解衣大言曰王掌家謂御體非童真今當來共質之蓋此夕卽欲殺安矣安避不敢進以免天啓元年六月竟死于魏客之手初譴之拘于菜園絕其食飲安日掘蘆菰根以食竟餓以死自神廟末賢人放廢安秉筆後稍引用之未及期年布于朝列矣小人亦以故快安之死安死後逆璫爲政守泰乃更名曰汪文言諸君子根蒂已絕然猶憑恃餘焰欲以行其志內外不相應則歸咎于輔臣輔臣之賢者遂奉身退而其不肖者顧與逆璫合因以殘剝善類社稷幾傾覆焉今上卽位誅逆璫察知安之冤賜祠曰憫勞野史氏曰王安奄人而汪文言其下客也乃蒿目而憂世道銳然欲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已任不亦異乎元祐之治舉天下賢人君子皆托命于女主女主亡而與之俱盡焉其數僅七八年昌啓之際舉天下賢人君子皆托命于奄卿奄卿斃而亦

與之俱盡焉其數僅四三年悲夫豈所謂天之所壞不可支者耶違天不祥其安與文言之謂乎自古朝有爭黨則必歸重于內寺勢使然也諸君子用王以興小人用魏以勦之雖邪正不同均之非國家之福也事關世運故不避齒路之誅著而論之

申甫傳

申甫傳滇人也少爲僧已而蓄髮走京師喜談兵慷慨大言好誕者或飲食資給之然人大槩目爲乞索兒弗齒也會崇禎己巳奴虜逼京師九門戒嚴大臣老將皆駭愕不知所爲而甫慷慨大言愈甚或聞之天子天子召見問以方略甫極言車戰之利天子冀其能禦虜試用之乃授副總兵銜畀白金數萬使造車并募戰士別賜金二百兩使自爲衣裝蓋知其素貧也甫承命兩日間募得三千人大率皆京師丐者方造車未成而言者趨之出戰甫不得已將其所募三千人出營于城外營壘未成而虜騎奄至遂與其三千人俱殲焉無一脫獲者甫行事本末如此人咸以謂甫不知兵而談兵不能戰而徒死以爲詬笑愚獨以爲不然自兵興以來二十餘年海內談兵之士如林立其知兵勝于甫者幾何人死者固以谷量其能戰而不徒死勝于甫者幾何人凡督理撫按臺省之所薦自百千長而上至于元戎大率皆甫類無以相過也但出于督理撫按臺省之所薦則死而名之

曰戰死出于天子之所拔則死而名之曰徒死嗚呼人情如是而已善乎梁大司馬之疏論劉侍郎曰劉某之死未爲辱國但以出自特簡遂使俠骨不香愚于申甫亦云昔魯公叔禺人與其鄰重汪錡死于郎之戰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夫童汪錡之不能戰而爲徒死也明矣乃仲尼不諱其愚而獎其義如申甫者其亦可附于童汪錡之列與客城孫啓泰著取節錄其所載通年死事者頗詳而獨遺申甫愚乃書其事以遺之使附于末簡云

文學則與陳君傳

則與陳君先太常之授經弟子而予兄弟所兄事也歿垂二十年矣追憶遺事有耿耿不忘于心者乃私爲撰述以貽之其子夢鳳云君諱三吾則與其字也其先當元季有諱福一者始家常熟數傳有諱蒼者任江西吉安府學訓導與王文恪吳文定兩公善爲時聞人蒼從子璞字獻之卽君之大父也璞生王道字正之正之生君君少而失怙獨與母單孺人居侮奪交至資生之具漸罄嘗麻襦御冬除夕不舉火而君夷然不屑也稍長學爲舉子業出入先太常及先友大恭黃公之門兩先生交譽之嘗就童子試于錫山哀然首其同試者衆乃君以冒籍諱之罷歸復就試常熟補邑博士弟子君性警敏好奇不株守一家言旁獵經史略皆上口爲古文詞自謂得空同弁州遺法又好訪先達軼事及名家諸牒遊行見古碑記輒剝苔辭讀之以故聞日益富喜爲他人誦說至于稗官小令巷議街談有可採者入耳出口津津不竭故士皆好與君遊聽其言終日忘倦或旬日不見輒

相憶也君雖以輕俊自負而立意侯于忠厚事母以孝聞養異母妹之無歸者撫甥女如己出于利無所覲於怨無所報故雖屢以筆舌忤世世卒多諒之者曰陳君有傷人之言無傷人之心也嘗泛海禮普陀幾爲惡風飄墮無懼色蓋其中有以自持者少嘗夢其前身爲寒山寺僧也每避不入寺至已酉春偶偕予兄伯欽遊舟過寺門伯欽強之登焉至則室戶床几宛如夢中室後卽亡僧歸骨之地也詢甚亡之歲月與君生年略同君慘然不懌而出遂以其年之孟夏卒年五十三君少苦無子置一側室字之曰思婆蓋祝其昌後如閩林氏云旣果舉一子能傳其家卽夢屬也大詔曰世稱陳則興遊俠滑稽之流也乃其居心則篤行君子也則興嘗做獻言大傳作陳氏族譜屬序于予時則興方與族人某小有言予作序以敬宗收族之義諷之則興心知所謂立自刻責自是終身不談族人之短其勇于從義如此近世寧可多得也詢所謂寒山寺僧者蓋非精于禪律者也乃能不昧因果如是人豈可以皮相哉

嵎縣知縣何公暨元配錢夫人行狀

嵎縣令何公以萬曆丁巳捐館貧不克葬越十有六年元配錢夫人亦卒諸孤乃慮居稱貸勉襄大事思撰述公之盛德與夫人之懿美以勾誌銘于立言君子謂公婿顧大詔曰子年長習知公夫人之行事爲詳子宜作狀且公命也詔不敢辭公諱允濟字商楫別號還赤何氏之家于海虞也公大父南池公始大南池公諱墨有智略居橫瀝之涯務農通商構屋數百廛以環其居商賈輻輳遂成闐闐而家用以益饒海虞之有何市自南池公昉也以貴爲湖廣布政司都事後以仲子貴贈文林郎平陽知縣初娶于王生于鉦長矣而繼娶于周復生四子長鈺嘉靖乙卯舉人平陽知縣遷南錦衣經歷仕至淮府左長史次鏞萬曆甲戌進士仕至興化府推官次鏞次鏞皆國子生不仕鉞別號目山卽公父也娶于徐生于二人伯早大公于行爲第二目山公異輟顧朴里人易之雖以兩兄責恒爲徭役所困望後人之克家甚亟旣得公弱不好弄敏而嗜學目山公喜可知也髫年卽出

就有司試而時值江陵之歲學校也既冠猶不得列
青衿目山公意躁甚乃爲入貲使遊太學祭酒趙文
毅公閱其文大賞之拔置第一居太學數年而登萬
曆戊子賢書甲子目山公卒庚子徐夫人亦卒公雖
再以丁艱輟試然猶前後五試于春官署祭酒陝西
三文肅公每期以恩選至丁未下第壯心未已而同
榜生張之遴不可則代上其名于乞選之籍公不得
已乃受嶧縣之命嶧小邑也公悉心爲之賦牛種以
耕菜塲捐耗贈以蘇糧戶拔僑才以興人文有民持
死人足而慙者稱仇家所殺鮮血猶漚公一見叱之
曰此非人血也敢誑我耶鞠之則米糲死丐尸而濡
以牲血者邑人服其辨有孫生繫獄有年矣公察其
冤而釋之生終身肖像祀焉居基年政有緒矣而公
雅性質直不能諂曲事上官又蒿目民貧不忍科率
取羨無以適上官及過客之意會朝命開泃口運道
以避黃河之險于嶧境內設萬安驛公承檄創造一
意節省廨舍卑隘供具惡草去來無迂送宵無干取
過客益病之故公之在嶧下以爲循吏而上以爲傲

吏也會治河通守劉有所索于公不能應乃妻非公
短以投當事者庚戌外計竟從謫調公亦宦情消歇
拂袖歸矣公故居有海棠二株偉碩冠一邑公初就
外傳時有烏啣櫟實墮于庭目山公蒞而視之曰此
子之有成與否當徵此櫟矣及公成名之歲而櫟始
實後益繁滋公歸婆娑于海棠櫟樹之下談禪賦詩
意甚適公少師登之管先生聞理學既從長卿屠先
生遊好禪學復與邑人金雅少輩爲詩社嘗書其座
隅曰勿謂何次道好佞佛好佞佛亦奚病哉勿謂高
達夫晚學詩晚學詩正自佳也考妣墓在苑山因構
堂數楹于墓側顏曰瞻依有終焉之志不果已病脾
養疴于何市之小築竟以是疾終年六十有一元配
夫人錢氏憲副春池公之女謙以事姑慈以畜下號
稱淑媛然公拘謹善慮人罕見其伸眉而夫人則樂
易豁如笑常至矧公介于取與亦頗守筐篚而夫人
好布施片言相合輒拔簪解衣與之不吝以故晚年
時相左然皆不能權子母課生產如世所謂爲子孫
作牛馬者則公與夫人有同德焉以故家日削益公

之未歿而已。鬻邑中新宅，諸子析箸成寨，士矣暨公卒而夫人之不屑膏治生如故。諸子皆貧甚，或餬口于數千里外，不能朝夕具甘旨。諸女又多早卒，唯仲女適大韶者，稍能代子職。然涸魚濡沫，所潤無幾。至昨歲之三月，仲女復先夫人卒。夫人人口雖不言，內益自傷。不期年亦奄逝矣。年七十有六。丈夫子三長珩、枝、次虬。枝幼志孝，女子子四，惟志孝爲側室。唐氏出，餘俱夫人出。初，公欲置側室，夫人難之，曰：「子女繁矣，何以妾爲？」公曰：「吾以相法言之，二兒雖佳，非能興吾宗者也。吾當更有佳兒。」夫人笑而許之。是生志孝，今聲名籍甚，試輒冠軍人。乃奇公之前識，而亦以賢夫人之不忤也。將以癸酉冬月 日附于宛山之墓。

先兄陝西按察司副使贈太僕寺少卿塵客府君行狀

嗚呼！伯兄之死，璫禍十二年矣。無罪而受戮，諸賢所同。功高而薄報，則伯兄所獨。每一念及，氣噎淚湧，韶何忍狀兄哉？雖然，知兄莫若韶，韶不狀兄，誰爲狀者？韶今老矣，人命不可知，一旦溘先朝露，則伯兄之生平懿實，將誰與敘述闡揚？上何以牒史館，下何以乞誌銘，故敢忍淚持筆而爲之狀。公諱大章，姓顧氏，字伯欽，別號壘客。常熟人。曾祖江，贈南京太常寺卿。妣費氏，贈淑人。祖早妣陸氏，贈如曾祖妣。父雲程，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南京太常寺卿。母周氏，封淑人。生母張氏，以公貴，封太宜人。公生於萬曆丙子仲冬，時太常公再上公車，已就道矣。張宜人孿生兩男，卽公與不肖韶也。家貧，不能覓乳母，而一母又不能乳兩子，適周淑人產子不育，未久，乳潼尚可下，乃使張宜人乳伯兄，而自乳不肖。韶遂得並育。至今里巷譚妻妾間事者，皆稱述相告，以爲盛事。公少警穎果毅，生五歲，隨太常公任淳安，調嘉興，入爲御史，出備兵九江。

黔南而歸，則公十有五年矣。其於舉業已堪與時髦角逐。明年，延耆儒李伯樛於家塾，始知有性命之學。與馮嗣宗交，更喜讀書，好爲古文辭，然意主於工舉業，與韶互相切磋。日試一篇，爭勝負，有一字之偏駁，或凡近經人道者，輒面相詆訶，或相潤色，必滿志乃已。以故聲稱籍甚。諸老先生咸歛手避之。丁酉，舉於鄉，時福清典試，拔之墜卷中者也。甲辰，丁周淑人憂，丁未，成進士。其年冬，授泉州府推官，數與臺司爭讞，欲得直乃已。未滿歲以疾歸。辛亥，改常州府學教授。壬子，分考四川，拔士五人，今首輔劉綸，其一也。癸丑，丁太常公憂，丙辰，起補國子監博士。初，萬曆中年，太原四明相繼執政，然一二敢言立節之士，時有起而角之者。至後方德清用事，則滿朝靡然，同聲一氣。凡有片言隻行之差，強人意者，皆斥以爲東林，摧折殆盡。公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吾素不與東林黨，正可以彪自況也。乃以棋酒爲名，呼集朋輩，之不得志於時局者，密與一二有心人，離間邪黨，裁植正人，而推楊左爲鋒。戊午，遷刑部

主事。己未，以差歸。庚申，光廟登極，南昌得政，而楊左在臺省，諫行言聽，海內煥然改觀。知其事者，謂公輔旋之力爲多。辛酉，差竣入都，時南昌頗與言官構，公上書勸其先收主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南昌歎息而不能用。旋轉員外，出副廣西典試，財用文武二策，出公手，指畫剴切，識者謂不減子瞻。擬制策事竣，以壬戌春歸朝。福清與南昌微嫌，細人浸潤之，公正言規福清，福清意解。卒善南昌之去。然公於南昌，向未識面也。去之日，乃一謁耳。南昌益歎息。時廣寧陷，經撫道將一時俱逮，大獄叢積，法應山東司王之衆皆瞻顧規避。時王公紀爲大司寇，獨材公以爲非顧員外莫能辦此。乃令公以福建司署山東司事。公時已擬調職方，重違王公意，爲復留署事。先是遼陽失守，京師戒嚴，臺省之巡視五城及京營者，日以擒姦細爲事，擒則囚之刑部，稍有影響，已俱伏法矣。其絕無影響者，兩年間可二百人。司官皆知其冤，而畏得罪於原參臺省，嚴錮之，不問也。至公受事，則前之二百人已饑寒瘐死十之七，止存五十餘人耳。公啓王

公曰以某一身易五十餘人之命其猶甘之況僅以一官易之乎王公歎息許焉卽日命讞之止畱三人一則自供非枉一則雖非姦細實造假印人也一則證佐未備餘悉開釋移大理評允而縱之原叅者多怫然及得公讞書讀之皆曰老吏筆也勿與爭然皆側目忌公矣杜茂者冒登撫之餉而逃匿僧舍者也邏者得之巡邏張大司馬劾其與佟卜年謀叛謂卜年令河間時茂匿其廨舍三月復偕其二僕往來李永芳所約爲逆獄已具王公疑之集司屬問曰見杜茂招乎其事云何衆莫對公揖而言曰卽以原招按之其枉立見矣王公問云何公云兩人同謀三月其親踰骨肉矣尙當出妻見子豈不識其僕之姓名乎且往來李永芳所同行數千里寧有不一叩問者今茂已經五六訊而不能吐兩僕姓名此其誣服可知也王公然之遂賞茂死已復問曰何以處卜年公對曰卜年雖非叛實修養眞族也坐以叛族流二千里可矣王公亦然之未幾王公獲譴而少司寇楊署事遂成奏稱卜年係奴酋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公

廷質之曰此語何從得之楊曰聞之人言公曰刑部故事但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楊大驚妻既發追止之越三日楊復問曰佟養眞既以謀反論則卜年乃反族非叛族也罪當死公前揖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暮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暮親耶公更婉容對曰老先人所執乃漢律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擬同僚持律以進楊默然無以難蓋公之斷獄守法持平不爲深文類如此經撫獄最鉅時御史刑曹大理之會鞠者二十有八人公議謂經罪薄於撫且舊有守遼陽功欲稍賞其罪衆之不可者強半公亦絀已議從之卒俱論死然而和黨及忌而伺公短者咸以謂得間矣因而牽合附會謂公之庇卜年爲庇經略證於是楊維垣有司官受賄之疏公再疏一揭理晰詞確維垣詞窮事遂得直維垣者徐大化養子也大化曾有叅經略疏主者藐之不叙入鞠奏中大化不能平疏語侵公公素輕大化辨疏有豈以言出大化而臣遂不屑與辯等語大化以前輩受後生誣侮益不平故嗾

維垣論之、公雖得直、然徐楊等益銜之入髓、公時嘗遺詔書曰、愚往歲之在都也、如操小艇於陰風暗雪之中、堅持舵、急權槳、潛往潛來、人亦不覺、船亦不敗、今小艇猶故也、稍遇便風、掛布帆、而猝爲巨艘所觸、幾於覆沒、亦危甚矣、彼人無足怪也、影謂罔兩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此等幾事、未可形之筆牘也、蓋是時客魏已得柄、邪黨密附、麗交漸合、公知之而未敢言、癸亥、謝病歸、甲子秋、調儀曹、復赴闕、則南樂相高趙楊左逐、時事不可爲矣、公入都、僅浹月、而出爲陝西副使、謂遜避、或可紓禍、然禍成已久矣、璫黨聚族謀、屈指所必欲殺者十人、既復汰四、而建其六、則楊左魏周袁及公也、其所坐、則以分受熊經略十萬賄爲辭、而假汪文、言第七訊臨絕之言爲徵、嗟乎、無論六君子不受賄、卽熊公剛傲、氣蓋世、豈肯輸賄於人、而文、言亦立義、若貫高、豈以七訊遂橫誣人者、此其說曾不足欺兒童、而璫黨視然行之、豈直指鹿爲馬哉、公以乙丑四月、被逮、卽就道、與家人別、超就獄、比楊左至、則公已繫北鎮撫一

月矣、土神祠前有樹、產一芝、六辦、獄卒以爲祥、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豈祥也哉、六辦者、殆六人之應也、既訊、復五日一拷、楚毒備至、然公謔浪自如、時弟大夏與從弟大武從公於京、寘橐餗焉、公常以隱語報之曰、煮酒、燒酒、俱可吃、惟老白酒最難吃、蓋吳中罪人謾語、以篋臂爲白酒、指棧爲煮酒、足夾爲燒酒、本謂雖不及棧、棧不及夾、而公意則謂棧夾尚可祈寬、篋臂酷必實受也、時璫黨計必盡殺、而或青疑但殺楊公、則餘可以免、一日周袁兩公謂公曰、大洪宜早引決、兄可言之、大洪者、楊別號也、公怒曰、死亦豈可勸人、兩兄若欲弟勸大洪死、弟請先自盡、兩公乃不復言、既五公先後斃、而公暫移刑部十日、蓋璫黨竊計、謂盡死鎮撫、不足厭天下口、一經法司有成案、則後人無復翻異耳、不知爾時鎮撫固璫之鎮撫、而法司亦璫之法司、雖鍛鍊周密、適爲後世嗤耳、亦何益哉、然公自五月二十六日入鎮撫、至九月六日乃出、與家屬隔絕者百日、既移刑部、復得相通、大武及故人彭多吉嘗入獄視之、公謂曰、凡入鎮撫、與死

無異家人送飯只如子孫祭享卽獄中有所傳說亦似祖考顯靈耳今日復相見卽是冥途再歸雖一日亦爲樂也乃覓酒與痛飲酒酣慷慨言曰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耳吾生世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謂不壽卽以凶終不猶愈於老死牖下而無聞者乎初公在鎮撫念汪文言之勤爲作傳旋毀之旣至刑部夢文言曰非公文後世誰知我者公乃復憶前作書之時指已傷捉筆頗艱復作書別繆公昌期錢公謙益陳公必謙曰雲陽市告了假纔得十日耳弟本不屑爲後人計但念古人有託孤之說故洒泣及之蓋繆素推重公方周公順昌爲銓曹劉應薦人自代繆謂非公不可吳門諸公皆難之繆謂曰公等皆因人成事者至於捧盤血招堂下人惟塵客能耳及六君子逮繆歎曰楊死於勇左死於智人皆知之智勇兼備而人不知其所以死者塵客也故公屈指知己以繆爲首錢與公夙角定交公心服其識量陳稍後起風節爲清流所重故公絕命之詞獨及此三人又作書囑子麟生曰客歸可居均墩舊宅俟五年後

營葬事叔如事父則可以自立復書一聯曰故作風波翻世態常留日月照人心曰此可作吾祠堂門對旣復大笑曰吾輩之死正堪爲異日東林諸公地耳至十四日計後日當復入鎮撫曰丈夫不再辱矣遂於其夜自縊家人覓得扼木剖以爲棺彭君護喪歸以十二月抵家公坐賊四萬獄中已徵萬餘或謂身死賊可遣而璫黨必欲使身家兩罄故知者有完亦死不完亦死死亦完不死亦完之說公夜甫抵家而御史臺追賊之劄踵至矣時麟生僅十五齡韶與大夏計曰璫傳旨云賊完之日罪不及孥反而言之賊不完罪將及孥也欲保孤姪勢不得不完賊惟老蒼頭視亦以爲然度徧鬻家產猶不足於是詔及大夏各代輸銀千兩祝輸二千其餘陳應魁輸二千張文衡萬震各輸一千二百湯鳳輪七百餘以百以十計者復合得千餘自丙寅正月徵輸至十一月而畢故公雖遭奇禍而妻子卒無恙免於饑寒實藉義僕之助時繆公亦逮死錢陳皆削籍閉戶惟公門人昆陵庠吉士鄭鄩與常熟令饒公善護持覆巢深有賴焉

後一歲，新天子誅璫，崇禎改元，定逆案，徐大化、楊維垣皆遣戍，贈公太僕寺少卿，賜祭葬，仍詔入郡縣鄉賢祠。公常慨朝士門戶分裂，乃稽劾五十年來所見聞，著朋黨紀事一篇，皆挾摘情實，辨析流派，卽世所稱正人，詞不少假，喜持論而嬾作詩，文集僅數卷，常作井田論，謂井田決不可行，商周亦未嘗通行，井田頗與儒家舊說異，文多不載。公生於萬曆丙子十一月二十六日，歿於天啓乙丑九月十四日，享年五十，配蔣氏，封宜人，貴州道監察御史養菴公女，子一，卽麟生。邑庠生，勤學克家，庶幾繼父之志云。娶葛氏，河南廉憲加二品服，魯生公女，女三，長適太學生趙士晉，贈工部員外郎叔度公子，少保謚文毅定字公孫，次適庠生申濟芳，大司馬玄渚公子，大師謚文定瑤，衆公孫，次適桂林郡伯凌必正，大金吾文菴公子，大司馬洋山公孫，孫男一，幼未名，孫女四，長諸趙廷史，史化州守前之公子，敘州郡伯文度公孫，次諸戴泌，郡庠生伯興公子，臨淄大尹翔虞公孫，二幼未名，諸韶家自高祖而下，世居邑二十七都五首之均墩村，公喪之歸。

也從遺言，殯於舊宅，已謀葬久之，未獲吉壤，地師言無如所殯宅之吉者，麟生乃毀室爲公墓，而以崇禎十二年三月初八日定焉，蓋公之遺言實兆之矣。

太常府君副配張太宜人行狀



韶生母先太宜人姓張氏父杏垣張翁世居郡城後徙常熟母陸媼沉湖著姓也生一男一女男未成人而夭女卽太宜人年十七歸於我太常府君時已登賢書先嫡母周夫人生子多不育故謀置貳焉越二年一乳婢生先太僕章及不肖韶時府君再上公車就道矣竟不反顧家貧不能覓乳母太宜人乃自乳章而周夫人自乳韶竟得俱育嫡庶雍睦里人至今傳爲盛事云又五年而復舉夏太宜人旣舉三子而府君復多助進者太宜人意不欲與諸母雜居亦不喜與中饋事年未三十卽獨處一室於府君之歷宦四方或從或否然其好獨處不與中饋無改也卽從府君履新任館舍中有司循故事俱張器用甚備諸母爭有所取太宜人視之漠然若不關目也年四十而章舉於鄉又十年而章成進士又十八年而章罹逆璫之禍太宜人聞成名也不色喜聞遇禍也亦不甚悲慟若有見於齊得喪一死生者家人亦莫測其指性好潔韞底闕歲如新每炊必手自淘泔而後可

口食或菜或肉不重味衣或數年不製然浣濯補綴無垢膩者居喜軒敞廣屋數間獨與一二婢處之甚適至暮則并驅婢臥戶外而閉戶獨寢中夜有風雷或蛇鼠之聲絕不驚怖有類禪靜者然稟性自然未嘗習聞釋氏家言也性至孝事張翁陸媼遺像如事生每食必先祭而後飯沒身不哀生平不知有疾病至七十九夏秋間始有腹疾旋愈嗣後歲輒有微病輒旋愈至八十二體漸羸苦手戰其明年浸劇臥起須人然猶善飯至其年七月偶喜食冷酒澆飯遂暴得痢下竟以不起時崇禎庚辰七月十八也距其生嘉靖戊午十月十九享年八十有三初稱太安人以章刑部主事封也旣稱太宜人以章刑部員外封也方章罹禍璫矯旨追誥命後崇禎改元詔補給時誥命已追偶未毀卽以原軸拾焉亦異事也太宜人旣好獨處嘗預勅窀穸事不願附府君之塋曰吾遠事陸太夫人三年憐愛我特甚我死必葬我於太夫人墓側且我父母宅兆亦密邇死而有知可朝夕往還也韶及夏謀以其年十一月十九裏事附於虞山北

麓之祖隴遵遺命也子三長大章陝西按察司副使
贈太僕少卿娶侍御蔣公養菴女次卽大韶娶
何公還赤女次大夏娶少宰趙文毅公女孫男太章
出者二麟生娶崑山布政葛公魯生女虬生出繼夏
八歲而殤韶出者三長磊抱從弟用六子娶歸孝廉
晴岱子仲續公女次晶聘工部郎中王公方輪女次
淼幼未聘夏出者一鯤生抱從弟又善子娶孝廉陸
公繼章女續娶歸公穉珪女初太常府君之襄事也
歲在乙卯太僕章爲狀末稱大韶大夏皆未有子各
抱從弟子爲子云韶所抱卽磊夏所抱卽鯤生也時
太宜人親孫止一麟生耳今二十有五年矣所抱子
竝成立而韶更自舉二子麟生又復舉子太宜人每
撫弄孫曾頒餽賦果爲晚景之娛云孫女六章出者
三長適趙文毅公子叔度公子士晉次適大司馬玄
渚申公子濟芳次適辛未進士廣西副使凌必正韶
出者三長適全州守蘭峽孫公子朝翼次適君實何
公子兼次幼未諾曾孫男四麟生出者一聞諾幼未
聘磊出者一聞詩幼未聘鯤生出者二長勉聘孝廉

歸公裔興女次勵聘孝廉李公兆圖女曾孫女七麟
生出者五一諾臨淄令翔虞戴公子伯興公子泌一
諾化州守趙公前之子延史餘幼未諾磊出者一諾
仲履陶公子瑞鯤生出者一諾孝廉錢公修立子深
韶年垂耄老悒悒草土中少憶多忘聊記所憶行實
爲狀伏乞立言君子哀而賜之椽筆以垂不朽

改葬舅氏張君祭文

維崇禎六年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八日庚寅甥顧大韶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舅氏張君之靈曰嗚呼維君於我慈親之兄雖不識面誼實舅甥君生於世才十九齡鄰童嬉戲誤墮生玉折蘭摧行路涕零君之二親皆踰八旬後君而歿垂三十春嗟哉焚獨更無後人惟我太常哀其民淪爲卜宅兆傍於先塋顧謂吾曹無替崇奉春秋掃墓移樽澆冢樹之松栢鬱焉已拱惟君舊宅相隔里許藐諸一丘子焉孤處今我昆弟尚時奠醑嗣茲而後懼莫爲王用是之故爲君謀遷爰卜良辰附於新阡爰定厥位實居右偏維父母子聚族黃泉如別得會如客得旋融融洩洩於萬斯年緬思君歿我尚未育我於今茲年已望六歲月遐矣棺朽不屬乃詢匠人易以新木拾君遺骸骨不復肉哉以吉貝裂布爲束焚石掩之焉冀是築窆旣畢聊薦不腆時維清明雨露旣踐顧瞻四野餒而不鮮君雖乏胤君祀未殄嗚我子孫無廢斯典

祭顧朗仲文

維萬曆丁未之孟冬朗仲顧先生卒其友人顧太韶適有京口之行不及親爲永訣蓋聞訃而歔歔涕零歸而忽忽若有失也乃爲文以祭曰昔虞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己者死可以不恨予每三復此語以爲至言及讀史至荀祭傳見其送葬之夕會者數十餘人皆一時知名士哭之哀感路人未嘗不低回歎息以爲死而得此卽放勳之四海遇密尼父之生榮死哀何以加諸乃吾朗仲之卒也邑中知名之士長者哭之如哭其弟少者哭之如哭其兄弟子之哭其師者如哭其父母卽晁下不及情如予者亦爲之歔歔涕零忽忽若有所失嗚呼朗仲何以得此於人哉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無權諸以籠物之情非其高才妙伎厭服賢豪誠心質行貫通金石何以得此於人哉朗仲性剛而傲不肖不能與俗人款曲每爲俗人怪恨蓋居恒側目視之死而捧腹稱快者不知其幾矣嗚呼使朗仲皂白無分賢愚同貫隨衆偃仰偕世浮沉生與庸夫孺子共爲微逐之態死則閭里戚屬假

修表祭之儀又安所貴耶仲哉每與友生評議謂朗仲生平明無人譴幽無鬼訂壽考維祺分固應爾讀其文力厚氣沉淋漓慷慨於相亦無天法而竟不得下壽誠所未解或者謂其喜怒哀心勞逸爽節天下之寶不能自惜以至短折惟此爲恨則予竊謂不然凡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性有獨至之性者必有獨至之辭朗仲之昂首戰鬪高視濶步天性然也其縱心獨往哀樂於一到義憤激烈壘塊不消亦天性然也使朗仲貶情抑性容頭過身慎言節食戀生怖死卽壽百歲與殤夭何異昔陳羣論崔琰以智不存身爲疑崔林非之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寧足貴乎快哉斯語可與論朗仲矣脫則仲見用於時出而援桴擊鼓死疆場之間入而抵鱗犯顏死丹陛之下吾恐全軀保妻子之徒又不知如何置喙也故爲朗仲者必不善攝生善攝生者必不能爲朗仲則謂朗仲不善攝生可也謂朗仲不善尊生不可也死者有知不識以吾言爲然否如以吾言爲然則死可以不恨矣嗚呼尚饗

祭王季和文

維崇禎十年歲在丁丑十一月乙丑朔越三日戊辰年家眷友弟顧大韶謹以薄酒素饌致祭於季和王兄之靈曰傷哉季和死已十二年矣而今始克葬耶傷哉季和死十二年矣而始克葬而尚不成其葬耶初季和病時予兄伯欽正罹逆璫之禍季和力疾偕予奔走求救於四郡之交知交知莫之應行至荆溪遇於一憤而病增劇遂以不起是季和之死爲世道死爲友朋死也季和一瞑長逝之日正予死喪孔懷之日也季和歿後十二年爲今茲丁丑權奸稔禍細人告密季和之執友高足並陷同文之獄而予亦罹無妄之災季和之于適以此時謀葬以故贊詘而莫之助塚侵而莫之禦有安葬之名而居暴露之實是季和之死而不成其葬者值世道之阨友朋之阨也季和抔土分崩之日正予隻身控柩之日也何季和之死與葬適與世運相遭耶倘所謂一國蠱亂無有安家者耶又何季和之死與葬適與予兄弟之禍相會耶所謂好惡同之休戚共之者耶季和文思濬發

窮幽極與然不以予之拙於文也而每有著撰必索予點定季和識機達變每爲人忠謀益智精穎然不以予之暗於事也而每有籌畫必索予剖決予嘗戲謂季和子以奇吾佐以平子以巧吾佐以直遇則房謀杜斷可以成天下之務不遇則牙琴鍾聽亦可陶陶以卒歲孰意季和遂化爲異物而予亦病廢不復振也嗚呼已矣予不知季和在冥冥之中尙有著撰否尙有籌畫否設有之不知誰爲點定誰爲剖決而予自季和歿後頑鈍潦倒日甚一日求其以著撰相點定籌畫相剖決如季和者更不可得日惟抑鬱無聊以七尺之軀任人顛倒而已予故爲季和傷而因不得不自傷也嗚呼哀哉尙饗

自題像贊

謂汝爲釋汝不能斷脛謂汝爲道汝不能齋精謂汝爲儒汝不能成名而奚取乎矧：窮經不工不商不戰不畊賴食先德養此委形髮短而心長膚垢而神清足弱而志強財拙而意贏望之似有爭氣就之則平不虐婢僕不事公卿叩之則應扶之則行豈非其罪不受辱譽非其美不受榮閭年幾許八卦已盈老而彌穉困而自亨或呼交蘆居士或呼梧下先生生以此爲贊死以此爲銘

聾痴歌

伯敬患耳中有聲時出清膿云醫書謂之聾考
字書聾部無聾字而耳部有聾字蓋卽此病耳
予年來苦目汁凝眶畏風妨讀醫書所謂聾也

兩人各抱一疾因爲聾痴歌以慰伯敬兼自慰
我眼生眵愁漸朦君耳生痴愁漸聾耳聾眼朦老者
分今猶偏受病匪雙常言禍兮福所倚吉凶之域恒
相同就此二病細尋討其中趣味各無窮世人既月
華秋蟾燦爛誇奇逢試將我眼對燈燭何異月邊花

暈圍十重世人重音樂滿堂傾首聆笙鏞請君靜坐
聊返聽何異敲金擊石曲未終耳塞不妨眸子瞭眼
暗不廢腎竅通陰符古經有明訓絕利一源百倍功
况眵未暗痴未塞有何不快介心胸假使真聾復真
瞽未必不勝明與聰方今世界日變異狐赤烏黑盈
四封魑魅罔兩爭光燄白日迷藏月朦朧開眼唯見
不平事何如合眼且守中方今人各肺腸逞喉嚨稱
譏謗譽私滅公大聲雷轟復虎嘯使吾震悸懷怔忡
細聲謹開復嘈雜恰似蜩蟬蛙蛤蚊蠅諸夏蟲一切

掩耳絕消息重閉穩睡安老慵古昔聖人忌察察疏
恒蔽前瑱恒充矧丁不堪聞見世唯有昏昏默默可
免罹百凶眵兮勿愁朦痴兮勿愁聾居今之世朦聾
誠不美明聰吁嗟朦聾誠不美明聰

壽管母陳太夫人八十序

韶少讀魯論載記家語諸書載孔子之言行甚詳至酒脯菽藿拜揖行立坐卧之法纖悉畢具第於閨房燕婉之語不一二概見焉其奔走宋衛齊楚之郊從行徒屬動以千計而後車之載絕不聞以家累自隨心竊訝之以爲聖人昵近朋友隔絕夫婦與釋老之棄家學道固有殊途同歸者與旣而思之以爲否否天生孔子將使建人倫之極也而孔子之自叙亦曰無可無不可藉令昵近朋友隔絕夫婦則五倫之中遂廢其一而聖人之有可不可無乃太甚乎蓋孔子娶於開官其才德不足以相匹而決絕之後亦更無賢明仁智之援足當聖意者故遂因循鯨曠以至於老使幸得娥皇幸姒者爲之配則被袵鼓琴二女果何必不若虞舜而雍雍在宮關雎穆木之所詠歌又何必不若文王孔子之遇殆上窮於君臣而內窮於夫婦不得不寄之朋友以自娛此固聖人之不幸不足慕也吾師登之管先生身任道統以祖述仲尼爲宗解褐於郎署掛冠於臬司各位所至不能踰魯司

冠享年之數亦與之齊其接引後學披肝瀝膽真有不厭不倦之風著述之不朽亞於六經蓋先生之與孔子同者非一事獨里居數十年有家食之樂無轍環之勞韶輩時往祇謁叩所謂惕若齋者先生必儼然在焉徐訊其起居則晝必居外夜必居內略無疎遠女室之意蓋孔子之神專注於朋友而先生之情一似兼篤於夫婦者此無他孔子無聖配而先生有賢偶其所遇固自懸殊也先生之元配爲陳太夫人少而惠淑有娥皇作嬪之儀長而置貳有莘姒逮下之澤其他孝事舅姑教養子孫約束婢僕卽米鹽凌雜無不動如法度先生以九三之人龍自命而太夫人以六五之黃裳佐之天作之合使共建人倫之極於天下非偶焉而已也先生於君臣朋友之際雖僅與孔子埒而所得於夫婦之間優饒固已多矣今先生已高謝人寰而太夫人方眉壽耒艾仲子席之盡色養之孝兒媳滿前諸孫遠膝備極人間之慶蓋天既篤生太夫人之德以相先生而復厚集其福以爲之報天人相與固有惟日不足者歲在丁巳太夫人

行開九袞矣凡辱在先生門牆者謀所以侑萬年之
觴而不肖鄙父子世爲先生門人頗能竊窺梗槩故
敢忘其不文而爲之序先生在天之靈意或有契於
鄙言而太夫人聞之亦必爲之一解頤而笑矣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七十有二序

予讀史至忠臣孝子之行事未嘗不撫卷三歎也彼
其遇君父之忠誠痛迫於中智力竭於外不得已而
幾倖於萬無一有之事其視捐肢體決性命如棄敝
屣焉豈問濟與不濟哉昔周公作金縢之書身自爲
功以代武王卒之武王瘳而公亦得壽考綈綈上書
願沒爲官婢以贖父文帝爲之除肉刑而綈綈亦竟
無罪此幸而並受其福者也介子推之從重耳也剖
股肉以濟其餒反國而介山焚矣波羅柰王太子扶
三世不瞋之目以愈父疾疾愈而太子逝矣此亦幸
而獨伸其志者也衛弘續剖腹以納懿公之肝而無
救於衛之亡也南霽雲斷指以激賀蘭之援而無救
於睢陽之圍也此不幸而兩遭其窮者也之數子者
雖濟與不濟各有命焉而絕孝純忠薄實貫日神明
護之竹帛傳之詎可以成敗軒輊哉古之所爲救疾
者醫藥禱祠而止矣至陳藏器本草出始有人肉療
瘵之說於是孝子之修慈父者卽以股肉爲藥以割
爲禱蓋新唐書而後割股之孝累累焉而千古孝子

之局爲之一新又數百年而有歐陽諫議之母王太夫人移孝子救父之術轉而用之於夫贈公爲之延視息者一月而千古貞婦之局又爲之一新嗟乎想其操刀入閣之時視芒刃如針縷視肌體如魚肉割唯恐不深創唯恐不巨豈暇念身世之短長與嗣胤之窮達也乃今者太夫人之壽已踰七袞而諫議都顯名據通塗赫赫隆隆聚人世之可欲以效之太夫人卽太夫人之初願恐未必及此而天之所以報施喜人不已奢乎或者以贈公一月之延未足以滿當年祈禱之意而以今日之不獲齊眉皓首爲太夫人憾則亦不達於天人之故矣劉孝標之論運命也謂急不可緩之於漏刻矣一日之間爲漏刻者百焉一月而爲漏刻者且三千矣凡人所不能冀其一者而太夫人遂獲其三千天之報施善人尚可謂不吝而太夫人又何憾乎異日者奏之天子而表異其閭戟之郡邑乘而付之史館百世之後且與金縢共垂不朽而何有於緹縈以下諸人哉今者當上壽之辰其猶子胡如川輩共謀舉千秋之觴而屬序於不佞鄙

夫世之爲壽章者類多歡呼頌禱之語而詔乃淒然道及當年之情事其無乃非中倫之言乎第太夫人之懿行可傳述者必以割股一事爲稱首而天之鍾美於諫議而歸無窮之尊養於太夫人亦未必不以割股一事爲左券故不覺其言之纒纒耳昔師曠與晉平公論樂以爲清商不如清徵清徵不如清角蓋悲聲之快人心耳也甚於喜聲詔也今日之詞其亦清徵清角之屬乎而謂不足以侑觴乎哉太夫人曰善哉言也敬舉胡生之觴

壽胡望洲先生七十序

胡子湘孫余兄伯欽之高足也與余遊甚狎稱忘年交而余因以知其尊人望洲先生之生平蓋所謂篤行君子也先生少爲儒業垂就矣以家毀急治生棄而爲商奔走迺什一淮徐間者數載既念親老復棄商歸養有田一頃菰秫釀酒兼蒔花竹以娛其親蓋杖鄉之歲而靈椿儼然無恙先生捧觴嬉笑於膝下與古之斑斕戲跌者真無以異也又十年而先生行開八袞矣於是湘孫之友錢子何子輩謀以其初度懸弧之辰索予不文之辭籍手上壽余辭之曰以文爲壽非古也近代固慣有之然大率誇詡其當身之富貴與子孫之榮寵以炫耀世俗耳目而已今先生爲儒而業不就爲商而資不豪爲農而產不素封且湘孫兄弟雖有聲諸生間亦尚未脫穎而去也固無可誇詡以炫耀世俗之耳目者又何以不文之辭爲二子曰不然夫壽人者在言其志之所樂不必其後也壽於人者在聽其詞之所愜不必其諛也先生之棄儒而商以代親克家也棄商而農以親老歸養也

其贊之不豪產之不素封則以敦睦任卹之費多而不屑屑於豐取刻與也欲有所誇詡以炫耀世俗之耳目則誠不足若以稱道於士君子之口而紀述於有道者之筆則不啻有餘矣且自十餘年以來世道譌覆王事多難凡所稱掄魁擢第之彥或中于逆璫或陷于王法或致命於夷虜或委身於寇盜朝而榮華夕而風波者蓋指不可勝屈矣湘孫兄弟之久處囊中或造物者故畱其未許國之身以娛先生晚景今聖天子方宵旰圖治皇路之清夷可翹足而待湘孫輩行且奮翮昂首爲治世之良臣而先生夫婦以大耄期頤之年享其蕃祉多福其有可誇詡以炫耀世俗之耳目又寧有旣耶予笑曰善哉二子之言卽叙次之以爲先生壽

壽葉茂菴七十序

予少負狂簡之名凡所交好者大率皆迂恢疎誕不羈之士也而獨有徐伯菴者生平好檢押善治生貌似不甚與予合而酷好與予遊其議論今古取舍向背亦往往不謀而符竊謂予與伯菴庶幾於古之和而不同者以故予所交迂恢疎誕不羈之士伯菴皆與之歡聚無間而伯菴之友於予皆有友誼焉伯菴之戚於予亦皆似有親誼焉葉道登者伯菴之社友而其弟季生又伯菴之妹葺也予以伯菴故得交兩葉而因以識其尊人茂菴先生雖先生之於余長少術業出處不同而亦似有友誼親誼焉天啓丁卯先生年七十矣伯菴集兩葉之交知若干人登堂捧觴而必欲得予言爲壽予以賤辭曰邑之高冠大帶者多矣予盍往徵焉伯菴曰貴人之辭多浮未足以壽先生也予又以不文辭曰邑之殖學工詞者多矣子盍往徵焉伯菴曰文人之辭多譽未足以壽先生也夫與其貴而文也而爲浮爲譽毋寧其賤而不文也而不浮不譽者之足以愜先生志也無以易子予惟

伯菴之交予也若是其僻而其乞予言也又若是其專予又烏能無言竊嘗論之箕疇五福天之錫善人者甚備要之皆當身事耳而易則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而疇之錫福始全今先生之於五福所乏唯富耳然有由一壘有宅一區亦不可謂貧也予少時聽父行老人言嘉靖甲寅乙卯間避倭奔竄之苦令人心悸先生誕於嘉靖戊午時江南之倭警靖矣到今生七十年不識兵革今又值新主更化享太平之樂無有紀極可不謂康寧乎先生仕雖不遠然以韜略受知於司馬萬公退而里居中稱長者有幹濟才必屈指先生可不謂攸好德乎壽與考終所不待言而道登季生蜚聲騰實競真爭先邑人無識與不識莫不羨先生之有子也可不謂餘慶乎由此言之天之福先生者全矣視列子所稱林類榮啓期之樂不啻倍蓰嗣是而後百年之齒萬石之祿正可無心候之不必有心企之也夫貴莫高於無求而樂莫大於知足願以此言爲先生壽伯菴曰斯言也匪浮匪譽先生必爲之一解頤而笑矣敢藉手以薦千秋之觴

壽伯母沈太夫人八十暨晴原大兄六十序

余同堂兄弟九人今見存者唯晴原兄爲長余卽次之歲在庚午兄行開七袞而其生母沈太夫人行開九袞矣於是諸弟輩共挈樽攜榼爲千秋之祝以余齒之長也推余首捧觴而前致辭焉余聞之曲禮曰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說者以爲子老則親益耄懼其不樂聞之也故老萊子行年七十而爲衣綵嬰啼之戲以掩其老而娛其親余以爲此說非也人之所樂聞者莫如老而其所最樂聞者又莫如其子之老人之生子也自孩抱以至羈卯而迄於成立晝日夜顧復之惟恐其不得至於老也及其子之得至於老而親又不知何似矣故人所最樂聞者莫如子之老而孝子之所自致于親者亦莫如娛親以老曲禮所云不稱老者謂不以耆艾自居而憊於溫清定省之節耳至老萊衣綵嬰啼時其蒼顏華髮固未嘗自掩也夫唯蒼顏華髮與衣綵嬰啼之狀雜見於一人之身此庭內之所大笑爲樂而高堂爲之一解頤也吾兄之柔緩溫克深有得於老萊舌柔齒剛之教而今

日之所事亦宛然衣綵嬰啼之樂此固通國之所希觀而況一家乎余嘗讀劉義慶世說叙江南四大姓而有張文朱武陸忠顧厚之目乃知厚之一言吾宗上世相傳家法暨於近世則我祖贈太常公寔身有之鄉閭間傳說一二逸事真似義黃上人諸父及我太常猶存遠風什一逮吾輩而醇不勝澆矣厚之豚實獨鍾於吾晴原兄觀其身無急步口無纖詞震之不驚迫之不起可欺以方可告以急孝於親而友於弟篤於故舊益實有盛德之容焉此固造物之所厚集其元氣以封殖我顧氏而太夫人之胎教家範亦從可推矣自後之豐美福澤綿綿而來稱慶寧有既乎予少于兄僅五歲而余生母張安人尚猶壯齡今日之所以慶兄者行將及余矣故余創爲以老娛親之說非直慶兄實私以自慶也

壽房母某太夫人八十序代

予甫龀而讀孝經聞所謂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之說以爲忠之與孝一而已矣稍長而讀詩得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之說於幽風得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之說於四牡乃始有疑於二者之不可得兼而私計以爲四牡之不遑反不若幽風之介壽爲樂也及長而讀史見孟博辭母太真絕裾之事則瞿然大駭心忤忤若有所失以爲忠之與孝乃至相及背馳若此文夫既出身爲國則此身非復吾有亦非復親有雖出談紀之詞抱終古之痛而無幾微悔於厥心蓋必有負於其親而後能有以效於其君不忍負於其親則寧無以效於其君此令伯陳情之表所以爲得也雖然亦有幸不幸焉常見閭巷淳謹之士畢世所圖不出家庭俯仰而或以遘際艱難不獲一日伸擊鮮洗腆之養卽或力能伸擊鮮洗腆之養而以壽命難期樹靜風息之悲已忽先之矣此因無所效於其君而亦不能無負於其親蓋兩失之一何其不幸也其幸者則紆青紫以爲家祭哀休賜以爲親奉謁遠則擇其

通於鄉者奉使則擇其道於里者使其親有就養之樂而無嗟季之憂此則有所效於其親而亦不爲有負於其君蓋兩得之一何其幸也乃更有進焉者有人於此矢孟博之貞而不至隕身勵太真之志而不至長別卒之身親俱泰尊養並隆有四牡靡盬之勤而兼幽風介壽之慶則豈非君與親兩有所效忠與孝兩無所負而爲人世希覯之大幸與予於南奉常海客房公益深羨之矣海客以進士由中翰入臺爲萬曆昌啓間名御史聲滿天下矣而卒中璫禍鐫秩坐贓罪賴天之靈獄未成而璫禍解繼又中黨禍左降而海客不卑小官怡然就列以故忌者稍懈得廻翔郎署歷符璽以至今官豈非余所謂矢孟博之貞而不至隕身勵太真之志而不至長別者與今茲乙亥太夫人年八十矣而海客以冊封之使便道歸省因得稱觴爲萬年之祝豈非余所謂有四牡靡盬之勤而兼幽風介壽之慶者與於斯時也海客挾綸綵英蕩之重麾蓋與從之華以爲高堂光寵錫其平日儼然侃然立朝之色以效嬰兒之婉容里中童叟婦

女之來觀者翹首企足填門隘路歎美之聲洋溢人耳遠近人士於海客有一日之雅者或升堂而拜母或馳書而遙賀交錯旁午而太夫人以聰明康健之身臨之豈非所謂身親俱泰尊養並隆而爲人世希觀之大幸與同視往者之罪咎譴怒風波震驚正如浮雲之過太虛番可增其點綴而又何足芥蒂也哉余觀本朝名臣惟蹇忠定公以冢宰考績父母猶在堂縉紳以爲美談余於海客有望矣海客之忤璫也幾與楊忠烈等乃忠烈竟身家俱毀其太夫人至露棲城隅而海客竟以無恙其再謫也是與予同事同日余解組歸田竊幸與海客俱有絳衣兒戲之樂乃余母甫及耄年遽爾長逝而海客之大夫人則後祿正未有艾也嗟乎海客殆君與親兩有所效而忠與孝兩無所負者也非但人事亦自有天祐之者焉余於海客益深有羨也夫亦重有感也宜其說之長而不能已也夫

壽陸母夏夫人六十序

曲禮有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說者以爲別嫌之義也晉江王慎中氏以爲不然人之能自見者非性而成之也蓋必有師友之益焉今內既無嚴父之訓而外又絕其取友之途則凡出於寡婦之懷者苟非生而知之未有不承稟於人世者也其亦不近人情也已蓋先王之教固將盡人之子而造就成立之而尤加意於無怙之子故峻爲之傲以發其哀痛振勵感奮精勤之意其詞若曰爲寡婦之子而不能自力以有見於世君子弗與之爲友矣斯言也似責備之深而實慰恤之至此先王設教之旨也余深取其說以爲得聖人立言之意又嘗持是說以察於耳目之所及其爲寡婦之子而能自力以有見於世而君子願與之爲友者莫有過於孺常陸子者也陸子既以精思偶才爲經義射鵰手而其風雅博洽又迥出於經生之所不及弱冠卽抗顏爲人師能令蒙者聞推者文撲者韻雖於聲利未見有赫然爲庸夫愚婦之所贊歎而由君子觀之不謂之有見焉不可

矣是以君子願與之爲友文日益進交日益通而其母夏夫人之賢且才亦往往爲知者所稱述而因以有見於世夫人二十而嫁嫁七年而孀以一女子上奉老姑下撫二稚子自體弱酒醪飢補浣救扶持湯藥以及於紙筆脩脯無不侍辦於夫人之十指辛勤俯仰三十年餘卒之能使老者無憾而穉者有成亦可謂之難也已夫子必肖其母由孺常兄弟而推之夫人必慧心人也世之貞者難於慧慧者難於貞以桃李之芳華而兼松柏之堅勁如夫人者蓋亦鮮矣且世之號爲貞婦者類多朴拙不通時務或硜硜窮困以至於不振夫人乃能持門戶具紙筆脩脯教其子至於有成非賢且才者能如是乎有夫人以成其子之始使之有以自見於世而其子能修文詞通交道使其母之賢且材亦因以有見於世以成其母之終此亦耳目之所不多觀也今茲十月夫人生六十年矣於其設悅之辰爲陸子之友者將奉觴致祝焉而稱斯說也以進不既多乎或曰若吾子之言信君子也然非所論於人世也夫明志不嫌於澹泊而聚

順必取於光榮孔子稱舜之大孝而必及於尊富享保蓋論至於此而菽水盡歡之說雖聖人亦若有怵怩焉而不能出諸口矣其勢然也故爲陸氏母子祝者不願其徒爲君子之所稱述而願其聲利赫然爲庸人婦女之所贊歎使皆得嘖嘖焉指而名之曰此壽母也此才子也不亦休乎余笑曰善哉余之言可謂善頌子之言可謂善禱遂并書之以爲序

賀雷仙馮公蒞任序

蓋聞之君子務知大者遠者故必有千古之遠識而後可周當世之務苟惟當世之爲見則功烈卑矣亦必有當世之大略而後可受一隅之寄苟惟一隅之爲見則規摹狹矣今夫奔走邊競角按成法而布子雖初學可與國手成敵授之以全局而優劣見焉何者勝於偏而耗於全其智少也梁稷之療飢也糲絮之御寒也當其時濟其用以爲天下之寶莫有尚焉者矣措之於鼎彝圭璧之側則黜然無色何者貴於今而賤於古其質凡也漢史著循吏之傳代不數人乃有入爲卿相而功名損於治郡者殷周之季豈乏良臣而惟傳說之多聞逮事山甫之古訓是式獨炳煥於詩書豈非偏全之相去今古之不相及有如斯者耶夫惟由古出今則其於今也不匱由全出偏則其於偏也不局洞千古於目中而亦不碍夫當世之務營四海於掌上而亦不薄夫一隅之寄斯之謂全才斯之謂碩德詩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也世有若人焉

苟聞其名將望之如飢渴苟觀其貌將快之如禎祥况得親庇其宇下而涵泳其無涯之青澤又安能不爲之鼓舞踊躍稱頌讚歎以致其愛慕之私耶雷仙馮公家世爲慈谿巨族浙中名家如慈谿之馮者屈指無幾而公與弟給諫公復以博雅孝友光大其太常公之緒浙中名家之家世能文章尙名節如慈谿之馮者更指不再屈矣方公爲諸生時兄弟自相師友日征月邁以三不朽相切磨大馮小馮之名已可怖兒斷瘡其於墳典丘索之與管商荀楊之旨兩司馬班張之文以及歷代通人之所論著蓋臣之所條列旣已遍觀而盡識之矣迨後相繼登第公釋褐郎署而大公由邑令擢省垣朝叅退食之暇所謂蒿目而憂悉心而議者於世道之隆污國運之興替人才之消長民生之苦樂又無不燭照數計者海內有識之士皆儼然以兩公輔期之乃公爲資序所格不能越而驟登卿貳於是乎有蘇松備兵之擢夫吳亦大國之風也區區兩郡之地而財賦當天下之半其於國儲如物之有腹腴也而又北濱江南阻海右顧而

流賊有偷度之虞左顧而海寇有竊發之患其於國勢如身之有要害也而其人士又嫻文學而工論議故非文足附衆者不能理財而聚人非武足威敵者不能建威而銷萌而非有貫穿今古之學者又不足以厭賢人文士之意故一備兵不足以盡公亦足以見公矣公易直子諒望而知爲愷悌父母以此知其能附衆也爲工部時抗節不撓折督理大璫之角以此知其能威敵也至於宏詞博學風稱海內宗工其足以厭賢人文士之意又不待言矣故公之於吳也如麒麟千里之足初展於郊牧而吳民之仰於公也如神龍雲雨之施先被於我私異日者出而建牙開府入而秉鈞當軸贊聖天子中興之治而與傳說山甫比隆自此基之也公初蒞任適值其覽揆之長郡守晉江陳公偕其僚屬以不佞等知於公乞一言以爲賀不佞之言非爲公賀也爲吳民賀也爲天下賀也亦爲千古賀也

募刻護法錄疏

國朝文人輩出無踰宋文憲公右者文憲博物窮理鑄詞鍊格幾於大而化之矣故我明之有文憲猶唐之有昌黎宋之有歐陽也然韓歐二子皆主闡佛昌黎至欲廬居焚書以爲快歐陽稍變其說欲修其本以勝之而文憲則貫穿內典崇奉大法孳孳如不及其所見又何不侔也豈道以久而愈微教以引而愈蔓唐宋之世佛法尚在未定之天而我明則當已定之天與乃余讀傳燈錄觀唐宋時名僧輩出六祖澄源五宗衍派一何光顯照耀說者謂中峰輟席未知道隱何方至我明而僧寶之可傳者寥寥無聞焉又何說也豈佛法之在世如水之在川逝之則波瀾踴湧而順之則清澹恬寂與抑盛衰之倚伏如晦明之代謝其未定也乃所以爲興而其既定也適所以爲廢與予友錢受之氏欲以姚少師之道餘錄沈待詔之續原教論并雲棲大師所錄文憲集中之闡揚佛法者彙而刻之名曰護法錄而紫柏大師之嫡子曰澹居鑑禪師者遂欣然身任其役申既定之法挽救

廢之流將在此舉矣不佞韶虞山之鄙人也德不足以倡財不足以施而僅以筆舌行檀嗚呼其可愧也夫其可愧也夫

支塘褒親寺募建山門疏

按縣志褒親崇惠教寺在支塘鎮宋僧日東建永樂中僧惟敬修志所載止此其所以名褒親未詳何義相傳以爲靖懿帝姬瘞所今寺旁有磚塔高三丈餘其說似非無據古天子之女稱公主惟宋徽宗政和三年改爲帝姬則此蓋徽宗女墳也徽宗三十四女早亡者十四罹北轅之禍者十九唯恭福帝姬生甫眸金人不知故得免至建炎三年而薨宋都汴京則帝姬之早亡者自應葬於其都之郊野不得遠葬江南也其流離異域者又不待言唯恭福生於宣和末年薨於建炎三年蓋五齡而殤而其年金人突犯維揚高宗倉卒南渡道出吳中此五齡之帝姬或隨駕跋涉驚傷而死於道途因而就瘞於海虞之支塘埋容有之高宗同產兄弟姊妹共六十餘人非死卽遷其相依以存者僅一恭福耳則其憐愛之也必深而痛其死也必甚故雖孩穉下殤而爲之大葬以哀其逝爲之磚塔以識其封爲之建寺以資其福亦理之所有也但史稱恭福而今傳爲靖懿又似不合或者

靖懿乃恭福之謚而史偶失載與亦未可知也予壯歲病足瘍曾養病於寺者二載詢諸故老無能知建寺之本末者因與友朋討論依傍史傳而爲此說亦庶幾近之矣凡人生之年歲壽夭與死後之消朽遲速皆有定分非智力之所能及微欽貴爲天子然一膏於石坑一塵於馬足卽其南還之空棺假塚亦毀掘於楊璉真珈之手而此五齡殤女之墓乃更五百餘年而堅完無恙則佛力之所護持信不可誣與然邑中名刹如寶巖東靈之屬皆泯滅無遺卽支塘之明因亦化爲烏有而復親數椽乃巋然獨存則雖同爲佛地而堅脆興衰亦各自有因緣固非凡心肉眼之所能料也寺惟大殿僅存四傍皆爲市廛所使不可問矣寺僧祖仰有意恢復已拓地可以建山門者而募善信共鼎新之予養病時與祖仰遊甚狎又嘉其有興滅扶衰之志故喜而爲之疏以告其鄉之好事者云

阿育王寺募糧疏

語云儒存不朽之名道存不死之形釋存不昧之靈故古之所謂得道真人皆以長生久視伐毛易髓傲世之建勳立言者而佛氏獨不然以釋迦之神聖而說法止四十九年住世不登中壽彼誠有不屑乎此者也然其委蛻遺骸茶毘之後化爲顆粒堅踰金石瑩越珠璣靈異萬狀則皆其生平微妙清淑之氣淪浹於肌肉骨髓之間者固不隨烟氣俱升不逐灰燼俱降蓋萬物之珍奇神瑞莫有比竝者焉此又儒道之所不得而企焉者也傳記稱佛舍利八斛四斗八國剖分後阿育王悉欽取之役使鬼工造八萬四千塔遣聖臣手掩日輪於漏光處隨地建立分布於閭浮提內而震旦有四焉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各有其一洛下齊城之塔竟不顯於世丹陽之塔在白下長干里梁武所親供養有舍利七顆及紺髮長爪事詳南史今其存亡不可考已會稽之塔在鄞縣梁武曾迎入宮瞻禮旋即還寺史不言其顆數意一塔止一顆卽今鄞縣鄞山阿育王寺所傳者尚無改也夫百

千萬劫而僅一遇佛佛舍利塔八萬四千而震旦僅得其四於四之中又僅存其一則其希有奇特難遭難遇豈可當吾世而失之哉故凡遠近黑白之侶入山而瞻仰贊歎者皆於佛有宿緣又況乎爲住山僧而朝夕禮拜者卽不能親詣其地而苟出升斗黼斛之資以供養僧之朝夕禮拜并以資給夫入山而瞻仰贊歎者其善根福果皆當不可稱量故余於寺僧靈裕之乞糧於虞山也而述此以爲善信倡

余通城遊城南之聖林菴瞻前明殉節陶菴黃先生之遺像見有與先生赫然並位者則先生之弟以一庠生與先生同時殉國邑人祀之稱爲二黃先生者也惜乎二黃之制作不少概見不及陶菴之詩古文辭集有成書也虞山顧忠愍公直言敢諫死逆閹之禍至今人豔稱之余欲讀其遺文而什不獲一豈閹禍甚酷當時不敢存卽存亦無幾耶今歲夏於友人齋頭得讀先生之弟仲恭先生之著述英姿逸氣湧現行間使其立朝言事不爲忠愍之抗節者歟矣嗟乎二黃不必以文章著仲恭不必以氣節著要其人皆不可磨滅也志士仁人出必有偶諒哉

青藜齋集二卷

〔明〕朱朝暭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青藜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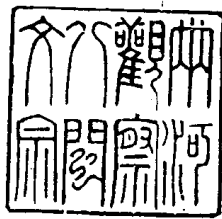
古今稱侯王公子于文學間不
少槩見若悲歌慷慨白日變色
義矣而末軌於道謙恭禮士賓
客填門揖矣而末正於學即藜
閣校仇述仕最富吳學之博吳
徵之超而於理道森當庶幾杜
吳譬之而稱之大梁故魏地周
以封勳賓饋吳間無慮百計而
上洛養明氏傑出焉乎永之茲

邦賓與二三同志共究茲學以
不難折節相下特出所為磨歌
潛示乎吳慕信陵之節效燕丹
之歌而欲以理潛系撰者即嗟
夫今之玄冕而朱紱者不少矣
彼吳目極華靡目憊絲竹身被
輕煖口厭百味求逸而森恩深
可矣夫亦誰知學哉此無德可
述暫植听日興悲而彼己之子
思多所以致誚之

養明氏歌介大藩席並洪庥以
 嚴攷二不憊以勤於學蓋所稱
 古賢王哉乎觀吳諸什目夫天
 籟依稀白雲之課以抒時景儼
 秋李杜之矩且吳氣溫且厚吳
 三
 羞豫以恬夫非盡多之子與抑
 居使之然之蓋嘗遊吳所自來
 吳谷驛之命變典樂戲胄子
 於直溫寬樂爲兢二且申之已
 詩善志歌永吉焉

羞明氏故胄子吳禮陶纂沐者
 久吳所咏所吾烏在吳不溫厚
 蘇平之被懷慨激烈之風方斯
 茂矣耶淮南子政輦安能衆駕
 我語稱文以禮樂所以廣所
 四
 羞明氏意歌齊溪會在此者異
 日翹欬崛起大梁間追踪古賢
 聖靈歌習胄子之儀效風多之
 致已哉乎蓋齊厚望焉
 萬曆乙巳菊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左叅政兼兩率勅提督福建學校副使整飭睢陳兵備按察使禮部儀制司郎中豐城徐即豐獻齋撰



五

書藝富集小叙

予銳一毫于夷一也寫

之流靜其持一倒庭里板掌執

文於一甫出一編示予別強

生課也予訝然愛之謂此

信以以呈雖去格未死然於

角抑或以與免乃而置歸筆

不波海控一

以淡炎重卷且以因有既潛心

經術而時操不律修書於之

業奇毛功而活且分乾刻幅
方寸控一又善詩夏元書慕
富集諸體兼列咸泯之有致
善沒乾柔以為善詩之化大
考古人遺容者以臺榭示得
志荒哉揆瞻眺不平而後瞻
板曰窮則工至于同姓諸王
繼之史傳矣在者毛不元者
久也獨陳思更八斗半稼彌
席子洞壙然毛以空孤孽危

於之地操心通患集示孤自
道至華之句令人懷不思續
控一子昆蟲其豈而詩而最
是工何謂善毛漢遠其志瀟
斯彼之幸泊然豈以潤于中
示以心一日之樂而多子我
之名宋斯亦大難哉刻來節
予叙末曾控一詩也自有評
之者予以為控一每不書在
詩而已錄蘇馮惠明題

青藜齋集叙

梁園諸侯王嘉結客嗜古文
蘇雅有信陵風上洛王抱一
其白眉也斤、奉禮步趨
中莖詔伯僂罄折品不勝
衣與僂者已從覲其別館在
木亭榭迥絕人意歌童髮
僅覆眉而翫散繞梁逸聲
以出以此知王巧慧且善音
律及獲所書八分長短飛箋

種、鼻祖漢魏置六朝以下
不一喙余始知王澤、好古不
可以世拘然猶未知其能
詩也頃出所製青藜齋集
視余余受而卒業大都命
意鑄詞純任天籟趣者所
觸如其境而止揔之猷拾鉅訂
務程其所自得夫詩言志也
志之所之自是一家譬之棘門
霸上均當一面奚必細柳廼稱

軍哉余嘗謂

昭代雲仍遠儼姬周而

令甲一切豐其名位韜其材

伎今不少槩見以藉以五之神

情而獲借前箸宗子維城

三

豈後成周迺竟吟風咏雪長

此朱門以老此五所為託青

藜意也雖然僕之公輔都通

顯而名湮滅者何可勝紀迺

卯舍子光兮太乙聲猶歎

所得與仲氏配多矧五又善

音律津、好古他年且什

伯此則其所托以自見者願

不遠乎哉

賜進士第司理南陽滄西張

四

季彥頓首拜撰

青藜齋目錄

卷之上

五言古詩

秋夜吟

獨酌

贈蔣樛亭太學十七韻

青藜齋

思與君別來

秋日借諸社友集西庄見芙蓉

桂荅並茂喜而賦此

七言古詩

賀萃亭叔仲嗣印月第游泮

秋夕易海洲方伯見過小酌

公無渡河

飲馬長城窟

君馬黃

青樓曲

採蓮曲

五言排律

青藜齋

賀芳亭叔長孫彌月

題文徵仲江山圖

七夕立秋小集主一堂得秋字

七言排律

季秋望日良湖借諸詞丈泛舟

分得十一尤韻

久雨十二詠

五言律詩

秋日詩社成

小亭雨坐

周用亭孝廉以詩見遺因韻以
荅

青藜齋

三〇

再祝萬元寔明府誕辰二首

送樊祥符簿君擢鄭藩曲簿便

道還家

吹臺

春晴

早春郊迎得臺字

萬明府覲還迎憇大佛寺二首

晚春萬元寔明府見過小集

雨後

移燈看海棠

過京山王邸見田祿有感

題友人精舍二首

青藜齋

四

再送樊簿君之鄭藩二首

王振華明府被謫賦此以唁

泛舟四首

送劉藜軒蘭臺事竣還朝

即席再賦

幽窗避暑三首

萬祥符元寔招遊上方寺同莊

昭侯諸君分得園字

又得方字

秋夜吳名區王貞卿小集主一

堂限孤字

袁憲長見過小酌主一堂賦此

青藜齋

五

以謝

季冬日同諸社友小集青藜齋

分得工字

無雪

冷晴

人日立春

梅雪爭妍

十五夜

青藜詩無雪景

春墜

元夕後二日邀汪紹陽汪盤谷

蔣穆亭諸詞丈集仁壽殿移席

青藜齋得江韻

青藜齋

六

送方代巡事竣暫歸四律

春日郊游

賦得落谷成茵

芑朝前二日奉邀 月禎馮郡

伯 澹生鍾詞丈 光鐸朱詞

丈游上方寺四律

登壇絕頂

寺前泛舟

春日尋芳共飲 魯陽府郊園

次 徐庄老韻二首錄呈請政

袁奎具州

春日偕秦右史汪紹陽蔣樛亭

青黎齋

七〇

登吹臺移席于大梁書院奉和

袁憲長來韻二首

春分日

花朝前飲上方寺次抱一殿下

韻四首

馮盛嗣附

俚言二章奉和抱一殿下來韻

請政

鍾應麟附

莫春日主一堂小集陶大冶陸

仰雲蔣樛亭王貞卿祝羽王葉

茂先羅念初觀妓拈得先韻

代趙美人不得真韻

和陶大冶移居詩八首

青黎齋

八〇

卷之下

七言律詩

上大中丞曾景臺老師二首

竹居山亭

夏日宴萬鍾岷明府劉海輿進

士分得星字

賀馮月禎郡伯甘霖應禱二首

送袁代巡還朝

奉祝萬鍾岷明府初度

賀彭水南卜居汴上

送崔際虞老師還朝

送開封宋紳翁太守翁元守衛

青藜籍

九

郡賦此

秋夜聽竇美人彈琴

泛舟二首

中炁

再題竹居山亭

賦得美人駿馬

秋日同王貞卿社友庭際小立

聞雁有感燕示養翁弟

立冬日風

賦得冬嶺秀孤松

癸卯冬天下入 覲

梅峯

青藜籍

十

上方按君二首

邨居熊公懋范夏永余用清王

貞卿養翁弟見過

初冬宴三司諸公三首

送姚順山方伯入 覲

送祥符萬鍾岷明府入 覲

送陳留萬鰲石明府入覲

春日偕諸社友携尊郊游小集

即事拈得麻韻

莫春

飲張中寰姊丈青門別墅

奉和劉藜軒蘭臺韻二首

青藜齋

雙節二首

中元夜同諸社友携尊黃河泛

舟觀放水燈

再祝萬鍾岷明府二首

南園偕諸友小集

苦雨

夏日同諸詞丈賦得遊魚啖荇

影

秋夜同吳名區諸友泛舟

送張中寰姊丈之南計部

秋興八首用杜工部韻

秋夜畬王貞卿韻

青藜齋

征婦怨

秋夜同李靜宇橋梓南府小酌

再遊張中寰姊丈園林

元夜偕諸社友集仁壽殿觀燈

分得光字

入日小集主一堂

對雪

莫春日鹵庄集薔薇蒼下

立夏日

午日

苦熱

奉和萬元寔明府宴劉藜軒蘭

青
蛇
齋

三〇

臺于東坡書院入夜移席上方

寺見教元韻二首

送顧開翁翰撰冊封 周藩事

竣便道歸省二首

送胡曜老使君冊封 周藩事

竣便道歸省二首

夏日南園同諸丈小集拈得六

魚韻

秋日西庄小集即事四首

郊游二首

夏日坐中風雨不寐

甲辰夏送張湛翁陳葵羽冊封

青
蛇
齋

三四〇

事竣便道歸省

七夕

秋日同諸詞丈集主一堂得還

字

關山月

秋夜黃河泛舟得風字

季冬小坐閒步喜天氣和煦因
成小詩用呈知己

冬日敝邸宴六郡司理劉將軍

養恬宗侯蔣太學分得齊韻

立春後二日六郡司理集青黎

坐分得真韻

青黎集

七

端月十日辱召與諸寮丈會讌

于上洛府第承命共賦陽春二

韻錄呈請政 袁憲長附

乙巳上元前五日奉候 三司

諸公讌集仁壽殿以陽春為賦

予次 袁憲長韻二律

仲春日繁臺餞別秦右史致政
還天台八首

送梅大庾大叅南還四首

甲巳春過大梁挹一殿下招飲

賦此言別 宛陵梅守峻附

季春梅大庾大叅南還過大梁

青黎集

七

席上賦詩留別次韻奉荅

夏日王楚南都閫吳覺生文學

蔣樛亭太學集仁壽殿分得六

麻韻

贈吳覺生文學

五言絕句

題画四首

閨情四首

題蒼鳥圖四首

征婦怨

種竹

青藜齋

七言

秋夕

七言絕句

贈吳念庵兵憲致政七首

題画四首

題張中寰姊丈青門別野十二

首

青藜齋集

上洛王養明甫朝監著

五言古詩

秋夜吟

亭前微雨涼月來脩竹亭亭古槐樹
疎影覆華屋露泠艸蛩吟風清雙鶴宿

青藜齋

宋靜了無聞居然忘寵辱

獨酌

披襟坐前楹獨對一尊酒荷風吹我衣
松月來虛牖紛々名利場能有此閒否
人生大塊間胡為事奔走昨日美少年
今朝成老醜未學赤松遊安能無白首

贈蔣太學薦甫十七韻

有客來中州翩翩一荆綈文章追董賈
詞賦擬枚鄒昔作橋門士今將上國遊
六書攻鳥跡任俠救貂裘浪譴揮玄塵
登壇射斗牛逸興同摩詰丹青顧虎頭
沉淵匿神物伏櫪淹驂騑白眼看浮世

青藜齋

徜徉任所求定逢楊得意卞璞價終收
慙余紈袴子意氣喜相投下榻青藜苑
介顯日詠酬炎風蒸酷暑河朔可銷愁
竹林阮籍輩熟醉為身謀知君鯨飲者
我已築糟丘中聖堪為歲沉酣百不憂
日裁青玉案牙籤作酒籌願以金蘭契

期為管鮑流譽歌飛白雪社結白榆秋

思與君別來

思與君別來兩見桂荅開迢遙隔千里
極目空悠哉欲涉無舟楫欲徃徃無媒
昔云膠與漆今為雲與埃憂懷不可釋
撫景獨徘徊願言金石心與君死不灰

青藜齋

秋日偕諸社友集西庄見芙蓉桂

荅並茂喜而賦此

芙蓉長画欄桂樹荅攢、秋來天氣清
同客罄交懽風生桂樹叢露濕芙蓉葉
荅將贈美人葉以為書帖此日發幽興
桂樹芙蓉前聽我歌白苧皓月照華筵

青藜齋集

上洛王養明南朝瞿著

七言古詩

賀孝亭叔仲嗣印月弟游泮

聖朝典訓崇奇特海宇窮搜思未得掄
材寧止及編氓神孫制義真華國

青藜齋

四

天潢靈物異尋常詞藻稜々錦繡張豈
但朱衣頭一點還擬三策獻 明王讀
書揔角師宗匠老人夜々燃藜杖鄴都
豈羨魏陳思吾家今喜推劉向雖兄健
翻已高騫我亦從前着祖鞭附驥慙余
用世拙義方憐汝有親賢君不見燕山

竇禹鈞森々五桂耀千春縱謂雄才超
後裔須知種德在前人

咏夕易海洲方伯見過小酌

虛廊向夕流香霧暝色蒼煙莽迴互悽
々蟋蟀響空牆籬下黃花泥清露商飈
幾度入秋檐涼蟾一片懸高樹門外忽

青稊錄

五

枉君侯車蓬華先生艸未除青衣送酒
供讌樂促膝雄譚醉眼舒觴行豈復留
餘瀝投轄留公歸未得銅龍莫問漏如
何把酒同君邀月色

公無渡河

河水險兮公無渡少緩渡兮又何暮公

竟渡河逝風波委質龜鼉終不悟楚國
三閭澤畔歌賦就離騷死汨羅不得君
親無可柰憑河冒險柰公何篳篥竟作
千年曲佳人樓上淚縣河

飲馬長城窟

征人馬飲長城窟々中多少英雄骨白

青稊錄

六

骨不知何代人功名未就空淪沒塞馬
高嘶苜蓿秣旌旗猶在隴山頭當年衛
霍不復作若個能封定遠侯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黑蒼開游冶時繫向垂楊
側觀光上國游玉轡垂金勒蘭筋元不

辨黃驢伯樂回頭空冀北願得昆吾鑄
寶刀馳向三關定西域

青樓曲

青樓面、列蒼叢美人顏色如蒼紅燕
子梁間補舊壘杏花零落雨聲中春來
病覺腰肢小桂葉雙眉為誰掃已知蒼

青樓齋

七

艷不禁風薄倖不來春已老

採蓮曲

蓮花深蓮葉簇蒼不妾面紅葉映郎衣
綠郎今不來為誰阻人唱蓮歌正當午
款乃歌輕盪櫓蓮心採盡剩空房妾心
更比蓮心苦

青樓齋集

上洛王養明甫朝監著

五言排律

賀芳亭牀長孫彌月

神駒元有種雛鳳浴靈池勿嗟生子晚
還喜見孫奇珠以稀為貴情曰老更慈

青樓齋

八

荷香飄綺席竹色映瓊卮燎桂薰華果
烹蘭潤玉姿煙樓期偉業端不負明時

題文徵仲江山圖

萬壑晴嵐麗山川盡在眸斷霞飛遠浦
微雨暗芳洲跨澗橋猶在環溪水自流
闌城連古戍形勝擁層樓落日丹楓晚

鹵風白苧秋數拳縣岬石百丈上灘舟
瀑布飛如練危峰列似虬白雲渾不變
瓊樹若長留地僻松臺古江深艸閣幽
野峯供客況嬌鳥喚人愁儼在登臨處
疑從汗漫游披圖發長嘯清興繞丹丘
七夕立秋小集主一堂得秋字

青藜齋

九

金風臨巧節炎火漸鹵流宋玉悲初動
張衡賦未休鵲橋一水阻鳳駕隔年遊
聚散多岐路離情自女牛人間方宴樂
天上正含愁乞巧陳珠葉穿針倚画樓
蛩聲喧竹砌螢火度蒼幃雲氣侵衣潤
星河傍酒浮自憐非北海座客盡南州

七言排律

季秋望日良湖偕諸詞丈泛舟分
得十一尤韻

一壑波瀾滿目秋薰葭雲冷水悠々朱
絃動處魚游聽白苧歌時鳥咏酬兩岬
風聲來水面中天月色過城頭蓼花微

青藜齋

十

傍尊前放雀舫真從鏡裡遊雙塔崔嵬
秋靄淨千家鱗次莫煙浮水天一色連
漳衛霞鷺齊飛近斗牛明國人文多盛
事宋家宮殿盡荒丘酒闌不覺歸來晚
擊節酣歌興未休

久雨十二詠

不堪霖雨連旬久黯澹陰霾盡日垂迢
通長途舟泛々透迤永巷艸離々綈憐
日暮星微見却訝朝來霧復彌汴水波
搖戾士宅夷山苔沒信陵碑臺前涸澤
深千尺天外遙峰露半規斷岬青蒲梳
細浪荒塘碧藻蕩清漪頽橋水漲人時

青藜齋集

十一

渡地溼門無客問奇歲歉米騰珠作粒
甌塵新蒞桂為枝幽居徑滑苔痕積小
院窓昏樹影移感慨詩因愁易得踈狂
懶與病相宜繩床高卧陶彭澤蓬室長
嗟杜拾遺安得 九重頒恤詔憑軒端
拱問滄痍

青藜齋集

上洛王養明甫朝睦著

五言律詩

秋日詩社成

白社聯鷄結黃苓對景芥金飈凌細雨
玉兔護深雲詩擬開元句詞工漢史文

青藜齋集

十二

酒闌情未已舞袖更殷勤

小亭雨坐

細雨過簷楹陰々爽氣生入巷疑有色
到葉窸無聲徑蛺蝶飛嫌重林鳩咽不鳴
坐中蕭索意身世一浮名

周用亭孝廉以詩見遺因韻以荅

周郎名蔚起傳不仰清輝金石吾當重
芝蘭爾共依驚人飛雪投篋藹春暉
况有東山興應從謝傳歸

再祝萬元寔明府誕辰二首

文宿熒黔竺甘棠蔭汴州苔封銀篆鏤
琴繞玉筠樓萋菲詭空妬金蘭氣益投

青藜齋

十二

欣逢縣錦日拜獻紫霞甌

又

雅道漓時態交情重珮玕半標凌玉樹
睂宇湛龍津風迤催蒼信春浮獻壽辰
願祈瀛海日長傍宰官身

送樊祥符簿君擢鄭藩典簿使道

還家

無薄長沙傳君王政好賢典章從古肅
禮教自今傳亭敞頻虛左筵開每讓前
暫歸宜命駕莫滯隴頭煙

吹臺

吹臺來吊古唸睡倚天風賦筆鄒枚盛

青藜齋

十四

詩名李杜雄空亭煙艸合曲徑野蒼紅
回首梁園暮悠々思不窮

春晴

融風開曉霽艸色轉萋々地僻鶯調管
庭虛燕掠泥野煙迷艸樹流水入蒼蹊
無限尋幽興憑闌落日西

早春郊迎不遇得臺字

念切金蘭誼翻從郊野來
雪消深孝苑雲覆禹王臺
煙色迷楊柳春光潤艸萊
有懷人不至日莫轉徘徊

萬明府覲還迎憇犬佛寺二首

遙山尚晨光輪蹄蹴野芳
莫邀雲蓋駐

青黎齋

十五

杯引露門涼軼躅憇仙舄
蒸衣羨御香相逢忘力倦
寤吟抵更長

又

星車傳入境土脈早成霖
變麥青將茁蘇條綠漸侵
歌宣人巷滿燈剪佛堂深
况是春綵年繁荅賸有陰

晚春萬元寔明府見過小集

飛蓋行春旬還車問艸堂
破苔眠鶴起過樹逐蜂忙
野具疏能剪庭唵蟻故香
漫裁新合調微醉見中腸

雨後

雨過青苔爽松陰拂石臺
柳柔鶯自轉

青黎齋

十六

榴媚客初來雲影當歌落
荅枝傷酒開餘涼生砌竹
待月且停杯

移燈看海棠

倚檻嬌春色荅神豁醉眸
錦屏看不厭銀燭照偏稠
豔態迎風軟芳脂帶露流
一尊堪達曙為爾竟淹留

過京山王卿見回祿有感

共託熙明世驚聞烈焰新
燎原寧有意曲突丈何人
門戶憂堪灼焦勞恨未申
江流應易決撲滅在茲辰

題友人精舍二首

地僻多幽興高坐集鳳凰
窗涵瓊樹潤

青藜齋

三

座隱玉壺涼砌艸侵書帙
盆花逼劍光客來多却調
歌罷月浮觴

又

虛閣涵清畫焚香獨校書
亭前槐影澹竹外鳥聲初
輕霧藏文豹殘編走蠹魚
清修忘盥櫛不異艸玄廬

再送樊簿君之任鄭藩二首

君本推良吏胡為藩府行
飛蒼牽別恨啼鳥惜離情
宦蹟元非薄巖栖未可盟
登臺頻授簡白雪舊存名

又

春半送君旋雙旌鄉若僊
龜峯明墨綬

青藜齋

一八

弄色媚金韉別衣裾堪曳
相思訊可傳朱門頻設醴
誰謂冷青瑣

王振華明府被譖賦此以唁

琴堂多善政薏苡謗猶成
黃口紛相逐丹心耿自明
名高時見妬道直世偏驚
聖主方虛席還須召賈生

泛舟

陂水澄鵝碧空明耀日華山垂湖上翠
杯映樹邊霞雲動江天遠風行浪月斜
唵懷殊未已逸興托星槎

又

欸乃煙中渚琵琶水上樓放歌皆傲吏

青藜齋

十九

狎客是輕鷗雲氣侵衣潤湖光傍酒浮
逍遙穢絕境何必覓丹丘

又

遠山收夕照兩岬荻蘆風杯溢金莖露
舟行水月宮幾家斜繞郭孤鶩遠淩空
人訝冰壺裡乾坤一勺中

又

鳥亂林聲碎魚翻水氣腥波涵飛靄碧
雲學遠峰青樓閣參差見絃歌斷續聽
停舟歸路晚涼月照微醒

送劉藜軒蘭臺事竣還朝

聚首方愁晚今襟意覺長王程催太馬

青藜齋

廿

別淚濕征裳短劒人千里離筵酒一觴
郵筒如可託幽思寄詩章

即席再賦

學婢傳經氏逢欣執節臣論文吞海嶽
定詎逼雷陳俠氣傾諸少才名忌衆人
共憐劉子政憂國憂民

幽窓避暑三首

小院將臨午幽窓兀坐時槐陰輕布影
竹蔭暗飄颻河朔三杯緩羲皇半枕歌
一塵渾不到閨苑未須期

又

庭靜堪逃暑開尊喜聚星竹敲敲玉珮

青藜齋

廿一

榴火映銀瓶石為彈碁掃杯曰散帙停
坐來幽興愜何異浴清冷

又

綠樹方交蔭紅蓮半着苞杯盤從簡略
巾舄任欹斜鳥語翻成曲林香散作霞
餘涼生几席新月淡窓紗

萬祥符元寔招游上方寺同莊昭
侯諸君介得園字

感汝修盟日乘風向給園情催移野席
醉忘促歸軒罄酌頻歌送浮屠旅吹翻
無能臨絕頂有思逐高騫

又得方字

青藜齋

廿一

寶塢開凡界僊音落上方鳳簫堪動憶
鶴馭可能將地擬非人境鐘傳是法堂
何時涼雨歇重問酒杯長

薤夜吳名區王貞卿小集主一堂
限孤字

敝邸醉清醑庭虛暑氣無砌幽蛩韻細

雲斂月輪孤劇飲飛鴻度酣歌舞雀呼
井梧驚下葉莫惜倒冰壺

種日表憲長見過小酌主一堂賦
此以謝

正訝龍光燦欣承多使過清風生砌竹
瑞氣滿庭柯蒼色迎冠蓋歌聲繞薜蘿

青藜齋

廿一

不堪風雨夕卽得罄金螺

季冬日同諸社友小集青藜齋

得工字

柳軟春將轉梅舒歲欲窮
席虛頻設客聚盡宗工興劇酣呼白燈昏蕊結紅
慙予紈袴子貂續藉羣公

無雪

雲斂千山淨天寒雪未飄
梅舒嫌日暖竹瘦恨風消
山閣詩難賦溪橋興尚遙
三農空有望愁絕髩蕭蕭

冷晴

凜冽凝朝靄寒光動早春
風高晴日淺

青藜齋

廿

霜重露華新呵筆頻含凍
薰爐意轉親欲詢知己訊
難覓隴頭人

人日立春

春遇人為日時逢四始通
寒梅猶冒雪弱柳不禁風
煖逼千林霽陽回萬物融
七莢頻獻節彩勝映晴空

梅雪爭妍

冷落嬌輕態清香妬不如泥華歸色澹
照日入空虛銀浪埋高標金標傲污淤
谷風吹柳帶兩自解爭据

十五夜

燈火連霄漢紅光透曉天清風雜鼓吹

青藜齋

五

皓月覆鵬絃玉戶千家酒星橋萬壑煙
欲窮身外事把盞問嬋娟

春望

盪胸消薄霧虛目淨高旻鵲噪爭巢急
花明待雨新閣雲聯五色宮日轉三辰
陶謝真吾侶風流度此春

元夕後二日邀汪少陽汪盤谷蔣

穆亭方懷堂王貞卿諸詞丈讌集

仁壽殿移席青藜丞不得江韻

藜館張春宴羣星集夜缸蟻尊開北海

鯨飲吸西江蓮炬燭瑤砌梅峯映玉窗

飛觴頻散帙六博孰能降

青藜齋

十六

送方代巡事竣暫歸四律

攬轡馳驄馬君先八使雄豫章曾借寇

直指再臨嵩紫氣關門度黃河水霰融

壯猷誰得似方升古今同

二

埋輪三輔道斧鉞照涿州文史徵高第

村官待選趙仲泰士擁傳漢諸侯
衣繡承嘉命咸霑帝澤優

三

簡命巡宣重雄風到處揚烏樓
準擊北庭霜棠陰留中土鴻猷
頃叨新雨露朱印挹燿光

青藜齋

四

戀主丹心在還家繡服榮封章
握節憇桐城世系篤行盛友于
里門聊暫息不是厭承明

春日郊游

策杖穿雲磴携尊過石林梅
策杖穿雲磴携尊過石林梅

楊柳已含金艸報溪頭色鶯傳谷口音
芳時天易暮莫惜酒頻斟

賦得落茱成茵

芳野春將暮繁葩別故枝飄紅粉綻
醉眠柔茜上蜨夢自怡

青藜齋

廿八

蒼朝前二日奉邀月禎馮郡伯
澹生鍾詞丈光璧朱詞丈游上方寺四首

學士風流藉靈辭折簡招浮圖縣碧漢
均樂落青霄僧掃松間石人行樹裡橋
亭前虛左席待月聽簫韶

又

含香來漢署，紉佩盡芳蘭。
樂擬雲中奏，峯如畫裡看。
塢陰移綺席，松影覆空壇。
五馬才名異，還憐貌似潘。

登塢絕頂

丹梯縣萬仞，飛棟倚諸天。
躡頂峰、錦

青藜齋

九

憑虛步、連天峯紅繞砌，
祗樹綠、極目層霄上。
鐘飄萬壑煙。

寺前泛舟

共有濠深興，蘭舟載酒來。
波間浮灩澦，雲裡出樓臺。
寺古依林宋，城高傍水開。
揆竒隨所適，鷗鳥莫相猜。

春日尋芳共飲 魯陽府郊園次

徐匡老韻二首錄呈

請政

袁奎具艸

垂柳扶疎翠，天堯爛熳芳。
峯神應有待，春意為何忙。
行樂連軒映，酣歌泛酒香。
巍樓高百尺，極目正蒼蒼。

青藜齋

三

又

結侶聯翩出，探春豈憚忙。
鶯催頻喚語，峯咲暗生香。
載酒拚沉醉，登樓極衆芳。
興酣翻感慨，北望繫愁腸。

春日偕 秦右史汪少陽蔣樛亭

方懷堂登吹臺移席大梁書院次

袁憲長來韻二律

平臺春事早雲物競時芳日煖鶯聲滑
風狂蜨翅忙艸鋪隨意色蒼發可憐香
把盞臨高阜嵩峰入酒蒼

又

梁園春日麗蜂使為誰忙雲深冠裳濕

青藜齋

世一

苔侵几席香池水太液潤蒼勝上林芳
撫景悲時事愁迴九曲腸

春分日

韶華嗟瞬息時序又春分獨隱烏皮几
時書白練裙名蒼依檻豔啼鳥隔林聞
習靜渾無事臨池學右軍

荅朝前飲上方寺次抱一殿下韻

四首

月禎馮盛明具艸

九十春方半香林帝子招清尊移日夕
豪興薄雲霄密柳迷斜徑深花暗小橋
何緣當左席明月坐叅韶

又

青藜齋

世一

淋氣催飛李光風轉蕙蘭景從天上得
人在醉中看侵膝依龍藏交情切雉壇
十千何吝醉華髮易成潘

登塔絕頂

躡級攀躋上浮圖象外天峻嶒縣碧落
彷彿挿青蓮目盡諸千界心空不二禪

下方城郭小鐘磬出薤煙

寺前泛舟

雅得滄洲趣招邀薄莫來澄光浮日月
倒影浸樓臺客舫橫橋過僧廬向水開
美人遙悵望遮莫景陽催

俚言二章奉和抱一老殿下來韻

清齋集

廿三

請政

鍾應麟具艸

振衣凌絕巘蕭爽對菲芳昔日風流劇
今朝綰綬忙飛蒼疑拂席疎樹薦塵香
何事逢公暇憑高待月蒼

又

偶爾尋幽賞難禁盡日忙野亭徵跡少

古樹蔚天香刻竹驚山鳥看蒼攬衆芳
伍迴饒勝事倚劒說魚腸

莫春日主一堂小集陶大冶蔣樛
亭陸仰雲王貞卿祝羽王葉茂先
羅念初觀妓拈得先韻

深苑春將莫開尊偶七賢興緣中聖發

清齋集

廿四

情為美人憐散帙和風至飛觴皓月懸
酒依金谷數歌入落蒼天

代趙美人不得十一真韻一律

自嘆墮風塵清歌不厭頻蛾眉新月妬
蟬鬢薄雲頤倚玉情偏切分香意更親
只愁蒼易老誰惜可憐春

和陶大冶移居詩八首

憐君長作客四海便為家意氣雄孤劍
圖書富五車白浮杯底月紅簇樹頭蒼
夜話常聯榻鄰沽稚子賒

二

亭畔梧桐樹籬邊木槿蒼披襟論往事

青藜齋

莖

汲水煮新茶鶯語鳴孤柳蜂媒闌兩衙
一區楊子宅詩酒閱年華

三

元亮耽幽興清時作灌園看雲高捲幙
邀月共開尊柳暗谿頭路蒼飛卻外邨
幽棲蘿作迳蒼翠竹為門

四

碧薦僊巖乳香分砌竹煙林深芳樹合
水淨碧樓縣座擁論詩榻門停問字船
知君游冶興不惜杖頭錢

五

世路誰青眼爾將柰若何聽鷄常起舞

青藜齋

莖

扣角且同歌說劍功名薄當杯意氣多
長竿垂水曲高枕傍雲阿

六

世籍金貂舊名高任俠流按圖收駿馬
破產買吳鉤授簡青衿集揮毫翠靄浮
六書攻鳥跡貪典鷗鷖裘

七

聞說濠東勝清幽思灑然名逃杯裡聖
社結靜中緣賦就游燕日才高入洛年
縣知高隱處習靜似逃禪

八

負郭無塵事藏修水竹居籠鵝供客饌

青黎齋

廿七

賣賦給糴儲起艸朝簪筆燃藜夜校書
既逢黃牀度不必問菑畬

夏日上洛王抱一先生席上同菜
陽王文山先生口占一首

鑑湖孫如游

飛甍連古樹峭壁嵌奇峯渾是神仙境

誰言帝子家尊疊淹夜月歌管遏雲霞
賢主稱雙璧清光映碧紗

和孫鑑翁太史前韻

仲謀才倚馬彩筆舊生峯節重天朝
使名高學士家裁詩舒錦繡添翰拂煙
霞皓月臨歌席雲光護絳紗

青黎齋

廿八

夏日主一堂小集養恬宗侯陸仰
雲蔣樛亭不得豪韻

清夜涼如水羣賢興更豪臨峯同授簡
選妓各分曹坐久頻移席情深解佩刀
美人渾不倦舞罷月輪高

代題美人四支韻

弱質同新柳春心不自持雲光侵綠髻
月色闌芳眉命酒傳蓮葉調箏唱竹枝
高歌何滿子幽恨有誰知

青藜齋集

上洛王養明肅朝監著

七言律詩

上大中丞曾景臺老師

中天秉鉞寒星斗入境清霜道路飛
帳下譚兵皆俊俠庭前授簡盡珠璣及門

青藜齋

四十

樵李敷榮太調鼎鹽梅屬望歸持憲從
來誰得似森、臺柏勁爍暉

又

熊車問俗已三年開府遙臨日月邊八
郡安危憑執灋兩河風紀待敷宣豺狼
膽落愁玄豸燕雀卑棲忝鳬名冠內

臺知任重即看寵命下堯天

竹居山亭

嶙峋絕巘結雲庵面、芙蓉瑞靄含天
淨山峰螺作髻雨餘池水鏡闌函層軒
縹緲依青嶂曲洞逶迤隱翠嵐乘興仙
源登眺處信陵甲第近孤南

青藜齋

四十一

夏日宴萬鍾岷明府劉海輿進士
拈得星字

雲開雨歇葵榴豔二妙聯鑣過小庭蹇
、王臣同柏揅翩、仙令擬蘭馨素餐
愧我頭空白雅誼憐君眼馱青訝坐水
壺忘是暑天南遙見有三星

賀馮月禎郡伯甘霖應禱二首

馮翊才名自古傳，千龜再見使君賢。
輸誠甘澍來三異，潔已清風重一錢。
報國惟忠寧有貴，憂時祇切竟回天。
佇看焦土成畊鑿，呼頌商霖到瘠田。

又

青藜齋

聖

祝融赤日枯禾黍，五馬身先零禱憂。
黯澹片雲流曠野，淋漓新霈遍荒丘。
涼生艸閣千山暝，風動松林萬壑秋。
父老川原增喜色，口碑咸頌古諸侯。

送袁代巡還朝

秉鉞天中奏最旋，埋輪風節萬人傳。
旌

旗色偕河山，壯詞賦名同日月。
縣執法，鍊冠推汲黯，還朝面觚莢。
張騫但看紫禁歸來日，鳳闕重瞻尺五天。

奉祝萬鍾岷明府初度

黔嶽生申彩，鳳翔孤縣杲日近。
扶桑繁，蒼解笑臨歌席，嬌鳥迎懽獻壽觴。
漫喜

青藜齋

四十二

千煠食火棗，更憐百里頌甘棠。
願祈國壽同遐祉，指日含香拜夕郎。

賀彭水南卜居汴上

知君卜築近城隅，萬井芳鄰接素居。
楊宅宋寥難開戶，于門高大可容車。
開軒奕對庭中竹，坐客清披架上書。
靈地自

應人住勝堦前蘭桂重璠璣

送崔際虞老師還朝

旌旆趨朝鼓角催燕臺人訝玉驄回金
門奏績聞天語竹帛垂名濟世才柳葉
遠迎青綬吐桃花遙傷繡衣開廬溝千
夜瞻星斗法從光芒逼上台

青藜齋

四四

送開封宋翀翁太守翀翁元守衛

郡賦此

太守賢名重兩河中原喜見使君過化
沾衛水恩光溥政著夷山德澤多攬轡
澄清心若鑑憂民疫救髡將晷一錢不
受來何莫比屋歡謠五袴歌

秋夜聽竇美人彈琴

一室香燈繞座浮美人按譜欲含羞
蘭密意傳纖指猿鶴清音度画樓疑是
幽谿生靜籟恍然深夜響金鈎坐來漸
覺遺簪遠醉把黃卷為客留

青藜齋

四五

泛舟

深園久未見靈波今歲淫霖漲大河放
棹煙中歌白苧開尊天際曲青螺繞堤
柳色迎人度拂座香風隔岸過為問歸
來何事晚停舟渡口聽漁歌

又

雞日城角柳未枯蘭舟同泛艮山湖雲

飛雨岬蕪葭冷日落孤汀鶴雀呼當座
遠岬搖翡翠隔谿野水老菰蒲金風蕭
瑟休辭醉擬待冰輪照玉壺

中秋

萬里雲消淨碧空歌童行酒醉顏紅綺
筵訝列冰壺裡画閣疑縣玉鏡中飛簫

青藜齋

四六

一尊堪卜夜分題四座起雄風共憐人
月成佳會鯨飲何妨吸斗虹

再題竹居山亭

石洞蟠蛇曲抱臺層巒疊嶂接蓬萊行
隨蒼嶼丹崖合坐對朱門翠巘開画閣
朧々含薄霧飛泉隱々轉輕雷燃藜帝

子傳經暇閒看飛花點碧苔

賦得美人駿馬

玄蹄跑散曉風輕白鼻咬人兩世頑不
拚瑯肌霞綠蛇為憐玉夾易青貞連錢
駉駉追霄電下月嬋娟逼水清笑指銀
鞍歸傍晚勒聽金雀泣離聲

青藜齋

四

種日同王貞卿社及庭際小立聞
雁有感燕示養翁弟

秋風蕭瑟思偏清振耳俄驚遠雁鳴比
翼聯行如恐失潛呼暗語似相賡聲聞
絕塞雲連字影過長天月滿城遙憶衡
陽在何處天涯南北任縱橫

立冬日風

落木紛、寒鳥飛不周時節動天機飄
蒼漫送清香遠浮竿輕溶玉液微忽到
銀缸燈晃、偶來朱幔雨霏、一簾霰
散蟾光遠酒興詩豪醉未歸

賦得冬顏秀孤松

青藜齋

早八

鬱、叅天黛色繁亭、獸秀倚雲巒根
蟠節錯冲霄立雪傲霜凌逼歲寒疎影
月移搖翠蓋香枝風撼嘯青鸞孤標老
作虬龍態不與羣芳競麗看

癸卯冬天下入覲

五鼓纔傳漏未休禁城風動聽鳴騶紅

雲繚繞黃金闕紫霧氤氲白玉樓百辟
懼騰香篆裊六卿拜舞曙光浮縣知朝
罷無他事盡疏民艱達御旒

梅谷

煖回山館爭春發寒逼江邨冒雪嘉錦
帳含香風澹蕩玉窗籠月影交加醉看

青藜齋

早九

東閣尊前色疑是羅浮寢裡老曾向壽
陽添豔態還將隴信寄天涯

上方按君

主德難匡勞日切官常易肅賴風維不
堪蒼赤凋殘日又值貂璫橫出時艸疏
每同星目閃荷囊那許鬼神窺中原倚

藉非常事鍊牙戟、足繫思

又

丹陛霜稜元偕肅烏臺風令本生寒鳳
凰屢奏鳴陽調獬豸奚慙執灋冠鉗取
貂璫銷橫暴籌將瀕洞悶傷殘久知聖
主頻虛席一疏匡時剖肺肝

青藜齋

五十

邛居熊公懋范夏亦余用清王貞
卿養翁弟見過

刮地嚴寒子夜冰棲鳥驚散出林燈羊
求結伴來邛落俠少追懽到阜陵冉、
毒香傳好信依、竹影動高情酣飲騰
有纏頭錦寧惜清歌一束綾

初冬宴三司諸公

天時終報冬初至歲序俄驚到小春薄
設盤食惟菜甲款留杯酒愧醪醇神交
豈覺形骸隔譚劇堪同意氣親散罷銅
龍猶未澁薇垣月影尚逡巡

又

青藜齋

五十

愧我才非濟世雄安危應是仗群公中
原已頌沾仁澤八郡猶傳沐化風豸斧
霜清威凜冽臬垣露肅氣尊崇寒宵共
集青藜火移席飛觴意轉隆

又

坐擁貔貅百萬郡將軔好武愛能文雄

豪擬勝班都護襟度還同郭令君細柳
風清朝奏角團蒼霜冷夜占雲太平無
事邊烽息譚笑凌煙覓策勛

送姚順山方伯入覲

蚤歲龍門釣六鰲霜飛多繡被恩褒藻
廷執法稱三輔深苑譚經未二毛賢相

青藜齋

五十三

商霖思已久鯁生山斗望愈高行看奏
最青霄上天近爐煙襲錦袍

送祥符萬鍾岷明府入覲

蠶叢人瑞來深苑化洽中州撫字功麥
頌三年傳汴上袴歌千里播燕中文章
彩色驚龍鳳豪氣飛騰貫斗虹覲罷承

明趨御道都人爭認鮑家驄

送陳留萬鰲石明府入覲

翩、征旆拂朝暉奕、梅香夾路聞翰
苑抽毫皆錦字騷壇結珮盡蘭茶因思
騎竹迎明府忽訝攀轅送使君想拜堯
天惟咫尺九重宣召下紅雲

青藜齋

五十三

春日偕諸社友携尊散步郊游小
集即事拈得麻韻

迢、曲徑夕陽斜天際層嵐映遠沙鶯
唱柳橋新酒舍鷄鳴茅屋舊人家天龜
綻錦凝朝露芳艸舒青甍晚霞落日牛
羊歸巷陌惟聞老叟話桑麻

莫春

九十韶光已漸歸河邊游冶半依稀
峯間蜨去愁紅淺樹底鶯來愛綠肥
一夜池塘蕪漸長千門楊柳絮初飛
淒淒艸遍王孫路獸掩柴扉送落暉

飲張中寰姊丈青門別墅

戶外嵐光積翠微漪蘭芳竹共依
揮毫壁擬龍蛇動問字門驚燕雀飛
倚檻梨峯絲吐雪鈎簾池水冷侵衣
尋芳不厭頻攜酒緩步行歌伴月歸

奉和劉藜軒蘭臺韻二首

多使乘輅過豫東經綸偉抱貫長虹當

年作賦憐劉向此日通家愧孔融
然諾千金看意氣締交雙劍並雌雄
飛觴授簡人如玉和客誰同白雪工

又

捧檄南來出禁宮巍々華岳許誰同
蘭臺雲擁三天雨繡斧霜飛六月風
筆陣

烟光驚吐鳳劍芒星斗逼飛虹
須知別後遙相憶徙倚唵軒注目東

雙節 牛太守歿二妾死節

萬古清風燕子樓至今宋々嫁芳儔
閨中再見呈雙節原上還期共一丘
恩愛情深生有愧綱常義重死方休
香魂兩

應難泯化作連枝樹並頭

又

捐生同牖復同辰誰信明時兩丽人
世幻縱留形是假主恩除死報非真
拚辭穀黍青春授甘殉松楸白骨憐
絕粒半旬心益耿不難伏劒委黃塵

青藜齋

五十六

中元夜同諸社友攜尊黃河泛舟
觀放水燈

一望清波盡陸離江天秋月兩相宜
燈浮雪浪來青漢舟泛銀河蕩碧漪
飛簫每沾棹落酒吹簫還唱竹枝詞
輕風忽送歌聲遠極浦雲容媚玉卮

再祝萬鍾岷明府二首

滇南人望駐中州瀛海今添第一籌
銀篆苔封稱善政玉壺寒露逼清秋
終知鼎鼐歸台輔擬展經綸闡壯猷
二月深園春簇錦祝君拚醉紫霞甌

又

青藜齋

五十七

熒々文宿明南竺習々清風著大梁
砌英光凝堤柳綠庭芝色映苑荃
香法嚴冰玉驅豺虎政藹仁風集鳳凰
為頌琴堂僊令壽酒酣知已興愈狂

南園借諸友小集

六月園林日正長雙槐交蔭竹床涼
方

池荷葢凝朝露高柳蟬聲送夕陽亭畔
紅葵開錦繡松間綠竹秦笙篴閒來有
客頻相叩對酒高歌不厭狂

苦雨

庭槐殞翠襟漂萍淅瀝經旬不斷聲徑
艸含煙迷蠟屐亭苔積雨覆雕楹調歌

青藜齋

是

野鳥當尊少潑墨山雲入硯平坐困梁
園游俠客草玄宋寞掩柴荆

夏日同諸社友賦得遊魚啖荇影
清流濯錦映千葩逸瀟游鱗逐浪斜疑
見萍間浮素蕊悞從水面逐空花忽枝
蓮葉迷芳餌為暖葵陰過短槎却憶濠

梁莊叟興莫將射影學含沙

秌夜同吳名區王貞卿熊公懋及
諸兄弟泛舟得風字

天傾銀浪瀉長洪涉險遨遊駕短艖星
射水光明燦爛燈搖波影火玲瓏恍隨
釣艇歸殘月擬泛仙槎御遠風歌舞興

青藜齋

是

酣忘太住夜分簫鼓下雲中

送張中寰姊丈之南計部

江天露冷正新秌白雁初來宿雨收有
客乘輶之上國顧余載酒送行騶雲開
樹色通京口風遶潮聲過石頭離道驪
歌猶未已斜陽柳影使人愁

魏興八首用杜工部韻

南園香氣襲芳林曲檻紆細萬木森翠
竹舞風敲玉碎蒼松翳日漏金陰浮雲
似解蕭疎意流水應知不競心昨夜西
風衣乍冷不堪枕畔數聲砧

二

青藜齋

六十一

幽窗曉日影橫斜亭畔松枝滴露華陶
令此時開菊徑張騫何處覓仙槎停杯
漫對樓頭月倚檻愁聞塞外笳忽憶天
涯諸俠少相思欲採白蘋花

三

天際孤鴻帶晚暉千山忽送雨霏微半

簾香霧琪花滿四座清風玉屑飛幽鳥
似憐佳客興好山偏與俗情違曉看青
鏡令人瘦三徑黃花貌漸肥

四

人情落、等殘棋宋玉多情浪自悲露
冷夷山飛雁候風悽深苑授衣時庭虛

青藜齋

六十二

徑僻苔偏淨臺敞松高月故遲傳說嵩
山風景異憑高眺望繫遐思

五

聞道烽煙靖北山旌旗獵獵出雲間宮
妃向夕愁悲扇胡虜乘秋度玉關俠客
尊前頻按劒材官幕下欲摧顏當年李

廣封何晚定遠歸來鬢未班

六

欲採黃荅插滿頭蕭疎短髮不禁秋
砧杵敲寒月漠漠風煙織片愁候客
祇留籠內雀息機時伴水邊鷗西來大
陸當窗見徙倚遙看百二州

青藜齋

六十二

七

頻年碌碌媿無功蕉蘆浮生一夢中醉
後竹聲喧宿雨吟成鳥語泣寒風行看
露艸侵衣碧坐惜霜楓落葉紅對酒高
歌消世態清時欲訪鹿皮翁

八

園林背部路逶迤新雨終過漲滿陂隔
院荅香來几席傍簷星宿隱花枝鳥聲
暗逐風聲度雁影遙從日影移砌艸寒
蛩喧永夜東籬菊蕊故垂垂

秋夜思親答王貞卿元韻

大火西流落井梧蟾光遙映轉冰壺清

青藜齋

六十三

宵雁度悲嘹唳午夜蛩聲聽有無霜殞
靈椿萱節勁風飄丹桂月輪孤憑軒對
酒成惆悵徙倚南溟覽壯圖

征婦怨

閨中思嬾恹空房桂葉雙眉久不妝
鏡已分難比月寒衣未寄又飛霜遠

路阻風沙遠砧杵秋高木葉涼無語一
燈空背立悽悽濕羅裳

秋夜同李靜宇橋梓南府小酌

擬待冰輪照羽觴凝雲何事散清光瀟
細雨燈輝黯黯輕風夜氣涼拂塵
雄譚追景畧感時作賦媿鄒楊無端障

青藜齋

六四

翳須臾盡簾捲風高月似霜

再游張中寰姊丈園林

名園卜築郡城東河朔酣歌醉碧筒人
坐冰壺忘是暑荷飄綺席忽生風林間
棧道斜臨水巷裡樓臺半入空不獸主
人能好客還憐作賦擬楊雄

元夜偕諸社友集仁壽殿觀燈分
得光字

繡幙蓮燈吐焰光招邀詞客共飛觴參
差火樹千株艷燦爛金屏五夜張月色
當空空弔錦梅荅拂座酒浮香良宵且
莫辭投轄拚醉如泥儘漏長

青藜齋

六五

人日諸詞丈小集主一堂

春色初臨雪暫停梅荅數點映中庭銀
屏貼勝人為日綺席飛觴客是星汨
小池方泮碧娟娟翠篠欲搖青同君令
節休辭醉人世從來愧獸醒

對雪

霏々六出寂無聲密布彤雲四野平花
拂垂楊銀作葉光凝古堞玉為城僵憐
高士山中卧餒憶孤臣塞上情牆上梅
老庭畔竹一回霜雪一回清

莫春日西庄小集薔薇蒼下

積雨園林長綠苔薔薇開繞舊亭臺煖

青藜齋

六十六

風忽布黃金榭香氣遙侵白玉杯人醉
垂楊依艸卧鳥啣殘照隔林催韶華已
覺將寥落鯨飲高歌踏月回

立夏日

飄々柳絮遍池塘高館風蘇日正長上
苑紅葵初散彩雕梁紫燕漸成行農夫

荷笠方耘黍蚕嬾持筐尚採桑捲幔雲
光飄几席新荷過雨散微涼

午日

年々艾葉追忠悃榴火英々照眼明酒
泛蒲觴消永晝河喧鼉鼓助哀聲繫絲
此日兒童事競渡當時父老情宋玉招

青藜齋

六十七

魂空有賦飄々何處薦芳蘅

苦熱

堪憐七尺無存處蠅蚋營々最可憎烈
日當空猶熾火繁星入夜懼張燈烹茶
欲覓金莖露汲水思食玉井冰神倦昏
疑中酒願教長日雨如澠

奉和萬元寔明府夏日宴劉蕤軒
蘭臺于東坡書院入夜移席上方

寺見教元韻

星輶駐節宋城東
僊令遙開散彩虹
恩被九重霑湛露
才雄四座拂清風
交游上古渾無異
譚吐于今迥不同
况復論

青藜齋

李六

文蕪載酒何妨移醉梵王宮

又

三天佛刹幽龍宮
月色波光塢影同
夜靜傳杯來皓月
宵今移座起雄風
因憐枯稼思甘澍
忽憶疲民妬赤虹
佳句或成飄細雨
看山簾捲盡虛東

送顧開翁翰撰冊封 周藩事竣

便道歸省二首

詞林不獨播清芬
殊度襟期海內聞
楚衣剗張翠幘翩
旌旆閃紅霞窗虛
夜擁吳山月樹遠
晴連越地雲此去
故園勞定省庭前
戲彩孰如君

青藜齋

李九

又

遙捧天書出帝京
聖高嵩岳鬼神驚
吳門共羨人如玉
深苑爭看月是卿
帝子傳家桐葉遠
使君啣命馬蹄輕
公車拜省歸朝日
細採民艱達聖明

送胡曜老使君冊封 周藩事竣

傻道歸省二首

親捧綸音出紫宸，駟牡度輕塵。
命傳天上千年澤，冊授藩中此日新。
雲繞行旌風細，星馳使節轡鱗。
拜瞻深感君恩重，雨露遙來篤至親。

又

遙覩琅函下建章，親傳寶冊到夷梁。
旌搖州木饒生色，恩及藩封倍有光。
襟度羨君傾意氣，菲葑愧我自踈狂。
清譚玉屑飛玄塵，彷彿春風滿座香。

夏日南園同熊公懋范夏木王貞卿小集拈得六魚韻

氤氲香霧滿園居，客至庭前艸未除。
日映葵荅臨几席，風飄荷氣潤琴書。
窗橫白鶴相鳴和，檻繞紅雲任卷舒。
明月嬌歌忘去住，呼盧達曙意何如。

秋日西庄諸社夫小集即事四首

鹵部田園逸興多，一川煙嶼點青螺。
芙蓉照水蛾眉影，楊柳生風翡翠波。

稚子橫吹蘆作簫，鄰翁俯灌芰為蓑。
松林迤照樵歌發，壠上牛羊下夕坡。

二

四野風高鶴鵲呼，雨餘汀渚長蘼蕪。
危堤斷處將雲補，複道傾時仗石扶。
紅蓼

迎風蒼半吐綠荷翻雨葉將枯憑軒遠
睡業麻影碧水谿頭響轆轤

三

雨餘新水沒平沙楓葉雲連不斷霞滿
座賓朋呼白墮孤城鴻雁叫黃荅閱耕
庭畔千株柳灌木池中兩部蛙待月已

青藜齋

七十三

拚人共醉飛觴一任夕陽斜

四

庭前片石插雲根綺席同傾北海尊繞
砌竹陰沉艸閣環流溪水漾柴門擣砧
忽動涼風卻絡緯偏驚暮雨叩策杖歸
來天欲暝殷々漁火競黃昏

春日尋芳二首

郊原散步興悠哉處處農家布穀催籬
護柳根沿水曲鳥啣荇片過橋來坐依
芳艸為茵枕醉愛清流滌酒杯此本樵
源應不遠白雲深處似天台

二

青藜齋

七十三

載酒郊園日易斜春風幾度憶年華青
山過雨聞流水綠野臨風欲看荇艸弄
柔香堪戲蜨柳搖新幄可藏鴉風流今
古誰同調此日尋芳倍感嗟

夏日坐中風雨不寐

一片槐陰翠靄濃密雲黯々布長空高

臺露浥蒼筠雨短榻涼生碧樹風欹枕
不完蕉鹿夢隔林吹斷寺樓鍾披衣曉
向堦除立無數葵榴照眼紅

甲辰夏送張湛泉陳葵赤二公

冊封事竣便道歸省

遠啣天語出明光載道氤氲御殿香

裡禁聲應在耳行邊錦服暫還鄉微生
愧乏涓埃報薄劣難勝雨露洋歸去九
重如願問青藜猶日照書堂

七夕

橋通銀漢雙星度炎火鹵流暑漸收羗
笛欲悽秦嶺曲齊紈初動漢宮愁閨中

搗練思關塞樓上穿針望女牛佳夕不
妨頻命酒盈々新月挂城頭

秋日同諸詞丈集主一堂得還字

槐庭子夜金飈動草砌蛩吟白雁還傷
酒幽蒼香冉冉隔林啼鳥韻關々半留
淺碧梧庭靜未放深黃菊徑斑待月一

尊拚達曙殊風未老鏡中顏

關山月

關山皓月宋無聲浪子貪功事遠征坐
望寒光徒濺淚行隨孤影暗傷情蛾眉
已老羞相比玉鏡將圓恐忌盈問道廣
寒持斧客漢家何日罷徵兵

秋月夜同吳名區王貞卿熊公懋
及諸兄弟黃河泛舟不得風字

天傾銀浪瀉長洪涉險中流駕短篷星
射水光明燦爛燈搖波影火玲瓏恍乘
釣艇歸殘月擬泛仙槎御遠風歌舞中
宵輕一葉翩、簫鼓下雲中

青藜齋

七十六

季冬小坐閒步喜見天氣和煦回
成小詩用呈知己

喜見殘冬煖氣融山河無地不薰籠天
飛計日含新蕊翠竹因時綴舊叢五柳
門前行鎖霧三槐庭際漸臨風悠、萬
物情何限詩酒論心興未窮

冬日敕邸宴六郡司理劉將軍養
恬宗侯蔣太學程山人不得齊韻

遙瞻紫氣傷青霓戶外傳呼皂蓋齊學
士金章新列郡將軍鏤馬舊安西尊開
北海留雲賦榻設南州待客題此夕飛
觴多逸興鸞簫吹徹玉繩低

青藜齋

七十七

立春後二日六郡司理集青藜齋
不得真韻

軋、聯車駕紫駟翩、飛蓋擁朱闥觴
行喜及奎章聚曲度欣逢綵仗新小設
辛盤惟菜甲旋烹茗椀淪詩神尊銷五
夜情偏洽賸有雲安麴米春

端月十日辱召與諸寮丈會讌于

上洛王第承命共賦陽春二韻錄

呈請正

袁奎具

勝日芳筵競艷陽王家風物自非常千
枝絳蠟搖金炬萬樹銀花噴寶妝香裊
綺羅憐舞罷風傳歌管引杯長宴殘起

青藜齋

主

視明星爛倚醉思賡白雪章

又

梅送殘香柳色新風光又見一年春已
拚聖友真知己忍負王孫好主人興逸
還堪詩律共情深不厭酒卮頻繁華滿
眼終宵罷清夢猶疑泛斗津

乙巳上元前五日奉候 三司諸

公讌集仁壽殿 易方伯以陽春

為韻各不賦子次 袁憲長韻律

樓臺此日駐青陽數點梅苔自不常蠟
炬千行介彩色笙簫四壁簇紅妝山童
婉轉歌聲細綺席續絲舞袖長不夜珠

青藜齋

主

光明似畫氤氲紫氣護金章

又

深園又見歲時新燦爛銀苔萬樹春出
海綃綃珠帶水盈庭羅綺月依人一天
香霧遙相逼百斗瓊漿豈厭頻五夜笙
歌淹禁漏恍疑身世在雲津

仲春日繁華後別秦右史致政還

天台八首

少游襟度見生平寵辱由來總不驚
梁苑和歌初結社燕京作賦舊知名
鷲栖久已淹高適狗監誰能薦馬卿
滿眼風波真足畏從來惹故悞儒生

青藜齋

二

禹廟淒涼艸色新平臺蒼發可憐春
長途揚柳迷征旆古渡雲煙傷逐臣
羅雀亦知交態薄海鷗如戀罷官貧
天仙山上題佳句須託靈鴻到故人

三

蕭々一索迤江關把酒相看此別難
不謂風塵堪涕泪却憐時世總波瀾
誰教慈母終投杼自喜明時早挂冠
歸去正逢春釀熟楸枰一任謝公彈

四

知君非是憶蓴魚懶向王門作曳裾
市

青藜齋

全

庖說成堪自笑屠龍技在有誰如
湖傳范蠡歸來棹壁挂王陽險後車
但使田園容獸樂何妨失意老三閭

五

六年粉署共含香一日扁舟汴水長
泰國間關憐賈誼為郎偃蹇似馮唐
三千

里外還家夢五色雲中聖帝鄉應念故
園歸放鶴肯從岐路覓亡羊

六

羨君深苑宦如家拂袖歸來興更賒門
外旋栽彭澤柳園中遍種邵平瓜高縣
木榻時延客不捲筠簾晝煮茶一任黃

青藜齋

八十二

金成魍魎擲毫頻染赤城霞

七

故人無計挽征驂驛路蕭條思不堪數
卷圖書辭薊下一帆風雨挂江南別時
陌上花初發到日庭前燕正喃關徑灌
園為日課清歌一曲酒微酣八

宦情蕭索賦歸田此日臨岐意黯然南
國未荒三徑菊東風早泛五湖船河邊
柳色催行旆堤上桃花照別筵白璧袖
歸澣未沾手談且伴橘中僊

送梅大庾大叅南還四首

憐君千里獨驅馳此別重逢定幾時深

青藜齋

八十三

苑垂楊堤畔酒宣城流水夢中思殘春
餞客應難別落日論心有故知末路黃
金妨市廛才高鸚鵡世偏疑

二

載酒夷門春欲闌驪歌一曲送君還廿
年薄宦心逾壯千里征軺髯未斑岐路

苦辛時序裡清朝動業夢魂間宮中紅粉元相妬聖主深恩定賜環

三

駐馬深園問卜居揚旌南去意何如君恩寧為三投杼吾道惟應再拂裾已見文章高日月難將意氣傷樵漁敬亭山

青藜齋

缶

上頻回首天寵遙領早報書

四

日暖河堤艸色榮離筵遙映彩霞明鶯花三月留君意煙柳孤軺送客情宛水關山迷遠道平臺尊酒餞長征相看去住情難盡愁向春風唱渭城

甲辰春過大梁抱一殿下招飲賦此言別
宛陵梅守峻

結客高名久動人曳裾傾蓋遂交親徵歌選舞能忘醉移席穿苔不厭頻却怪王程難信宿翻憐春事正芳辰相看去住情何極可得深園再問津

青藜齋

八十五

季春梅大庾大叅南還過大梁席上賦詩留別次韻奉答

西塞烽煙正畏人如何尊思轉相親重逢蟻醕休辭醉暫駐驅歌莫厭頻深苑彩毫飛白雪敬亭野服對芳辰漢庭脂日虛前席莫向桃源問津

夏日王楚南都聞吳覺生文學蔣

樛亭太學集仁壽殿不得麻韻

翩、冠蓋擁朱華歌舞躡躑散彩霞座

上風清龍劒色臺前雲映錦袍蒼彥章

韜畧雄三鎮季札圖書富五車投轄已

拚連夜飲飛觴一任夕陽斜

青藜齋

全六

贈吳覺生文學

憐君才擬青蓮後鸚鵡頻題不厭狂名

重李膺元在魯詞同枚叟復游深珠含

合浦光浮水劒秘豐城夜吐霜狗監定

逢楊得意謾將彩筆賦昭陽

青藜齋集

上洛王養明甫朝盥著

五言絕句

題画四絕

春水綠迢迢、空江自晚潮谿頭紅杏雨

柳外酒旗飄

青藜齋

全

二

地靜堪逃暑茅堂背部成陰、喬木裡

疑是讀書聲

三

丹楓藏野壑紅葉亂秋雲煙寺鐘聲晚

僧歸月下聞

四

六出遍江洲青山忽白頭望中無限景
都屬釣漁舟

閨情四絕

細艸沿階綠幽苔滿徑紅思君春易老
惆悵画樓東

青藜齋

二

晝寢香閨宋悠然夢忽驚無端鶯語滑
疑是喚卿

三

極目天涯遠憑闌對夕暉画眉人不見
唯見片鴻飛

四

愁倚江樓望蛾眉月色新纖纖如有意
偏照別離人

題茶蘼白頭翁

苑內茶蘼盛幽香散晚風長眉初画就
愁絕白頭翁

青藜齋

苑

荷苔鵝鵝

斜日回塘淨紅蓮苔半開雙雙鵝鵝鳥
顧影去還來

蓼苔鷗鳥

蓼苔藏野鷺飛去復飛還四十紅塵客
何由似爾閒

雪竹小雀

凍雪粘寒竹，啾々雀競聲。
寒枝棲不定，回憶洛陽城。

征婦怨

塞外孤鴻斷，閨中兩髻枯。
只餘方寸在，萬里逐征夫。

青藜齋

九

種竹

千竿青鳳尾，偏蔭畫堂幽。
雨灑瀟湘夜，風來嶰谷秋。

秋夕

萬籟寂無聲，庭前坐月鳴。
不堪砧杵動，艸砌亂蟲鳴。

青藜齋集

上洛王養明甫朝監著

七言絕句

贈吳念庵兵憲致政七首

獵獵風歲欲徂，知君歸興憶尊鱸。
梅峯性癖組先棄，丹闕頒恩賜鑑湖。

青藜齋

全

二

卧轍黔黎擁道鳴，錦衣歸去里人驚。
堂開綠野多幽興，獨咏滄浪濯舊纓。

三

征車暫駐動驪歌，雲水尊前鳥韻和。
此別重逢知甚日，離觴莫惜醉顏酡。

四

白髮榮歸老憲臣
鏡濱短棹 聖恩新
穩知解組非求靜
廊廟江湖共此身

五

歸公輪轅知莫攀
離亭斜日駐征鞍
慙杯酒難為別
明月相思兩地看

青藜齋

九十二

六

赤子瘡痍方荷麻
歸心何事大刀頭
長亭柳弱應難折
少憇驪駒話遠遊

七

終接丰儀復促裝
一回把袂一回傷
遙思畫錦堂中樂
可念夷門舊酒狂

題友人四季畫四絕

溶溶春水綠如羅
滿徑蒼香鳥韻歌
紅杏谿頭人待渡
遠峰橫翠點青螺

二

茅屋人家隱碧山
陰陰夏木鳥關關
畫橋竟日無人到
艸襯幽蒼一徑斑

青藜齋

九十三

三

古木蕭疎隱白雲
霜林秋色畫氤氳
空參寥靜無車馬
獸有漁舟破夕曛

四

六出蒼飛朔氣寒
一天銀浪失青山
梅邊正好搜詩句
咲殺騎驢客未還

題張中寰姊夫青門別墅十二咏

樓上晴光映八垓樓前水色碧於苔酒
酣吟指青天氣知是黃河萬里來

二

颯々新秋暑氣消夕陽柳影鬧鳴蜩池
塘雨霽渾如畫幾欲凌風上碧霄

青藜齋

九十四

三

臺閣崢嶸接紫霞五雲繚繞近仙家醉
中逸興清如水似偕嚴陵舊釣槎

四

金風初動雨流火玉山醉倒青襟舁雨
過芳塘分外清綠荷亂迸珍珠顆

五

蕙葭秋霽涼風起芙蓉蘋蓼蒼相倚日
暮漁歌醉裡聽幽心洒落清如水

六

長空雨霽色如藍有客登臨恣吟譚蒼
石鮮牆新露浥悽清彷彿在江南

青藜齋

奎

七

柳色陰々艸色青間關鳥語雜蟬聲蒼
香水碧虛檐敞爛醉君家碧玉觥

八

蒼繞回廊水繞樓蒼香馥々水悠々與
君擬結青蓮社日々提壺伴野鷗

九

大梁東廊夷門道馬足車輪塵浩々高
人結構掩柴扉對酒孤吟長嘯傲

十

風來淇澳晝生寒修竹娟々倚画闌上
有九苞丹鳳舞青雲長護碧琅玕

青藜齋

卷六

十一

芳艸洲邊水自生蒼茫雲靄覆柴荆幽
林兀坐疑仙境金馬能兼大隱名

十二

不是君王賜鑑湖青門暫爾問醍醐只
今當宁求賢急指日徵書出帝都